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五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五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五九册目次

經部・四書類

經言枝指九十九卷（二）

〔明〕陳禹謨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婁江友人王　衡辰玉甫校

論語

里仁第四

○里仁爲美

荀子曰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班固幽通賦云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顔師古注曰處仁者所居也　張衡思玄賦云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注云里宅皆居也　劉瓛梁典云署宅歸仁里　石林云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　羅氏本拾遺云里居也擇仁而處之爲美

胡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侯二谷讀書記云里仁爲美正以習見正事聞正言也昔人五百金買鄰亦此意　留青日札云宅者擇也擇吉地而營之也孔子所謂里仁爲美擇不處仁者是也　了凡論語𨂂云按說文里居也故以爲居仁又說文居處也處仁即是里仁正相照應今以里仁爲居仁最有意義吾人安身立命須要知个去處蓋神明一舍通絶塵埃繞桀一緣便自曠自棄若一念知歸即得本體然理可頓明功須常住不相捨離方是里仁又風俗通註云里者止也疑神定志止於是

而不去方是里仁真能里仁則隨方任真優游受用乃安宅也剖破藩籬八荒一闥乃廣居也至安而不危至廣而不隘豈不為美若不知仁之為美而不處吾無惑也知所擇美而猶不處焉則雖洞徹本真皆成虛見豈得為智乎不以能擇為智而以能處為智此是仁智合一之理　講錄云此章是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不專為擇里而發蓋云宅身之處且要以仁為美況於宅心而可不以仁乎孟子引此釋之正得此意若只在里上說有甚大關鍵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

讀書錄云濫即為貧賤所移而更其節也淫即為富貴所淫而蕩其心也若貧賤不能移即仁者能久處約矣富貴

不能淫即仁者能長處樂矣孔孟之言互相發明如此

了凡論語疏云約樂皆是境於本心原無干涉不仁者失却本心便隨境緣流轉故不可久處約樂夫子嘗曰小人窮斯濫矣曰斯者謂窮即濫也何待久處故註言久約則濫亦未妥大率暫處即泛濫淫佚猶可提醒惟久長則面前世味深入骨髓真是無可救藥此夫子所謂不可久之旨也人生世間只有約樂一境未得本心而長處世緣即本來真性亦隨世緣流轉故不可也一私不累之謂仁本來真性原無私欲本是廓然不屬造作不因修證仁者之人與仁為一渾是天理用事對境忘緣亦無緣可忘隨緣任真亦無真可任所謂仁者安仁也這个道理人人可能不是絕德時人不悟妄自涉塵處處染著約固相羈樂亦受累不思甚也知者識得破見目前順逆境界皆因緣分定無可脫離無可欣羨惟有這箇道理得則脫于塵埃之外失則沒于世緣之中真是有益又精之則見種種貧富窮達皆是眼前光景過眼即空捻來不實惟有這个道理乃是性命之源受用無盡真可愛可求又精之則見約樂在境欣厭在心吾無所欣厭之心約樂又從何起隨緣受用皆是坦途是謂利仁此亦承上章處仁說來　朱子語類劉潛夫問安仁利仁之別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屨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為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　黃氏日抄云謝氏謂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

非有所存而自不亡竊疑此佛氏心學之說若夫子本旨不過謂仁者安仁與仁為一耳又謂知者未能無意竊疑此亦佛氏絕意念之說若夫子本意不過謂知者知仁之為美慕而行之耳異端之說皆從莊子寓言死灰其心一語來近世諸儒或慕其高而言之然人決不能無心心決不能無意心是活物凡動處皆是意特意有美惡耳雖仁者安仁此心亦何嘗不流哉　羅氏本拾遺云知者知仁為美擇而行之是利仁也心有其仁故曰利

○惟仁者能好人

通義白雲許氏曰此章緊要是兩能字其次要看兩人字蓋人之善惡有大小幽顯誠偽不同須是察得他真然後

好惡之而其好惡則進退纖毫不差故曰能好惡之集註
無私心當於理是合內外言之必盡二者然後謂之能又
曰凡仁者必智非智不能行仁故纔說仁人便是有知者
知人善惡者智也好惡之者仁也　了凡論語疏云太虛
無象不遏萬象流形仁者無情不碍七情發用如鏡照物
妍來妍應媸來媸應各以其物付之而我無容心焉是好
即無好惡即無惡也好即無好故能好惡即無惡故能惡
蓋自仁者太虛之心而言不但無所好無所惡之人亦無
能好能惡之我及其以無好而為好以無惡而為惡則衆
人不能而我獨能之者也故曰惟人皆以私用情仁者則
真愛流行而好惡公於天下人皆以情滅性仁者則終日

好惡而本體不動分毫謂之曰能正對不能者說耳

○苟志於仁矣

陸子靜曰惡與過不同惡可以遽免賢如伯玉欲寡其過
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五十學易而可以無大過況於學
者豈可遽責其無過乎至於邪惡所在君子所甚疾是不
可毫髮存而斯須犯者也苟一旦志於仁斯無是矣　潛
室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
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　卓吾李氏曰惡當作去聲即侯
明撻記第欲並生讒說殄行猶不憤疾於頑可見自古聖
賢原無惡也何者天下之人本與仁者一般聖人不會高
衆人不會低自不容有惡耳所以有惡者惡鄉愿之亂德
惡久假之不歸耳若世間之人聖人與仁人胡為而惡之
哉蓋已至於仁則自然無厭惡　了凡論語疏云志仁無
惡就心上說朱子分志仁為心無惡為事誠有未安苟訓
為誠亦漢儒舊註然苟字是起頭說話猶言誠能志仁云
耳此處要說得輕不要說得重言一念志仁便無惡所以
見此心之妙故不用誠字為訓人只有一心志者心之所
之正是念頭舉處苟心之向往處專在於仁則滿腔都是
仁那惡念自然忝不入來譬如行路既舉步向南定然不
到北方矣今人做工夫不去理會志仁專謂惡根最深惡
習難去而欲消磨之此便是無頭學問惡在何處欲從何
處消磨譬如擒賊須有主人方好擒捉不然難去捉也夫

子只說志仁工夫便有頭腦譬如我是極惡的人忽起一
念要做好人便斬釘截鐵立志求仁人心中着不得二意
如喜中着不得怒怒中着不得喜故善念一發從前許多
為惡意思都不見了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
暗俱除矣

○富與貴

鄒東廓曰降衷之精明真純曰仁而外誘之交障互蔽曰
富貴貧賤障蔽不除則精明不全無兩勝俱立之理聖人
有憂之嚴為之辨而詳示其功曰不處不去而工夫之縝
密曰終食無違造次顛沛必於是夫顛沛也者身之所以
生死也而兢兢弗違焉則殺身以成仁固優為之尚何富

貴之淫而貧賤之移乎　明儒經翼曰富貴貧賤取舍事
也造次顛沛終日不違心也必有是心而後有是事故夫
子初言富貴貧賤一節恐人只於事上制行便謂之道而
無其本則行之未必泰然故又言造次顛沛終食不違一
節欲人於本上用功貫通只是一理若無此本只於制行
上便了則東漢之名節晨門荷蕢之高尚皆為得道耶夫
理是活的所謂不以道不處不去者豈易言哉孔子之仕
止久速顏子之用舍行藏有本者如是周子曰見大則心
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有本之謂
也若晨門荷蕢之流東漢名節之士其能見大心泰否乎
　質言云人心之不能操存是仁者常為富貴貧賤的念

頭打不破徹不淨便未免牽係於物以至違仁之遠君子
一審之一安之正是把這外誘的念頭都割決得淨把持
得定不使得入吾腔子裏來此心之理便自然操存得住
故曰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只是不
處不去之心常惺惺不放耳非有二也造次二句正所謂
無終食之間違仁也上下相足之詞非一步進一步之詞
　論衡云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
不當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
得貧賤如何富貴頋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賤得富貴也
得富貴乃去貧賤也　書齋夜話曰當就不以其道點如
說之不以道亦就道字點若就不以其道得之點則富貴

固有以其道得之者亦有不以其道得之者若貧賤則安
有以其道而得之者哉大抵如生於公侯家而素富貴是
豈以道而得之生於閭閻中而素貧賤亦豈不以其道得
之不以其道蓋謂處富貴去貧賤不以其道非謂得富貴
得貧賤不以其道也　耿子繹論語曰孔氏之學未忘名
耶曰否人而名之曰人以仁也人而去仁則耳目口鼻儼
然人也而實弗人矣曰惡乎成名謂其無以成人之名也
○了凡論語疏云君子一身關係不小一正一切正一徹
一切徹若於富貴貧賤之交稍稍失脚所得未毫末所喪
巳丘山矣於此看得破立得脚定便當矢心自守堅志不
移但此工夫最細平日方寸間所以憧憧往來不得寧謐

者只為甚富貴厭貧賤之念歇不下耳縱能打破此關而
欲惡之情隱然猶在古來豪傑多有輕富貴安貧賤者然
未必皆得道未必皆為仁人何哉蓋我能輕富貴而此欲
情猶在則眼前種種修持只在世上揀得一件好事來做
總屬欲情我能甘貧賤而此惡情猶在雖遁跡深山草衣
木食避盡塵世一切繁華喧鬧總是厭惡心腸欲惡之情
未除雖勤苦修持只養得此識情長大而已與我本來心
體有何干涉夫子于此處不曰君子處富貴去貧賤惡乎
成名而必曰去仁者重所欲所惡也心隨欲惡即去乎仁
矣去仁雖讓千乘之國甘井上之李皆細事也何以勤君
子之知而成名於天下哉故終食之間未必有富貴貧賤

之交而欣厭之心微細流注是即欲惡之真境也君子須將欲惡念頭盡情拋捨遇好境而不欣逢醜境而不厭不欣不厭即涉而不染感而不有這便是心無一私之累這便是廓然太公這便是仁常能如此便是不違仁種種運用皆不起取捨之情不作得失之見如風過樹不沾一點欲惡之情此終食不違之旨也造次顛沛皆是境心不着境任他造次我自安閒任他顛沛我自寧謐縱使鉄輪項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徐幹中論曰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　論語拾遺云君子非

不違仁也外物之害既盡性一而不雜未嘗不仁也

〇我未見好仁者

禮記孔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吳志徐衆曰苟不惡不仁安得為仁哉　叅問集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則不仁之惡自不待言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則非為仁之外另去惡不仁而不仁之惡好仁固足以該之也　明儒經翼曰夫子云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孔門許多高弟終日終身皆以求仁為事今乃曰我未見則諸賢群聚所學何事殊不知仁與不仁獨知獨覺真是瞞昧不得知仁好之如好好色而無以尚之知不仁惡之如惡惡臭而不使加乎其身只一路精專再無一毫分念果能一日用力則吾又未見有力不足者世豈有好好色而力不足以好惡惡臭而力不足以惡者乎然此蓋必無之事必竟是不肯真用其力也故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反覆激勵只是重嘆夫人皆安於無志而卒未有一志仁者聖人之言渾厚和平未有如此章之最懇切者也　初問云此章夫子不是嘆其難得而見末節註中不敢終以為易皆不是聖人豈言難以阻人之進哉首節只是嘆為仁者鮮下二節說為仁甚易是鼓舞激勸人我未之見其詞意若謂亦有力不足的我却未曾見是甚言無力不足之人也註中偶未之見字恐非本旨是深明仁所易為而人莫之為　講錄云

好仁惡不仁者夫子亦不以為絕無但云我未見此人好惡俱是自巳身上事非好惡他人好仁者必惡不仁惡不仁者必好仁總是一人也不可泥兩者字作兩人看　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加其身不仁之事不要說得粗只略有些差處便是所謂纖惡必除也若功夫未到細密則此等人亦容易了何以未之見耶　了凡論語疏云好仁者無以尚之其義甚細如私情盡泯廓然太公此仁體也然有此太公者在則此心之上猶有所加也故不但當去私情又當去此太公之見既能去此太公之見矣而去見之心猶在則此心之上猶有所加也又當去此去見之心若謂天下紛華嗜欲無以尚之則是不使不仁者加身矣非

無以尚之之旨也惡不仁者其必為仁矣既為仁則精神
意向皆在仁上必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此不仁亦不但
紛華嗜欲之屬凡與仁相反者皆是也不曰加乎其心而
曰加乎其身者不仁非心也種種邪謬皆自外來只因情
見牽纏遂被沉沒本來心性原不動搖此心此性原無聲
臭如虛空一般故不仁者只能加身不能加心也然却不
是難事只是人不肯為耳力自此一日而用即自一日而
足更無少欠不待假借如壯士伸臂豈假他力故曰吾未
見力不足者古註疏云蓋有能為之者矣但我未之見也
其理勝當從之
〇人之過也

蘇子瞻論語解曰自孔安國以下解者未有得其本指者
也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
知也聞之於師曰此論語之義疏也古人有言曰放麑違
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斯其為觀過知仁也歟　翼疏吳
琮曰若所觀在人謂君子常過於厚小人常過於薄則小
人亦有過於厚處恐於此便分別不得不如只作觀已說
較是又曰仁字正與過字相對過則不仁仁則不過蓋黨
是已私仁是天理識得過底是已私便識得不過底是天
理　馬鍾陽曰南軒張氏作韋齋記以黨為偏偏者過之
所由生也書言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即此黨字之義蓋人
不能無過而在於知不貴於知過而貴於改過人之有過

皆起於偏黨之私既自其過處而觀察之則可以見吾心
之本然而去其偏黨之私故曰斯知仁如能見其過而內
自訟者也觀即易觀我生之觀此亦是教人求仁之意
論語測曰何謂黨也猶偏也書曰無偏無黨是也何謂觀
也反觀也天下之惡皆成於過天下之過皆萌於偏臣弑
其君子弑其父豈一朝一夕之故楊氏之無君墨氏之無
父始於為我兼害之偏耳人能反觀內省求其過之原乃
一念之差失其本心生理中正毫釐者千里之積能察見
本體而生理之中正者得矣　中玄問辨錄云過是差失
仁是用心之厚若果用心厚則其事雖差失而其意則仁
若果用心忍刻則其事雖無差失而其意却不仁聖人析

理至精直觀本體本是過本是仁然過自是過其仁固在
仁自是仁其過固在非謂仁必無過無過即仁也不仁必
有過有過即不仁也彼此各不相掩安得謂於有過中求
無過乎若以觀過知仁是有過中求無過彼微生高人皆
以為直而聖人不與其直令尹子文子張以為仁而
聖人不許其仁又豈于無過中求有過邪　了凡論語疏
云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世之人觀過唯知過觀
仁唯知仁此曰觀過知仁因其失而知其得察其疵而知
其美也小人無處不薄無處不忍何待其過然後知其不
仁本文只曰知仁而尹註兼言不仁非書意也事違理謂
之過心合理謂之仁欲知人之心正不當泥人之迹固有

迹然而心不然者故因其悖理之事可以諒其合理之心此是善觀人處　後漢傳吳祐為膠東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〇朝聞道

中子孔子曰丘少而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　莊子曰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論語拾遺云苟未聞道雖多學而識之至於生死之際未有不自失也苟一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亂

矣死而不亂而後可謂學　朱子語類云此聖人深言道之不可不聞也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為便自明白　此聞非以聽人之說為聞道則無往不可故雖死亦可也　孫奕示兒編云孔子豈尚未聞道者苟聞天下之有道則死亦無遺恨矣蓋憂天下如此其急　白沙文編云古人處生老病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　華陽會語云朝聞夕死之說如何是聞道予謂愛生死者亦愛涅槃未可以死只為有愛根在聞了道此心已了萬緣放得下無復有愛根牽纏可以死其實死而未嘗死也　郎川湧語云人不聞道枉生來一番如夢中樣子人夢中一般論事處事夢中亦自以為是及到醒來便覺沒下落生不聞道百事皆是夢中　大慧語錄先聖豈不云乎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聞底是何道到遮裡豈容眨眼不可更引吾道一以貫之去也　耿天臺曰今人看夫子朝聞夕死章便謂聞道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憾誠所謂隔鞾搔癢之說也蓋人不聞道則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流浪顛倒如之何而可以死耶惟聞道則此個原是無生死的一念萬年孰終孰始身生身死而性體不易辟之漚起漚滅而大海自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分明舉似惜乎學者未之聞耳

〇士志於道

文中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　孫淮海近語曰學道當先立志恥惡衣惡食之人便是無志所以不是與議以其馳逐於物欲而不取足於性分　士翼云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恥之不已必求鮮衣珍味故曰人能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夫四體之病可去也心之病則本先撥矣心之惑可解也心恥之則根盤矣學者預省辣反可也　講錄云理欲是大關頭不曾過得此關便受許多磨障苦處士君子立志須著實勇猛有搴旗奪將之功纔得過此關頭過此便是正大光明的世界

〇君子之於天下

筆解韓曰無適無可也無莫無不可也惟有義者與相親

比爾　李曰下篇第九云子絶四曰毋固注云無可無不可在毋固執焉王通云可不可天下所共存也孟子曰惟義所在其旨同　因辨録云先有個必有所主之心固遂先有個必無所主之心曰眞無所主無所不主無所不主而先無所主曰義故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義之盡也佛書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云常住眞心不知與吾儒同異何在　困知記云昔有儒生悟禪者嘗作一頌云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眞如亦自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宗杲取之嘗見杲示人有水上葫蘆一言凡屢出其頌第三句即水上葫蘆之謂也佛家道理眞是如此使吾夫子當時若欠却義之與比一語則所謂無適

無莫者何以異於水上葫蘆也哉　孫淮海近語云無適無莫惟義與比此君子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學若無適莫而無義以主之是無舵之舟無星之秤故君子之無適莫者正以無容心於適莫而惟比於義耳比義自無適莫適莫自不比義　原旨云無適也三句文勢接得甚緊是一連的若分為兩截則所謂無適無莫者未免出于有意而所謂義與比者亦為屋上架屋矣　疑問云人於事無適莫而一比於義竟不細會之於天下也字面天下事與勢推移隨時變易本有个化裁之義非可以一定執者君子之於天下也可以意見拘執也乎哉一着意見便是適莫便失時宜之義故其是非可否不先主于中意必固我

不凝滯於外無適也無莫也唯義之與比云爾比是相比附相比合不相離之意明道謂荆公曰天下事非一家事願公平氣以聽之深得此章之義　初問云吾心良知是非可否最明白指點我處最多只是著不得一毫私意適莫處亦不是是非可否上差錯只為添著意思便非眞機自然非聖人化裁之變推行之通便是執泥失中處義之與比義在吾心純然是大中之本體着一毫意不得　不但不好一邊着不得雖是好一邊意亦着些須不得眼中不可着塵沙可著珠玉屑乎　了凡論語跐云此論君子盡性由義之學非就一事言也義不在外而在內一感一應一張一弛皆求慊于吾心之謂義人都在事上求義故

有格式有方所縱行得十分停當終有適莫之意君子求義於心故稟動不居隨方順應時行時止無所執着義之與比非有物也明鏡當臺妍媸畢見而鏡體不動是有而不礙無也無適無莫非落空也但去執心不去應心是無而不礙有也

○君子懷德

孫淮海近語曰懷德者樂天之君子懷刑者畏天之君子也懷土者圖安之小人懷惠者貪利之小人也　口義云懷德懷土懷刑懷惠只是他平日念頭用得熟了不知不覺又用在這邊去君子非無土然安土而敦仁土處亦懷德也非無惠然一介不苟取于惠處亦懷刑也小人非不

丹鉛總錄云責爲乞骸骨尤有賂者之引傳曰古懷土所稱傳者即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七益據林以小人稱於匡漢作刺雖標厚皆此類之

莫德畏威然過着土與惠處依舊念頭移在這邊去 羅氏本拾遺云君子懷德惟善之所在小人懷土惟事之所在君子懷刑惟法之所在小人懷惠惟利之所在 學齋佔嗶云懷刑先儒皆釋以爲畏法竊嘗妄謂懷字恐非畏字可解而刑字亦難拘以法字爲斷意刑字當解作儀刑如儀式刑文王之德又當作典刑如尚有典刑之刑蓋君子所懷者儀刑典刑可則而效之小人則直惠利之是樣耳 經子臆解云寃君子之高明光大必曰懷德然欲求爲君子必要從懷刑一念始窮小人之暗昧貪婪必曰懷惠然欲免爲小人必要克懷土一念始 說苑云成田學於子路三年田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田對曰臣聞

之行者比于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不善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是以恭敬待天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朱子語類漢舉孝廉必曰順鄉里肅政教之云是亦懷刑之意也

○放於利而行多怨

朱子語類云或說放於利而行義剛云此非斷斷然爲利但是依放那利行是外不爲利而內實有爲利底意思曰才是放時便是爲利了豈有兩樣若是外不爲利而內實爲利則是爲利尤甚於斷斷然爲利者 論語測曰好利者心之疾也何計乎人之怨否其自怨矣爭記曰正己而不求於人故無怨好利則求人求人而不獲則有怨君子不願外故無入而不自得 初問云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放於利而行是要事事算計計功謀利有求不遂處多矣故多怨而人之怨已亦在其中利對天理說惟循天而行最快樂無入不自得君子盍慎所擇哉

○能以禮讓爲國乎

左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後漢紀袁宏曰謙

尊而光於是信矣馮異能讓三軍賴之楊朱有言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無所往而不美虞書數德以克讓爲首仲尼稱顏回之仁以不伐爲先郤至矜善兵在其頸處父上人終殺其族然則克讓不伐者聖賢之上美矜善上人者小人之惡行也司馬法曰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不爭則不相掩由此言之民之所以和下之所以順功之所以成名之所以立者皆在乎能讓而不自賢矣 通義白雲許氏曰此章與人而不仁如禮何語意相類上兩禮字揔天理節文人事儀則言下禮字獨言節文制度言人能用敬讓之實心行禮以治國何難之有不用敬讓之實心行禮以治國雖有制度節文尚柰不得他何如何治得國

○朱子語類云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擎跽曲拳升
降俛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僞為惟是辭讓方是禮之
實這却僞不得既有是實然後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
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如禮何一
句如諸家所說則便當改作如國何大率先王之為禮讓
正要朴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為國則是禮為虛文爾其如
禮何○了凡論語疏云朱子以禮讓為禮之實猶孟子以
事親為仁之實也仁惟事親為切禮惟讓為切見不遜讓
則禮為虛也春秋時譚治理者紛紛竟不知從名上整頓
故夫子發此以警儕分而思治者為國以禮行禮以讓此
是從古治天下之大道帝堯成放勳之治只是克讓舜予

德而九官皆讓文王以服事殷而畊者讓畔行者讓路真
能行此禮讓則爭從何生亂從何起不俟更張而四海大
定矣故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然則儀節布置揔屬
虛文如此禮何蓋禮從辭讓之心而出者無讓則無本矣
尚何以為禮

○不患無位

後漢書張衡曰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
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　李蕭遠曰古之君子蓋恥得
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　朱子語類云不患
無位患所以立猶云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會做求為
可知只是盡其可知之實　了凡論語疏云此為己之學
也不曰得位而曰立謂居官而有所建明也不徒曰立而
曰所以立則自經綸之所從出者言也經綸不越乎政事
而起乎一心是所當深慮也不曰知而曰可知名稱其實
則可知名浮於實則不可知不徒曰可知而曰為可知蓋
可知者不在人稱之而在吾所以為之是所當汲汲而求
也　講錄云此俱就學者說患所以立求為可知只是一
箇道理對名位兩者說雖有一患一求工夫却只一個盡
了這一箇工夫則以之立位者此理以之知名者亦此理
求為可知不是以此去求知只就患莫己知而云也亦
是不得已誘人之詞

參乎

文子曰萬物之總皆閲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　子華
子曰道立於一而萬物之變也百事之化也散而為萬殊
脩諭而無涯　王弼周易略例云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
知可以執一御也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
也　筆解韓曰說者謂忠與恕一貫無偏執也　李曰仲
尼嘗言忠必恕恕即忠故曾子聞道一以貫之便曉忠恕
而已　朱子語類曰貫如散錢一是索子曾子盡曉得散
錢只是無這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他　忠恕是在己
在物皆如此便見得聖人之道只是一　一譬如元氣八
萬四千毛孔無不通著是恕也又曰一以貫之只是萬箇
一理　或問一貫如何卻是忠恕曰忠者誠實不欺之名

聖人將此放頓在萬物上故名之曰恕　陳潛室木鍾集云聖門弟子多是去理會千頭萬緒被他横塞胸中只是多而不知融化了看曾子問一篇於事事物物人所不點勘者皆點勘過夫子知曾子做多端工夫了着得一貫道理點化他惟曾子理會得過處故一唯之外餘無辭至於出告門人則曰忠恕者何也蓋他人未曉得不可躐等使曾子便把一貫說門人曉未得故就學者身上討兩个字形容一貫蓋聖人一心渾然天理事物各當其可猶一元之運萬化自隨初無着力處至於學者須是認得人已一般意思却安排交入塗轍須是下工夫方可要知忠恕似生底一貫一貫似个圓熟底忠恕耳　一貫忠恕雖有大

小之不同大要都是心　王做出聖人之心查滓淨盡統體光明具衆理而該萬用故雖事物之來千條萬目聖人只是那一个心即將去全不費力如繩索之貫錢然易所謂何思何慮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正聖人一貫之說也彼學者之心被私慾障蔽未便得他玲瓏須是逐一蕩滌以類而推方能自已及物如子貢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却是忠恕正頭面使學者工夫純熟則一旦霧除雲散自是一貫境界是知一貫乃聖人事忠恕特學者事但聖人見決學者見遲本非有二道也　弇州劄記曰夫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以非故曾子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猶之乎故曾子也子貢疑而夫子之旨徵彰曾子唯而夫子之旨有所未竟矣噫　中玄問辯錄云貫之義人誰不知不用疑也惟是言一而不言其所謂一故門人疑而問之耳曰一者何也曾子曉之曰夫子所謂一者即學者之忠恕是也忠恕而天下之道貫矣曰忠恕何以為一曰理有一字而數義者有數字而一義者無忠做恕不出忠恕本自一事不可岐而二也故或專言恕此理也非遺忠也或言忠恕亦此理也非添一忠也非一而何曰忠恕何以能貫天下之道曰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曾子之學獨得其宗乃其於大學也纔及齊家便說藏身之恕至於治國平天下只是一箇絜矩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是此理非

一以貫之而何譬之樹然千枝萬葉只是一根萬殊之所以一本也一根而散為千枝萬葉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一貫之義則不如此謂天下之事有萬其繁而吾所以處之者惟一理以貫通之譬之索子穿錢錢數雖多惟用一條索子都穿了非謂以吾心之一理散為天下之萬事如所謂本立道生云也則何謂一本萬殊　了凡論語疏云聖人之道原是不二法門理隨事顯則川流萬派而不窮事得理融則敦化總收而無別渾然一理以理涵事也泛應曲當以事顯理也總來不出一心故直指心為一字曾子平日工夫謂其致力於用處而未知體一殊不知古人博學其主意專欲反約若不知體一而隨事尋求便是無頭

學問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内亦知守約故夫子一點便悟耳夫子平日所言孰非一貫但人自信不及謂天下許多道理如何一便盡得門人之疑病正在此曾子舉忠恕以示之非大徹大悟者無此機用宇宙内事雖萬種不齊惟盡此心而推之無處不貫以比度之思徹人我之障隨無方之應點有量之情此可意會難以言宣也　石渠意見以爲一即心之理也心爲神明之舍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夫子蓋謂吾之道不在乎他在乎以一已之心貫通萬事曾子蓋謂夫子之所謂一以貫之者不過忠恕而已矣忠恕乃盡已推已之謂而爲吾心之権度所以稱輕重度長短而爲應事接物之本人能盡已推已則可

以酬酢萬變而無不通矣　禮元剩語云孔子謂吾道一以貫之是一所貫不是一以貫萬　淮海近語曰夫子所謂吾道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其謂一貫即堯舜精一執中之一人若會得一自一以貫之無内外無動靜無顯微無物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但聖人合下便是一貫學者當從一貫上做工夫故忠恕二字就是一貫以天下之事物雖多不外忠恕一理以貫之也而解者謂一貫聖人事忠恕學者事支離矣又以忠當一以恕當貫尤支離矣　疑問云究論一字不外一心一理夫子當時語意但只曰吾道一以貫之是輕輕下箇活字非死殺說箇一也究論忠恕亦不外一心一理而曾子當時發明一

貫之義但只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着實闡明此是箇一也世儒無端增出萬字來說萬殊便說一本說萬事萬物便說一理一心所以紛紛莫知所定　自樂編董幼海云聖門說忠恕說敬恕都是為下學者立法禪家所謂為二乘人說也向上一著在人自悟殊不可以設教　曾子唯一貫之傳然其立言設教猶以一為三如始曰日三省既而著大學一書猶發三在及其終也尚自謂所貴乎道者三可見聖門學者雖領畧至義然其言平實不超脫如此夫子所謂必傳之道者正以其朴魯守約可以維世垂訓也若資性高朗者得之或恐輕為撒手其流弊必且害教矣董幼海斯言可謂發儒先所未道　海[illegible]編云明眼

人撮金成土撮土成金拈來便用豈存朕迹故知曾子所拈之忠恕較孔子所拈之一貫一合相不可得但曾子撩起便行諸弟子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粮耳所以道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魯公類說道家云貞一儒者云致一釋氏云三昧其義通也言一即有二遂至於三言三即昧在其間反覆存之而已　士翼云忠恕譬則形景也猶為二之忠以行乎恕蓋恕之當也夫子曰吾道有其綱而亡其目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指其實別亡玄妙也　楞嚴經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　又云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　宗鏡錄云十方虛空皆從真如一心之種子所

現故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又云當凡心而是佛心觀
世諦而成真諦　又云實見月人終不觀指真到家者自
息問程　大慧語録云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所若
有所歸即有實法若無所歸即落空去所以趙州青州布
衫之對不落有無轉得甚妙　又云若識得此源千源萬
源只是一源若識得此體千體萬體只是一體所以道無
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
又云這箇道理便是曾子言而是孔子言而是其徒不會
却問曰何謂也曾子見佗理會不得却向第二頭答他話
謂夫子之道不可無言所以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要
之道與物至極處不在言語上不在默然處　還源觀曰

經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言一法者所謂一心也是
心即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　又云真理不礙萬差顯應
無非一際用則波騰鼎沸全真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澄
舉隨緣而會寂若曦光之流彩無心而朗十方如明鏡之
掛形不動而呈萬像　僧實傳黃龍南禪師云已過關者
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從關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
王棲雲語録或問曰識得一萬事畢又有云抱元守一一
是甚麼師云乃是混成之性無分別之時也既知有此即
隨於數則不能一矣一便生二二便生三三生萬如何守
得不若和一也無故云抱元守一是工夫地久天長一也
無

陸象山講君子喻於義章當時聽者至於泣下朱子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

○君子喻於義

淮南子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
又曰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　朱子語
類云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
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
戶樞　白鹿洞書院講義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
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九淵
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
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
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
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口義云雖是

好事若從計較心得來亦是利蓋從他平日用得計較心
熟速他亦不自知了所謂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也　了凡
論語䟽云喻字从口从俞俞者然也可也喻義喻利各見
其當然各識其趣味所以愈趨愈遠而人品遂懸絕耳
語類云世間喻於義者則為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
近來一種議論便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
機卒既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
其心矣　大慧語録云好義之士見義則本性發姦邪之
人見利則本性發磁石遇鐵而火逢燥薪雖欲禁制不可
得也

○見賢思齊焉

閒尚道案沙況云歎共言老子夫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此言不言不同將老子不合有賢之意不善也

荀子曰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　徐幹中論云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修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其總道止則隅坐行則驂乘上懸乎冠緌下繫乎帶佩晝也與之遊夜也與之息此盤銘之謂日新　二程類語云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己　慶源輔氏曰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逃然徒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思齊內省之誠則無益於我非為己之學也

○事父母幾諫

大戴禮曾子曰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　士翼云子之諫親有三要幾諫一也又敬二也不怨三也漸而不驟幾諫也如是而不從至誠以感動之不徒以言也夫御黨州閭之罪在親劳在己子寧紬己而安親也孝敬之心隨遇隨生毋曰一諫而已責毋曰不入而任親子能如是其忠可觀矣　明儒經翼或問事父母幾諫貢氏曰在幾上轉移親心非言諫也父母有過不待其形顯然默從幾上轉移潜孚嘿奪不直指其失其志自然可轉若見他志尚堅執不從便是我誠敬不足故又起敬起孝以動之更不敢違逆其志道他不是如此事親多少委曲詳盡可謂劳矣然人子之分當如是豈敢有怨纔怨便

按諫君之諷即諫親之幾也諫君有五義諫親則一而已

見得自己是父母非相與牴牾違逆終無轉移之期矣古人學問在幾上研故事君親亦只在幾上轉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正如此　簡端錄云夫幾諫何為者也幾者事之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書曰惟幾惟康皆言幾也故諫父母必是致力焉而自脩之意行乎其間可也若謂聲色之末則烏乎感哉故言不從曰志言志曰見　家語孔子曰忠臣之諫君也有五義焉一曰譎二曰贛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　晉書劉殷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

○父母在不遠遊

玉藻云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　講錄云問人子之生便懸弧矢有志四方豈能如鹿豕之相聚而不離者即如夫子之周流其遊何甚遠也夫子固少而孤矣群弟子之從遊者豈皆無父母在乎遠遊之戒何也曰不遠遊者不無事而遠遊也若有正事在遠安得而不遊且遊必有方亦自不遺父母之憂矣晦庵子解此處寫盡人子父母之情真是良工心獨苦也可三復而玩味　洪皓嘗遊太學父寄詩云休辭客路三千遠須信人生七十稀吳燧官蜀中父亦寄詩云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二詩亦可想見父母之情矣皓得詩還省燧乃以制而還為人子者將為燧耶為皓耶

○父母之年

韓詩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存親也　又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　朱子語類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只是這一事上既喜其壽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注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微差些如此却是兩事矣　忠告云外曰知二義最精密年者日改月變之容止也知者覺察也非止記憶也為人子者深愛根於中是以懼其衰惟其懼是以見其情之怡愉食之甘美動止之康寧不能不喜也知其年則日改月變之際雖毫釐不同亦必有以周

旋調護於其間矣故曰不可不知其於冬溫夏凊昏定晨省者非以行禮固其至情自有不能已者文王之飯而飯安而安非有所習而然也老萊子欲親之喜為小兒啼其所以壽親者至矣此謂知父母之年　了凡論語疏云人當中年以後一年衰一年數年不見偶一見之必頓覺其顏貌異於昔日而家中之人日逐相見全然不知不覺蓋生息之機頃刻不停精神氣血潛移漸換日侍其側者何由得知若用心密察則一念之間其盛衰之狀亦有可得而知者故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求只說父母之生年人誰不知夫子何必說哉所謂知年者如父母當四十之年較之三十九年何如凡年四十盛衰自有定候如內經云五八而面始焦也是也吾父母年四而強弱何如喜弱則以悲及時奉養自有不能已者此人子所當知也

困學紀聞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長之日曾文清求歸侍云朝則倚門暮則倚閭嘗恐失望父曰嗟子母曰季曷敢捐忘

○古者言之不出

朱子語類云此章緊要在恥字上若是無恥底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　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　了凡論語疏云工夫全在恥字上密密修持步步踐履實在裏頭體驗方見得此理難盡豈敢容易開口

○以約失之者鮮矣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明儒經翼云循理乃約之大頭腦吾惟求諸吾心而一循乎理斯其行之簡易所以為約也而求其有失鮮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其知所以為約之道歟約對煩而言如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尚得失相形榮辱相纏是非相傾顧瞻牽滯紛紜舛戾吾見其煩且難也已陽明　馬鍾陽曰約者收斂此心退藏於密也約則纔間斷便覺接續纔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不貳過何失之有慎乃儉德惟懷求圖儉字即此約字　忠告云以約失之者鮮矣約有收斂翕聚不敢怠緩放縱之意舜之兢業成湯之震業文王

易文言云敬義立而德不孤孤獨偏也故其相為表裏則德不偏孤其以訓文辭之所謂失乎有以作此章解者非

之小心翼翼皆約之謂也　了凡論語䟽云注中不修然以自放之謂約就心說凡事約則鮮失就事說蓋心知檢束自然寡過而簡繇省事亦是要法君子處末世省事求妙故合而言之

○君子欲訥於言

口義云君子精神收斂在内故言處不輕行處却果决

了凡論語䟽云一心訥言又一心敏行意分兩路便難下手今只在心裏說矯輕之心即警惰之心並非兩㮣欲字而字要元　疑問云此不主言行難易說只重在行上吾人終日講論不見諸躬行於身心何益於天下何濟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全是在此

○德不孤

前漢書顔師古注曰鄰近也言修德者不獨空為之而已必有近助也　韓詩外傳曰君子潔其行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　晉釋道安云道遇則隣彼我非隔

了凡論語䟽云隣字有相親附之義有相夾持之意義凡做學問最怕孤陋而無友如家之無隣出入守望執與維持古人汲汲以求友為念故夫子說此謂只怕德之不修不怕修德而無友然今之人知求友者亦鮮矣　講録云德不孤是汎論其理必有鄰是以有德之人說德本人心所同得不是孤而立者故有德者先得人心之同然人自以類而從猶居之有鄰也必有鄰正見德不孤處若不是人心所同得則雖有德者人亦莫之從矣

○事君數

王荆公曰責難於君者吾聞之矣責善於友者吾聞之矣雖然其於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則止其於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　原旨云事君不恃以言數見厚其或輕身枉道文繁意薄是亦數也亦足以取辱交友亦不恃以言數見䟽其或聚居狎見忘德思怨是亦數也亦是以取䟽　事君不可數也而父母有過則號泣而隨之朋友不可數也而兄弟有過則涕泣而道之何也恩義不同也

宋史劉恕少穎悟書過目即成誦八歲時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座驚異

後漢紀鄧皓之嫂李膺之姑也有子曰觀與膺同年而並有令名觀為人好學慕古有進退之行膺祖太尉脩常言觀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也遂以膺妹妻之

談經菀卷之十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同邑年友管一德汝恒甫校

論語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

漢桓寬曰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　舊唐書韋處厚曰管仲拘囚齊桓舉為國相冶長縲紲仲尼選為密親有罪猶宜滌蕩無辜豈可終累　黃勉齋云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壻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

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見性理　講錄云南容內要入謹言行意有道不廢無道免刑戮俱承謹言行來然亦是未然的事蓋因其言行之謹而知其必能如此也　通義馮氏曰免於刑戮非必免於縲紲也縲紲之不免聖人所不能計特計其能保首領耳蓋世亂而刑戮易於陷之也唯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爾　白雲許氏曰此章兩節要見不是一時說話其意便自分曉

○子謂子賤

虛齋蔡氏曰孔門君子曾產者多矣蓋謂子賤得於尊賢取友者為多是取諸人以成德者故獨稱之　疑問曰美成君子之德全在其人之敏求而涵育薰陶切磋琢磨之功自不可少觀子賤宰單父所父事者二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其平日無非取諸君子以自淑亦以曾多諸君子子賤之有所取淑也夫子之意全是喜子賤之成德卻及魯之多賢　有說夫子此言原是發樂育之懷但聖心渾厚不以作人之功自居而以歸之魯君子亦有理

○賜也何如

講錄云子貢以已為問是要觀夫子之許否以自考其得失者汝器也只借器字來說見其為有用之成材瑚璉也

亦只借瑚璉來說見其為貴重華美之成材器字且含糊說若太說得好了使不宜又有何器之問　疑問曰此原不承子賤說亦不當以不器來形容子貢此問是質已之所至夫子以器與之見其有用於天下又質其實夫子以瑚璉與之見其器不是凡品誠足重於天下今即其辭自可想見子貢之所至豈直與子賤等而已哉一以不器等字面形容便失夫子樂與之意

○雍也仁而不佞

小爾雅云佞才也　淮南子曰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　朱子語類曰佞只是捷給辯口者古人所說皆如此後世方以諂解之　大全新安陳氏曰或人稱仲弓

之仁而短其不佞夫子不輕許仲弓以仁而及其不佞
淮海近語曰仁則不佞佞則不仁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則在我之天理已亡而人心之同然已失不知其仁者言
自喪其心之理而不知也所謂佞則不仁是也非不知仲
弓之仁之說　講録云仁而不佞或人不重在仁只重在
不佞是病仲弓之意不知其仁仁字與或人所謂仁字不
同或人是認重厚為仁夫子是就仁道之全體說不知其
仁亦輕夫子亦不重不許仲弓之仁只重在取仲弓之不
佞　疑問云世皆以佞可希合於人故夫子言其屢憎於
人以抑之仁是全此心體不佞正是近仁處

○子使漆雕開仕

筆解韓曰未能見信於時未可以仕也子說者善其能忖
知時變　二程類語曰吾斯之未能信不先自信何以治
人　象山語録古人觀道只如家常茶飯故漆雕開曰吾
斯之未能信斯此也　朱子語類曰此章當於斯字上看
斯是指箇甚麽斯之一字甚大漆雕開能自言吾斯之未
能信便是心目之間已有所見未能信者未能真知其實
也　信者是自保得過之意漆雕開只見得分明然亦不
敢自保如此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蓋其絲毫隱微之間自
知之爾　知只是一箇知只是有深淺須是知之深方信
得及如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是也若說道別有箇不可
說之知便是釋氏之所謂悟也　伊川嘗曰言虎傷必曾

經傷者神色獨變此為真見得信得凡人皆知水蹈之必
溺火蹈之必焚今試教他去蹈水火定不肯去無他只為
真知　陳潛室木鍾集云斯乃指心而言心者萬用之源
漆雕開於心體上猶覺群疑滯胸未到昭晳融會處所以
未敢出仕必欲吾心無毫髮之疑透底光明瑩潔而後可
是其所見已高於世俗諸儒矣夫子說着說其學知大原
不安小成　尚友軒臆言云吾斯之未能信未能自信也
孟子曰有諸己之謂信　中玄問辨録云信道不篤為名
求仕此學之大病也而人不能免焉如子張使要干祿子
貢便要願息冉子便自畫夫子所以屢嘆也曰不患無位
患所以立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聖人之情可見

矣乃使漆雕開仕而曰吾斯之未能信則是學專為己務
求所以自信着而利祿不可以動正所謂患所以立學不
至於穀不易得着也夫子悅之只是悅其為己之心求進
之志皆切實事也曰已見大意大意謂何令人無尋覓處
明儒經翼曰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悅之子路
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聖
人之意可見矣明陽　淮海近語曰不曰道而曰斯盈天地
間只是此理而已再無別物故直指之曰斯信者明諸心
體諸身驗之性情微之物我運之家國天下無有一毫疑
貳乖惑方是此其志量豈肯以力優從政自足真是難得
子說之者非說其不仕說其信道也　原旨云斯字論語

按十六國春秋云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於亶州見仲尼及七十子遊于海中與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市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群鷰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訖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還於此見夫子既沒已身平成浮海之志

中多有此等如知及之之字一樣學者須要理會若云指
此理而言便是贅語　宋史胡安國曰世間惟行已大致
去就語嘿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
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僧寶傳黃龍寶覺心禪師曰但
有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天迴地轉哉

○道不行

王荆公好勇過我也者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
不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無所取　疑問云夫子心事是
傷此道之不行非謂天下之終可棄故曰由也好勇過我
無所取材此勇字不是勇力之勇當是急流勇退之勇此
材字亦不是裁度之裁端的是箇材字道一不行而即去

豈不是好勇過我然而材之用於天下者不同小材有小
用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可也大材有大用拯溺亨屯以開
太平全賴聖人主張夫子抱此大材一去不顧如天下蒼
生何此是其無所取材處所以子路聞言有悟卒從夫子
老於行而不倦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

朱子語類曰仁譬如一盎油一般無些子夾雜方喚做油
一點水落在裏面便不純是油了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
毫私欲便不是仁了子路之心不是都不仁仁人心也有
昭見之時但是不純故夫子以不知荅之　西疇常言云
夫子品題諸子皆因問仁哉之由也可使治千乘之賦求
可宰千室之邑赤可使與賓客言三子皆卿大夫之才也
　虛齋蔡氏曰不知也者難其辭也蓋不能必其有亦不
能必其無三節荅意皆云其才則吾所知其仁則吾所不
知也　疑問云不知其仁與未知焉得仁有別夫子知得
數子之仁日月至焉故曰不知其仁若子文文子直不知
其心事如何故曰未知焉得仁

○女與回也孰愈

徐幹中論曰子貢之行不若顏淵遠矣然而不服其行服
其聞一知十　論衡曰此夫子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
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
象山先生集云夫子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

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是
白著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
在坐遽曰為是尚嫌少在先生因語坐間有志者曰此說
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通曉而吳君通敏如此雖諸君有
志然於此不能及也吳遜謝謂偶然　丹鉛總錄云夫子
於子貢啟之屢矣予欲無言之意即與回孰愈之問也夫
子嘗云回也終日如愚又云回非助我此二言者蓋得忘
言之筌蹄而契無言之教惟回也獨自回以下則穎悟莫
賜也若矣故夫子屢以啟之予欲無言之言即與回孰愈
之問也子貢之對乃爾是以測之少照之多為回賜優劣
非夫子發問之旨矣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求其說

而不得者以為既然之又許之夫子然也乎哉夫子許也
乎哉其言外之意若曰女以聞知多少而分優劣此女所
以弗如回也亦猶天何言哉之答也不然則殆庶之稱屢
空之稱好學之稱未見其止之稱聖人權衡久矣淵也居
德行之首子貢在言語之科門人評品亦定矣子貢方人
亦豈不自知而煩夫子之問乎惜乎子貢未諭其旨而斬
於耳聞也　明儒經翼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
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啟之而子貢所對又只
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許之也明儒　讀書記曰聞一
知十知二非較多少也此正諭其明之體有盡有不盡也
又曰不聞亦式上也聞一知十次也知二又次也

心孜云顏子之知乃德性所知孔門格致之學所謂復以
自知不學不慮之良知也子貢移於多學以億而中與顏
子正相反夫子惓惓然引而進之欲其反求諸心也子貢
乃曰回也聞一知十賜也聞一知二仍附前塵分別影事
則其心固牿於耳目之用矣蓋子貢學術易於湊泊積習
漸染難於一日而頓悟也故夫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
也與之為言是寬之也非許之也　曾孟德祭齋玄文曰
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包氏解夫子云[illegible]不如回吾與汝俱不如也
○宰予晝寢
筆解韓曰晝當為畫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
寢之責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誅　後漢紀曰自宰予之徒

試事孔門猶尚怠懈晝寢況於不才者乎若非其人道不
虛受　淮南子曰神越者其言華德蕩者其行偽至精亡
於中而言行觀於外　梁書紀云以言取士士飾其言以
行取人人竭其行　野客叢書曰寢者寢室也蓋晝當居
外夜當居內宰我晝居內未必留意於學故夫子譏之非
謂其晝眠也　初問曰子謂宰予自棄最可惜天地間除
是朽木方不可雕除是糞土之墻方不可朽宰予未便至
此何乃自棄不足責矣是夫子喚醒他不是以予為朽木
糞土　欲問編云始吾四句俱是脂指宰予不可作兩件
事看思言意絕與此節不相干原來聖人始之與人非聽
言就信行今吾於人聽言觀行只是婉詞以深譏之始聽

言信行不要鑿實講夫子何曾受人欺且始之人安得言
行都相符若曰吾不忍逆之耳蓋抑揚反覆之見聽言觀
行亦要看得活夫子亦豈謂今人言行都相悖了
○吾未見剛者
新唐書史臣曰剛者天德故孔子稱剛近仁　文選劉越
石曰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　蘇子瞻曰方孔子時可
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
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
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為此論者鄙夫患失
者也　大全朱子曰剛是堅強不屈卓然有立不為物欲
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為未見凡人纔貪一件物事便被這

物事壓得頭低了纔有些慾便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
主焉得剛　節齋蔡氏曰范氏謂剛者天德惟無慾者乃
能之神龍惟有慾是以人得求其慾而制之亦得而食之
聖人無慾故天下萬物不能易也蘇氏謂有志而未免於
慾者其志嘗出於慾惟無慾者能以剛自遂某聞之師曰
剛者外雖退然自守而其中不詘於慾悻悻者外雖有堅
彊之貌而其中實有計較勝負之意即此便是慾聖人觀
人直從裏而觀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便是慾了
　胡氏曰剛則巳大物小凡天下之可欲者皆不足以動
之所謂伸於萬物之上是也慾則巳小物大隨其意之所
貪俯首下氣以求之所謂屈於萬物之下是也所以相對

而相反有此則無彼也　原旨云易六十四卦只說得陽
剛世而有是人方能扶植綱常人而有是德方能擔當事
體故夫子以為未見　翼蹟馬鍾陽曰夫子嘆未見剛者
即易自強不息者也當與至大至剛剛字相同非氣稟之
剛中和之強也且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是何等堅忍剛強的夫子嘆其未見亦猶我未見好仁
者之意此剛者與和而不流一節同看　東廓集云剛也
者天地人之全德也天不剛不能以運地不剛不能以載
人不剛不能以成位於中剛之時義大矣哉世之目剛者
類以廉介猶直徑得其一端而負氣好勝者亦托於剛以
自命采若而言則施舍升堂北宮入室矣故天能開能闔
能寒能燠能榮能悴而後為天地之剛能屈能伸能明能
晦能進能退而後為君子之剛君子之剛聖門嘗悻之矣
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則無過不及者也曰有道無道
而不變則無或息者也或過焉或不及焉或息焉皆以欲
勝義不能養浩然之氣者也浩然之氣中正而純粹者其
如乾潛躍飛見而以時措之故可以叱萊夷可以北貴人
而可以徹服於宋可以往千萬人而可以不惴褐寬博可
以不見諸侯而可以三宿出晝剛之為德也其盛矣乎聖
學不明往往以氣質所近習俗所尚恬然安之而不自覺
西漢之季背公植黨至於厥角稽首爭獻符命而東漢之
季互相標榜蹈於桎梏而方且以不與為恥蓋知剛者鮮

矣　淮海近語曰剛者天地之直理天地之正氣人得此
直理正氣以有生善養無害渾然無一物欲之累方是剛
者若但有一物欲之累如好貨好色好功名好官爵好佚
樂之類心中絲毫粘帶便不能剛慾是不剛之病根惟無
慾乃能剛而不屈非不屈於慾也亦非與慾相反也或人
以申根為剛是就氣質上看夫子以申根有慾不得為剛
是就心中粘帶隱微之處識破人一生不得成大丈夫真
男子只被一慾字埋沒結果了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黃退錄云我無加諸人足矣人之加諸我者安能絕之夫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未然其言耳　黃氏日抄云理

雖一定而人情不齊在已者可勉在人者不可强我欲無加諸人可能也欲人之無加諸我不可必也故以為非爾所及耳故夫子言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盡其在已而已大學言所惡於上勿施於下以至左右前後皆然亦盡其在已而已必欲强人之我若而彼此皆平則豈可得哉　中玄問辨録云此亦只是恕耳蓋子貢以恕自任而孔子謂其非所及也曰子貢固不優於恕乎曰恕之道大矣曾子之學忠恕而已矣子貢問有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問仁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使子貢而優於恕也則夫子何為惓惓若是　明儒經翼曰夫加諸我者我所不欲也無加諸人我所欲也出乎其心之所欲

皆自然而然非有所强勿施於人則勉而後能此仁恕之別也强恕求仁之方正吾儕之有事也陽明　忠告云加諸人以所長加人也即此言已是加人處善亦未善也子貢之學能所未忘故曰非爾所及　疑問云此但就本文看子貢之言說得太容易太自然只在一無字上夫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却令還學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做不必以仁恕字嵌入

○夫子之文章

筆解韓曰孔註粗矣非其精蘊吾謂性與天道一義也若解二義則人受以生何者不可得聞乎哉　前漢書顏師古註曰夫子之文章謂易繇文言及春秋之屬是性命玄遠天道幽深故孔子不言之也　文選任彥升曰性與天道事絶稱言　銑注曰言帝之性命猶天道不可得而稱也　後漢紀桓譚曰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也自子貢等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　荀粲傳粲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粲兄俁難曰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為不可得而聞見哉粲荅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　吹劔録云楊慈湖於夫子言性與天道謂聞之固所以不聞不聞乃所

以真聞又云可以知則可以聞不可以知則不可以聞此全是禪家葛藤語鑑之虚明本無一物塵或泪之則鑑非其鑑性天之真本無一物又有聞與是加一物也此即六祖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蓋慈湖之學出於象山象山本於禪學近太學試士出此題魁者謂道之妙者不容言也此亦慈湖意耳不知慈湖論中自有一語云舉夫子一身皆性與天道只此語自可包盡此數意蓋聖人一身舉措云為無非性與天道之發見何待於言　張軾曰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已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　龜山集云性命道三者一體而異名初無

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特所從言
之異耳所謂天道者率性是也豈遠乎哉夫子之文章乃
所以言性與天道非有二也聞者自異耳子貢至是始與
知焉則將進乎此矣　二程類語曰性與天道非自得之
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程氏外書云性與天道此子
貢初時未達此後能達之故發此歎辭非謂孔子不言
象山集云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是子貢後來
有所見處然謂之不可得而聞非實見也如曰予欲無言
即是言了　張無垢論語絕句云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
此外尚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兩處分　讀書
錄云一部論語聖人所以教人者率多孝弟忠信仁義之

道至於性天道僅見於子貢之語而夫子之語則終未之
及也後之學者開口即論性與天道之微竟不知實於此
為何如　王海云堯之蕩蕩不可得而名而僅可名者文
章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所可聞者文章
也然則堯之文章乃蕩蕩之所發見而夫子之文章亦性
與天道之流行謂文云者必如此而後為至　弇州劄記
曰夫子之文章夫孰非性與天道也賜也岐之夫子之無
言蓋深言也賜也疑之　石渠意見云集註謂文章德之
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意見以聞字推之又以下文
言字證之文章只是言語文辭非威儀也若是威儀只可
言見不可言聞　中玄問辨錄云夫子之文章夫子之雅

言也如詩書執禮是也於威儀何與且威儀何以言聞曰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世儒有云謂其言性
與天道則非嘿然矣而子貢言不可得聞若非真不得聞
也聞之而不能解則是不聞非聖人有與言有不與言也
然否曰子罕言命與仁非言之而人不知。為罕言也中人
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非吾固語之而中人以下者雖聞而
不知。為不以語也後儒如此曲說甚多乃自以為窮理遂
將聖賢明易之說入於晦昧不通之境則亦無貫於窮理
也巳曰楊氏有言歐永叔謂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
矣然乎曰永叔文人耳原不知性然此言却不甚差夫性
與天道之不可得聞也命與仁之罕言也則性非所先顧

不然乎聖人教人有序夫豈若後世儒者不問人之高下
學之淺深開口便說性乎晦翁作小學以訓蒙童首曰元
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夫元亨利貞天道
也仁義禮智性也性與天道在聖門學者尚不得聞而乃
以為訓蒙之第一義是謂教人性所先矣乃其與聖門之
教不有異耶　淮海近語曰聞不是聞其說子貢至是乃
得一貫之旨謂初只看得文章不曉得文章裏有性與天
道又不曉得文章之外別有性與天道一項道理至是乃
知聖人動靜語嘿無非妙道精義所發是性與天道至此
乃得聞之也言字猶言所謂也非言說之言也性與天道
自吾人禀受謂之性自天命運行謂之道性即天命所賦

予者道即人性所自出着一也　錢緒山曰性與天道夫子既言之矣又何不可得而聞也聞之以無聞而得之以無得也至是而子貢始可與語道矣　疑問云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正是點化文章性道之合一處

○子路有聞

法苑珠林云顔淵好學勤改前非子路未修懼聞後善　大全朱子曰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是為人為已之實處如人之飲食珍羞羅列須喫盡方好喫不盡又増加亦徒然　中玄問辨録云未行而惟恐有聞者是急急於行務早完其所已聞者以為再聞之地以裕繼行之力也則

既行而惟恐不聞可知矣　尤西川曰子路之學在事故惟恐有聞顔子之學在心故語之而不惰子路在萬上見顔子在一上見　答問編云未之能行在心上見着時勢力量等語謬甚盖子路聞斯行之豈有未之能行者特其一念果行之心似若未及於行而有後聞之恐耳總是言其急於行也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大戴禮曰謚者行之跡也是以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行出乎已名出乎人　春秋説題辭曰號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所以追勸成德使尚務節　汲冢周書謚法解云維周公旦制謚敘法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　鄭樵謚法序論云法之為謚者取一文耳非有説也謚法行而其説紛紛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與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彦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其實皆由漢魏以來儒生取古人之謚而釋以已説也非古法也如論語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然則文子之謚初無謚法仲尼則因問而即其人之行事以釋之柰何先立其法必使人之曲中也　朱子語類曰古人謚法甚寛所謂節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略

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節此一惠則敏學下問亦是它好處　讀書録云夫子以孔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為文取其微善而不及其顯惡理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自後人言之必以其人為不足道而并沒其微善矣

○子謂子産

講録云君子之道四四者都不要説得太好如惠字本是未盡善的恭敬義三字亦説得淺若太好了則一雋恭一敬止一由義而行便盡了君子之道何以只有其道之四也　使民是驅使之義有裁制之意義與惠相反可見子産寛而又嚴矣　聚岡講意云此四句泛説正是君子之

道但子產在逐事逐件上討道理未能會通其全體耳
疑問曰四其字當深玩夫子意若曰行己事上養民使民
皆當時卿大夫之所有唯其所為恰中乎當然之則所以
說有君子之道四

○晏平仲

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
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者鮮矣　後漢書范曄
論曰盖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
謫朋之謠至乃田竇衛霍之游家廉頗翟公之門賓進由
埶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情
為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未可語失得

之原也　諸葛武侯云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
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險夷而益固　鍾會
芻蕘論云凡人之結交多初隆而後薄始密而終疎斯何
故也皆由交情不發於神氣道數爭而不同權以一時之
術取倉卒之利有貪其財而交有慕其埶而交者財勢既
衰疏薄由生　舊唐書魏玄同結交能保終始時人呼為
耐久朋　論語測曰晏平仲何以能交而久敬也能敬於
己斯能敬於人也惟敬則不狎不狎則不侮不狎侮者人
亦不狎侮之敬人者人亦敬之是以久要而不忘故能全
其交也　淮海近語曰夫子在齊與晏平仲處者八年平
仲沮夫子尼谿之封而夫子猶稱其與人久交之善可見

聖人無我之量真同天地

○臧文仲

朱子語類云文振問臧文仲季文子令尹子文陳文子數
段曰此數段是聖人微顯闡幽處惟其似是而非故聖人
便分明說出來要人理會得如臧文仲人皆以為知聖人
便說道它既惑於鬼神安得為知蓋卜筮之事聖人固欲
使民信之然藏龜之地須自有箇合當底去處今文仲乃
為山節藻梲以藏之便是他心一向倒在卜筮上了如何
得為知古說多道他僭以為若是僭則不止謂之不知
便是不仁了聖人今只說他不知便是只主不知而言也
虛齋蔡氏曰夫卜筮之事人固不可不信但古之聖人

作為卜筮者是以神輔人非以神主人也今文仲居蔡其
崇重至此則是一心倚着鬼神而有希福之心矣既重於
此必輕於彼而人道所當然者必在所略矣此豈智者所
為

○令尹子文

莊子有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
而無憂色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
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
而無憂喜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　稽中散集云且子文
三顯色不加悅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令尹之尊不若
德義之貴三黜之賤不傷沖粹之美二子嘗得富貴於其

身終不以人爵嬰心故視榮辱如一　蘇老泉集曰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為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慍其為令尹也楚人為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為之慍已不期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慍不及其心而人為之囂囂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已大而物小耶脫然為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為悲紛然為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為樂人自以為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為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為視天下而竊笑矣哉　朱子語類曰令人有些小利害便見於色子文却三仕三已略無喜慍有些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而子文乃盡以舊政告之新令尹令人

有一毫係累便脫灑不得而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敝屣然此豈是易事後人因孔子不許他仁便以二子之事為未是適此却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為如此高絶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處子細看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而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也　通義胡氏曰子文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己而不知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　中玄問辨錄云仁與忠清不可以大小論蓋仁乃心德而忠清則事跡之可見者也若能純乎理而無私心則忠清便即是仁不然亦只是忠清而已故子張未識仁體乃以事跡而信其心耳非可謂以忠清之小者而信仁之大者也仁無大小苟純乎理更小可以為仁苟不純乎理更大不可以為仁焉得仁者謂未知其心果何如焉得遂謂之仁也若果得理之正而出諸本心之真則雖有憂有樂不去父母之邦其仁固有在也曰仁者固有喜慍耳不去亂可乎曰孔子攝相事有喜色箕子不去殷固各有謂也而形跡何與焉子張以事跡信二子之仁而晦翁以事跡證二子之不仁其為未識仁體均也曰仁體何如曰知過可以觀仁而忠清未可以知仁則知仁矣噫微矣哉　二谷天雄集云殷有三仁聖人自其所安言之也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視其所以則是矣所由所安則未也而曰未知皆厚辭也雖聖人之於門人亦惟曰不

知其仁而已不欲絶之於仁也

○季文子

後周書于謹傳云三思而言九慮而行　楊升菴云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左氏侈然稱之黄東發曰行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為之再如齊納賂焉又帥師城莒之鄆邑以自封殖其為妾馬金玉也多矣是亦公孫弘之布被王莽之謙恭也而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此言微婉蓋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殖以肥己矣不

得其解者乃云思至於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然則以三思稱季文子者亦左氏之流也夫　曾明卿曰三思後行張子以為聖人深美之詞若曰在他人再斯可矣況能三乎先師以為聖人不許之詞若曰文子雖賢再斯可矣恐未能三也二言不約而同以見人肯三思者之難得也　講錄云莒僕嘗弒君竊寶宣公納之文子改君命而斥於境外亦三思之一事也且曰奉文仲之教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然襄仲之難無禮甚矣不鷹鸇於襄仲而鷹鸇於莒僕三思及此何如也議者以季氏

擅權削魯之禍為始於文子然則文子之罪豈特反惑而已哉

○甯武子

朱子語類曰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少間都做壞了事如甯武子雖冒昧向前不露圭角只猝猝做將去然少間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　朱子荅廖子晦書云為蘧伯玉南容之愚則易而為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嘆也陳蕃王允固不得為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為甯武子之忍矣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為蘧甯則甚易為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　初問云凡豪傑擔當大事須用愚小巧俱不濟事愚也者大智無智也處亂世之實也藏巧於拙養辯於訥皆是愚此等豪傑在亂時關係最大老子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亦愚也但不免有算計趨避意又涉智上卻與夫子所取稍不同　中玄問辨錄云知也者明用其知者也愚也者暗用其知者也非有雄然不易之心何以擔當艱險非有超然獨運之才何以調劑機宜蓋艱貞沉晦以濟時危國喪而必圖其存君患而必圖其免於所難處則容致其忠而不少露於所難言則獨若其心而不以明若同昏愚之人一般卒之禍亂潛銷國家安定而人皆不識其故此乃用知至深高出衆人之上者而後能為之也不然不安於浮沉而無以濟事

則必敗於形跡而反以敗事其何足以語此乎蓋明以成天下之事易暗以成天下之事難成事於無事之時固難成事於多事之時則尤難矣故曰其愚不可及也　忠告云明辨曰知包容曰愚稱其愚非指保身濟君也指其用意深厚藏垢納污不屑屑於昭察也邦有道則智無道則愚大敵勇小敵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皆包容自重也人生不幸遇家之無道骨肉之間尤宜于愚故曰伶俐卻成糊塗糊塗乃得伶俐　淮海近語曰甯武子之智與愚原非兩截自其顯於外而行所無事之謂智自其藏於中而深沉不露之謂愚若所以神明變通之則存乎其人甯武子全君之績張良復仇之烈狄仁傑返周之功率用是

我謂甯[illegible]保身竹全[illegible]濟君保身工所以濟君也其身之不保君謹按所時說矣之

道　講錄云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不比別箇臣子無道亦不得不盡心竭力但他能保身而濟君故爲可取蓋凡濟君者未必能保身保身又未必能濟君他却濟了君又保了身兩全而無害其不可及者以此　愚按有道無道總是成公之時有道自復國以後說無道自失國以前說㬋庵子以有道爲文公無道屬成公誤矣武子是莊子之子公族之禮父死子繼成公初年莊子嘗會盟于向至三年武子始盟於宛濮是莊子死於二年之左右而後武子爲大夫也文公之死久矣武子何緣得事之乎

○子在陳

虛齋蔡氏曰斐然成章言他已自做成一箇狂簡非有頭

無尾半上落下者成章地位儘高蓋真能以古人自期待真能不以勢利攖有鳳凰翔於千仞之志有民胞物與之量皆出自胸中之誠而見於事爲之實者也故夫子欲歸裁之而交付以大業如由求輩俱在下風　成章已成箇片段了故可裁　講錄云聖人之心眞是天地生生之心也一毫不盡便放不下爲當時計便要道行爲後世計便要道傳狂簡之裁成六經之垂憲此是何等心體何等事業

○伯夷叔齊

後漢書寇恂諭曰倂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唯君子乎不念舊惡於寇公見之矣　忠告云伯夷叔齊怨是用希是伯夷叔齊之胸次過化也怨希則不終絶人也　講錄云夷齊胸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不是惡其人是惡其惡也其人能改便自無可惡了更復何惡今人見人有惡而惡之固是然或改了又惡之便是惡其人不是惡其惡矣　舊時之惡也是激人爲善的意思後來之不念又是成就人的善處始終只是以善待人故人怨是用希　二程類語曰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不念舊惡氣象甚容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

○孰謂微生高直

學植解云此與上章一例伯夷叔齊人皆病其隘却有寬

然有容處微生高人皆病其直却有與人委曲處　孫奕示兒編云此言微生高於乞醯之際盡其委曲之道先儒泥於孰謂微生高直之句乃解乞諸其鄰爲不直夫直情徑行而無委曲周旋之義豈善與人交者哉嗚呼聖人之意決不如是故曰孰謂微生高爲直情徑行之直　中玄問辨錄問微生高乞鄰與醯厥意亦善且係細事焉用深誅曰爲人之理始諸立心立心之本在於忠信苟有不實便欠光明便爲心害如子路使門人爲臣意豈不善然事非其實猶爲行詐況微生之流弊故幼子示勿誑防其僞也曰事皆從實可謂直乎曰又自有道如訐豈不直然非直也證父攘羊豈不直然非直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

孔子曰知禮不直矣乃何直如之要諸立心何如耳學者更須識得曰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與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然否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觀人正在微處大處人皆矯飾底蘊如何見得微乃人之所忽故有可見者焉固知乞醯可以觀人而千駟萬鍾翻不可以觀人也　答問編曰直是直致也高之乞醯是他多看此一點要周旋人處掠美市恩說大刻了

○巧言令色足恭

朱子語類云足之爲義湊足之謂也謂如合當九分却要湊作十分意謂其少而又添之也才有此意便不好〇論語測曰二者何以可恥也穿窬之類也恥者羞惡之本心

也故巧言令色足恭甚於暴慢匿怨而友甚於反兵〇答問編曰匿怨而友此等人便似以德報怨者矯枉過正的故爲不直舊說要徙恥而洩其怨如此則豈特可恥說左丘明恥丘亦恥正是甚言斯人不直之可恥無竊比意

○顏淵季路侍

大全朱子曰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子路須是有箇車馬輕裘方把與朋友共顏子只就性分上理會無伐善無施勞車馬輕裘則不足言矣然以顏子比之孔子則顏子猶有箇善勞在若孔子便不見有痕迹了子路底較粗顏子底較細膩然都是去得箇私意了子路收歛細密何到顏子地位顏子底純熟又展拓開可到孔子地位　朱子語畧云顏子言志是治箇驕字子路言志是治箇吝字　西山真氏曰聖門學者誠實端篤言者即其所行行者即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到斷不敢自許子路爲人勇於爲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況朋友乎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顏淵之志又大於子路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之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歉然常若不足

子路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特顏子之一善耳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蓋二子猶未免於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於上而天地間無一物不得其所又非二子所及然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橫於胸中如盜賊如戈戟然又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矜如顏子乎　筆乘云子路車裘共敝顏子無伐無施其志美矣然非得車馬負善勞其志不行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只眼前信手拈出無非妙理蓋二子爲其難夫子爲其易二子有所待夫子無所假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曾點異乎三子亦以此　後漢范曄曰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

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故顔子願不伐善為先斯亦行身之要與　呂希哲撥明義理云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未能忘我故也顔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能忘我故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雖然未能忘物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能忘物也　禅寄筆談云尚書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然禹不自知而舜稱之顔子願無伐善猶覺有善在己却比謝上蔡十年工夫去矜又大矣聖賢分量工夫之淺深於此可見　忠告云伐善者忽人之善矜己之能使人向善之心無順遂生生之意便是伐善　論語測曰夫子何

以志於老安少懷友信之也以人同人者也何以以人同人也渾然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故以物同人者猶知物在我也以善同人者猶知善勞在我也以人同人者物各付物如天地之覆載化化生生而已無與焉夫然後為無我天理流行而無間此聖人之所以聖也　淮海近語曰老安少懷只是平常日用之間今日用之今日就有下手處不若二子之尚須着一願字因物付物而已不勞雖日用平常之理自有天地造化之量

○已矣乎

馮鍾陽曰訟者爭辨是非以求曲直之意過而內自訟是反觀求理以斷之於心者也　明儒經翼曰聞諸歐陽師內訟之訟如兩相角訟之訟蓋兩人角訟未有不求勝者也定其志謀諸人殫財竭智必勝彼而後已使克己如相訟之求勝則去慾必除其根過於前者不復萌於後矣此心光大可以立致所以斯人得見之難也吾儕有過非不愧悔然懲艾不深理不勝慾尚有護痛包容在是去惡而又自留根也故終日用功終日長養嗜慾在謂之內自訟則良知默默自省自艾自融自化終日凝聚如對越神明不容一毫渣滓留於胸中方是透根徹底功課　郎川漫語云內自訟者全不務外中心皇皇怨艾真切翻透本心宿垢一洗永不復萌如此悔過如此遷善方做得真儒　講録云內自訟是心內自訟不徒外面如此等人决是能

改過的故未之見陽明子曰人心之明皦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其不能改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

○十室之邑

大戴禮曰禹過十室之邑必下為秉德之士存焉　東觀記曰無謂無賢路有聖人　潜夫論曰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賢材之生日月相屬未嘗乏絶　淮海近語曰十室之邑不如夫子好學要知夫子所好何學始得夫子好學只是充到忠信至極處使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完天無一毫虧欠而已忠信之理天地之至理也忠信人人有的不能充便止於鄉人能充極便做得聖人中庸至誠無息而極於與天地同體用此之謂也故

忠信就是誠好學就是知此誠行此誠強此誠故夫子之好學非忠信之外另有好另有學就是好此忠信之學野客叢書云孔子每事謙遜不虛自謂人不如我好學只務焉字下一點於焉字上以焉字作煙字讀文意負別然觀北史引此語則曰如丘者焉　解醒編云孔門之學惟在主忠信好學不過忠信之心常存而不變耳非忠信之外又有窮理之學也

談經菀卷之十

談經菀卷之十一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同邑年友徐待聘　校

論語

雍也第六

○雍也可使南面

鹽鐵論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云　餘冬序録云南面是泛言臨民之位不當泥南面而聽天下語專指作人君也觀可使二字可知聖人稱其弟子亦無云可使為人君之理　石渠意見云南面不止為人君聽治之位諸司衙門

亦皆南面也觀仲弓居敬行簡以臨其民之言可見不過為親民官耳　朱子語類曰據夫子所謂可也簡乃指子桑伯子說仲弓之言乃發明簡字恐非以子桑伯子為居簡行簡也　子由古史曰古者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後至無所不致其文所謂敬也不敬則民慢故古之君子其躬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則不然平易近民而後民安之太公之所以治齊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雖周公亦憂魯之不競則仲弓之言周孔之所許也　通義饒氏曰簡於行事上用得於治己上用不得故行簡則可居簡則不可　二谷素琴集云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者居敬也罔兼于庶言庶獄庶

愼者行簡也　明儒經翼問居簡亦是箇學問薛氏曰簡與敬類而忌別主一之謂敬內一而外自一故行簡也雖至易簡自有裁成輔相意在居簡者亦窺得一的意思謂天下原無事何必自擾擾便一向不管故云居簡而行簡其視聖人兢兢業業直內方外自不同故為太簡然較之多岐多慮憧憧往來者又相遠矣故認理學不精者便落此等學問　辯錄云居敬是不以慢心忽略天下之事而行簡是於天下之事又不以有心去擾亂之則其所為簡者簡要之簡而非怠荒之簡也居簡是以慢心忽略天下之事而行簡是於天下之事一切有心去不理則其所為簡者怠荒之簡而終歸於廢弛矣居敬而行簡與居簡而

行簡對說以臨其民連不亦可乎為句臨民即是南面可乎即是可使仲弓因夫子許已南面又疑許伯子之可也簡亦是可使南面故云居敬而行簡者以之南面臨民可也居簡而行簡者則為太簡矣亦可南面臨民乎　疑問曰可也簡若曰其人無可稱者可也其簡乎即簡亦非所樂與也居與行相對居者一於是而不遷之謂書曰所其無逸正居敬之說居敬而行簡者神明之內奉持箇匹夫匹婦或能勝予之心而條章約束但崇寬大以養和平之福此其為簡要王經世大道理大規模故說是可若居之不敬而一於廢萬幾叢脞成何政體故說是太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

史記云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左傳范武子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易遷怒也）　論衡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　劉實曰孔子以為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　文苑英華韓愈顏子不貳過論曰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形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生於其心則為過也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　韓易註云在理則昧造形則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　朱子語類問不遷怒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聖人固是不遷怒然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

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合下自是無那遷了不著說不遷才說似猶有商量在呂伯恭謂不獨遷於他人為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此却是不中節非遷也　重處不在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貳上今不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淺深只不遷不貳是甚力量便見工夫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若有過能不貳直是難貳如貳官之貳已有一箇又添一箇也　行夫問不遷怒不貳過曰此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却不是只學此二件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至此純熟乃能如此　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　薛文清公要語云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蓋以是知克己最難　士翼云顏子

之學克己復禮治怒改過莊周謂之黜聰明墮肢體蓋肆
為鶩言以譏孔氏之致知謹禮也宋劉彥沖諸人祖述為
文則顏子乃孔門之達磨矣　答問集曰恒人學力未到
則心體不免為怒所遷為過所貳也顏子好學純一其樂
體常是不改樂體不改則雖易發難制之怒安能變遷其
圓融不滯之機耶其明體常自復以自知明自知明則過
夫常行雖微露於恍惚之中自隨化於幾微之頃又安足
以疑貳其洞徹靈瑩之精耶　耿天臺曰不遷怒不貳過
何謂也曰此顏子卓立以後事乃復禮實功夫人一怒則
多為怒所遷以其心蔽而失理也靈則忒故也唯顏子心
不蔽而靈則著則雖未常不怒而亦不為怒所遷也夫遷

怒者蔽之大者也顏子不獨不遷怒而又能不貳過孔子
嘗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蓋人能志於仁則僅可免惡未
能無過也顏子雖卓立然或不能無小蔽小未盡善即謂
之過不貳過正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亦
何異於太陽之中天而浮翳潛吠有不移晷而得之矣是
顏子之改過改於其幾者也故孔子謂之庶幾謂之不遠
復所謂復禮之實功不彰彰哉孔門學者多矣而對哀公
舉弟子之好學唯顏子一人顏子之為好學唯此不遷不
貳則孔門之學不在物理也尤彰彰矣　子庸先生曰人
試觀怒時中更有箇止體在當過時更有箇一體在是二
本也即能之其怒其過非真機矣夫子狀顏子所好惟學

世說新語祖宜武與叔孝道俱謝哀孝道尚不合遂為邑撫人五木沒大真云見元生還怒知顏子為貴

謂即平生之怒以學而怒學外無怒也生平之過以學而
過學外無過也蓋惟怒與過見人真情據其不遷不貳如
是可見顏子一生精神只在此學更無滲漏處也　原旨
七情皆當克治而夫子獨言怒者蓋人之七情易發而難
制者惟怒為甚故易象傳以懲忿窒慾為對而大學傳
亦以忿懥居恐懼好樂憂患之先良有以也　平心論曰
顏氏不遷怒不貳過則是除事障也至於如愚坐忘則理
障除矣　講錄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正是好學處兩不字
與四勿勿字一般乃克己工夫也不是好學之驗　常人
遷怒不覺其怒也貳過不覺其過也血氣分數多便不覺
克己的人明覺之本體常在纔覺便不遷不貳　不遷不

貳是念念在天理上纔覺得便不遠而復若一念稍疎其
能然乎故謂之好學　四書心孜云怒與過皆心也顏子
之心常定故能不遷常一故能不貳此與後世守書冊資
見聞者全無交涉蓋顏子三月不違仁不遷不貳即不違
也
○子華使於齊
中玄問辨錄云蓋君子之於辭受取予也必有道焉而不
可以執着有所執着則非惟取不可也予亦不可也非惟
受不可也辭亦不可也二子皎皎之行蓋賢者之過正所
謂不知所以裁之者也故夫子特為裁之而門人合記之
以示聖人中正之訓其意亦自可想　魏書鐙錄以為原

呂氏春秋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荼此認不與公所引皆相戾所僭者陽城傳城至遠川月傳取之則己言叔其餘日收未二開無一大甚且睎均道上人共食之

恶難栗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
猶不足多也

○子謂仲弓

潛夫論曰人之善惡不必世族性之賢鄙不必世俗以受生負苞山野生蘭芷夫和氏之璧出於璞石隋氏之珠產於蜃蛤　南齊書志何佟之奏案周禮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玄云騂赤黝黑也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劉繪議語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為陰祀若不在陰祀則與黝乖矣佟之又議周禮以天地為大祀四望為次祀山川為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

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　正嘗曰犂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為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茍立人所不棄也　二程類語曰子謂仲弓曰疑多曰字角始角也可用時也　淮海近語曰犂牛之子騂且角觀一用字一舍字直令人有磬惕處傳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故觀人者不可拘於世類為去取惟知好德而已矣自取者不可拘於世類為勸沮惟知修德而已矣　原旨云犂牛之子騂且角可謂克蓋前愆宗廟之犧為畝畝之勸可謂有忝厥祖用舍二字要看　忠告云此與仲弓論人之不可不自強也蓋因所見而云父賤行惡不知何所本恐夫子不如此擬人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朱子語類曰問三月不違仁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為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　不是三月以後一向差去但於這道理久後略斷一斷便接續去只是有些子差便接了若無些子間斷便全是天理便是聖人　林子谷曰其餘則日月至焉者謂自顏子而下日月不違仁已云至矣　忠

告云心以主宰言仁以無欲言亦以生機言絲毫之雜違矣纔有去來即非本體不違者依而不去也主也至者從彼來此也賓也　原旨云不違者我不違之也其機在我至者彼之自至也其役在仁　論語二十章不言心之仁而此章獨言心之仁易三百八十四爻不言仁而復卦獨言仁若顏子之不違即易之所謂不遠復也諸子之日月至即易之所謂頻復也　初問曰天體至健聖人之仁純亦不已與天合一顏子與天道小變處合一特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耳其餘日月至焉者一日十二時都在仁上一月三十日都在仁上方是日月至註中或日一至或月一至常人皆可能非群賢也不是　心與仁原是一體非

心自心仁自仁稍有私意間隔便成兩箇便有間斷存仁
最難戕仁者最多不但私欲是不仁纔着意在好一邊亦
傷了本體非所謂仁也三月後違仁正是顏子未化處所
以為仁資熟熟則渾化無迹隨心應手不待安排布置事
事皆仁件件皆仁矣　淮海近語曰聖門之學全在求仁
夫子稱顏子其心不違仁提出箇心字與仁字相粘可見
即心是仁即仁是心心外無仁仁外無心故孟子曰仁人
心也是在夫子稱顏子處體貼去的心存則仁存心亡則
仁亡存則不違亡則不至三月不違終身不違可知矣違
於三月之後之說非是日至者一日全在天理月至者一
月全在天理或日一至或月一至之說非是　海嶽編云

程子言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又曰過此則聖人
矣將謂顏子過此又違仁了夫舉世固未有一人違仁者
純顛倒之極而仁固居然在譬如迷人認東方為西方而
方實未嘗轉也是以此仁也迷之若違悟者不違顏子悟
之而三月不違矣豈有復迷之理哉如鑛既成金不重為
鑛悟而復迷是金復為鑛也吾不信也孔子蓋謂天道業
已小變而回之仁不變直美其無違仁時耳其餘則乍明
乍暗所以曰日月至　解酲編云天地以生生為心而人
得之以為仁故人之心即是仁仁即是心原未嘗相違但
天本無間而人心有間由是一日之間百起百滅私欲交
攻而仁與心始相為間隔矣顏子請事克復之後[illegible]此

心之中私欲淨盡純是天理用事此仁此心依舊合而為
一如天地生生時景象故曰不違仁三月不違則終身可
知矣或謂顏子不能不違仁於三月之後甚謬三月言其
久也猶言三年學不至於穀非三年之後而至於穀也五
十而慕非五十之後而不慕也

○季康子問仲由

抱朴子云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人也順通
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創機功以濟用總
百類而並精者藝人也　朱子語類曰問龜山解以為知
禮樂射御書數然後謂之藝曰不止是禮樂射御書數求
也藝於事上都理會得、呂氏曰果則有斷達則不滯藝

則善裁皆可使從政也　原旨云果是資性剛決遇事能
斷達是心胸穎悟事理通達藝是心思工巧處事有方果
則能決疑定事達則能理繁治劇藝則能隨機應變故皆
可以從政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

范祖禹曰閔子顏淵之倫也不仕於大夫亦不仕於諸侯
抑仲弓之賢猶為季氏宰若顏閔者夫子之得邦家斯仕
矣　答問編云此章是閔子不欲破公家而張私門意思
蓋季氏魯之權大夫而費又是強邑孔子相魯必先墮費
尤閔子所不肯居者故閔子對使者而辭之始終都是決
詞特有道之言自爾溫婉耳不是婉辭於始決辭於終也

禅寄筆談云昔楊龜山從蔡京之召先儒以柳下惠比
之夫豈男子之不可是謂善學柳下惠者閔子之不欲就
季氏是謂善學孔子蔡京之惡浮於佛肸而龜山乃欲為
孔子之行其不逮閔子遠矣非擬人於倫之意也
○伯牛有疾
原旨曰顏淵之死則謂之天喪伯牛之亡則歸之於命蓋
在顏淵則可以言天在伯牛則可以言命不盡其道而死
者皆不可以言命也　自樂編云古人作室大抵多是兩
極自東南而入坐賓於西北坐於東南所以向明也室西
南隅為奧則有深奧之義此處幽暗故開中霤以通明室
西北隅為䆫如今之人家披屋相似以炊者也後則為卧

室南壁户牖以通光伯牛問疾遷於南牖下是也
○賢哉回也
列子仲尼謂顏淵曰若奚獨樂對曰昔聞之夫子曰樂天
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楊子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
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又曰
顏潛樂於簞瓢濳盈塞於天淵　文選謝靈運詩曰處潛
物自輕意愜理無違　文苑英華庾信擬連珠云顏回瓢
飲賢慶封之玉杯子思銀珮美虞公之垂棘　程氏曰回
不改其樂是猶大火中真金乎疾風中勁草乎雪霜交下
而松柏自有和氣乎又曰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程氏
外書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

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
不為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
吾今日始識伊川面　朱子語類曰問顏子不改其樂莫
是樂箇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
知他不干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　竊意孔顏之學固非
若世俗之著於物者但以為孔顏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
顏與道終為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
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　顏延年庭誥曰甚矣貧之為病
也不惟形色麤黶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疎棄必有家
人誚讓非廉潔深識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
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深則憂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

歌於編蓬之中用此道也　褚氏管見云學道之要當顛
求聖賢樂處切身體究方為得力易云樂天知命顏氏簞
瓢自樂孟子養浩而充塞天地原憲行歌而聲出金石此
皆超外物之累全自己之天出處動靜無適非樂斯可以
論逍遙遊矣　晉書江統曰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
原憲以蓬户繩樞邁其清德　楊廷秀曰貴為天子富有
天下不足以樂舜之憂一簞食一瓢飲不足以憂顏子
之樂　東坡集曰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
以為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焉
觀之其大者容有偽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
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孰知簞食瓢飲不為

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詩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以
自警云天生蒸民為之鼻口美者可嚼芬者可嗅美必有
惡芬必有臭我無天游六鑿交鬪騖而不返跬步商受辟
哉先師安此微陋孟貫股栗虎豹郤走眇然其身中亦何
有我求至樂千載無有執瓢從之忽焉在後　譚苑醍醐
云有問予不改其樂所樂何事予曰且問予人不堪其憂
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古
有居岩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為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
字禪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鶴林玉露云吾輩學道須是
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慍曰樂則生矣曰樂莫
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

有浴沂詠歸之樂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
有愛蓮觀草弄月吟風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能真有所
得大概於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
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
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
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
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　東萊博議云吾嘗聞
孔顏之樂矣蓋樂其樂而未嘗倚于一物也曰樂在其中
者孔子之樂也曰不改其樂者顏子之樂也然而飯也飲
也曲肱也非孔子之樂特樂在其中而已簞也瓢也陋巷
也非顏子之樂特不改其樂而已意者孔顏之樂果窅然

而無物耶彼所謂樂在其中者在之一辭必有所居也彼
所謂不改其樂者其之一辭必有所指也居何所居指何
所指吾黨盍共繹之　口義云顏子口腹身體之私俱已
克去其情不緣境生故天理流行主宰有定物欲奪他不
得以其內無樂果故也常人氣質用事中無主宰但緣境
生情而已此上智下愚之分回之所以賢於人也　二答
聞居集云尋仲尼顏子樂處此為初學指引路頭耳君子
坦蕩蕩心廣體胖仰不愧而俯不怍無入而不自得也而
待尋乎　原旨云人不及求諸身而欲尋仲尼顏子樂處
所謂子非魚何以知魚之樂　明儒經翼問不改其樂鄭
氏曰語之不惰退省是以發正是顏子曰博文約禮乃習

樂處其字當深玩故嘗語同志曰曾氏之樂不在浴沂風
詠顏氏之樂不在簞瓢陋巷程氏之樂不在吟風弄月
自脩編云伊川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
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
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
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後言曰陋巷
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
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
氏魯國之蠹也而富于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
乎聞者歎服　續自脩編云李沆居陋巷顏垣壞壁不以
屑意嘗言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

之
○非不說子之道
象山集云士不可不弘毅譬如一箇擔子盡力擔去前面
不奈何却住無怪今日不近前却說道擔不起豈有此理
故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通義白雲許氏曰為
學之道先立志欲求至於聖賢却隨事只管低頭做將去
曉一分道理便行一分道理都不要計較功效須要見得
聖人亦是人做我亦可學而至長持此心篤志行之自少
至老不倦到頭却隨人力量高下見其成功淺深最不可
作界限　淮海近語曰冉求自言能悅夫子之道而諉於
力不足看他就是非真悅夫子之道者其悅也是在聖人

身上尋求徒悅以口耳而非自己心上尋求悅之以心者
若顏子悅聖道而只在自己心上做工夫博者我之文約
者我之禮所以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若只
在聖人身上尋求徒悅口耳宜乎自謂力不足也聖人以
畫之一字責之而即行道為循真有味是敎冉有反求諸
心也蓋吾道本平平坦坦其易知人人與知其簡能人人
與能人顧以之自限則斯人不由道不足惜但道本可由
乃終身自棄於道為可惜耳若真知吾道在自己心上尋
求而得其妙則必悅之深悅之深則進之力雖欲自畫有
不能矣　疑問曰子之道只在日用常行更無别的誠悅
此道便進進自不能已安有力不足之理力不足生於其
心之自止矣子曰止吾止也正與此畫字意同
○女為君子儒
象山集云子夏孔門之高弟百世之師表其才質豈易得
哉當時夫子告之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夫所謂小
人者豈險賊不正之謂哉果險賊不正則又安得謂之儒
雖曰儒矣然而有所謂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
人哉雖曰小人哉然不可不謂之士　藝文類稿曰子夏
之學聖人以百物四時觀天地者也務其小而遺其大不
篤於自信而篤於信聖人安得不為小人儒之歸乎夫子
致嚴於君子小人之辨以悟且通者望之也　羅念菴云
昔者子夏在孔門以篤信稱夫子謂之曰汝為君子儒蓋

深病其狷急而思以廣之也　中玄問辨録云君子儒者
謂通儒也大儒也小人儒者拘儒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
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士焉者也子夏規模稍狹夫子恐
其未廣大也故敎之
○子游為武城宰
二程類語曰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當行處
如履田疇之類不必不由小路　講録云師資朋求之益
俗吏不講久矣楊子雲曰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是誠
可怪也子游而後若任延之折節於龍立龐參之悟意於
任棠者幾人也　原旨云漢儒謂捷徑邪至吾不忍以投
步千進苟容吾不忍以脅肩其語實本諸此　答問編云

行不由徑此句如升堂入室語氣謂行事光明正大不涉
偏僻之私是行不由徑也若上句以行路言下句以守經
言却非本旨　文苑英華浩虛舟行不由徑賦曰澹臺滅
明幽棲武城感朴直之風散惡姦邪之徑生苟正其身寧
偭僻而是履不以其道故斯須而不行訪野徑以閑遊恐
穿松竹出衡門而獨步不遵園廬嘉夫𦐂志草茅規行畝
畝避幽隱以不到視崎嶇而何有蕪城獨賞寧遊舊井之
間山館時歸肯逐樵人之後至若草樹沉沉幽芳阻尋絡
野之茅陰自合綠溪之苔色空深是以蕭索鄉閭虛閑襟
抱偃游多轍之窮巷來往蹊槐之古道花閒絕跡念蹊樹
之徒芳原上無人惜皐蘭之晴老且遵道如砥持心若弦

信無私以白首將抱直以窮年楊朱悲道長事亦如斯況
辯毀途窮意殊若此　師友談紀李文正嘗曰士人當使
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義寧使王公訝其不來
無使王公厭其不去　禪寄筆談云宓子賤之治單父也
有出郊數十里而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有出郊數里而
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有於郭內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
及之單父乃求未來見者師事之此可見其至公之心不
受人諂如之何其不聞善言而單父治也昔澹臺滅明獨
見重於子游乎不獨高二子又知二賢為聖門之高弟作
用自別也　大學衍義曰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
不由徑其行已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

其事上也肯阿意以求悅乎子游以一邑宰其取人猶若
是特而上之宰相為天子擇百僚人主為天下擇宰相必
以是觀焉可也故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
之人而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為之必若是
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魏眾曰
隱者焦光行不蹊邪徑必循阡陌又出於道中避逅與人
相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兔同群
不肯妄語

○孟之反不伐

左傳魯哀公十一年春齊為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
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

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
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
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
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
子之恥也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
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
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
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
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
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於
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入自稷

由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
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
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後漢紀
袁宏曰凡有血氣必有争心功之高者自伐之責起焉故
宋公三命考父傴僂晋師有功士燮後歸孟側殿軍策馬
而入三卿謀耗冉有不對其所以降身匿迹如此之甚也
何誠知民惡其上衆不可蓋也　劉卲人物志曰孟之反
以不伐獲聖人之譽管叔以辭賞受嘉重之賜夫豈詭遇
以求之哉乃純德自然之所合也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
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為損故一伐而並失
又曰蓋善以不伐為大賢以自矜為損是故舜讓於德而

顯義登聞湯降不遲而聖敬日躋郤至上人而抑下滋甚
王叔好争而終於出奔然則卑讓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
矜奮侵陵者毀塞之險途也是以君子舉不敢越儀準志
不敢凌軼等内勤己以自濟外謙讓以敬懼是以怨難不
在於身而榮福通於長久也彼小人則不然矜功伐能好
以陵人是以在前者人害之有功者人毀之毀敗者人幸
之是故並轡争先而不能相奪兩頓俱折而為後者所趍
由是論之[illegible]之途其别明矣　中玄問辨録云奔殿入
門人[illegible]目而歸功焉乃不敢自居而姑以此言應之於
待孟之反當時或是如此亦未可知但曰故為此言
自揜其功則甚不可不情為心害甚大學者不可不察

也

○不有祝鮀之佞

朱子語類范氏曰有朝之令色無鮀之巧言猶難免於當
世據范氏主意乃在疾時之好佞侫氏曰而字疑為不字
通義白雲許氏曰今之世三字重看古之世必尚誠而
不尚諛好德而不好色今之世乃好諛悦色所以可嘆也
黄氏日抄云范氏說無鮀之佞而獨有朝之美於文為
拗晦庵以巧言令色不得分輕重而去其説且以無虐惸
獨而畏高明比此句之句法然書云無着總為禁止之辭
虐惸獨而畏高明是一句而兩事相比也此句不有祝鮀
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相反者是一句而兩事相反也句法

似亦不類如以辯佞為尤足以召亂而宋朝自然之美色
與人為之令色亦不同則范氏分輕重之説恐亦自通學
者更詳之

○誰能出不由戶

通義白雲許氏曰自室出於堂必由戶非戶不可出也道
者天理之當然人必當由之而不可背亦猶出不由戶則
無可出之路矣行不由道則悖禮傷義必不可也人何故
不從道而行乎哀其失而勉之也　論語測曰夫子何以
言人之由戶而嘆莫由此道也道猶路也路之於人切於
戶也何以切於戶也戶之於人猶有二也道之於人一也
與人之身心為存亡生死者也性即心也心即道也心之

生理即性性之發用即道不由道是無性也無性是無心也無心非人也故曰道之於人切於戶也　講錄云出字亦不可忽由戶而出便處處可通不由戶者何處出得由道而行便其出不窮不由道者一步不可行矣何能出而有為耶　初問曰道是平平蕩蕩的大路人雖不得戶可離此蕩蕩平平大路乎道以路來點綴講醒眼出不由戶除非穴竇出不由道到處荊榛

○質勝文則野

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春秋元命苞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二程類語曰文勝質則史々乃周官府史胥史史

管文籍之官故曰史掌文書以贊治文雖多而不知其意文勝正如此也　講錄云大都禮樂文物要從人心上做出來忠信誠慤為本而華美以濟其不及質還重文稍輕彬彬者七分質三分文纔得適均若輕重不分五分質五分文便是文猶質質猶文之說不得為彬彬也　疑問抑愚有疑焉記曰禮有以質為貴者有以文為貴者此質文二字宜皆從外邊看故說偏勝者之同野史而彬彬者之為君子若質訓做忠信誠慤文訓做蕩續華飾忠信誠慤正是極好處豈同於野而不得為君子耶要知文質皆本此心來而質文之用自宜相濟而不可偏勝也

○人之生也直

楞嚴經云出離生死皆以直心乃至終始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　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　通義熊溪黃氏曰罔對人而言蓋罔罔然不知所以為人者也幸而免對生而言蓋僥倖苟免不能直者也人之生也直而已罔之生也不能直幸免而已幸而免者低回委曲苟全其生者也　講錄云人之生也直此直字該得廣順理為直逆理為枉不止有謂有無謂無之直蓋此心之直原與乾坤合體聖人模寫此心之妙於乾則曰其動也直於坤則曰敬以直內乾坤一於直也動本直也內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也蓋醞釀流行無斷無續乃此心天機自然之妙而非人力之可為

其所以存此心者則亦順其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纖毫人力參乎其間是乾之所以為易而坤之所以為簡也世之學者往往欲以自私用智求之故有欲息思慮以求此心之靜者而不知思慮即心也有欲絕去外物之誘而專求諸內者而不知離物無心也有患此心之無著每存一中字以著之者而不知心本無着中本無體也若此者亦自以為求之心者詳矣而不知其弊乃至於別以一心操此一心心心相捽而愈見其紛擾矣夫論心之精者莫如乾坤二卦而善發乾坤之蘊者莫如程子程子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魂又曰未嘗致[illegible]

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又曰以敬直內便不直矣然則從所謂從事於心者其為敬以直內者耶其為以敬直內者耶其為非力以存之者耶其為力以存之者耶其為活潑潑地者耶其為夫精魂者耶擇之不可以不精也擇之不精而曰我直也有此理哉 海蠡編云此直字與質直好直等直字稍異即性體也性體無善惡無向背無取捨離彼離此而卓爾獨存非中非邊而巍然孤立故曰如千仞峭壁非思意識之所能攀躋者纔生情念便紆曲了情念既由了也紆曲便是罔矣罔之易蹈如此哉然直何以曰生理也蓋有鏡然後現影像有直性然後出生形骸情識無

鏡安得有像乎無直安得有生乎 初問曰生理喪亡縱有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不過一團血氣的軀殼故謂之行尸走肉今人不知本來面目昏迷於天地之間亦只是能動的血肉耳非生也天之生人本意原不如此喪了生理尚可謂之生人乎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二程類語云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為已之所有 朱子語類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知之者如五穀之可食好之者是食而知其味樂之者是食而飽 論語闡曰何以謂之知也天理也知之者何以不如好之者也知而不好非真知者也好之者何以不如樂之者也好而不樂非真好者也故真知不能以不好真好不能以不樂知而好好而樂其勢自有不能已者故聖學之功惟知為大大學之道知止而后能定靜安慮得也

○中人以上

明儒經翼曰人之根器不同教法亦原有此兩種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一切皆從無生即本體便是功夫只從無處一了百當亦簡易直截更無

剩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人未曾悟得心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一切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的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于無復還心之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蓋緣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脫凡入聖所謂上根兼修中下者也如中人以上不使從心體上悟入則上根無從而接中人以下不使從意念上修省則下根無從而接成已成物原非兩事此聖門教法也王氏 孟我疆曰上下無二道顯微無二理而曰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何也豈其道有二致乎蓋上者微也下者顯也語上未嘗離下語下亦未

離上也因材而教耳下學而上達亦不過如此　疑門此
夫子為語上而言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此可以輕與人
言哉必其人資質明敏學力將到一與之言可即會悟耳
不然如對癡人說夢了■究竟道無上下性道只在人事
中先教從人事實地做便是下學上達處

○樊遲問知

孫奕示兒編云此章救樊遲之失也自其學稼學圃觀之
則遲避害趨利之心勝故夫子於問仁則對以先難後獲
問崇德則對以先事後得蓋抑其利欲之心而勉之義理
當為之事苟能先義後利非仁者之用心乎　原旨云專
務民義而去了一切求福免禍之心先其所難而去了一

切計功謀利之心此二義亦略相通一重在是非之明上
一重在心之無私上故有仁智之別但不必分事與心未
有心不發之事亦未有事不本於心者也　解酲編云夫
子告樊遲智仁俱是示以心之本體人之一心惟人倫物
則為所當知一有鉤深索遠之心雖無所不知與德性之
知便隔層故惟知其所當知而不知其所不必知此乃不
惑之本體也人之一心惟遏欲存理反躬力行為所當先
一有計功速效之心雖隨求隨得已是私心用事故不以
無心而緩之亦不以有心而期之此乃無私之心體也
朱子語類常人之所謂知多求知人所不知聖人之所謂
知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此兩事若不足以為

知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
真箇是知

○知者樂水

韓詩外傳曰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
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
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山者
萬民之所瞻仰也出雲道風嵸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
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于山也　齊丘子曰見山思靜
見水思動人之常也　新唐書孫思邈曰仁者靜地之象
故欲方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　王臨川集孔子曰仁者
靜智者動何也曰譬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

術而未富也既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乎賈可也知富之
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智之所以異其動靜也
　朱子語類云問知者動仁者靜動是運動周流靜是安
靜不遷此以成德之體而言也若論仁知之本體知則淵
深不測衆理於是而斂藏所謂誠之復則未嘗不靜仁者
包藏發育一心之中生理流行而不息所謂誠之通則未
嘗不動曰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意思常
多故以靜為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
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
於靜今以椀盛水在此是靜也畢竟他是動物故知動仁
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也當以心體之便見　仁者靜

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也吉
總衣然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者哉盖於動之中未
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當然耳若
謂仁有靜而不動則知者亦常動而不靜乎　知便有快
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　見得日用之間流行
運轉不容止息胸中曉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
在此事都無別念慮繫絆見得那是合當做底事只恁地
做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　仁者壽是有壽之理
不可以顏子來插看如罔之生也幸而免罔亦是有死之
理　翼疏鄒氏曰智與水合故不滯於萬物仁與山等故
萬物不能撓若然者將宰御陰陽出入動靜無方無體而

周流六虛將博厚高明與宇宙同悠久　荊川集云仁則
所見無非山者然非待山而後為樂也非待山而後為樂
者非遇境而情生非遇境而情生則亦非違境而情歇矣
故境有來去而其樂未嘗不在也苟其樂未常不在則雖
仁者之於水知者之於山亦是樂也雖入金石蹈水火不
足為礙至於軒裳圭組不足為繼亦是樂也君子所以欲
自得者以此而已　初問曰天地間流行的是氣主宰的
是理理即氣氣即理不是兩件故流動的理氣在物得之
為水在人得之為智厚重的理氣在物得之為山在人得
之為仁故仁智若見山水觸意相遭而相感不覺其目與
心融心與理會皆是浹洽如莊周蝶之為周周之為蝶也

註中有似於山有似於水不甚切　口義云動而樂者其
理不窮非逐物之動矣靜而壽者其理不息非枯槁之靜
矣緣樂壽以識動靜則仁知可知而所謂樂山樂水者皆
其理之相契與夫馳情於物者異矣　解醒編仁者智者
總是一人樂水樂山只自其情之所感而言之耳動靜二
字不必過為分別智者之心隨事融通無所滯礙故謂之
動然其靈明之體未嘗擾也何動非靜仁者之心一真為
主寓感不搖故謂之靜然其虛中之妙應未嘗膠也何靜
非動如以仁智分作兩項人便以辭害意矣　徐幹中論
曰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義令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
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也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

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千歲豈可同
日言也哉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
也由此觀之仁者壽豈不信哉　又曰夫壽有三有王澤
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
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
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　小荀子或問仁者壽何也曰仁
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
神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曰命
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
矣　唐漁石曰詩曰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惟仁然後無

害惟無害然後悲曰害曰公曰樂皆無害之理也曰忍曰忮曰憂害斯興矣蓋忍則殘而心戕焉忮則鷙而性滅焉憂則勞而神搖焉心戕者本傷性滅者理離神搖者精斃乃欲鼓缶大耋之卿受祉黃髮之年是不可得已惟夫愛則心津津然而茁其萌惟夫公則性熙熙然而萃其和惟夫樂則神愉愉然而溢其極心茁其萌天德形矣性萃其和冲氣合矣神游其極太宇光矣猶曰不壽無是理也

黔堂集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為其

人真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未嘗死也

○齊一變至於魯

史記云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　劉向曰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国三年太公来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内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廣弘明集云群情不能頓至故導之以積漸衆行不可備修故策之以限分猶天地三化始合於自然齊魯再變乃臻於至道　子由古史曰夫尊賢上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下也　正蒙曰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朱子語類曰齊經小白法度盡壞今須一變方可至魯又一變方可至道魯卻

不曾變壞但典章廢墜而已若得人以修舉之則可以如王道盛時也　陳潛室木鍾集云王道猶人之元氣齊魯之初均有此元氣只緣中間元氣各受此病齊求速安不於元氣調養便以烏喙投之一時卻得康強不知元氣已被此壞了魯未曾用藥猶得中醫元氣卻未壞聖人與調理出便自本來一个人齊元氣已耗於烏喙醫欲治之定須先去了烏喙一段毒始下得調理方法到此時方與變魯相似齊魯俱是聖賢之後本都是王道但中間廢壞用著修葺魯雖不曾修葺然不曾改易周公法制仍舊是這骨子故聖人謂魯一番修葺便可復王道之舊齊自威公以來一反為功利之習把太公遺法一齊變了雖一時振

作却傷動好骨子設若變齊須除去許多功利了方還得骨子重新修葺一番始可復王道之舊　原旨云齊之難變以壞於覇習則覇圖本欲興衰而適以病國魯之易變由存乎王道則王道雖微猶足以扶國家於旣敝魯周公之後先王之遺風尚存齊仲孫湫謂魯秉周禮晉韓宣子謂周禮盡在魯哀公用田賦猶使人問孔子齊安得有此氣象

○觚不觚

通義洪慶善曰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此想夫子因獻酬之際有所感也　仁山金氏曰稜方角也酒器周禮考工記觚三升考古圖凡瓶盃方角者皆曰觚上觚指其器下

觚語其制器既不爲觚之制而猶存觚之名觚哉觚哉言不可復謂之觚也亦以歎失其舊者不止于觚也夫子因一物而興歎其所感者深矣

○仁者雖告之曰

淮南子說山訓曰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

徐幹中論曰祟也愚何嘗自投于井夫君子仁以博愛義以除惡禮以自節智以辨物豈可無一哉　學殖解云孔安國以有仁之仁爲仁人非也劉致中以有仁之仁當作人亦非也大學仁與人古字通用　捫蝨新話云古人多假借用事集古錄言漢人以歐陽爲羊眉壽爲麋之類皆由古文字少故假借用之耳今就論語中如曰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觀過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辭謂此仁字皆當作人蓋是假借用之而學者以其字之爲仁也多爲之解予求其說而不得敢以仁人爲通用之文不然則井有仁焉爲仁義之仁果何謂乎　通義胡先生曰愛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覺不可以名仁仁者必能覺然則仁者之愛也可欺之使之往救仁者之覺也不可罔之使陷於井也

○君子博學於文

筆解韓曰畔當讀如偏畔之畔弗偏則得中道　李曰文勝則流靡必以禮約乃合中庸鄭言違畔之畔豈稱君子云哉失之遠矣　朱子語類問博學於文文謂詩書六藝

之文否曰詩書六藝固文之顯然者如眼前理會道理及於所爲所行處審別是否皆是禮是歸宿處凡講論問辨亦只是要得箇正當道理而有所歸宿　通義饒氏曰詳味此言一博一約相爲開闔恐人墮於偏也因其所博而約之恐人之離爲二也蓋必博而能約則無泛濫支離之失而博不失之雜約而能博則無偏狹固滯之病而其約不失之陋此博約之所以貴於兼盡也然君子之博學正欲貫通此理以爲反約之地耳豈博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約之所以相爲用也　仁山金氏曰此君子是言學者博是廣博聞見約是收束心身廣博聞見於文而收束心身以禮方可深其不畔于道徒博文而不約禮安保其不

畔於道哉　王魯齋云不畔二字全繫於約禮而博文者
未能保其不畔也與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句法
同　明儒鄧翼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非獨詩書六藝已
也物相雜故曰文若視聽言動之類皆燦然有文者也於
視聽言動物物而學之其要克己復禮而已故博學者博
學其禮禮一也故曰約約禮者約禮于文文不可窮也故
曰博其實則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也本非二事非有
先後孔子之言可考也歐陽氏　胡子衡齋曰夫子所稱博
學言無適非學也彼誦著考古博物洽聞特學一事耳而
非言博學也不聞夫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公明宣從于曾
子無所不學知夫子之無不與公明宣之無不學則知博

學矣　譙從近語曰道之散見謂之萬殊道之會歸謂之
一本文即禮之著見道之萬殊也禮即文之精蘊道之一
本也博文約禮是同功並進無有先後　質言云博約工
夫是隨時並進的非先博學了文然後去約禮也蓋道理
散見於事事物物而歸宿于吾之一心博學于文只是
日用事事物物上討出箇性靈來却不使他散漫無統即
反約于吾心以歸之天則至當恰好處全是內外合一之
功至近至切步步皆實地可行者故曰不畔于道謂不馳
於玄味支離之鄉也　疑問曰弗畔即是弗畔於禮不必
增出一道字

○子見南子

求見見夫孔子之禮夫人因也從夫人豈卽淪子邪

筆解韓曰矢陳也否當為否泰之否厭當為厭亂之亂孔
子失之矣為誓非也後儒因以誓又以厭為擯益失之矣
吾謂仲尼見衛君任南子之用事乃陳衛之政理告子路
云予道否不得行汝不須不悅也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
泰吾道乎　史通昔孔宣父覩仲由之不悅則矢天厭以
自明苔言偃之絃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聖人之設教
其理含私或援誓以表心或稱非以受屈豈與夫庸儒末
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不展若斯而已哉
　歷代確論東坡曰矢之者正言之謂也曰予之於人也
無所不受予之所不受則天之所棄也天豈棄人哉人自
棄也予之所不受則人自棄人自棄則天棄之此予之所

以不敢輕絕於人也　二程類語云子路不悅以孔子本
自見衛君行道反以非禮見迫孔子嘆予所為否者天則
厭之否否泰之否天厭棄吾道也　朱子語類有人問尹
彥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為見之
曰能磨不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　王荊公曰君子有時
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孔子可見南子
　困學紀聞龜山曰子見南子包承者也此大人處否而
亨之道朱文公謂非所以為訓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小
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為大人矣　丹鉛總錄曰子矢
之辭亦甚昭矣而後世王符劉子玄猶有異說雖朱子謂
矢為誓亦淺之乎觀聖賢矣孔鮒云古者享夫人與焉於

時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
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者否塞之否古者仕於其國則見
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仕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
仕不說者不說夫子之仕非不說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
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厭乃天棄絕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
能與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荅其禮耳如此則聖
賢之心始白而王符之徒亦無所吠其聲矣

○中庸之為德也

二程類語曰人莫不中庸鮮能久而已久則為賢人不息
則為聖人　通義胡先曰書言中不言庸後世以中為難
行故夫子加以庸之一字然則庸者常行之理也而民固

有鮮能行之者何哉

○如有博施於民

朱子語類曰仁以道理言聖以地位言自是不同如博施
濟衆為仁而利物愛人小小者亦謂之仁仁是直看直上
直下只一箇道理聖字便橫看有衆人有賢人有聖人便
有節次豈只但于仁　不是聖大似仁仁只是一條正路
聖是行到盡處　立達皆兼二意而言且如修德欲德有
所成立做一件事亦欲成立　如讀書要理會得透徹做事
亦要做得徹又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
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同是水但不必以
東大洋海之水方為水只瓶中傾出來底亦便是水博施
濟衆固是仁但那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
便是仁此處最好看　路史曰五十者帛七十者肉則少
者有不帛而不肉矣斑白者不負戴則少者不免於負戴
矣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衣帛食肉不負戴也而所養有
不贍此病施之不博也江漢之域鰥寡孤獨無失養則遠
人有失養者矣九州之內魚鼈艸木無不若則遠物有不
若者矣聖人之心非不欲九州之外鰥寡孤獨皆得養魚
鼈艸木咸若也而所治有所不及此病濟之不衆也博施
濟衆此堯舜之所以猶病之也惟易有言既濟亨小夫欲
濟世而不至於大則吾之仁有不盡矣仁有不盡則吾之
施有不可得而必矣　鶴林玉露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

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
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為他家　薛文清公要語云人所
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己為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
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
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
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
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
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便是與萬物為一體矣　困知
記云程子嘗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佛家亦有心佛衆生
渾然齊致之語何其相似也究而言之其相遠奚啻燕越
哉唐相裴休深於禪學者也嘗序圓覺經疏首兩句云夫

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即心物衆生渾然齊致之謂也蓋其所謂齊固不出乎知覺而已矣且天地之間萬物之衆有有知者有無知者謂有知者為同體則無知者非異體乎有同有異是二本也蓋以知覺為性其窒礙必至於此若吾儒所見則凡賦形於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陽之理以為性有知無知無非出於一本故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脉絡之聯屬元無絲毫空闕之處無須臾間斷之時此其所以為混然也然則所謂同體者亦豈待於牽合以為同哉　淮海近語曰謂之仁者人人可能非絕德也故雖少有所施所濟亦是若博施濟衆便是仁覆天下聖人得時行道之事夫子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見博施濟衆不是從事於仁之道乃聖人之能事也堯舜其猶病諸見博施濟衆雖堯舜之能事而堯舜亦未嘗於博施濟衆求仁也博施濟衆求仁雖堯舜且病也求仁之道只在一念人己之間便可以得仁人之心體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此是一念之公己公人便是仁人之心體也又何必施之博而濟之衆耶能近取譬就在立達上見之苟自吾一念之立達而推之於人是即求仁之門路遇一事便可行對一人便可行舉一念便可行故謂仁之方也若求之博施濟衆則泛濫不切愈遠愈難終不足以盡仁矣聖人教人求仁其言切近精實如此曰近則不必求之於遠而事即在曰譬則不必外

之於我而仁即存　口義云大抵欲立欲達之心人人同有但而立而達處便不能以其為私意所間物我處不能流通故能近取譬在這所在用功蓋就真心上擴而充之則私意無所隱伏而吾心之理始得流通為仁方法莫近於此舍此不求而從事於博施濟衆未稍上尋仁有何紀極　明儒經翼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既是一體痛則皆痛癢則皆癢天理渾然動以天也識得仁體則知求仁之學不待於博濟惟求其心而已矣其次為近取諸身蓋及人之道不遠於己而得之因己之飢思人之飢因己之寒思人之寒蓋未至於仁則不免有間有間故有待於推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故曰可謂仁之方也已矣氏鼎講錄云子貢以博施濟衆為事於仁之方猶疑此未到仁之地位夫子云子何乃以此從事於仁此是已到仁之地位者必也聖人能之聖人是已到仁之地位者晦庵子以仁為通乎上下聖為造其極之名何事於仁者何止於仁則是仁人之上更有一等聖人了若聖與仁總是一様何必如此分別下文近取譬之方正是事於仁之事　立達二字都兼教養意植其生植其德是立利其用利其行是達二人字不是對己之稱即衆字之謂也　答問編云二節總是一意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此仁者之心也此近取諸心而譬者也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矣註中仁之體恕之事說不得　欲字即是貫通人己無私的公心己立立

人己達達人合下是一念若説欲立己又欲立人却有二
念了人己紛然安得爲仁　僧寶傳金陵清涼慧禪師初
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己者其惟聖人乎則曰聖人無己靡
所不己　古今佛道論衡録云以我我於物無物而非我
以物物於我無我而非物我既不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
我物兩忘自他齊一

談經菀卷之十一

談經菀卷之十二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門人沈體仁　校

論語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

筆解李曰下文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是制禮作樂慕周公所爲豈若老彭述古事而已顯非謙
詞蓋嘆當世鄙俗竊以我比老彭無足稱爾　韓曰殷賢
惟伊傅餘固茂稱　晉釋道安論或問孔子自稱竊比於
我老彭前漢書以孔子爲聖以老氏爲賢又何晏王弼咸

云老未及聖而孔子云云豈當以聖而師賢乎曰孔子之
弟子有問農而曰吾不如老農又問圃而曰吾不如老圃
入太廟每事問豈農圃守廟之人而賢於孔丘乎竊比遜
詞斯其類也　朱子曰某亦疑老彭是老子只以曾子問
中言禮數段證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聃周之
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
語而老子述之或未可知蓋列子引皇帝書即老子谷神
不死章也按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説老爲尹
談蓋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歳無外無
内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證耶　孫奕
示兒編云竊比於我老彭按大有卦匪其彭陸音步郎反

劉氏按錄云劉貴猶於偽術嘗有文中子忽然而言曰十非上吾聞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如河貴曰吾以人聖人文中子於六籍我奴婢之於朗主耳後人遂以文中子為六籍奴婢

子夏作旁老彭當讀如匪其彭之彭音旁旁側也欲自比於老子之側蓋謙詞也老子古之好道者宜孔子之所自比嘗攷諸曾子問有記孔子聞諸老聃者屡矣家語亦曰孔子問禮於老聃此誠孔子欲自附於老子之側之驗也舊說以老彭為彭祖然六經所不載聖人所不道非夫子之願比者今不取　顏瑛近言云夫子既聖矣何慕乎古而述之曰往事之興不可稽數也其悖謬者已滅偏舉者已廢乃其至當至當者百千之中存一二焉雖聖人復起不能加之矣豈易々然謂古昔云尔哉世儒涉道淺迫負小識詭時好棄師說背道真憒々焉興議而改制曰自我作始孰曰非聖故商鞅立教李斯焚書桑弘羊興利王安石變法昧非自任而先王之道埽迹於天下矣

○默而識之

林希逸曰晦翁主默記之說蓋懲象山頓悟之言也　明儒經翼鄒氏曰默而識之是不厭不倦宗旨中庸一書正是發明默字脈絡子思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正是默識工夫極則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穆正天之默處曰穆々文王是文王默處學而不厭者以此為學誨人不倦者以此為誨非别有所學有所誨者　論語測曰默識學問所以成己也教人所以成物也皆性之德也乃夫子之所自為者也而謂何有於我者何也以言其他無所有惟此三事耳其亦學不厭教不倦而不敢居仁聖之意也其亦我學不厭教不倦而不能辭命之意也　新泉問弁錄云予欲無言與默而識之聖人自學教人無不皆然非徒設言以發門弟之問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正是此學故程明道先生云惟顏子便默識　默識對學不厭說默識即尊德性學不厭即道問學非問學則德性不尊非學不厭則所默識者或差也聖賢每々兼舉並言之蓋二者所以相濟不可相無也　耿先生曰默而識之識我也我之所以為我者渾然與物同体原無我也無我則善與人同矣是故視人之善即我善也舍己以學之不盡人之善不容自己也不厭非勉也視己之善即人之善也推己以誨之不尽人而善之不容自己也不倦非徇也惟不倦可以

正學惟不厭可以正識蓋識而曰默不容以言詮矣惟默於學蓋誨而識仁可知也識仁者即人即我即我即人何有於我彼己有善也而挾之不能公以与人人有善也而忽之不能虚以取人是皆有我也有我者不識真我也命之曰不仁　天山會語云古云学不厭教不倦教學相長也子謂成己所以成物誨人倦時即學有厭處只是一事非但相長而已默而識之是千聖学脉虞廷謂之道心之微学而非嘿則涉於聲臭教而非默則随於言詮其曰何有於我乃实語非自謙之詞也　苔問集云吾人厭學倦教只是未見意趣若果默識得其中妙趣則如知酒之美者自然喜人共飲知棋之意者自然好人同下雖欲罷而

矻能矣其於不厭不倦又何有哉何有解作不難　維摩
詰經云觀於無我誨人不倦僧肇註曰不以無我為無我
故誨人不倦
○德之不修
朱子語類云此四句修德是本為要修德故去講學下面
徙義改過即修德之目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講學是此
章之要既學又須是去講論講學則知德之所以修義之
所在而徙不善之所在而改　明儒經翼王氏曰講學者
非講之以口耳講之以身心完復此明德而已聞義而徙
不善而改正講學之實事後儒分四者為日新之要則支
而離矣　鄒氏曰學者不識自家德性未免向外馳逐義

是德性本來安宅必須擻居故曰徙不善是德性錯走路
途必須走轉故曰改若人拋家捐產飄轉流離安得不憂
耿子繹論語云德之不修由學之不講也學之所以不
講由見善不遷不善不改而徙講之以口耳此夫子所為
憂也真志講學者實是遷善改過則德修而道凝矣雖然
知德者鮮夫子所嘆此學不可不講也學不知德則終生
迁改只做得一鄉原德之賊耳　徐幹中論孔子謂子張
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
○子之燕居
朱子語類云叔器問申申夭夭之義曰申申是言其不局
促是心廣體胖後恁地申申舒泰夭夭對貌所謂色愉只

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
問申申夭夭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
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
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
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一
箇和樂才整肅則自和樂　疑問云申申夭夭便是居不
容然欲形狀而不得故俱下箇如字
○甚矣吾衰也
陳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
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朱子語類云戴少望謂顏
淵死聖人觀之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天意不夢

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行而天之果無
意於斯世也　正蒙曰從心莫如夢〻見周公志也不夢
欲不踰矩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大慧語錄云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謂夢與非夢一而已
以是觀之則佛夢金鼓高宗夢傳說孔子夢奠兩楹亦不
可作夢與非夢解　明儒經翼王氏曰孔子要行周公之
事成東周之業豈不是好念頭此尚為放不下的好揩子
及至晚年不復夢見周公始全体放下此是學到熟處所
謂從心不踰矩是也（海藏編張子韶詠曰向也于公隔
一重尋思常在夢魂中如今已是心相識你自西行我自
東此語妙契聖人神髓矣　郝子知言云孔子夢周公與

覺時光景一樣真實故以驗衰壯

〇志於道

朱子語類云志於道方要去做據於德則道方有歸着雖有歸着猶是在事上依於仁則德方有本領雖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上便覺滯礙惟是一一去理會這道理脉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箇滯礙曰此又却養得這箇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游於藝一句比上三句稍輕然不可大段輕說如上蔡云有之不害為小人無之不害為君子則是太輕了　白雲許氏曰志道如行路若認程途分說到交達九逵處亦自

能循當往之途無錯也既謂之道正就行上說是謂專心致志於當行之道故既行之使有可據之德積德既深則常操存此心使天理流行不至走作此依則比類子不違稍用力爾至於游藝即志道據德之方而防其違仁之隙也　陳氏曰據如手執杖依如身著衣杖容有時而離手衣則不容須臾離身一節密一節也　陳潛室木鍾集云志於道是一心向聖人路上行欲學做聖人事據德即志道工夫既成凡向之所志者今則實得於己如有物可執據然依於仁則據德工夫既熟天理與心為一不可脫離於片時如衣之在人身不可脫舍也只是一箇做聖人之心但初來生而後轉熟初來猶是兩片後來方是一物耳

一陽明子曰此章只志道一句便含了下面數句工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道是念念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箇區宅據德却是經畫已成有可據了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區宅內更不離去游藝却是加些畫采美此區宅也四書口義云志於道者志處便是道真心去做理自內出不假外求據於德者執守處便是德此理実有諸己身心合矣然猶有持守之功焉依仁則出王遊衍無非此理無幾不思不勉之地矣理之所在與物無間不礙事物隨在而游心其間故曰游於藝　原古云志者尚未我有但有志於此據者已為我有若據之然惟恐有奪而去之者至於依則與我相安若依之而無少頃刻違矣游字甚好游

不着意便是廢業然着意便是牿心於中有妙趣在　邵若愚老子解序曰孔子志於道緣道無形故據於德以德為基本　正蒙曰藝者日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通義曰志據依游一念也有初終之異道德仁藝一業也有生熟之殊藝猶義也即心曰義即事曰藝非心無事非事無以見心此譬人之居室初欲於此立家既得矣然後可據守既守然後安居而不去既安居然後隨適酧酢游於藝猶言從心所欲可與權故曰游於藝　象山語錄曰主於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於藝則欲熾而道亡藝亦不進　士翼云藝者道之寓故曰游非專業也與上項各因其輕重而淺深其功非有先後之等也

川集云古人雖以六德六藝分言然德非虛器其切實應
用處即謂之藝々非粗迹其精義致用處即謂之德故古
人終日從事於六藝之間非特以實用之不可缺而姑從
事云耳蓋即此而鼓舞凝聚其精神堅忍操鍊其筋骨沉
潛縝密其心思以類萬物而通神明故曰灑掃應對精義
入神只是一理藝之精處即是心精藝之粗處即是心粗
非二致也但古人求藝以為聚精會神極深研幾之實而
今人於藝則以為溺心玩物爭能好勝之具此則古與今
之不同而非所以為藝與德之辨也

○自行束修以上

筆解韓曰說者謂束為束帛修為羞脯人能奉束修於吾

則皆教誨之此義失也仲尼言小子灑掃進退束修末事
但能勤行此小者則吾必教誨其大者　李曰誨人不倦
此其旨也　明儒經翼曰束檢束也修々治也息而不修
固無可誨之機修而不束雖誨之亦無益也惟無所因緣
自行束修精神志意專一凝聚則受教有其地矣故夫子
未嘗無誨如互鄉童子潔已以進而夫子即與其潔可知
若曰十脡為束則世儒云耳非聖人意也　石渠意見以
為聖人非為束修之禮而教人蓋言能自行檢束修治其
身者是為謹飭之人有受教之地吾未嘗不誨焉否則誨
之亦不入故不誨焉即下章之言觀之則知聖人之教人
不論束修禮之有無也又按後漢馮衍傳注束修謂約束

修身又可見非禮物也

○不憤不啟

學記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說苑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
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白雲
許氏曰既憤悱而啟發之則感之深守之固未能憤悱而
教之出於勉強終不濟事雖能憤悱而告之又須舉一隅
而能三隅反然後及他事若未能反而又告之則學者倚
靠箇請問都不自去推充天下事理如何盡教得聖人教
人只是提箇綱領與人使人自去理會　講錄云憤者啟
是略開其求通之意悱者發是略達其欲言之機亦非盡

言以數之若盡言了何以又云舉一隅舉一隅貴憤悱二
句說舉一隅以啟發必待以三隅反然後復教之而盡言
以啟發也　隅者是借用的道何隅之有舉一隅亦不是
即時要人反恐遲鈍的人難就曉得三隅只令他自去理
會若不以三隅反便是不肯用力的雖復教他決亦不肯
用力教亦是徒然耳　三字亦不必拘但能引伸觸類自
一隅之外或多曉得幾件或少曉得兩件亦是善反的亦
必復之然反之之外又以何者復之也蓋道理無窮雖能
聞一而知三矣豈無可更端而復教者耶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

曲禮曰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　欒城遺言

程正叔引論語云南郊行事迴不當哭溫公曰古人但云
哭則不歌不曰歌則不哭盡朋友之故何可預期　廣弘
明集云對凶歌笑乖中夏之容臨喪扣盆非華俗之訓
困办録云蓋哭歌不可以無常無常非所以养心或鼓或
罷或泣或歌是惟立心勿恒者為然天時忽然雨忽然晴
者便言氣候不恒感不恒之氣者淫而成疾故凡情之無
恒者其病心亦多矣夫子之心其天之定者歟
○子謂顏淵
前漢書賛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各
得道之一節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
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　晋書曹毗曰大人達觀任化昏

曉出不極勞處不巢皓運屈則紆其清暉時申則散其龍
藻此蓋圓動之用舍非尋常之所實也　孫盛撰聖賢同
軌論曰大聖知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聖而舒
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
軌莫異是故箕文同囚兆元吉於虎兕之吻顏孔俱否道
逸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契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贊
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之論惟我與尔之談豈不信哉
何者[illegible]因應對接群方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欣聖樂
易有待而育欽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為優劣
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体之道未盡自然
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為勝仰慕淳風故有栖峙林壑

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
然也　南齊書張融曰行藏虛於用舍應感亮於圓會
何吉陽集云予觀孔氏之門自由賜而下各逵其所能為
斐然不可掩已而顏子獨闇然莫得窺其迹泊然若無所
與於人斯其所能為其於天下國家何如也然聖人曰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倘非其所能為聖人
亦惡得丞與之已而顏子亦以為邦請且自言其意苟得
明王事之願興禮樂於天下則其所能為若又有非達果
藝之材僅足以從政而止者由是觀之顏子之用於天下
者固不必其材之燁然外見也　朱子語類云此八字極
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子

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
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
有是二字當玩此看　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
審一審蓋閑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又更
審一審　莊子庖丁解牛神妙然每到族心必怵然為之
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　曰雲許氏曰用舍以身
言行藏以道言是正指行藏之道而言人用我則行其所
藏之道於外舍我不用則藏其所行之道於身惟孔顏有
此可行可藏之道行藏字不比仕隱字行謂見之行事藏
謂卷而懷之看下有是二字則行藏意使自見　二程類
語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雖窮居不損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皆不累於己爾　講錄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以蒸
行我懼是心裏懼成是成其事懼亦不是畏縮乃謹㣲而
持重也成之須是決斷乃動出於萬全也此等人行三軍
必能取勝而無敵於天下是則夫子之所與者矣　○義
云臨事而懼者理足以節制之好謀而成者理足以成全
之都不是思慮血氣用事了　尚友軒臆言懼則不以必
勝忘敗是以不敗謀則不以獨智倖成是以能成　疑問
云子路只恃己之勇謂可行三軍不知軍政有見可而進
者有知難而退者與用舍行藏道理一般夫子夾谷之會
有文事必有武備顔子從夫子於匡曰子在回何敢死則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非子路之所與也　舊唐書史臣
曰古所謂名將者不必蒙輪拔距之材拉虎抵熊之力要
當以義終始好謀而成

○富而可求也

史記貨殖傳曰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　困
學紀聞云人生求富而子文逃之富人之所欲而晏子弗
受庶幾乎無欲矣　朱子語類云讀富而可求章曰須要
子細有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
富本不可求矣因舉君子喩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之說　○疑問云如不可求如字非疑辭乃倒遊口氣言若
求不得不如從吾所好也所好上着一吾字極親切有味
○知新日錄曆是云註中則安於義理而已矣是傍人看
出不可作聖人口中語曰從吾所好之義理也此謂從
所志云耳不必救人所為也好字不可作色相不可說所
好何物所宜云爾人各有性第宜此不宜彼彼既不可為
何必祈嚮自家性第

○子之所愼

禮記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觧醒編曰齋
戰疾是形容孔子戒愼之象非謂惟此三者加愼也孔子
無戰之時安得謂戰而愼且所愼僅此三者不亦淺之乎
言聖人耶易曰齋戒神明言齋也詩曰戰戰兢兢言戰也
易曰無妄之疾語曰三疾孟曰寡人有疾皆疾也聖人之
心不必有齋之時而其湛然純一者若無時而不齋不必
有戰之時而慄慄危懼者若無時而非戰不必有疾之時
而時時戒謹時時省察若恐其為此心之疾信乎聖人之
心無一念而非愼也　望崖錄内編云子之所愼齋戰疾
予中歲懺悔因病思女實借三言以為日課晨起焚香誦
經夜則冥心靜坐絶房室滌滋味嘗使清淨靈明之氣在
躬此吾之愼于齋也晝之所交夜之所夢凡功名貨利聲
華嗜好機械牢籠好勝憤恚等念隨有撥處必以慧劍斬
之務使本來面目古德訓言常為勝主此吾之愼於戰也
稟氣素弱作用小過病態立見朝夕起居事事撙節於省
不令快意適可而止即觀書探道不損夜氣隨事應機不
涉躁心此吾之愼於疾也

○子在齊聞韶

禮樂志云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臧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　左傳季札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　董仲舒曰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　班固幽通賦曰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　說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樂人也又以正人大矣哉　弘明集云遠聲見陋於近耳孰能忘味於聞韶哉　朱子語類云史記孔子在齊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三月當點蓋是學韶樂三月耳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　路史曰后夔之論樂宋子京乃以為推美舜德而侈言之不知聞易水之歌者至於怒髮衝冠聆房陵之謳者至於流泣沾水則遜群后諧叙尹非沉辭矣劉琨清嘯而群胡為之長嘆罷圍劉疇吹笳而群胡為之倚泣郤去則格有苗則虞賓非溢語矣棠梨之花羯鼓而綻美人之草度曲而舞而况有情之鳥獸乎唐之園陵王衣晨舉漢之祠室房戶夜開而况流光之祖考乎宮樂一奏而黃鵠下籞中呂一叶而

黃帝銑林然則鳳之差差又何足異耶雖然是特類之召焉是上窮虞帝之妙哉　仲尼曰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如南風之至其為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　孔子寢夢而見周公樂琴而見文王神交氣合千載一日其聞韶也其身固已揖遜乎虞氏之庭際九官之肅穆而評合止之宜矣此所以一為感悅至於彌時猶口爽也惘然忘味夫又烏知耳目口鼻之在我而聲色臭味之在彼哉

餘冬序錄云子在齊聞韶或作在齊聞韶音則是以三月為音字也　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黯然而黑頎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不知肉味　丹鉛續錄云今之說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若如其說則孔子之視舜若而小之甚矣按古注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為君夔典樂則其盛宜矣君非舜工非夔而忽見于齊庭詫齊也非詫舜也此一說也或曰齊之田氏乃舜裔舜以揖遜有天下而田恒乃弑其君故孔子聞韶而嘆曰不意盛德之後而乃篡弒乎有所感也此又一說也　沖谷陳氏曰或謂陳舜之後敬仲奔齊故齊有韶此說非也敬仲在陳非司樂之官豈知韶者嘗考當時諸國惟魯樂最備季札來聘見舞韶箾者則魯有韶舊也齊景公三十一年太師摯自魯適齊夫子亦以是年適齊明年夫子與太師論樂聞韶音齊無韶而[illegible]

自摯始　原吉愚按昭公二十五年夫子適齊至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夫子嘗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由是伶人賤工皆能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然後太師摯適齊是夫子在齊太師摯尚未適齊所謂語太師樂者當是在魯之日故有關雎洋洋之嘆以為在齊論樂聞韶音則附會之說也魯之有韶不過樂工能演之而已若天覆地載之妙則必有真得其傳者或齊之韶為敬仲之所攜未可知也且微子非司祭之官而抱祭器犇周安得以敬仲非司樂之官而遂謂其不知韶也使摯能知韶則夫子在魯何不聞之而至齊方始聞之摯能知韶致夫子學之則又何待於夫子之語之也凡此皆附會

之說也　口義云不圖為樂之至於斯者言樂之至此不是意想到得盡神化莫測無所容其思着也此便是盡善盡美武王乃不得處盡武王有反身之功其武亂所極意想可得而到矣　夫子聞韶如聖人見聖人便曉得他心事若大賢以下便不能如此季札觀周樂亦是想象箇意思而已還落第二層　講錄云夫子之心原自有韶在故聞之而即感天機之相迎也不圖句不是前此不信今纔信之蓋前此但得於彷彿今日却得聞其真深知其妙處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想夫子到此時直是心醉神怡恍遊虞廷之上矣　淮海近語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謂不圖太師摯至齊為韶樂之至于斯非謂不圖舜之為樂至於斯也

口夫子為衛君乎

白雲許氏曰怨乎所謂怨非必形于辭氣之間但其心有不得已之意則為怨矣由是觀之則是夷齊之心皆以為必當逃而惟恐國家累及于己無一毫不得已而出之意　通義朱子曰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二子不交讓則心不安心本仁纔傷着本心則不仁矣或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審凡讓出於不得已則有怨二子之讓是合當如此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夫子告以求仁得仁謂是合恁地若不恁地是去仁而失仁矣　朱子語類云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

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于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梘机之處這便是得仁　路史曰姑述子南一事以明子貢之問而信後世學者之弗察也子南公子郢之字靈公之介子而蒯聵之弟也蒯聵既奔靈公游於郊子南僕公曰予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靈公薨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也異它子君沒于郢之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子南之德實饒夷齊孔子居衛蓋有疑輒逆德不可為君而子南之賢可立而不立者故冉子求折於子貢而子貢舉夷齊以為問夫子以為古之賢人求

讀書錄云趙普自謂以半部論語佐趙祖定天下其亦大言而已其實未見行論語一言也如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使趙普真知此理豈肯從陳橋之策乎

仁而得仁者蓋以明其志之得也始叔齊之遜夷也固以夷長而當立也曰無兄弟之義何以為國夷以為叔齊為父之所命也曰無父子之義而又何以為國爰與俱去一遜而兄弟之倫正再遜而父子之義立兄弟正父子立而君臣上下之分定可謂求仁而得仁矣故聞夷齊以遜國為仁則知夫子不為衛君而蒯聵可知矣當夫人之以君命而立我承之可也而固以輒在辭此叔齊之義也使輒當時逡巡側避援之子郢以俟蒯聵之入則伯夷之舉矣而顧不知是方且攫撓周章固位仁人君子忍言歟豈儒先而猶昧此乃更以為夫子善夷齊兄弟之遜為惡蒯聵父子之爭嗟乎父子之間純乎天理者也豈較是非曲直

所哉　容齋隨筆云說者皆評較蒯聵之是非多至數百言惟王逢原以十字蔽之曰賢兄弟讓知惡父子爭矣最為簡妙楊中立云世之說者以謂善兄弟之讓則惡父子之爭可知得其旨矣　原旨子貢問夷齊何人必先知夫子應以為賢人其緊關去處正在怨乎二字　淮海近語曰求仁得仁已是指遜國之事但未顯言耳仁人心也即之此心而安則得矣何怨之有苟若少有不安便有許多怨悔觀夷齊即之此心而安不免於怨見矣知夫子之取夷齊則非輒蒯也見矣觀他日為政必先正名則夫子豈特不為所以扶綱常於既墜者又可見矣

○飯疏食飲水

原道訓曰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為樂不欣欣其為悲不惙惙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能至於無樂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　文選班孟堅曰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　嵇中散集云意足者雖耦耕甽畝被褐啜菽豈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以萬物猶未愜然則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

朱子語類問上蔡云義而得富得貴猶如浮雲況不義乎曰這是上蔡說得過當此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舜

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　白雲許氏曰此聖人就所居地位言其樂若聖人居富貴則樂亦在富貴居夷狄患難則樂亦莫不在其中即君子無入不自得之意　閩南道學源流李先卿舉明道先生云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其竊意宅百揆總元戎之任與高卧草廬悠然自樂者其理則一所謂禹稷顏回同道也萬變乃人之萬變在吾心實無一事吾之所以為心者蓋無入而不自得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而已不審是否朱子答曰吾之所以為心者如何而能無入不自得此須意會不可只作閑話說過便休也　白沙先生編云夫子謂不義而

富且貴于我如浮雲謂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　崆峒子曰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漢以下儒者只言富貴如浮雲過矣斯中庸之解也　口義云樂在其中性中所有故也若不義則雖富貴如浮雲之不相干性中原無與吾無所感故也　初問云樂在其中夫子自道之也非是以此為樂　衣了凡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先提此句作主則下面皆聖人心中事矣雖字下得好見首二句乃夫子設言處窮之境非實事也用其視二字見不義二句就指貧賤時視他人富貴如此總來只是能安窮也舊以疏食為菜食今以為麄飯脉凡人之樂待境而生者亦逐境而變聖人之樂不生於境而生於心故雖疏水曲肱

而樂亦在焉樂有二種有內樂有外樂吾之心體原是樂的養得好即瀟灑活潑有陶然之真怡然之適手舞足蹈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此是內樂云樂在其中者樂在內出也食前方丈驅騁田獵等是外樂世人愚昧舍內樂而專求外樂聖人知外樂並無可樂故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只一富字已與疏水曲肱相對貴字又出一層故用且字浮雲之称極當不但輕也塵世富貴倏來無常如浮雲之隨風作散而過眼即空也埶利荼爽不惟能幻人之身亦能幻人之心如浮雲之變幻出沒而頃刻萬狀也不義之物汚壞人性靈如浮雲之翳太虛而蔽白日以掃蕩潔淨為快也　夏官明曰飯疏食飲水二句只閒閒

說過初無有箇困極及人不堪我獨樂之語若如此說便不是樂（鄭循隱富貴如浮雲賦云義重所守雲輕不居苟崇高而非據等飄薄之死餘比赫赫之榮不同於道德似悠悠之覽且寄於空虛推在天之所自諒於我其焉如昔宣父以飲水為娛枕肱方息原憲在左顏生侍側感落落以抱影見英英之改色明徵瞰室之誡窮彼吉凶遐憐出岫之容務乎失得且曰得之不處生也若浮陋炎炎之色偶食皆虛仰片片之多烟空如寄倏忽時變悠揚日曠垂一言于百代揖萬国之孤雲月榭風臺空復散其蕭索落倚翩帳皆不駐于氤氳可以定聖哲之窮達審是非於得否　文苑英華

○加我數年

乾鑿度曰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訖而後息志停讀禮正史五十究易作十翼　史記世家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漢書儒林傳云孔子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　劉炫問易文中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況吾儕乎　京氏易積筭法引孔子曰八卦因伏羲暨于神農重乎八純聖理玄微易道難究迄乎西伯父子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宿局于六十四所二十

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驗日月之行尋五行之端
灾祥進退莫不因茲而兆矣故考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
木蟲魚鳥獸之情狀運氣生死休咎不可執一隅故曰易
合萬象　程氏外書曰五十以學易時年未五十也孔子
未發明易道之時如八索之類不能無謬辭既賛易道黜
八索則易之道可以無過謬言學與大皆謙也　程氏遺
書曰當孔子時傳易者支離故言五十以學易言學者謙
辭學易可以無大過差易之書惟孔子能正之使無過差
　留青日札云五十學易朱元晦言孔子年已七十劉器
之言五十乃卒字之誤皆非也宣尼世家云孔子晚而喜
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

我於易則彬彬矣易繫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續于
十究作十翼蓋仲尼自言加我數年如五十之時以學易
則可以無大過之事矣是加即史記之假也謂假使也五
十即繫度之五十也謂能如壯年之精力也大過即易之
卦名也謂可無大過之失也宋江鄰幾云五十歲衰境加
我在明年夫易治世之經也而亦可以養生故隱士玩之
不外乎陰陽消息之理而已異端之言曰讀夏歸藏用之
以飛行　路史曰五十者知命之年而易者窮理至命之
學也以知命之年為至命之學可以無過矣而必曰可無
大過是則小過者聖人猶未敢自必其無也　明儒經翼
貢氏曰孔子五十學易不止是韋編三絕亦不但是觀象

玩辭觀變玩占人生動息酬酢時時是易無極真精同一
主宰動靜闔闢同一消息順天時行便是學易學者知微
之顯可以入德　翼翫王子曰易者吾心之陰陽動靜也
動靜不失其時易在我矣自強不息所以致其功也　孟
我疆曰孔子仕止久速為聖之時皆於學易得之其賛艮
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可見也
　馬鍾陽曰玩乾一卦自強不息與六爻之潜見惕淵飛
亢自始學至作聖其進德修業亦終身為之不能盡者夫
子所謂學不但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其欲
及時以進修於學問仁行不息上尤喫緊着　講錄云也
我數年不是加手紀須以工夫說　解醒編云五十學易

今明是孔子五十歲以前時說話史記世家年幾七十不
足憑也史記帝王世系及春秋戰國年月許多差訛安可
以證聖經且劉聘君曰卒以學易豈成文理語曰五十而
知天命易曰天命人事之奧也有得于易何天非人何人
非天　淮海近語曰五十學易非五十之年學易是以五
十之理數學易也大衍之數五十河圖中之所虛也惟五
與十參天兩地而倚數合參與兩成五衍之成十五者十
其五十者五其十參伍錯綜易之理數盡於是矣透得此
五十之精微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皆不能外所
以天子謂為無過　袁了凡曰改加作假假五十作卒皆
非易理精微非旦夕可學須加數年之功而用此五十以

云學易玩本文以字則孫淮海之說是也易變易也凶者
吾變之而為吉凶者吾變之而為祥夬是之為易能明乎
易之理則趨避之權造轉移之命雖未必能分毫有合
然亦不至大有過差矣大過謂大者過也就遑化說若論
人事則不特無大過也
○子所雅言
朱子語類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古之為儒者只是習
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
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專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
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
人亦只是許多事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
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
執 傳疑錄云執禮執字當是埶字即藝字之誤隸書埶執
字相類埶樂也是即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與四
教亦是四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
朱子語類因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觀天地之運晝夜
寒暑無須臾停聖人為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
法也 李延平曰元晦謂發憤忘食者言其求道之切聖
人自道理中流出即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聖人也此三
句只好渾然作一氣象看則見聖人渾是道理不見有身
世之礙故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胡子衡齋曰憤之義從

心從賁賁即明也唯孔子發之不以氣昏不以欲蔽 明
儒經翼王氏曰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
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
得也 辨疑編云發憤忘食三句是聖人體道之心純然
無間也不必分已得未得聖人於道何嘗有未得之時耶
發憤是心一於道無間斷怠惰處樂是心一於道有活潑
融通處憤非迫促之謂也時時發憤則緝熙光明無往非
樂樂非放蕩之謂也時時而樂則優游浸漬無往非憤自
少至老只是此心無間故聖人之於道也終身而已 疑
問云分明說一生是學卻不露出學字 淮海近語曰忘
食忘憂忘老總只在好學兩字畫出聖人之心全不使人
欲相干便時時是發憤全是天理流行便時時是樂無時
不發憤無時不樂只是此一項工夫到老真無一息間斷
不知老之將至此心之外無餘道此道之外無餘學此學
之外無餘能其為人也如斯而已 李南黎曰葉公之問
只是問孔子何如人耳原未見他非所問而問處葉公發
問已有高視孔子的意了子路不對益重其疑矣故自道
為人之實以曉之其為人也四字便有無以異人的意三
句總是學之不厭一句
○我非生而知之者
抱朴子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
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觀萬古

如同日知八荒若户通料玄黃於掌握鼂未兆以如成洎
芳令聞揣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潦訪鳥拶而洽
東廂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披靈寶而知山
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蠡而覺
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　口義云聖人無所不知
人只說他是箇生知不知也從學來但其學不是口耳之
學古是已事既謂之學少不得從見聞入聖人與人一般
學但聖人心無遮蔽見着這事理就契于心汲汲然繳以
求之自有不容已之意雖聖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乃
所謂學之不厭也蓋當時之人既以聞見之博為學而又
以不學而知為聖人連生而知之都認差了故聖人自道

其實如此　心齋王氏曰孔子雖天生聖人亦必學詩學
禮學易逐段研磨方得明徹之至
○子不語
呂氏春秋曰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前
漢書谷永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
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
稱奇怪鬼神者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
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
鹿門子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折怪甚也聖人謂一君
之暴災延天地故諱耳然後世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
致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鉤伸鐵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
及虎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以虐物貪勇而忘
生然後世猶有喜角觝而怠政愛拔拒而遺賢者寒浞竊
室子頑通毋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為帷冢
民為淫蛾然後世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萬啓
啇乘龍周穆謁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以幻
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然後世猶有贖封禪以求生恣
祠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為萬世師行一行為來
世範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
後世怪者不在于妖祥而在于政教也力者不在于角觝
而在於陵凌也亂者不在于衽席而在于天下也神者不
在于機鬼而在于宗廟也　顏況廣異記序云欲觀天人

之際變化之兆吉凶之源聖有不知神有不測其有干元
氣汨五行聖人所以示怪力亂神禮樂刑政著明聖道以
糾之故許氏之說天文垂象蓋以示人也古文示字如今
文不字儒者不本其意云子不語此大破格言非觀象設
教之本也大鈞播氣不滯一方檮杌為黃熊彭生為大豕
萇弘為碧舒女為泉牛哀為虎黃母為黿君子為猿鵠小
人為蟲沙武都婦人化為男成都男子化為女周娥殉墓
下十載却活蘇謀暴市六日而蘇蜀帝之魂曰杜鵑炎帝
之女曰精衛洪荒窮窕莫可紀極古者青烏之相冢墓白
澤之窮神姦舜之命夔以和神湯之問革以語怪音聞曾
坠形鏤夏鼎玉牒石記五圖九籥說者紛然故漢文帝召

賈誼問鬼神之事夜半前席志怪之士劉子政之列仙譌稚川之神仙王子年之拾遺東方朔之神異張茂先之博物郭子横之洞冥顔黄門之稽聖侯君素之旌異其中神與顧君之真誥周氏之冥通而異苑搜神山海之經幽冥之録襄陽之耆舊楚國之先賢風俗所通歳時所記吳興陽羨南越西京注引古今辭標淮海裴松之盛弘之陸道瞻等諸家之說蔓延無窮國朝燕梁四公傳唐臨冥報記王度古鏡記孔慎言神怪誌趙自勤定命録至如李庚成張孝舉之徒互相傳說　路史云無物不有而後為天地無事不具而後成世道于不語怪豈不言邪正自難言之耳申生之託狐突彭生之盛齊侯與夫秦謀七日而蘇首

偃視不受含晋柩牛吼伯有介馳先氏紀載良不少矣四海之外九首六足兩口獨目三身二體剪口反舌交脛反踵馬首狗蹄三瞳四舌四耳三角結匈岐踵半體聶耳毛身玄髓貫匈雜耳無腸𧈢頭羽民尾獏豕喙狗頭猒火讙鬼野义落刹尤朝其間北方有不釋之氷南方有不死之草東方有君子之域西方有殘刑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為鬼豈得謂之無邪聖人慮天下之紐于感也是故推至道開逕道以引之正然而祥桑蜚雉有蜮載鬼之類尚筆于經是豈以奇世哉此其有以見天下之賾知鬼神之情狀者也夫極天下之異而歸之正則正者不能以復異矣伯益之所記齊諧之所識予正恐其未廣也使世人知物我之不殊同異之一貫則怪亦常矣又奚俟於覩流屐而太息哉　大全問孔子所不語亂而春秋所紀皆悖亂非常之事陳氏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實書論語講學之格言所以正天理民彝故所不語　中玄問辨録云問子不語怪力亂神何意曰怪方懼人之惑也力與亂方懼人之逞也自不可語神非人之所能知故亦不語也曰不語而已記之謂何曰正唯聖人能不語也譬如伊川先生每遇怪異之事必力破其無意豈不善然無證之辨人必不信故知不如不語之為妙也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何謂不語神曰此易理之精微故於繫辭一二言之耳平日語言何曾及此然平生止

此一二言則其不語又可知矣　適園集云怪神聖人所不能知也力亂聖人所不欲知也故不語

〇三人行

老子曰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　簡端録云三人中不善即惡師亦於是乎在矣必曰三人者一人行二人中易彼六四所謂中行也不然奚擇之有不曰居而曰行行言事居言志師事乃實師志乃虛　中玄問辨録云問三人行必有我師何如曰此言師道既甚廣而又甚近令人心目豁然書曰德無常師主善惟師言師之廣也然猶專指善言也至於惡亦可師則師益廣矣同行即有師則師亦近矣蓋道無不

在則心無不在則學無不在爲勸爲戒觸處皆然有餘師
也而亦何常師之有曰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
善一惡是否曰三人同行安得有一善一惡或皆善或皆
不善而就中有一善或皆善而就中有一不善皆是也．
原旨三人行或一善一不善或兩人俱善兩人俱不善無
不可以爲師擇在前從與改俱根擇字　潛夫論曰攻玉
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治貴
以醜治好者也　自警編云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它
箇麄礪物方磨得出辟如君子與小人處則修省畏避動
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〇天生德於予

自警編云人只爲不知命故纔有些事便自勞擾若知
便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固嘗
解云使孔子不免於桓魋之難是亦天也桓魋其如何哉
蓋聖人之於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焉何尤人之有
孟子分明爲臧倉所毀不遇魯侯而以爲不遇非臧倉之
力蓋知命也　中玄問辨録云問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
予何言其不能違天害已也何乃又微服過宋曰天命有
所當安人事有所當盡使天命不能安則遇禍之來此心
無主徒爾倉皇何益使人事不能盡則觸冒禍機自投虎
口亦立乎巖墻之下非正命者矣故必安命而又盡其人

事乃爲聖人之道也

〇二三子以我爲隱乎

淮南子曰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
同各得其所宜　謝顯道曰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詩云鳶飛戾
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烏得而隱哉所謂吾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
賾聖人亦烏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以爲有隱乎我者也
　維摩詰經云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
宗鏡録云圓機對教無教不圓理心涉事無事非理　傳

燈録云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
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
晦堂因問曰聞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
山谷乃服　五燈會元寶印云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子
之心當時顏子號爲具體盡平生力量只道得瞻之在前
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着而聖人分明八字
打開向諸弟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以此觀之聖人
未嘗迴避諸弟子諸弟子自錯過了　林間録云如秋晴
月處空顯露清淨無翳人皆觀見如來之言亦復如是開
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
藏　大慧語録云無心是道道非物外只以此心說法只

以此道度生以此道度生無生可度以此心說法無法可說是真說法無生可度是真度生　石渠意見補缺云註謂與猶示也意見以為聖人之意若曰吾之道陳蔡楚衛等國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同行動靜云為衆所共見共聞曷嘗有所隱乎如此說與字不作示字解亦通　就正臆說云聖門未嘗不言本體但意在言外能者得之非若今之談光景說效驗也如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指本體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指本體也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指本體也何等明白又不道破說盡如古人之文唐人之詩皆是見得此含蓄意思所以可傳非如後人忍耐不住一說便盡嶄然無餘味矣　海藏編云吾無行

而不與二三子者此語是孔門金壽敲讀者且莫草草忽叙且如何是孔子行處著衣喫飯是孔子行處早起夜眠是孔子行處嘿坐談論是孔子行處這倶是孔子行處有何奇特若云有奇特處一切人豈不解着衣喫飯早起夜眠嘿坐談論也若云無奇特處孔子又何必與二三子二三子又何必孔子與也且如何是孔子與處不可止說動靜語嘿無非道又如何是二三子見孔子與處不可止說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若如此註解去于吾夫子微言有何交涉在當人自會難以言詮也　解醒編云無隱一章獨提出一行字蓋以躬行望二三子也　夏古汭曰此就不言之教上說聖人之道真猶天然時行物生昭昭在

目豈容一毫藏匿覿面相呈頭頭皆是孰非為人立則處聖人合下見性豫入無為之境其種種皆與人指迷予欲無言即此意也

○子以四教

抱朴子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答曰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　朱子語類云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也　王伯厚云四教以文為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為後自本而末　原旨忠就心言信就事言文者文其德

者德行此亦自門人所見言之非聖人有此四科之設也且忠信一理但有體用之分耳岐而二之可乎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朱子語類云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為善而不肯為惡耳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　天下事大槩既是有恒方做得成嘗觀分水嶺之水其初甚微行一兩日漸大至到建陽遂成大溪看来為學亦是有恒方可至於聖人古人斷機譬喻最切緣是斷時易接時難斷了便不可接　大全新安陳氏曰入德有門戶進德有階與自有恒而入學而

充之以造於極有至聖域之理虚誇無恒者尚能入德之
門户况敢望進德造於閫與乎學者以希聖為標準而能
以有恒為入門其庶幾焉　困學紀聞云善人周公所謂
吉士也有恒周公所謂常人也　耿子繹論語曰識真常
而後能有恒夫真常之體本亡本虚本約而或執之以為
有參之以為盈驕之以為泰故難乎有恒也或識亡矣而
有亡者在是亡而為有也識虚矣而有虚者在是虚而為
盈也識約矣而有約者在是約而為泰也無亡之亡乃為
真亡無虚之虚乃為真虚無約之約乃為真約如此乃能
有恒何以明之彼聖如舜不可尚矣舍已從人聞一善言
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斯其為真亡真虚真

約者歟顔子奮志為舜者善無伐勞無施問寡問不能若
無若虚之乎度可想已孔氏得之而門人日親有以也彼
能虚無之見以為恒是已自是而不能舍已取人是為無
恒人而無恒即巫醫且不可作而况可為善人乎况可為
君子聖人乎可重省矣　講論云此章於聖人君子善人
皆有不得見之歎於有恒亦且有難乎之歎慨歎之益深
無非激勵學者之意　聖人是大而化之者君子是大而
未化者善人是不為惡而猶未至於君子者有恒是重厚
朴實而又下於善人者亡而為有三句只形容箇虚誇之
狀亡是全無有者稍有處是稍有盈者具足約是拘檢泰
者從容三為字正見其作為之術此等人一時雖能粧點

然終無實以繼之則其有也盈也泰也亦定不能持久故
曰難乎有恒　章内的意思只重在聖人不重善人君子
然要到聖人地位須以有恒為入德之門故末又説無恒
者要人反看便知得有恒之義有恒了則以此篤實之心
充以君子之學不愁不到聖人地位矣
○子釣而不綱
原道訓曰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微
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
者捍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重之以羿逢蒙子之巧以要
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　晉書翟莊傳莊惟以弋釣為
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

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
夫貪餌吞鉤豈我哉時人以為知言　晉孫綽喻道論曰
三驅之禮禽來則韜弓聞聲覩生肉至則不食釣而不綱
弋不射宿其於昆蟲每加隱惻生育之恩篤矣仁愛之道
盡矣　何承天達性論曰行火俟風暴畋漁候豺獺所以
順天時也大夫不麛卵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宵魚垂化
所以愛人用也庖廚不邇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釣不綱
所以明仁道也　捫蝨新語云一道人説論語子釣而不
綱弋不射宿頗有理云此兩句是聖人心存教化聖人本
無心于取物其釣而不綱者示其貪則取之也弋不射宿
者示其動則取之也其意在于戒世之貪得與妄動者爾

案列記[illegible]三
話桝發之[illegible]言
也弇州公亦巧
于遊藝矣

不然聖人豈徒為是弋與釣也哉　弇州劄記曰釣而不
網廉無咎乎弋不射宿靜無咎乎豈惟得聖人之仁焉亦
所以敎物也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朱子語類云知之次也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　張
子曰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不萌于聞見所謂
德性之知知之上也聞見之知知之次也　卓若水曰此
章正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同意聖人
此說甚多不知而作與吾豈不知而作不同乃是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之意其言曰固有聖人天縱從容中道不待
知而作我不到此地位也我只是學而知之多聞擇其善

者而從之多見擇其善者而識之所以能有所得我非生
知知之次也此意甚明　明儒經翼王氏曰此言正所以
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
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
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為次則所謂知之上者
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　鄒東廓
曰擇善而從此善是聞見中得來於真體尚隔一層學者
以良知為主則聞見皆良知運用以聞見為主則良知隨
聞見轉移　水西會語曰有德性之知有聞見之知德性
之知求諸已所謂良知也聞見之知緣於外所謂知識也
毫釐千里辨諸此而已在昔孔門固已有二者之辯矣孔

[illegible]林伐山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古擇字[illegible]
字曰從善[illegible]
擇其善者而從
之義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言良知之無所不知
也若多聞多見止擇識夫免從聞見而入非其本來之知
知之次也　孟我疆曰愚聞之師曰此一節是孔子不以
生知自任而以學知自許也不知而作生知也如伏羲神
農黃帝堯舜之聖我不能也我不過多聞而擇多見而識
學而知之者也故曰知之次也生知只此良知學知只此
良知孰為德性之知孰為見聞之知乎未之思耳除卻聞
見無良知除卻良知無聞見　袁了凡曰此夫子以真知
示人欲人求知于聞見之上也人不能超知于德性而求
知于見聞多聞而從多見而識靠耳目竭聰明推測擬議
豈無所通曉然明不出目聰不越耳卜度成悟終屬影響

不過知之次也非上也學者欲實知其理慎無重聞見而
輕德性也哉此理原無聲臭不屬覩聞何待多聞多見原
非分別思量之所能及何用擇識夫子曰知之次已明說
他非第一義矣

○互鄉難與言

困學紀聞云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
心之易放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知習
之可移　學蔀解云互鄉難與言則孔子雖與之言必無
敎於將來此門人所以惑矣孔子承之曰吾與其進而來
見不與其退而為不善也吾何為已甚也人能潔已以進
吾與其潔也安保往日之不善也十四字自不錯　琳公

云此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通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非是一鄉皆難與言也　丹鉛餘錄云宋人議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于李斯而有坑焚之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弟子爲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吾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

後漢賈逵傳郭林宗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

○仁遠乎哉

文選張茂先詩曰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　大全朱子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

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　論語翼曰何以欲仁而仁至也非至自外也自至乃心也仁即心也何以仁即心也仁即心之生理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即其生之性也故欲仁即仁矣不欲仁則不仁矣欲也者良心萌動之幾也物有蔽之則心死心死則無生理無生理則不仁故其不仁也心自爲之也其仁也亦心自爲之也故仁在自欲之而已矣記曰可欲之謂善　口義云我欲仁斯仁至言動念處便是仁非有待於外求者以此見仁之不遠也此節蓋爲求仁于外者而言　胡子衡齊曰古者醫書以手足痿痹爲不仁言弗覺也誠覺則痛痒流行而仁理在其中矣豈覺之外別有痛痒別有仁理哉　講錄云仁遠乎哉

塵說我欲仁二句正見仁之不遠欲字不止心裏欲須實爲仁之功方是欲仁斯仁至矣斯字甚緊謂至之甚速也終見得不遠之意　袁了凡曰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仁原是心德心存即仁存原無間隔我、　亦重仁本在心所以放而失之者誰所以反而求之者又誰乃我也故自我而欲仁仁即在我前念迷即非仁後念覺即仁只在一念轉移之間其機甚近且自人一向迷溺並不知反忽一日不安于陷溺而自我求仁此真心也真心一動則物欲俱消蓋一念猛者即可以開百年之蔽細著此是實理況仁非外物此仁無私即仁我欲無私有何私不退聽以無私爲欲則其欲也不落情念由此心而發則其至也不涉

程途仁果遠乎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

史通云觀夫子之定禮也隱閔非命惡祀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魯無篡弑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諸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　路史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故內有四姬而晉侯之疾不差嫌妒禍福之階也是以君子不取同姓昭公娶吳死不書姓若盧蒲癸娶慶氏而云宗不避予呂后之妹歸於呂平茲何可据王莽昏宜春侯女以爲姓出各別稱之曰宜春氏豈知訢亦齊之王邪臨淮

陳矯劉頌近親養于姑陳而冒其姓及納頌女則亦以為姪處陳曰同出于舜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劉嘏既婚劉暾太常非之則更以為鍾出鍾離胡同胡毋卑後相婚不以共本為悔於是貽書下壼以謂堯舜之婚正姓分絕于上應韓之通庶姓異終於下而荀崧遂以為可吾乃不知夫舜大聖猶為後世亂倫無禮之魁邪而禮傳遂有上古五世通婚與商人六世相婚之說豈非小人冒禮者之自為也乎夫小人之犯義愚皆不以聖人藉口哉禮聖人之所性而聖人禮之所自出也狂者皆屑指酌者碌碌無顧

訴用者亦為之乎 禮記子云娶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疏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若依春秋之例如夫人齊女則云姜氏至自齊以例言之此吳女亦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吳時則諱其姬姓而不稱夫人姬氏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曰吳也其死曰孟子卒者哀十二年稱孟子卒若其不諱當云夫人姬氏薨以諱取同姓而云孟子卒皆為同姓諱之也 白虎通曰臣所以為君隱惡何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官本不當有遺失故論語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此為君隱也 朱子語類云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曰此非昭公故為之也當時吳盛强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王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既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 東溪漫語云人之過失未嘗無解飾惟孔子聞陳司敗議其黨自以為幸更無解飾之意後之訓詁者便替孔子尋出路此正是黨此等吳象心術不可不思 講錄云春秋於此事亦止書孟子卒而不稱夫人若非夫人然者諱之也凡事關于魯君弑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歷已而與强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没公而書會此類皆是為君父諱也聖人之忠孝如此哉 新唐書李德裕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為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

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皐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無邪心也 宋史眺元發傳神宗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仲宗以為名言太息久之

○子與人歌而善

樂書云古之善歌者必先調其氣其氣出自臍間至喉乃噫其詞而抗墜之意可得而分矣大不至於抗越細不至於幽散未有不氣盛而化神者矣是故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者秦青也泉湧回流鱣魚赴節者舒氏也大風隨至者夏統也餘響繞梁者韓娥也動梁塵者虞公也動草木者

一說君取于吳為同姓諱之矣孟子之稱吳孟子者蓋出於史則君取吳當句疑誤

者王毋也音傳朴敎者馮乘之老人也罾傳九陌若廣陵之永新也娑國俗者綿駒也化河西者高唐也由此觀之詩之所至歌亦至焉歌之所至化亦至焉豈非人聲固有以通陰陽感物類然耶　又曰古者聲歌未嘗不貴人聲而賤物器然非假物器以達則所謂人聲者特徒歌之謠而已非古樂之發也是故擊壤而歌者堯民也擁檝而歌者越人也援琴而歌者子夏也曳屣而歌者曾參也登木而歌者原壤也拾穗而歌者林類也鼓盆而歌者莊周也叩角而歌者甯戚也撫楹而歌者曾晳也捭劍而歌者馮驩也撫絃而歌者阮瑀也撫節而歌者秦青也　朱子語類曰直候歌者微韋然後再從頭和之不是半中間便和

華陽會語云古人養心之具無所不備琴瑟簡編歌詠舞蹈皆所以養心然琴瑟簡編舞蹈皆從外入惟歌詠是元氣元神訢合和暢自內而出乃養心第一義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只是詩言志歌永言四德中和皆於歌聲體究蕩滌消融所以養其中和之德而基位育之本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非哀則未嘗不歌也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反非再歌之謂使反之性情以自考也禮記所載如抗如隊如槁木貫珠即古歌法後世不知所養故歌法不傳至陽明先師始發其秘以春夏秋冬生長收藏四義開發收閉為按歌之節傳諸海內學者始知古人命歌之意先師嘗云學者悟得此意直歌到堯舜羲皇只此

崔孔子過陋于匡謂子路曰汝歌予和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終而匡人解甲

謝疊山論語題曰故於此所以爲聖與文莫[illegible]識云方言[illegible]取[illegible]凡勞而勉若云努力者[illegible]

之作其所指甚異聊存之以備多聞

便是學脈無待於外求也　容問集云反之云者欲反求而身有之云也即如吾儕遣歌萬紫千紅總是春便嘆曰果然是滿座皆春也便可見當時反之之氣象　忠告曰歌而善聲氣優柔於藝得矣使其反觀則要出於德矣和之則同聲於德也歌不知觀於內藝而已非德也工而已非學也反非又歌也　空同集云孔子何人也與人歌善矣必反而後和何則未入耳

○文莫吾猶人也

虛齋蔡氏曰文者如說仁說義說得有次序有條理便是躬行君子則曰仁曰義一一體之於身見之於事也此皆聖人自謙之詞而足以見言之易行之難言易在所緩行

難不可緩也欲人之勉其實　口義云躬行君子即是文之根于心處當時學者學文而未必根于心故夫子以此自儆亦文行忠信之意

○若聖與仁

朱子語類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他也不曾說是仁聖但為之畢竟是為箇甚麼誨人畢竟是箇甚麼誨人這便知得是為之是為仁聖之道誨之是以仁聖之道誨人　宛陵切琢云聖人之學從默識入故靈體不息後人之學從聞見入靈體反受其蔽何從而緝熙且不厭不倦非是意氣強作而能此與於穆之命同一不已無始無終無人無我至誠無息矣故公西華嘆其莫及　口義云理是不著

力仁是全体當時學者皆知以仁聖為學只是求之高遠如太宰以多能為聖子貢以博施濟衆為仁求在末梢上去了故夫子反而言之欲人從心上體驗為不厭教不倦正是從心上體驗功夫為不厭者理純于心無有厭斁此是誠處教不倦者理通於人無有倦怠此是明處公西華至此而忽聞至論從自己心上体驗縱覺其難故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石渠意見云集註釋為之謂為仁聖之道意見以為孔子既不敢當仁聖之名又豈肯言我為仁聖之事而不厭以仁聖之道誨人而不倦乎為之為猶學也　知新日錄眉見云不厭不倦皆天機不能自已處性体稍滯須着勉強勉強不能久則厭倦隨之故不厭不倦

正所謂仁聖也以其一團生機自運如天輪然終日斡轉無有停息若著人力推撥縱勤終有間歇時矣夫子特以二者為學仁聖事不知仁聖於何處見得毋亦造化自然不待勉強其實於事為上見之不厭不倦皆自心無隱微快樂處出來無些勉強即純亦不已至誠無息之心体所以能不厭不倦處是仁聖公西華正識破其所以然　初問云不厭不倦分明是仁聖純亦不已夫子以勉然者自居而公西華則已窺到實體處夫子不貴其為仁聖華已見其仁聖矣　卓吾李氏曰今人把不厭不倦做題目在手裏做安能真不厭不倦也聖人只教人為學耳實能好學則自然到此若不肯學而但言不厭不倦則孔門諸子當盡能學之矣何以獨稱顏子為好學也邪既稱顏子為學不厭而不曾說顏子為教不倦者可知明德親民教立而道行獨有孔子能任之雖顏子不敢當此矣　羅念菴云萬物吾之一體也教不倦者即學之不厭

○子路請禱

風俗通曰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乎荀營不從桑林之祟而晉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謠躁而畏者災自取之厥咎響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禍轉為福矣　潛夫論曰凡人吉凶以人為主以命為決行者已之質也命者天之制也在於已者固可為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巫覡祝請亦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祈祝者蓋

所以交鬼神而救細微耳至於天命末如之何譬民人之請謁于吏僅可解微過耳設有人於此晝夜慢侮君父之教干犯先王之禁不克已心思改過遷善而苟驟發請謁以求解免必不幾矣故孔子不聽子路而云丘之禱久矣　舊唐書李藩曰自古聖達皆不禱祠故楚昭王有疾卜者謂河為祟昭王以河不在楚非所獲罪孔子以為知天道仲尼病子路請禱仲尼以為神道助順繫于所行已既全德無愧屋漏故答子路云丘之禱久矣　新唐書李藩曰漢文帝每祭勅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具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　小荀子曰天人之應所由來漸

矣故履霜堅氷非一時也仲尼之禱非一朝也　中玄問辨録云夫子之意以為禱也者持悔罪之心以祈神之佑者也若我素無此心則今日固可用此心以禱然而某也平生敬畏天命兢兢業業惟恐得罪于天地有負於神明蓋無日不然也禱不過此心而此心之存非一日矣其在今日又以何為禱乎故曰某之禱久矣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于神明何如曰若然則是聖人自負其聖以抗於神明也非聖人之心也

○奢則不孫

前漢書茂陵徐生曰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　文粹李華質文論曰天地之

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酬酢裼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過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天下愚極則無恩反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也人不遜而質之囏于成俗矣故奢儉同弊而奢為甚也　疑問云與其不遜也寧固全是隄防人心之瀾倒以維禮教易曰束帛戔戔吝終吉正是此意　合璧事類曰奢侈惡之大也竭百年之蓄而供一日之費盤于金之溶而奉一笑之樂濟豁其欲泥沙其用彼何為者耶貴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奢侈期而奢侈至奢侈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彼何為者耶[illegible]小者殺身大者亡國永鑒兹哉

○君子坦蕩蕩

讀書録曰若胸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　蒙引云君子之胸中坦坦途也故曰坦蕩蕩小人之胸中如若海也故曰戚戚　講録云君子是蕩蕩者而又曰坦言其無所不蕩蕩也小人是戚戚者而又曰長言其無時不戚戚也

○子温而厲

朱子語類云[illegible]說子温而厲章曰此雖是說聖人之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學偏而補之蓋自脩之命後已如此而臯陶陳九德亦然不可不知　上蔡語録云横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謝子曰凡恭謹必勉強不安安肆必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須子細體認取　忠告云子温而厲首句是綱下二句是目温而厲言夫子之居身也威而不猛言臨下也恭而安言事上也真非温而厲之所發也惟恭也故威惟安也故不猛實亦非此二容也人之見之者若有不同耳于是三變之云與此相發　初聞云温而厲便是威威而不猛便是温温與威厲便是

恭不加一毫意思便是安理人道全德備所發見處光輝光精彩如玉如金門人識得善觀氣象矣　中有錄云恭而安安於恭上見之耳程伯子言衆人安則不恭既不恭必何從着乎故曰安則不恭可曰安安則不欽明文思乎

談經菀卷之十三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同郡年友蔣一驁　　校

論語

泰伯第八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吳越春秋云古公知季歷子昌聖欲傳國以及昌因更名曰季歷泰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共立以為勾吳古公將卒令季歷讓國于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　符子曰泰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傳曰泰王欲以一國之事屬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不君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乃去其國　後漢書范曄論曰泰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絜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享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啟天下之方悟若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　獨孤及季扎論云太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季

胡安文集云至德之訓人更雖言論語中只有兩處一為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譬師而言一為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于武王而太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太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太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何以有武未盡善之嘆且以至德為許仁耶同此諸儒哉

致威以動愛惟人情究轉問讓不敢前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聞口說令人胸次憤悟自歎自卸此病不小想賢者先當執識未許以為然也

歷以先王所屬故纂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叢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粹文二程類語云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為三公矣路史云古公之時周家之業蓋已形矣其所以當湣之者泰伯也乃不受而三辭之其不受也非為其弟也以天下故以天下故豈其心之有是哉心無是故天下莫之知天下莫之知何從而稱之哉范曄亦言太伯伯夷未始有讓若許由者能逃天下而不能逃名迹不泯也卿始太伯還

延退辟不能堅決則民得而稱之矣豈至德耶陳曰泰伯以國讓而云以天下讓者非用天下讓為天下而讓也黃氏日抄曰王充論衡謂泰伯知太王欲立王季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泰伯還王季再讓泰伯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起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以為宗廟社稷主王季始知其不可而受之此與夫子三以天下讓之說合可以破史書言泰伯父死不赴之疑或問又載蘇黃門謂子夏言泰伯端委以治吳則未嘗斷髮文身愚按黃門作古史專據左傳以闢他說然世遠安知此是而彼非耶 楊子危言胡庭芳曰愚讀詩至太王實始翦商未嘗不慨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何以言

之太王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十六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大王不但不出之於口亦決不萌之於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緜洪耳議者乃謂太王有覬倖之心泰伯不從遂逃荊蠻夫以唐高祖尚能馭世民之言曾謂太王之賢反不逮之乎余謂此言是矣但未知詩之字誤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也蓋謂太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戩作翦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滅以事言之太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亦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但知翦之為戩則紛紛之說自可息若作翦雖滄

海之波不能洗千古之惑矣曾謂古公亶父之賢君而蓄后羿寒浞之禍心乎 鶴林玉露曰夫子善齊桓首止之盟而美泰伯為至德蓋善齊桓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泰伯者示萬世之通誼也 黃直卿曰太伯不奔父喪非本心也奔則王季辭立矣逃而適他國足矣必之荊蠻斷髮文身而後已蓋不示以不可立則其心不安其位未定終無以仁天下繼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蘇子云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何必斷髮文身噫若使王季之心如漢顯宗唐玄宗則此說可也若有叔齊之心則不能一朝居矣王季之心豈下於叔齊哉然太伯三讓而不失其正是乃所以為

時中也故夫子以至德稱之　王漸逵青蘿集云予於仁山金氏謂太王遷岐乃在商小乙之世值高祖之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二十八年而生太王是太王當商盛時未見其衰也太王胡為有翦商志哉況太王前日猶能遷國以避狄人於相侵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商於未亂之日太王之心必不如是悖也而集註謂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則失之誣矣又謂不從之說見春秋傳及觀吳越春秋則曰季歷娶太任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泰伯仲雍知之乃托採藥遂之荊蠻古公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三讓弗受古公卒二人赴喪後逃之觀此亦未見不從事也而勿軒熊氏亦謂翦商乃魯頌

麥誦之詞與書肇基王迹意同非真有也予因是推焉自古聖賢但知天下之不可托匪人故不傳子而傳賢禹之不傳益而傳啟知其子可托天下也太王之欲傳季歷知其孫可托天下也泰伯知而逃之知從子之可托天下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知次子之可托天下也推古公不忍以土地之故而殺人則必不以匪人而授天下可知矣集註又謂泰伯之心即夷齊扣馬之心益不然也太王當商之盛未嘗有翦商之心胡為而有以臣篡君之嫌哉聖賢惟為天下泰伯三讓亦為天下讓為斯民讓也下至商周之間文武之道大被于天下陰受其賜而人莫知之故曰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此所謂至德也予既

為此辨及讀二程書明道曰泰伯知季歷之賢故為天下而讓之言其公也而伊川亦云心益豁然　原吉愚按今之稱太伯三讓者俱以為讓天下於商由本文有天下兩字故也曌竟此說不為通論何以言之太王實始翦商此魯人之諛詞非當時之實錄也計太王之時適當武丁朝諸侯有天下之日當時商方全盛周雖强大一侯國耳豈敢遽有睥睨王室之志哉太伯雖智亦安能遂知百年之後天下之必為周哉泰伯之讓〻王季也尊父命也重天倫也今舍家庭父子之近而憂及商周君臣之事不以目前可讓之位為言而乃猥取百年以後他人之天下以為讓意亦過矣曰然則夫子所謂天下者何近歸氏所謂國

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其論之尤詳茲舉其要云雖與朱傳不合學者亦不可不知

○恭而無禮則勞

筆觧韓曰王注云不以禮節之吾謂禮者制中者也不及則為勞為葸過則為亂為絞絞確也　留青日札云慎崖也心真為慎不鹵莽也葸悔也質慤也又畏懼也故曰慎而無禮則葸今注但曰畏懼則但其義未全亦作諰史記諰諰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亦作愢魯靈光殿賦心愢愢以㦸皆懼貌也夫从魚从犬謂之有畏懼貌可也若从艸又何畏懼之有　左傳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杜註曰絞切也　朱子曰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

論學紀聞孔子曰[illegible]失其[illegible]也所[illegible]教人以[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尹若[illegible][illegible]身[illegible]為仁矣

舒　雙峯饒氏曰恭而過則病于夏畦者有之是謂勞愼而過則畏首畏尾者有之是謂葸勇而過則犯以作亂者有之是謂亂直而過則證父攘羊者有之是謂絞四德以得中為貴禮是中底準則無準則則失之過故有𡚁　通義仁山金氏曰節則限制可守文則儀度可觀恭謹者有所持循勇直者有所撙節故無過不及之𡚁然非講學則亦不知禮之所在也　講録曰篤於親上仁矣則民興於仁亦是篤于親故舊不遺上不偷矣則民不偷亦是不遺故舊　楚昭猶懷墮屨野婦猶哭亡簪況于親而可以不篤故舊而可以遺乎　程氏彼心曰張子合二節為一章凡六句皆以則字為辭語上四則字其𡚁也下二則字其效也與亦效之不善者也人道知所先後者上四句以禮為先下二句以篤親不遺故舊為先也然前四句是反說後二句是正說故為是疑為兩章

○啟予足

祭義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　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　西山真氏曰曾子之啟手足蓋以為知免矣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簀猶為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歟　白雲許氏曰啟手足是以已然者示門人其平生孝謹之誠故也致謹之方只是戰戰兢兢句上如臨深如履薄言恐懼戒謹之狀也　鶴林王露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直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鍼矣　明儁經翼曰曾子之戒懼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夫臨深履薄真是生死所關一步蹉跌便喪身失命故不待强其心以戒懼而自有不容已者志切故也今學者視其心之得喪果能如其身之生死者乎則其從事於戒懼亦未免或作或輟乍斷乍續就其作而能續之時亦未必能如臨深履薄之真則志不切故也　歐陽口義云人之一身可以為父子可以為君臣可以為夫婦長幼朋友身可以修百行心可以通三才至尊至貴者也父母生你出來把這一箇至尊至貴的身體交與你豈是教你飲酒食肉豈是教你縱色淫身是要你盡這箇道理勾當造化底許多事你了了許多事臨死將這箇身體還造化還他方謂之不愧于天地不愧於父母若一有不盡滅絶其真性不可以為人不可以為子便是把他身體都毀傷了何以復命于天地父母哉曾子平日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只是為這一箇念頭臨死方才了當不是但為手足之無傷而言也人若有曾子之心便是龍逢比干之身首分裂與曾子之啟手啟足一般不然便老死牖下亦與刀鋸僇辱無異故觀此章者可以醒然　淮海近語云曾子之啟手足張横渠謂之𦘕受

全歸曾子之言全歸非徒以手足之不毁傷為言也
天之所以與我者大者能立小者不奪毁形盡性一毫無
所虧失方緩了得父母所生的事信乎曾子以仁為已任
死而後已　尚友軒臆言心齋先生云外守形氣内保其
天啟手啟足是曾子之全蓋曾子受於孔子者故危其身謂
之失本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徐幹中論云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
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
斯謂之君子矣　又曰籩豆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
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　朱子

語類云暴剛者之過慢柔者之過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
暴則慢如人狠戾固是暴稍不温恭亦是暴倨肆固是慢
稍怠緩亦是慢正顏色亦着力不得須是裏面正後顏色
自正正其顏色即近於信表裏如一正顏色而不近信却
是色莊多見人顏色面恁地而中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内
荏色取仁而行違皆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便是
與信遠了近字是對上遠字說今人議論有雖無甚差錯
只是淺陋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
倍斯字來得甚緊　動出都說自然惟正字却似方整順
底意思蓋緣顏色亦有假做恁地而内實不然者若容貌
之動辭氣之出即容為不得　籩豆之事非是說置之度

外不用理會只去理會動容貌三者蓋此三者却是自家
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有司管底其事為輕耳今人於制
度文為一一致察未為不是然於已身都不照管則是棄
本而求末者也籩豆之事亦道之所寓但非在所當先而
可貴耳　大全陳氏曰此章重在貴字上集註舊本則乎
時涵養之說也改本則臨事持守之說也舊說具存不若
今本工夫縝密親切既可以包乎日涵養在内又從日今
臨事以至於一息未絶之前皆無有頃刻之違工夫不偏
其義為長　通義白雲許氏曰動容貌便當遠去暴慢不
粗厲當文雅不放肆當於莊正顏色便當近於信不可色
厲而内荏出言語辭氣便當遠去凡陋與背理者工夫全

在遠近二字上　近思録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
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慎言語不妄發此
却可着力　陳潛室木鍾集云君子持敬成熟開眼便見
此理更不待旋次安排謂如一動容貌當下即無一點暴
慢一動顏色則便近信一出辭氣即便遠鄙悖若待言動
之後旋次點檢安得相應之速如此持敬工夫須是成熟
蓋斯之為言猶緩斯來動斯和之謂也　止翼云貌也色
也言也天性也遠暴慢近信而遠鄙倍君子之自牧也何
以能遠能近以道正之也道以正是三者故可貴也不然
馬知其暴慢鄙倍而遠之信而近之夫惟有道故心正而
身修先儒以三者為效上矣在言表求之深也　石渠意

見以為斯猶須也是用力的字動容貌須要遠暴慢正顔
色須要近信出辭氣須要遠鄙倍此乃君子之所當貴重
者若籩豆之事則有司之所當管非君子之所貴也或以
斯為不勉強自然如此恐未安　中玄問辨録云斯字有
力言纔動容貌就要遠暴慢纔正顔色就要近信纔出辭
氣就要遠鄙倍蓋君子之道只在修身修身之事最要緊
切不可放此空鏬也　仁山金氏曰朱子曰疑孟敬子乎
日必加詳於器數之末者故曾子勉其以敬身為本考之
禮方則孟敬子[illegible]直情徑行之人宜曾子諄諄有鄙倍之
戒也蓋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曾子謂其百乘之家禮器有
司俱備但暴慢鄙倍之氣不除則非行禮之人爾其後敬

子卒謚為敬其因曾子之言而改者耶
○以能問於不能
稽唐書孔穎達傳穎達對太宗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已
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已之才藝雖
多猶以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已之雖有其狀若
無已之雖實其容若虛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
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嘿使深不可測度不可知易稱以
蒙養正以明夷蒞衆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淩人
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
朱子曰聖人全是無我顔子是不以我去壓人却尚有
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便和人我都無了　章清臣集非
禮勿視云云此顔子克已處也以能問於不能云云此顔
子舍已處也二已不同私者既盡入荒洞然不見人我之
異其始終如此　王棲雲語録師云修行之人有一分工
夫便有一分勝心有十分工夫便有十分勝心既有勝心
則有我相我相勝心作大陣礙如何得到心空境界須要
重添決烈把自已身心挫在萬物之下常居人後自念千
萬不如人然後可以遣却矜勝之心心同太虛則無我也
無我則與道相應矣　明儒經翼曰能不能有無多寡之
類蓋自曾子言之有如此而顔子則無所見顔子渾是虛
體能若不能多若寡實若虛犯而不校婁空之象由太虛
而後有天之名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以具顔子之所以

殆庶也耳　口義云人若血氣未盡則有能有不能有
多有寡有有有實有人有我若天理中皆無之顔子克已
功至胸中更無一物為礙不見已之能亦不見已之多故
天理流行取善之心無有厭足已不有其有人亦不得而
見其有其有也若無而已已不居其實人亦不得而知其
實其實也若虛而已人若去犯他他血氣已盡是非之心
無緣而起都消融於和氣中更無計較之心都是天理用
事故云幾于無我　犯而不較只是此心虛明之極故外
物動他不得人心愈有則愈無愈實則愈虛蓋道理原是
如此不是有意如有意則為老莊矣　薛子緒言云萬物
皆自無而有無其根也能無者謂之歸根無聲無臭歸根

之學也若之一言猶隔影響顏子所以未至聖人　歐陽
崇一云人之病莫大於自是而好勝自是則不能見己之
非而內自訟好勝則不能見人之是而反己自盡以能問
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不自是者也犯而不校不
好勝者也此蓋孔門諸賢之所從事而曾子稱之以警其
門人弟子後世顏謂惟顏子足以當之無乃以為成德之
驗而未知為入德之功與　講錄問不能想是我有些未
能處人雖不能然或我未能者他又能得故問之若已能
了又去問人那人又是不能的如何荅得卻不枉費了工
夫問於寡亦然　多是能之多寡是能之少有即能無即
不能實即多虛即寡但不能與寡指在人說無與虛指在

已說　犯而不校不是氣弱不能與之校亦不是隱忍不
欲與之校亦不是慮患不敢與之校亦不是待之以禽獸
而以為不足校包含徧覆不知我之有間於人而愷悌慈
祥亦不知人之有犯於我萬物既皆是我我又將誰校也
從事于斯不是著力去從事是已能如斯也　質言云有
若無二句即就上兩句一順說下不必作推原說　讀書
錄云顏子犯而不校乃其量大無所不包譬以寸莛而撞
千石之鐘固不能使之鳴也　慈元稽山承語或問犯而
不校與不報無道何以不同師曰有意無意耳又曰犯而
不校非是不與人校長短且如懸法設科人自犯之乃犯
也設使彼有九分九釐罪過我有一[illegible]釐不是均是犯法非

漢明帝詔曰高密侯禹東平王蒼可以受六尺之託[illegible]

[illegible]太子每親政事太宗必令綱及房玄齡侍坐[illegible]侍中王珪侍坐太子嘗[illegible]求召見[illegible]忠實鄭之事[illegible]稟此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為難綱以為易[illegible]有不可奪之志

彼犯我也聖門之教只是自反自責故曰不校必是我全
無不是彼全無是處然後謂之犯如此而又不校愛敬調
停之心不倦不厭方是好學
○可以託六尺之孤
大全問此章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卻在節操上朱子
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可謂之君子
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寄命之責
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卻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徒
能臨大節而不可奪雖能死也濟得甚事既曰君子須是
事事理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
得事耳　白雲許氏曰人七尺成人六尺言幼也百里言

諸侯之國託孤謂輔幼君寄命謂君諒陰而臣攝國政分
而言之為二事說亦可總作一事說亦可緊要在節不可
奪上　口義曰君子不器又曰可以大受何嘗無才但所
以稱為君子者不於其才於其德故有托孤寄命之才必
有臨難不可奪之節乃可信其為君子故曰君子人與君
子人也言如此則才乃德之發有諸中而形諸外非徒恃
其才者名與實稱不謂之君子而何　中玄問辨錄云必
是誠與才合纔能如此有誠無才必且執滯而不通何以
濟事有才無誠必且遷就而無定更以僨事君子才德出
眾之稱故必才德出眾者而後能如此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

宋史李僭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說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若退以私名其察而自能爲

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至遠
期惟君子乃能矣　徐幹中論曾子曰士任重而道遠矣
夫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
明儒經翼曰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弘毅不弘者蔽之也不
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之私欲不能
蔽累則自無不弘毅矣弘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
作而強之也蓋本分之内不加毫末曾子弘毅之說為學
者言故曰不可以不弘毅此曾子窮理之本真見仁體而
後有是言學者徒知不可不弘毅而不知窮理之本惟擴
而大之以為弘作而強之以為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
私其去人道尚遠也此實公私義利之辨明　中玄問辨

錄云道遠是任重之意死而後已是仁以為己任之
意曰註云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何如曰如
此則破碎支離而失其完理矣何以故曰弘而不毅可以
任重乎毅而不弘則道遠者何物邪蓋曰士必弘毅乃可
以任重而道遠非謂弘任重而毅致遠也　原旨云弘是
心體不是度量若曰度量便着在氣上說來毅即弘之有
終道遠即任重之毅尾處也　仁以為己任只是說任重
死而後已只是說道遠不是做工夫做工夫處却在弘毅
二字　初問曰君子任重處一事不肯放過道遠處一息
不肯放過　解醒編云吾人學問志氣要大工夫要久直
須覷天地萬物之道無一不會于吾身又須視吾之身無
一息可離乎天地萬物之道如此方可為賢為聖顏子曰
請事斯語欲罷不能曾子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孟子
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便是孔子忘食忘憂不知老之
將至氣象弘毅二字不必甚分別未有不毅而能任重亦
未有不弘而能致遠也　車若水曰任重是治任之任仁
以為己任則是任天下之重之任　後漢書范曄論曰以
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

○興於詩

筆解韓曰三者皆起於詩而已先儒略之遂惑於二矣
李曰詩者起于吟詠情性者也發乎情是起於詩也止乎
禮義是立於禮也刪詩而樂正雅頌是成於樂也三經一

原也退之得之矣包氏無取焉　樂書云學道之序始於
言故興於詩中於行故立於禮終於德故成於樂詩者養
蒙之具禮樂者成人之事孔子之於小子則曰何莫學夫
詩於成人則曰文之以禮樂此禮所謂志之所至詩亦至
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者也仲尼燕
居曰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則禮者又詩樂之節
文也荀卿曰學始乎誦詩終乎讀禮是可與立而已以為
學止乎此則未也　二程類語云興於詩須見有著力處
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無所用力處
朱子曰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于詩興此心也立於禮
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　潜室陳氏曰此章先儒而

後樂内則先樂而後禮此章非爲學之序乃論其終身所得之先後也學之序當如内則至其將來得力處其先善心興起是於詩上得力其次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至末稍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力　石渠意見云集註謂學之初學之中學之終若然則是學之初不可立於禮學之中不可成於樂學之終不可與於詩也恐未是　荆川集云心之不能離乎經猶經之不能離乎心也自吾心之無所待而忽然有興則詩之咏歌關雎猗那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興固不能離乎詩矣然自其讀詩而有得也未嘗不恍然神游乎關雎猗那之間相與倡和乎虞廷周廟而不知膚理血脉之融然以液也則是學詩之時固

已興矣非既學詩而後反求所以興也自吾心之無所待而忽然有立則禮之度數玉藻曲禮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立固不能離乎禮矣然自其讀禮而有得也未嘗不恍然神游乎玉藻曲禮之間相與揖讓乎虞廷周廟而不知膚理血脉之肅然以斂也則是學禮之時固已立矣非既學禮而後反求所以立也安得以寓於篇者之爲經而隨吾心森然形者之不爲經耶故即心而經是已安得以無所待者之爲吾心而有所待而融然以液與有所待而肅然以斂者之不爲吾心耶故即經而心是已　中玄問辨録云問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何如曰此教人爲學之法也詩可以興學者當興於詩禮可以立學者當立於禮樂可以成德學者當成於樂猶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云爾也曰學之序何如曰初學不習禮乎中不讀詩乎成童釋菜亦爲學之終乎曰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詩而得之何如曰若然則未有詩時人固不興耶盖好善惡惡之心人皆有之但不能常常發見所以良心不能常在詩有善惡有美刺言語又能動人學之則好惡之心時常感發故教人學詩以爲啟發良心之助非謂興必由詩無詩必不興也　原旨云古人一入小學便教以禮樂教以絃誦詩禮樂三者一時俱習非是興於詩後方去學禮立於禮後方去學樂也但三者可以並習而不可以並造故自其始之興則於詩焉

得之其中之立則於禮焉得之其終之成則於樂焉得之也　質言云此教人爲學之法蓋興立與成原是吾心固有自能的物事但不感觸則不能奮發不約束則不能堅定不陶融則不能熟順故教人學詩禮樂以爲啟發良心之助耳非全假外以益内謂興必由詩無詩則必不興云云也興立與成詩禮樂功夫亦相須並進者序意不甚重

○民可使由之

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林希逸注聰明道之累也聖人之教人常欲使之晦其聰明不至於自累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愚字下得過當秦之愚黔首此語誤之　韓非子曰微妙之言上

智之所難知也今為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　賈子曰夫民之為言也暝也萌之為言也盲也故民者積愚也　黄石公素書云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張商英注曰道之衣被萬物廣矣大矣一動息一語默一出處一飲食大而八紘之表小而芒芥之内何適而非道也仁不足以名故仁者見之謂之仁智不足以盡故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不足以見故日用而不知也　後漢書唐章懷太子賢注曰由從也言設政教可但使人從之若知其本末愚者或輕而不行　二程類語云不可使知之者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知之爾　耆舊續聞云若如此則大有識義理者豈可禁之使勿知殊

非人皆可以為堯舜途人可以為禹之意蓋當熟味使字如孟子言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之義聖人能以理曉人至於知處貴乎自得非口耳可傳授　初問曰聖人以道治天下無不欲人入於善但條章約束則能使民由至於知此道則良知各在人心須自致力聖人無下手處聖人只設得學校庠序司徒之官而已此是勉人自力　講録云此是論凡民天下只一理所由者此理所知者亦此理不可使知之即是不知其所由者之微妙處

知字不是淺淺之知乃心領神會深知其所以然者民亦不是終於不可知須要待其自得人却不可使之也

困知記云古者大學之教非秀民不預農賈豈免誠有所不能及者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公侯腹心天资之忠厚者亦云可矣豈真見而知之與太公望散宜生等乎　大慧語録舉睦州問秀才先輩治甚經才云治易州云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箇甚麼才云不知其道州云作麼生是道才無語州云果然不知師云秀才雖然無語默契睦州只是末後一著徑山當時若見睦州道果然不知但拊掌呵呵大笑管取睦州不相辭

○好勇疾貧

正蒙曰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何以為勇邪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卒歸諸亂云　通義曰張子之意言

不足為勇不足為仁也而致亂之旨不重故但曰迷謬不思而已若探其本只一疾字在心已亂見於事也能無亂乎貧不可以倖免貧不可以速去心一疾之則所以經營過分非力非時其為亂也何如人而不仁氣質之偏習染之深非一朝一夕之故憎疾過情略不量恕吾中如沸湯隱雷莫知清浄之體為何物其為亂也又何如　後漢紀或問于郭泰曰何為禮慰小人泰曰諸君黙人不託以恭梨絲有搉惡含垢之義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吾懼其致害故訓之　范睢曰張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堙江河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宋史邵伯温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

地何足惜然既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
風知國體若也故欲薄確之罪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
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以貽後日搢紳之禍不能無過也
野客叢書曰君子之治小人不可為已甚摯之不已其
報必酷莊子謂刻核太過則不肖之心應之令人徒知戮
於攻擊逞一時之快而識者固深懼之　原旨云兩亂字
生於兩疾字上疾字在作亂之人下疾字在致亂之人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語林云昔者周公體大聖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
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吝士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
矣　西山真氏曰吝者氣不足也惟其無浩然之氣所以

鄙陋局促容受不得內而德善未有少進便自以為有餘
外而勢位稍戟高人便有陵忽之意俗諺所謂器小易盈
正此謂也惟其小而吝是以易盈而驕使其有江河之量
無不容受則雖德至於聖賢而不以為足位至於王公不
以為可矜前輩所謂弘毅弘則規模廣大而不吝矣不吝
則不驕矣正當參玩也　薛文清公要語云人有才而露
只是淺深則不露　淮海近語云周公所以為周公非徒
以其才之美也以其不驕吝也此才天之所賦人人與能
驕則侈之為已有吝則斂之為已私雖有周公之才之美
且不足觀況不如周公邪　初聞才美至周公極矣但有
一毫驕吝之心便不足觀驕心是傲視天下吝心是只要

祀蘇之說甚大誤助

獨專其美有此一念便只任已私焉此才美做去不顧人
家國用人行政一味恣已之聰明直任前去耗喪元氣皆
不暇恤其為才美所害關係不細矣故君子之才不可無
小人之才不可有小人之才者從小人之心發出也　李
南黎曰此乃就周公身上論相度以為相天下者之法如
有二字非謂今人有之也因周公不可以驕吝言故設言
之謂如使徒有是才美而不能無驕吝云耳相天下者最
不可有見已見人的心有一毫見已心便是驕有一毫見
人心便是吝人皆以有才之故而生驕吝心不知驕吝適
所以害才也周公制禮作樂培植八百年運祚自人之觀
周公莫不謂其有是才之美矣然以周公自觀此不過其

餘也公之所以為公者固在於有是才而不自用也彼其
斂所有以屈致天下之士而公所有以共為天下之事內
不見已外不見人故其才亦為天下之才觀周公之大者
觀之此而已如使徒有是才而不能無驕吝心吾恐本體
內被人已間隔遮障即救之而不足以成受之而不足以
居既喪周公之大而僅存周公之餘無足觀在器字上看
其卑陋
○三年學
宋書志云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
通一經　二程類語曰為學三年而不至于善是不善學
也　論語拾遺云穀善也善之成而可見如苗之實而可

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不見其成功者世無有也
慶源輔氏曰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為學之先不然則
不學矣　淮海近語云學也者學夫道也學不至於穀是
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矣故不易得三年言其久也
講錄曰學者學為聖人也聖人之學此心此理而已矣若
只要慱古今工文詞取祿位以為學則古來這等人不少
豈為難得志學之士誠能動動懪懪不失我本來面目實
實落落要做成一箇聖人至於祿位雖未嘗有輕棄之意
亦未嘗有干圖之心如浮雲然任其自來自去如花果然
任其自落自開這等人此心純乎此理窮居時定不損聖
人之疏食飲水曲肱而樂者此矣大行時定不加聖人之

忠君愛民敬事後食者此矣難得哉　李南黎曰至只從
原字非必逐馳將與之場方為至穀饒一以相因之常略
萌于心便是離了學而至穀的境界矣三年只是言其久
不必泥數目不易得乃言純心之學之難言非得之真養
之粹者不能不必豈世無其人意

○篤信好學

初問曰世間有一等資質朴固的人能篤信守死亦美矣
然見理不明死不當死多傷於道故篤信須好學守死須
善道註中纔擾不必然　旅以湯語云此章意在學道篤
信者信此道也好學者學此道也曰篤曰好皆指志而言
乃所以為學也守死者舉變之極而言所謂殀壽不貳惟
以善道為主危不入亂不居以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皆
所以見守死之義以見學與信者惟道而已　疑問云籌
說首二句是學守之事危邦不入以下說唯有學有守者
能之愚竊以為不然者學學之終身守守之終身原無窮
盡時且危與亂分明承上守死句來見得入危邦居亂邦
如此守死亦無謂須教善道始得下文有道無道又承此
危亂來若說危亂之間有道無道之際皆吾身利害所關
皆有个道在不可不學若於此危亂有道無道之時必討
个分曉不冒入不妄居不徒以隱為高不徒以仕為通不
終湮沒而無聞不終苟且以貽譏此皆篤信者之所當有
事而不可不以道為歸者夫子教人只是一箇學而其所

為學者只是教人善其道　劉向曰卑賤貧窮非士之恥
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
焉舉廉而士不與焉

○不在其位

通義白雲許氏曰凡侵官越局皆所當戒然居上位而侵
細務亦是也　大全或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朱子曰此
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
此閒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以至於天子不可
過於天道乃為俗耳然不止此又當知前後彼此之間各
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乃為大備而盡得聖人之意

○師摯之始

本關雎之亂則關狂之亂曰樂記之發亂頌師言曰等理也哉趣賦中之意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脩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
修之此以亂為脩亂之亂其說亦異　明道全書云亂治也師摯始治關
雎之樂其聲洋洋乎盈耳哉美之也　白雲許氏曰魯語
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
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
恪韋昭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
詩者歌也所以節舞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按昭
此語則亂字自有二義篇義既成撮大要為亂是以辭言
也曲終變章亂節是以音言也閔馬父所謂自古在昔四
語正那詩之終蓋變章亂節之亂也然則所謂參差荇菜
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者即關雎之亂非耶　巻

問編世人俱說關雎為衆樂之亂然否曰謬也三百篇皆
有卒章卒章皆謂之亂其曰關雎衆首章以例其餘也此
太師摯適齊之後夫子追而嘆之謂師摯在官之初且莫
說所奏篇篇皆美只奏關雎一篇至卒章其聲音已洋洋
乎盈耳之可聴矣　原旨云或謂歌武王下武之章而亂
以關雎見子之業本于父也不知何據

○狂而不直

朱子曰狂是好高大便要做理賢宜直倘是愚模様不解
一事底又宜謹愿悾悾是拙模様無能為底人宜信今皆
不然夫子所以絶之　二谷素琴集云狂侗悾悾皆性之
駁也不直不愿不信則當責也　口義曰狂直悾悾止是
氣質之偏耳若不直不愿不信喪其恒心便要變化他氣
質亦無所施教處故曰吾不知之難乎有恒今也或是之
亡皆此意也　吾不知者不知所以教也蓋學者心地上
不受病氣質上病痛儘不妨聖門學者氣質儘多般他心
地只一樣故五尺童子羞稱五伯寧可做不到五伯事功
並沒有這般樣心地王伯之分原於此　疑問託於狂實
奸而巧託於侗實猥而譎託於悾悾實詐而偽此豈性之
所稟乎抑由於習之所為也生稟尚可教誨氣習便難理
會了　甯見云狂者多踈宕坦率無掩飾合下帶个直來
狂本來面目如此如此者吾之所知也今却不如此吾不
知其狂也認不得他矣侗悾悾做此大槩含含說而不可

入道意在言外蓋此等或是因習喪了本來面目或本非
狂侗悾悾故意假托來的

○學如不及

文選向注曰好學樂道如奔逐於物志恐不及者猶恐失
之況於棄日乎　新安陳氏曰為學之道常如湯之檢身
若不及成王之夙夜不違言如有所不及然此心尚恐其
或失之苟自謂已至失之也必矣一說也又一說如追逐
然既如不及矣尚恐果不能及而竟失之又一說如撑上
水船之進前船不可少緩既如不及而不能前進又恐失
之而反退流也學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
如不及者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為學者晝夜勤力不息其心如追一物
惟恐不及既用功如此尚恐失之蓋人生有期白日不再
所以古人為學不分毫放過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
尸子曰堯以天下與舜顏色不變舜受天下於堯亦顏色
不變知天下無損益於已也夫何為哉　無能子曰堯舜
在位不以天子之貴貴乎身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及朱
均不肖則以之授舜舜授禹捨其子如疵贅去天下如涕
唾　前漢書顏師古註曰言舜禹之治天下委任賢臣以
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　舊唐書楊虞卿曰竊謂堯舜
受命以天下為憂不聞以位為樂　路史餘論曰以一匹

夫而一旦與之天下正以君子處之恐未免入其心而舜
視有天下與飯糗茹艸時無以異禹視有天下與冠掛屣
脫時無以異故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舜自舜禹自
禹天下自天下果何與於我哉　困學紀聞云聖人不以
位為樂也在易謂之虎尾在書謂之朽索深淵　又云惟
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有天下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
意　淮海近語云人皆以舜禹有天下為巍巍大乎獨以
舜禹有天下不與為巍巍惟有天下而不與所以為舜禹
學者觀舜禹有天下不與之心與夫子稱舜禹巍巍之旨
有不爽然自失者哉不言其他皆以匹夫而有天下者
惟舜與禹　講錄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不是將天下與

我判而為二不去照管只是自盡我治天下的道理不以
天下的富貴動心不作一些氣勢加於天下不相干預一
般　經子臆解云此不言堯而言舜禹以皆起自匹夫天
下非素所有而一旦被之身不與焉為尤難也妙在不與
二字見其巍巍處在此說者以訛傳訛極形容二聖憂勤
不暇安得以為樂聖人憂勤時自有然非所以頌巍巍也
必若此孔子當云兢兢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樂焉是
意也王摩詰詩乃能言之曰曹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
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此即儒者所云一點浮雲過太虛
意如此乃可言不與乃見巍巍矣　李獻吉曰舜禹有天
下而不與孟子所謂若固有之者也曰不以位為樂非也

樂者對憂之名不以位樂以位憂乎既若固有則憂樂具
泯豈必不樂而後為不與哉　郝子知言云舜禹有天下
而不與緣他自有個真境在與外物毫釐不沾染孔子見
富貴如浮雲佛去解脫無礙皆是此理聖賢都見到此所
以千駟不顧萬鍾不受雖各人深淺生熟不同總之皆不
動心素位而行德性圓滿一切應迹如海浮漚永嘉禪師
云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閒閒蓋情忘執破七尺
皮囊了無倚礙故能脫然無累如此
○大哉堯之為君也
中玄問辯錄云問大哉堯之為君章曰巍巍乎惟天為天
惟堯則之而其所以則天者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其德之

盛也如此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而其所以成功者煥乎其
有文章其業之盛也如此皆極贊之辭故曰大哉堯之為
君也民無能名者謂凡民耳帝力何有於我是也　筆解
韓曰堯仁如天不可名狀其高遠　李曰仲尼稱堯如天
之難狀也亦猶顏回稱仲尼如天彌高瞻之在前忽然在
後與此義同　桓譚新論云堯能則天者貴其能臣舜禹
二聖　晉書劉寔曰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不見堯所以
化之故不能名也　路史曰堯之治天下立於橊扉而雲
生牖坐於華殿而松生棟委軽裘垂襞幅萬籟空而七絃
采此堯之所以為堯也陽光之煕群目之隨浹沐之聚群
心之隊豈有心於為哉林焉生總焉群一日而風之二日

而霖之三之日蕩然矣風之過簫籥焉感之各以清濁應
蒼髯老歌黄髮擊壤果何力之有邪　僧寶傳大覺璉禪
師云堯風蕩蕩舜日高明野老謳歌漁人鼓舞當此之時
純樂無為之化焉知有恁麼事　空同集孔子贊堯曰大
哉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而史臣亦曰克明峻德史之峻孔
之則天巍惟堯極之不堯則之哉　經子臆解云孔子曰
大哉堯之為君也以一句起而其下每句形容其大曰則
天巍巍曰蕩蕩無能名曰巍乎成功曰煥乎文章何其大
也本不容分斷亦無二義朱子深視無名一句而淺視成
功文章遂分二段若以上二義贊堯之大而下二句又為
別出故其註云堯之德不可名所可見者此耳夫曰蕩蕩

曰不可名非言其隱也言其廣運而不可以一德名耳必
欲相参須改語云淵淵乎民無得而見焉則可用此註耳
自有此註出題者遂分割而出而俗子為講章時制者益
知抑揚之辭若以成功文章為不足道者不思帝堯之成
功文章是何等大而可以己意軒輕邪則註為之作俑也
原古蔡氏曰天之大是盛德大業堯之同天亦是盛德
大業蕩蕩難名德之盛也巍乎煥乎業之大也須平說若
謂德不可名所可見者惟功業文章而已則其詞氣為有
抑揚不應曰蕩蕩乎巍巍乎煥乎一氣說下德亦不是玄
妙成功文章亦不是粗述此說好但與傳註不合　黄葵
峰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玩為君二字則此章所謂德者以

施諸治者言也非僅止一身之德也大哉二字乃一章總
冒下文巍巍則天蕩蕩難名與成功之巍然文章之煥然
皆是叙其大也舊說堯之德不可見所可見者功業文章
而已不思蕩蕩無能名是說其廣大不可名言也非謂其
幽深不可見也　海叢編南華經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
其遠而無所至極耶蓋世未有見真天若見其狀若蒼蒼
耳世亦未有見真堯者見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耳故曰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唐堯一片本地風光豈惟世人莫能
見即聖如孔子亦不能見孔子豈惟不能見堯亦復不能
自見也不見之見是謂真見得此真見者山河大地墻壁
瓦礫皆是見堯也故曰見堯於羹墻　石渠意見蓋謂之

功中而有文章非成功之外而別有文章也
〇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書大傳云孰以明主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
席而天下治　徐幹中論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周有
亂臣十人而四海服此非用寡之驗歟　廣弘明集云唐
虞疊聖加以五臣文武重光益以十亂　晉書江統上書
虞舜以五臣與周文以四友隆　通義仁山金氏曰按諸
注疏皆作治亂曰亂夫能治亂即謂之亂則能去惡即謂
之惡能去害即謂之害乎此甚不通之說而諸書解亂字
云然其失久矣今按古文尚書德惟亂否德亂二字正與
集註合治字從氺從糸從乚取以手理糸而有條理也後

人𤔔字加乚與亂字相似故遂誤以亂為亂字書家以𤔔
訓治其加乚者為煩亂與古文不合當以𤔔訓治而亂為
煩亂乃通存此以備一說　淮海近語云舜有臣五人非
獨舜之臣也唐虞交會二代同美乃共有此五人為盛耳
亂臣十人非真有十人之全也尚有文母其實乃九人耳
正所以見才之難也　講錄曰唐虞之際際字不可忽二
代交際之間纔可如周之盛若是唐不際虞虞不際唐則
其盛亦不能如周也可見周之盛矣　緐言云通章是贊
周之人才足以繼盛唐虞故先以五臣十亂并提言之唐
虞之際際字最可味明聖合德中天景運會逢其適萬古
一時也於斯為盛是就才之分量上較非就數之多寡上

較也三分節承上言有周撥亂之人才固足繼唐虞交際
之盛有周忝順之君德亦無忝唐虞揖讓之美耳正上下
相足之意非無謂也自巍巍舜禹至禹吾無間俱是贊帝
王之德之盛意

左傳韓獻子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
楚辭天問云伯昌號衰秉鞭作牧注號衰號令於殷世衰
微之際也秉鞭策牧者之事也言服事殷而為之執鞭以
作六州之牧也　後漢書鄭興曰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
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　六一居士集云謂西伯
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　弇州剳

記曰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聖人之心也內文明而外
柔順以蒙大難聖人之幾也　易說云率其二以服殷也
非臣其二以服殷也此所謂柔順之至也　朱子曰文王
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不計其他所以為至德若謂一
分天下紂尚有其一而未忍輕去臣位或以商之先王德
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而不敢以遽取則是文王之
事紂非其本心有不得已者耳豈可以言至德哉　中玄
問辨錄云三分天下有其二解云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荊
梁雍豫徐楊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然否曰此文王為西
伯專征伐天下有不服者文王必為征伐之是為率畔國
以事紂三分天下有其二是言人心皆歸文王以天下大

勢言之已有三分之二云耳非真畫地而分也紂尚為天
子荊梁雍豫徐揚固紂之土宇版章也豈遂皆不為紂乎
文王聖德青兗冀之人固亦有人心也豈遂無一人歸文
王者乎要之天下皆紂之天下而人心則大半歸文王也
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後人遂分六州以實之則非矣
且當時天下九州固如此分向使為十州也又何如分乎
傳家拘泥强說乃如此
○禹吾無間然矣
前漢書賈捐之曰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
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　丹鉛總錄云舜之
德冠古今矣而皋陶之謨但以罔愆言之禹之功平天地

矣而孔子之語但以無間云之文武之謨烈光日月矣而
君陳之書但以罔缺總之　孫奕示兒編云間隙也猶玷
缺也孔子謂禹之所為我無以見其玷缺之可議也由其
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言之似儉不中禮也由其致孝乎
鬼神致美乎黻冕盡力乎溝洫言之則誠無玷缺之可議
是以始終言其無間然矣　口義云聖人不於自己身上
起念頭只於天理上起念故物來順應豐儉適宜都是理
當如此何間然之有　質言云通章不是泛說箇禹之豐
儉適宜蓋先勤克儉禹之明德人咸知之不知禹若止是
一箇儉德便有遺漏不周全處便有可議今禹雖是儉却
只儉乎自己口體而於神人所當豐處未嘗不極其豐便

是全美適宜無可指間處矣觀菲飲三句各以而字另
下語意便自有輕重可見　講錄曰禹意豈儉適宜之說
似乎小於視禹此正禹萬物一體之心皇皇然欲安天下
而不暇為其身圖也宮室之卑衣服之惡飲食之菲吾居
之衣之食之蓋其心在此而不在彼有不自知其為薄者
正是視人之溺由己溺之有天下而不與也至於溝洫所
以為民黻冕所以臨民鬼神所以福民者吾安得而不厚
之也心之所願唯與天下致平成之績斯已矣而吾身何
與耶　解醒編云無間然言其盡君道也天之立君原使
之為天地宗廟之主國家天下之寄非使之自佚而已禹
之所重者在天地祖宗事神治民而其所輕者在一身之

衣食居處此正君道之盡善處豐儉二字不必甚繞　通
義白雲許氏曰致孝鬼神是祭宗廟盡其誠致美黻冕是
待諸侯盡其禮盡力溝洫是養民盡其愛　大全新安陳
氏曰禹素儉儉勤不以位為樂有天下而不與之實也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功成而不利於人
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
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者利歸於民也　困學紀
聞云禹盡力乎溝洫濬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
於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稔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險掌
之自鄉遂之法廢子駟為田洫而喪田者以為怨子產作
封洫而佐曰時以為謗晉欲使齊盡東其畝而我卑是則

後漢書帝紀註日甘[illegible]凡[illegible]𣏌菲飲食孔子曰吾無間然其卑太宮室而方內溝洫珍脩府櫓雕成之物

甚而兩周車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制蕩然矣

談經菀卷之十四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同郡年友毛堪　校

論語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

史記太史公曰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學齋佔畢云古註及諸家皆以為三者子所希言余獨疑之利者固聖人深恥而不言也至如命與仁則自乾坤之元孔子文言已釋為體仁矣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曷嘗不言且考諸魯論二十篇問答言仁凡五十三條張南軒已集為洙泗言仁又命字亦言之非一是豈不言哉蓋子罕言者獨利而已當以此句作一義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與此句別作一義與者許也　近思錄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　淮海近語云夫子之常教人者義也而利則罕言焉常教人者人事也而天之命則罕言焉常教人者仁之方也而仁之體則罕言焉蓋知喻義則利在其中知盡人事則天命在其中知求仁之方則仁之體在其中　通義仁山金氏曰或曰利與命仁若有理欲之間而夫子皆罕言之[illegible]利

考義之和天理亦有自然之利未必利欲也但夫子皆学
言者防其流之弊耳夫子而常言利學者或流為功利之
說夫子常言命則學者或流為莊氏之說夫子常言仁學
者或流為佛氏之言矣然命亦有二性命之命固難言亦
不可𠐊等而教若氣數之命常言之亦啟學者廢人事故
前輩謂到人事盡後方可說命正謂此也　講録云既不
欲人溺於卑近又不欲人騖於虛遠眞聖人之教也

○達巷黨人

中玄問辨録云無所成名者謂人莫得而名也何謂惜若
以為惜則所謂民無能名者亦惜之歟蓋既曰大哉孔子
則所謂博學而無所成名者皆所以贊其大也曰執御之

說謂何曰孔子於此欲任之則人之譽己何以便任欲不
自任則本是實此又何以辭故直以謙承之曰吾執御矣
若不喻其意者然然其實亦自任之意也　講録云大哉
二字黨人意指博學博學就六藝之類說亦未為知夫子
之大者夫子之大本末精粗一以貫之者黨人就粗處說
執射執御夫子亦只就粗處說然又含了博學似全未博
學者只認著無所成名一邊欲執一藝以成名謙之至也
黨人惜天子之大不以一善而成名不知夫子之所以為
大者正在不可以一善名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堯之所
以為大者夫子之謂矣　李南溪曰黨人謂我博學無所
成名則我必有所執而後可吾何執隱然大德不官大道

不器意執御執射不是審度之詞正是諷悟黨人言於然
我專執会非是射御之藝方可而二者之中亦惟御為易
執自御而上附射猶或難之況其大乎正意寓在言表蓋
微示以道原無執着之迹而執着技藝非所貴也當與太
宰多能節參看切不可謂夫子眞欲執御而自處其卑之
謙也　晉書韓康伯曰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
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降其
賢者也　困學紀聞云古者以射御為藝孔子曰執射乎
執御乎詩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御
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之善也學射者多矣造父
之師泰豆氏尹需之習秋駕皆學御者也說苑謂御者使

人恭射者使人端亦正心修身之法

○麻冕禮也

大全胡氏曰麻緇麻為布冕冠上板也謂之緇布冠者染
布為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名禮朝
服十五升冠倍之鄭注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
淮海近語云聖人不從拜上之非而必欲返乎拜下之
舊何也蓋拜上者竊命之漸竊命者耦国之漸耦国者簒
弑之漸聖人所以必謹其微也　禮書曰孔子之時禮廢
滋久天下不知後積類之為重而或以輕為重是猶不知
拜下之為禮拜上之為泰而或以泰為禮故孔子救拜之
弊則曰吾從其至者救泰之弊則曰吾從下凡欲禮之明

於天下而已　二谷適園集云麻冕純冕制度文為也拜
下拜上三綱也聖人固革亦可見矣　口義云聖人舉麻
冕以例拜下言我何嘗泥古如麻冕純儉可從則從之但
此心過不去處要從也從不得此所以違衆而拜下也前
節見聖人之不泥古後節見聖人之不狥今而禮可知矣
講錄云古時麻冕拜下是禮之常今時純冕拜上是禮
之變一則變而無害於義一則變而害義之甚而事不平
訛歸重下條見得無害於義者固可從而害義之甚者則
不可從也

○子絶四

正蒙曰絶四之外心何存處盖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
則與天地為不相似　大全雲峯胡氏曰心之本虛聖人
絶此四者亦不失其本虛之心而已意似微雲點翳我則
昏霾之甚矣太虛中本無一物聖人此心渾是天理亦無
一物也　朱公㮣問學拾遺云毋意毋私意也毋必為毋
固滯毋彼我乃曾子所言也　温公迂書云或問子絶四
何以始於毋意曰事之生未有不本于意者也意必生於
欲欲既立於此矣於是乎有從有違從則有喜違則有惡
人之常情也喜實生貪惡實生暴貪暴惡之大者也聖人
除其萌塞其源惡奚自至或曰毋意於惡既聞矣敢聞聖
人亦毋意於善乎曰不然聖人之為善豈有意乎其間哉
事至而以理應之耳或曰毋固毋必何謂也曰聖人出處
語默惟義所在無可無不可奚其固成敗禍福繫命所遭
誰得而知之奚其必或曰然則何以終於毋我曰有意有
必有固則有我有我則私私實生蔽是故泰山當前而不
見雷霆破柱而不聞無意無必無固則無我無我則公公
實生明是故秋毫過目無不見也飛蚊歷耳無不聞也其
得失豈不遠哉　張太史書稿云無意必便是未來心不
可得無固我便是過去心不可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便是見在心不可得看鏡具照體隨物為形昏昧
放逸者日用不知着有着空者無病服藥千聖千賢只是
求此一悟而存之也　明儒經翼曰意是本心自然之用
如氷鑑之應物變化云為萬物畢照未嘗有所動也惟離

心而起意則為妄千過萬惡皆從意生而必固我盡從意
成毋意是塞其過惡之原所謂防未萌之欲也毋意則本
心自清自明不假思為虛靈變化之妙用固自若也空洞
無體廣大無際天地萬物有像有形皆在吾無體無際之
中隨感而應而實不離於本心自然之用或以毋意為滅
意非也滅者有意而後滅毋意原未嘗動何有於滅或以
毋意為毋惡意亦非也善與惡對心本無惡有何善意有
善可為是謂義襲非慊於心誠偽之所由分也或以毋意
為立說過高非初學所能及亦非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
有生熟安勉原無二致及其知之成功一也王氏　新泉問

辨録云聖人以天地萬物為體即以身在天地萬物中作一側看何等廓然大公焉得一毫私意凡私皆從一身上起念聖人自無此所以自無意必固我之私若佛者務去六根六塵根塵指耳目口鼻等為言然皆天之所以與我不能無者而務去之即已一身亦柰何不得不免有意必固我之私猶强謂之無我耳何等私小　初問云意必固我四者皆無原是心體聖人則完全此心體曾不知有四者虛至公至靜至定約言之只一虛而已　聖人之心原是不睹不聞無聲無臭之本體此本體人人皆有之只為自壞了聖人只空然洞然事到面前從此靈覺中自然流出玲玲瓏瓏自成片段經天緯地皆由此出從虛中出

最大加一分意思便不虛便出來得小聖人之心如海汪洋浩蕩渾涵停蓄流注在大處便是江湖支分在小處便是川瀆細風來便粼粼然照眼文章大風來便汹汹然拍天波浪而千奇萬怪奇珍異寶出沒其間無所不有無所不備自是莫測若人心加一分意思馳騁做出只是溝渠間作浪盈涸可立待爾　四書心孜云甚矣人之私心皆起於我也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無我也唯無我自無意無必無固耳意者未事而預期也必者事至而偏主也固者事往而凝滯也三者皆歸於我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則無事於心無心於事矣太虛也夫意必固我雖有四者之名實無四者之相迷則亂起悟則旋除此心若同太虛四者何處安脚聖學也　海嶽編云吾輩依做作工夫者多矣辟如靈龜曳尾拂迹成痕轉添意必重增固我耳殊不知過去之心已往見在之心不住未來之心未來本無意必本無固我人人日用可以反觀然則此四者不特聖人無之即凡民亦未嘗有耳聖人悟之故有若無愚人迷之故無而為有蓋聖凡之辨微矣　楊升菴云五根之禍劇於毒龍五根如前意想如弓慎按五根者眼耳鼻舌身也心經六根有意此以五根皆起于意故五根之外以意貫之孔子四絕始於意佛氏六根終於意　五燈會元德山云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寂而妙　大乘起信論云一切邪執莫不皆依我見而起若離我見則無邪執　峰諭曰聖人無心生滅焉起然非無心但是無心心

耳又非不應但是不應應耳　大慧答樓樞密云過去事不須思量思量則障道矣未來事不須計較計較則狂亂矣現在事到面前或逆或順亦不須著意著意則擾方寸矣但一切臨時酬酢自然合着這箇道理　龍舒增廣淨土文云我之所在不可以無我無我則逐物矣理之所在不可以有我有我則蔽理矣孔子毋我內典無我相能至於此則與虛空等矣　困學紀聞云聖人無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記必為之事也

○子畏於匡

呂祖謙曰昔夫子能忍匡人之圍而不能忍蔡人之兵能

忍南子之見而不能忍優施之舞聖人之心何其多變也
爱身之與爱国其深固不相参也毀辱在身聖人納之而
不校也此匡人之圍南子之見夫子所以未嘗一動念也
毀辱在国聖人讎之而不置也此萊夷之兵優施之舞夫
子所以未嘗一毫貸也　石安世曰孔子謂天之將喪斯
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為
一矣盖聖人之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爾孟子
地位未到此故曰夫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
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　通義或問
文即是道否朱子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
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故常恐其散失而不可收　何

文定曰所謂文者正指典章文物之顯然可見者盖當周
之末文王周公之禮樂崩壞紀綱文章蕩然無有夫子收
於散亡序詩書正禮樂集群聖之大成斟酌損益以詒來
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得與於斯文者也以一身而
任萬世綱常之責天生斯人其關于世運豈是些小聖人
心與天契固有以知匡人決不能害已也天生德於予桓
雖其如予何亦同此意　簡端錄云孔子生文王之後曰
後生者宜也而曰後死者何居道成于生事定于歿

○太宰問於子貢

淮南子曰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
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　夫聖人
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
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　王勃夫子廟碑云靈襟
不測睿視無涯石砮昭集隼之遠土缶驗羵羊之井稽山
南望識皓首於封禺豳澤東浮考丹萍於夢渚麟圖鑒遠
金綿題佐漢之符鳳德鈎深玉筴筮亡秦之兆聖人之觀
化也時義遠矣能事畢矣　楊烱夫子廟碑云年當甲子
潛知啟漢之萌運叶宫商預察亡秦之兆星移大火追責
天司月入陽街無勞雨備季桓子羵羊之井推木石之禎
祥陳恵公集隼之庭驗肅慎之貢賦　朱子語類云太宰
以多能為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為
盡盖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

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
　明儒經翼曰君子於天下多能固亦是件事但這裏當
不得一箇才聖賢之才其根本只在德上故發出來便能
瀰漫充塞於天地間若夫多能只是箇才中的流派夫子
在當時才全德備無人窺瞷得他只見其於禮樂射御的
弋獵狡之事便謂聖在此處故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
者與何其多能也是盖即一隙之光而謂睹日月之全即
一物之微而謂識化工之大不知多能者固聖中之一事
而其所以聖者不在是也故子貢曰夫子固天縱之將聖
又多能也趙氏　淮海近語云太宰稱夫子之聖在多能是
以聖人之事盡於多能也子貢以夫子固是天縱之將聖

又兼多能是以聖人之事必兼多能也豈夫子之作聖自有其本末若何一心也一以貫之之妙也致一斯足以盡道君子豈必能之多乎可見太宰蔽於物子貢猶有物夫子只無物　竇退錄云吾不試故藝余妄意謂夫子天縱之聖哉皆不學而能豈若常人務之故其多能皆本於自然而非有意於多能也　張文定公集議曰所謂技藝之能者果性分之外之疣贅也歟曰不然風雲霜露無一而不爲乎天百川衆流無一而不歸於海今指風雲霜露之小者而曰天專在是指百川衆流之小者而曰海專在是固不可以爲無與於天與於海也亦不可也然而孔子之言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則其餘不足觀聖人

之所重者顧不有在乎而論智伯者亦曰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將何以待之乎於乎多能之不足語聖也如此

○吾有知乎哉

文選王簡栖云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鍾虛受無來不應　隋薛道衡曰靈臺神宇同夫明鏡縣照不疲譬彼洪鍾有來斯應　正蒙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肇論曰夫有所知則有所不知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故經云聖心無所知無所不知信矣是以聖人虛其心而實其照終日知而未嘗知也　又曰非有故知而無知非無故無知而知是以知即無知無知即知　黃氏日抄曰或問謂空空指鄙夫而言此語合入集註蓋集註未嘗明言空空指誰、通義朱子曰兩端也只一般猶言頭尾也竭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

胡先生曰大舜是取人之言執其兩端而用其一夫子是教人之言竭其兩端而未嘗遺其一也　明儒經翼曰夫子之心不識不知有鄙夫來問其心只空空而已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但叩他是非兩端自知的與之一剖決鄙夫之心便已了然竭盡無餘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得一毫他只不能

自信耳若夫子與鄙夫言時尚留得些子知識在便是不能竭他良知可見鄙夫之良知即夫子之良知非有二也陽明

敬軒要語云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靈　答問集云此是聖人實說已分上事蓋曰必本無知如廣谷空空鄙夫來問其說定有兩端我即叩而竭之隨響應聲則實無所不知矣　四書心孜云良知無知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意見謂之知無意見無知也無知謂之良知聖人之空空也聖人之空空與鄙夫之空空無異張子曰毋意毋必仲尼竭兩端之教空空也意見不立也匹夫之空空亦無意見也象山云與有意見人說話最難入以其不空也空者心之體也心惟空故能盡

是非耳惟空故能盡清濁兩端者是與非而已盡是非兩竭矣 淮海近語云聖人之無知便是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也鄙夫問而叩兩端以竭便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張子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朱子曰聖人之心至虛至明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其應甚速無所不通最得其旨 海叢編云聖人之無知矣豈謙言者一塵翳天一芥覆地虛明之中豈容一毫妄知也耶孔子蓋真無知耳惟全體無成全體有小扣小應大叩大應譬如風不自觸故遇物而予噣不斷鐘不自鳴故隨扣而清韵常生聖人若自知其能叩兩端而竭耶 翼疏云叩其兩端者蓋因其所以問我者而我反以叩之叩亦問也端端緒之義也既

即其動於天理而為善端者反以叩之此何心也而其所以為善之端者從何而發見乎後即其動於人欲而為惡端者反以叩之此何心也而其所以為惡之端者從何而發前乎

○鳳鳥不至

前漢書董仲舒曰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古明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端仲尼自傷有德無位故不至也 論語測曰何謂鳳鳥河圖也伏羲大舜文王之瑞而文明之兆也舜文之興也鳳鳥至焉羽具五色聲中六律而禮樂作伏羲之興也河馬負圖出焉數具奇偶道昭陰陽而易道明故曰文明之兆也何以嘆吾已矣也鳳不至圖不出則明王不興聖人之道終於不明不行也 雍錄云文王之在岐也有鸑鷟來鳴其地周人以為已瑞故岐山縣之山名鳳凰堆也孔子恨其生之不辰故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而周公亦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然則周人信嘗以鳳為瑞矣顧黃霸以鶡鳥為神雀馬德儒以孔雀為文鸞則欺罔耳然而巢阿閣儀九韶固足以表盛治而夏商無之亦不害其為帝王也則有鳳固不必詫而無鳳亦不為闕也帝皇之世河洛皆出圖書而商周無之豈以不足為劣也 路史曰久矣天之無意於斯文也龜圖鳳苞天地之文也天地之文有時而不得秘聖人則之所以為治也秘而不亦聖人亦遂已矣

○子見齊衰者

中玄問辨錄云見冕衣裳者而敬人之常也若夫齊衰者與瞽者而敬則非聖人不能也曰少嘗作坐何如曰雖夜必興不言寢而寢可知也變色而作不言坐而坐可知也今既謂之作則坐何待言還是雖少必作於理為正鄉黨亦記此曰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其義一也 講錄云謝顯道常令朱子發聽說論語首舉此章及師冕見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顏淵喟然嘆

關尹子曰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

心欲求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故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論衡曰此言顔淵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　二程類語曰佗人見孔子甚遠顔子瞻之只在前後但只未在中間爾若孔子乃在其中焉此未達一間者也　又云瞻之在前過也忽然在後不及也如有所立卓爾聖人之中也　大全朱子曰高堅是説難學前後是説聖人之道捉摸不著皆是譬喩如此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不著意又失了纔著意又過了只是難到恰好處　明儒經翼曰顔子學問不落聞見多學的窠臼其初便從本體上鑽求而不知本體即物理也夫子恐其墮

於意見之渺茫故誘之以博約之學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是也蓋心體事而無不在故凡本體散殊粲然有迹曰文萬理同出一原故凡本體純密秩然有理曰禮隨時隨處無往而不學曰博而要只求復其本體曰約而博則本體隨在有見故恍若卓爾不復如向焉之高堅前後也博而約則本體寂然無所故從之末由亦無庸於仰鑽瞻忽也此顔子竭才之學殆庶之造嘆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而精一之傳於是乎有屬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顔子至是始悟得耳　石渠意見以為顔子領夫子博約之教有得之後追述在前未領聖教之時以聖道為高也仰之則彌高而不可見以為堅也鑽之則彌堅而不可入

瞻之若在前忽焉若在後蓋言已無定見非聖道之有高堅前後也　宛陵切琢曰問循循善誘曰顔子直求本心遺了應迹是學無階級道原于心其實充塞流行於日用間處處彌滿無間於高堅前後惟回他離了用處學故有時若見其高堅若見其在前在後夫子教之博文不離應迹也教之約禮歸諸本心也此文即視聽言動此禮即視聽言動之心復禮者復本心自然之條理耳本心條理天則也天則在中條理生生故發而為視聽為言動自然一一中節而斐然成章故曰文實不過順帝之則而已隨在皆文隨在皆禮條理生生故隨處皆仁無處非文則無處非學故欲罷而不能此夫子善誘之所致也所謂竭才只

是這一路精神去用再無一毫別念來分是謂竭盡無遺若有一毫分念處便不專一才不可以言竭視聽言動萬有不齊故曰博視聽言動一歸於本心之條理故曰約如此隨處皆心体呈露故曰如有所立卓爾至此則無復高堅前後之擬議矣

、陽明子曰道一而已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知一也二之而分先後者後儒支離之見也夫禮也者吾心之天理也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之謂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也禮也者文之存于中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

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所謂體用一原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於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為虛文而為詞章者流之弊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為虛禮而為空寂者流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異端功利之說乱之也顏子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然後知天下之事雖至于不可窮詰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

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顏子至此而始有真實之見矣胡子衡齋孔子教顏子若曰夫今為學不必求之高堅前後也但日用事物變化云為皆吾心之文也而學之事在焉事至不一者也故曰博文是文也孰宰之哉莫非文也莫不有吾心不可損益之靈則以宰乎其間者禮是也而學之功在焉功至一者也故曰約禮有是文則有是禮非文外而禮內也博之文必約之禮非博先而約後也故博文為約禮之事約禮為博文之功　口義云自吾心而求之則凡文之見於外者皆吾禮之根於心者也博我以文者以心而通諸事則即心之理散為萬殊而闕見不得以

梏之知有真見矣約我以礼者即事而反諸心則萬事之理原於一本而私欲不得以奪之守有定理矣此皆不從外得故欲罷不能到功夫純熟內外合一則即事而理已存所謂既竭吾才如有所立者也過此則大而化之無所事守故欲從末由　郝子知言云約礼只是主敬孔門傳授心法不外此論語中說敬說礼詞旨襍見蓋以敬嚴事之謂礼以礼操心之謂敬儒道宗旨就世間綱紀倫物上着脚故由礼入　初問云欲罷不能是顏子在心上用功有下手處了已得要領真見得道体不息自罷不得漸與浹洽有時習之悅卓爾是夫子之道顏子皆已行得高堅前後在我矣但不免尚有安排處不若夫子圓活周流從

心不踰矩不着心思不費力氣神無方而易無礼一切出於自然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從之正是從心不踰之從顏子大而未化在此卓爾是大處末由是未化處　淮海近語云欲罷不能以所博者是我之文所約者是我之礼欲已而自不能已既竭吾才文無所不博礼無所不約是以竭盡而無餘才此顏子體道之實功也真機既得實功既盡道礼躍於吾心凝於吾目故如有所立卓爾欲從末由就是卓立之分明處非卓立後又有此一段境界至此則以有窮盡有方所言道亦可以無窮盡無方所言道亦可此唯自喻自得之耳　南游會紀曰問顏子沒而聖學亡畢竟曾子孟子所傳是何與子謂此須心悟曾子孟

子尚有門可入有途可循有繩約可據顏子則是由乎不啓之扃達乎無轍之途超乎無藤之緘曾子孟子猶為有一之可守顏子則并一忘之矣喟然一嘆蓋悟後語無高堅可着無前後可依欲罷而不能欲從而無由非天下至神何足以與此　士翼云古稱學顏子之所學夫亡其鑽仰之勞博約何循也亡其博約之功卓爾何見也瞻前忽後者未立也無所持故爾如有所立有定力矣如者辭之遜也卓爾者立之狀夫顏子學聖人之難如此今未嘗一日實用力於聖人遽為大言不既欺乎　海鹽編云髑髏裡一副能思量解會的力量所謂才也直使得人七顛八倒至擱高擱坐在前在後眼見虛花孔子沒柰何難以本

分事接他且教去博文約礼漸漸消然他才力果然苦極憊極欲休不得湊泊到鐵劄不入處一副力量都消磨盡了然後自已本來一片田地壁立萬仞的嘴爾現前乃通身汗下曰將謂別有元來如是遂休去歇去矣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非親證人不解作此語也

○子路使門人為臣

講錄云自大夫以上皆有家臣治喪士庶人委之親友以孝子不治事故也子路以夫子嘗為大夫有家臣故欲為家臣治喪以尊異之然不知夫子豈以家臣之有無為輕重乎莫道是家臣縱後世尊之以王礼夫子亦豈以王不王為輕重乎仰惟哉

爾皇帝去王號而稱先師師也者與天地等與君親等所以尊異之者至矣盡矣無曰子路諸子見不及此即後世許多王者都無此見也非夫子身後一異與哉　誰字措人人誰不知我無家臣無而為有吾能欺誰人也人不可欺吾其欺天乎此是說不嘗用家臣也且予與其死於家臣之手寧死于二三子之手縱不得家臣而大葬也予死於道路而不葬乎此又是說不必用家臣也

○有美玉於斯

家語子路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可也国有道則衮冕而執玉也　後漢書陳元曰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　疑問云此通是借言子貢意夫子之

樂行也故着一求字夫子之意亦欲其樂行也故應一待字然待與求相去懸絶矣　王荊公曰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於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己則反而食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礼耳於是之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於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於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於賢人其不足與有為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為孔子也

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
於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
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於世之人乎曰道
之將歟命也道之將廢歟命也苟命矣則知世之人何
○子欲居九夷
論衡曰禹入裸国裸入衣出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
不能教裸国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為君子或孔子實不
欲往患道不行故發此言　皇甫湜云杞用夷礼杞即夷
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而商士為頑人因戎之
遷而伊川為陸渾　孔明集云禹出西羌舜生東夷孰云
地賤而棄其聖孔欲居夷羌適西戎道之所在寧選於地

伊洛本夏而鞠為戎虛吳楚本夷而蔚成華邑道有遷流
而地無恒化矣　陽明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蓋無入
而不自得之意若曰所居則化則於中国有礙　薛敬軒
先生邵陽縣重修廟學記云昔吾夫子欲居九夷門人惑
之殊不知九夷雖遠固不能外是道以有生聖人所在即
道之所在又豈有不化之人哉今去聖人僅二千年不問
海内外華邦蠻區愚夫小子皆能道吾夫子之號而起尊
信之心由是愈見其道之大焉居夷之言非偶設也
○吾自衛反魯
論衡曰實衛天下最賢之国也魯衛不能用已則天下莫
能用已也故退作春秋刪定詩書以自衛反魯言之　後

漢書范升曰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
久孔子尚周流游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　因
學紀聞范寧穀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
列黍離於国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
以被群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為之
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
降王於国風非孔子也　樂書曰哀公十一年孔子在衛
魯人召之而反然後樂始得其正先王所謂立樂之方也
樂既正則雅也頌也斯各區別而得其所矣觀雅、
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皆有其義而無其辭至孔子序
之於六月則列而次之正考甫得商頌於周之太師者一

二篇至孔子列於周魯頌之後者六篇豈非樂正而雅頌
始各得其所耶王通曰吾於礼樂正失而已亦可謂有志
於學孔子矣季札觀樂於周豳不居末而次齊秦不次唐
而次豳魏不次齊而次秦是国風亦不得其所矣此特以
雅頌為言蓋樂之正者本雅頌之音而已傳不云乎雅頌
之音理而民正　石林辯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為周德
之衰大雅為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
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次之賚為第三桓為
第六以所作為先後以此考之雅以正変為大小頌以所
作為先後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
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為先後刪詩之序也

論語測曰自衛反魯何以樂正也正其聲音之缺繆也八
音歌舞節奏唱和之序也夫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則學於四方而得其詳者有之矣自衛而學於四方也何
謂雅頌各得其所也二雅三頌詩之篇章也舉雅頌則国
風在其中矣風雅頌者樂之章也或作之朝廷焉或作之
宗廟焉或作之閨門焉或作之閭巷焉是其所也夫聲容
正矣作之不僭其所矣詩以當所所以當樂樂以感心故
人心感於平而不忒也樂之教也　續停驂録云按論語
吾自衛反魯事在哀公十一年時孔子年已六十五矣前
此詩樂蓋嘗散亂存十一於千百比其篇什正其体裁然
後謂之一經用以被絃歌而合律呂此三百五篇之大指

也季札聘魯事在襄公二十九年是時夫子生方八歲安
得樂工之所肄習與季子之所審定者皆吾夫子国風雅
頌之新編也疑左氏之傳會以此　淮海近語云雅頌各
得其所正見樂之正處　原旨云詩樂是一件詩即奏之
於樂者陳氏曰不及風者列国多不正之風廟朝所不奏
二南亦用之房中故樂只言雅頌　口義云告師摯是正
樂音雅頌得所是正樂章
○出則事公卿
中玄問辨録云他人只在形跡上看必待沉酣顛頓然後
為困聖人在心上看若稍過其則便自知之便曰不為酒
困何有於我若自他人視之儼然動容中礼何有一毫差
錯此正聖人極精細不可及處若以聖人故為此言以誨
人是不情矣不情非聖人也　疑問云只為人看得事體
易所以不能盡道如此章人皆曰此常事耳夫子何不任
諸己竊意亦易乎其言之矣事公卿如靖共篤棐事父兄如
祗載克恭勉喪事如曾子問喪大小記不為酒困如酒誥
賓筵此豈易事也乎哉事愈卑而意愈切語非是
○子在川上
列子引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
覺之哉　困學紀聞陳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
水以明之鳶飛戾天魚躍於淵道體無不在借鳶魚以明
之　又曰不舍晝夜釋文舍音捨集注亦云上聲而楚辭

辯證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
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辯證乃朱
子晩歳之書當從之　肇論曰莊生之所以藏山仲尼之
所以臨川斯皆感往者之難留也　郭景純遊仙詩云臨
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　阮嗣宗詩云孔聖臨長川惜逝
忽若浮云若余不及來者吾不留　大全吳氏曰逝者不
指水斯字方指水逝訓往集註謂往過來續似多了來字
　朱子語類云恐人說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
其實這許多物事湊合來便都是道之體道之體便在這
許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　與道為體此四字
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也　聖人言語

敬齋者如斯即只明便是夫之意學於操得洞所以矣

只是要明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吾身也在裏面萬物亦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同只是一箇物事無障蔽無遮礙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聖人即川之流便見得也是此理無往而非極致　晋峰道安云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　梁蕭子良曰悼川上之不追悟交臂之潛往　容春堂集云昔者孔子之語道多矣而直指親切莫如川上之嘆蓋合理氣顯微一言蔽之而所以為用功地者即是而在萬世之學道者此其的矣　讀書録云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疑問云此不必說是水亦不必說是道理人心體中渾然一道體故觸於目着

無非是物也只就逝者說便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偏一句讀　講録云道本無體所謂無聲無臭於穆不已也天地人物都是載着那道出來的似與道做箇骨子故伊川子云與道為體夫子此處之嘆正是指出道體來示人雖為川水而發却不專為水說天地人物都包在這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一句內了道既不舍晝夜學者之體道可以晝夜而止乎　知新日録敬齋公曰此機常行而不住常活而不死思而不落想像動而不屬安排即此便是真稚子便是川流之意　湛甘泉曰固有見於水而言之則凡四時之行百物之生可以觸類而長之矣何以見之也存心於勿忘勿助之間則見之矣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德者人心本得於天惟知好之然後能進修以成己德但人真好之者少而好好色乃人之實心若心實好德如好色然則實好德矣此與大學比喻一般意只是勉人須實好德

○譬如為山

荀子曰頍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　徐幹中論曰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　又曰君子修德始乎雞丱終乎鮐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　明儒經翼曰平日役役於物忽有一念之善心生即夫子所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平日力於為善忽有一念之懈心

生即夫子所謂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潄

○語之而不惰者

徐幹中論曰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亹亹之譽為七十子之冠　淮海近語云顏子所以造於聖域只是一箇不惰二字成了吾人所以不能成學只是一箇惰字壞了學至於不惰可以言學矣凡有惰者皆不足言學也　口義云夫子之言諸弟子得之於口耳顏子得之於心口耳之學與身無干故惰得之於心者自勤於身有所不能已矣何惰之有此亦足以發欲罷不能之意

○子謂顏淵

杜氏新書太祖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惜
愛哉中亦與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張載曰未至聖而
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二谷素餘集云學無止法言心也然始乎為士終乎為
聖人知終終之斯之謂止猶穀之實井之泉山之成也故
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傳以方進未已言之者
蓋譏乎學之有止云爾　謝顯道云人所以不進者何只
為未有根試看遮前茶蘼花只為有根在故一年長盛於
一年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

左傳曰夫學殖也不學將落杜注曰殖生長也言學之進

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月盛　橫渠理窟曰學者只是於理
義中求譬如農夫是穢是衰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
則須有所得　初問云此夫子欲人根本上用功若不在
根本上加功苗而不秀者有之矣秀而不實者有之矣此
皆可惜故須要培養根本根本者心是也培養處要已精
而益精已密而益密方能苗而秀秀而實

○後生可畏

橫渠理窟云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
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
之徒　陽明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
也夫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一說來對今

[illegible]

只就後生言將來必強如今日也不必黍我字　吳志蕃
曜論曰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
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
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
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
道垂名億載　晉郗超云有道之士指寸陰而惜漸恒自
強於鞭後業與時競惟日不足　顏氏家訓云曾子七十
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為碩儒公孫弘四
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
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
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墻亦為愚爾幼而

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
無見者也

○法語之言能無從乎

論語測曰說不繹從不改何以謂末如之何也說而不繹
猶不說也而甚於不說也從而不改猶不從也而甚於不
從也何以甚也不說不從猶可望也說不繹從不改不可
望也不說不從不知者也猶之過也說不繹從不改知而
不為者也猶之故也聖人之刑政也刑故而宥過　只義
云法言必從巽言必說此教之所必至人之良心不泯則
法言巽言少不得着他一邊若法言既不能使之改巽言
又不能故其思只管面從面說則良心幾於亡矣這樣人

聖人更没奈他何故曰吾末如之何也已如痼疾之人亦
知喜醫而經絡不受藥雖有良醫亦無如之何此死症也
初問云聽言者不在一時得聞之頃有感發要聞善而
勇於行如悅不繹從不改不過在言語口耳之間而已雖
法語巽語亦終無益於彼也故末如之何
○三軍可奪帥也
莊子曰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　通義白雲許氏曰奪帥
如漢王馳入韓信壁即卧内奪其印符以易置諸將仝子
無忌推殺晋鄙奪其軍之類匹夫猶言一夫正與三軍多
寡相對言三軍之氣在外匹夫之志在心人若心志堅定
向道不惑孰能移之哉可奪則非志矣　新安陳氏曰志

公而意私初守得定故不可奪此是志後守不定爲人所
奪便非志矣志操奪於私意只可言意耳李密云勇奪毋
志非也若其志如共姜可奪乎　馬鍾陽曰匹夫不可奪
志便見其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而造次顛沛必於是矣
志士不忘在溝壑此志又何能奪得更何粘帶動搖得
林氏曰不以身之死爲死也誰得而死之故匹夫不可奪
志者能事其心也　疑問云此上句形起下一句見得匹
夫若一立志有必不可奪者不可奪方是志可奪不是志
士君子立志須猛厲激烈萬分不可奪始得　後漢書楊
倫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匹夫
所執強於三軍

南本曹十卅曰一化之絕有生所批宜其來者無者易之

○衣敝縕袍
列子曰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温進其戎菽有稻粱之味庇
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乘其篳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
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　鹽鐵論曰原憲之縕袍賢於季
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甘於知伯之芻豢子思之銀佩
美於虞公之垂棘　原旨謝上蔡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
歇脚可見義理無窮人須要尋向上去　田叔禾集云君
子不以身狥物不以欲滑和故履境異於前而視之恒相
若也狐貉之於縕袍其衣殊也而燠相若大烹之於藜藿
其味殊也而飫相若結駟連騎之於下澤款段其乘殊也
而安相若峻宇雕墻之於繩樞甕牖其室殊也而居相若

夫然後內外而忘忮求咸泯　木鐘集云子路於世間名
利關大界限分明處已見得破但其工夫麁疎未入聖賢
閫室所以聖門常抑其所已能進其所未能　朱子語
類李閎祖云忮是疾人之有求是恥己之無　通義白云
許氏曰禮記縕爲袍註縕謂纊及舊絮纊新綿也蓋以舊
絮而加新綿爲之枲著枲牡麻也以枲拙細以當綿貧者
之服箸字或作緒以綿裝衣也此謂以枲麻裝衣也此縕
袍之義與禮記不同謂以麻當絮著在袍中也　口義云
人之所以不能進道只爲嗜欲多了脫離不得子路不忮
不求不以外物動心此進道之基故曰何用不臧然猶未
至於忘謂之知道則未也故曰何足以臧欲其務學以進

於忿也與告子貢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章同　淮海近
語云學能透得貧富一關道之基本立矣故夫子引何用
不臧之詩以美子路所以引而進之也學只止於透貧富
一關道之全功遠矣故夫子對何足以臧之言以救子路
所以抑而教之也　疑問云心体要灑落不粘帯尤要謙
冲不盈滿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與子路之忘外也是道也
何足以臧進子路之虛中也總之皆是敎　説義白云許
氏曰二臧字不同不忮不求要得不善上臧字就不忮不
求中說惟不忮不求何足為善下臧字就不忮不求外説
○歳寒
管子曰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其天　齊丘子曰礀松所

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
後漢書范曄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
節夫巖蘂起悅雷霆駭耳雖賁育荊諸之倫未有不奪其
常者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後漢
紀袁宏曰夫松竹貞秀經寒暑而不衰榆柳庇撓盡一時
而零落此草木之性修短之不同者也　晉書史臣曰夫
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横流在辰表貞期於上德　南
齊書紀曰嚴冬播氣貞松之操自高光景時昏若華之映
彌顯　舊唐書姚璹云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檀奇疾風之
前知勁草之為貴　世說新語顧悅曰蒲柳之姿望秋而
落松栢之質經霜彌茂　牟子曰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

石在谿得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動磐石不為疾流移
梅李遇霜而落葉唯松栢之難凋　文苑英華歳寒知松
栢後凋賦窮陰忽至品物盡瘁唯良木之堅貞映哀林而
葱翠桃溪李徑聞別乘之互飛松澗栢陵見脩條之自異
諒木性以無易託斯時而不類雖殺菽之霜再三斷蓬之
風數四徒凜凜以終日竟青青而在地懿夫春夏榮滋我
不競於芳時秋冬凄冽我不改其素節遥分郁郁之烟遠
映霏霏之雪故彼梁榆種其前後杞梓植其行列或蕭瑟
以柯空或離披而條折何在昔而相混乃迄今而雄別觀
夫陽曜以芳菲為事陰凝而肅殺為徒運以寒暑豈齊我
於枯榮斯乃時累不能累其質天損不能損其真亦被霜

氣亦含風櫱挺喬枝而易識在灌木而難并故蒼然以殊
致豈蠢耳以叢生異其欝欝秀色亭亭高幹莚二儀之内
我獨後凋處群木之中孰云共貫　蝶中　純全集梁元帝
云木有四時春英夏蔭秋毛冬骨春英者謂葉細而花繁
也夏蔭者葉密而茂盛也秋毛者葉踈而飄零冬骨者葉
枯而枝槁也　淮海近語云松栢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其不彫者以萬物之彫而見之也君子合治亂而不改節
易行其不變若以小人之變而見之也　疑問云然後知
三字宜發揮後彫者不彫也　疾風知勁草烈火知真金
歳寒知松栢總之真誠者耐久而不變
知者不惑

明道全書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
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
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
知勇亦然不成却以不憂謂之智不惑謂之仁也凡名其
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　大全胡氏曰公理
不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為一理所
當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所
以不憂也　朱子曰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
得道理分曉而反懾怯者氣不足也　問何以勇皆存在
後曰未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　朱子語類云勇者
不懼勇是一箇果勇必行之意說不懼也易見知者不惑

知是一箇分辨不亂之意說不惑也易見惟是仁如何會
不憂止緣仁者之心便是一箇道理看是甚麽事來不問
大小改頭換面來自家此心各各是一箇道理應付去不
待事來方始安排心便是理了不是方見得道理合如此
做不是方去恁地做　疑問云人心体本自光明灑落無
障蔽無牽繫無委靡退怯只一有所蔽焉便惑一有所繫
焉便憂一有所慊焉便懼耳知者仁者勇者所造雖殊總
是於心体上無累故夫子各各言之似非次第之說
○可與共學
筆解李曰權之為用聖人之至變也非深於道者莫能及
焉下文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此仲尼思權之深也公羊
云反經合道謂之權此其義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洪氏
之說上文有曰可與共學七十子是也可與適道游夏之
徒是也可與立顏閔之徒是也權即孔子是也然則權者
聖人之大用也非如文王孔子而用權鮮有不差者矣
口義云可與共學學為聖人者也若不能達道各就所長
去做只學得聖人之一體結果來只做得成德達才立與
權更無路可入達道是舍其所長而從事於心收斂向裏
步步只在性上体認如三省四勿博文約礼格致慎獨條
目雖不同都是這一條路上功夫雖遲速不同畢竟走得
到達道是欲罷不能立是如有所立卓爾左右前後周旋
妊應見理不見事事物物更絆他不倒了然猶未忘持守之

功也權則為而不宰應而無心無思無為而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如權之稱量因物付物輕重雖由權出而其輕其
重乃物之自有權衡無所與也持守之功不足言矣　講
錄云可與共學是知得求正道但未曾行得故未可與適
道若云未見其學之正否便是邪正不分之人與之共學
恐亦不可也　後漢范曄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
權也者反常者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使夫舉
無違妄志行名全　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然後
有善也　劉子新論云循理守常曰道臨危制變曰權權
之為稱譬猶權衡也衡者則邪正之形權者揆輕重之勢
量有輕重則形之於衡今加一銖於衡左則右蹶加一銖

右則左暇唯寘之動則平正矣人於事臨危制變亦猶此
也　文粹馮用之權論易曰巽以行權巽風也風行無不
可動之物無不可任之所權用無不可治之時無不可成
之事　陸贄奏狀權宜之為義取類權衡衡者秤也權
者錘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
輕重不差　張無垢云聖人未嘗輕用夫權而亦未嘗許
人以權　景行館論云經權總是一物得其理之自然之
謂經合乎理之當然之謂權經者廓然太公之本權者物
來順應之妙後世泥經為死殺道理權則聖人活變大用
神無方而易無体天下豈有死殺道理聖人精義入神不
外衆人常知常行不能盡權總是不能盡經耳　吹劍錄

云權者變通之物也非胸中所守者正則必流入於變詐
故聖人不敢輕以許人其實權之為用不可一日無居廟
堂之上處危疑之際決於立談之間轉禍為福易危為安
若非假權以從事則未見其能有濟也　温嶠將去王敦恐
錢鳳為之謀因餞別起行酒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
温太真行酒敢不飲及發後鳳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必可
信故曰太真昨醉少加辭色豈得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
行桓温病求九錫謝安欲緩之令袁宏具草每草進安輙
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温竟卒　王鶴駕為神策軍兵馬使代
宗欲以白秀珪代之恐生變王祐甫召鶴駕與語留連久
之秀珪已視事矣裴度往淮西督戰恐翰林學士令狐楚

宋史道學序氏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此皆公求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田千惟官至于洪不明洪後可於夫人才至可與權則不可以有加

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楚草制失辭罷之趙德明
以民飢求粮百萬王文正公請具粟京師令其自來取德
明慙且拜曰朝廷有人真宗疾大漸入大王元儼留禁中
不肯出偶翰林司以金盂供熟水李文定迪取筆攪水中
王意其毒亟上馬去曹樞密瑋知秦州有十數卒逃入虜
中吏以告瑋不應吏亟言之瑋叱曰我固遣之汝反顯言
耶虜聞盡殺之西師失利議罷官者監軍呂公夷簡曰不
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仁宗就委公擇其人公曰臣不與
中官交無由知其賢否只令押班保舉不職者與同罪明
日押班叩頭乞罷監軍王拱辰權河北盐仁宗手詔罷之
帥臣賈昌朝刻之廳木亭及提刑薛尚乞再權之賈侯其

入奏邀至亭上酒五行無他語尚顧見石刻知事已露遂
已仁宗暴疾執政欲宿禁中宦者白無故事文潞公令設
醮於大內而兩府宿殿廡行香蔡卞欲毀通鑑板太學博士
陳瓘於策題中引神宗序文卞不敢毀　中玄問辯錄云
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之義謂何曰難言也夫權稱錘也
本不可以言道而道之妙用有似乎此故聖人借以言之
今必審察乎稱錘之所以為用者而後可以言道之權為
有一毫弗類稱錘者即非權也曰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
然乎曰詎止漢人即宋人亦未識得蓋皆以為常則守經
變則行權故其為言且離且合而不得其理也然則何如
曰經者權之衡也斤兩各具星子有定而不可易如父子

之必親君臣之必義以至其他莫不皆然者也權術之人
也往來取中往通而不窮如親務得乎親之正義務得乎
義之正以至其他莫不皆然者也蓋無常無變無大無小
常相為用而不得以相離若謂常則守經變則行權是常
則專用衡而不用錘變則專用錘而不用衡也曰伊川云
權者經之所不及也經者只是存德得箇大綱大法正當
道理而已其精微曲折處固非理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
於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爾然乎曰於義
未瑩夫權以稱輕重非以盡細微也正理所在莫非經稱
之而使得輕重之宜者莫非權孰為尊立其大孰為獨盡
其細孰為之闕孰為之補若曰經可日用之而有所不及

則以權濟之是謂衡可日用用之而有所不及則以錘濟
之也而可乎又云能權乃知道然乎曰倒言矣得道之深
乃能權也又能權多害誠臣貴正不貴權然乎曰權者聖
人之用用以協義何為害誠且正是如何權是如何人臣
而不知權則何以酌緩急稱輕重事君治民處天下之事
而得其正乎彼所謂害誠而不足貴者乃是揣摩捭闔者
流不可謂權也曰考亭云經者萬世常行之道權者不得
已而用之須是合義又曰權者不得已而用之大槩不可
用之時多何如曰斯言愈遠夫謂經乃常行之道權則不
得已而用之是謂衡乃常用之物錘則不得已而用之若
也謂權之於事不可用之時多是謂錘之於稱不可用之

多時也而可乎且義即是經不合義便是拂經拂經便不
是權非經之外別有所謂權也又云經自是經權自是權
但漢儒權變權術之說非聖人之所謂權爾何如曰權自
是權固也然不離經也經自是經固也然非權不能行也
彼漢儒權變權術之說乃是无衡之錘无所取中故其旁
行也流亦任其詭猾而已何可以為權也又云漢儒反經
合道之語却說得經權二字分曉但說權遂謂之反經一
向流于变詐為權則非矣何如曰經是何物道是何物既
曰反經安能合道既曰合道何謂反經若曰反經可以合
道是謂背其星子而可以得其分兩也有是理乎其說經
權二字非惟原无分曉幾使其不流于变詐亦自不是權

也蓋經乃有定之權權乃无定之經无定也而以求其定
其定乃為正也

○居椽之華

象山語錄上節是說階級不同夫子因舉詩中室是遠而
之語因以歸上節階級蓋雖有階級未有遠而不可進者
也

游宦紀聞莊子云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
憐心蓋夔止一足蛇雖无足行疾於蚿蛇行雖疾於蚿豈
如風之蓬然起于北海入于南海之疾風雖疾而脒矣豈
若目視所到為最疾目視雖疾又不若心之所之更疾也
晦翁答或人論心之問曰心之虛靈无有限量如六合之
外思之則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皆

在目前神妙如此人只展轉　欲中都不知覺此說通透極妙如莊子兎從譬喻上說來且淬章不說心字故令人卒看难曉也　張文定公曰人之身日不過行百里歷十二辰而已矣若夫心不須臾而反覆六合之內下上億万載之間知來藏往無思而无不通焉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心不一則神不全故君子誠之為貴　口義云道在於心思是心上功夫人之於道只是從事口耳而不求之於心故以為遠若求諸心何遠之有看來人还是不思未有思之而不得者也此見孔門諸子通弊若曾子三省顏子不違如愚深願開求信於心則知思矣

談經菀卷之十五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門人呂紹中　校

論語

鄉黨第十

呂大臨曰自孔子於鄉黨至誾誾如也言孔子言語之變自君在踧踖如也至私覿愉愉如也言孔子動容之變自君子不以紺緅飾至齋必有明衣布言孔子衣服之變自齋必變食至必齋如也言孔子飲食之變自席不正不坐至不親指言孔子應事接物之變　弇州劄記云鄉黨聖人之用也吾無隱乎爾　初問云通篇看夫子居鄉居家立朝出使接賓客處朋友受君賜受餽飲食衣服起居動止至微至可忽處皆有箇恰好天則不待稱量不待安排布置言出便是行出便是此豈着心思所能只緣他心思明淨圓融流動活潑直是玲瓏眼竅中透出天理之妙隨時隨處皆有規矩有文彩如春工造化不勞餘力而千葩萬卉錯然陳列想見至此不覺手舞足蹈矣

○孔子於鄉黨

大全吳氏曰恂恂似不能言信實在心而訥於發言之貌家之外便是鄉黨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於斯故夫子居之其貌言如此　朱子語類云似不能言者不是全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為不敢多說耳　原旨云恂恂如

此二句一連説總狀其容貌詞氣然在鄉黨似一箇不能言者而在宗廟朝廷又却便便言味此二條即得夫子中和氣象門人亦可謂善于形容　滙海近語曰處鄉黨而恂恂似不能言誠厚之至也宗廟朝廷而便便惟謹忠敬之至也至德之發見皆自然而然者似不能言於恂恂內見之惟謹於便便內見之　講錄云鄉黨多言便似以賢智先人故恂恂似不能言者信實的人其言自訥不可以恂恂另作貌　宗廟言禮法朝廷言政事故便便便便疑于不謹却又唯謹兩不至于放言重便便上謹字帶説

○朝與下大夫言

朱子語類問先生解侃侃誾誾四字不與古注同古注以

侃侃為和樂誾誾為中正曰衎字乃訓和樂與此侃字不同説文以侃為剛直後漢書中亦云侃然正色誾誾是和説而諍此意思甚好和説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自家義理之正　誾誾説文云和悦而諍漢志洙泗之間斷斷義一又同兩齒相斷漢書諸尚書爭一件事其中有云誾誾侃侃得禮之容紙嘿邪心非朝廷福　講錄云此夫子去朝君君猶未視朝之時朝廷政事之所出與大夫言者亦定是政事諸侯國裏只有上大夫下大夫並無中大夫夫子此時或為上大夫或為下大夫皆不可知不是為中大夫　下大夫處得以直遂故侃侃上大夫處却要和悦故誾誾　踧踖是恭敬不寧疑于不中適却又中適而與與便踧踖得好恭而安是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踧踖二字皆從足蓋心懼而立不寧也踧踖雖是恭敬不寧與與又却威儀中適此所以為聖人也

○君召使擯

朱子語類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擯如其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擯者五人介則如命數賓主相見自擯以下列兩行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注云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揖右人傳命出也揖左人傳命入也　鼂氏謂孔子無使擯執圭之事正淳曰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孔

子相惡即擯相之相曰相自是相擯自擯相是相其禮儀擯是傳道言語　大全蔡氏模曰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　講錄云此條是為擯而受命之初勃如者顏色之變躩如者容止之變敬於心故變於外夫子雖未嘗不敬但君命之臨則與常時尤不同也　又云此條至末是為擯而行禮之事夫子為次擯末擯在左上擯在右揖左人左其手是揖末擯而傳主命使之以次傳於賓揖右人右其手是揖上擯而傳賓命使之傳於主舊説傳命而出傳命而入出入字不必用蓋此時主賓同在門外主傳命者不可謂之出入也　揖只拱起手不似今人作揖左右手手若不與心齊高便稍起衣低便垂下衣夫子手與

在目前神妙如此人只展轉　欲中都不知覺此說通透極妙如莊子是從譬喻上說來且卒章不說心字故令人卒看難曉也　張文定公曰人之身日不過行百里歷十二辰而已矣若夫心不須臾而反覆六合之內下上億万載之間知來藏往無思而无不通焉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心不一則神不全故君子誠之為貴　口義云道在於心思是心上功夫人之於道只是從事口耳而不求之於心故以為遠若求諸心何遠之有看來人还是不思未有思之而不得者也此是孔門諸子通弊若曾子三省顏子不遠如恐深繇開求信於心則知思矣

談經菀卷之十五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門人呂紹中　校

論語

鄉黨第十

呂大臨曰自孔子於鄉黨至誾誾如也言孔子言語之變自君在踧踖如也至私覿愉愉如也言孔子動容之變自君子不以紺緅飾至齊必有明衣布言孔子衣服之變自齊必變食至必齊如也言孔子飲食之變自席不正不坐至不親指言孔子應事接物之變　弇州劄記云鄉黨聖人之用也吾無隱乎爾　初問云通篇看夫子居鄉居家立朝出使接僚宷處朋友受君賜受餽飲食衣服起居動止至微至可忽處皆有箇恰好天則不待稱量不待安排布置言出便是行出便是此豈着心思所能只緣他心思明淨圓融流動活潑直是玲瓏眼竅中透出天理之妙隨時隨處皆有規矩有文彩如春工造化不勞餘力而千葩萬卉錯然陳列想見至此不覺手舞足蹈矣

○孔子於鄉黨

大全吳氏曰恂恂似不能言信實在心而訥於發言之貌家之外便是鄉黨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於斯故夫子居之其貌言如此　朱子語類云似不能言者不是全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爲不敢多說耳　原旨云恂恂如

於揖故如揖下不低於授故如授　問享禮行聘禮畢則
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
圭璧琮璜非命圭也弊皮與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
以物獻其大夫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
有物回之又問庭實曰皮弊與馬皆陳之於庭故曰庭實
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
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廷實以將
其意比聘時漸紓也　私覿愉愉曰聘者享禮乃其君之
禮私覿則聘使亦有私禮物叅見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
講錄云執圭二字提起看鞠躬是敬之著于身者如揖
如授是敬之著于手者勃如戰色是敬之著于面者踧踧

如有循是敬之著于足者皆在他國君前如此　問執圭
既平衡何以又有上下曰上下只微有高低高不過如揖
低不過如授畢竟手與心齊　足蹜蹜如有循緣手中有
圭不得擧齊亦防顛仆也　原旨曰方聘則專于敬將君
命也非敬則無以謹聘問之禮既聘則漸以和達君意也
非和則無以通聘問之情享禮則獻君之圭璧幣帛於鄰
國之君也私覿則以已之私禮而獻於隣國之君也私覿
亦及其卿大夫不言者君為重也享用圭璧有庭實私覿
則無之但以其土之所宜家之所有為贄也當時大夫僭
于邦君於是有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故記曰庭
實旅百何為諸侯之庭蓋僭之也　正家曰上堂如揖恭

也下堂如授其容紓也　曲禮曰執玉不趨疏執玉不趨者執玉須慎不論堂之上下皆不疾趨也若足疾趨則或蹉跌失玉故不趨　張　又云凡執主器執輕如
不趨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擧足車輪曳踵疏執器行時則不得擧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故云車輪曳踵　玉藻圈豚行不
擧足齊如流注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擧足曳踵則
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
朱子語類云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今反以
紅紫為朝服問緅以飾練服緅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
服如何用絳色以為飾此不可曉紺是青赤色如今之閃
青也　裘乃純用獸皮而加裏衣如今之貂裘　大全張

子曰自隋煬帝征遼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賜紫次朱次
青後世遂為朝服　馬鍾陽曰緅絳色淺紅也謂練衣飾
恐誤禮考曰練衣縓緣或誤以為緅　淮海近語曰不以
紺緅飾別嫌疑也紅紫不以為褻服惡不正也夏葛必表
恐其褻也冬裘必裼欲其稱也褻裘長短右袂取其便也
狐貉之厚以居取其溫也去喪而佩節以禮樂也非帷裳
必殺以明制也羔裘玄冠不弔衰喪也吉月朝服而朝敬
君也顏色必正冬夏必時表裏必稱長短重必宜繁簡吉
凶必當可謂服以君子之服文以君子之容實以君子之
德者矣　翼疏林氏曰寢衣者寢而衣也豈必其齊而衣
哉寢衣之制今尚有之度其身之長而半之紀於褻裘之

心齊不失之高不失之低手既平整不自平整故前後襜
如也　又云此時主迎賓而入為擯者從其後趨入有事
趨時手易散臂易掉翼如者張拱端好手不散而臂不掉
也　淮海近語曰君召使擯色勃足躩承命之時之敬也
揖所與立襜如為擯之時之敬也趨進翼如迎賓之時之
敬也賓退復命送賓之後之敬也動容周旋中禮如此盛
德之至也
〇入公門
朱子語類云立不中門行不履閾只是自外入右邊門乃
君出入之所闑如一木柱門如今人多用石墩當兩門中
臣傍闑右邊出入　根如今衮頭相似閫當中礙門者今

城門有之古人常辨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所以當
根闑之間為君位　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
宁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
會君臣皆立故史記秦王一旦揖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
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蕭墻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
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
位當其下也　問復其位踧踖如也曰此是到末梢又結
並衆人到末梢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故到末梢
又整頓則箇　講錄云此章入門至升堂是進之時出堂
至復位是退之時進而近君敬則愈加退而遠君敬亦不
忘只以敬為主行立即入門半立是暫立　位在門屏之
間是外朝堂是內朝過位亦有言者同朝之臣或言及亦
不得不言但不暇於多言而其言似不足也　升堂是由
階而升堂上手無所執得以攝齊笏插在腰間用以記事
不以之為儀後世朝皆執笏于是攝齊之禮廢升堂而有
蹴齊者屏氣似不息非真不息也氣肅而息微似不息者
耳　出是成拜後出堂降一等者下堂之階復位者復堂
下之位既怡怡而和又踧踖而敬者君所之容畢竟以敬
勝和不敢以和勝敬也　書齋夜話曰過位色勃如也又
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云禹三過其門而不入又
云過我門而不入我室皆經過之過當作平聲　大全朱
子曰攝齊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着裳有顛仆之患　或

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歟曰古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
二生一死皆以為贄而已笏則搢之插於腰間用以記事
而已不執以為儀也宇文周欲復古乃不脩贄而執笏於
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蹴齊者多矣　胡氏曰初則
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
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踧踖餘敬久猶未忘
則聖人之存心可見矣　趙氏曰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尺
一級使裳之齊去地尺則升階不躡之也
〇執圭
朱子語類云執圭上如揖下如授前輩多作上階之上下
階之下其實既下則已不用笏往往授介者只是高不過

葷菜蔥韭之屬論語齊必變食周禮膳夫王齋日三舉鄭註云齊必變食也疏曰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牛羊豕具為一牢胡明仲論梁武曰祭祀之齊居必遷坐衣必變服齊必變食食為盛饌一其心志潔其氣体以與神明交未嘗不飲酒不茹葷也晦庵釋齋必變食亦取莊子而黃氏亦兼取之朱又謂葷是五辛又曰今致齋有酒非也然禮卻乃有飲不至醉之說何耶

○食不厭精

孫奕示兒編云厭讀如厭飫之厭言食與膾雖精而細亦不厭飫而食之蓋夫子嘗曰食無求飽又曰謀道不謀食故知其於精細猶不求其厭飫況饐餲餒敗臭惡失飪則

不食也必矣　大全吳氏曰餒自內出敗自外入臭氣也色惡臭惡腐言衆物物壞而食必害人常人且謹況聖人乎或問聖人誠恥惡食者何也曰惡食謂疏食菜羹之類以其粗非故曰惡爾非謂腐壞之物不可食而食之也

朱子曰不時不食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鬱養強熟之類

天隱子曰百味未成熟勿食五味太多勿食腐敗閉焘之物勿食　金匱要畧方曰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食肺冬不食腎四季不食脾謂畜獸五臟能益人五臟春時木王肝氣盛脾氣敗故不食肝食之則肝氣愈盛脾氣愈敗因成脾病則難療也或春月肝經受病明有虛證亦宜食肝以補之或春月肝氣太盛即宜食肺以抑之　翼疏尤

■齊書郁時傳所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時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頤祖聞而嘉之

西川曰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其宜亦必傷人非惡其不備也割不正者飲之淫巧奢靡也恣口腹之欲而至於害性故不食之於此見聖人飲食儉素矣　林氏曰割乃宰割之割而曰正者大夫無故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而殺者不正也豈非所謂用以禮者與　朱子語類曰不得其醬非今所謂醬如禮記內則中有數般醬隨所用而不同　講錄北山陳氏曰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便滯穀氣穀氣勝便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壽不使肉勝穀者養生之理當然也　涪陵記善錄伊川曰惟酒無量不及亂聖人豈有作亂者事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語言錯顛容貌傾側皆亂也　禮曰君子之飲酒也

孔叢子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　孫書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為妄也 [illegible]

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三爵油油以退注洒肅敬貌言言和敬貌油油敬悅貌　藝苑巵言云按百觚故為過辭一升亦非實錄鄉黨所云唯酒無量不及亂則夫子固善飲者也　古今佛道論衡云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　食說論語曰不多食貴在能節所以保冲和而遂頤養也蓋食物飽甚耗氣非一或食不下而上湧嘔吐以耗靈源或飲不消而作痰咯唾以耗神水至於精清冷而下漏汗淋漉而外泄莫不由食物過傷滋味太厚如能節滿意之食省爽口之味常不至於飽甚者即物物皆為益疾疢無由作故知聖人立言垂教足以為養生之大經也　食說云食次無語

後豈錯簡也雖褻與寝皆有其制而不尚也如此縱曰錯簡而半以潰足何為也或曰此致齋誠敬也而致齋之誠敬有在於潰足者何取也有訓又非也長平聲　講録云齋服以紺飾練服以緅飾若不是齋練之服自有別飾而不以紺緅別嫌疑重喪祭之意　紺飾齋服舊無明文緅飾練服恐亦不稱要之二色未必齋練之飾但以其似赤非赤色不正故不用也　緅紺不以為飾則不以為服可知紅紫不以為褻服則不以為禮服可知矣　著裘時不欲其文之著必加單衣於裘上以潰之然又欲其色之稱羔裘色黑潰之以緇衣麑裘色白潰之以素衣狐裘色黄潰之以黄衣羔裘用之視朝麑裘用之視朔聘享狐裘

用之大蜡息民禮曰表裘不入公門此三句必裘在内衣在外也若云裘在衣上便是表裘而不可用之視朝聘享等處矣　原旨曰紺今之鴉青也緅今之淺紅也不以為飾一則全喪祭之禮一則別吉凶之宜　夏葛有裏衣冬裘有外衣視朝常服用黑以見人臣北面之義聘享尚絜用白以見精白承休之意大蜡息民尚土色用黄以見黄冠野服之風　一說短右袂右當作有古字通用　大全慶源輔氏曰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為小故於要之兩旁為襞積即今衣摺也　新安陳氏曰下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為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狹齊闊要不用襞積布旁有斜裁之殺縫帷

朝祭之服帷裳用正幅者不殺之非帷裳而如深衣若必殺之殺謂要殺於齊者一半也　吳氏程曰要作腰同音腰襞積上疊衣也積亦疊也謂蹙其腰下而疊之也殺謂下廣上鋭縫是衣會處要半下下齊倍於上腰也　筆解韓曰吉禮所行月　因而謂之吉月吉月非正朔而已李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今究其義皆因吉禮以別下文凶賔嘉爾　大全雲峰胡氏曰此以前紀夫子之容貌此後紀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佳二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之而如字佳一見焉

〇齊必有明衣布

論語測曰齋何以必有明衣也沐浴則服之也所以明其體也所以明其心也何以布也布素也齊素也致齋素之心也齊何以變食也不飲酒茹葷潔其氣以潔其心也居何以遷坐也易其身以易其心也一其精氣身心以交於神明也其諸夫子所以慎齋乎　疑問云此條要看數必字蓋聖人無不謹而于此尤加謹焉故曰子之所慎曰齋

齊東野語莊子人間世云仲尼曰齋吾語若顔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可以為齋乎曰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成玄英註曰葷辛菜也按說文葷臭菜鍇曰通謂芸臺椿韭蒜葱阿魏之屬氣不潔也荀子哀公篇孔子曰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輅者志不在食葷注云

五代史晉明宗爲人純質寬仁愛人具性素好采于殺人臣救軍使田令方所牧馬春而多瘦死坐當死安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所謂貴畜而賤人令方門河放死

之至反命則不拜也　疑問云問人再拜而送如親見其人也饋必拜而受如親承其饋也未達不敢嘗以致其謹必告之以見其直總見其與人交之誠意　龜山語錄云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謹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隣醯以與人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耳顧亦何害然孔子不以為直以辟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學者必欲進德則行已不可不直孟孔子之門人皆於其師無隱情者直故也如宰我短喪之問之類

旅次浸語云康子饋藥曰未達不敢嘗蓋叩其味以求達非終不嘗也　講錄云春秋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止

未達藥不先嘗以致君父之死遂陷篡弑之罪用藥者可不慎乎

○廄焚

唐李靖云不字絶句蓋夫子問傷人乎否問馬言先問人後問馬如注所言乃是人之常情何足紀述耶　唐語林云夫子問傷人乎乃對曰否既不傷人然後乃問馬　鹽鐵論云凡生之物莫貴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魯廄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　呂氏春秋曰仁於他物不仁于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　大全吳氏曰廄焚問馬人之常情聖人

君其臣也貴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後漢書曰寒升曰古者臣疾君親臨卒君弔臨之厚者也

恐人救馬而傷故問人傷否而已更不問馬記之所以示教雜記家語皆載此事家語云國廄焚非國廄則馬當問路馬則又重矣

○君賜食

淮海近語曰君賜食一節聖人承君之賜之禮也君祭先飯侍君之食之禮也加朝服拖紳承君之順之禮也不俟駕而行奉君之名之禮也聖人真可謂事君盡禮矣　講錄云君賜食有親者先奉親夫子時已孤故先嘗之　又云侍食于君君若只自祭已便先飯先飯者一是以膳夫之職自任若為君嘗食一是以臣子之禮自處不敢當客位若君命之祭則亦祭矣　朱子語類問疾君視之方東

首常時何如禮記云寢常東首蓋不獨於疾時為然亦有隨意卧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也當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移南牖下　問病者居北牖之義曰是就北牖下安牀聽因君來故遷之南牖下使以南面視已耳　孔帖注魏徵疾甚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至徵第徵加朝服拖帶帝悲涕拊之　荀子曰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

○朋友死無所歸

朱子語類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非祭肉

話語而食者令人胷背痛故也　旅次漫語云食不語寢不言何如曰禮云長者有問口有物則吐之食不語謂口有食不問人亦不答述也寢有同室豈能無語但不自已漫言當時此心凝定止息自無言也謂氣窒不通言語恐傷其不然乎　路史曰終食之仁吾於食祭見之矣孔穎達謂君子不忘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必種種出少許置籩豆間以報先代造食之人是以三渙每食必絃歌而薦之蓋是意也　又曰禮食必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飯者也古者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爟用師祭禡食必祭先倉爨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農先蠶先卜先馬先牧先嗇先畜先食先酒皆其類矣先王之制

禮無非教也　又曰食之不祭者惟水漿魚腊湆醬若醱餘爾此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而工所以賦茅鴟也　三餘贅筆云古人每飲食必祭未有不祭而飲食者今之釋老食時猶祭而士大夫乃反不行古云禮失而求之野此亦可見　餘冬序錄云瓜字上絕句蔬食菜羹瓜皆飲食之薄者而用以祭必齊如也禮云瓜祭上環是其證也　孫淮海近語曰夫子於食之可以養生者則不厭不撤而其有害於生者則不食其所食又必得正不使勝食不亂不多是皆得飲食之正莫非養身也則亦莫非養德也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夫子知味矣知味則道在矣至於祭肉不出三日見重神惠之意寢食不語言見慎言語之意疏食菜羹祭必齊如見敬鬼神之意又無一而非道之所在矣

○席不正不坐

旅次漫語云席不正不坐非正方也謂其向未定於己之分不相當也　疑問云正不必拘定方所東西南北皆有箇正位在

○鄉人飲酒

綠雪亭雜言云或問士大夫居鄉與故老讌集當序爵乎序齒乎愚曰古者一命齒於鄉而再命不齒再命齒於族而三命不齒明貴貴之義也又曰族有七十者不敢先貴老老之仁也然觀孔子居鄉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則

是老老之仁孔子亦嘗行之於鄉矣今士大夫居鄉有能然者詎非忠厚之風耶　疑問云記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居鄉尚齒不俟長者之出何以齒教天下居鄉尚禮不伸朝服之敬何以禮教天下　筆解韓曰正文無廟字又云恐驚先祖疑孔穿鑿非本旨　李曰仲尼居鄉似不能言者觀儺鬼非禮也故朝服立階欲止之使不儺適會時當作阼階爾別無異義

○問人於他邦

朱子語類云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曰古人重此禮遣使者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後拜諸子善因言浙中希納婦嫁娶盛禮遣人入傳語婚姻之家亦拜送

子飛本于此非止于吉日庚午

禮果在物乎

○升車

講錄云正立執綏不平只重在正立謂正立而執綏也蓋人之升車立雖於正若綏則不容於不執矣又云内顧疾言親指重在失容上惑人意稍輕車中可顧者亦顧但不過轂而遠視可言可指者亦言亦指但不疾言而親指若全不顧不言不指則又失之拘矣　又云此記夫子在車的容貌正立是身容正也不内顧是目容端也不疾言是口容靜也不親指是手容恭也噫在車且如此況在清廟明堂之中乎　疑問曰方升車而立與執之必發其悠閑在車而指顧言動之不從於儀〻　大全新安陳氏曰古人

乘車必立惟老人安車則坐婦人亦坐〻朱子語類曰立視五嶲式視馬尾蓋嶲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一徑一轉則闊丈八五轉則正為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

○色斯舉矣

後漢崔駰曰士或冒訽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　阮子曰高鳥相木而集智士擇主而翔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罻之禽矣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　明道外書正叔曰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君凡事必詳審也　淮海近語曰色斯舉矣去之疾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　講錄晦庵子曰此章必有闕文愚意無所闕乃文之前後倒置耳夫子見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去共之雉三嗅而作故歎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子路共之應色字是拱執之義三嗅而作應斯舉矣是張兩翅而鳴起也昔子思亦曰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其此之謂哉　筆解韓曰以為食具非其旨吾謂嗅當為鳴鳴之鳴雉之聲也　石渠意見補缺云邢氏曰梁橋也愚意見以為山梁猶人之鼻梁谷梁言其高所謂山谷是也非橋也橋乃人行之路非雉棲之所共向也嗅謂雉鳴也作起也雉棲山梁之上飲啄以時防人害己也一旦子路向山梁而仰視雉以為將害己也于是鳴三聲飛起而避之此鳥之色斯舉矣猶人之見幾而作也　書齋夜

話曰三嗅當作三嘆　疑問學而章是孔子自摹的小影志學章是孔子自叙的年譜葉公問子路章是孔子自贊的行實莫我知也夫章是孔子自表的心事此一篇是門人就察於觀仰之間彷彿模擬孔子的行狀先儒云鄉黨一篇分明畫出箇聖人鄉東廓云只是精神命脉不曾畫出愚曰容貌辭氣即精神命脉之所發也大凡居鄉居家立朝出使接賓客處朋友受賜受餽飲食衣服起居動止至微至可忽處原各有箇恰好天則在夫子不待稱量不待安排布置言出便是行出便是恰好與天則合着耳
講錄云君子之脩於身行於家者至鄉黨而脩立於朝行於天下者自鄉黨而出此篇所繫亦重矣聖人萬世之儀

不拜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而汎然是交者多只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其力量爲之寧可過厚不可過薄又曰若泛然之交一一要周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於這般所在自公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自有許多様又如於師吾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哭于野恩義自有許多節 疑問曰死無所歸則殯不以存殁二其心饋非祭肉不拜不以貨財加於禮 講録云朋友之饋只重車馬上不是以車馬祭肉平説拜祭肉意此處不重朋友通財是事之常者饋以車馬亦通財之常事也何拜之有雖車馬且不拜而况區區毫末之助乎

○寢不尸

該經説 卷之十五 十六

淮海近語曰寢不尸一章門人記之以爲聖人容貌之變變也者只是求不失吾常而已若失其常不惟此心之本體少汩而凡所處必至於失已失人狎衆褻天矣非聖人自然之容貌也 疑問云一寢息而惰慢不形一居處而展舒自得狎必變褻必貌謂其見之異常凶服式負版式謂其事之足重敬主人之禮不敢怠荒敬天之怒不敢戯豫 白帖注云寢不尸尸伸手足如死人 偃無伏伏覆也 大全厚齋馮氏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所以自安無事乎容儀也爲容則体拘氣不舒葢寢而尸則過於肆居而容則過於拘二者非養心之道 講録云不尸是不仰卧懶散不容亦不是全無容儀申申夭夭是也 又云寢不尸二句是敬以處已見齊衰至有盛饌數句是敬以待人迅雷風烈句是敬以事天都要見容貌之變意 大全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謂素所親比者也 賈誼新書人主聞生民之數則拜之 徐幹中論曰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爲國之本也故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劬勞有可見怠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民盡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内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如是也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爲之綱目也使其隣比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藏否順逆可得而知矣迨及亂君之爲政也户口漏於國版夫家脱於聯伍避役者有之棄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僞端並作矣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脩九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乎 孫淮海近語曰式負版者呂渭野謂負版爲齊衰重服見禮記 翼既尤西川曰聖人之情安於儉質饌盛則奢有傷於中色變而起示之不安也以饌盛爲

該經説 卷之十五 十七

可以知聖人之意矣　中玄問辨錄問先進四句朗是子曰如何為時人之言孔子不欲遽言時俗之獘故為此說蓋曰世之尚文久矣而文之盛也甚矣以視先進禮樂朴而不文殊覺粗拙不其野乎以視後進禮樂文物煥然殊覺多美不亦君子乎雖然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寧野可也即此便是傷今思古之意正而不激何等渾涵活潑令人躍然深省曰朱子何以謂為時人之言曰聖人詞有抑揚而意常微婉朱子以為聖人不宜如此言也故直以為時人之言而孔子斷之耳從先進即是從周夫周至孔子七百有餘歲矣文武成康非先進乎固不必前代夏殷乃為先進也孔子之從周者是文武成康之周非春秋之周也

而其從先進者是文武成康之先進非夏殷之先進也　二程類語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若用救文之獘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此之謂也不必盡從周之說　講錄云如用之就眼前說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若說他日得位則此時可以不用禮樂乎況夫子得位又將損益百王之禮樂以立萬世常行之道也豈特從周之先進而已乎

○從我於陳蔡者

華解韓曰德行科最高者易所謂默而識之故存乎德行蓋不假乎言也言語科次之者易所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不可為典要此則非政法所拘焉政事科次之者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非事文辭而已文學科為下者就謂離經辨志論學取友小成大成自下而上升者也　李曰凡學聖人之道始於文文通而後正人事人事明而後自得於言言忘矣而後默識已之所行是明德行斯入聖人之興也四科如有序但注釋不明所以然　家語孔子嘗曰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　劉子曰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　尚書大傳曰文王有四臣免於虎口丘有四友以禦侮　桓譚新論云孔子以四科教士隨其所長譬如市肆多列雜物欲

置之者並至　後漢鄭玄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　劉子玄史通曰孔門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是此義成人之美不其闕如　博物志云仲尼四友顏淵子貢子路子張　晉釋道恒曰孔門三千並海内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　野客叢書云四科者夫子言陳蔡一時所從之徒非謂七十二弟子之中止有此十人而已後人錯認夫子之意遂以四科之人目為十哲而學宮之中塑坐於夫子殿上其餘弟子則繪立於兩廡之下雖曾參之賢亦不預殿上之列謂參非十哲之數也至於鄒州每歲

刑也父兄宗族之間君臣朋友之際以至衣服飲食之節
莫不曲盡其道此豈屑屑而為之哉一理渾然而泛應之
曲當盛德之至而周旋自中禮耳一以貫之之說正與此
篇相發明學者欲於此學聖人須從一處理會不然而徒
倣其形象焉則所謂孔姓之人字仲尼升其堂伏其几而
久襲其裳者可謂仲尼乎哉

談經苑卷之十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年友林禹門　校

論語

先進第十一

○先進於禮樂

樂書莊周曰擢亂六律鑠絶竽瑟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與先進之野人同意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謂之君子與後進之君子同　意孔子筮卦得賁其色愀然與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同意論語之言文質有曰從周有曰從先進有曰彬彬者彬彬者

道之中從周從先進者時之中洪範三德其施於燮理乎亦若是已　孫奕示兒編云先進指三代而上後進指三代而下也謂三代而上教行俗美而禮樂達天下雖野人亦能之況君子乎三代而下政異俗殊而禮樂有壞闕惟君子能之野人則莫之能行也所以夫子必欲從三代之盛時也　石渠意見以為集註不知何所據而謂先進文質得宜蓋先進於禮樂質勝其文故時人以為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故時人以為君子或曰何以知之曰商尚質周雖尚文其初猶因商之舊如用之則吾從先進集註謂蓋欲損過以就中也不然蓋欲從質以矯其文之過也或曰何以言之曰觀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

無所不悅真善學矣何必有助於我而後謂之學哉此是聖人深賛顏子之語意也　論語中只記顏子有兩問一問為仁天德也一問為邦王道也聖人之心學帝王之經綸發盡夫子之蘊教萬世無窮此豈他弟子有助者之可企及

○孝哉閔子騫

元倉子閔子騫嘗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為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忘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

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乎神明光於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弟德行之聲溢于天下　西漢書杜鄴傳云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間也　後漢書范升曰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　唐章懷太子賢注曰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即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　陳忠曰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　章懷太子注曰閔子騫遭喪君使之從軍騫乃要経而服以從軍役事了退家致位喪次極盡私恩　後漢紀華嶠曰言其孝皆合于道莫可復間也　後漢書明帝紀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　晉書段灼曰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宿夕離其親　舊唐書志貞觀十六年三月丁丑太宗幸國子學親觀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太宗問穎達曰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太孝而今獨為曾說不為閔說何耶對曰曾孝而全獨為曾能達也制旨駁之曰朕聞家語云曾晳使曾參鋤瓜而誤斷其本晳怒援大杖以擊其背仆地絕而復蘇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既而曾子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母也使之常在側欲殺之乃不得小箠則受大杖則走今參於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於不義不孝莫大焉由

斯而言孰愈于閔子騫也范祖禹曰子騫之行能使其父母昆弟人無間言此難能也舜之父母兄弟以頑嚚傲間於天下然則閔子賢於舜乎曰舜以諧頑嚚瞽瞍底豫為孝閔子以善父母兄弟為孝　淮海近語曰閔子處父母兄弟之變故其孝為尤難夫子所以獨稱之也如父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之言父聞之何等愴怛母聞之何等感化昆弟聞之何等敬悅所以孝之由誠而形而人無間言也　講錄云人不間於父母兄弟之言正見其孝不是孝之實父母兄弟猶或溺於私愛難必其為公論人皆以孝稱之而無間於父母兄弟則其論公矣

○南容三復白圭

文苑英華張仲素王復白圭賦云賢哉南容詠白圭於雅
什奉明義以為誡懲考辭于口給諒同符於素履將辨志
而負玄玷生在玉伊良工之可磨言出于躬縱駟馬之不
及彼以圭為瑞此以誡為珍苟闕文而假物非貴玉而賤
珉然則懷璧者耻慢藏而成玷事君者畏不密而失身豈
不以賢智之心慎樞機之所啓理瑜之質懼毫髮以成痕
講錄云南容初以富得罪於定公夫子曰喪不如速貧
之愈也容因之而施散及從夫子至周聞老子曰聰明深
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遠而危其身者好
發人之惡者也遂三復白圭　三復白圭是日日常常誦
此不止一日誦三遍要重謹言意

○季康子問弟孰為好學
疑問云聖門學者多矣顏子而後豈遽無好學者好者心
誠求之之謂欲罷不能既竭吾才請事斯語進而不止及
門一人而已
○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王充曰孔子副情于蔬節不稱恩于子豈以前為士後為
大夫哉　杜預曰嘗為大夫而去故言後也　晉書傳咸
曰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
○天喪予
論衡曰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
傷之辭也　公羊疏天生顏淵子路為夫子輔佐皆死者

厚人以前見只不必

不謂仙者見解至此非所今道幾話之外

天將亡夫子之證
○季路問事鬼神
牟子曰此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為
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
事哀戚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為武王請命曰
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為也
、路史前紀曰說者往往以生死鬼神為性命道德外事
有不可以致詰而子路未可與言故夫子不與之言夫若
是則夫子有隱乎門人矣聖人之言未嘗不自竭也鬼神
生死人事之大要為而不語耶蓋能事人則能事鬼知生
則知死矣

、呂伯恭曰子路學於夫子以事鬼神為問又以死為問
子路之心蓋以人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鬼神而已生者
吾所自知所不知者死而已蓋至理無二知則俱知惑則
俱惑子路果知人則必無鬼神之問矣子路果知生則必
無死之問矣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其未知人也觀其死
之問可以占其未知生也夫子荅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
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蓋夫子提耳而誨子路無非真實語
世儒乃或以為拒子路之問豈不哀哉子路深省于一言
之下故白刃在前結纓正冠不改其操則死生鬼神之際
子路其知之矣　游定夫曰能全其所以生乃能知　生
如此而生則如此而死故知生則知死若徒以氣之聚散

為所以死生而所知在此則粗矣　士翼云季路問事鬼
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謂脩已之敬也夫父兄長上
色徵而言遡之可逆其未若鬼神必誠貫幽明者誠有一
分之虧則幽有尋丈之違矣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謂
處生之道也自昭明德是已夫亡所獻為所知不過情欲
之間汲汲而昔昏昏而夜謂之死可也奚以為問焉　淮
海近語云死生人鬼只是一理非謂事鬼離於事人事鬼
者即所以事人者也非謂知死難于知生知死者即所以
知生者也蓋以理之相通而不容間隔非謂事之有序而
不可躐等也　質言云子路氣質剛勇其問事鬼神與問
死便忽易眼前底事闊略乎實地工夫故夫子謂爾未能

事人如何去事鬼神爾尚未知生如何要知死須化全在
事人知生處着力不是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之意事人便
有全經常盡人道的工夫知生使有踐形盡性求無忝所
生的工夫非但泛泛事箇尊親之人淺淺知箇血氣之生
而已

○閔子侍側

谷齋三筆云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並對其人
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曰雍唯
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名者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
子之門人予意亦出于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
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孫奕示兒編云此三句非

長府作昭公所居更覺有據

夫子之言乃當時記事者之言也繼之以子樂若由也不
得其死然云者乃是夫子因子路行行遂指其胷中之病
而為是言則子樂當作子曰辭之誤也始以辭相近而轉
曰為悅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為樂也知由也不得其死則
何樂之有　朱子語類云誾誾是深沉底侃侃是稍發露
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　子路不得其死然曰然者未定
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
以處死　口義云誾誾侃侃只消斂養行行底太發露收
斂更難故曰不得其死所以裁抑子路聖人亦只是論理
如此不是先知　問誾侃侃就是聖人亦只如此但聖人
則時中不偏於一耳觀與上大夫下大夫言可見若行行

則聖人無之然畢竟與暴者不同故聖人樂之而又裁
抑之也　原旨云誾誾是剛氣不露和氣外見侃侃是和
氣不足剛氣少露者行行則全是剛氣發露全無含蓄之
意惟剛足以進道非柔懦謹愿者可比故夫子樂之下文
然字亦妙說由也似有不得其死模樣正與氣象相應
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
氣則刑戮荐臻

○魯人為長府

路史曰魯人長府之事未稱而切悲之夫長府昭公之所
居也公之二十五年欲逐季氏居於長府故閔騫曰仍舊
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以言長府自爾又何必改作以自章

其惡不踰哉此孔子之所以開之而發言必中之語蓋亦
疑其深中季氏隱也方昭公之出也平子禱於煬宮故九
月立煬宮縣此觀之則其欲改為長府意可知矣　通義
陳氏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此長府也改
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博矣
閔子本不以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專事
言語者其言未必推容所當如此　大全南軒張氏曰先
儒謂長府為藏貨財之府貨財之府無故而改為得無示
人以崇利聚歛之意乎故閔子以為當仍舊貫而不必改
也　淮海近語曰長府亦公家不可廢者但啓人差在一
為字閔子重在一仍字推一為字凡傷財害民者無不為

矣推一仍字凡節用愛人者無不為矣　伊洛淵源西山
真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
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
於顏淵而於曾子並稱也歟
○由之瑟
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
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
中聲為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
伐之城故君子執中以為本務生以為基故其音温和而
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
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為也彼小人
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
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
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為也昔舜造南風之
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為北鄙之聲其廢
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為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
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
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
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
之罪也小人不能審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
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能改過矣　樂書云由
之鼓瑟孔子抑之及執干而舞則不抑之者以其因孔子

之言悟窮亦樂通亦樂之意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人心
善惡邪正皆于樂聲可見善聽聲者聞樂即知人心如荷
蕢聞夫子磬聲而知聖人有心於天下鍾子期聽伯牙鼓
琴而知志在高山流水蔡邕聞鄰人鼓琴知有殺心之類
子路剛勇其琴聲亦有剛強氣象故孔子言奚為我之門
謂與己不同也　論衡曰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孔
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脣吻
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闓
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
性使惡為善之明效也　抱朴子曰昔仲由冠雞帶豚
珥鳴蟬杖劍而見拔白而舞盛稱山林之勳竹欲任拙强之

自然尼父善誘洙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
文選潘安仁曰祁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
室　口義云入室近裏着已之功近裏着已事事求諸心
則義理精微而氣質變化這正大高明總是實有諸已由
中達外的若平日無事心之功氣質未曾化變得則正大
高明只是聰明見得箇大槩不是實有諸已不曾盡得他
精微所以發用處都看得粗了如子路作樂便有殺伐之
聲如論事則以正名為迂以見南子佳佛肸為不可都是
執殺法道理無箇圓神通變之妙此只是功夫未到他心
地自好自是合當敬他夫子之言所以教子路而門人不
悟升堂入室之言亦所以教門人也　升堂是氣質好未

入室是功夫未至也　祕問云堂是明顯處室是深邃處
凡居處上堂人多入室有箇數　疑問云子路一生為氣
質累夫子每每不滿蓋病其剛之過也然終是剛的人是
大體有擔當如問過則喜唯恐有聞縕袍不耻宿諾不留
是何等造詣直中和之不足精微之未竊耳升堂入室譬
得祕妙重上一句　講錄云由也升堂二句要見夫子取
子路意重升堂上未入於室輕帶說由之學已升了堂特
未入於室也堂室字只借以形容正大之域精微之奧要
之亦從立之門門字生來升堂是得門而入者矣豈是在
門牆則麾之者乎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

淮海近語曰聖道只是一中字盡之師過商不及已便見
中之所在子貢不悟而以過為愈也故夫子又告以過猶
不及則中之所在益可知矣　講錄云子張子夏之過不
及就所學說資質是上一層過者固是賢智之太過不及
者却非愚不肖之不及亦要說得相當　過猶不及是泛
論其理末綿以師之過猶商之不及繳
○季氏富於周公
古言云季氏富於周公今說周公財貨之富非是周公豈
富於財貨者夫子不肯正言季氏富于魯侯故言富于周
公衆周公之封國地方百里公車千乘此周公之富也且
周公懿親冢宰太師又侯上公東伯尊官又輔兩朝年久

如此封國之富止於千乘今季氏分而有之者不止千乘
矣尚可附益哉　旅次漫語云季氏富於周公周公指魯
也猶彥云敵國富也周公宜富之說殆非至論　淮海近
語曰周公之富義而富者也季氏之富不義而富者也冉
有聚斂非必如後世頭會箕斂之臣但只緣他學術未純
綵仕季氏便以政事之才施之即為之處置調度以為職
分當如此不知季非可附益之人不但富于周公不可附
益雖不富亦不可附益也故夫子深責之范氏謂其心術
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最為得旨　左傳孔疏
引鳴鼓而攻之云伐鼓者是攻責之事　虛齋蔡氏曰鳴
鼓者蓋鼓所以號衆也故為聲其罪所謂揚于王庭之意

范氏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此句最好蓋嘗因是推之荀彧以謀略施之曹操嚴尤以才智施之王莽劉毅以才敏施之劉裕皆失其所施故易曰離利貞

○柴也愚

大全慶源輔氏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其内粗俗則畧乎外遺乎内則誠不足畧乎外則文僞不修此四子性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者欲使之自覺以治其偏而歸於中耳　口義云愚魯者精神内守者也辟喭者精神外弛者也務内者外不足而内有餘進道之資也務外者外雖可觀根本荒矣如何入得道此學術内外之辨也　象山全集云高子羔曾子雖有愚魯之號其實皆夫

子所喜于二人中尤屬意於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伯魚死子思乃夫子適孫夫子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事曾子則平日夫子爲子思擇師者可知矣　朱子語類讀參也魯一段云只曾子資質自得便宜了蓋他以遲鈍之故見得未透只得且去理會終要洞達而後已若理會不得便放下了如何得通透則是終于魯而已　就正臆說云回愚參魯乃是任道之器學未有不從收斂退藏而得之者也若華言綺語玩弄精神實揣摩押闔之術希世盜名之事君子所不取也　吳志諸葛恪曰師僻由喭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　冊鉛總錄云論語曰由也喭喭俗論也或作諺見文選注又作唁劉勰曰諺諺唁同一字諺者直語也廛路淺言有質無華喪言不文故弔亦稱唁　劉子新論云子游裼裘而諺曾子指揮而唁是喭與唁同也

○回也其庶乎屢空

筆解韓曰一說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此近之矣謂富不虛心此說非也吾謂回則坐忘遺照是其空也賜未若回之空而所見能中其空也貨當爲資殖當爲權字之誤也子貢資於權變未受性命之理此蓋明賜之所以亞回也　李曰仲尼品第回賜皆大賢豈語及貨殖之富耶集解

失之甚矣吾謂言語科宜資權變更能處中乎即回之亞匹明矣　鹽鐵論曰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　後漢賈逵傳帝加賜逵曰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章懷太子賢注曰屢空數空乏也　龜山集云其心三月不違仁則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貢貨殖未能無物也孔門所謂貨殖者豈若世之營營者耶特於物未能忘焉耳　朱子語類云問屢空前輩及南軒皆作空無說以爲無意必固我之無但顏子屢空未至於聖人之皆無而純然天理也及先生所解却作屢空乏而自樂何也曰經意當如此不然則連下文子貢

作二段事空無之說蓋自何晏有以解晏老氏清淨之學
也因其有此說後來諸公見其說得新好遂發明之若顏
子固是意必固我之屢無只是此經意不然　自太史公
班固列子貢於貨殖下與病醫夏畦同科謂其所至諸侯
莫不分庭抗禮天下後世無不指子貢為豎貢之弟子貢
孔門高弟豈肯背聖人之門而以賈豎為先乎屢空無我者
也其學則自內而求貨殖自外而入非由于己之所自得
也特其才高凡接下見聞者莫不解悟比之屢空者為有
間矣日此說乃觀文葉公所作當是集中之語蓋呂與叔
之遺意也作看似好而道理恐不如是蓋屢空者空之其
身也貨殖則對屢空而言不能不計較者是也　王伯厚

云屢空不取虛中之說恐學者流于異端也　明儒經翼
曰人心無一物原是空空之體形生以後被種種世情牽
引填塞始不能空吾人欲復空空之體更無巧法只在一
念知處用力一切世情念頭有牽扯放不下皆謂之妄皆
是不善之動顏子不遠復復者復其無不善之動而已矣
師云吾人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　孔
子空空無一物即無我之空顏子屢空猶有空未盡處
使空得盡即孔子矣故賢希聖聖希天後儒以顏子惟能
安貧近道失其旨矣信此則原憲亦甚安貧何以為未聞
道此處未輕言之已詳矣惟賜不受命一節則未之及也
命即於穆不已之命貨殖喻言多聞多見賜不默語於穆

之命而專在多學而識以億為中猶商賈專廣殖以應四
方正與顏子屢空之學相反後儒謂子貢不安貧富之命
而真以殖貨為務失其旨矣　南游會紀曰顏子屢空
之義子謂古人之學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
人一般虛明空同無物故能備萬物之用目無一色故能
備萬物之色耳無一聲故能備萬物之聲空故也聖人常
空顏子知得減損法故庶乎屢空子貢子張諸人便是增
了　四書心攷云空者虛也今之言天者曰太空曰太虛
亟舉之也夫子之道天道也空空者太虛也回也其庶乎
屢空幾于虛矣唯虛也故能受天下之善賜不受命而貨
殖焉心不虛也不虛則不受矣子貢多學而識與顏子正

相反億者朋從之思也不幸屢中是使賜多言也易曰天
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
慮無億也或以貨殖遂謂子貢顓於治生而顏子安貧空
乏不厭噫是未知心學也顏賜之分虛與不虛之間而已
　程明道曰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以豐約
之間不能不留情耳且貧富固有命彼乃留情于其間多見
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
心而後可語也　論衡曰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
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然則聖人先知也子貢億數中
之類也　吳志註孫盛曰不幸之中仲尼所棄是以君子
志其大者無所取諸　弇州劄記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億則屢中能役物者也回也其庶乎屢空能不役物者也
聖人亦未嘗不理財也若以為多學而識之將貨詰學乎
學詰貨乎　楊用脩曰子貢多學而識之或謂以貨殖為
多學之喻終為強辭然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訶子貢則
子貢一椅頓耳　列子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
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
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
身者不殖

○子張問善人之道

筆解韓曰孔注非也吾謂善人即聖人異名爾豈不循舊
迹而又不入聖人之室哉蓋仲尼誨子張言善人不可循

迹而至於心室也聖人心室惟奥惟微無形可觀無迹可
踐非子張所能至爾　李曰仲尼言由也升堂未入於室
室是心地也聖人有心有迹有造形有無形堂堂乎子張
誠未至此　朱子語類曰善人只是一箇好底資質不必
踐元本子亦未入於室須是要學方入聖賢之域惟橫渠
云志於仁而無惡此句最盡如樂正子自可欲之善入去
自可到美大聖神地位　論語測曰善人何以不踐迹也
以言其不學也迹也者聖賢大學之道也學問思辨篤行
是也千聖千賢之所同遂共轍者也何以不入於室也以
言其無得也得由學而致焉者也不學故不得也室也者
聖賢之蘊奥也精義入神是也　千古聖賢之同歸者也

不踐迹何以不入於室也誰能入室而不由路路者其迹
也不由路則不入室矣　原吉云不踐迹亦不入于室是
就善人一時規模說非說他究竟不能入室也孔子歷數
聖人君子而及于善人孟子於善人而推其造於美大聖
神則善人非不能入室也若謂不踐迹是善人之所以為
善人亦不入于室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則非矣　註中
雖字然字似亦未安　卓吾李氏曰嬰兒之初生也未能
行立須籍父母懷抱提携乃能有從稍長便不用矣況既
長且大歟今之踐迹者皆嬰兒之類須賴有人在前為之
指引者也非大人事也夫大人之學止於至善至善者無
善之謂也無善則無迹尚於何而踐之然則非但不必踐

雖欲踐之而不得焉者也夫孔子非迹乎然而孔何迹也
老聃非迹乎釋迦非迹乎然而老之與釋何迹也今之三
教弟子皆踐彼迹者也可不謂大哀乎惟是世間一種善
人自然胎合乎至善之初生來便自不肯依人腳跡作轍
下之駒矣故孔子屢稱之而極言其不可得見

○論篤是與

筆解韓曰孔失其義吾謂論者討論也篤極也是此也論
極此聖人之道因戒子張但學君子容色莊謹即可以及
乎君子矣　李曰與疑辭也乎語終也上句云論篤此與
者言子張未極此善人也下句言莊者欲戒子張檢堂堂
之過約歸于君子容貌而已孔註云三者為善人殊失聖

人之本意　劉卲人物志云尤妙之人含精於内外無餙姿尤虚之人碩言瑰姿内實乖反　孫奕示兒編云與如吾與點也之與論其篤厚則所與者君子之人乎色莊之人乎君子則躬行者色莊則色厲而内荏者　大全雲峯胡氏曰君子者有德必有言中篤實外自然篤實色莊者有言不必有德外篤實中未必篤實　雙峯饒氏曰上言論篤下以論篤分君子與色莊論篤亦可謂之色莊乎蓋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經傳中有專指面色言者色思温是也有該貌而言者巧言令色是也有該言貌而言者此章色莊是也有該言貌行事而言者色取仁是也問色取仁如何見得該行事而言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即所謂色取仁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

晉書馮紞曰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　大全胡氏曰勇於行者使之有所禀命則所行必審行之不勇者不能自行則愈流於退縮専勉其行者非不禀命於父兄禀命自其所必能不待教之耳　講録云子路問聞斯行諸是疑其爲可而未安冉有問聞斯行諸是疑其爲不可而不敢問詞雖同而意却不同夫子之荅亦不得不異　有父兄在不只徒要禀命亦是要他知所取裁子路豈不要他行行其所必能而不待於教者冉有豈不要他禀命禀命其所必能而亦不待於教者也

○顔淵後

筆解韓曰死當爲先字之誤也上文云顔淵後下文云回何敢先其義自明無死理也　李曰以回德行亞聖之才明非敢死之士也古文脱誤包註從而訛舛退之辯得其正　晉孫盛曰茲事同兆元吉於虎兕之吻顔孔俱充道遥於匡陳之間矣卽　野客叢書韓退之謂論語子在回何敢死死本先字僕觀北史李虎拜迎魏帝帝曰朕以卿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乃知死字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

中鑒曰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必竭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不已則奉身以退臣道也　公羊傳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　注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諫必三者取月生三日而成魄臣道就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　劉敞曰具臣者其位下其責薄小從可也大從罪也大臣者其仕重其責厚小從罪也大從惡也夫據國之位而享其禄臨禍不死問難不圖偷得自存之計使篡弑因已而立後雖悔之不可長也里克趙盾甯殖之賊不亦宜乎曾不如公孫寧儀行父之猶有益于其君也　又況商人陳

乞之懷惡以濟逆者乎夫商人陳乞懷惡以濟逆與聖文
過盾崩殖之事則輕重有間矣然而春秋不別也以謂君
臣之間義不容失故其文一施之所以教天下之為人臣
者也　勉齋黃氏曰大臣者異乎羣臣而超乎其上者也
具臣者等乎群臣而混乎其中者也以道為審出處之宜
盡責難之義此大臣之所以異乎具臣也　孫奕示兒編
云大臣以道格君心之非則無從有殃於政害於事者此
所謂不可則止也　口義云二子有大臣之心而無大臣
之學者也有大臣之心故弒父與君斷然不從此是他真
心動不得處無大臣之學故見理不明只任己才去做不
能一一體察道理所以事君於進退處無超然獨立之見
[illegible] 卷之十六
只是了事目前而已故謂之具臣　講錄云夫子所謂大
臣是以大臣之道論不必有大臣之位者凡為小官亦當
如此盡大臣若不稱職亦不足為大臣小官能盡其職我
德滿于位亦可謂之大臣也　道莫大於仁義大臣以道
事君是以仁義致其君使君以仁義而治天下此是他幼
學壯行的本領外此都無計較所計較者只是去就耳
原言云由求之仕季氏從作田賦從伐顓臾從旅泰山其
從之者多矣所不從者特弒父與君耳故曰具臣　大全
厚齋馮氏曰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子然
習於其父之所為懷無君之心久矣今得臣二子故問夫
子蓋擬君象而以為大臣也既抑之以具臣又其以從之

為問故明以弒父與君不從折之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左傳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
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
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
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
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
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
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
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
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
[illegible] 陳 卷之十六
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
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
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　論衡曰鄭子皮使尹
何為政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路使子羔為費
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不見大道也醫無方術
云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
吏無經學曰吾能治民問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醫
無方術以心意治病也　胸函四書說云夫子使漆雕開
仕而開不自信故夫子說之知夫子之說開則知夫子惡
子路以仕為學之說矣　初問云為仕者必先由學仕不
由學已是無本何以建功立業漆雕開必欲信道方仕已

案曾點之對太近傲慢於不[illegible]下度如是

見大意矣若憶然治民事神恐只在事迹上勞攘不惟不能益已且以病民故夫子惡子路之佞　原旨云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為政謂為學之不必於讀書耳治民事神皆學也學何必專在讀書子路立言未為不是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　講録云趙閲道亦嘗折王介甫云臯夔稷契所讀何書亦是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之意但彼是根心的議論此是口給的佞人也可同日而語哉　太全朱子曰佞不是諂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　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荅孔子故惡其佞　山堂考索曰子羔之為宰有所不取而必說乎未信之漆雕子張之干祿有所必辯而獨賢乎屢空之顏子三子之言志有所不進而惟與乎詠歸之曾點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楊子庭言四子侍坐而夫子啟以言志蓋試言其用於世者何如也三子皆言為國之事荅問之正也子路以率爾見哂曾晳是時手方鼓瑟而心口相與曰夫子其不悅於為國乎又見赤與求之荅夫子無言竊意夫子必不以仕為悅矣故一承點爾何如之問從容舍瑟而試問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蓋逆探夫子之意也夫子云亦各言其志而點乃為浴沂詠歸之說蓋迎合之言非荅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為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漠之濱而忽聞曾晳浴沂之言若有獨契其浮海居夷之志曲肱飲水之樂故不覺喟然而嘆蓋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嘆者豈惟與點哉至於三子出而曾點後蓋亦自知荅問之非正而蒙夫子之獨與故歴問之而夫子歷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為賢獨與點而不與二三子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嘆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摭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落世事指為道妙但欲推之過高而不知陷於談禪其失豈小哉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事此正論也朱子晚年有門人問與點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說此話論語自學而至堯曰皆是工夫又易簀之前悔不改浴沂註一章留為後學病根此可謂正論矣呂與叔程子之門人而上蔡之友也其詩曰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坐春風詠不休又曰終日孔門無簡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又因程子吟風弄月之言而演之心齋之說莊子之寓言此詩不惟厚誣曾點又嫁非於顏子矣其去竹林七賢南朝八達幾希矣審如是何不徑學莊列而學孔孟乎夫子歴聘卒老於行荷蕢晨門長沮桀溺之徒非笑譏諷而夫子之轍不回而佛肸公山之徒召亦欲往豈以不仕為高者耶究點也之志而不知聖人之裁則與桀溺之忘世莊列之虛無晉人之清談宋人之禪學皆聲應氣求習合影附不至于倡狂自恣放浪無檢不止也豈非究竟氣象

一言為之屈階哉　王符云以用也孔子言已老矣不能
用也而付用世於四子也故三子皆言用世也　石渠意
見補鈌云以已通用止也蓋言毋以我年長止而不言是
誘之使言志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千乘之國以地實出車數而言當三
百十六里有奇況有山林川澤城郭道塗又當三分加一
若以封疆常法言可謂大國矣而子路謂攝乎大國之間
則此猶小國也蓋自黃帝時天下萬國後漸漸吞併至湯
時三千餘國至武王時會孟津尚八百諸侯而武王又封
建親戚功臣為國多矣東遷之後併吞猶甚小者漸大當
時齊秦晉楚其地或至千里故千乘之國誠小國也

、樂書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君子也者其有德之士歟
仲尼燕居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孔子閒居曰
愷悌君子必達于禮樂之原孔子之於門弟子所與言禮
樂者不過顏淵之問為邦是為邦之道無先於禮樂而求
也為之可使足民而已此孔子所以不以語回者告求歟
　王通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
宗貫乎是又指在上制作者言之與其所謂以俟君子者
異矣　講錄云三子要為邦乃是說諸侯有委之以邦國
者不是自已為諸侯也若要自已為諸侯則當時諸侯皆
封建而世襲豈人人所得為者亦終是妄想矣
、論衡曰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

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
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
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為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
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
不浴雩祭審矣　筆解韓曰浴當為沿字之誤也周三月
夏之正月安有浴之理哉　李曰仲尼與點蓋美其樂王
道也餘人則志在一事故仲尼不取　通義仁山金氏曰
上巳乃三月節後初建巳之日所以總說暮春至曹魏則
定以三月三日為上巳所以蘭亭曰暮春之初泗上士人
以為沂水三月冰堅未解何以言浴當是沿乎沂爾殊不
知沿沂之說本於韓李蓋彼但以浴為裸浴而不知為祓

除也況魯國無川浴之俗暮春亦非川浴之時曾點又豈
川浴之人哉且如其說則堅冰未解曾皙又何以御春服
風舞雩也毋乃病乎況周無寒歲秦無燠年古今風氣不
同氣化或異未可據耳目之近而詆古人之書也　白雲
許氏曰後漢書禮儀志二月上巳祓除官民教于東流水
上除去宿垢蓋于水上祭而盥手略湔濯其衣以寓潔清
之意自古風俗如此非裸而浴也　歷代確論顏濬曰四
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
以其自知之明與如曾皙之狂其必有不可施于世者矣
苟不自知而強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
樂以忘老則其處已者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為貴者

哉　傳習錄或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曾皙說來却似沒要緊的事聖人却許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邊能此未必能彼曾點這意思却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明儒經翼問夫子與點之意王氏曰天下事必須淡然超然若一毫無意於天下之事者方能了得深山之寶得於無心赤水之珠索于罔象三子皆欲得國而治未免執定做去曾點却超於政教禮樂之外春服熙熙即唐虞埀衣之治童冠追隨即百僚師師之化舞雩風詠即明良賡歌之氣象易地皆然此千古經綸手段所謂以無用為用　鄒氏曰三子言志似實而虛曾氏似虛而實有勇知方甫小相自是實事然千乘之國宗廟會同何時可到手不若春服風咏更無等待故無所擇于境者始可語安土無所擇於時者始可語樂天　古言云曾皙言志非有待於春及童冠也就是眼前一時事當承問時正是季春穿夾衣坐中又有童冠在側地又正在沂水旁舞雩左右故云然乃其所遇在此即所樂在此所志在此故也若使皙是時有國有邑其志又必欲一國一邑之人各得其所矣夫子所以與之者只因三子是妄想皙是眼前事耳若必等待此時此景與妄想何異　尚友軒臆言曰曾點春風沂

水之樂他是箇未有事任的人却也不想做事業只在當下灑然自得三子便有等待少却此段意趣　胡子衡齊曰孔子與點非與其即能為舜伊事業也以其志與見固已超聲利下事功而於了天地萬物之基本獨有在也其與區區憑才能意氣建事勳較然異矣然點止于狂簡不能克念入聖則固其自怠之失非夫子過與也　羅念庵云三子於事為上用工夫子皆不深許而曾點所言若脫略空虛者夫子喟然歎與之者何故蓋天下無時無處不是此道理無人不是所當包容含蓄不可揀擇較計有此便看有我的意思便與天地不相似蓋心大然後能體物有天下而不與然後能成事功不從欲不干譽然後能協和萬物不離事物不着事物然後為蕩蕩平平之道也三子之言豈不各有所見然有期必作為的意思不免執着一邊當幾而不悟隨寓而不安縱有小小成就已非隨時立政之道矣此夫子所以深嘆而許點也　淮海近語曰夫子與點之言志沈氏曰須識得聖人之志然後識得四子之志老安友信少懷此聖人之志素位而行者也遇一人則安信懷乎一人遇一家則安信懷乎一家遇一國則安信懷乎一國遇天下則安信懷乎天下人不知亦如此人知之亦如此夫子何以之問問其把平居何等學術去應人之知非是問其人知之後何等設施也三子之志都說人知以後設施的事曾點之志則舉平居眼前的學

術來說而所以膺人之知者即此順應之耳曾點只是素
位而行隨其所遇無不可樂三子則願乎位外之事三子
必要人知方得行曾點不論人知不知隨時隨處皆可行
三子格局死曾點挑括活三子取必於人點取必於已三
子待他日做點即今日做三子擇地方做點即在此地做
夫子所以獨與點也　知夫子與點是素位而行不願乎
外之意則凛春樂也推之四時皆樂也春服樂也夏葛冬
裘玄端章甫亦樂也簞瓢樂也遇可事之君可使之民亦
樂也浴舞于魯地樂也偃游於宗廟朝廷之上亦樂也咏
歸也治兵行禮用樂膏澤加於斯民亦樂也不可將曾
點之事只看作窮居之事又不可將點之樂看作逍遙物

外之樂　士翼云問曰點爾之見與何也吾曰為其有禮
也是故舍瑟之起異撰之對異乎子路之率爾也子路自
雄其才點也舞雩之詠少長有序事在日用爲爾夫子之
哂路即其與點者前語未白後則發之生事三事即亡遠
也忠恕即道之壹也舜禹仁知之相用舉二臣也學者毋
舍本文他求奇妙聖人未嘗說人之窮高遠也家語曰皙
欲脩禮教孔子善之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　冊鉛
餘錄云曾皙狂者也亦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不我以也
故爲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年此風一降則爲莊列再降
則爲嵇阮矣　講錄云舊說夫子志不得行方在寂寞之
濱忽聞點也之志有以觸其樂天之誠故深許之者此說

國語單襄公曰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

大抵蓋點之志雖不說為邦而却不止於為邦未為邦時
則與人吟風弄月若鳳凰之翔於千仞為邦時則使人老
安少懷若泰和元氣在宇宙之間夫子安得而不深許也
若說許他不志于為邦則先何以有知爾之問後何以又
許三子之為邦乎後儒不識聖人與點的宗旨乃至好高
談虛遺落世事若魏晉之以風流相命而卒致神州陸沉
之禍者其又名教之罪人也哉
、羅念菴云為邦當以禮而子路之言無遜讓所以哂之
蓋讓是人心本來辭讓之心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能退讓則禮自行為邦而不讓便落私意便欲勝人不能
下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必非真實洗滌自家弊病不同

以入堯舜之道便與曾點所言相反故讓字便是夫子哂
由之意便是夫子與點之意　車若水曰伊川云子路之
志亞於曾點蓋其所言雖不讓却是真實　胸岡四書說
云為國以禮即有勇知方也子路之所能也故曰夫子蓋
許其能所哂者言之少遜讓耳非哂其不能也亦非哂其
不能為國以禮也故程子之說置之圈外　解醒編云為
國以禮只是一個讓字蓋天下國家之事非強智勇力之
所能為而冲然退然若有所不為者乃所以為天下也讓
則為禮而不讓則非禮禮讓所以為國而不以禮讓非所
以為國此所以哂由也　講錄云先時與點者進三子也
使他有眼空天下的見識此時又與三子者進點也使他

有脚踏實地的工夫

談經苑卷之十六

談經苑卷之十七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婁江門人呂用賓　校

論語

顔淵第十二

○顔淵問仁

後漢郎顗曰顔子十八天下歸仁　筆解李曰仁者五常之首也視聽言貌思五常之具也今絡之以動者貌也貌爲木爲仁此問非顔回具體安能究仲尼之心　朱子語類吕秀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己復禮一句最是言得仁之全體否曰聖人告人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無非言仁若見得時則何處不是全體何嘗見有半體底仁但克己復禮一句却尤親切　林正卿問夫子答顔淵克己復禮爲仁之問說得細密若其他弟子問多是大綱說曰以其觀之夫子答群弟子却是細密答顔子若却是大綱蓋顔子純粹無許多病痛故以大綱告之至於請問其目答以四勿亦是大綱說若以此答他弟子必無入頭處如答司馬牛以其言也訒是隨其病處使之做工夫若能訒言即牛之克己復禮也至於答樊遲答仲弓之類由其言以行之皆克己復禮之功也　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纔禁止便克己纔克己便能復禮又曰

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若仲弓則是閑門自守不放賊入恭底然敬恕上更好做工夫所謂已只是自家心上不合理底便是不待與物時方是　大全慶源輔氏曰天理即全德也節者其限制也文者其條理也不曰理而曰禮者理虛而禮實以其有品節文章可以依據也

朱子曰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己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執發動處克將去必因其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决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只是發動方用克莫待發動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克是克去己

己私己私既克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清克己便能復禮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禮是自家本有底物所以說個復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得這一分天理來　雙峰饒氏曰一日之語見於論語者二一日用力於仁指其用功之日而言也一日克己復禮指其成功之日而言也克者戰而獲勝之名復者失而復還之謂　厚齋馮氏曰左傳云仲尼曰古也有志句克己復禮仁也蓋古有此語惟顏子可以從事於斯　二程類語曰克者勝也難勝莫如己勝己之私則能有諸己是反身而誠者也凡言仁者能有諸己也　讀書録云禮者天理之節文孔子謂克己復禮為仁何也蓋仁即天理也人欲熾則天理不行必克去己私事事皆復於禮則天理流行而為仁矣　明儒經翼云或問歸仁朱子作効驗說如何曰聖賢只是為己之學重功夫不重効驗仁者以萬物為一体不能一体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于吾仁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如邦家無怨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家邦無怨于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己如盜賊克者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是真實用功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如有一毫在則衆惡相引而來矣　陽明　論語測曰天理生于心與心俱生曷亡之而曷復之也己私蔽之則

若亡焉爾也己私徹而天理之生於心者固自若而若始復也是故己去則禮復礼復則仁矣一日克己復礼何以天下歸仁也天下同仁也仁也者渾然與天地萬物為一体者也言天下則天地萬物舉之矣己私蔽之則形骸爾汝之念生焉己克而礼復礼復而天下同仁無爾汝之私而本体復矣　新泉問便録云克己復礼固不是二事然所謂克己者非謂半上半下也去之盡乃謂之克也己私纔盡天理立復若其不繼惟是祗悔耳　困办録云仁者人之生理也具此生理而後萬事萬物之節皆本於此故曰礼礼者体也克去己私以復其本体本体復則三千三百仁体事而無不在也故曰天下歸仁　初問云己者對

人之對也人心原自有恰好天則是之謂礼只爲人已之私間隔之所以不得爲仁已是有我是人已軀殼之念汝能克下軀殼之心無纖毫有我是之謂礼便全然是天則即此是仁矣仁者與天地萬物同体到得無軀殼之心全復了天則則天地萬物原是完完全全都在吾度内洞然八荒皆在我闥豈不是天下歸仁然此仁不必在天地萬物上去討只在一克已之間吾自家就此心下手耳而豈由乎人哉顏子便識仁体便請下手的條目夫子説汝不必看仁遠了只在視聽言動間汝於視聽言動間不着一些色相便全然是天則仁之本体在矣顏子請事斯語洞然無疑直悟到底此是於吾言無不悦再不間難此章類

子如仙家火候已到夫子是輕輕點化他靈册一點便成黃金顏子人已履甚薄不比尋常人厚重難破纔破此関便與夫子一矣　講録云天地是我身的統体萬物是我身的百骸何人非已何已非人人所以不仁者只緣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已之未克故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何曾只知有已乎明道子定性書引易云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象山子云吾兩目散日月之光吾四体動四氣之和天地萬物爲一体而不知有已者正此之謂也

問以克已作無我於仁最親切矣但非礼勿視聽言動説不去此四者如何是無我而天地萬物一体乎曰視聽言動吾人與天下相接只此四者而已四者非礼便是有我之私非禮勿視聽其視聽者以天下之公也非禮勿言動其言動者以天下之公也此正是大公而無我天地萬物都爲一體矣不謂之仁而何哉　車若水云顏子問仁章程子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仲弓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程子亦只就仲弓自説如求仁得仁何怨之意不干別事朱子則曰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皆與其仁又曰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是家邦歸仁至顏子則天下歸仁人以吕與叔八荒洞然皆入我闥爲非乃又自載程子事事皆仁之説於集註畢竟兩可其説嘗記得朱子語録有云克已復禮爲仁言一日克去已私復還天理則胸中薫然慈祥愷悌視天下之物無一不在我所愛之中反更安穩　東

郡克復堂記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体莫非已也儒先成説乃以已爲私以歸仁爲效心恒疑之子所雅言曰爲已曰正已曰求諸已皆對人而稱也問仁一章凡三言之而二以爲私已一以爲真已則何居果以歸仁爲效則畏匡微服絶粮陳蔡吾道非耶蓋聖門嘗發于君子之問矣克者脩治之義也禮者天然自有之敬也克已復禮其脩已以敬乎天下歸仁其安人安百姓乎故視聽言動已之目也除却視聽言動便無身矣聖人繫易以復之初九歸諸顏氏子而其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則脩身之爲克已其較章明已乎　荅問集云象山解克已復禮作能以身復乎禮似得孔子當時口氣蓋爲仁由已之已亦克已

已字也如何作得由已私況克字亞解只是作勝作能未嘗作去曰顏子請問其目而孔子歷指四箇非禮不是私如何曰此條却是象山所謂能以身復乎禮者也蓋視聽言動皆身也非禮則勿視聽勿言動是渾身而復乎禮矣大約孔門宗旨專在求仁而直指体仁學脉只說仁者人也此人字不透決難語仁故為仁由已即人而仁矣　翼旂耿先生曰克已復禮為仁自漢儒以勝私訓即子夏戰勝之意然嘗疑夫子告顏子或不然且克已由已一語而訓分二義殊未愜載覩下文孔子止言復禮之目更無克已之文乃知二已當一義克能也孔子正言能於已而復禮則為仁矣能已即由已之應蓋為仁功在復禮而復禮

在由已禮也者吾心生生之理也故復禮則為仁為仁則天下皆在已生生中矣故曰天下歸仁程伯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体莫非已也今人不能復禮天下不歸仁者良由不知天地萬物之莫非已而異視之不知禮之本無內外而獨以器數節儀者當之不求其本而專視其文界限日嚴藩籬日增生生之道反以痺焉孔子既曰復禮為仁然又曰人不仁如禮何故仁一禮也禮一仁也非仁非禮又何有乎天地萬物之渾其理而生生也哉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何也曰此正言復禮之目也夫復禮非有所加也亦勿其非禮者而禮自復矣非禮者人心一有感發而靈則忒焉弗得其理即為非禮夫盡視聽言動而皆出於靈則所以應天下者無一事非禮而禮復矣天下有一不在已生生之中乎器數儀節非吾能事乎此不由已而將誰由故顏子聞之曰請事斯語此知其由已而直為已任非顏子疇能之今之言非禮者亦止以器數儀節之失當之此不知禮即不知仁也且如猝有邪色吾能遠之矣若倏然而奸聲臨之吾不及掩耳又何以為非禮勿聽耶故勿之云者吾惟不昏蔽其靈則而常得理義是之謂勿非禮故曰不外存心蓋識禮真体便見克已無我非強制為功也　海鹽編云朱子訓天下歸仁歸字為與讀者俱作上聲不如作去聲讀如與祭之與稍妥耳蓋孔子意謂有已作礙即不能歸天下為一已今既克已復禮則盡乾

坤渾然是一箇禮故以一性入一切性而無欠以一切性入一性而無餘所謂燈影交光相在相入而塵塵合妙網珠接影互融互攝而處處分形又如古人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拾妙得歸仁之極趣也　既曰克已何以又曰為仁由已乎蓋仙家舍七情無還丹禅家舍無明無佛性所以道一切煩惱為如來種若更於視聽言動之外日覔覔焉覓所謂禮者而復之是棄冰覓水舍瓶盤釵釧而覓金而烏乎可哉故曰為仁由已非由人也若舍此他覓便是從人覓矣　質言云克已之已與由已之已總是在自家軀殼上討尋如所謂視聽言動是也蓋已之性情物感為理為欲揔不出此耳上下全是一箇如此

方看得己字通透　螢雪叢談云或問胡安定何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胡舉仰光大詩答云門前徑路無令窄路逕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遠路荒人間滿地生荊棘其人默然而悟々朱子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腳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四字上纔見非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只心術間微有些子未盡處須用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　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纔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纔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　南遊會紀云世傳金冊用逆不知吾儒之學亦

全在逆顏子四勿便是用逆之數收視反聽謹言慎動不遠而復所以脩身也　論語測曰顏淵何以請問其目也目也者其樞要也何以言非禮勿視聽言動也非禮者四而其原一也勿之者四而其心一也如精中軍以應四敵其帥一也是之為謂目也自夫支離之說興而聖人精一之學亡矣何謂非禮也禮也者理也非理則己私也己私生于一念之萌則勿之於幾而用力焉乾知大始聖人之學也故得聖人之學顏子而已矣故曰請事斯語矣非顏子其孰能知幾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之謂也　蔡子木自知堂集云一日之間心思之發竅而為視聽言動者不知幾千百端

不能痛自奮拔洗立樹立其終竅處惡能悉中天理之則譬之中軍不精八面被靡當其難克岌乎危甚試自猛省苟為非禮披靡陷溺則面目肢體無不可憎　初問云夫子告顏子四勿其意重在視聽言動四字上不重勿字上顏子看夫子彌高彌堅原看得忒遠大故夫子謂仁只視聽言動間工夫至近至簡皆眼前事此正是約之以禮非是下學教他勿視勿聽如村師誨稚童呼號而下審若看得勿字重則顏子全是粗人于淫聲亂色不成都去視聽耶　海鹽編云顏淵天資高邁一聞克己復禮之訓即領得己與禮原是一箇就是當人日用更不是別的故不更絮叨直問其名目以證所得耳夫子知之故但曰己即

是視聽言動克己不教汝除却視聽言動但非禮勿視聽言動耳顏淵至此遂豁然大悟矣此正是孔子與第一高弟傳心密語辭立薦仍余如此喃喃說去不直一哭讀者若以視聽言動一副識情去領他正所謂只知貪程不覺錯路　讀書錄云古人有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四勿以視為先　原旨云人之應事接物開眼便是尤易得牽引所以四勿先視佛氏五蘊先色六根先眼亦是此意

○仲弓問仁

朱子語類曰顏冉二子之於仁譬如捉賊顏子便赤手擒那賊出仲弓則先去外面關防然後方敢下手去捉他問克己復禮何以謂之乾道主敬行恕何以謂之坤道曰

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　大全雲峰胡氏曰敬以持己是收斂此心入來恕以待人是推擴此心出去　論語測曰夫道感應而已矣必接物而後感應之心生焉是故於接物言之也何以為敬何以為恕也一心也見於接物謂之敬見於處物謂之恕其未感應也恕存於敬之中其既感應也敬行乎恕之內敬恕立而德不孤其斯以為仁乎或曰以克己復禮為乾何也乾知太始始者念之萌也以主敬行恕為坤道何也坤作成物物者事之著也乾道由心以達事坤道由事以存心德業交替者也初問云主敬是要此心根本處常諫一下勿令昏昧放逸行恕是將此心体貼人己之間恐私意隔絕此是漸漸消磨的方法與合下便拔去病根打破人己關者不同　在邦無怨二句要此心無時無處不然敬則能打起精神保養天理恕則不傷害天理人心所同然天理全時自然通人心而為一何怨之有　景行館論云敬恕是合內外之道物我元不相判聖人通天下之志不忘物不失己便不必言推而以時出之不必言主而萬物皆備因人專於自守故教之恕令不忘物因人徇於處物故教之敬令不失己此隨病立方非交舉並進之功近來說敬說恕殊昧此義所以存敬功夫流為迂腐執着強恕功夫便錯認齊物我同賢愚一大小孔子答仲弓問仁恐不兼言敬恕出門使民能以見賓承祭推之皆恕意也不然兩樣功夫如何一時兼用得　淮海近語曰顏子之學無人己界限惟一克己便與天地同德故曰天下歸仁仲弓之學必致審於人己之間敬恕之功盡方能物我為一故曰邦家無怨顏子在全體上做仲弓在實地上做是以有乾道坤道之別及其成功則一也　陽明子曰邦家無怨是我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家邦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者不在此病痛已說在天下歸仁處矣　車若水曰象山謂仲弓勝顏回蓋見聖人所語顏子大段用力而語仲弓則似不甚費力便是仲弓強了不知顏子有這力得用故聖人教他用了一切掃令淨潔免得次第逐件儘有辛苦他人無顏子之力若教他如顏子之用便是不量力且當旋旋用去　講錄云請事斯語是要以敬恕自盡以無怨自考也在貧如客而使臣如借舊非不錄而怨怒不遷仲弓其果能請事者哉

○司馬牛問仁

通義朱子曰仁者之人言自然訒在學者即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如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訒是特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今人只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　大全朱子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顏是逐箇理會仁譬之屋克己是大門打透便入來敬恕是二門言訒是個小門雖踏可過然小門差

卿名理乃兩不知世說何以都不載書釋疑存耳

迂曲是隨地病處說　初問曰為之難是遇事時管束此心要全在天理上天理最精要審幾微辨及毫髮故自不肯苟且輕易作為人能管束到此自然持重豈肯把言輕發　解醒編云司馬牛但於言語上致力而不於修為上致力故夫子以為之難曉之蓋仁道不在多言顧其為之何如耳勉其難即戒其易原非二心此訒言之所以盡仁也

○司馬牛問君子

晉郄超云意之所安則觸遇而夷情之所閡則無往不滯因此而言通滯之所由在我而不在物也若乃懼生於心則豈乘於外外豈既乘內懼愈結　通義朱子曰牛將謂

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本說內省不疚自然不憂懼來有憂懼者內有所歉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何憂懼之有　淮海近語曰不憂不懼不在內省不疚之外不在內省不疚之後是君子所為無一有愧於心自然如此蓋內省不疚則理足勝私氣足配道義居常則隨遇而安處變則順受其正有何憂懼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只不慊便是餒故內省不疚便是不憂不懼也　中庸曰君子戒謹恐懼而此曰不憂不懼何也惟戒謹恐懼所以不憂不懼也戒謹恐懼便是內省不疚實功　初問云心上無私自然無疚何憂懼之有縱有可憂懼者亦以理自信患難死生能入其心哉憂自內出懼自外至莊列全無憂懼亦是見理分明處見理分明的人自然心上無私無愧怍之事所以不憂懼不憂不懼是心體只怕私意撼動他心如鐵石原撼不動惟私意牽引便撼動

○司馬牛憂

大全朱子曰以傳考之桓魋欲弒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頎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所以憂也　陳氏曰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賦於人者故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而已矣　朱子語類曰問敬而無失曰把捉不定便是失　正蒙曰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也　新安陳氏曰死生富貴惟當聽其在天恭敬禮節則當盡其在已敬

而無失又恭而有禮之本也子夏皆兄弟之語有疵集註下一如字謂人皆愛敬之如兄弟則意足而辭盡矣

○子張問明

劉劭人物志云夫智出於明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其明益盛者所見及遠及遠之明難　晉書司馬攸箴曰無曰父子不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讒言亂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　抱朴子曰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漬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　宋書劉璡云浸潤之行骨肉離絕疑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以歔

歆姦樂孟博所以慷慨奮頭者也　舊唐書史臣曰以百口百心之詐謟毁兩目兩耳之聰明苟非鐵腸石心安得不惑　新唐書崔群曰無情曲直辯之至易有情則欺為難審也故孔子有衆好衆惡浸潤膚受之說以其難辨也
大全朱子曰譖是譖人是不干已底事纔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交来不覺愬是愬切已底事纔說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被人惡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　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誣善者曰浸潤之譖膚受芒刺痛痒立見故激以切已利害之言曰膚受之愬　芝園集云善為譖者巧

便開構迎合蒙蔽使其昏然如為鬼所魅至有終身不能察者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言其浸潤之来不使人預覺雖曾參至孝母必疑其殺人市非林藪人必疑其有虎間有不行焉者則謂之明遠君子矣　口義云子路欲以無所不知為知不知不知心之分曉處乃是知也子張務外意欲以無所不見為明不知心之不蔽處乃是明也蓋世人有能明見千里之外而不觸不惑於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目前之情者由其心之有蔽故也若義精理明此心無蔽目前之情惑他不得則全體之明在我矣　朐岡四書說云要知此譖本是無行可毁此愬本無冤可愬若本有可毁本有可愬而槩置之不行亦未可謂之明且遠也

淮海近語曰浸潤之譖易移者也膚受之愬易激者也皆不能行焉則是此心鑑空衡之体不因物而有遷知是知非之真能早見而預待不可謂之明乎譖如浸潤緩而不暇覺且不聽況非浸潤者乎愬如膚受急而不及詳且不聽況非膚受者乎是其心之明不蔽於近而且可謂之遠矣明則遠不明則蔽於近只反覆以應問明的意思　答問編曰不行就譖者愬者說非就聽者說蓋聽者不信則彼計不行耳遠不在明之外

○子貢問政

朱子語類云看来此只是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

事也　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　通義白雲許氏曰夫子所答民信本言其效所以集註以然後教化行五字襯在中間子貢析而為三正欲知信與食兵何者為重夫子亦隨其問而答之而信者人心所得天理之固有非如兵食自外来故至死不可去又曰夫子初答民信固以效言制田里薄賦歛使以時則食足比什伍餙車甲時簡教則兵足只此二者之間信已在其中況食之飽居之安然後教化益可行而民無不信於上矣民之信本於上之先信也子貢以二本一效列而為三非強析之也固在聖人語意耳夫子最後之答則又推信字之本而極言之謂此

實理人之固有失之則不若無生此亦兼上下言之前民信之信則後信字之一義也 大全朱子曰以序言之則食爲先以理言之則信爲重蓋死生常理人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所以爲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間是以必有以使民寧無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 齊氏曰考井田之法周人常以其地容三百五十萬四千夫養七十五萬卒夫以無事而耕者言卒以農隙教以備有事者言無事則並隸於司徒有事則隸於司馬也大率是以五夫養一卒是食即所以足兵也民信之矣者可使民勇且知方而真可以敵王所愾也雖曰三者其實只是一事天下未有食足而兵不足食足兵足而民不信者也子貢再問而孔子曰去兵非去兵也食足而民信則民固皆兵也子貢三問而孔子曰去食苟孚於民則雖緩急之際而亦終不忍以飢寒去也然則亦非去食也甚言其不可以無恩義結之於素耳 自警編史太師曰政之大要曰食曰兵曰信民以食爲天一日無食而流離殍餓轉徙於溝壑是食不可不足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無兵以守則雖有險阻必陷於敵是兵不可不足也夫無食何以養民無兵何以守國至於語信則寧去斯二者而信不可失何則信蓋民之司命也彼齊威晉文之霸志在富國是欲足食也志在強兵是欲足兵而猶待不背曹沫之盟首爲伐原之舉乃能成霸業信之不可無也如此惜乎假之以立霸不能眞之用其信也人之有生惟死爲大事寧使其人死於飢餓死於盜賊而不可一日無信蓋食可一穀而狼戾兵可一日而招集惟信一失則天下有土崩瓦解之勢泮渙離散不可收拾於是時也雖三令五申其誰信乎然則信者眞民之司命也 新唐書褚遂良曰信爲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 道義仁山金氏曰聖人視天下存亡生死皆是常事惟是理不可一日假苟惟無信雖有食有兵且不相爲用況無食無兵之際其不爲鳥驚獸駭相戕相噬者幾希矣 淮海近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但說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且以見欲足食足兵而必在於立信也食足而無信則倉廩之儲未有不爲大盜積者也足兵而無信則器械之利未有不爲大盜資者也且將并兵食而亡之矣有信則食雖寡而知方之義益明也兵雖弱而效死之心益重也且將并兵食而立之矣 論語測曰信也者人所以生之理也生理人所自立者也不可去也然則信者立人之本爲政之要而兵食之原歟 朐岡四書說云大抵此時國已難保只是有死而已如睢陽之困是也故曰去食蓋此時食已絕了何去之有只是以信死守乃不至于徒死耳 左傳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 呂氏春秋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

論歟曰去信存食則不欲信信自立矣去食存信也欲為信信不立矣案此說頗悖夫子之訓乃漢儒劉畜輩然晚近頗因之士非為知輕兵食重信者乎充耳何哉

則百事不備也故信之為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為己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　冊府元龜西門豹曰信非一日積也一舉而欺之其後不可復用也　魏志王肅曰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　劉子新論曰信者行之基行者人之本今人雖欲為善而不知立雖欲立行而不知立信是遊卻土而營宴山背道愈遠矣故齊桓不背曹劌之盟晉文不棄伐原之誓共起不貲移轅之賞魏侯不乖虞人之期用能德光於宇宙名流於古今不朽者也　後周書曰為國之本在

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傳千益　舊唐書孫伏伽曰去食存信聞諸舊典故書云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

松窓寤言曰棘子成之言蓋老氏之論譏孔門修乎文故子貢甚言無文之不可不如是莫能矯之譬諸黃柏去熱附子救寒事有適當夫子亦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非乎居之衛言也故前賢之義毋輕訾焉　黃氏日抄曰註云謂棘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愚按上文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故子貢指其說君子恐非其所言別有君子之意也　大全朱子曰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事体不同使一箇君子與一個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為本如寧儉寧戚之意　文子曰附耳之語流聞千里出言不當駟馬不追　弘明集云言猶射也若箭之離弦非悔恨所及　文苑英華陳忠師駟不及舌賦云甚哉言之出口也電激風馳過乎馳驅掉三寸以發越應千里於須臾逝不可追空勞於駟馬行而無蹤豈繫於九衢聲自微耶倏爾騰副疾既甚于過隙患必防於屬垣　陳仲卿賦云孔甘者骋若訥若榮期自虞於速禍故必遵於道征君子所以存紉誠立度程雖奔走而致遠吾知夫莫病於聲　賈太傅

新書云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人人而根著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　中玄問辨錄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非孔子言歟夫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與孔言何甚異者而晦翁但見言出子貢便加譏駁乃似出向背之偏學者不可不察也曰楊子云與其史也寧野其說何如曰此言是蓋聖賢立言有正論之者有較量而論之者然則師愈歟曰過猶不及此正論之者也禮與其奢也寧儉此較量而論之者也奢儉皆失中就失中而論之與其奢也寧儉可也若論正理則過猶不及奢不可儉亦不可矣故易以用

過乎儉為小過非謂無過也但與其有大過無寧有小過也即此可知寧野之說亦較量之說也若以正論則固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矣未可即以子貢之言為非也 趯明云此要會子貢語意只在文不可盡去一邊觀惜乎夫子之說二句全是因其重質而與之但惜其存質去文之說之太甚耳則本末輕重子貢已有分曉不可執二猶字病之即子成亦有維世意不要說他壞了

○哀公問於有若

後漢書曰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穀梁傳曰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 荀子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 說苑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賈太傅新書云粟之在倉與其在民于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為一体也 陸賈新語曰有若之對哀公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于耳而不合于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為益國之義哉 吳志陸遜議曰國以民為本強由民出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強者未之有也 舊唐書詔云古者量其國用而立稅典必於經費由之重輕公田之籍可謂通制厥[illegible]而稅斯誠與法所期折中以便於時億兆不康君孰與足故受人之体先以博施富國之源必均節用 又曰遵冉有之言守周公之制什而稅一務於行古（冉有當畧一有若） 陸贄曰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体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甿 舊唐書李藩云憲宗顧謂宰臣曰前代帝王理天下或家給人足或國貧下困其故何也藩對曰古人云儉以足用蓋足用繫於儉約誠使人君不貴珠玉唯務耕桑則人無淫巧俗自敦本百姓既足君孰與不足自然帑藏充羨稼穡豐登若人君竭民力貴異物

上行下效風俗日奢去本務末衣食益乏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然國貧家困盜賊乘隙而作矣　路史曰昔者楚靈為章華之臺伍舉諫曰君民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故孔子曰未有子富而父貧者知夫此則知損益之道矣　大全勉齋黃氏曰君孰與不足但言民既皆足矣則君雖不足無人與君不足者無人與君不足則當竭力以奉其本矣何不足之患哉君孰與足言民既不足矣則君雖獨足無人與君足者無人與君足則君亦安能保其足哉　士翼云立政而斂放者其儉乎寬一力而民百室安臧半粗而民終歲飽聖人制用富以來君矣猶嗔乏財蓋睹蓋之溢禱祀之妄土木之窮兵戎之黷賜予

之濫淫滕美色之慷上荒於燕下逢其欲權門富倖塗飲輕銳倖靜重滯不重歛而奚足矣　一菴敬問錄云堂堂萬乘什一之征何以足用孔子孟徹何以謂之徹也先生曰能通之謂徹通之者均之也民有其十君用其一君民情相協是均事相安是均報相宜是均有倚重非均有專奉非均有作無益傷若節吝出納皆非均故為政首務直須覈實今食者京營衛官軍十八萬八千能禦敵幾何內團營六萬餘即唱名幾何外衛班操三萬八千餘能捉敵幾何將軍勇力校尉一萬六千五百以充宮衛羨否匠作七千六百以布工精羨否尉役並千大百以供庖力羨否樂舞生一千三百五十以協律班羨否教坊四百七十淨身男孤老九百八十商其給養羨否凡此歲支米三百餘萬石布五十六萬餘疋於此參較裁量然後取與相當用無不足

○子張問崇德

朱子語類曰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從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從義徙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卻又固執　主忠信是劄腳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　問子張問崇德辨惑孔子既答之矣末又引我其行野之詩以結之誠不以富亦祇以

異伊川言此二句當冠之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沒之傳者因齊景公問政而誤之耳至范氏則以為人之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此二說如何曰如范氏說則是牽合如伊川說則是以富言千駟異言夷齊也今只得如此說　雙峰饒氏曰本如屋之有基日新如土培其基日至於高也忠信是德徙義是崇徙義者今日所為未是明日見得今日未是處便徙不是處還入是處愈遷愈高　朱子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為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已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　淮海近語曰愛欲其生惡欲其死雖人之常情

然生死有定命非好惡所能致着了箇欲字便是惑生死
斷不可以好惡致則凡得失之小者又可知矣着一箇辨
字能明得愛惡之情能達得死生之故而實驗於心不叅
以私意便是辨 講録云問者辨惑却只告以惑之事不
告以辨之方者知得如此是惑即便不如此是辨惑若更
問何由得如此便是騎驢矣 郈原別傳曰孔融有所愛
一人常盛嗟嘆之後恚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
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為請融為原曰衆皆請
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其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
之猶吾子也朝吏受恩未有在其前者而今乃欲殺之明
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
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
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明府奚取焉

○齊景公問政

左傳晏子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
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
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
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 路史曰彼受弑兄
者之立而遂桓之愛荼之少也而遂立之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有一乎此其所以發為政之問而夫子告之以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者誠以景公於此有所不至故也 大全
厚齋馮氏曰聖人之言名當其分而萬世無弊信斯言也
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子則子可也謂君君則臣臣父
父則子子亦可也 講録云君臣父子雖要各盡其道然
亦有箇大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君君則臣臣父父則子
子綱舉而目自張矣 胸罡四書說云若君臣父子各盡
其道則政事在其中矣不可說政由此而立此雖夫子因
景公所不足者而言之然亦古今為政之大經也 因知
記云凡春秋篡弑之書非但以垂戒臣子亦以垂戒君父
夫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此一說也君雖不
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此又一說也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後綱常正而品物遂此春秋所以
有功於萬世也或乃謂春秋凡書弑君弑即是罪何必更
求其詳果如其言即不過發讀者一長嘆而已於世道竟
何補而聖人又奚以作春秋為哉 士翼云說苑載子夏
之言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
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鋭謂臣而弑君何誅焉致弑
者則君父之失道乃上之鑒矣鄭子家子公之遂惡起於
一食先儒疑傳之誣夫列國君失其權臣濟其奸所謂非
一日之事素弁髮其主偶拂其欲乃逞逆心又何疑焉

○片言可以折獄者

太平御覽註曰片讀為半言為單辭子路果敢所言必直
故可令折獄也 正蒙曰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道

以其重然諾言為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
刑人皆非文卦咸德速能是而已焉　講録云片言不是
半句言半句言豈能折獄乃是略說幾句而言尚未畢也
夫子只取子路片言可以折獄未說出他所以如此之故
弟子因記之云子路無宿諾見得他所以片言折獄者諾
而必行是忠信行而無宿是明決　明道外書云宿謂預
也非一宿之宿也

○聽訟吾猶人也

孔叢子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為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荅
曰由乎政者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衆
之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

政相應所以無訟也　士翼云士聽父子兄弟之訟當有
根以化之動其性而息其爭如仇香之於陳元蘇瓊之於
乙普明是已若酌情事辨曲直信其法是一吏爾奚貴於
儒哉　論語測曰何以聽訟吾猶人也聽在訟後也何以
使無訟也化在訟前也化之者德也本也聽之者法也末
也是故為政者在立德以為化本矣　講録云夫子不以
聽訟為難只以無訟為貴使民無訟者不是禁民去為訟
潛消默奪若或使之而自無訟之可聽也使字正好理會
民所以有訟者以德禮之化未至耳　易之訟曰君子以
作事謀始蓋絕訟端於事之始訟便無由而生　此章合
上章看子路是聽訟的夫子是無訟的一則治其末一則
治其本

○子張問政

大全朱子曰行固是行其所居居是常常恁地提省在這
裏若有頃刻不到便不得　雙峰饒氏曰此論為政之心
不說為政之條目若為政之條目子張想已熟講而知之
矣　通義白雲許氏曰居之行之此說似虛若不見所指
蓋子張問為大夫而為政之事為政則隨其所居之位有
官爲之職身任其事則當常存諸心詳思密慮周徧詳審
無一事之忽無一時之怠然後職舉而政行　李南黎曰
子張務外少誠實故夫子告之只是一箇誠字夫政非他
也惟其有愛民之誠心而已有所以主張乎政者則此心

當由始以貫終有所以鋪張乎政者則此心當由內以達
外蓋居即居其所行一念無倦便是以忠行即行其所居
時時以忠便是無倦非有二也兩個之字皆指政言

○君子成人之美

大全南軒張氏曰君子充其忠愛之於人之美其樂之如
在己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勸奬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
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患其惡
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
己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擠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
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　講録
云君子小人不平重君子上小人只帶說君子所好者善

故已有是善而亦欲人之趍於善小人所好者惡故已有是惡而亦欲人之濟其惡

○季康子問政

禮記哀公問云敢謂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　講録云康子意在正人夫子意在正己政者正也是解政字之義政所以正人也此句虚説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纔説已身上説正人之本正人必先正己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故子帥以正人自不敢不正矣書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其此之謂乎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正蒙曰欲生于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近思録云大畜之六五曰豶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去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絶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于飢寒雖刑

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

説苑曰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加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　又曰夫上之

困學紀聞載魯哀公問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于人乎 [illegible]

春秋傳取之大 [illegible]

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　梁任彥升曰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　淮海近語曰為政自未有單言殺字康子有用之言夫子便有欲善之教把箇善替他殺字而帝王為政之心見矣康子欲誅殺惡人以遷就善人夫子欲嘉尚善人以感化惡人任德任刑作用自別　講錄云子欲善欲字如欲仁得仁之欲子欲善是子有道也而民善則民亦有道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空說草上之風必偃續說明比的意思

○子張問士

朱子語類曰質直而好義便有箇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

言辭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低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質就性資上說取仁而行違便是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是只得自擔當不放退盖才放退則連前面都壞只得大拍頭居之不疑此其所以為虛而無實行也　淮海近語曰聞與達不甚相遠毫釐之辨為己為人之間也聞者欲素利乎外也達者欲素修乎內也質直主忠信也好義徙義也此是崇德之主本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又於人己之間而致審夫質直好義之有至有不至也此是考德之實功色取於仁則非質直行違則非好義主本已虧矣居之不疑則非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無德可考矣要之聞之為實處便是

達達之近利處便是聞　耿子繹論語右司寇雨亭陳公謂余曰昔在陳垣時曾與相國趙文肅論學文肅曰人之生也直直心為惠學惟質直足矣吾時難之曰孔子言質直且曰好義又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而後能達也質直已乎未也文肅聆已俛而思者久之慨然曰惟是直已爾別添些子吾不能也其言如何余曰文肅生平與世酬物者大都如是茲其言亦如是信質直哉雖然孔子所云好義者豈是依倚道義緣飾名行耶所謂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者抑豈伺人眉睫揣人意指務為脂韋以取媚于世耶必不然矣余近有味乎太宰楊公之言也太宰謂余曰吾嘗接遇僚屬視其色若有隅礙然者反而自省曰是必吾

中有閡而施之者倨也吾慮下之而色思溫為徐觀彼色亦因以易而神情融洽矣由是以觀外者內之符而人者己之鑑也道合內外通人己夫子察言觀色之訓深乎哉如是乃為好義如是而後所謂質直者為完德也彼骯髒自倒肆口淺中而自托于質直恐難乎其達矣　中玄問辨錄曰質直立心之忠實也好義為人之公正也察言觀色審人情之向背也慮以下人心實自謙而不敢以先人也忠實則人信公正則人服審人情之向背而不以先人則人自愛敬是故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而所行自無窒礙蓋言既能處己又能處人則無往而不宜也、通義仁山金氏曰察人之言觀人之色是接物之際審吾言行之當

否自牧下人固是謙下於人然以處字冠其上欲常思量惟恐有怨略之意所以自牧字躰淂好如牧牛然常是牽轉不令放逸也　史氏曰觀色之色是色之在人者色取之色是色之在已者　觧醒編云察言觀色處以下人是一個謙虛與下文居之不疑相應人惟有一點好高之心視天下之人更無有過於我者安問其言之何如安問其色之何如惟有虛已之心則視人常高視已常卑必察人之言聽其是我與否觀人之色看其向我與否此便是處以下人　口義云處以下人是馴擾血氣的功夫恐怕自家血氣張大自濵䑛了故又細心檢察如此　一者舊續聞云學者當以質直為本楞嚴經亦言三世諸佛皆以直心

成等正覺因地不直果招迂曲維摩經言直心是菩薩淨土　耿子切偲編云居之不疑此色取仁者也色取仁者從想像知見入非真仁脉也程子所云終是兩截故行違故居之不疑孔孟仁脉從不容自已處識取自不容不察言觀色處以下人矣彼躭虛執見者即見到至極終是色取只一見便了有何疑又何肯下人惟是從不容已之真机一自循省子臣弟友便有多少不盡分處所謂躬行未淂夫子且自訟也安淂不疑不下人耶　大全雲峰胡氏曰聞者病在取字凡物在外則可取仁者吾心之所固有若曰可取即是在外而不在內矣　通義白雲許氏曰取仁反質直行違反好義居之不疑反察言觀色處以下人

晉書戴逵曰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僞

○樊遲從游於舞雩之下

朱子語類曰當思先事後淂如何可以崇德蓋不可有二心一心在事則德自崇矣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了外面他人過惡只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纔去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踈心便麄了　論語測曰先事後淂何以崇德也其心公也心公則德崇矣崇者進而益高之謂也攻惡無攻人惡何以脩慝也私不容也私去則慝脩矣脩者治而去之之謂也一朝之忿忘身及親何以為惑也忿懥之私蔽其本心之明也知此則惑辨矣惑者迷於利

害吉凶之幾也何謂三言而理一也心公則私勝私勝則惑亡其理一而已矣故知一者可與語聖人之學矣　大全朱子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淂於心者也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終為些小利害計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也　須截了外面他人過惡只去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然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踈心便麄了　慶源輔氏曰人本無惑惟為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故惑蓋忿心之發易突兀而橫肆苟不辨之於始則終或至于忘身及親此辨惑

者所以嘗懲其忿也　疑問云徳字悳字惪字皆從心一
心去做事則德日起專心去除惡則慝日消耐心去懲忿
則惑日觧大抵聖賢教人只在心上做工夫不在外邉討
求　徐幹中論曰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悛不攻則日甚
觧醒編云學者只在心源上用功先事後得是一心於天
理而無所襍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是一心於去欲而無
所分也一朝之忿亦就心上說不必說到利害處遲雖粗
鄙何至好勇鬬很以危父母耶大都人之一心易發難制
者惟怒為甚易稱懲忿傳戒忿懥誠辨之也一朝之忿偶
觸於心而不及懲則不蕩吾性鑿吾情是不知有身也夫
既以情欲之故而傷其身則不惟為身之辱而亦為親之
辱矣是安可以不辨　淮海近語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先事後得之謂也張子曰纖惡必除
善斯成性察惡未盡雖善必粗攻其惡之謂也程子曰易
發難制惟怒為甚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不
以一朝之忿忘身及親之謂也　已之惡下一攻字極必
人之一心被種種惡念膠固盤據遂將此心喪失陷溺若
不是下一攻字工夫掃蕩廓清如何能去得惡如何能復
得我之心休知道自已之惡必要攻他又如何有工夫去
攻人之惡只這要攻人之惡之心却又反增了已心之惡
大慧語録引雪峰真覺云佗非不用頻頻舉已過還須
旋旋除　金臺商訂云若自反誠切用功績密見人非處

自慚少只縁自不用功精神專去責人所以常見人非

○樊遲問仁

宋史陳淵曰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荅惟樊遲問始對曰
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為仁闇於仁道之原
矣　吹劍録胡致堂曰論語言仁六十餘處獨荅樊遲以
愛人韓愈而後遂皆以愛命之子思曰仁者人也孟子曰
仁人心也心何所不有豈止愛乎漢唐諸儒皆未知此
朱子語類曰樊遲問仁孔子荅以愛人問知荅以知人有
甚難曉處樊遲因甚未達蓋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
有分別兩個意思自相反故疑之只有曾吉甫說得好舉
直錯諸枉便是知人能使枉者直便是愛人愛人知人自
相為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
方能頓放得個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移來再與
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　大全朱子曰每常說仁知
一個是慈愛一個是辨別各自向一路唯是舉直錯諸枉
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
仁　論語測曰仁何以言愛人其心公也視人猶已之心
也知何以言知人其心明也是非本然之心也樊遲未達
于仁知之並行而不悖也混枉直以為仁是煦煦之仁而
非聖人之仁枉者不得以歸直是察察之知而非聖人之
知聖人之仁知知人愛人兼致者也煦煦察察之仁知知
人愛人兩廢者也舜湯舉皋尹何以不仁者皆遠也得其

心之同然也是謂知與愛並行仁與知皆德之全也治之極也　前漢書王吉曰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　後漢書馮衍賦云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皋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

○子貢問友

孫奕示兒編云言忠告即不可則止也言善道之即毋自辱也自非自取自求之自乃訓從也凡有不可處即止之豈非忠告乎毋從取辱之事以導之豈非善道之乎何謂從恥辱之事以導之凡非禮非義之事一或導之則辱身也不忠不孝之事一或導之則辱君親也既辱身又辱君親非朋友之罪而誰罪　程氏遺書曰責善之道要使誠

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毋自辱矣　士翼云視人之過若在其躬忠告也微開其端俾可紬繹善道也不可則止恐見疏也　講録云問不可則止不可的人恐不安與之友曰此亦不是損友如程子與司馬溫公論學多有不信處亦是不可也若云不可友的人則忠告善道不施之於彼矣又何待不聽而後止乎　困知記云忠告善道非惟友道當然人臣之進言於君其道亦無以易此故矯激二字所宜深戒夫矯則非忠激則未善欲求感格難矣然激出於忠誠猶可如或出於計數雖幸而有濟其如勿欺之戒何哉

○君子以文會友

抱朴子曰單絃不能發韶夏之和音孑色不能成袞龍之瑋燁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天蓋由衆石之積南溟浩瀁實須群流之赴洞鏡舉則傾冠見矣義和照則曲影覺矣櫽括備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　論語測曰文也者詩書禮樂之人倫物理之懿道之寓也何以會也相與講習乎此也講習乎此則心存乎此氣質陶焉德性養焉上達天德矣輔仁之謂也　水西會語云文者道之顯言語威儀典訓紀術一切可循之業皆所謂文也仁者與物同体烱然油然生生不容已之機所謂仁也孔門之學惟務求仁辨志敬業親師取友無非保合充養以復其生生之機言語所

以立誠威儀所以定命游藝所以博趣稽訓所以畜德無往而非學則亦無往而非仁也會友以文而不本以輔仁則亦徒會而已君子弗貴也　講録云君子以文會友要會其意莫泥其詞詞雖是以文會友意則是以友會文與以友輔仁一般皆重友上友朋會集之時論文講學互相啟發道便在此而明氣質類之薰陶過失類之箴規德便於此而進真是義重而聚樂也看來文會句是工夫輔仁句是主意夫學者學為仁而已為仁之外更有何學文是仁之散見者君子以其散見者與友講而行之無非以友輔成此仁而已博文是何為要到約禮處也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若把道明德進分作兩意豈是學有兩

談經菀卷之十八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同邑門人宗九臬　校

論語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

雙峰饒氏曰大凡事使人為之則易身親為之則憚其難先之勞之皆是不便於己底事所以易倦故夫子以無倦勉之況子路勇者易得始勤終怠尤不可不告之以此　口義云先之勞之者以身先以身勞也無倦又當以心先以心勞也言要身體此理在無倦於心而已無懈倦而天

下之事舉矣何所不可為此挈要提綱之道一言而盡者又何加焉　初問云凡氣質剛明一味任才氣的人只管向前做去不免條章束約上責人處過多而忘自責者亦有之所以夫子謂欲民興行須要自己先之欲民成事須要自己勞之皆從自身上做去便不得一任血氣之剛矣大抵先之處便要義理勞之處須識得視人猶己處國事如家事　講錄云喜於有為只是個意氣程子云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須要無所喜無所厭只平平常常幹得去纔是無倦　疑問云請益曰無倦夫子非是抑子路先勞之外原無可益者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

後漢書章帝詔曰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

晉書劉頌曰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積是以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赦小過舉賢才何則害法在犯大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于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為政　正蒙曰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通義曰擇論語未暇論其賢否一句解赦小過之意横渠因下單論舉賢才一句故貫三句作一事看亦通竊窺孔門之旨只是不自用而取諸人而已三句雖相因相成而舉措之下

實有三目亦不可混而無次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先有司先平聲謂凡衆事且任有司為之於前也二章相連而二字不同子路以勇臨事夫子恐其易於責人故勉其自巳率先之則先當作去聲仲弓以敬治煩夫子恐其失於叢委故勉其使人先為之則先當作平聲　白雲許氏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集註意作三節說或問有一家只就有司上說大意謂既先有司則有小過當赦有賢才當舉黄文肅推此意謂赦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舉賢才故非常之人可以自見此說尤委曲詳盡　解醒編云赦小過舉賢才俱承先有司來為政之道以一人兼衆職則難以衆人理衆職則易故人分其職已統其綱則不勞而坐是先有司要矣然人之才尺有所長寸有所短如以細過棄天下之才則有司之賢有不獲自盡者矣故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長即微瑕小愆非関於名節之大者皆赦之不問則不以一眚棄人而有才者皆獲展布是所以善用有司者也然人之賢者無盡苟不擇之于其始而欲任之於其終將有以匪人而誤事者矣故必擇德而用量才而官則選之既精而任之各當是尤所以善用有司者也　質言云通章俱說個為宰的大體舉賢一事原非為私只要以公心倡率之耳故曰舉爾云云全是合并為公共成天下之治意知此方為相度相體　初問云天下之賢才天下共好之舉賢一事只要倡率但須所舉要真賢真才先

須吾心既正則藻鑑不差雖然人才難得亦難知夫子聽言觀行亦於此處十分用心不然如薦荊公薦秦檜只為一時見不破耳

○衛君待子而為政

尹文子曰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　又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无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黒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容齋三筆云蓋是時夫子當輒為君之際居衛最久子欲適晉聞其殺鳴犢臨河而還謂其無罪而殺士也且名勝母曾子不入邑稱朝

耿墨子田車邑里之名不善兩賢去之安有命世聖人而
肯居無父之國事不孝之君哉是可知已夫子所過者化
不令而行不言而信衞輒待以為政必將導之以天理而
趣反其真所謂命駕屋左而迎其父不難也則其有補于
名義豈不大哉為是故不忍亟去以須之既不吾用于是
慨然反魯則輒之冥頑可知矣子路曾不能詳味聖言竟
死其難惜哉　俾習録或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
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如何先王曰恐難如此豈有一
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為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
子既肯與輒為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国而聽聖人盛德
至誠必已感化衞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為人必將痛哭

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真切如此
蒯聵豈不感動底豫蒯聵既還輒乃致國請戮聵已見化
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
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為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
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于父聵與群臣百姓亦皆表
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于方伯諸侯必欲得輒而
為之君于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衞国輒不得已乃如後
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聵為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
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為
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原旨云子路問為政
奚先夫子以正名荅之當時使夫子而執衞國之政其所

以正名者必自有說後世若胡文定之所謂立郢朱晦翁
之所謂避父及近世陽明先生之所謂感化非不為衞国
處分然終以已之心度聖人之心而其在聖人神化莫測
恐未必止是也　明農湯語云孔子正名乃不仕衞之實
語故曰必也曰乎一訣一襲正我必用此而衞難用此之
意其下文所叙乃衞亂之由　朐周四書說云名者父子
君臣之名也言者稱其為父子君臣之言辭也事者父作
子述君令臣行之事為也事有序之謂礼物得和之為樂
刑罰當罪之謂中為善去惡之謂措手足　樂書記曰礼
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樂刑政四達而
不悖則王道備矣然則衞君待孔子為政孔子以王道為

先務捨礼樂刑政何以哉在易豫之彖曰聖人以順動刑
罰清而民服象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蓋作以崇德者樂也薦上帝配祖考者礼也是刑罰清本
於礼樂興礼樂興本於豫順以動其言相為表裏明堂位
言周公制礼作樂須度量而天下大服繼之以服大刑而
天下大服與此同意孔子待衞君不以霸道而以王道亦
周公之用心也子路疑之以為迂豈不野哉　通義仁山
金氏曰名不正言不順即綱常不立萬目遂壞夫子又逐
節發明尤為明盡名不正則言不順如輒以祖為禰使国
人戴已而為君使国人拒父而謂之寇何以號令於国是
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凡不可說者必不可行則事何可成

事有條理則有礼樂事得其序則為礼事得其和則為樂
事既不成則何以能有礼樂無礼則無序而施之也乖繆
無樂則無和而行之也忿戾乖繆忿戾則刑罰安能中理
刑罰不中理則民難于趨避推衛国之類言之則逆父者
無罪循分有刑民何所措手足此段專為衛發而所該甚
廣下文君子名之决是可言言之决是可行君子發言豈
可為苟且之論苟且之論一行即名不正言不順而萬事
不成矣　雙峯饒氏曰凡大凡小事總不正名便開口有
礙説不去了既説不去如何行得去　吴氏曰此礼樂非
玉帛鐘鼓之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
言不順則事物之間顛倒乖戾礼樂何由而起乎事失其

理而不和故慶賞刑威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賞過則濫
利及小人刑過則酷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刑罰
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之路矣将安所置其手
足乎自名不正推而至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洞燭事情
深達治礼如此　論語測曰名不正何以言不順也言以
稱名名失則何稱焉言不順何以事不成也事以踐言言
謬則何踐焉事不成何以礼樂不興也事序而和礼樂生
焉政事廢弛則和序何有焉礼樂不興何以刑罰不中也
不中以言其煩多也礼樂所以化民免於過悪也礼樂不
興則民日陥於過悪刑罰煩多而莫知所趨避此大亂之
道也由言不順以至於手足無措皆起於名之不正也然

則為政可不以正名為先乎　講録云言即是所稱之名
名不正言不順是一氣事事不成至無所措手足承言不
順疊疊説去則字是轉去文法不可把言與事并平看此
章末所以獨説無所苟於其言也　事不成是不成個事
体若説幹不成便不消更説礼樂不興　淮海近語曰名
必可言者名正而言順也言必可行者言順而事成也礼
樂之興刑罰之中皆在事成之中君子之言無所苟則其
始也固本於名之正而其終也自至於事之成而礼樂興
刑罰中矣可見必以正名為先也　蒙引曰君子於其言
無所苟而已矣正謂子路苟於言也與上文野哉由也君
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相應謂子路不闕於其所不知

而苟於言也　疑問云故君子名之二句承上来一氣説
下緫見其慎重之意君子於其言二句就此看出緊要只
在於此故下而已矣三字見正名之外無他應前必先正
名句不曰名無所苟曰言無所苟者名必見之稱謂言即
名也　有説故君子名之二句是論理之辭若曰君子正
了名時理上就必其可言可行君子於其言二句方是着
力説

○樊遅請學稼

楊子曰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為大人請問小曰事非礼
義為小　荀子曰相高下視墝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
晋書江統曰樊遅匹夫請學為圃仲尼不荅冐大夫臧

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言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
子由古史曰樊遲之李為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
許行之李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以百畝之
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此孔子所謂樊遲小人也　尚友
軒臆言曰樊遲此問或其意在不仕然夫子亦不是沮溺
輩人　胸岡四書說云躬耕畎畝聖人常為之矣然聖賢
素位而行志在于道初非屑屑于細事而必欲為之也樊
遲之請志在于是其視樂道于畎畝而游心于小物者不
同矣故夫子斥而教之　口義云好礼好義好信本吾心
而出之敬服用情即民心之礼義信也蓋此以心感則彼
以心應有無待於外者矣豈與致力於一秇之末而不能

周者比哉敬服用情不是儀文度数法制禁令簿書期會
上討得来的故礼義信欲其好　講錄云稼圃是小人之
事礼義信是大人之事小人所能者有限大人所濟者無
窮　上好礼自處以敬故民亦敬之上好義事皆可以服
人故民亦服之上好信情已孚於民故民亦用其情俱是
以類而應者也　好字不止心裏好自念慮之微以至施
為之著自獨處之地以至涖衆之時莫不是此三者總謂
之好　四方之民至必曰襁負其子者見得無大無小皆
至也民而皆至自有為之稼圃者上之人非惟不屑為而
亦不用為矣
○誦詩三百

雙峰饒氏曰詩本人情人情有好有惡讀詩而有得則知
人情之所好者在甚處所惡者在甚處得之於心施之於
政則必能順民之所好而去其所惡其政無不善矣是之
謂達詩之言辭多宛曲風論而不直致使者所以傳君命
措辭最難纔委靡則流於弱而取侮於人纔剛直則又恐
激怒而貽禍於國若能善其辭命婉正得体不辱君命非
誦詩而有得於詩人命辭之體者不能也春秋諸國往来
多尚辭令故夫子併指此為讀詩之驗問專對曰使有正
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知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
介之助是謂能專對達與專對非誦詩時便思量要如此
誦詩而有得則自然有此效驗　淮海近語曰學必有得

於心然後有益於事誦詩三百而不能達不能言是學之
無得於心矣雖多亦奚以為見學必求有得於心而後可
也　口義云達者心與政相通不膠滯於事物之謂專對
者理從中達隨感而應不困於酬酢之謂達政如孟子之
所謂養氣專對如孟子之所謂知言
○其身正不令而行
淮南子主術訓曰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
於天下孔子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
於民矣　困學紀聞云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
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
誣袁安任隗以素行竇氏無以害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講録云此主教人說教人者不在令而在身令雖亦不可無要以身為之本詩云率履不越遂視既發身正而不令之謂也

○魯衛之政

司馬遷曰此為衛出公魯哀公發也　困學紀聞云欲治國者先齊家家之不齊莫甚於魯衛觀詩可見已衛不足言也魯自括戲之爭而桓宣皆簒兄矣自文姜之亂而哀姜嫂其跡矣自成風事季而敬嬴事襄仲矣家法不脩故曰魯衛之政兄弟也然衛多君子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風化猶熾也是清議者亦曰何以見魯衛之士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同　通義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孫於邾而死于越出公奔宋而亦死于越其不相遠如此　白雲許氏曰魯國周禮所在而素尚禮義者也衛詩淇亂之風豈魯之比今而魯國之政乃與衛同此夫子所以歎也　講録云兄弟多相似魯衛本是兄弟之國以今日觀之其政亦是兄弟也

○子謂衛公子荊

顔氏家訓曰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唯在少欲知止為立涯限爾　天地鬼神之道皆悪滿盈謙虛沖損可以免害人生衣取以覆寒露食取以塞飢乏爾形骸之內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窮驕泰耶　黄石公素書云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願　新安陳氏曰由合而完由完而美既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而其合完美皆曰苟而已又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實無盡美之心非賢而能之乎　講録云三有字是室中所有始有少有富有者財用有個基本自然以漸生得來公子荊別無經營也　三苟字可見其常不自修三矣字又見其常知足處矣者止於此而不復過望之詞　齊豹之亂荊為靈公驂乘豹射中荊之背公遂得免荊之苦亦不止居室矣季札謂之君子宜哉　疑問云註欲速盡美四字極体認得好人為此四字費多少精神懷多少名行公子荊隨分常足不一計較營運於胸中其過人遠甚矣夫子稱其善居室猶今所謂善處家者也嘗與孟獻子並看　三苟字即俗語將就胡乱歇話頭　宋史李沆傳家人勸治居第未嘗荅弟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禄時有横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内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完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子適衛

管子曰凡為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貧則難治也奚以知然民富則安鄉安鄉則重家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貧則危鄉危鄉則輕家輕家則凌上

犯禁淩上犯禁則難治也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則俱王天下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　說苑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後漢王符潛夫論曰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可以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僞明君返法務此二者以爲太平之基致休徵之隆　六一居士曰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于學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凡學本於人惟磨揉遷革使趨於善至於風俗成而頌聲興蓋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敎於人者勤而入於人者漸勤則不倦漸則遲入而深矣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　疑問云民是根本富敎是灌溉培養令其長育成材有此根本不加灌溉培養而任其凋零惡在其爲民父母師保也

○苟有用我者

前漢書公孫弘曰周公旦治天下朞月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水石之類哉朞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　二程類語云昔在經筵時曾說時講苟有用我者一章以朞月之事問臣臣便以朞月之事對若以三年之事問臣臣便以三年之事對朞月而已者整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在三年也然朞月三年之說今世又不同須從頭整理可也　又曰仲尼言有成者蓋欲立致治之功業如堯舜之時夫是之謂有成此聖人之事非他人可及故嘗言後世論治者皆不中道理漢公孫丞相謂三年而化臣弘尚竊遲之唐李石謂十年責治太早皆率爾之言聖人之言自有次第　通義朱子曰聖人爲政一年之間想見已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敎行民服聖人做時須一切將許多不好底撒換了方做自家底必三年方可有成也　南軒張氏曰朞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朞月所立之規模也充之而已矣

論語測曰何以朞月而已可也治法立也何以三年有成也治化行也法可以速立而化不可以速成也如彼樹蓺焉種之者朞月之事也發榮而充實者三年之事也嗟夫斯嘆也孔孟而後其恒有不得其平者乎昔伊川告於其君曰若問臣以朞月即以朞月之事告問臣以三年即以三年之事告惜乎其時莫之聞而莫之知也已　講錄云朞月而可是撥亂爲治而綱紀振立也三年有成則治定功成而王道大備矣夫子嘗由司寇攝相事三月而魯大治齊人歸侵田洮猶不飮羊愼潰徙越境牛馬不豫價羔豚不加飾男女別於塗耕者讓其畔四方客至者如歸袞衣章甫之誦不待朞月而作矣可以朞月成以三年其

唐書魏徵傳帝嘗嘆曰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譬飢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邪答曰此不為聖哲論也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朞月而可蓋不其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訛日滋秦任法律漢雜伯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若此好古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為九黎亂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瀉不復返朴今當為鬼為魅尚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對

亦夫子之自道者乎

○善人為邦百年

潛夫論曰民有心也猶為種之有園也遭和氣則秀茂而成實遇水旱則枯槁而生華民蒙善化則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　張九成曰夫善人為邦百年方能勝殘去殺比之王者則多七十年矣王者必世而後仁比之孔子則多二十七年矣夫子攝行相事於魯七日而誅少正卯凜然有戮飛廉驅虎豹膺夷狄之風為政止三月耳羔豚不飾價男女別於途道不拾遺客至如歸肅然已有無忍犯禮莫不好德之風行之一年宜如何其曰三年有成者豈過

論哉　路史曰至政之謂時至變之謂世時政再而遷世變三而復三變則百年矣勝殘去殺宜若小然今也善人為之猶有待於百年何邪世變之道然也男子生三十壯有室父子相及是故古者三十年而成世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蓋一世則變矣天時人事皆一更矣變極亂而為極治無生而為無殺至殘而為至安豈一朝一夕哉殘之勝殺之去故必三變而後復也五帝無殺者也三王無殘者也而五伯則無生也無安也伯一變而王王一變而帝帝則皇皇則道矣繇無安而至於無殘無生而至於無殺風移世革必百年而後可也　通義饒氏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極惡大罪可以不用

刑殺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謂之亦可者微有不足之意似有未能必其殘果盡勝殺果盡去之意蓋亦所謂幾致刑措者也善人力量其極功只到得此地位以上更去不得　疑問云善人存心豈弟立政和平其為邦也一味躬行化源積至百年民自薰其德而善良勝殘去殺此是實事夫子語季康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與此正相發　講録云康節子曰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於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噫安得百年之善人而勝殘去殺也此高惠文景之外所以若晨星之落落也歟

○如有王者

前漢書刑法志曰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　癸辛雜識云必世而後仁蓋言天下大亂人失其性兇惡不可告詔三十年後此輩殆盡後生可教而漸成美俗也　朱子語類云自一身之仁而言之這個道理浸潅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仁皆是這個道理浸潅透徹　原旨云人身手足痿痺便謂之不仁以其生氣之不流貫也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仁則大化浹洽至治薰蒸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貫真所謂太和在宇宙間者也

○苟正其身矣

疑問云其身正是泛言君卿大夫此專指從政者夫子語

季康子曰子帥以正正是此意　講録云此從政兼君臣
說從政是正人也正身以正人人其有不正者乎

○冉子退朝

中玄問辨録曰此章首尾無季氏字而曰朝季氏之私朝
也事家事也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大夫議於公
朝而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孔子以爲不知者而言所以
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則豈非特地相加乎然則如何
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曰有政子曰此其日行之常事
也若有政吾必聞今不聞則是常事耳語意只如是此何
曾有季氏字來　講録云大夫之室亦曰朝公父文伯之
母謂季康子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內朝子將庀季氏
之家政是也　冉有所議實是國政不是家事其對夫子
亦是實對夫子亦知是國政乃佯爲不知者而曰此必季
氏之家事總與你家臣議於私室若是國政便當與同列
議於公朝今不在公朝而我不得以與聞則必非國政矣
此正曉冉有使知國政不可議於私室之意　政事字亦
通用別之而以國爲政家爲事大爲政小爲事者不必泥
議於私室者多是陰謀詭計若到公朝恐爲公論所屈
而不敢發且或幾事不密而害成也夫子此處不特攻冉
有徇私之罪亦是折季氏不臣之心爲綱常計爲社稷計
也遠矣哉　一說政與事不必分大小當屬公私如伐顓
臾事體雖大只是季氏私事非公于國之事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

晉語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
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　前漢
書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
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
已　口義云知爲君之難是取必於心心不敢忽則惡幾
不萌而感通合理這便是興邦之幾言莫予違是取必於
言言未必皆善也而心則已肆矣此便是喪邦之幾蓋君
主出令孰敢不從此定公所能知而心者出令之本定公
未必知也故夫子探其源而告之　原旨云此章要看个
幾字大凡言幾便有介乎彼此之意如知爲君之難也不
幾于一言而興邦乎如字與不幾字乎字正相應此中便
含有不如此則興邦者未必不至于喪邦也意如不善而
莫之違也不幾于一言而喪邦乎如字與不幾字乎字正
相應此中便含有不如此則喪邦者亦未有不可興邦也
蓋興喪之原分于此而興喪之幾亦介乎此夫子數言真
爲治之藥石箴規也　石渠意見補缺云言不可若是其
幾也幾字與大學其機如此之機同謂發動所由言其速
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幾字是庶幾之幾言近也蓋謂
一言未必如此之速就能興邦如知爲君之難庶幾乎一
言可以興邦猶未能便興邦也　黄氏日抄云如知爲君
之難如字重蓋爲君之難不徒知之必深體而力行之乃

明分地闕六字說一言而喪一分之義一言之與邦也之湯是一言切召互用啟一言之喪邦也

可以興邦也　家語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
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
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
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
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　吳語申胥
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遂決也計慮也）以不
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
（不違言莫之違也）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　孔叢子曰衛
君言計是非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為
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
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乎
[illegible]
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
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
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淮南子曰使言之而是雖在
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揄
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
論也　宋史劉黻曰大凡人主不能無過脫有過言過行
宰執侍從當言之給舍臺諫當言之縉紳士大夫當言之
皆所以納君於當道者也今陛下未為不知道未為不受
人言宰執以下希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
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為當而不必言哉
〇葉公問政

家語子貢問于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
在節財魯君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於夫
子夫子曰政在悅近而遠來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
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奢乎
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伎樂不解于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
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
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荊之地廣
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韓非說苑）
（尚書大傳並載）　左傳伍舉曰私欲和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
則近者騷離遠者違距　後漢書范升曰朝以遠者不服
為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為重憂　口義云德著於近而行
[illegible]
於遠故欲遠者之來當自近始明感動之妙不自外來也
〇子夏為莒父宰問政
雙峰饒氏曰見小與欲速相因纔要速成便只是見得目
前小小利便處所以急要收效若是胸中有遠大規模自
然是急不得了　疑問云欲速是躁心見小利是隘心是
為政大病痛豈惟為政凡人孰不犯此二着纔做一事便
要速成便求小利其究也草率疎略中間不勝其牴牾而
無窮事業竟阻于尺寸尋常之小效是不達不成之說也
　語錄云景帝欲諸侯之速平而吳楚叛文宗欲明黨之
速去而訓注橫太宗見斗米之三錢而功隳於遠左貞宗
見弭兵之小利而卒荒於封禪此非欲速見小之明戒也

哉

○吾黨有直躬者

江熙云葉公見聖人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此言毀
吾儒教抗衡中國夫子荅之辭正而義切荊蠻之豪喪其
誇矣　崔元始正論云葉公之好攘羊雖可發姦君子不
貴也　白虎通曰父為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子為父
隱何法法水逃金也　君不為臣隱父獨為子隱何以為
父子一体而分憂恥相及　兄弟相為隱乎曰然與父子
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為主也　前漢紀宣帝詔
曰父子之親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
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之首匿父母孫匿大父
母皆勿坐　鹽鐵論曰自首匿相坐之法骨肉之恩廢而
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子為父隱父為子
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　魏書高宗曰父有是非子何為
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于家内隱處也豈不以
父親忠惡彰於外也_{高允傳}　吴志徐衆曰蒼梧澆_{陸遜傳}娶
妻而美讓於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直躬好直證
父攘羊申鳴奉法盡忠於君而執其父忠信直讓此四行
者聖賢之所貴也然不貴蒼梧之讓非讓道也不取尾生
之信非信所也不許直躬之直非直体也不嘉申鳴之忠
非忠意也　通義朱子曰邢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
告言父祖者入十惡以為得此意善乎其推言之也諸說

或本乎情或本乎理各有不同今試以旬處之則所謂情
者盖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汎而不切然徒徇夫易
見之近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
初無准則若之何必順此而皆可以為直邪倘順其情而
皆可以謂之直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為直而周公之
兄弟石碏之父子皆咈其情而反陷於曲矣而可乎　原
吉呂東萊曰子之證父先有證父之曲不必問其所證之
事也弟之紾兄先有紾兄之曲不必問其所紾之事也臣
之訴君先有訴君之曲不必問其所訴之事也　口義云
理出於心心安處就是理父子相隱迹若非直然乃其心
之所安也此所以為直也孟子之不取陳仲子而推舜竊
父之心亦此意　中玄問辨録曰或問父為子隱子為父
隱何以直在其中曰聖人之道至虛靈至活潑直觀本體
不滯方隅是故不以無所不知為知而以知之為知之不
知為不知為知不以無所不言為直而以父為子隱子為
父隱為直乃徑指其精魂所在而形䰟不足言也後人不
得聖人微旨往往於其虛靈處為之填實於其活潑處為
之滯塞乃自以為學聖人也豈不遠哉　疑問云直本天
理之正證父攘羊天理安在哉夫子不直證父之子謂直
在父子相隱之中是以天理術補人心處無此論相殘相
賊天理滅而人心亡矣人之生也直二句與此正相發
史通云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

而已吾以瞽瞍舜神鯀惡禹聖夫自叙所言家世固嘗以
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闡之可也至君盛矜於己而厚
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毋　困辨錄云佛氏以
究抑[illegible]有直心是道場之喻然好直而不好學則無以
究直之蘊也[illegible]為直而反害乎德有疑於不直而本之
天理人情之至者其所[illegible]舜竊負而逃魯昭公娶同姓
而孔子以為知禮直在其中矣證父之攘乞隣之與其不
情巳甚不但失之於絞而已佛氏以寃親平等遂以平等
為直心均之為賊乎德　淮海近語曰夫子謂直在其中
是特味不是就以隱為直也言有直以成其隱也　林氏
曰石碏之為父而不隱其子厚李璀之為子而不隱其父

懷光弒逆大惡不可隱其事尤重于父子之倫也石碏以
父殺子于理為順李璀以子告父理似欠安然李璀恐其
君不知倫而見害於父不是叛父其後又能死之此為得
也

○居處恭

大全汲峰饒氏曰無事時此心無待於為只可於容貌上
著個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為事
便齒恭所以著個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觀人猶巳不可
容毋欺偽所以著個忠　仁体事而無不在於居處時容
貌恭肅則仁便在居處上於執事時此心戰兢惟恐失之
則仁便在應事上於與人時能盡此心而無所欺偽則仁

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不棄此仁便無
間斷　朱子語類云亞夫問居處恭執事敬一章曰這個
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方好譬之木然一
枝一葉無非生意才有一毫間斷便枝葉有不茂處看来
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無所不該便私意自無容處
　張太史說正聽說孔門教人為仁皆就應感上克治是
不遺洒掃應對之功後人相與講論皆從性命上尋求是
從非性與天道之事故言之愈精而行之不副見之愈高
而得之益難　初問云居處恭三句全是存心守之之法
求有箕踞放肆虛偽相接而其心不走作者夷狄不可棄
時時處處皆然蓋此章全是教之以管束此心隨時隨處

皆要如此究竟聖學始終不外是也　講錄云看来夷狄
不可棄不是恐其有所失乃是恐其有所棄也仁者以天
地萬物為一体恭敬忠存於此而遁於彼行于中國而棄
于夷狄可謂一体萬物者乎夷狄不棄盡天下之人而在
我恭敬忠愛之内総是萬物一体之仁矣此處正見聖人
仁恩之浩蕩與天覆地載一様彼置夷狄于度外甚有窮
兵而不之恤者雖是中國之小康要亦不得為仁也吁可
戒哉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桓譚新論云賢有五品謹敕於家事順悌于倫黨鄉里之
士也作健曉惠文史無害縣廷之士也信誠篤行廉平公

理下務上者州郡之士也通經術名行高能達於從政寬
和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才高卓絕踈殊于衆多籌大略
能圖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　中玄問辨録曰夫行已有
耻有行者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有才者也人必有行乃
可立身有才乃可適用二者兼之而後可以為士若夫宗
族稱孝鄉黨稱弟是有根本之人也人有根本則雖才不
足以有為而亦不失為鄉之善士故乃次之此則聖人之
論如此若非有聖人之論而使後人言之但稱孝弟便說
孝弟之道通於神明何行已有耻不辱君命之是云必不
得其理矣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孝弟須不大歟曰何為
其不大也然取數也多是故有小孝有大孝堯舜之孝弟

語其至也而固亦有衆人之孝弟焉非必皆先于有行有
才者也且行已有耻者固未嘗不孝弟也　淮海近語曰
大段士之品有三等才節兼全上也有本無才次也才與
本俱不足斯為下矣行已有耻只一有耻無為其所不為
無欲其所不欲都在裏了不辱君命只一不辱上不負君
下不負所學都在裡了不辱君命本於行已有耻來二者
兼得而士之明休適用之學備矣堯舜之道在於孝弟孝
弟之行本是極好的若只宗族鄉黨稱其孝弟則是感化
有限而施布未光故為次也君子之言行在於信果信果
之言行本亦是好的若只是言必於信行必於果則是兢
見為縮而執守不遠故又為次也行已有耻已包了孝弟
信果故為上　口義云行已有耻是天資學力俱到的人
孝弟者資質儘好但未擴充耳必信必果者質不甚美却
不是虛詐的人子貢是務外之學他而問其次意欲聖人
說到才美上去聖人却御不說才只要有本至如硜硜謹
守之人才一無可取聖人却又取他見得人若能得些子
心地也勝是那有才而無德的人欲子貢反已而務實不
徒恃夫才也　行已有耻是研幾克已學問他反觀內照
念慮間纖毫差失不肯放過行已如是則其積中發外之
實所以感乎人者有出于言語之外者矣故其使於四
方言焉而無不信蓋人之所以重之者以德而其所以為
國重者亦以德乃所謂不辱君命也若無感孚之實而徒

以辨給取勝豈得謂之士乎子貢之才優於使事他以能
言為不辱而不知行已有耻是乃能言之本故夫子言此
以救其失　若信果在心則言不必信而自無不信行不
必果而自無不果小人不取必于心而取必于言行此所
以為硜硜　陸贄曰夫以能信于言能果於行惟以硜硜
遂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　潜虗曰硜硜之信小
夫之諒小夫之諒可為民也　二程類語曰言不必信行
不必果惟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
之事小人對大人為小非為惡之小人也故亦可以為士
　中玄問辨録曰小人哉樊須也務細事之小人也無為
小人儒規模狹隘之小人也硜硜然小人哉固執之小人

也皆君子之流也學者須要識得、雲峰胡氏曰須看本
末二字蓋士之所以為士者行其本也才其末也志有所
不為而才足以有為是本末俱有可觀其次則但取其本
立又其次則本末皆無足取而猶不失為自守故曰下此
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論語測曰斗筲之人何以
不足算也算者數也硜硜之士猶在可數也筲載斗量之
不足數也夫士有三品矣上焉者有才而有行者也次焉
者有行而無才者也下焉者有行而私小者也斗筲之人
才行皆無不足以比數於三士矣　質言云此章取士全
重質行上故首以行已有恥先之孝弟信果俱行已有恥
中事斗筲不足算亦是行已處有虧即有他才能亦不足

觀也已　程氏遺書云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釜之量者
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
鍾釜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無得
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
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　疑
問云子貢人品甚高不是每問愈下集見當世之從政者
以士自命而世亦以士歸之心竊不滿焉故先問士夫子
說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所重者可知矣其次
復以孝弟稱又次復以信果著則知士非行誼果不足列
於君子之林也於是始問今之從政者夫子曰斗筲之人
何足算也子貢之疑釋然矣

○不得中行而與之
後漢書獨行傳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此蓋
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
將有所必為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
尚分流為否異適矣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
蓋亦眾也　魏志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
士未必能有行也士有偏短庸可廢乎　朱子語類云狷
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
為而為之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為直是有節操狂者志
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
狂狷尚可因其有為之資裁而歸之中也　雙峰饒氏曰

或解集註激厲裁抑以為激厲狷者裁抑狂者是不然狂
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狷者知未及是不及
處守有餘是過處二者各有過不及於過處裁抑之使之
俯而就中於不及處激厲之使之企而及中如此則皆近
道矣　新安陳氏曰進取進而有為以取於善也　語溪
宗旨錄云狂者是合下氣質高明便自有所見者狷者是
合下氣質貞固便自有所守者狂者則於知上所得分數
多狷者則於行上所得分數多　荊川集云學問須先定
其基故孔子不取謹愿之士而取狂狷為有基也狂者固
不待言至於謹愿之士與狷者其不為不善亦較相似矣
但狷者氣魄太矯世獨行更不畏人非笑謹愿之士氣魄

小拘拘謭謭多是畏人非笑狷者必乎已而謹愿者後於
物大不同耳今人多以謹愿者為狷此亦問學不明之過
也　初問云狂者氣象遠大私欲羈絆他不得狷者執守
堅固亦是寡於私欲中行是資質原純粹潔淨幾於中道
狂者多過中狷者多不及於中却俱是私欲分數寡少之
人故皆可傳道　原旨云狂者有氣魄狷者有筋骨狂者
如神人之凌虛御空可望而不可即狷者如風急天寒之
夜而當門定脚不仆狂者如鵬鳥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狷者如鴻鵠之標致高逸風格絶塵然論其規模則狷者
終在狂者範圍之内　講録云狂狷雖是夫子並取要之
狷還不及狂學者寧為狂不為狷此夫子在陳之嘆所以

尤戚意於狂也狂者展拓得開明道子一見謝顯道便云
此秀才展拓得開下稍可望亦此意也歟

○南人有言

慶源輔氏曰無常之人則在我者無定守矣何所恃而可
巫醫雖賤從然必有常乃可為之蓋交鬼神而無常則鬼
神不之享治疾病而無常則人何敢寄以死生哉孔子稱
其言而善之其所以警於人者深矣　新安陳氏曰不占
如易所謂不占有孚言無常取羞不待占巫而信然矣
荊川集云恒者本人心常理古今凡聖不减不增惟其有
占不占是以有能恒不能恒之别而恒道實未嘗去人也
聖賢教人雖一曲技未嘗不與心學相通人能得此常理

設使為醫則必能究性命之源為巫則必能極鬼神之情
狀一徹萬融所謂因源而得委也古如農轅重黎之徒以
聖賢精微之學而為醫巫師是也若使為巫醫者知無恒
之不可則必反而求之於心念念在有恒上着工夫則庶
幾性命之源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無愧於巫醫蓋本欲精
其秇而因以達乎其徳所謂自委而泝源也如古巫咸醫
和之徒因巫醫而知道是也聖人提醒人心只在一占字
易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所謂占者豈是揲蓍布卦乃為占哉此恒心之存主處則
為居此恒心之應用處則為動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
時無處不是占也不占則神明失矣幾微昧矣是可謂之

恒乎而又何醫巫之可謂乎　講録云恒字左從立心右
從一日乃立心如一日也不恒其徳或承之羞夫子於此
既云不占而已矣於易又云無所容也夫至無所容其身
則其為戒益切矣然易又云浚恒凶振恒凶恒其徳貞婦
人吉夫子凶豈又以恒為不可而與此戾耶蓋恒貴得中
故云君子以立不易方是立於大中常久之道而不變易
其方所也若浚恒則是在下而以深入為常者也振恒則
是在上而以速動為常者也恒其徳貞則又是以順從于
人而為常者也皆非大中常久之道矣凶哉

○君子和而不同

左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

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
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
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
平其心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
同之不可也如是　申鑒曰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
聲以平其志納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鹹
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
謂之和聲臧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
不同雅度以章謂之和行　後漢書劉梁著辯和同之論
其辭曰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
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得由和
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　南
軒張氏曰和者和於理同者同其私和於理則不苟同同
其私則不能和　勉齋黃氏曰和之與同公私而已公則
視人猶己何不和之有惟理是視何同之有私則喜狎昵
所以常同樂忌克所以不和　朱子曰君子之和乃以其
同寅協恭而無毋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
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小人反是此二者外相似而內實
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軌知韓富
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至卒未嘗失和氣王呂章
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無不至亦是以驗聖
言之不可易矣　朱子語類云立之問君子和而不同如

溫公與范蜀公議論不相下之類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却
如誰之類曰如呂吉甫王荊公是也蓋君子之心是大家
只理會這一個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
是做個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個彼己
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　留青日札云書
協恭和衷孔子曰和而不流又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
而不和是百僚之和君子未嘗不可也而任延長孫乃曰
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是意雖善不
知和同之義也和豈不能忠又雷同豈所以為和邪　原
古云和如和羹和羹者言鹽梅異味而均調為一也君子
之和衷者似之同如雷同雷同者言震驚百里而百里為
同也小人之同聲者似之　和與同迹相似而實非然不
同即在和中看出不和即在同中看出初無兩截
○鄉人皆好之何如
南唐書云民之至愚欺之則易信況益樹朋黨以賈譽於
當時自非特立獨行之士安能知其妄偽哉孔子嘗以鄉
人皆好之為未可蓋鄉人之情未必公也不如鄉人之善
者好之則信善矣　大學衍義曰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
其賢而中常侍目之曰鉤黨裴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勳德
而八關十六子輩毀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
者惡之也　講錄陽明子曰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彝好是
懿德凡見惡于人者必其在己猶未盡善也瑞鳳祥麟人

爭快覩虎狼蛇蠍見者持挺刃而向之夫甯狼蛇蠍未必
有害人之心而人必惡之者為其有虎狼蛇蠍之形耳今
之見惡于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也無亦在外者猶有
惡之形與　原旨云古者論士于鄉而子貢以鄉人為問
好之惡之其變生于一皆字故夫子俱以為未可　人品
之辨錯于其類焉卜之吾之善類于善人未有不與之相
孚者吾之善不類于不善人未有不與之相忤者故合鄉
人之善者與鄉人之不善者而人品以辨合善者之好與
不善者之惡而藻鑑自精　疑問云子貢之意但取其好
惡之同夫子之意先辨其好惡之異取其同未必無偏辨
其異而復相參焉其人品乃定

○君子易事而難悅也

主術訓曰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無得
于玉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群臣
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　賢主之用人也猶巧
工之制木也大者為舟航柱梁小者以為楫楔脩者以為
櫩榱短者以為侏儒枅櫨無大小脩短各得其所宜規矩
方員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然而良醫橐而藏
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于人乎
蜀志李恢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
之　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蒞國治民者其任人
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

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徧成責焉無已智者
有不能給求焉無厭天地有不能贍也故明王之任人諂
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
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涉史隨筆陸贄有
言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
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
御之有道而已故善官人者猶良工之用木也取其所長
棄其所短使宋璟無翕受敷施之度則李邕鄭勉之徒長
為棄人矣　陸宣公奏議云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
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舍長
則天下無不棄之士　曲成則品物不移求備則觸類皆
棄是以巧梓順輪桷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
宜故駑驥無失性　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
才難不其然乎夫惟聖人方体全德賢之為用猶有未周
且有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能得人
朱子曰君子無許多勞攘故易事小人便受些便宜人便
從那罅縫去處奉他故易說　慶源輔氏曰君子持己之
道甚嚴而待人之心甚恕小人治己之力甚寬而責人之
意甚刻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己君子貴重人
材隨才器而使之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
故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　疑問云易事而難說
總只是個忘己難事而易悅總之只是個有己忘己則巧

後漢書[illegible]章懷太子賢注曰剛毅謂強而能斷木樸慤貌訥忍于言也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故云近仁

邪側媚不足以動其中而片長寸善苟可以集天下之事收錄之罔棄有巳則惟求以遂巳之欲而任私自用視才技皆無可庸者此其心胸器宇迥然不同　質言云君子小人俱就在上者有用舍予奪之權的說公恕私刻就于悅人使人上見之不必推高一層兩邊事悅難易俱要一串交互說方合白文而與及其語意

○君子泰而不驕

南軒張氏曰泰者心廣而体胖驕者志盈而氣盛也驕則何由泰泰奚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亦有之盡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　淮海近語曰泰者以理自遣驕者以欲自縱以理自遣便是坦

蕩故不驕以欲自縱便是常戚戚故不泰　講錄云泰無心驕有心泰從道德生來驕從勢利生來君子氣象從容似乎驕者然却是盛德之形容泰也非驕也小人氣象舒徐似乎泰者然却是氣盈志滿而旁若無人驕也非泰也都在氣象上說其迹同其實則不同矣

○剛毅木訥近仁

程氏入關語錄云剛毅木訥何以近仁只為輕浮巧利於仁甚遠故以此為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容齋隨筆云剛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訥者必不為巧言此近仁鮮仁之辨也　新安陳氏曰反觀之則柔脆材辯之遠於仁可知矣　朱子答曾晉叔書曰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仁處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像思量出仁体來則恐無是理也朱子文集　講錄云近仁不是不用工夫亦可為仁有此好根基正須實下求仁工夫方能全得仁若無此根基即須善變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工夫也　疑問云仁者人也仁是人之本真柔懦華辯的人皆壞于物欲將本真都喪盡了剛者毅者木者訥者此四項人不屈不撓未雕未琢本真全不受傷加學問精細工夫即便是仁矣故曰近仁　海蠡編云仁道至大離心緣絕能所怯弱之人不能負荷聰明之士反增機障庶幾者其剛毅木訥人乎剛毅者牢籠不住呼喚不回單力一生永無退轉木訥者不會穿鑿不配度量精神易翕情緣稍

輕故夫子謂其近仁然而不學則亦徒抱美質焉耳矣　大慧語錄云此事許聰明靈利漢擔荷若使聰明靈利則無擔荷分聰明靈利者雖易入而難保任蓋入處不甚深而力弱故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二程類語曰切切如物之相磨偲偲則以意　雙峯饒氏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只是一句總言士之為士其氣象當如此下文又分別其義　二谷素琴集云子路之質厚於義而薄于仁長于切切偲偲而短于怡怡故夫子告之剛柔之則曰切切偲偲而又怡怡如也可謂士矣其云朋友兄弟云者舉一隅耳謂切偲怡怡專為朋友兄弟言之

吾[illegible]

則非問意　原吉云感人以心而猶恐其情有未孚則務
吾誠以動之若是其切切如也諭人以言而猶恐其心有
未悟則多其說以導之若是其偲偲如也至若情有所當
加言有所不當盡則又和其顏色畝其詞氣以感孚之若
是其怡怡如也此等氣象與行行如也夐別皆自子路所
不足者言之也　疑問云士須涵養其德性切切偲偲怡
怡如也皆由德性中出所以交接之間一團真誠樂易不
求懇到詳勉和悅而有無不至夫子以此言士而又教不
泥于所施全是要子路用力于涵養　講錄云三者固不
要泥施亦不要泥着朋友也有怡怡之時一于切偲者恐
不免以數而疏兄弟也有切偲之時一於怡怡者恐不免
以惡而養　士之所處豈止兄弟朋友爭類而推之凡為
義屬者皆處之以切偲凡為恩屬者皆處之以怡怡斯可
謂之士矣

○善人教民七年

朱子語類問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晉文
公自始入国至僖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義以禮僅得
四年遂能一戰而霸此豈文公加善人一等也耶曰大抵
霸者尚權譎要功利此與聖人教民不同若聖人教民則
須是七年　問集註先只云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後又
添入務農講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因說向
來此間有盜賊之害嘗與鄉[illegible]議起保伍彼時也商量做
一個計畫後來賊散亦不成行後來思之若成行亦有害
蓋纔行此便着教他習武事然這裏人已是殺人底莫更
教得他會越要殺人如司馬溫公常行保伍之法春秋教
習以民為兵後來所教之人歸更不去理會農務生事之
屬尸、嘗在家作鬧要酒物與其害亦不淺古人兵出于民
却是先教之以孝悌忠信而後驅之於此所以無後來之
害　厚齋馮氏曰古之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雖不如
士之詳而七年亦教成之節也如稱朞月三年百年一世
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是皆以其勢之大小事之難易
時之遲速而言非臆度也亦可以云者若王者教民不待
如此之久也善人政事不足若能教民則有其政矣雖無
速效逮之七年亦可也此言不可以不教之民戰也

○以不教民戰

孫子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
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陳暐註曰晉文公始入國
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此言欲
令民不苟其生也于是出定襄王此言示以事君之大義
入務利民々懷生矣又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
用于是伐原以示之信此言在往年伐原不貪其利而守
其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此言人無貪詐也明徵其辭公
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于是大蒐以示之禮
及戰之時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此五者教人之本也夫令

要在先申使人聽之不惑法要在必行使人守之無輕信者也三令五申示人不惑也法令簡當議在必行然後可以與衆相得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使其心志習于孝弟忠信親上死長之義耳目習於金鼓車旗身習於甲冑手足習於弓矢干戈坐作馳驅之節即此二章觀之黃氏謂言兵之最精者莫如聖人　吳氏曰白虎通云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為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行義朝則坐於里門弟子皆出就農復罷亦如之若既成藏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其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在所教矣

談經菀卷之十八終

談經菀卷之十九

明　後學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論語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

朱子語類問邦有道穀恥也諸家只解下一脚爾上一句却不曾說着此言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而繼之以恥也者豈非為世之知進不知退者設耶曰穀之一字要人玩味穀有食祿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畧無建明豈不可深恥　口義云原憲之性狷介他說人當無求於世但世間之穀皆不可食道箇有恥便是道分明求道

於迹而不求道於心見道之一偏而不見道之全體夫子問他平日逆知其意故答他說道穀不是恥不管有道無道而但知食祿乃恥也如此說道體方完全蓋以徒祿為恥在我者便有一箇求諸已不求諸人觀變通融的意思而狷介之性可以渾化而歸於中道矣　疑問云行已有恥是狷者事而狷者有所不為是其恥而過焉者也憲問恥夫子恐其終於不為故以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語之有道無道皆要有為方是學者事君子恥無建明於世不獨有道之時無道之時正宜經綸康濟此夫子激勵裁抑原憲處

克伐怨欲

二程類語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為原憲着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為難
朱子語類云此譬如停賊在家豈不為害若便趕將出去則禍根絶矣　大全胡氏曰分言則四事對舉互言則克伐者因已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已所無而生氣歉也推本言之又皆由有已而生也　雙峯饒氏曰克伐二者只是一病怨欲二者亦只是一病四件是兩件兩件又只是一件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怨恨　朱子曰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未得為仁者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遏其怒畢竟留中有怒在所以未得為仁　讀書録云制伏私意而不拔其根如蓄火於毛羽之中得風復然矣故克伐怨欲不行　為難不若克伐怨欲净盡之為至也　答問集曰原憲却也久在求仁然心尚帶於形跡自思心之不仁只為怨欲二端紛擾作祟於是盡力斬伐已到二端俱不敢行去處乃欣欣相問人能伐治怨欲到得不行仁將不庶幾乎吾夫子聞如此但曰可以為難矣蓋怨欲是人性生今伐治不行豈是容易至說仁則吾不知之　宛陵切琢問克伐怨欲不行何以非仁曰非功夫不真欠頭腦耳未逆曰使壓住只不行於外而心中猶有潛伏在即非孔門求仁之學矣孔門求仁是在吾人一點生身命脈生機不息處下手原憲是何等篤實好學肯做包贓本心遮飾於外

的事他不行處亦是要除欲不留根然所以不得為仁者只是欠頭腦只見此四者為心之累苦苦在四者上剥落不知提這良知做主腦若良知常作主這四者自然日消月化方是求仁工夫如顔子心常止故怒不遷心常一故過不二他不在遷與二上求只求常止常一便是他有頭腦處他亦從非禮處加勿的工夫但其心安於禮時時是本心條理非禮則勿之而已隨勿隨復故曰不遠復紅爐點雪不見勞擾吾輩今日只做得原憲功夫做不得顔子功夫終日去欲滅於東而生於西愈做愈難而仁則不知也　洞學啟蒙云仁是本心生生之機克伐怨欲在自然生機中流出各有天則不爽便是仁原憲一切令其不行便欠頭腦不行非是強制不發留了根柢也正要一切掃除另求一箇清淨心来流行運用這如何可得故曰難聖人之學易簡不做難事　海叢編云今夫盈河皆氷也而取湯澆之豈惟不能徧及且恐所澆之湯随化而氷矣人心多欲也而擬用心禁之豈惟不能盡禁即恐所用之心復增為欲矣故太陽一出則堅氷潜消本地瞥見則衆欲退聽所謂不離情欲而證天理正聖門為仁之真脉也原思求仁要使克伐怨欲不行正如以湯銷氷者故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難者謂此事難行耳非許之也　解醒編云非禮勿視聽言動制之於心也克伐怨欲不行制之於迹也制之於心者如太陽當空魍魎欲遁制

之於迹者如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矣　質言云不行全是制伏地住使不得行不知欲根在內而強以制之便如以石壓草石去則草復生強制之所不及則欲便潛滋而莫覺矣況種種欲端豈能盡勝之哉故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仁者自然無欲非但強制之為也

士而懷居

正蒙曰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樂天相反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着所謂安土敦乎仁其樂也大懷居者戀其身之所便以為安有所執着其累也大　通義史氏曰居為意所便安處則凡

改過不速遷善不決聞義不徙以至去就取舍之間有貪戀顧惜之意者皆懷居之所為也集註一字之不苟如此　淮海近語曰意所便安不止衣服宮室居處之類如貨色名利之間去就取舍之際少有傾戀意思與夫吝於改過不勇於徙義俱是必是一刀兩斷方有進步處

邦有道

宋書劉廸云危行不容於衰世孤立聚尤於衆人　傅子曰潛龍以不見為德言非其時招禍之道也　本鍾集云危言危行固非中庸之道但用之有道之世儘不妨用之無道之世不可不斟酌故聖人只許危其行不許危其言見不是常用道理　口義云行在已故無時而不危言加

於人故有時而遜所謂遜者不是委曲遷就以求售其說蓋亂世多小人小人之心雖蔽然亦有可開明處不務開明其心而徒申吾之直不惟無益於彼而我亦為失言矣此乃盛德積中時措皆宜之妙若能危行的其言自能如此非有意而為之也危峻對卑污而言不肯少貶其道以狥人之意　初問云邦有道正君子得盡言行之時若不危言危行有負於時多矣故凡有關於世道有關於社稷安危生民休戚者須悉心言之行之務期於盡力量盡大分要之亦只是理所當為而人不能為分所當盡而人不能盡者不敢有規避而悉言之行之之謂也不必加意氣五臣在唐虞時都俞吁咈各司其職危言危行不越乎此

必如是而後盡耳士君子所養無非天理天理自然峭拔而孤耿直上直下無顧無忌此便是危非作意凌人好高拔俗也絕不涉天理便較何危之有危言危行處世立身之經也自小人視之見其危君子原非有意於危也言遜權也然所謂遜只是有餘不敢盡意非委靡不振之遜小人為床下之巽天理亡矣　孔明集云孔子顧喙三尺雖言出於口終不以長舌犯人

○有德者必有言

初問云有德者必有言心有蘊藉自有英華天理中不勝文彩可斷是非可析義理可訓天下可法後世吐露所及皆成英華根本茂而枝葉蔚與謨訓不期而然矣仁者

必有勇天理最高明最剛德心無障礙見義必爲浩然之
氣自不可禦　疑問云此要味必字不必字大凡有諸中
者必形諸外徒有其外者未必有諸中夫子說此一段不
重言與勇全是要人充養於内　家語顔回問於孔子曰
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
言小人以舌言　梁書羊侃傳高祖謂侃曰吾聞仁者有
勇今見勇者有仁

○南宮适問於孔子

朱子語類云禹稷之有天下羿奡不得其死固是如此亦
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孔子終身爲旅人是也亦有
惡如羿奡而得其終者盜跖老死於牖下是也凡事應之

必有時而或不然惟夫子之聖所以能不荅君子之心亦
爲其所當爲而不計其效之在彼　象山集云南宮适問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最是朴實孔子不荅以其然當於此
心可外無言耳所以括出賛之云　孫奕示兒編云南宮
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且禹盡力於溝洫而有天下則
然矣稷播種百穀不過一諸侯耳而云有天下何哉得非
積功累仁至文武而興乎　容齋隨筆云稷躬稼而有天
下泰伯三以天下讓皆以子孫之事追言之是時稷始封
於邰古公方邑於梁山之下文王才有岐周之地夫得云
天下也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　賓退錄云洪文敏論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謂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余按書

余謂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時遂作字非十一朝言由也於夫死之前故曰不行其死然期時作此章忠三人於既死之後故止曰不得其死斷神也何下定王大囊以然字讀下句便見尚德之意

禹曰暨稷播種奏庶艱食則嘗躬稼矣洪偶未之思也
楊子卮言論語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孟子云禹稷三過門
而不入或疑禹未嘗躬稼稷未嘗三過門不入是不然皆
紀實也書云暨益奏庶鮮食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蓋禹
爲司空稷爲田正益爲虞土田山澤鳥獸魚鼈其所掌也
是三人均主水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孟子云益掌火烈
山澤而焚之是益偕行之證也山海經廣都之野有后稷
之迹是稷偕行之證也而尚書之暨益稷尤爲明證禹過
門不入稷豈獨入乎稷躬稼而禹以非田正坐視乎　口
義云君子自其人品之高而言對當時說尚德就其心術
之正而言就所問上說　初問云适所見至此造詣已極

高明光大底於成就矣故曰君子君子之心自是尚德夫
子賛美之深不覺其詞之再也君子哉處不止美其言
荅問編云註謂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時之有權力者而
以禹稷比孔子然否曰當時南宮适不露此意何緣億度
有此說話夫子不荅只是見他說的已自分明無容再荅
時說爲註所誤乃云欲荅羿奡似譏當世欲許禹稷嫌於
自許所以不荅通是畫蛇添足耳曰舊說君子以行言尚
德以心言是否曰此二句都指德上說非君子不能尚德
惟尚德乃所以爲君子通章主聖賢重德上看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朱子語類五峯謂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語有病且如顔

子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絶違仁其心便不仁矣豈可謂心
無不仁　大全朱子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
黑是昭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兩點白
處却當不得那白也　赤城集云求仁有道難在克己克
己有道難在盡去盡去有道患在復生故仁若易敗而難
成者也　論語測曰何謂仁不仁也皆於一念之微言之
也若夫事則小人一事而假仁者有矣君子未有一事之
不仁者也

○愛之能勿勞乎

後漢何敞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
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

所以害之也　舊唐書褚遂良疏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
傅出宿於外學書計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減茲私
愛欲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況君之世子乎自當春誦夏
絃親近師傅弘此懿德乃作元良　顏氏家訓云上智不
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聖王
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
聲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版藏諸金櫃子生孩提師保固
明仁智禮義導習之矣凡庶縱不能爾當撫嬰稚識人顏
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
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愼而生孝矣吾見世
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飮食運爲恣其所慾宜誡翻奬

應訶反笑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
隆而增怨逮於成長終爲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
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　宋
林昉田間書云愛子之道在於教教子之道在於嚴嚴斯
成也愛而不教猶不愛也教而不嚴猶不教也區區飮食
服飾者末矣　韓非子曰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
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
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　通義白雲許氏曰愛之
能勿勞大意上之親下忠焉能勿誨大意下之親上如愛
子弟則使之供洒掃應對之職以勞之方可謂之愛如忠
於君有過則諫方可謂之忠若篤愛而不勞反害之也盡

忠而不諫反陷之也　講錄云此是以勞爲愛以誨爲忠
不是說愛人者又須勞之忠人者又須誨之世人但知愛
之爲愛而不知勞之爲愛愛而不勞亦不成箇愛了但知
忠之爲忠而不知誨之爲忠忠而不誨亦不成箇忠了何
者勞之之事雖難受然勞於前者逸於後其爲愛也深矣
誨之之言雖難從然逆於耳者利於行其爲忠也大矣
原旨云言愛言忠不特君臣父子爲然天以貧賤憂戚勞
吾人天之仁愛也以災異譴告患吾君天之善誨也愛人以
德師道亦有之忠告善道友誼亦有之
　即夫子所言愛之與忠亦初未必拘拘於君臣父子
之間也　疑問云就父子君臣說亦是但此箇忠愛所包

者廣五倫之間在在有之恐夫子當時未必專主愛子忠
君而發也
○為命裨諶草創之
朱子語類問為命裨諶草創之曰春秋之辭命猶是說道
理及戰國之談說只是說利害說到利害的當處便轉
通義仁山金氏曰按左氏所記與此章相先後當以夫子
之言為序但左氏首以為子產擇能者滑之令按左氏前
後應對諸侯多出子產昔者太叔曾為令通於秦有所求
不獲也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以此知子產能用三子之
長雖有三子無子產不可也　程氏復心曰非草創則不
詳非討論則不審非修飾則不精非潤色則不密蓋皆義
理至到之言非若後世但說利害而已也　中玄問辨錄
云四子者不止各有所長能濟國事其人品心術之美皆
可具見何以故曰媢人之長而覆己之短有官之大患也
而在同官共事之人為尤甚以故國家有事無敢自謂能
謀而遂以謀之者即謀矣或從而討論焉遂逢謀者之怒
曰何以討論我也即討論矣或從而修飾焉遂逢討論者
之怒曰何以脩飾我也即脩飾矣或從而潤色焉遂逢脩
飾者之怒曰何以謂我不文也於是猜讒叢興戈矛四起
自亂不暇又何以善國事乎不寧惟是有善謀者則遂忌
之曰彼何獨能謀也有善討論者則遂忌之曰彼何獨能
討論也有善脩飾者則遂忌之曰彼何獨能脩飾也有善

潤色者則遂忌之曰彼何獨能潤色也於是拂亂所為而
不使之成傾陷其人而不使之安雖至傾覆人之國家有
所不顧若是則賢者亦不能以自存矣又何以善國事乎
今觀四子者各攄所見既不能嫌於見己之長裁定於人
又不以為形己之短則是同心共濟惟知有君而已非夫
有體國之誠意者孰能若是非夫有忘己之公心者孰能
若是故孟有以見古人之不可及也　疑問云國家之事
成於同而敗於異如鄭之為命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各效
其長此無猜疑彼無嫌忌期以增國之重而不知其他譬
之人身耳目口鼻各司其事而共成其能此善徵也書曰
同寅協恭和衷哉鄭大夫有焉

或問子產

淮南子曰管子文錦也雖醜祭廟子產練染也雖美不尊
論語拾遺云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
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
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爾　王荊公曰吾之所
愛者為此則彼者吾之所棄也所謂彼哉彼哉者蓋孔子
之所棄也　荀子曰齊桓有天下之大節焉倓然見管仲
之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
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為仲父而貴戚莫之
敢妬也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
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長少莫不秩秩焉從逌

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　朱子語類云子産心主
於寛雖説道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寛耳所以為
惠人問管仲曰人也范楊皆以為盡人道集註以為猶云
此人也如何曰古本如此説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
人也　蜀志註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没齒
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
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
者忘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
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懐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徳法
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
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文苑英華嚴從云管仲用法伯氏
讀經説 八 卷之十本 十七
無怨子産刑人終以見徳孔明之謫李嚴盖近之矣　東
坡曰管仲勲烈之在人者多矣而獨言此者奪邑而人不
怨徳之至者也吾嘗以為北伐山戎南服強楚易而服伯氏
之心難管仲之於伯氏諸葛孔明之於李平廖立盖古今
二人而已　周禮太宰以八柄馭群臣六曰奪以馭其貧
謂其罪也大没入其家財也　中玄問辨録云還是伯氏
有罪管仲奪其邑三伯處之以公情當其罪故有以服其
心而無怨言其服人至於如此則其為人可知矣非桓公
奪之以與管仲也曰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
之敢拒即此事也不足為證乎曰與之書社非奪伯氏之
説也富人莫之敢拒非没齒無怨之説也

貧而無怨難
江熈云顔淵無怨不可及也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論語
拾遺云有道者不知貧富之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一也
然而饑寒切於身而心不動非忘身者不能　宋書傍曰
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惟形色麤黶或亦神心沮
戚　大全朱子曰敬夫説亦佳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
能之貧而無怨非内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有處貧賤
而無失一旦處富貴則失其本心難易之論其不然耶此
盖未知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失於
外耳又烏保其中之無怨耶盖一毫有所不平皆為怨也
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近於樂矣　孫淮
讀經説 丙 卷之十九 十七
海近語曰此自守乎貧富者言守則強制其怨驕之心故
其勢有難易若樂與好禮則心中都忘了貧富無怨無驕
俱不足言矣又何難易之分　中玄問辨録云聖人之心
至公至平其於天下之事稱量的確不爽錙銖即此一言
豈賢人以下者所能道何以故曰人之學未圓通則言多
方局如哭則不歌也必要歌則不哭殊不知哭可以不歌
而歌則未嘗可不哭也若使後人論貧富之理必以為怨
之與驕均耳惟聖人則稱量至盡曲當人情曰貧而無怨
難富而無驕易若使有貧而怨者必稍恕之曰彼其難矣
若使有富而驕者必厚責之曰彼其易也即此便是聖人
之排纖微無不到處盖天理人情之至也人情即天理也

予嘗有言聖人以人情為天理正當於小事觀之更見
晉書孚玄感曰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洿
史　大慧云逆境界易打順境界難打逆我意者只消一
個忍字定省少時便過了順境界直是無你回避處如磁
石與鐵相偶彼此不覺合作一處意　與山章互發

孟公綽

中玄問辨錄云家之大者無如趙魏國之小者無如滕薛
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若使他做家老就是趙魏
大家他還為之而優若使做大夫就使滕薛小國亦不可
□□已是尚優況小於趙魏者乎滕薛之大夫尚不可為
況□□者乎可見各有能有不能若以其優於家老

也而即使之為大夫則必至於廢事若以其不可為大夫
也而亦不使為家老則必至於廢人故惟聖人為能取其
所長棄其所短然必用當其所長而不試其所短也　士
翼云用當其才中人皆可集事用違其才賢者亦難奏功
靈公用三子當也公綽在滕薛違也

子路問成人

樂書云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
兼是四者其質具矣苟言而履之以為禮行而樂之以為
樂則文質彬彬然後可以成為成人之君子矣抑惟顔回
可以當之孔子謂顔回曰既能成人又加之以仁義禮樂
成人之行也故其問為邦告之以三王之禮二帝之樂則
可以為成人者非顔子孰可以當之莊周謂回忘禮樂則
又進於此豈特可而已哉　大全雙峰饒氏曰文以禮樂
則不好亦成好底四件都是質須文之以禮樂蓋節之以
禮則凡事都有節制和之以樂則中心和平而所發者中
節　厚齋馮氏曰子路成人之問夫子蓋以子路之所知
者使之捨短集長增益其所未至爾非謂成人之道盡於
是也子路猶以為此古之成人之道居今之世有不必盡
然者謂誠能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雖
無禮樂亦云可矣是三者蓋子路之所優為抑以自許也
唯其自許如此故臺下之役卒以身狥終不能明君臣之
大義以正衛國之難則亦不足以為成人矣以未能文之

以禮樂故也　口義云具此實心謂之人智廉勇藝是實
心發用處謂之才這箇才具於心而有條理謂之禮感通
處自然發見而不假勉强謂之樂這才本只是氣質今却
消融而為義理存之中正而不偏邪達之和平而不乖戾
純乎德而不見其才是謂文之以禮樂禮樂以立其体知
廉勇藝以時出之不偏於一不滯於迹這便是全才謂之
成人若有才而不能文之以禮樂則真心未曾透徹只是
氣質用事謂之偏才只是一偏之才不成其為人所以下
文只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者亦謂之成人以其才雖不
足而真心不失根本未漓故也聖人以此告子路以明成
人之道在內而不在外在德而不在才人若礼樂未備只

存得些真心亦不失做人的樣子若真心已失則禮樂無
安頓處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不足观矣而况於四子乎
蒙引曰禮樂中和之德也節之以礼使各適其中也和之
以樂到那從容自在處中正只是知廉勇藝做到中節而
無偏倚處和樂只是知廉勇藝做到從容純粹而無駁雜
處　中玄問辨錄云人有偏全四子之所長非難能然兼
而有之而又文以禮樂則全人也思義授命久要不忘若
非易能然但信義一節之士也聖人之道必貴乎体用之
兼全而後世之學徒取夫一節之可尚使非聖人定論於
此其不以一節之士右於四子之長文以禮樂也者幾希
質言云天之所賦於人者只有此性信知廉勇藝皆性

之發用而禮樂則發用之中和處也兼而體之合在一處
便成箇器局無偏陂無缺陷所生之理完完全全矣故曰
成人子路為人故就其稟合處成就之耳今之成人節白
文原有曰字斷是子路之言蓋其忠信明決素所自負若
此　海蠡編云子路嘗沾沾自喜其勇如曰若子尚勇乎
子行三軍則誰與至是又問成人其意殆自謂如吾之勇
可稱成人耳孔子遂建舉幾個一節之行的如臧武仲等
若曰一身兼數行尚未可與成人須是文之以禮樂况止
如卞莊之勇者乎禮樂是生身之原不是文具張子詒詠
此曰四者相資体亦成体成須要得兼明當知禮樂非文
具乃是其間造化名此妙得禮樂之義矣下節或謂是子

路語亦通　初問云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亦本體上明潔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是箇要全信的人思義則亦已矣授
命處尚當審如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平生
之言亦須信近於義此等處皆當理會若文之以禮樂則
一了百當矣以此知是子路剛果之言不是夫子口氣
〇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
大全朱子曰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却難若真能如此只
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
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　通
義白雲許氏曰不言笑取當時過稱文子也然謂之過猶
是一偏之行公明賈對以時然後言笑取却是時中之行

所言太過不得其真孔子與人為善不明言其非但曰其
然豈其然而疑之
〇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
原音云武仲之請後不在於得罪奔邾之時而在於自邾
如防之日意以請而得立則防猶武仲之防也請而不得
立則將據防以叛防亦非魯之防也計魯之君臣必不與
之校是要其君以必從也故曰要君　答問編云武仲不
敢自立後而求立後於魯不敢在他國求而歸於防以求
之當時皆不以為要君故夫子說破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此是誅意處
〇晉文公譎而不正

東萊呂氏稱伯恭世以深得于此節許朱子新矣

程氏外書正叔曰此為作春秋而言也晉文公實有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為不順故譎掩其正齊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則正故正掩其譎孔子言之以為戒正者正行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　歷代確論東坡曰權以濟事曰譎鄭陽曰齊桓公殺哀姜于夷孔子曰正而不譎陽之時師傅蓋云爾以此權之晉文公譎而不正蓋辰嬴之過也哀姜親也齊雖不誅君子不以罪桓公故曰正而不譎以為桓公可以譎而猶正蓋甚之也秦穆公賢君也文公雖辭辰嬴不定其反以矣使客其反國君子亦不以是亂男女之別故曰譎而不正以為文公可以正而猶譎蓋罪之也　呂

伯恭曰楚與宋皆有德於文公者惠施則當兼報豈當有所偏助文公之心則以宋弱國也因前日之德而親我楚強國也挾前日之德而陵我今楚伐宋為吾計者固當助宋以厚其親我之心挫楚以奪其陵我之氣且吾方圖伯業坐視楚之橫行而不較則伯權在楚矣然遽加兵於楚則背惠食言其誰與我於是不攻楚而攻楚之所必救伐曹伐衛皆楚親暱外無背楚之名而內有怒楚之實使兵端發於楚待其先動而後應之雖破楚而無背惠之名為謀可謂譎矣此猶非其譎之尤者文公名雖救宋而實在勝楚時天下之強國惟晉與楚必先摧楚之鋒然後可以尊伯于天下楚子回俗於兵其狠戾而好戰者獨子玉耳於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所以深激其怒而趣之戰也公曹衛所以救宋也今楚果以愛曹衛之故將釋宋圍是適投吾欲也我復曹衛彼釋宋圍何為不許之乎非惟不許又執宛春以辱之又私許復曹衛以挑之惟恐激而不怒怒而不戰是其心果在於勝楚而不在於救宋也人知文公救宋而止爾孰知其譎之尤一至於此乎至於退舍則其譎又深矣楚本無競晉之心文公多方以怒之迫而使戰雖子玉不勝一朝之忿然上則楚子下則士卒皆不欲也乃退舍以避之避之毋乃使子玉得假以為班師之名乎文公豈不慮此蓋已料子玉於度內明知子玉內愧為賈之謗急於立功以雪恥見吾之退必謂脆敵功業易取與

若此則雖退十舍猶將來追況三舍乎文公之所以肯退者先有以必楚之不退也心欲戰而形若不欲戰用以報德用以驕敵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憤一世為其所眩惑信矣文公之善譎也文公之譎夫豈一端而已哉三日而去原欲自附於王者之師然陵丘栾以脅曹果王者之師耶利小則用信利大則用譎三罪而民服欲自附於王者之刑矣然親魏犨而殺決果王者之刑耶則用法愛者則用私吾是以知文公之譎也統而論之大則如託狩以召王小則如曳柴以誘敵未易偏舉要不能出一譎之外聖人之言可畏也　困學紀聞李氏韶世紀云桓公會不過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盟子虎矣

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奸臣抑君文公則為元咺
執衛侯矣此夫子所以有正譎之辨　楊子巵言五霸莫
大於桓文桓文之事莫大於會盟會盟之舉莫大於葵丘
踐土然葵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也故曰齊桓公
正而不譎踐土之會挾天子以定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
公譎而不正此宋橫浦先生張九成之說殊為理長集註
所言雖皆二公之事乃其小者爾

○桓公殺公子糾

呂氏春秋曰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
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
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公

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
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
子小白夫有齊國此二公子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
子名忽居公子糾所　說苑孔子曰召忽死之管子不死
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
則名聞天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
也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
為死之哉　程氏外書正叔曰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
而從之殺兄之人固可從乎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弟也
桓公兄而子糾弟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
也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

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嗣子也公穀并
注四處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
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蔇既欲納糾以為君又殺之
故書子是二罪也管仲始事糾不正也終從于正義也召
忽不負所事亦義也如魏徵王珪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
宗可謂害於義矣　程大昌云先儒或以子糾為兄或以
小白為兄曰各有其說而未可以片言決也謂子糾為兄
者公穀之意而孫氏吳氏諸儒宗之謂小白為兄者程子
之說而康侯朱子張氏諸儒宗之然各無明文可考孫氏
諸儒謂子糾為兄者以春秋書法有子字故也據經論理
者也然程子則謂公穀之經無子字而小白為兄原程子

意不特以公穀無子字亦以論語孔子許管仲之仁之事
推之也非有所據也今以春秋所書齊小白入於齊與齊
人取子糾殺之之文觀之則子糾為兄之說似亦有理蓋
齊小白入於齊有篡立之辭齊人取子糾殺之三傳同有
子字固不可以公穀前無子字為疑也至程子引薄昭之
言以證小白之為兄而朱子又疑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
爭國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則朱子雖宗程說固亦不能
無疑於其間也況朱子於集註論王珪魏徵事則曰功過
不相掩今以子糾為兄而小白殺之正與太宗殺建成相
類管仲之事小白正與王魏之事太宗相類豈論語特取
其功而春秋則正其罪如朱子所謂功過不相掩者歟是

以不得不兼取程子孫氏諸儒之說以俟知者也或又曰程子不特於論語稱桓公為兄而已正於春秋之經辨之也其言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上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嗣君也公穀并註四家皆書納糾左氏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於蔇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著其罪也曰程子以大義推測小白之為兄猶可也以此論知小白之為兄則益疑矣夫春秋於子糾不書齊者蒙上文公伐齊之齊非子糾不當有齊而不書齊也於小白言齊者凡春秋所書必曰某國某名則小白書齊固其書法

而非小白當有齊而書齊也且春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果子也雖不盟書子也非子也雖屢盟不書子也烏有嘗與魯盟於蔇而特加子字之理哉蓋春秋傳為程子未成之書非易傳成書之比宜其有未定之說亦程子所謂義理無窮之意正學者所當辨也　孫奕示兒編云桓公齊襄公之弟也初襄公之立也政令無常故公子小白奔莒鮑也公子糾奔魯公孫無知弒襄公齊人弒無知大夫高傒先有以陰召小白故小白自莒先入而得齊是為桓公非取諸子糾之手也乃殺子糾小白誠惡矣然齊實君小白也春秋莊公九年書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於齊左氏誤白子字公穀皆無子字是也何稱糾而不稱子言小白而又言齊是糾不

當立而小白當立者也九月又書齊人取子糾殺之以糾謂之取賤糾之在魯魯不能覆護齊得而殺之所以甚齊之惡而譏魯之不競也以子繫之糾蓋子糾兄也弟其可殺乎所以重小白之不弟也管仲雖嘗為子糾之傅然子糾未嘗為世子不當爭立是以管仲明此之義終身不讐桓公而得相之以霸也嘗觀伊川之說以桓公為兄子糾為弟往往因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遂誤之悔庵又附會而擬其說蓋不之審也按史記齊世家云襄公立殺誅數不當群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小白之莒十二年公孫無知弒襄公而自立高國陰納小白於莒高傒立之為桓公左氏莊公八年注云子糾小白庶

兄鄧騤左氏指縱云桓公襄公之季弟也世家既云次弟糾左氏注又云糾為小白庶兄指縱又云桓公為季弟則子糾兄也小白弟也無疑矣故荀子亦曰齊相殺兄而爭國仲尼篇　伊川之說誠為誤矣　晉夏侯湛管仲像贊曰堂堂管生忘存與仁仁道在已唯患無身苞辱遠害思濟彝倫心寄鮑子動成生民　前漢書路溫舒曰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　後漢崔駰曰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　徐幹中論曰管仲背君事讎奢而失禮使桓公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仲尼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

宋史張九成曰夫管仲伯者之佐耳[illegible]

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為匹夫匹婦之為諒是故聖人貴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於世矣如煞過多才智少作亂有餘而立功不足仲尼所以避陽貨而誅少正卯也何謂可取乎　二程類語云稱管仲如其仁何也但稱其有仁之功也　朱子語類問顏淵之意以召忽之意為仁而管仲似之曰聖人於上面已自說自經於溝瀆一項已結之矣豈得更如此先生因說楊雄言爰變冊青如其智這句便是不許他底說話且如易中所謂又誰咎也自有三箇而其義則有兩樣如不節之嗟與自我致冦言之則謂咎皆由己不可咎諸人如出門同人言之則謂人誰有咎之者矣以此見古人立言有用字雖同而其義

則不同　王荊公云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楊子謂屈原如其智不智也　翟渭厓曰天下大義有父子之分有君臣之倫有夷狄之等義在君臣則忘父子義重夷夏則畧君臣夫子稱量之權也　淮海近語曰子路謂管仲為未仁指其心也夫子稱管仲之如其仁許其功也如字最妙言其功亦如仁人之功也於不泯其功之內而又微見其非真仁人之功之意孰有如其仁之說再詳

〔〕管仲非仁者與

管子曰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糺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　國策魯連曰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簒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隣國　淮南子氾論訓曰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於累紲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小善

則失賢之數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蹏之涔不能生鱣鮪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若其大畧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　朱子語類問管仲仁之功如何曰匡天下亦仁者之事如趙韓王一言至今天下安謂韓王為仁則不可然其所作乃仁者之功　舊唐書裴晉公傳史臣曰昔仲尼歎周室陵遲齊桓霸翼而有微管之論　野客叢書云語有不當文理而承襲用之不以為異者如宋氏詔曰謝元熙參微管陳蕭沈表曰功深微禹是也取微管仲吾其被髮微禹吾其魚之謂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管

案管子曰小匡者不大立義仲素以自然者耶

謝玄暉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康傳臣以頑昧獨献微管傳充碑道亞黄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　史記太史公曰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　前漢書賛曰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俚聊也）　後漢書應劭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　潜虚曰不忍小辱自經溝瀆自經溝瀆小人决也　晋書摯虞曰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争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　淮海近語云匹夫匹婦之為諒

不是召忽之死是說管仲之可以無死也非以召忽之死為未當是說管仲之不死亦不為苟生也召忽之失在於輔糾不在於死糾亦如子路之失在於仕輒不在於死輒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

禮曰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　鍾子葵堯論云賢者之處世猶金玉生於沙礫豫章産乎幽谷下不進之於上則無由而至也　大全雙峰饒氏曰今之所謂謚法未必果出周公恐後人因經傳所有而傳會如錫民爵位謂之文直無意義夫子所稱蓋謂文子所為如此是亦無愧於文之謚矣非指此為文也孔文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却是正說所以為文之義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左傳季札至衛説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王符實貢篇曰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　後漢書明帝紀曰衛有忠臣靈公得守其位

大全雙峰饒氏曰治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来之際無失禮於隣國而不至於啟釁召禍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治宗廟得其人則籩豆静嘉牲牷肥腯神人胥悦尤繫屬人心之本也三者皆國之大本故得其人亦可以無喪　温公傳家集云衛靈無道得仲叔圉祝佗三子王孫賈而孔子以為夫如是奚其喪齊文宣帝荒淫狂悖甚於桀紂然而知楊愔之賢悉以國事委之時

人以為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凡此皆淫昏暴亂之君也徒以能知賢人而用之大者以覇其次以安小者以存況乎以聖君而用賢臣是猶王良之御六驥逢蒙之關繁弱盃賁之揮干将何適而不違何射而不中何擊而不斷哉

中玄問辨録云蓋祝鮀王孫賈二子人品可鄙而才智可用故以人品言雖其才智可用而亦自是可鄙以才智言雖其人品可鄙而亦自是可用非聖人至明至公何能若是可見人各有所長用人者當随其長而用之苟當其用雖以二子猶能存無道之國況賢而才者乎苟用當其才雖以衛靈之無道猶可以圖存而況有道之君乎　龜山集云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雖聖人亦有不知者故於入太

府每事問盖儀章器数祝史之事有司之職也然禮義子
器治之不得其人亦不足以成禮矣祝鮀所治盖有司之
職非典禮之官也書所謂直哉惟清者若太宗伯然後可
以責此

（）其言之不怍

講録云人有必為之志者必不敢有易之之心不敢有易
之之心必不至於大言不慙若大言不慙的人便有易之
之心既有易之之心則為之也必不力矣其何以踐此大
言乎　初問云聖賢之學在言上絶不計較木訥近仁取
其訥也若議論風生好逞詞辨則實意多喪本心多失不
可與入道故夫子於言行每對舉言之

陳成子弒簡公

春秋繁露云臣之宜為君之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藥
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弒君其意一
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　白虎通
曰慕弒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　新唐
書史臣曰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為無
臣子也憲宗之弒歷三世而賊猶在至於文宗不能明弘
志等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歎也　路
史註云孔子請討陳常時已致仕其意本以明君臣之義
於三家使知為夫人討不為齊也公不知之反使之告三
子宜三子之不可也然攷左氏家語不可似在孔子不曾
之三子自是二年孔子卒又十一年公孫於越前後學者
不知聖人妄為之說故發之非敢異聖人也　困學紀聞
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讐者無時焉可與
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有功於
聖經　丹鉛餘録云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
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
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
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
飛承金牌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迺飛反非檜反也
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　中玄問辨録或問
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

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曰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
以力不以義也然否曰此安得非孔子之言事顧所舉何
如耳如所舉非義不待言矣誠為義亦必用力而後能濟
則力皆義也子嘗曰好謀而成若徒曰義舉迄無成事豈
人固不若是迂也盖當是時孔子豈徒較力還要以此可
克之勢歆魯君冀其肯為以成討賊之事盖亦莫非義也
後世儒者但言義便不要力但言力便說非義而豈知聖
人以義用其力以力成其義乎曰力何以為義曰譬之人
身元氣為主則周身皆血脉也邪氣為主則血脉逆化為
瘀非血脉之外另物以為瘀也義譬則元氣也不義譬則
邪氣也若是義舉則力無非義若不義是舉則力乃[illegible]為

亂耳自力不以義之説興遂使輕事之人不審彼己不[illegible]
勝負不度事幾而徒然以為義卒之事敗國家受其禍猶
自以為義也以魯之衆加齊之半謂以力不以義矣彼宋
襄公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是以義不以力也然于泓之
敗伊川又以為愚何哉伊川又云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
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夫春秋之時周
天子雖在如畫燭然方伯與國固皆魯也顧可告而率之
乎一告魯君已不能自主而曰告三子者之三子告又復
不可而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況可以告天子告方伯率與
國乎曰胡氏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何如曰此論更
乎將魯君先發而後聞於周天子乎則魯君已曰告三子

者既不可矣將孔子自為先發後聞乎則孔子一人耳衆
用衆以發然衆何在抑獨以一人發然一人何以發況請
討且不可得而可先發乎蓋徒以口説不嘗事理者也
穎濱曰孔子為魯大夫鄰國有弑君之禍而恬不以為言
則是許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與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
知而猶告以為雖無益于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儆於後
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偪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
越伐魯而去之豈若從孔子而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
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意也予以為不然古
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必先擇其君齊桓雖中主然其所以
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

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保其
功然則孔子之憂固在克齊之後此則孔子所不為者也
○子路問事君
後漢書論曰正直本於忠誠則不詭本於諫諍則絞切
大學衍義曰僞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
正相反故夫子之告子路使勿欺而犯之以全其事君之
直戒其欺君之僞也禮記謂事君有犯而無隱與此畧同
朱子語類云亞夫問勿欺也而犯之曰犯只是有犯無
隱之犯如三諫不聽之類諫便是犯也凡言於人君要他
聽或至於説得太過則近乎欺如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
驪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夫驪山固是不可行然以為

有大禍則近於欺矣要之其實雖不失為愛君而其言則
欺矣　大全雙峰饒氏曰事君以不欺為本然不欺甚難
須是平日於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
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　講録
云欺字不要看得粗只畧有些不盡心處便是欺了如事
之言者已是却有些忌諱而不盡言言之盡者已是却憂
之過而不當其實亦欺也事之為者已是却有些倦意而
不盡為為之盡者已是却又不是無所為而為亦欺也須
要除了此等緣是盡心而勿欺矣犯字尤不要看得粗若
看得粗便以暴揚君過為犯自負為忠直而不知其大不
忠了蓋臣之事君如子事父承顏順志者子之常禮有過

而諫亦是犯也然柔聲下氣不忍暴揚父過其犯為何如臣之犯君正當如此若必暴揚君過以為犯則在我欲為龍逢比干而使君為桀紂之君于心安乎且人同此心我有過而人暴揚之非聖賢不能不怒暴揚君過何怪君之怒我而有竄逐殺身之禍且至言路塞壅激成而亡國之禍亦自我起也此豈犯之一字誤之耶只緣以粗心誤看至此耳若以聖人的心窜看便不同　初問云犯顏時是要致主於五帝三王也若到言之逆耳處苟非有真致主之忠自不敢犯何則利害之念易萌也縱有一毫利害之私意便減了一毫為主之心故不能犯顏者終是勿欺處有欠人主如天之尊遠於萬里情最難達到犯顏時非其得已也若非積誠之素以至誠感動言多無益故勿欺也者是臣道徹始徹終之本又進言時無內無外之心也　疑問云范註犯非子路所難而勿欺為難時說皆從之以愚看見季氏之惡孰大於欲伐顓臾子路曾不出一言是犯亦子路之所難者但不可平對耳凡忠君體國以盡其分者始終主勿欺一念而於當犯處尤大得力無諂諛無顧望無畏懊直從此纖毫無欺處發出來有犯而無隱全是積誠以感動是之謂臣道勿欺而不敢犯此心猶有所畏也即謂之欺犯而有毫髮之欺此言必巽怯而不盡吐露於君側也不可謂犯總來只要此心信得過何畏乎雷霆之威　宋葉夢得石林家訓云司馬溫公作迂說其一章云迂叟之事君無他長能勿欺而已矣其事親亦然此天下名言也

○君子上達

大全朱子曰上達是曉得透徹到那總頭處不特知到這裏行也到這裏了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汙下底道理　楊子危言云君子上達謂士人君子學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故曰上達小人下達謂農工商賈各治其事遂其終身之業故曰下達君子上達公卿大夫明明求仁義也小人下達農工商賈明明求財利也君子小人位有不同上下相須故皆曰達若以人為不善不敗則亂烏能達乎　初問云君子實心學問時時存此天理如登層臺然美可大大可聖而神不特理然其進自不能已勢亦然也盖吾性分中無限高明咸自得之則一切可欲之私漸次氷消霧釋日甚一日直超脫於萬象之表如所謂晛凡近而游高明不可限量也若人欲處種種色色最多小人纔動念於欲則凡欲皆呼群引類叢至沓來其進亦自不能已勢亦然也要之只從一念上起要須尋討箇根處君子有此根於中則天理日暢茂一日小人有此根於中則隨遇不勝染著視聽言動漸次皆落坑塹終其身沒頭沒腦埋陷而不能起矣可哀也哉分別頭路只在戒懼慎獨君子之心如高秋霄漢星暸月朗躋足於層岩絕壁之間俯視塵世萬象皆空

矣小人之心如暮夜煙霧天昏地暗視溷廁將為室堂視
鴆酒將為燕樂莫辨甚矣豈不悲哉
○古之學者為己
筆解韓曰為己者謂以身率天下也為人者謂假他人之
學以檢其身也孔云徒能言之是不能行之失其旨矣李
曰孟子云堯舜性之是天人兼通者也湯武身之是為己
者也五伯假之是為人者也　後漢書論曰為人者憑譽
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　顔氏家訓云古之學者為
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為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為
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為己修身以求進也夫學者
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脩身利

行秋實也　王荆公曰學者之事必先為己其為己有餘
而跡可以為人矣則不可以不為人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
於為人而卒所以能為人也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以
為己而其志已在於為人也則亦可謂謬用其心矣雖有
志於為人其能乎哉　大全雙峯饒氏曰此章當看者字
言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心要
得之於己今之學此者其心要求知於人如三年學已自
是了但志在於祿則非為己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
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
之同異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　居業
錄云為己只把做自己分內事為其所當為之只見一

箇當然底道理其餘都不見矣　初問云古學今學要之
學廢已自不同古人師友間相資六藝中調養撫非求身
心性情之益皆只是切切實實成己的事今人身心性情
中不去計分曉而師友相資六藝相習皆是虛浮外面做
工夫故皆言學者自孳孳於講究處言也而所以學則已
判然矣即如六經乃聖賢明體適用有用之實學而今人
以明經取科舉陋矣古之學者是真心要為聖為賢今之
學者假借聖賢之餘緒而獵取聲譽其原頭只在誠偽之
分所趨不勝迥別矣　講餘云人只有箇心心是己之心
學也者為存己之心而已古之學者為己便是學的本領
今之學者為人為名利而學學的本領已失何以學為也

白沙先生文編云古今學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今仕者不同程子以兩
言斷之曰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捴之學為己也
其仕也為人學為人也其仕也為己斷不疑矣　敬要編
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宋儒廣其語曰古
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然乎不然余惟古之人視人
猶己也仕急於為人求盡此心耳即亦曰為己可也彼仕
惟為己者眯真己矣愧天怍人所喪滋多惡能為己哉夫
古今人不相及若此蓋剖判於所學矣觀近世所學抑何
事耶貿貿然攻佔畢以梯榮貴天下皆是也進之不過矜
名行以賈聲稱云爾間有矯然標樹以學自命者則又多

眩於異說崇尚任放以為緣性了心甚有溝壑其身殘哉其胞與而猶號於人曰無染不着為己之學如是如是嗟夫是豈古人所謂學哉古人之學惟求得夫本心而已

深州示學者說曰古之學者為己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為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為科目而業文世之言學者其不謬於聖人鮮矣予獨嘗於唐之楊子近世之石子尹子有取焉楊子曰學者學為忠孝也石子曰學者學為仁義也尹子曰學者學為人也是三言者庶幾聖門之遺意乎 西山文集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東廓先生集云蘧氏之欲寡其過使者能言之而不為昭

昭申節不為冥冥惰行至見信乎南子其切磋之功熟矣夫冥冥昭昭異焉者是為人而寡過也外雖異其中必偽昭昭冥冥無異焉者則無衆寡無小大無順逆無往非求慊良知之地是之謂自信信則美美則大大則化又奚不可升之有　蔡虛齋曰大抵此使者所造已儘高才不就事為上說獨指他用心處說真可謂知言春秋諸賢大夫如伯玉卻是有裏面工夫底人觀欲寡其過而未能且恥獨為君子而其出處又合聖人之道可謂有體有用之君子矣雖不與聖門然考其所立顏曾之亞閔冉之儔也

口義云身過易遣心過難除伯玉有欲寡其過之心其於身過知可免矣只是他點檢功夫愈精愈密直體驗得心地間種種私意難除愈寡而愈不足此其所以為賢也充使者之言必如聖人之無過而後可以慰伯玉之心此其所以為善於言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

易說象曰思不出位言思而止也既曰思則非不應也不出位則不與也君子反求諸己而此心渾然在中而不膠係外不安排所謂止其所也如是則耳目視聽莫非天理而天下之事衆寡小大紛至沓來不能奪吾之真矣故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或曰思何以言止曰心之官則思豈能廢其職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所謂止也若欲息慮以求所謂止則二氏之止也非聖學之

止也　近思錄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去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　邵康節云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俎豆而代之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

大全雙峰饒氏曰上章為謀政者言不在其位之位指職位而言也此章泛言君子之所思不出其位位字比上章人說得闊如為人子則思孝為人臣則思忠素富貴則思所以行乎富貴素貧賤則思所以行乎貧賤皆是也　南進會紀云古人云看一部華嚴經不如讀一艮卦既曰艮其背又曰思不出其位何也予曰此是聖學之宗傳止必

有所艮其背止其所也聖學工夫只在艮其背一言聖人
取象耳目口鼻手足感觸皆在於面皆是動處惟背不動
凡卦陰陽相得謂之和應艮卦上下未嘗相和故謂敵應
言耳目口鼻感觸應用止於無思只如艮背一般不為所
引故曰不相與也外道絕應凡夫和應聖學敵應不獲其
身只如不用耳目一般忘己也雖行於庭不見一些聲色
動而常寂忘物也艮非偏於靜也吉凶悔吝生乎動敵應
而不與故無咎心之官則思思而不出其位即所謂止其
所也不出位之思只是得其心之職方是聖學譬如北辰
天之樞也天樞無時不運七曜賴以生明四時賴以成歲
而未嘗離乎本垣此即思不出位之義若止而不思則運

息便是禪學若思而不止則位離便是俗學禪家入定即
是艮背之旨無我相即是不獲其身無人無衆生無壽者
相即是不見其人毫釐之辨在知道者默而識之　初問
云位即素位之位君子素位而行思與之俱無外慕之意
此思是私意願外之思若天理性分中事自當無不理會
如幼學便豫養壯行事業坐于一室中便欲籌畫四海之
內中和位育之功經綸參贊之績皆吾儒分內事豈容不
思

〇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中玄問辨錄云言而過其行是誕言也故君子耻之猶云
耻躬之不逮也曰考亭讀為耻其言過其行何如曰人必
有言如何耻由也兼人故退之如何過　講錄云愚意言
而過其行五字連着讀行未及而言過之是言不顧行猶
可耻孰甚焉故君子耻之如此看纔說得耻字通

〇君子道者三

小荀子曰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審物明辯故不惑定心
致公故不懼　尸子云聖人畜仁而不主仁畜智而不主
智畜勇而不主勇　初問云君子之心只一無私便了自
無私之純然處謂之仁自無私之明覺處謂之知自無私
之浩然處謂之勇三者一而已矣憂皆起於惑惑不免於
懼一事也惟至聖者能之稍涉私意其能然乎故曰夫子
自道也不憂不惑不懼原是心體如此惟無私方能無偽

於心體　解醒編云夫子自道非曰謙辭也言夫子智盡
仁至不賴勇而裕如是夫子之所以道君子者乃所以自
道耳盖歸美之詞　疑問云道由也行也中廂云道者自
道也此不說君子之道說君子道者三下說夫子自道也
二道字正相應若曰君子所道者夫子自道也未審以為
何如

〇子貢方人

弟子行篇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
盖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
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何為不知子貢對曰賢人無
妄知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知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

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游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以其辭狀告孔子孔子聞而笑曰賜女次為知人矣子貢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觀也　後漢書論曰田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徐幹中論曰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瞀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慮莫大乎自慮　路史曰昔者子貢方人夫子以為我所不暇其作春秋特不過直書其事無評品也

朱子語類云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　晁氏客語云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者何也未說口不臧否人也未說先自治而後人也祇是自治為急常恐自家身心錯了念念在此何暇管他別人故夫子曰夫我則不暇　口義云人若為己之念專十二時中只好點檢自家得失何暇較量他人短長便是較量得是與吾身全無所與誤了自家多少功夫聖人不為而子貢為之豈真是賢於聖人乃是用心錯處故夫子抑而教之　中玄問辨錄問夫我則不暇註云自貶以深抑之然否曰固是抑子貢亦非自貶夫下學上達好古敏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聖人望道未見之心日有孜孜者固如此也誠何暇於方人　明儒經翼曰學者喜較異同却

錯過自家功夫譬如總算手收人戶百萬稅粮盡在伊腹中依舊是條窮漢無分合受用御氏　初問云賢乎哉不是許他夫子謂賜也將以此為賢哉君子之學只在反己自修之不暇方人註中雖亦窮理之事不是

不患人之不己知

通義白雲許氏曰集註此章凡四見學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欲其自反而知人之賢否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欲其自反而求可知之實此章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衛靈公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此兩章意同語異皆欲反而自修之意聖人屢言之丁寧學者不可務外　大全胡氏曰失於務外為學之通患聖人每欲其反己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也

不逆詐

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曰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譚子曰狐狸之怪雀鼠之魅不能幻明鏡之鑑者明鏡無心之故也是以虛空無心而無所不知大人無慮而元精自歸　朱子語類云人有不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不可周子曰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至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如放齊稱胤子朱啟明而尭知其嚚尭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凡抑字皆是挑轉言語　大全雲峰

胡氏曰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　新安陳氏曰逆億者私見之紛擾先覺者真見之昭徹固不先事而預料小人之為姦亦不臨事而墮於小人之姦其斯為誠明之君子乎　陽明子曰此是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為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為人所欺詐故有是說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則是猜忌險薄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
原旨云先覺先字要玩使我之知覺稍後於詐與不信之人便為其所欺使于先覺上稍加一些意思便是逆億
淮海近語云逆詐億不信則流於用智而自私非君子之

心也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其賢乎教人復心體也復心體者復先覺之本體也若先覺之本體既得不逆詐而詐者之情偽卒無所逃不億不信而不信者之衷曲卒無所隱　中玄問辨錄云或問不逆詐云云謂何曰此知幾之說也幾者動之微理之先見者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幾之未動神亦不得而知也盖既曰詐已有詐在既曰不信已有不信在其幾已動但甚微耳常人必待其顯著而後知亦有顯著而尚不知者必有所揣度而後知亦有揣度而尚不知者以其不明故也若幾動於彼即照於此不待億逆自然先覺是知幾也是明之至也可不謂賢乎楊子云君子一誠而已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何如曰逆億亦人之常夫子非為逆億言蓋以不逆不億而羨人之先覺也謂之誠而能明者必是造詣之至已躋乎渾然純粹之天然後能明然後能無不照非謂不逆不億即為誠而先覺為誠之明也若只以實心待人更無疑猜是謂一誠而已然便能明乎便能先覺乎　講錄云詐人者人亦詐之不信人者人亦不信之牛牧于田而鴉乘之者以無異心也虎踞於林而鵲噪之者以蓄異謀也巢燕依棟宇以相親而人不捉之不疑人者亦不為人所疑也海魚吐黑水以自庇而人因得之防人者亦卒為人所防也詐與不信果何益哉

○微生畝謂孔子

前漢書班固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　後漢書蘇竟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　牟子曰仲尼棲棲七十餘國許由聞善洗耳於淵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為貴　正蒙曰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而尚謂其栖栖為佞則畝之耿介固執可想矣夫立身待人自有中道聖人固不為柔佞之不及亦不為固執之太過也　古言云微生畝高一人畝名高字也名呼聖人而譏其佞直也乞醯與鄰非直也必欲周人之急亦非固矣故聖人謙遜而稱許之　虛齋蔡氏曰惡自聖人自惡執一不通之事非惡泥一不通之人也然曰非

敢為佞則夫子不佞矣曰疾固也則微生畝為固矣 淮海近語云微生畝徒泥於無道則隱之見而不知聖人以道易天下之心便是固處

○驥不稱其力

淮南子伯樂曰九方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

論衡曰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而馳騁千里之迹斯須可見 家語曰馬必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焉 虛齋蔡氏曰大抵驥馬自然調良蓋在馬中便是稟德之最純者也如蘇氏謂馬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劣則此又以凡馬言不可以此例驥也驥亦馬中之君子與

○以德報怨何如

尸子曰龍門魚之難太行牛之難以德報怨人之難 朱子語類云以德報怨本老氏語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呂申公為相會與賈昌朝有怨却與之郡職可謂以德報怨厚於此人矣然那裏人多少被其害賈素無行元豈中在大理為蔡確鷹犬申公亦拔擢及公為相而賈得罪公復為請知通利軍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邪則引之薦之果不肖邪則棄之絕之是蓋未嘗有怨矣老氏之言死定了孔子之言意思活移來移去都得 合璧事類云孔子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此恩讐說也夫人以國士待我我其不可以國士報乎以衆人待我我其不可以衆人報乎施有豐約故報亦有厚薄非特人道為然也為善者報以福為惡者報以禍或者亦天之道歟 中玄問辯録云或問以直報怨何以謂直曰知證父攘羊之非直則知直矣曰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何如曰父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而聞怨亦有不容不報者曰以直報怨固有報之道焉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乃泛然之理非以為報也彼有德者既以德報之矣有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矣其於無怨無德者則又何以處之且如宋之末帝至為昏庸而元世祖則賢君也如以天下公理言必當愛元而憎宋舍宋而取元也使文祥得執元主必將手刃而甘心焉不顧其為賢也乃於此而曰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可乎哉且直者情理之無所曲者也若本有可怨乃曲其心以為忍置之不問而曰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是匿怨而微生高之乞醯也可以為直乎考亭平日亦言復讐之義不知何故於此乃如此解蓋於直字有所未徹故云然耳然則何如曰怨當報則報之無過則焉不當報則不報無逞忿焉出乎心之公得乎理之正斯為直而已矣解狐之薦祁伯抑惟其才也學亏以送之曰子往矣怨子如初則其本情也孔明之斬馬謖

惟其罪也既斬而哭之仍厚撫其妻子其本情也夫合有所當焉而已是故君子之於德與怨也辨乎恨施之宜而又明乎公私之辨斯無遺理矣　口義云以直報怨只是理當報則報之如君父昆弟之讐是也不必報則不報如三自反是也皆無所容心於其間　通義程氏復心曰按後漢蓋勳嘗與蘇正和有仇涼州刺史梁鵠欲殺正和訪之於勳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勿殺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謀也怨之如初此以直報怨者也若以德報德固所當然然不幸而有庾公之斯之事則又不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使公

義得行於上而私恩可伸於下必如是而可也　韓詩外傳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　責備餘談云人不善我我亦善之施之諸父昆弟姊之屬可也槩而施之他人則是以德報怨而流於異端之說矣故曰衆言淆亂折諸聖

○莫我知也夫

朱子語類云下學是低脚只就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下學者下學此事上達者上達此理問聖人亦有下學如何曰聖人雖是生知亦何嘗不學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便是學也　又曰孔子當初嘆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為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為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與衆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人又捉摸不著如何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與我默契耳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　大全勉齋黃氏曰窮通榮辱天也用舍予奪人也常人之情置事於淺近索理于眇茫足以惑人之耳目而以

為能此所以人知之也聖人渾然天理窮通榮辱用舍予奪皆理之所不能無者順而受之又何怨尤之有人事之中便是天理又何必捨人事而求之於眇茫哉如是則泊然若不見其所長者然天理流行而聖人與之無間如此所以人不知而天知也　潛室陳氏曰吾儒有一分學問則磨得一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有二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二分障蔽去心裏便見得二分道理從此惺惺恁地不令走作則心裏統體光明查滓淨盡便是上達境界　讀書錄云當時之人雖知夫子為聖人實不知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知聖人所以為聖人如愚之顏一唯之曾子而已如子貢之高識猶未及此故曰知我者其天

乎然於斯之際子貢雖未盡領夫子之嘆若淡來性與天
道不可聞之言夫子猶天不可階而升及綏來動和之論
則子貢亦可謂深知夫子矣又云知我者其天乎猶中庸
所謂知天地之化育言與天地之化育默契為一非但聞
見之知而已但中庸言已契天論語言天契已其實一也
又云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
理也人事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類是也天理在人如
仁義禮智之性在天如元亨利貞之命是也蓋下學父子
君臣夫婦長幼之人事便是上達仁義禮智元亨利貞之
天理也謂之天知者非聞見之知也乃天與聖人默契為
一是以人不能知而天獨知也然五者姑舉事之大者而

言其實無一而非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　高中玄問
辨錄云此聖人自述其為己之學如此蓋人之脩德便要
求福於天為學便要求知於人既而天果福之人果知之
則已矣若不得天不合於人則有以拂其初心而怨尤生
焉聖人灼見夫為學脩德是自家的事與天之禍福人之
榮辱不相關涉故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孳孳汲汲只下學
人事而上達天理做自家的事而原無一毫求福求知之
心故雖不得於天不合於人惟知有學而已而又何所怨
尤乎此其學所謂純亦不已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夫有
為人之心則便務為形迹務為形迹便有所表著而人便
知之既自純乎自修不興於人則自無形迹表著人將何

以知之哉蓋非惟不能知亦宜乎其不知也然則知我者
其天而已乎則孰知之曰反己自修之説何如曰謂之反
己者不得天必反而求之曰何以不得於天不合于人必
反而求之曰何以不合於人還是與天與人有計較處聖
人却不如此只是自修而已非有所較計於天人之間也
何為反己曰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是否曰夫子是說
潛脩之事無所與於人而人不知非謂平常之事無以異
於人而人不知也曰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
知而天獨知之之妙何如曰萬物皆囿於天雖暗室屋漏
出王游衍皆天也故人但言人不知者便說惟天知之知
我者其天乎亦但言人不知而已與天為一聖人不如此

說也曰天下皆知夫子為至理何以無人知曰人止知其
為至理而已至其所以下學上達真[illegible]人
知得　淮海近語云莫我知也夫子非是為人不已知而
嘆是明己之學乃不求人知之學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
上達則所以事天而盡人者至矣事天盡人之學既至天
理本原之妙自合故知之者亦惟天耳知我者其天此聖
人之與天為一而不求人知之學於是為至也下學是人
事上達是天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非下學是下學上
達是上達亦非下學之功已畢而後能上達無時無處不
是下學功夫便無時無處不是上達學問可見可為可思
皆下學也而不可見不可為不可思之至理即此而寓便

是上達也知聖人之下學上達是合一的至理便知聖人
天人合一的學問若知天人合一的學問不惟不必怨尤
而亦無所庸其怨尤矣　何吉陽集云當是時冉閔游夏之
徒皆有意於斐然日章以為極也故日亻〻焉求其不可
背而升者於言語政事文學之間孔子於是嘆曰莫我知
也夫苦乎其以警之也而猶未有一悟其旨者獨顏氏之
子能以其志反身而繼之故其所以學默然終日應以不
違而其師友之際相說而解也亦第見其如愚知無知虛
而已耳既而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而後知聖人所以下
學而上達以極乎知天之道在此而不在彼也可以不言
而信矣　程大昌云談及大道常取易繫道器與孔子下

學上達之語而參言蓋道器學達可泛上下立為形容正
如燒火薪能生焰是上形之道必資下形之器學乎下可
以達乎上是薪質雖麤而其英華能炎能上者也六經論
孟說器多而說道少是蓄薪以求生焰者也老莊之書說
無多於說有是謂六經說薪已多不必贅言者也如晉人
談虛直謂棄捐禮樂刑政而天下可以自治焉耳天下嘗
有無薪而能自起火焰者邪　海蠡緝云知我者其天乎
此語大須着眼蓋當時談道術者未嘗不貴上達而索之
高遠求之苟難以其未嘗知天耳孔子隨緣任運着衣喫
飯也不怨天也不尤人世謂此尋常下學耳不知即是上
達也所謂神通並妙用運水及搬柴此義愈淺愈深誰知

之者其惟天乎夫天何心乎何言乎而必其知此其知豈
在情識解會聞耶若曰日月無得踰如天不可升所謂情
量解會之知而已矣蓋世有知天者然後信天之知孔子
世有信天之知孔子者然後信上達果在下學內且信巳
躬內時時上達世界內人人上達特習矣而不察耳程子
亦云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
上達卻甚分曉考亭曰循序漸進似非聖人一貫之學矣
初問云知我其天者不是淺淺鑒臨之謂人心之初本與
天心合一只是私意隔絕所以遂不相乎上達則與天原
合一矣直是與之相契一體融通無彼無此夫子說上達
便說到此處更何妨非誇大之詞聖人盡性而知天故天

以盡性而知夫子　疑問云下學上達非有上一層也凡
日用所行皆是學學以求通其理理通處便是達上下云
者從實地做工夫故着箇下字而隨做隨有通達日向於
高明故着箇上字非必循序而漸進也下學上達實在
天理上做正是他無求於天人不怨不尤處故說知我者
其天乎　弘明集王謐云宗致者是所趣之至道學業者
日用之筌蹄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蹄以自運耳
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絕處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麤
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　大慧語錄云若離日用
別有趣向則是離波求水離水求金求之愈遠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莊子曰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返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李蕭遠曰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于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耻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　講錄云魯為公室之蠹者莫如季氏夫子為政於魯大率要裁其僭而勇於承命以出藏甲墮郈費者子路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是要敗此以沮夫子故夫子不為子路禍福計而有吾道興廢之說　顧東橋息園文稿云世嘗指士大夫通塞曰命豈不信然哉抑予嘗為知道者言人生有命一通一塞是已若國家之興亡則一

時人士所繫禍福焉不可以人人徵也漢高之興吹簫屠狗販繒之徒悉位卿相豈其皆當援興之數哉及其亡也黨錮之禍遍天下非必諸君亦會其凶虐若是其同也蓋國運繫之矣國之將興福逮天下國之將亡禍逮天下譬之火炎都邑而欲切切焉戶推其厄豈不泥甚矣哉聽者然吾言　石渠意見補缺云孔子為魯司寇時公伯寮愬於季孫子字下路字疑衍如愬子路景伯何以告孔子孔子何以荅之云云以此推之其為愬夫子明矣

○賢者辟世

宋書隱逸傳云夫何適非世而有避世之日固知義惟晦道非曰藏身至於巢父之名即是見稱之號號曰裘公由有可傳之迹此蓋荷蓧之隱而非賢人之隱也賢人之隱義深於自晦荷蓧之隱事止於違人論迹既殊原心亦異也　說原昔人有天隱地隱人隱名隱充隱通隱仕隱其說各異白樂天又有大隱在朝中小隱在丘樊中隱在留司之異　正蒙曰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耻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淹速之殊也避世避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為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淮海近語云辟世辟地辟言辟色皆欲行其道而不肯貶道以狥人者也以所遇之時之人言而非以人品之優劣論者也　講錄云賢者字貫至末辟地辟色辟

言俱是賢者與辟世之人一樣至其次字非第其人品之優劣也蓋辟世以天下而言辟地以一國而言國比天下次矣辟色者國尚可仕特禮貌衰辟言者禮貌雖未衰而言不合言比色又次矣

作者七人矣

筆解韓曰包氏以上文連此七人失其旨吾謂別段非謂上文避世事也下文子曰別起義端作七人非以隱避為作者明矣避世本無為作者本有為顯非一義李曰其然乎包氏所引長沮已下尚合於義若於作者絕未為得吾謂包氏因下篇長沮桀溺云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遂溧此為七人苟臆上義殊不知仲尼云鳥獸

不可與同群此則非沮桀輩為作者明矣又況下篇云逸
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七人豈得便引
為作者可乎包謬不攻自弊矣韓曰齊魯記言無不脫舛
七人之数固難條列但明作者實非隱淪昭昭矣　李曰
以作者之謂聖之義明之則理道明矣　孫奕示兒編云
藝苑雌黃記作者七人不取包氏鄭氏之說固是獨取王
弼之說亦非至謂伊川語録云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
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此說亦不敢從予謂雖
黃未可信也作即作者之謂聖之作伊川所言盖有所本
此而不從將焉從哉嘗讀易大傳見夫伏犧之畫八卦無
非具天地人物之理而神農於耒耜則取諸益日中為市

則取諸噬嗑與黃帝堯舜衣裳之制九舟楫杵臼弧矢宮
室之制皆天理人事之不可廢者是以夫子推其所從始
而云伏犧氏作神農氏作黃帝堯舜氏作豈無謂歟後乎
堯舜而九疇之義未著於是夏后氏作而叙九疇後乎禹
而夏桀之惡方熾於是殷湯作而伐夏弔民此賢聖之君
六七作要皆開端創始者之為也信乎孔子之言作者為
萬世之公論而伊川之取作者之名為萬世之至當云

子路宿於石門

後漢范曄論曰立德者以幽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引
故晨門有抱關之夫柱下無朱文之軫也　論衡曰孔子
自知不用閔道不行民在塗炭之中庶幾欲佐諸侯行道
濟民故應聘周流不避患耻為道不為已故逢患而不惡
為民不為名故蒙謗而不避　疑問云夫子亦知其不可
知其不可而為之全是悲天憫人之意晨門素知夫子心
事故一問及便說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味着與二字
當不是譏諷若說孔氏正是人之謂與意思晨門掌晨啟
門亦賢而隱於下位與儀封人之官同其識見亦封人之
亞所以子路不與言亦不以告夫子說者猥與沮溺丈人
荷蕢等而謂不知夫子之心不知夫子之心那曉他知其
不可而為之且此語與沮溺等語大有逕庭敢問之識者

〇子擊磬於衛

太平御覽註曰有心哉者善其音有所病于世　朱子語

類問荷蕢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曰他那
箇人最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者耳因說泉州醫
僧妙智大師後来都不切脉只見其人便知得它有甚病
又後来雖不見其人只教人来說因其說便自知得此如
他心通相似盖其精誠篤至所以能知又問硜硜乎是指
磬聲而言否曰大約是如此　樂書云帝之乗時以出入
其致用在八卦其成功萬物八音出於八卦則八音萬物
之聲也磬出於八音之石而於卦主乾則磬者乾之音也
聖人之於天下未嘗有心亦未嘗無心荷蕢聞孔子擊磬
于衛徒知其有心而不知其無心其所知亦淺矣季咸之
於列子知其氣機而不知其未始出吾宗亦何異此

通義仁山金氏曰此時夫子擊磬必是聲堅重而節數故有有心之譏史氏曰詩在彼淇厲傳云厲水深可厲處也帶所以申束衣在厲則可帶矣韻書褰裳渡水由膝以下曰揭褰衣涉水由帶以上曰厲然則雖不脫衣亦當束衣於帶也　石渠意見補缺云註謂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意見以為水淺則攝衣涉之為是水深若以衣涉之則手足難動而溺矣以衣涉水曰厲恐不然且厲者嚴厲也水深可畏猶人之嚴厲可畏也深則當畏而止之不可涉也盖譏孔子人不已知不能止而猶欲行不能適淺深之宜也　居業錄云聖人有憂世之心無忘世之心盖世道既衰上無明主聖人在下只得隨時盡心極救不可

忘世而長往也　淮海近語云果於忘世人皆可能見已之不敢果於忘世正處人之難能也聖人心同天地天地不以時之閉塞而廢生物之心聖人不以世之喪亂而忘行道之心荷蕢徒知夫子之有心而不知夫子之所以存心也　疑問云夫子之擊磬全是憂世之心荷蕢知得此心初聞時說此人之擊磬似不為無心者惜非其時也故既識其鄙而硜硜耳鄙是陋其識之不達硜硜是病其守之太堅莫己知以下正說其鄙而硜硜處夫子說果哉末之難矣不是歎荷蕢之果只明自家心事若云要如此果於忘世亦何難之有只是天下忘不得爾詳觀夫子與沮溺丈人微生等言皆只明自家心事並不曾譏刺人

○書云高宗諒陰

白虎通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陰三年是也論語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即位踐祚為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稱所以諒陰三年卒孝子之道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所以聽於冢宰三年者何以為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大冢宰制國用所以名之為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諒陰天子居喪之名禮又作梁闇凡居父母之喪次

在中門外墻之下大夫士居倚廬謂以兩木一頭著地一頭斜倚在墻上外被以茅茨寢苫枕塊常處此中諸侯亦為倚廬而加以圍障天子既立柱前有梁形稍如屋楣故曰梁闇

○上好禮

講録云上好禮是真心實意懇懇切切在禮上脩於身者此禮既足以為民之觀感達於政者此禮又足以為民之勸懲故民易使易之履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　好字最可玩世人所以惡此禮者為其拘也厭此禮者為其煩也即無論使民苟不好此禮雖此身其可保乎蓋欲之冠人甚於兵革禮之衛人甚於城郭故曰有禮則

安無禮則危安危之所在奚而不好也夫城之圍於寇者
樓櫓雖密猶恐其踈隍塹雖險猶恐其奄未有厭樓櫓之
太密惡隍塹之太險者人果視欲如寇視禮如城則雖終
日百拜猶恐其逸曲禮三千猶恐其簡矣况敢厭之惡之
而不好之哉　解醒編云上好禮則民易使非使民趨事
赴工也古之使民不過使之為善豈在奔走服役之勞哉
然以法令驅之者則無所感發而使之為善也難以禮教
率之者則有所持循而使之為善也易故曰齊之以禮有
耻且格即好禮易使之謂也

○子路問君子

陸士衡曰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　通義黃氏曰欲持

敬者如執大圭如捧盤水如雷霆之在上淵谷之在下如
師保之在前如鬼神之在左右是持久之道非謂修己以
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修己以敬而可謂君子則是充
積之盛在其中矣修己以安人猶曰修己以敬而可以安
人也修己以安百姓猶曰修己以敬而可以安百姓也子
路疑修己以敬之一言不足以盡君子故夫子指其效驗
之大者而言以見决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也　朱子語類
云陳仲卿問修己以敬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
是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
又問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曰須看敬以
直內氣象敬時內面一齊直徹上徹下更無些子私曲若
不敬則內面百般計較做出来皆是私心欲利甲必害乙
利乙必害丙如何得安　或問修己如何去安人曰且以
一家言之一人不修己看一家人安不安　大全朱子曰
敬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
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夫子復以
此答之要之只是箇修己以敬則其事皆了　蓋言修己
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為無不自
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群黎百姓莫不各得其
安也是皆本於修己以敬之一言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
耳　明儒經翼云敬者心之主道德之聚也夔夔齋慄是
修己以敬瞽瞍允若象烝烝乂是修己以安人瞽瞍底豫

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是修己以安
百姓也五十而慕兢兢業業堯舜猶病也故曰堯舜以上
善無盡桀紂以下惡無盡敬是性體之良能徹上徹下之
道　羅氏講錄云天地萬物是吾一體夫子所謂己者兼人
與百姓而為己修己者兼人與百姓之安而為脩若未安
人安百姓是亦吾性之[illegible]蓋而吾體之未全也可謂修己
乎但此意未明說出故子路有如斯而已之問子路看来
只是不認得箇己耳　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不是
推己以及人若作推及人是分人己為二致而脩己以敬
之說真有所未盡了蓋脩己以敬者以之安人亦是修己
以敬也以之安百姓亦是脩己以敬也只一箇修己以敬

君子之道便了盡矣　堯舜其猶病諸不是病堯舜只见得脩己以安百姓之難是雖堯舜之理猶以之為病也而豈不足以盡君子之道　問敬是貫乎動靜者靜時少動時多脩己者恐易得撓亂而難乎其為敬也晦庵子曰人在世間多是動未有無事的時節若事到前面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都心死了正是以己為己而不知有人與百姓者如何能安人安百姓須是無事時敬在裏面為主有事時敬在事上處置我之敬未嘗間斷而安人安百姓者此也又何撓亂之有　解醒編云修己以敬是學問大綱領敬者此心之中整齊嚴肅常收斂常精明也常收斂則私意淨盡更無一物留於胸中常精明則舉萬事萬

物又無一不運於胸中故可以修己可以安百姓大學之恂慄威儀而民不能忘中庸言不動不敬而篤恭平天下只是此道理　質言云修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以字最喫緊是即以修己者安之云耳蓋人能修己則其精神志慮自與人情不相間隔而其舉動情欲自無拂民從欲之處何事處不得當何人處不得妥真是就以此脩己者安了人安了百姓不主感化言　淮海近語云安人安百姓都是脩己實功不是脩己效驗安人安百姓非於此敬之外而有所加也明德必能新民新民即是明德正見人己之一理遠近之一心也　舒振伯遡旨云博施濟衆堯舜病焉然病於勢而不病於心也修己安人孔孟歎焉然

歎於時而不歎於道也是故君子有博施濟衆之心不害其無博施濟衆之業有修己安人之道不害其無修己安人之功

○原壤夷俟

筆解韓曰古文叩扣文之誤也當作扣為夷俟踞足原不自知失禮故仲尼既責其為賊又扣其足脛使知夷踞之罪非擊之明矣　講録云幼不遜弟長無可述老而不死為賊此是教原壤以正也又以杖叩其脛若令勿夷俟然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路史曰夷俟之態固嘗見於沐椰矣然則數之賊而叩之杖是乃聖人之隱也彼阮籍韋高王澄胡毋輔之之徒復何為邪譏山甫姗文王謨骸無任

而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莊周不知是也而況無懷之與葛天氏乎晉室之為夷南北之紛更皆繇此

○闕黨童子將命

晉語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也擊之以杖折其委笄　魏志王昶戒子曰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裴松之案對秦客者范燮也此云范匄蓋誤也　白

帖互鄉難言猶能絜己隅箕童子何歆成人　朱子語類
云欲速成者是越去許多節次要到至處無是理也　講
錄云孔琁與叔仲會少夫子五十歲夫子每孺子之二子
迭侍左右執筆記事所謂童子者疑即斯人歟　成人之
道年長而知歆者亦無幾童子歆至於成人是不爲嬰兒
之態而有大人之志亦可愛可教者彼其與先生並居而
並行是自以爲所學之成與先生並故敢若此也豈若妄
人茫茫無所得而抗禮先生者乎但長幼之節不循終非
求益者夫子所以使之將命欲其循序而漸進耳　淮海
近語云居位並行便是速成徐行後長便是求益夫子之
成益後學都是從孝弟實行上教之　初問云客氣不

相下最是病根不可與入道故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惟謙
受益惟虛可以受人夫子使之將命全是消磨其客氣變
化其氣質若幼時圭角盡露便無進益客氣日甚一日違
道不啻千里所以洒掃應對爲小學之事不特使之事長
習禮其微意在培養純厚之本使不令客氣暗長也　胸
聞四書說云禮之於人自幼至老無一時而可離者也原
壤以老而犯禮闕黨以幼而僭禮故夫子一則扣脛以責
之一則將命以抑之皆教之以禮而愛人以德者也

談經苑卷之十九

談經苑卷之二十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玉峯牟友歸子慕　校

論語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筆解韓曰俎豆與軍旅皆有本有末何獨於問陳爲末事
也鄭失其旨吾謂仲尼因靈公問陳遂譏其俎豆之小尚
未習安能講軍旅之大乎　李曰俎豆宗伯之職軍旅司
馬之職皆周禮之本也鄭以爲末事皆非仲尼本意　後
漢崔家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　文苑英

華云季孫問于冉有曰子之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冉有曰
即學之于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後不知自何代何
年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
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麄暴異人人不比數
嗚呼亡失根本斯爲最甚周公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
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叱辱齊侯伏不敢
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　論語拾遺云孔子以禮樂
游于諸侯世知其篤於學而已不知其他也犂彌謂齊景
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
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犂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所
不知蓋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

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范仲淹曰昔諸侯暴武之時孔
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以文也及夾谷之
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則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
濟之以武也　困學紀聞云李光弼與韋陟論戰守曰辨
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若夫軍旅則公不如我陟無以應古
者治軍有軍禮焉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有禮勝禮
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愧恨以沒蓋以禮與軍
旅為二物也　焦氏筆乘云王道思以為俎豆中有軍旅
蓋其精神嚴固志意堅卓可以周乎經曲千百之中而不
亂則所以行三軍敵千萬人者也即此事也衛靈自以陳
法為問殆謂王孫賈輩之所治此豈孔門之學而所謂開

俎豆之事者自以正對非婉辭以為拒也當時衛公既不
悟後世儒者亦復謬解于是軍旅俎豆判為二事而雍容
為文儒之習悍驁為武人之長蓋道之不明如此　淮海
近語曰俎豆軍旅亦非二道但明於俎豆之事以用軍旅
則為帝王仁義之師不明於俎豆之事以用軍旅則為列
國吞噬之習　講録云人君為國必右文左武言文便有
休養生息之象言武便有耗斁愁慘之象靈公見夫子即
問軍陳便文武失序生殺倒施故夫子以俎豆易却軍旅
之事孟子見梁王以仁義易却富強之利真是聖門嫡傳
　軍旅是有行列者俎豆亦是有列者故以相對然亦只
借俎豆以言禮所該者廣所指者大也不專指器數之末

、疑問云子路慍見之問即不悅南子之見公山佛肸之
意然未免於此動氣要是於性命中見得未分曉故夫子
曉以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二語窮通非人所能必君
子所可必者自家有主張處一而化齊不爲外所搖奪耳
一為外所搖奪即溢於本分之外即謂之濫非是放溢為
非子路亦聖門人品要看得好

〇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老子云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蘇子由註不知道而務學
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未免為累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
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
無一非妄去妄以求復性是謂之損孔子謂子貢曰予一

以貫之去妄以求復性可謂損矣　莊子漢陰丈人謂子
貢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于以蓋衆者乎　丹鉛總録云
然非與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理也曾子對
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疑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体也
太史公對曰唯唯否否蓋古之對友亦如此又可以證
容齋隨筆云一以貫之之語聖賢心學也夫子以告曾子
子貢而學者猶以為不同尹彥明曰子貢之于學不及曾
子也如此孔子于曾子不待問而告之曾子復深喻之曰
唯至于子貢則不足以知之矣故先發多學而識之之問
果不能知之以為然也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方告之曰
予一以貫之雖聞其言猶不能如曾子之唯也范淳父亦

曰先攻子貢之失而後語以至要子竊以為二子皆孔門
高弟也其聞言而唯與夫聞而不復問皆已默識于言意
之表矣世儒所以卑子貢者其先然多學而識之之旨也
是殆不然方聞聖言如是遽應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師之
道也故對曰然而即繼以非與之問豈為不能知乎或者
至以為孔子擇而告參賜蓋非餘人所得聞是又不然顏
氏之子豈亦不足以語此乎曾子于一唯之後適門人有
問故發其忠恕之言使子貢是時亦有從而問者其必有
以詔之矣　經書補註云告曾子以道言謂一理貫萬事
告子貢以學言謂一心貫萬理　大全朱子曰子貢之學
亦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

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為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聖人以
此告之使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
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　初問云多學
而識是自外以益內一貫是自內以該外自外者枝葉上
做工夫自內者根本上做工夫聖門自顏曾而下頓悟莫
若子貢但每每用力在聞見上而不反求諸心只爭這些
所以夫子把告曾子者告之　舊說拘泥謂曾子一貫屬
行此並偏知甚誤凡聖人論學處都兼知行豈有只把知
說唐虞止傳精一執中十六字到說命纔說始終典於學
聖賢言學自此始未有偏言知者多學而識子貢進學處
在此不知本處亦在此夫子豈專教之知而不教之以行

耶　子貢忽疑是悟處故夫子直指教之　萬物皆備於
我於靈明根抵上養得粹然瑩徹則千變萬化處處皆神
得手應心頭頭是道聰明睿智皆有此出小德川流其用
無窮多學而識祗見其勞且瘁矣　淮海近語曰一貫者
博約同功內外合致吾心就是物理物理就是吾心蓋不
待多學而識而實無所不通德只是一以貫之蔡仲默謂
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是也若不識得
這個一只去事物頭緒上學是離約以求博離內以求外
離吾心以求物理而去道愈遠矣此夫子先告曾子而又
以告子貢也　先多學而識然後以求一貫即後世先窮
致事物之理而後一旦豁然通貫之意非聖學正脉也知

道一貫之道便多學而識原非逐外獨居靜坐原非滯內
只是這一個所貫通若不知道這箇多學多識既是逐
外不學不識亦是泥空所謂迷則處處生顛倒悟則頭頭
合自然也註謂告曾子一貫以行言告子貢一貫以知言
知行原拆不開亦無一個知的一貫又有個行的一貫

○由知德者鮮矣

筆解韓曰此一句是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慍見下文一段
為得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
大全雲峯胡氏曰詳集註之意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
字蓋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已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
然臆度之知非真也夫苟真知之區區窮達豈足為欣戚

哉　士翼云知德者鮮踐履之未至也學者以聰知强力爲可恃一遭外困挠於心則失其素矣若之何踐履精義立本克己也知及之仁中之勇進之也子路勇矣或者知之不足與　明儒經翼鄒氏曰此聖學入微脉路須玩味自得之虛談虛未可爲知德由也聞善必行告過喜亦勇矣而獨箴以知德者鮮善從聞来過從告来非降衷靈明自克自訟故中庸服膺勿失不善必知德性用事始爲行著習察致良知之儔　初問云夫子疏食曲肱顔子簞瓢陋巷方是知德纔有些須利欲或私意間隔皆不能知之故直須打掃得心體明浄無有一毫塵障方見此德之得於天者至貴至尊本来完足而其他皆不必外求細思之

知德光景直與天通真振拔於風塵之表而紛華勢利皆所不屑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　荅問編曰夫子藥子路徃徃在知上故曰由誨女知曰女聞六言六蔽都從知處救他故知德者鮮亦是教他求知于心盖知爲真知便德有實德與窮通得丧全無相干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

春秋繁露云無爲而治者言其主尭之道而已　又云人臣居陽而爲陰人君居陰而爲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　淮南子曰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　又曰人主静漠而不躁百官得修爲譬如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　前漢書董仲舒傳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仲舒對曰舜因尭之轉左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文王順天理物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　吳志華覈疏曰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摠其條目維綱衆事乃理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遊而自得也　後周書序云世獨頌尭舜之無爲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爲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新唐書杜黄裳曰昔秦始皇帝親程决事見嗤前世魏明

帝欲案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衛士傳飱太宗咲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孔子稱帝舜恭己以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爲豈必刓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爲治哉　五代新説梁册陽王忻侍宴高祖問曰朕爲有爲無荅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上稱善　路史曰爲者敗矣而無爲之説爲世患尤不淺虞帝之初其爲勤亦至矣而先聖以爲無爲而治代之説者遂以爲放準遺繩一無所事如道家者流所謂無爲清虛放蕩汗漫者於是任其所自爲權柄綱條一切委置之不省而天下始大亂矣虞帝之無爲豈如是邪夫天地以生物爲功者也其所以行四時生百物固未嘗有爲也四時自爾行萬

物自爾生而已天下之人非皆不可有為亦非皆不可以無為也有為者商賈之事而無為者佛老之事也商賈佛老一身之外皆越人之肥瘠而代天地司牧首天下之人皆吾之人天下之事皆吾之事固可以商賈治佛老治哉用商賈與佛老治其敗事一也故曰舜之無為六轡在手佛老之無為喪其兩肘　又曰無為而治者非無為也任得其人而無事于㑹為也豈若茂禮節繁形體而自放于絕集之外歟　通義朱子曰即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之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因其時之無事而又恭己以臨之是以其治益久長而不替若後

世之君當無事之時而不知恭己之道則必怠惰放肆宴安鴆毒其所謂無事者恐所以為禍亂多事之謀矣又如老氏有所謂無為者只是簡忽聖人無為却是付之當然之理如恭己正南面信是甚麼樣本領豈可與老氏同日而語哉　楊子危言引法言云或問無為曰奚為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為乎莊子曰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道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嗚呼合莊楊二子之言可以發夫子未盡之蘊矣　藝文類稿云舜之封山濬川治律明時誅四凶舉元愷無所不為而曰無為非不為也為者其心不為其道也有為而無為者也　講錄

高皇帝嘗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無為為口實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待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有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得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祗畏天命不敢故耳朕言及此者恐爾等以天

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脩元首叢脞民何所賴也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等能以此相勉朕無憂矣

〇子張問行

大全雙峯饒氏曰凡事詳審不苟且是篤底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敬忠信都訓實忠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檢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

李元薦自樂編云聖人信不言信而曰忠信敬不言敬而曰篤敬可見信不由衷雖信亦妄故必由衷以信斯誠能動物敬不篤至雖敬亦偽故必敬極其至斯奏格無言誠敬可以感神明孚豚魚况于州里蠻貊聖人之教于斯為

至此子張所以不能已於書紳也　淮海近語曰忠信篤
敬此心之實理也本此心之實理以爲言則其言實言本
此心之實理以爲行則其行爲實行言行既實則人同此
心心同此理自然感應皆同而無不行矣然其實落用功
必是未言未行之先而忠信篤敬之實理念念不忘立則
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隨其所在常目見之雖
欲須臾離之而不可得則實理始爲已有而發之於言徵
之於行自無不實然後可行矣此是教子張之用功也
明儒經翼問參前倚衡功夫薛氏曰先明忠信篤敬體段
自知參前倚衡功夫曰云何曰忠信篤敬乃吾心之體至
真至一者也從真處而言謂之忠信從一處而行謂之篤

敬此體存則常見常見即參前倚衡矣曰理無形影如何
參倚曰羹墻見舜之參倚也苟不知此而求之於前於衡
何處下手　貢氏曰夫子既告他言行要信敬又恐他只
在言行上着脚沒有本領須要時時處處有見於此體方
是不言而信不動而敬功夫沒間斷夫然後行不然敬信
不可以淺取也　初問云今之訓詁於參倚處只解得習
見意不知前字衡字内俱有意在所謂參前者切近於立
處也倚衡者切近於在輿處也子張務外好爲高遠全不
知已身上切近工夫故教他所言所行須有根據步步着
實到處皆切近於身舉目可見方是忠信篤敬的足色然
後可行不然不切於身不在目前信口說過便罷隨事苟

應便了終不免於虛僞而已不足謂之忠信篤敬也　言
行實理外更無別物故參倚所見只是見所言所行的實
理即參倚所能見總是忠信篤敬也體驗到妙處作言篤
敬行忠信亦使得作參倚見忠信篤敬亦使得　筆解韓
曰參古驂字衡横木式也子張問行故仲尼喻以車乘立
者如御驂在目前言人自忠信篤敬坐立不忘於乘車之
間　原旨云參前倚衡只是此心常存常目在之之意若
把一個忠信篤敬常看在眼前便如司馬温公常念一中
字便是執着了聖門之學不如是故論參前倚衡當在勿
忘勿助之間參前倚衡其功密夫然後行其機順只在參
前倚衡處做工夫到得發通見遠出身加民便如中流自

在更不費推移之力矣　通義白雲許氏曰古人之帶有
二革帶以皮爲之用以縢佩在衆上衣内衣上加以大帶
用繒爲之圍於腰結於前其兩頭垂在下者曰紳即今深
衣之帶是也　秋林伐山云訓格之言不得暫捨可以鏤
于骨書于紳染于神熏于識（案出宗鏡錄）

〇直哉史魚

前漢書谷永曰史魚既没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
、宋史皇祐元年講直哉史魚帝曰蘧伯玉信君子矣不
若史魚之直（車清臣云此真人君之言）　文選潘安仁西征賦云孔隨
時以行藏蘧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諛彰患過辟之未達
、大全尚軒張氏曰史魚只可謂之直能伸而不能屈未

數君子之道若伯玉則能因時屈伸故謂之君子　胡氏曰直者德之一端君子者成德之名　中玄問辨錄云可字最宜玩味言其隱便好隱伸縮以時更無繫吝非有所勉強而然也　講錄云人不難有道之如矢而無道之如矢者難不難有道之仕而無道之卷懷者難故史魚節重無道之如矢伯玉節重無道之卷懷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

初問云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不是應答兩等人只在一言之間自有妙處　知者胸中自有藻鑑人之可否一見自知故其用言有妙處皆乘機而投之如對症用藥　答問編曰章旨不重語默而重知人之智上宜泛說不主施教

○志士仁人

新唐書忠義傳云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先義仁也身可殺名不可滅志也大凡捐生以趣義者寧豫期名不朽而為之雖一世成敗亦未必濟也要為重所與終始一操雖頹嵩岱不吾壓也夷齊排周存商商不害亡而周以興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慙德而夷齊為得仁故忠義者真天下之大閑歟　大全雙峯饒氏曰仁人與仁為一仁為我有矣志士與仁猶二但有志於為仁仁人者自然無求生害仁有殺身成仁志士亦涉勉而為之比干是仁人豫讓張巡是志士　朱子語類云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個是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旁人看他說底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　又云殺身成仁亦只是義當殺身即是成仁若為成仁而殺身便只是利心　淮海近語曰志士仁人皆由平日識見既真涵養素定是以當生死之際不為苟生亦不為徒死只要全得吾心一個仁而已若平日無有識見涵養則些小得失亦且搖動況於生死之際未有不顛倒錯亂者　初問云有志之士此心剛健是擔當世道的人仁人則此心純粹惟見理而不見其他此兩等人遇利害時一心只在天理上

絕不見利害纔有一毫利害之私便蔽却天理死生重而天理輕矣故殺身成仁是君子喻於義處求生便害仁殺身方成仁可見理在生死之內而生死在天理之外世間只是天理最大見得大處則生死處自然小了　疑問云志士仁人不平對自古死忠死孝者非志不立而究竟欲全此心無愧於天地耳故曰志士仁人觀下文只說一仁字可見仁是天理之在吾心者實見得是處天理重而死生輕矣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何等看得明何等處得決此方是志士仁人　困學紀聞云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謠也寧為王陵死不為賈充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陳魯廣達之留

名也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燕貫堅之固守也寧
為南鬼不為北臣則有齊新野之劉思忠寧為趙鬼不為
賊臣則有趙[illegible]沁之田嵩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則有魏
樊城之龐惠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則有晉河南之辛
恭靖之人也英風勁氣如嚴霜烈日千載如生
○子貢問為仁
說苑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
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　徐幹中論曰夫賢者言足
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獎人之美而好攜人之過其不
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
明臨宰矣雖欲為不善其敢乎故益益者之居遊也必近

所畏而遠所易　文苑英華工先利器賦云工有習藝求
名志在不朽於是磨礪為先動用為後繩墨盡索斤斧畢
呈惡妍媸之稍遠而或愆規矩率錛鋸以求銳必取其精
欲盡心於鍛鍊用度木於林衡揣八材之質淬百鍊之鋼
然後切磨効奇成至寶之美剸劂中度用巨材之長是機
功以盡善豈濫竊之是將式銘　准海近語曰善事之工必
先利器之資可見求仁之士必先仁士賢大夫之資也蓋
為仁雖由己而輔仁則在友大夫與士有位無位之別大
夫之賢士之仁亦無甚優劣也有工欲善事欲字可見必
在己有欲仁之真心然後大夫士之賢仁者得為吾輔仁
之助若自己無欲仁之真心雖有大夫士之賢仁共如吾

何哉　講錄云大夫曰賢士曰仁亦是互文事賢者以之
為師時時管東此心也友仁者以之為友時時調養此心
也管東則心體不走作調養則心體漸銷鎔仁人心也心
體好便是仁人矣
○顏淵問為邦
白虎通樂稽燿嘉曰顏回尚三教變虞夏何如曰教者所
以追補敗政靡弊溷濁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為易也
朱子語類問行夏之時曰前輩說多不同有說三代皆建
寅又說只是建子與寅無建丑者劉和夫書解又說自五
帝以來便迭建三正不止於三代其引證甚詳據皇極經
世亦起於子他以幾萬幾千年為一會第一會起於子第

二會起于丑第三會起于寅至寅上方始注一開物字恐
是天氣肇於子至丑上第二會處地氣方凝結至寅上第
三會人物始生耳蓋十一月斗指於子至十二月斗雖指
於丑而日月乃會於子故商正周正皆取於此然以人事
言之終不若夏正之為善也　明儒經翼或問先儒以孔
子告顏淵為邦之問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陽明子曰
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為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備位天地
育萬物功化皆其所優所謂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夫子平
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為上說此等處
亦不可忽略須要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定
當了便於防範上疎闊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

個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末節或有踈
畧故就他不足處箚補詠若在他人須教以許多功夫方
始做得這個方是萬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時乘
了殷輅服了周冕作了韶樂天下如何便治得後人但見
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個為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
中玄問辨錄云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夏為人統
商為地統周為天統然歟曰王者易姓受命務自為制以
新天下之耳目故夏建寅商則建丑周則建子秦則建亥
秦不足言即殷周異建亦只自為制以新耳目而時令之
未善有不暇計固非取義於天地也自夫子表夏時之為
善漢唐以後乃皆行之遂為萬世不易之法不然其不為

邠展而再成也者幾希矣此垂訓之功所以大也殷輅周
冕謂何曰王者一代之制豈止乘輅服冕而已乎二者特
以示斟酌之意云爾即是而推則凡損益取舍以備一代
之制者固可以例知也樂則韶舞謂何曰韶舜樂也孔子
聞之至於不知肉味則其盡美盡善可知然舜之樂所以
象舜之成功也而吾乃用之則何象焉今必思夫致治何
以如舜而後思夫作樂何以如韶乃為得耳君徒即用舜
樂是亦在齊聞韶而已何有於我也放鄭聲鄭聲淫謂何
曰惡鄭聲之亂雅樂為其淫也故曰鄭聲好濫淫志故放
之何謂淫者靡溺流蕩之謂禮云五音皆亂互相陵奪謂
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

於慢矣蓋其聲靡溺流蕩能散人之志而使人懈慢故
亂雅樂者鄭聲為甚雅與鄭聲皆言聲調非指其詞語也
後人溺於淫字遂以為男女淫亂之淫亦既可笑而考亭
於鄭風詠他事者亦皆力改舊序而強解為淫奔之詩以
合鄭聲淫之說殊失其理夫鄭聲鄭之樂也彼淫媟之詞
出自里巷者固非所以被之金石用之朝廷邦國者也以
淫靡為淫亂既非其旨以淫詩為鄭樂亦非其實至改舊
說以為淫詩則尤牽合矣遠佞人佞人殆謂何曰巧言
孔任堯舜猶畏之而況於他乎盖佞人包藏禍心奸詭百
出以是為非以白為黑容於窺伺善於逢迎君欲脩德則
能潛移其志君欲致治則能陰奪其成君欲用賢則能巧

詆其去僇利通滑又能使人君甘之如飴雖至於傾覆國
家而猶不自知也豈不可惡之甚然斯人也惟大聖大賢
乃能識而遠之後世若唐太宗之英明亦既識宇文士及
之佞矣然卒不能去而旋又聽其說况他君乎則佞人之
難遠可知為人君者誠不可不深察而痛絶之也曰伊川
云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
得聞嘗語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是也然乎曰伊川以春秋為孔子自行天子之事自創制
立法故以春王正月為行夏之時四代禮樂為其所立之
法然春秋是明天子之事率諸侯以尊周何嘗自立法度
即春王正月亦非夏時又與周冕殷輅韶舞何與盖謂告

顏子者為百王不易之法可也謂為春秋之義則非也
疑問云為邦即是天下易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是
一證佐行夏之時四句非禮樂之說通章亦非法戒之說
為邦有大體統規模有大緊要根本一正朔莫善於行夏
之時考制度莫善於乘殷之輅定車服莫善於服周之冕
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莫善於韶與舞此皆規模體統
所不可少者而大緊要根本在君之心鄭聲靡靡最易滛
蕩君心而喪其所守者佞人奸詭百出最能潛奪君心而
至於傾殆國家此其害不小所以當放之遠之不可一為
所移惑觀二典載堯舜為邦敬授人時如器同律度量權
衡辨十有二章韶九成九功惟叙治天下規模可謂大

備矣而勝讒說難壬人惟危惟微之戒尤極諄諄焉蓋惟
恐君心一移於滛樂一惑於讒佞無以開萬世之太平也
陳潛室木鐘集云禮有以文為貴者冕也有以質為貴
者車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商之
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
得乎文之中者也　南軒張氏曰聖人監四代之事而損
益之以為百王不易之典此其大綱也以此荅顏淵惟顏
子可以與於斯也放鄭聲遠佞人以為邦之大法也以其
易溺而難防故重言之鄭聲滛佞人殆聖人每致戒於斯
者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故
鄭聲遠佞人而後四代之法度可以與行而無斁矣　魏

志何晏曰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
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
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
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為至慮　白虎通云佞人當誅何為
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孔子為魯司寇先誅少正
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　宋
書符瑞志云黃帝時有屈軼之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草
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
焉裴晉公淮西賓佐李宗閔與焉以是知佞人之難遠
唐鑑曰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殆何也
從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　呂公著䟽

曰孔子以遠佞人為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
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疎　野客叢書云論語
遠佞人李繪曰近追飛鳥遠事佞人是以遠離字為遠近
字呼矣　士翼云子曰鄭聲滛聲皆雅樂也滛者其調也
古樂和平可以消欲釋躁滛者過巧也使人好之好之則
長欲矣蓋用之祭祀燕享工者染於習而未能革若閭里
男女之謗言未必被之聲也後世萬寳常聞隋樂滛厲而
哀知其將亂亦雅樂與　龜山集或問放鄭聲遠佞人言
鄭聲而不及於慝禮言佞人而不及於讒說何也荅行夏
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無非禮者則慝禮自放矣佞人
禦人以口給則讒說在其中矣　宋史王禹偁曰古者刑

王安國執政西京師溺於聲色安石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

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戰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明不能深察

○人無遠慮

前漢書贊曰夫觀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通義王文憲曰遠慮以地言則周以時言則豫　白雲許氏曰以地言之人若無千里之思慮則憂在几案前以時言之人若無百年之思慮則憂即在頃刻間吳氏程曰蘇氏云云此雖言地之遠近而時之遠近意在其中南軒張氏曰慮之不遠其憂必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即曰堅氷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履

霜之切則有以弭憂矣　陽明子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何其遠也遠慮者千思萬慮只是要存天理天理愈思愈精明愈遠大便是遠慮若着在事上茫茫蕩蕩去思教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攙入其中就是將迎了聖門肯以此教人　口義曰遠慮者此心無一息一處之不到也一息不到則有一息之憂一處不到則有一處之憂所以君子有終身之憂則無一朝之患也　恭元湯語曰遠慮近憂交代於胸中常人之憧憧戚戚者如此君子則坦蕩蕩素位而行也但良知常自炯然不教散亂耳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

私中散集云臧文不讓位於柳季公孫不歸美於董生罰誼一當於明主蜂灌作色而揚聲　中有錄云竊位猶言盜名位據非其有也臧文仲職在薦賢而不能進柳下惠之賢不稱其職故曰竊位耳世之論文仲則以賢否相形名位相軋為說治穿窬以斬関之罪人其肯服乎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呂氏春秋曰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吳志諸葛恪曰已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　大全新安陳氏曰此即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修己待

人當然之理也非為求遠怨而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理耳　淮海近語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自修之道當如是非為遠怨也然必能遠怨而後見自修之至故夫子告仲弓敬恕之實功而必於邦家無怨驗之　論語測曰責己怨之招也厚己而薄人恕也恕心之感則人心平怨斯遠矣　口義曰怨之所由起病在於人己之心不相通若躬自厚凡事都從自家身上理會一過由此而薄責于人無求備之心則其所責者必人之所能者也所不責者必人之所不可能者也人己之心相通何怨之有　疑問云躬自厚非責己厚之謂也吾身自處於厚也吾身自處於厚而薄責於人怨不期遠而自遠矣凡所召怨者處己薄而

責人之無已也此只論所以處人已者至於見理分明而擔當利害亦儘有任怨處　宋史呂祖謙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日忿懥渙然氷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

○不曰如之何

口義曰如之何如之何會在心上理會一番便差了也好採若心上全不理會的人便沒柰他何　初問云入道者須資禀細膩條理精詳之人此等自是精神收斂不放肆如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多是莽戇粗豪全任血氣不可與入德故曰吾末如之何也已

○羣居終日

楊子曰頻頻之黨甚於鷽斯亦賊夫粮食而已矣　初問云羣居而又終日正好講學以輔仁却乃言行俱不在天理上終無有成德之理究竟下流之歸矣非難矣哉羣居最易爲善亦易爲非但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難矣哉傷之也　海叢編云有心造出的固是小慧假饒無心造出來亦不離小慧何者有心即落掉舉無心便屬昏沉都隨情識故名小慧情識之視良知眞不啻碧空之在大澤也安得不識之小然除却有心無心畢竟誰是大慧試擇焉

○君子義以爲質

筆解韓曰操行不獨義也禮與信皆操行也吾謂君子體質先須存義義然後禮禮然後遜遜然後信有次序焉

李曰上云君子者舉古之君子也下云君子哉者言今之學者能依此次序乃能成君子耳　朱子語類云至之問明道謂君子敬以直内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義以爲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來若無敬以直内也不知義之所在　大全朱子曰義則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遜以出之是用和爲貴只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遜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義禮遜皆是偽問禮行遜出何別曰行是安排恁地行出是從此發出　雲峯胡氏曰義不可以直遂行之出之在禮遜義不可以偽爲成之在信實然非禮遜之後又加

以信也曰義曰禮遜始終一實而已矣　口義曰禮孫信是一串相因而見這箇道理實有諸已是謂信出處自然從容是謂孫行出來自有許多節文是謂禮如此這義不從外得所以爲君子　淮海近語曰君子義以爲質義就是我之質幹了即心是義義之外無所喻矣即事是義義之外無所由也眞得此義自然一以貫之衆美悉具自此義之得中言謂之禮禮以行此義則有一毫非禮處即不是義自此義之和順言謂之遜遜以出此義則有一毫不遜處即不是義自此義之精實言謂之信信以成此義則有一毫不信處即不是義精義如此信成德之君子矣

初問云因時制宜中且有禮文可觀謙冲自持而又本之

以誠實君子制事如此必其德性純粹學問精密素養成就方始能之故曰君子哉賛其有養也註中君子之道不甚明　疑問云本文並無一事字不必說君子之處事質本質也本體也君子無禮義以為體天理渾全於胸中而神明變通時措於其外凡立身行已應事接物一義以為之楨幹行是他率履處故下一禮字說其有節文出是他動盪處故下一遜字說其無乖戾成是他成就處故下一信字說其都誠實此惟學力精到涵養純熟完全成德之婦乃克有此故曰君子哉蓋賛其養之到德之成也不是說君子之道　海鹽編云質質幹也有幹然後枝葉附焉又質素也有素然後彩色加焉若不明此箇而務為禮孫與信即作得周備亦祗是一箇硜硜小人豈曰君子哉義字便是義之與比之義所謂性體也　講録看来君子哉是賛其有養之意凡事都從心裏處置君子處事如此必其學問精到養得心體純粹完全纔能如此盡善也不然臨時何能襲取縱能襲取一二亦何有如此之盡善者哉

○君子病無能焉

疑問云此與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只倒得一下然冐以君子二字便說君子之心深以無能為病而不病人之不已知與不患恐語作儆戒之辭者有別　講録云君子病無能只是求其在我者非以為我有能而人自知也若有人知之意則亦是正誼謀利者矣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徐幹中論曰仲尼惡沒世而名不稱又疾偽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怪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　明儒經翼王氏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又曰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飢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功夫好名

○君子求諸已

明儒經翼王氏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已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為君[illegible]質言云求諸已即孟子自反之說凡行有不得者皆求諸已耳小人反是切不可以為已為人看　講録云此以上三章文不相蒙而意實相足楊氏之註可看　求是心裏疾是心裏疾病是心裡病不求諸已是不求治心之藥疾便成箇疾病便成箇病矣柰之何哉

〇君子矜而不争
大全朱子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南軒張氏曰矜莊自持易至絶物而失於争群居相與易至徇物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已嚴而不失於和故矜而不争非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羣而不黨　新安陳氏曰矜也忿戾則矜而争矣可以羣群而不流於黨也　困學紀聞云漢黨錮以節義群而不黨之君子也唐朋黨以權利比而不周之小人也漢之君子受黨之名故其俗清唐之小人行黨之實故其俗弊
歐陽子曰始為朋黨之論者甚於作俑考之漢史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見於此　揚子卮言君子有朋而無黨小人有黨而無朋易曰朋至斯孚語曰有朋自遠方來朋者君子之善類也語曰君子不黨又曰羣而不黨黨者小人之凶類也後世朋黨二字連稱以困君子名實皆紊矣　贅言云二句交互相足見君子所養純粹處已處人皆順理而無私心也莊以持已若修廉隅然是是非非自處以理無心於立異也何争之有不争便是羣處和以處衆若無邊幅然是是非非不肯徇人無心于尚同也何黨之有不黨便是矜處
〇君子不以言舉人
論語測曰何謂君子不以言舉人也主於取人也一言之是不足以盖其終身之非也何謂不以人廢言也主於取言也終身之非不可棄其一言之是也是故玉石不得以相混也瑕瑜不可以相揜也夫物則亦有然者矣而况於人乎　原旨云不以人廢言或説君子之言亦有出於小人之口者恐天下無是理此只是芻蕘必詢下民必問之意非此之謂也聽言信行者失之因人廢言者失言君子舉人不以其言則所舉必得其人廢言不弃其言則嘉言必無攸伏且用人也不以言舉則其言之不廢可知用言也不以人廢則其人之在所不舉亦可知　疑問云此專在聽言一邊説見君子虚心為天下夫人之言儘有中倫中理處而未必其人之何如亦有其人不善而其言儘有關於理教者是不可輕舉輕廢也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斯謂虚心為天下　舉人不必是推舉凡進而與其為善為君子皆是　講録云不以言舉人是要人修行之意不以人廢言亦是要人日新之意後世取士者科場之文字選官者風聞之考語全是以言舉人矣誰肯修行乎所廢者欬吐盡珠玉所惡者英華盡腐朽全是以人廢言矣誰肯自新乎
〇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關尹子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説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子華子曰古之制字者兹心為慈如心為恕非其心也則失類而

秋浮齋王希曾隱而山劉氏終御就訶問政答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言足矣

悲是以挾道理以御人群者庸詎而忽諸　小荀子曰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至哉此謂道根萬化存焉爾　大全慶源輔氏曰推己及物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恕也非有資于人在我施之而已烏有窮盡故可以終身行之又曰始則推己及物終則為聖人之無我不出乎一恕字而已終身行之豈不為宜知要之說尤為有警於學者蓋聖學以仁為先而恕則求仁之方也　朱子語類云恕可以終身行之是行之無窮盡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此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說恕時忠在裏面了　初問云人只此私意間隔故自我而施之者多不得其當常有忤

於人若去了私意全是本體中實理則人人皆同所以忠恕違道不遠道者達道也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吾循此古今共由之道以應事接物則其來不窮其往不禦其出無竭其來無違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不必物物雕刻之而天下油然相安矣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聖之所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賢有此於此實心者乎程子廓然太公物來順應盡之矣其要在戒懼謹獨以致和不然私意入來損傷心體氣質未變血氣用事能終身行之否乎張橫浦日新曰子貢行此一語平生銓品之心一旦消殞至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

〇吾之於人也

小荀子曰誰毀誰譽與其有試者萬事之槩量也　而靡統傳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朱子語類云伯豐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要緊要在所以字上民是指今日之民即三代之民三代盖以是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毀雖稱譽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因讀班固作景帝贊引此數語起頭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

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周秦網密文峻故姦軌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政得之　石非意見以為想是當時有妄毀譽人者故聖人言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有可譽之實因以歎今斯之民即三代之民而三代之民直道而行不妄毀譽人何今之民毀譽之過情也集註謂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恐非聖人之意　原旨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當就上邊人說言斯民也三代所嘗以直道賞罰而是非之者也今公道猶存人心不泯豈容以毀譽而加之哉如此

說方是　解醒編曰直道而行就三代之君言須玩一行字直道在於上則其道行直道在於下則其道明三代之時上之是非即下民之是非故其直道不惟在下而且在上至於末世朝廷之毀譽不足憑而惟下民之是非有可信者故其直道之權不在於上而在於下豈惟春秋至於今世而百姓之所共是共非者猶是三代盛時所是是非非之公道也人惟以斯民之好惡為好惡便是大道為公此孔子之無毀無譽者雖不得行三代之道而猶欲明三代之道也　四書心弦云觀春秋之作則知聖人之心微矣聖人之心何心乎愚夫愚婦之心也孔子嘗自言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直道而行則聖人之所是愚夫愚婦之所是也聖人之所非愚夫愚婦之所非也奚容心焉是春秋者有是非無毀譽之書也吾說春秋者莫如孟子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大哉懼乎其得三代直道而行之心乎

〇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筆解韓曰上句言已所不知必闕之不可假他人之言筆削也譬如有馬不能自乘而借他人乘之非已所學也　者舊續聞云有問劉元城先生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先儒說此多矣但難得經旨貫穿元城曰子但熟味及字與亡字自然意貫有馬者借人乘之便是史之闕文夫有馬而借人乘非難底事而史且載此必是闕文及如及見之謂聖人在衰周猶及見此等史存而不敢削亦見忠厚之志至後人見此語頗無謂遂從而削去之故聖人嘆曰今亡矣夫盖嘆此句之不存也故聖人作春秋於郭公夏五皆存之于經者盖慮後人妄意去取失古人忠厚之意書之所以示訓也　雲峯胡氏曰史闕文猶不挾已所見以自是馬借人猶不挾已所有以自私　旅次漫語云史缺文不忍盡書也為尊諱為親諱為賢諱故有缺忠厚之道也必欲詳書史職雖盡而仁恕遠矣馬借乘之非一借而一反也曰乘之者彼自有而終乘之也　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形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又云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　踈云言孔子承闕文之疑不止夏五一事　後漢徐防曰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　史通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來尚矣但中古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啓石伊産空桑海客乘查以登漢姮娥竊藥以奔月如斯踳駁不可殫論固難以汗南董之片簡霑班華之寸札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

書之誤其萌始於此矣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
良直而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
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
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
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加誣語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
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則恢諧小辨或神
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夫
以干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持為逸史用補前傳此
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遍略務多為美聚博為功
雖取悅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　說文序俗儒鄙夫翫其
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執而善
野言以其所知為秘妙究洞聖人之微指豈不悖哉孔子
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
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衺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
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也　大全
滎氏少蘊曰古者六書皆掌於史官班孟堅言古制書必
同文不知必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
故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雖略去有馬者借
人乘之之語其傳必有自矣　蘇子瞻曰夫史之不闕文
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于世者哉然且識之以為世
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烈是以日
趨于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

長者之澤在馬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于世者乎
　汪嵗曰魯禮史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
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
也　通義宣城張氏曰乘疑當作去聲古者有馬必駕車
一車四馬謂之乘蓋器物既重時世益偷故不輕借人
禪寄筆談云孔子不假蓋于子夏此見孔子不盡人之情
廓然商聖門之高弟也其襟度猶若此故夫子他日歎史
闕文馬借人之難焉自用自私即當時已不少也又何怪
乎後世父借耰鋤慮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誶語哉嗟乎
世態日趨于偷猶江河日趨于下誰則挽之

○巧言亂德

蔡氏齋曰所謂亂德如惡鄉愿恐其亂德之亂若說得不
成道理如何能亂人德亦不為巧言矣惟其說得來似是
而有理故能亂德而仲尼之所深戒也　婦人之仁匹夫
之勇不過是說箇小不忍樣子非是小不忍句裏有一箇
婦人及匹夫在　小不忍則亂大謀如沛公困項羽王之
於漢中而欲攻項羽向非蕭何之諫則亂大謀矣是匹夫
之勇也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成安君不肯使質於齊向
非左師觸龍之言則亂大謀矣是婦人之仁也韓信跨下
之辱彷彿近於能忍　蘇子瞻尚書傳曰有殘忍之忍有
容忍之忍春秋傳曰州吁阻兵而安忍此殘忍之忍孔子
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此容忍之忍也　朱子類語問小不

忍則亂大謀曰忍字有兩說只是一意有忍乃有濟王介甫解作強忍之忍其謂忍是含忍不發之意如婦人之仁是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是不能忍其忿二者只是一意

日格類鈔呂本中云忍之一字衆妙之門誘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韓魏公語録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和靖尹公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王荆公亦云莫大之惡起於斯須之不忍一言一動毫釐不忍遂致數年立脚不定

○衆惡之必察焉

陸賈新語曰夫衆口之毀譽浮石沈木群邪所抑以曲為直視之不察以白為黑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異見也然自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　潛夫論曰[illegible]必定於志行毀譽必参於效驗不隨俗而雷同不逐聲而寄論　大全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謂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或加詳審爾　雙峯饒氏曰衆好惡固當察然我心無私意方能察之時有私意則衆好惡之得其當者我反以為非矣所以惟仁者皆好惡人也　淮海近語曰必字非作意矯強只是順是非之理以定取舍之公察其果賢一人好之賢也衆好之亦賢也一人惡之賢也衆惡之亦賢也察其果不賢一人好之不賢也衆好之亦不賢也一人惡之不賢也衆惡

之亦不賢也此惟仁人能之

○人能弘道

文選班孟堅曰復心弘道惟賢聖兮　銑注曰復心弘道者惟賢聖能也曹大家曰明道在人身誠能復心而弘之達於天地之性也　前漢書顏師古註曰此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内無其質非道所化　論語拾遺云道之大充塞天地贍足萬物誠得其人而用之無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雖存七尺之軀有不能充矣而況其餘乎　大全四如黃氏曰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其寂然而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這是容受之弘及感而通無一事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而非是理之推這是廓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攬之若不盈掬而萬物皆備於我此弘之體其廓大也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此弘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一一盡收入來職分之所當為者一一便推出去方是弘　朱子語類問人能弘道先生以扇喻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搖扇扇如何搖手　讀書録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見氣強而理弱　天臺耿氏曰或問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豈無用之物哉曰夫人能靈萬物參三才者以有覺也充其覺則無往非道是謂弘道非曰一身之外別有一道而可以弘人也故曰非道弘人記曰道不遠人傳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可見道在人身非謂道無用也　原旨云今人只說得人能弘道而道

不能自私不曾說道不能大其人須要曉得道如何弘人
如何弘又要曉得人之弘即道之弘方得　或曰此道字
是就自家心上說若就道體上說則道本自瀰漫天地何
待人弘　講錄云人心即是道體弘道只亦是弘其心弘
者大也心之分量本大但為私意所累見得狹小若克去
了私意保養此心的虛靈便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
大大其心即是大其道故曰大其心能體天下之物心大
百物皆通千變萬化一以貫之矣此非弘道而何耶
○過而不改
徐幹中論曰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
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　景行館

論云過惡不同過止害功夫惡害心術惡字從亞從心是
第二箇心過則本心做去忽又墮却知得遂改時依舊本
心復其天地之心乎不遠復即是原生真物只怕迷而不
復頻復亦是意與使然能改則自不頻
○吾嘗終日不食
說苑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
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　淮海
近語曰思與學合一不偏聖學之中理也思至於終日不
食終夜不寢思亦極矣而猶無益則所惡者竟歸之空虛
而無實曰不如學者非謂思不如學言學之不可去思而
思之不可去學也夫子緣已以立教示人一貫之學學而
思則學因思而益精思而學則思因學而有據精知力行
之兼至而明體達用之互資矣　海涵編云無益似當連
上句讀蓋思無益之事如名物技藝之類故不如學也若
能反求是有益之思有益之思即是學更於何處覓學耶
學者覺也覺匪心外
○君子謀道不謀食
秦子問于潛夫曰耕種生之本也學問業之末也老聃有
言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而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學
也祿在其中敎問今使舉世之人釋耨耒而程相群於學
何如潛夫曰善哉問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
君子爾今以目所見耕食之本也以心原道即學又耕之

本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凡學而謀食者只為貧富關有
不透兩累不憂貧自有謀食　新安陳氏曰謀食之食以
食祿言與祿字相關耕也餒在其中一句自是引喻此章
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外之輕重也君子惟講學以明
道而不謀食以得祿譬之耕本不求餒而餒自在其中是
學本不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學焉而聽祿之自至可也末
又申言之憂道以見其謀道不憂貧以見其不謀食憂出
于心謀見于事憂之深然後謀之熟無非欲學者知內之
重而外之輕耳　淮海近語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君子
之心只知有道不知有食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
中見謀食者有得有不得而謀道者則道無不得而且有

得食之理見謀道亦可以得食而非教人廢食以求道也
君子憂道不憂貧見謀道雖有得食之理而君子之心則
惟憂道不憂貧而本無得祿之心也總之則謀道不謀食
一言盡之矣大抵君子終身之憂只在道若緣祿以求道
則其學必不成為貧以為學則其志必不篤可以觀君子
一心之外無餘道一道之外無餘學一學之外無餘謀矣
疑問云憂道不憂貧是君子主意打從謀道不謀食說
起若曰君子所謀者道不曾謀到食上去食非人所可謀
也耕也餒在其中矣而有不必謀者學也祿在其中矣故
君子之心只憂道之不得而已貧非所憂也憂自心之思
慮言謀自心之計較言有思慮方有計較註恐悖本旨

○知及之
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
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　朱子語類曰知及之仁能
守之是明德　夫下面是新民工夫　或問此章曰此一
章當以仁為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涖之動之所以
持養吾仁者得之矣　大全潛室陳氏曰蓋雖是有仁能
持守然當臨涖之時舉動之際此心小懈即妄念便生須
是逐時照管令罅縫不開才有罅縫便有氣習之偏此是
聖賢點檢身上工夫周密處雖是本體已造醇粹猶恐節
目上有疵又須逐節照管要令盡善　水西咨答曰只知
及之亦未易承當這知一及便是已見道了非是尋常見

聞知識推測影響便可謂之及只知及之仁不能守却是
造不深蓄不固居不安故知及後不得拓大張皇更要涵
濡醞釀韜光歛華氤氳混沌含不息之真久之方能緝熙
非於知及之外另有仁守功夫只靈明處不息便是至於
仁能守了若無莊禮却是涵養尚欠充實氣習尚未脫化
净盡不可以言盛德之至所以流行處尚欠赫喧未能動
容周旋中禮故仁守後亦不得拓大張皇更須瞬有存息
有養洗心退藏於密齋戒神明其德到得溥博淵泉而時
出之便是德盛禮恭聲為律而身為度矣非於仁守之外
另有莊禮功夫只明體不息處充實光輝大而又化便是
　中玄問辨錄云此章皆言修己之事未及於人曰何以

云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曰禮云莊敬則威嚴望其容貌
而民不易生慢焉曰則民不敬也者是言不可不莊耳非
取必於民也動之以禮如何曰盛德之至要諸動容中禮
若莊而不以禮則動不中節是於自脩之道猶有欠闕故
云未善也曰何以知動之不是動民曰方言修己忽及動
民義殊不貫且三復立言始末蓋曰知而不仁則不能守
仁而不莊則無威莊而不以禮則恭不中節是亦學問之
疵猶未善也自知及仁守莊涖必至於動容周旋中禮而
後已乃成脩己之學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
尹文子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　陸賈新

語曰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後漢書范曄論曰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劉子新論曰夫曲思於細者必忘其大銳情於近者必略於遠由心不並持則事不兼通小有所係大必有所忘也是以智者知小道之妨大務小察之傷大明捐棄細識舒散情性以斯禦之人有小察細計者知其必無遐志廣度矣奚以明之夫覩僬僥之節知非防風之脛見貍之尾知其小於豹也是以蹄窪之內不生蛟龍培塿之上不植松柏晉文種米曾子駕羊非性闇惷不辨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智伯庖人亡炙一篋而即知之韓魏將反而不能知邯鄲子陽園亡一桃而即覺之其自亡也而不能知斯皆銳情於小而忘大者也。大學衍義曰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事測知而可以當大事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 大全雲峯胡氏曰小節可以知小人不足以知君子大受可以許君子不可以許小人材之所成為器德之所充為量君子之所以可大受者材與德俱大小人之不可大受者器與量俱小故也 中玄問辨録云不可小知者言不可以小事知之非不能也蓋不能不足以為短而能之亦不足以為長所以知君子者不可以此也豈以君子但務其大者而細事便未可觀乎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論語測曰民之於仁何以甚於水火也仁即心之生理與心一者與生俱生者也水火於人所賴以生者也所賴以生者不可一日無也無則身死矣與生俱生者不可一息無也無則心死矣一息甚於一日心死甚於身死也何以水火吾見蹈而死者也水能溺人火能焚人也所以能焚溺人者何也與我二也何以未見蹈仁而死者也仁存則人心生也生生而不息也所以能生而不息者何也與我一者也 淮海近語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緣水火以例求仁欲人知仁之切也水火見蹈而死未見蹈仁而死又緣水火之有害以例求仁之無害欲人益知仁之切也 二程類語云民於為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者言民之不為仁也 陳潛室木鍾集云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為此勉人為善之話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求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耳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干不害為正命

○當仁不讓於師

大全朱子曰當仁擔當之當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着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所做底事所謂不讓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 雲峯胡氏曰當字大有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去請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為己任曾子當之顏曾遜於夫子之門夫嘗以當仁之事而遜於夫子也 淮海近

語曰當仁猶當此仁也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為人也仁者心也心之所以為心也不容不當者也師亦無議正以見當仁也師不必讓他無容諉可知矣

〇君子貞而不諒

二程類語云貞而不諒猶大信不約也　朱子語類云亞夫問貞而不諒曰貞者正而固也蓋見得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自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心也

諒字論語有三箇匹夫之諒貞而不諒是不好友諒却是好以貞對諒則諒為不好若是友與其友無信之人又

却不如友諒也諒信之小者孟子所謂亮恐當訓明字　大全覺軒蔡氏曰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是也有訓必信者此諒是也諒似貞而實非故夫子特別而言之　雙峯饒氏曰貞者正而固守諒則固而未必正言必信行必果而不知惟義所在者也　厚齋馮氏曰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諒則固守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虛齋蔡氏曰貞與諒皆為固守之義但貞者正而固諒則固而未必正也君子則惟正之固而不拘拘於為諒蓋貞疑於諒而實不同　淮海近語曰貞者允執厥中也諒者執中無權也貞者固守其權義也諒者死守其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貞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也諒者言必信行必果也貞者可經可權可常可變而一歸於正也諒者拘經泥權不能安常通變而不知有正也蓋貞者以天下之理為主無私者也諒者以一己之見為主有私者也貞則不諒不諒然後見其真諒則不貞矣貞與諒所差只毫釐諒非有出於貞之外但任理但無我雖謂之諒亦是貞但有我但任己雖謂之貞亦是諒　初問云貞與諒皆固也在正與不正之間耳正而固便是貞不正而固便是諒君子居身處世應事接物惟於理之正者則精明堅確介然不易凝然不動若到不正處便又從而變易之不肯膠柱而調瑟心迹之間有權存體用之間有變存也若言必信行必果硜硜

然小人哉諒矣乎

〇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馬融忠經云為人臣者官於君先後光慶皆君之德不思報國豈忠也哉君子有無祿而益君無有祿而損者也　宋史劉摯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事後　虛齋蔡氏曰註云後與後獲之後同見其去了利祿之念而不萌也非先此而後彼也若先此而後彼則利義交雜終則利勝義矣爵祿人君所以勸功若在臣子只宜自盡而已非以有勸而為功也　講錄云禮男子生先射天地四方而後使其母食之曰必先有志於其

事然後敢用穀也至於事君豈可先食後事乎　君臣各要自盡啟事後食臣道也忠信重祿君道也我文皇帝初定祿米之例一二品者四分支米六分支鈔三四品者米鈔各半五六品者米六分鈔四分七八品者八分米二分鈔九品雜職並全支米所以祿臣下者重矣柰何正統而後則有二分支米八分支鈔或米三分鈔七分者雖九品雜職亦然夫國初鈔法通行猶之可也後來鈔一貫僅直錢二文耳祿之薄一至於此恐非所以養廉而亦難責其敬事也

○有教無類

弘明集淡卒融論曰教有深淺適時應物猶器之取水隨

量多少唯穿底無當乃不受耳　論語測曰何謂有教無類也類也者剛柔愚知二者也其初性一而已矣教之而後類亡類亡而後性諸一是故教者為類而設也猶醫者為病而設教也者變其二而復諸一者也一則無類也　中玄問辨錄云類是族類言教之所施不分族類隨他各項之人但知求教即有以教之非謂累之惡也　胸用四書說云君子若能教人則善者固善惡者可以化而為善自無善惡之類矣然則教之不可少也如是夫　講錄云人之氣習善惡固以類分然其性則皆本善者教所以變其習而反於性也故君子不教則已有教則不復論其類善者教惡者亦教重不棄惡一邊

○道不同不相為謀

執林咀華夫絃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趨舍人異各有勝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之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　鳥巢木末魚窟泥沙豈好異哉蓋性自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分斜顯晦踳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户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　鱗介之物不達皐壤之事毛羽之族不

識流浪之勢自得於窟井者則怪遊濱之量翻翥于數仞者則疑冲天之力　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覩西施而驚逝魚鱉聞九韶而深沉故袞藻之粲煥不能悅裸鄉之目采菱之清音不能快楚隸之耳　中玄問辨錄云問道不同不相為謀何如曰如謀國者必與為國之人謀不然非惟無濟必且敗也如謀為善者必與善人謀不然非惟無助必且隳也夫謂相為謀者彼此同心互相成也彼道既不同不止不肯寔為我謀即令悉心以謀之然非為國之人何以謀國非為善之人何以謀善其理不知其機不順從何發慮何處圖成固自有所不可也曰道之不同者止訓善惡邪正之類而已乎曰亦不然如農不與工謀工

不與買誅皆是

○辭達而已矣

牟子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　通義仁山金氏曰儀禮聘記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蓋亦夫子此章之意　譚苑醍醐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恐人之溺于修辭而忘躬行也故云耳今世淺陋者往往借此以爲說非也易傳春秋孔子之特筆其言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豈止達而已矣哉　羅念菴云辭其後也將以達意者實先之故有蓄意而不盡形之辭者矣未有辭至而意不足者也意不足辭無所于至辭盡其變而意始融意融而後辭乃益至雖欲文之無傳亦不可得也不見丹訣禪偈乎辭若鄙俚然而終必傳者其中誠有之也　弇州集云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脩辭立其誠蓋辭無所不脩而意則主於達今易繫禮經家語魯論春秋之篇存者抑何嘗不工也楊雄氏避其達而故晦之作法言太史避其晦故譯而達之作帝王本紀俱非聖人意也　蘐苑巵言云吾嘗論孟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達之辭後之爲文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也四子也理而辭者也兩漢也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六朝也辭而辭者也錯以事而已　口義云辭原只是要達

案先王使瞽者司樂固以其瞽視而聽物然亦欲使斗一（？）人浮而刖者守門休儀黑（？）以意與夫子相即同是一体天地万物之心

意若增加富麗便是有意悅人耳目流入私僞矣

○師冕見

禮記少儀曰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　大全胡氏曰周禮樂師太師皆以師名磬鍾笙鎛鼓籥皆曰師　勿軒熊氏曰道字要重看一事有一理先正嘗教人只看師冕見與子見齊衰二章以爲一部論語皆在是此是徹上徹下之道讀者深考而博求庶有以得之　明儒經翼問上蔡謂一部論語證以師冕一章之義王氏曰一部論語爲未悟者說所謂相師之道也故曰及階及席某在斯某在斯一一指向他說若爲明眼人說即成剩語非立教之旨矣　淮海近語曰觀夫子相師冕一章與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同心真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也

○

談經菀卷之二十一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論語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

朱子語類問集注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從孟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七百里之地曰七百里是禮記如此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如左傳也有一同之說某每常疑此處若是百里無此問龍溪潼浦縣地又如何做得侯國如何又容得顓臾在其中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然此處亦難考究只得且依禮記恁地說

蘇氏考究定公十八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則伐顓臾在季康子之世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路史曰帝王之後世祚衍天下至數千百年繹未艾也而魯一顓臾冉氏之子不能容之顧不謂大衰乎嗟乎號之不愛則其於虞也何有聖人之見豈侗俗所知哉社稷之臣山川之神主也亡故而伐之且猶不可況易之乎　西疇常言云季氏將伐顓臾由求同見而請問焉夫子未答而獨呼求以責之蓋主是役者求也求因聞持危扶顛之戒而後獨陳夫近費當取之說夫子何以逆知其主是役哉為兵謀者先聚斂聖門嘗鳴鼓以聲求之罪矣然則子路不與謀歟曰不與謀則不同請矣蓋求寔倡而由和之也宜夫子並目之為具臣也　詩疏云顓臾魯之附庸謂之社稷之臣者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猶自繼世非專臣也以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　講錄云此季氏不是桓子定公五年陽虎囚桓子冉有時年十八未曾仕哀公十一年纔為季氏宰伐顓臾必是康子矣　疑問曰季氏將伐顓臾本意欲廣其封邑卻不知天下大名分大權柄有不可借擅焉者故夫子先責以大義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三言立定斷案俾季氏不敢復道一伐字此是夫子之大義伐謀處繼因冉求辭巳之過則以相道責之見季氏之危且顛曰虎兕出柙見季氏之惡恣肆而無忌繼又因深疾冉求文過之非而曉季氏以利害之故季氏知有家不知有國故說有國有家者患不均不安蓋均無貧三句不必粘皮帶骨大意說不均不安的彼此相陵不奪不饜是促其貧寡而傾也惟各得其分者則皆保其所有而不貧彼此相和者則民各歸其主而不寡上下相安者則釁孽不萌其間而可無傾覆之患此有國家者所以不患貧寡而惟不均安之為患也夫如是一句非內治脩之謂承上說有國家者如此其不患寡患貧立心只在均安上初無求於分外故遠人不服

脩文德以來之而已不即稱兵也既來之則安之而已不利其人民土地也此方是善守國家而永永無患者今由與求也以下雖借由求說其實說季氏憂在蕭墻之内此是理勢所必至者夫子明示之令善為計安季氏所以安魯是極大体統所在関係不小　季氏大病痛只在一欲字欲則攘奪其君謀取於外無所不至更不識利害所関夫子洞見季氏心事從患寡患貧處說到不均不安必至於傾而後已又說憂在蕭墻令他寒心破膽不敢為謀此是夫子誅少正卯的手段　淮海近語曰為東蒙主舉祖宗之舊制言也在邦域之中舉封疆之定典言也是社稷之臣舉國家之世爵言也　後漢范曄論曰孔子稱為用

彼相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說文云相者視也地之可觀莫如木然其義不通按瞽者憑人視以為目憑人扶以為杖故相字從木目因此凡扶翼人者亦皆名相　程氏復心曰危未至於顛者故欲持之使不至於顛顛則跌踣矣故須扶而起之　春秋繁露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致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致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　大全覲崇饒氏曰均無貧以下文理參差與上文不相當對何也曰上兩句以貧與寡對說下三句又錯綜說大抵貧多起於不均均則彼此皆足而無貧故曰均無貧不和則爭爭則土地雖廣人民雖衆而心常以為寡惟和而不爭則雖寡亦不見其為寡矣故曰和無寡傾覆生於不安人心苟安則禍亂不作自無傾覆之患矣故曰安無傾均無貧而後能和和無寡而後能安三者又自相因　厚齋馮氏曰夫子稱有國有家者正指魯與季氏言之　後漢光武報臧宮曰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通義仁

山金氏曰門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春秋之時大夫皆僭臺門旅樹之禮故亦設屏其謂之蕭墻者雖設屏以限內外而蕭疎可以通望內外如漢罘罳之類是也蕭墻之內言憂起於門屏之內也　講錄云顓臾在邦域之中又以為遠人者對蕭墻之内看蕭墻為近則顓臾為遠也

○天下有道

荀子云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亂
韓非子曰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有國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備將代之　又曰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

淍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雖正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春秋繁露曰國之所以為國者德也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恩則民散民散則國亂君賤則臣叛是故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　劉向云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出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史記世家曰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

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醳之音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　後漢書翟酺曰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　陳止齋曰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　大全雙峰饒氏曰天下無道先從禮樂上僭起禮樂亂則征伐之權亦為之下移矣禮樂之中禮先而樂後蓋禮者道之節文有禮則上下之分定禮亂則便不和不和則爭爭則征伐之所從起征是上伐下伐是諸侯互相侵伐是以治天下者先要於禮上整頓　吳氏曰十世五世三世言其極大約不出此故稱蓋以疑之下章戒竊權者此戒失權者　講錄云此因當時天下無道而發天下有道與天下無道空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便是有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便是無道　十世五世三世不是限定世數如田齊三晉之五六世秦政王莽司馬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之一二世三四世者皆同歸於失耳　原旨始之以有道終之有道亦足以見夫子寓意之深　當時政在大夫若三桓六卿七穆之專正世道之一變故夫子不能無有道之思然自以匹夫而

執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夫子非議政也欲反其在大夫者而歸之於天子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　淮海近語曰大夫陪臣之僭由於諸侯之作俑則今日我之僭上實以啓他日人之僭我十世五世三世聖人以理與勢斷之也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之常道也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勢之變也十世五世三世希不失變極未有不反於常者矣禮樂征伐政也政不在大夫則不在諸侯陪臣可知庶人不議則諸侯大夫陪臣之各安其分可知春秋之世天子失其權於諸侯諸侯失其權於大夫大夫失其權於陪臣蓋世之變極矣天子欲以移於陪臣者返之大夫移於大夫者返之諸侯移於諸侯者返之天

子則天下之政出於一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後漢樂恢曰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權春秋以戒聖人懨懨不虛言也　疑問曰自大夫出不說禮樂征伐不成其爲禮樂征伐也陪臣但云執國命而已此大夫陪臣是效尤諸侯者諸侯之上陵實由天子之下替　庶人不議之議是公議之議非竊議之議公議不在朝廷則在草野此必然之理也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筆解韓曰此義見仲尼作春秋之本也吾觀隱至昭十君誠然矣禮樂征伐自作不出於天子亦然矣若稽諸春秋吾疑十二公引十世爲證非也　李曰退之至矣觀隱公

不書即位而書王正月定公不書正月而書即位此有以見自桓至定爲十世仲尼本旨存不言哀公未没不可言世也　韓曰其然乎吾考隱公書正月者言周雖下衰諸侯稟朔不可不書也隱攝政不書即位言不預一公之數也定書即位繼體當爲魯君不書正月者不稟朔也稟朔由三桓強盛不由公室也政去公室則自桓公至定公爲十世明矣　李曰吾觀季氏一篇皆書孔子曰餘篇即但云子曰此足見仲尼作春秋本惡三桓正謂亂臣賊子當時弟子避季氏強盛特顯孔子之名以制三桓耳故悉書孔子曰以明當時之事三桓可畏宜其著春秋以制其彊焉　韓曰深哉先儒莫之知也今驗魯論因知春秋本末惟季氏篇章學者盡三復其義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韓曰季孫行父自僖公時得魯政至平子意如逐昭公於乾侯終季孫斯定公八年爲陽虎所伐桓子即季孫斯也仲尼既言諸侯十世又言大夫五世者斥魯君臣皆失道也　李曰此又明春秋自桓至定交相驗矣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韓曰定公九年陽貨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於晉至哀公二年陽虎猶見於左傳蓋仲尼自定哀之際三桓與魯皆衰故春秋止於獲麟厥旨深矣

○祿之去公室

筆解韓曰此重言定公時事也上文十世五世三世希不失者蓋泛言之耳此云祿去公室五世及下文云政逮於大夫四世皆指實言事也　李曰重言之知仲尼閔魯爲三桓所奪臣主俱不振矣　左傳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 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 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 季孫不欲親其議勦二家會諸大夫發數置之計又取其令名 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家各有一軍家屬 季氏盡征之 無所入於公 叔孫氏成其子弟 以父兄歸公 孟氏取其半焉 侵以子弟之半歸公 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簡擇取二分 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國人盡屬三家隨時獻公而已 春秋繁露云出侮於外人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

以來之謂也　子由古史曰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卑三桓分有其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公還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魯君之失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其詬未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孫弱甚於昭公又欲以越人攻之終亦出死於越嗟夫棄民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宜其難哉　又曰自隱至昭而遂於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於陽虎凡五世庶不過世而敗自是三桓微散沒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不絶遂與戰國相終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自斃君雖失衆而其實無罪久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大全南軒張氏曰斯言發於魯定之世蓋魯自宣公賴襄仲以立而三家始盛專制魯國之賦而祿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逮移於大夫自成公而下爲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孔子於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知三桓子孫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迫不奪不厭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憚而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公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於此哉　慶源輔氏曰此一章想只是一時之言分章者以前章通論天下之勢後章論魯事故於其中加孔子曰三字而析爲二章爾　簡端錄云祿福也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之謂也言福則威在其中矣威福人君之政柄也昔者吾友殷南金欲以權字解之意雖切而義無所當然起我者多矣　二谷讀書記云語云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三家專魯人之衆也而子孫不能不微者天之定也蓋自陪臣之執命言之固人也而自大夫之得政失政觀之則天也　原旨云此章專論魯事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即此以爲五世希不失之証佐玩故夫二字似有承上文之意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纂解李曰註亦重解季氏當定公時季氏斯爲陽虎所代極則衰矣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纂解李曰仲尼魯哀十一年自衛返魯使子路伐三桓城不克至十四年叔孫氏西狩獲麟仲尼乃作春秋始於桓終於定而已三家興於桓衰於定故微王經以貶強臣三桓子孫微者諭默扶公室將行周道也　名公答問舊說因註推字皆作未然說是否曰未是陽虎在定公五年已囚桓子且玩本文故夫二字當作已然看故者既事之詞　商隱卿曰諸儒以先年齊歸田之功自孔子遂以隳三都似乎美事故以爲孔子謀之且左氏曰費人襲魯公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又公斂處父同隳成則曰我將不懷公圍成弗克孔子曰好謀而成今使費人得以自售入及公側二子始使人下伐之使伐而弗克將若之何

及國成而終不能下庸人之謀亦不如此為是說者欲以加孔子之功反以汙辱聖人也使後世疑聖人謀而無成為無權變者左氏與數子之罪也然則當時之事若何曰此自陪臣據私邑之始三家欲墮之爾夫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自大夫出蓋五世希不失也此正夫子作春秋本旨也惟諸侯能僭天子則大夫必僭諸侯惟大夫能僭諸侯則陪臣必僭大夫惟夫祿去公室政逮大夫之日久則家臣出而乘之三桓子孫不得不微也當是之時正陪臣執國命三桓子孫微之時也是以內則有陽虎藏寶玉大弓外則有陪隸據私邑以叛侯犯臣叔孫者也而以郈叛公山弗擾臣季氏者也而以費叛公斂

處父臣孟氏者也而以成叛皆三家僭叛已極當希不失之時見侮於家臣爾故前年已再圍郈弗克今乃帥師墮郈者病其強而毀之也叔孫既墮郈公山弗擾恐及已而又叛故三子挾公以圍之聖人之意以三家始得志也則各繕兵積粟求以富私邑弱公家無所不為及私邑既強公家既弱而陪臣乃為之患亦如三家之禍魯也故書之以為僭竊亂臣之戒何與吾聖人之謀乎　講錄云自古小人剝君國以為已本欲為子孫無窮計也然不知臣之富貴賴君國而有之者亦賴君國而保之苟君亡國破矣臣亦安得而獨保其富貴耶不特三桓為然古來小人剝得君國盡後曾有幾人不至於微者況亦不待君國之盡

而彼且先微矣是故秦未亡而李斯趙高已夷三族漢未滅而張讓等二千餘人已就誅明皇幸蜀而李林甫楊國忠已斲棺鞭屍斷頭注槊唐祚未終而已斬韓全誨等一百六十二人又殺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徽欽未亡而蔡京童貫王黼等已死南宋未滅而賈似道已死於鄭虎臣之手秦檜韓侂胄已削奪官爵梟首淮濆以此觀之誤君國者祇以自誤也剝君國者祇以自剝也無論子孫之微即其身已先君國而微矣嗟嗟小人亦何益之有哉孰若忠君為國而共保富貴於無窮也哉

○益者三友

曾子曰與君子游如日之長加益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

履薄氷幾何而不行陷乎　論語測曰直諒多聞何以為三益也直以益其正也諒以益其誠也多聞以益其知也益也者如薰陶漸染日進而不自知也便辟善柔便佞何以為三損也便辟者威儀之習非直而損其正也善柔者媚悅之態非諒而損其誠也便佞者口給之習非多聞而損其知也損也者如以火銷膏日虧而不自覺也損之又損則為小人之歸矣益之又益則成君子之德矣損益之係於友大矣哉　原旨云益字有薰陶漸染日進而不自知之意損字有浸淫漸漬日退而不自知之意漢人有曰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長磨礲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即此可以見損益之義　講錄云此直字是直言無

的的人諒字不對貞字看是忠厚不變詐的人　正蒙曰
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孫奕示兒編云按前漢
佞幸傳贊曰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
友正引此語嬖字從女與孟子便嬖不足使令於前同則
辟讀為寵嬖之嬖亦通舊音婢亦切　蔡傳云便者順人
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因人好惡而為趍避　合壁事
類云不能自進有所託而後進阿附之人其論語之所謂
善柔者歟　顏魯公與郭僕射書古人云益者三友損者
三友願僕射與軍容為直諒之友不願僕射為軍容佞柔
之友

○益者三樂

大全勉齋黃氏曰節禮樂者欲其循規蹈矩而不敢縱肆
也道人善者志於為善以成其身也多賢友者樂於取友
以自規正也驕樂者恃氣以凌物則不復循規蹈矩矣佚
遊者怠惰而自遣則不復志於為善矣宴樂者多欲以求
安則不復望人之規正　此其所以相反也　吳氏曰驕
樂以驕為樂宴樂以宴為樂宴合食也易象曰君子以飲
食宴樂飲食宴樂之合於禮者何可廢但不可以是為樂
而荒淫耳　論語測曰何以損益皆有三樂也樂也者心
之喜好也喜好萌於心有正有邪正心之喜天理也邪心
之喜人欲也其三樂之益何也以禮樂之序和而自節則
正大之心生矣以人之善言善行而自道則好德之心生
矣以賢友之多而自輔則覩善之心生矣是以德日為之
益也其為三樂之損何也驕者肆也以樂自肆而無禮樂
之節也遊者交也逸豫相交而無可道之善也宴者安也
宴安逐樂而無多賢之友也是以德日為之損也損益之
大係於一心然則喜好之邪正烏可不慎哉　正蒙曰節
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驕樂侈靡宴樂宴
安　初問曰夫子論損益最切於身心樂節禮樂則性情
愈調養精神愈收斂樂道人善則趍向愈正大樂度愈光
明樂多賢友則觀感愈衆善端愈發　原旨驕樂是奢侈
如峻宇雕墻之類佚遊如從流上下博奕田獵之類宴樂
如飲食聲色之類　疑問曰節禮樂不是辨制度聲容之

節辨制度聲容之節何益於己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其中
皆有節在樂節云者心一於進反而必中其節之謂不以
禮節之亦不可行是禮之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樂之
節　讀書記云損益三友資諸人者也損益三樂脩諸己
者也外則謹其所習內則慎其所尚學問之道具是矣
中玄問辨錄問三友三樂損益相反如何曰聖人之言意
明而止實無比對拘係晦翁最好比對故常牽制文義今
以便佞為多聞之反曰無聞見之實佚遊為道善之反曰
惰慢而惡聞善宴樂為多賢友之反曰淫溺而狎小人豈
不牽強亦是哭則不歌也要歌則不哭之意也其實損益
各言非對言也若果一益對一損則只言一益而已反是

者即損矣不必更言損也　原旨便辟便佞皆便也便于人則人損驕樂宴樂皆樂也樂於己則已損天下之事未有不成於憂患而敗於安樂者

○侍於君子有三愆

儀禮云凡與大夫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　注始視面謂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為言也卒視面察其納已言否也　大全汪氏曰時然後言斷盡此章可與言否各有其時時未可言而遽言是躁急而不遜時可以言而不言是隱匿而不發不躁不隱時可以言而或所與言者意不在是則亦非可言之時也不察而強聒之非惟不入其耳或反貽其怒矣謂之瞽可也　涑水迂書云言不可不重也亦知夫鍾鼓乎夫鍾鼓扣之然後鳴鏗𨱖鏜鞈人不以為異也若不扣自鳴人孰不謂之祅邪可以言而不言猶扣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鍾鼓矣　淮海近語曰三愆之失亦只是平日無治心檢身之功而臨事又無審時識機之智所以如此古之君子所以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也

○君子有三戒

列子曰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林希逸註血氣未定方剛既衰聖人分作三截今此分作四段　淮南子曰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人之身既數變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人之血氣未定則常動而易流方剛則勇銳而好勝既衰則收斂而多貪此血氣之變也常動而易流則戒色勇銳而好勝則戒鬬收斂而多貪則戒得此志氣之常也常者為主而使變者不得肆焉此聖賢之學而君子終身之務也　雙峯饒氏曰魂者氣之靈魄者血之靈心是魂魄之合氣屬天血屬地心屬人人者天地之心心是血氣之主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命於心不能持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　朱子語類問注引范氏說血氣志氣之辨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　問君子有三戒章謝曰簞食豆羹呼爾而與之有所不就蹴爾而與之有所不屑此非義心勝血氣之故也恐是義心之勝非血氣之壯謝又曰萬鍾得不得去死遠矣有不辨禮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恐是不辨禮義則受異必血氣之衰曰謝說只是傷急闕三數字當云此非特義心自勝亦血氣之壯故也蓋血氣助得義心起來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為血氣而言　古言云三戒分少壯老各於其甚處言之要之三戒貫老壯少　答問集云色不專是女色凡世間一切綺麗可悅之事皆色也如所謂目遇成色者是也鬬不專是攘鬬凡一切務欲上人不肯應下皆鬬也如所謂其爭也君子者是也得亦不專是貨利凡

一切汲汲欲完事業欲張名聲皆得也如所謂筆來了無寸欲者是也　論語測曰君子何有三戒也戒也者警戒於心以立志也志也者氣之帥也血氣未定之時易動於色戒在色者以志而定其氣之動也血氣方剛之時易動於鬬戒在鬬者以志而制其氣之剛也血氣既衰之時則必斷斷主命聚者貪得之謂也戒在得者以志而平其氣之貪也持其志無暴其氣孟子養氣之學其本諸此矣　解醒編云血氣有盛衰而皆聽命於心身有少壯老而心則無時敢怠此所以為君子也　淮海近語曰君子有三戒即終身之憂之道也心惟好德是色戒心惟尚禮是鬬戒心惟喻義是得戒　孔子一生人欲不干發憤忘食天

理用事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只是志氣用事無一毫血氣　初問云犯此者全是庸衆人血氣用事未嘗學問知禮義者不在君子身上說然須着血氣此心便已落陷君子須消鎔極盡始得　此章是言血氣害事不小天命之性在血氣中吾人作用處若不提醒天命之性心體靈明處便被血氣纏倒此三節是自少至老之事人無學問之力則一生為血氣陷害可不悲哉所以道不可須臾離有戒懼謹獨之學若本領上得力不必戒而自無不戒

春秋繁露云新壯十日而一遊於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此其大略也然而其要皆期于不極盛不相遇踈春而曠夏謂不遠天地之數　鶴林玉露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

自警編黄魯直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耳學道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　淮南子曰柔弱者生之幹也而強者死之徒也　譚子曰善馳者終於蹶善鬬者終於敗　前漢書魯安王傳曰晚節遴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遴與吝同猶言吝嗇也唯恐不足於財

○君子有三畏

朱子語類云畏天命三字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恁地方得　要緊全在知上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問知有淺深大抵纔知些道理到得做事有少差錯心也便惕然這便見得不容於不畏　大全朱子曰大人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齒有德之大人　初問云此畏天命即中庸尊德性工夫註中語意增出一箇知字來皆多了一層不是　此畏大人即事其大夫之賢者意不必謂全天命之大人　疑問曰三畏章不必俱項天命俱項天命是一畏矣畏不是空畏存敬畏之心便自存心養性不愧屋漏以全天之命便自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以學大人便自奏若神明著蔡以守聖人之言此方於身心學問有大裨益　論衡云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胷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世無聖人不能知天潛夫論曰夫聖人為天口賢人為聖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　欒城遺言云公講論語至畏大人曰如文潞公亦須是加敬所言信重之

）生而知之者上也

說苑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脩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遥乎無方之内彷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絶世此上

聖之所遊神也然莫能為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　荀子或曰我欲愚而智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曽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廻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黒豈不愚而知矣哉　小荀子或問曰君子曷敦乎學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而知之者寡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亂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亦宜乎　五經鉤沉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問曰孰生而知之乎荅曰聖人二儀既判懸象列暉八風有序四氣錯御覧日月而達陰陽之數消搖八節俯仰玄黄彌綸天地之躰窮竟有生之機聽天為師用醒巳心故曰生知不亦當乎　又曰聖人之生必資于陰陽陰陽之理即聖人所盡但盡陰陽之理則玄照之本自見此謂不求於自知而理盡自然知者也　大全雙峰饒氏曰生知學知困知屬天資學不學屬人事蓋以氣質言之只有三等若民斯為下則全是人事不盡蓋困是窮而不通之意四面都窒塞行不去了却憤悱奮發轉來為學如此尚可以勉進於中上若又困而不學則打入下等去更無可出時矣此聖人勉人務學處　雲峰胡氏曰以生知為上則學知

者為中困知者為下矣而聖人不以品之下者遽絶之但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盖困而學猶可以進於上困而不學遂為下而無復上之望矣　初問曰此知全是行處見之不止曉得而已若止是曉得緣何又說困而學之困而不學聖門原自知行合一何為先儒苦苦分而為二陽明先生又苦苦攙其合一耶　疑問曰此非氣質不同有此四等之說夫子專重一學字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生知不待學其次皆要學　講錄云天之生生知也不數而其為學知困學也常多不以在天者自限而以在人者自強及其成功一矣夫子之意全在此處　荅問編曰二次字非是言相遠乃是言相近大意謂生而知之者是上等之人

然學而知之者即次之困而知者又次之皆可與上者同
歸也　自樂編云與姜明岳談困而不學民斯為下令人
尚未知困在安能學也記云學然後知困故惟學然後能
知困不學不能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言不及義好行小
慧者方自以為通達也豈知困乎故困於心衡於慮而能
作者多自動心忍性中来豈易得也

○君子有九思

大全朱子曰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
聦若視聽糊塗是非不辨則下面諸事於當思處皆不知
所以思矣　視聽如何要得他聦明如有物必有則只一
箇物自各有箇道理况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来自合
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做工夫內外夾
持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　忿思難知一朝之忿忘
其身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　南軒張氏曰九思當乎
此則思乎此天理所由擴而人欲所由遏也然是九者要
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
於流而收之於暫則但見其紛擾而無力矣　新安陳氏
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則
處已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豈但九者而已哉
馮氏謂九者日用常行之要是也　通義饒氏曰九者之
目有次第視聽色貌言是就自身說事疑忿得是就事上
說一身之間視聽向前其次則有色貌又其次言出於口
又其次見之行事視與聽對色與貌對言與事對疑與忿
對得又是就事上說　草廬輯粹云前之六思存心治身
之要也後之三思明理克已之務也何也目之視耳之聽
見面之色榮動之貌出口之言應接之事皆屬於身者視
而思聽而思色貌言事莫不有思思者心之官也身之職
統於心之官內有所主而外從其令故以視則明聽則聰
色與貌則溫而恭言與事則忠而敬此顏子之視聽言動
必由乎禮孟子之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也六者
之思其聖學之根基與學者毋亦先以三者之思為務哉
忿欲之易動者利為甚見得而思必不含義而汙已也怙
之難制者忿為甚當忿而思必不擬難而害已也疑而未
達必問於人彼不思而恥下問者寧終身而不知疑而思
問則理無不明思難思義則已無不克以此操心而心存
檢身而身治思之功大矣　錢緒山曰九思亦只是一思
思是心之職心要時時得職良知隨事所發自有此分數
聖人要學者識得此心未嘗遺事遺事以求心體此後世
繆固之見非聖人格物之學也　初問曰思是心思視聽
等皆心發竅處豈有一心是視一心又思如何而為明如
何而為不明非也戒懼謹獨養得純完者視處即明聽處
即聰安用思為　要知九思是視聽言貌以前提醒此心
欲其視斯明聽斯聰之類耳非臨事而思　聰明處皆性
靈本然之妙即天理也君子九思只是欲此心常明常覺

在天理上隨處發見自然中則如天理無蔽故聰明無暴厲故溫無輕躁故恭無不實故忠無放肆故敬無自欺故思問最穩當故思難最方正故義隨感而應只一天理便了凡涉私欲自與聰明溫恭處相反當自得之　困學紀聞云四勿九思皆以視為先見弓以為蛇見寢石以為伏虎視汨其心也閔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莪蒿莫辨心惑其視也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淡李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誰海近語曰聖人不思而得以常思也君子不能不思而得必思而後得之是思者聖功之本也君子思誠之目雖

九而致思之功則一一者吾心之天則也所謂理也妙於吾心宰夫衆動者也此天則在視為明在聽為聰在色貌為溫恭在言行為忠敬唯失此天則而不能思視聽便不聰明貌色便不溫恭言行便不忠敬故君子之學莫要於思誠思誠則天則在我此心惟理為主自然一以貫之心無不在動無不臧不然即物物而思事事而慮是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非天則之本然矣知君子思誠之目雖九而致思之功則一心學之要盡矣

○見善如不及

後漢范滂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　大全慶源輔氏曰見善如不及則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不好不患其不為之矣見不善如探湯則表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惡不患其或為之矣此唯知至意誠者能之故顏曾冉閔之徒只以當之　朱子曰行義以達其道所行之義即所達之道也未行則蘊諸中行則見諸事也　新安陳氏曰前一節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者此知至意誠之事方篤信自脩未達於用也後一節求志以守所達之道達道以行其所求之志者則身脩而推以齊治平之事體用全而為大人矣此夫子所以有見與未見之分歟　口義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是人之真性如此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是從真性上建立起來有此真性擴而大之方能心境合一神化

無方耳看來誠於好惡如孔子所謂善人有恒孟子所謂善人信人求志達道則聖人君子美大聖神之流當是時見善如不及之心充之而至于善與人同矣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充之而至於磨不磷涅不緇矣　原旨云見善如不及汲汲然求進于善而善猶未必有諸己也見不善如探湯惡惡然求遠于不善而不善未必盡不加乎其身也猶是利仁地位若隱居以求其志志自成立矣行義以達其道道自成行矣此乃是安仁地位了　初問云首節只說得成己之始事故夫子見其人次節乃成己成物德業具備明德新民大人之學也成己之全功也故夫子未見其人時說以好惡出處作兩截看不知好惡是好惡何事

求志達道舍好惡之好又有何事誤矣　善者天理也不善者戕乎理者也求志者求此而已達道者達此而已　名公答問曰此章言人品不以潔身爲高而以濟世爲大也上下一氣相承歸重下節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雖于善惡上揀擇分明然只結果得一個自身不肎爲世道擔當孤高耿介之士無無能之故夫子見其人等而上之還有一種經世的大人以大涵蓄爲大設施不求一善成名不在一身自潔賢哲保斯其人也故夫子未見其人　隱居二句宜作一串說不可兩平隱居以求其志者正欲行召臣之義以達其道　正蒙曰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

淮南子繆稱訓曰伯夷餓死首陽山之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　說山訓曰美之所在雖汙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　鹽鐵論云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爭名　前漢紀梅福曰没齒全身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齊景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　李蕭遠云凡人之所以奔競于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閒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水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于史策毀譽流于千載炎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　王公直曰夷齊可以有國而辭之者也崔子弒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之崔子猶爲政而景公莫之問也享國雖久未已而已孔子有感而歎之以爲彼有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其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也則孔子之所以深取夷齊者但指其辭國之一節耳若曰取其不食周粟而餓于首陽且餓以死則本文所無也　疑問曰時崇富貴卑節義故發此二條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異字不是異常之異請風勁節異於世之貪饕

註周云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　[illegible]

者是世之所景仰也其斯之謂與說詩人之意所重正在於此見節義之果重富貴之不足多也不必塡入景公夷齊

○陳亢問於伯魚

家語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者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失親失親不忠不忠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萑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　大全朱子曰陳

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雜說不與焉　荀子勸學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　[illegible]

陳亢實以私已之心窺孔子故有此問及其聞伯魚之說而又以孔子為遠其子則以其私意之未忘而以為聖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殊不知聖人曷嘗有是心哉但其教人之法不過如此而自世人之私厚其子者觀之則亦可以有警云爾　講錄云聖賢之學止有此心詩之溫柔敦厚禮之恭儉莊敬皆所以調養此心者氣質未能變化則心體不能渾融須要調養得力故夫子以學詩學禮教伯魚心體調養得好便事理通達辭氣和平而能言便德性堅定品節詳明而能立能言能立雖從詩禮來實從心體上發出來也若不在心體上做工夫只勤詩禮之糟粕而已者何以便能言能立耶

〇邦君之妻

白虎通曰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人人謂八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已智能寡少如童蒙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此正名之意也春秋時以妾母為夫人者多矣甚則以妾為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為者名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天地之間男貴女賤女子貴者方得比于男子故夫人自稱曰小童比于小男子也大夫之妻曰孺人亦比小男子也公侯之妻曰夫人夫則比男子矣至為天子之妻始曰后則直比于繼體之君矣　淮海近語曰閨門萬化之原妃匹王政之始春秋之時妾為夫人以媵齊嫡閨門妃匹之分蕩然矣歷記邦君之妻之名號亦所以謹化原而端王政也　疑問禮大傳曰名者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世道之綱維全在名只觀邦君之妻稱之內外者各有意義則凡理陰理陽所以告之郊廟頌之國人及施之異域者斷斷乎一字不可苟矣魯論記此章全是正名之意

談經菀卷之二十一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論語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

筆解韓曰時當爲待古音亦作峙南人音作遲其實待爲得　原旨云看孔子處陽貨之事何等委曲其答陽貨之言何等從容使陽貨欲見而即見之有餽而不往拜之使拜而不瞯其亡遇諸途而或避之皆非也孔子處之却一一有節度其否之也主談数語從容不迫直而不至于亢遜而不至於屈眞可以爲處惡人之法　疑問云有說兩

不可皆陽貨自言故下文以孔子曰別之却有理　講錄云夫子負天下之重望貨之欲見不過欲屈其拜已以取重天下正與王驩欲得孟子與言之意同　陽貨不是大夫却專大夫之事故以大夫賜士之禮自居　陽貨時其亡而歸豚夫子亦時其亡而往拜不是學小人套子不拜則失已之禮拜而在家則墮彼之計故不得已瞰亡而拜

拜陽貨亦是不然絕他要他爲善之意大槩小人多於君子若以爲小人而終絕之便失含弘之意且將盡天下而讎君子矣又安得化不善以爲善乎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凶頑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皆由於不絕耳此又夫子拜陽貨意也易之睽曰見惡人無咎其此之謂乎　古來奸雄行事未有不假託名義者陽貨當時亦齊曰吾將張宮室即此一言覩之貨之作亂自以爲不失時從事而救邦之迷亂也故以懷寶失時訊夫子　日月逝便是歲不與歲既不與我以壯年老來無復可爲者豈可終于懷寶而失時夫子曰仕是未嘗不欲仕也仕而曰將則亦未嘗必於仕矣　陽貨之問都看在夫子身上夫子之答却不認在自已身上說故將仕處不可云吾將不終於懷寶失時也若然則是自認着不仁不智了可乎　日格類抄云若了不幸而知於小人宜早決斷焉小人豈誠於好德若乎姑藉以獣群論矜已黨而已易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包着外相容也然內實異也故否君子不可共事猶薰

蕕之不可同器比其睽而去之已汚身矣前與之於董卓楊氏之於蔡京是也易曰介於石不終日夫子贊以爲焉夫之望詩棄柔狀小人之惡三涼言刻薄也盜言貪黷也競言強禦也易解狀小人之情四狐言媚惑也乘言僭竊也拇言依附也隼言悍鷙也嗚呼盡之矣子素餘　士翼云君子之失位者雖遜以遇小人亦不與同流而往子之於陽貨是也往則與小人同受其敗龜山之從京辟是也小人雖一時得志而終不久君子敬德潔已遠利與害以待天之復而已矣　又云或人之訊言甚厲子曰是禮也何其和微生之訊言甚暴子曰疾固何其直達巷之美言甚隘子曰執御何其平陽貨之嘲言甚傲子曰將仕何其舒

後人一戾於時喋喋乎𢙣巳志之不白何其淺
○性相近也
後漢黨錮傳引此章言嗜惡之本而還染之塗異也 淮
南子齊俗訓曰夫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沉
失其体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
之質白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
亾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葢之河水欲清沙石濊
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巳 脩務
訓曰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爲義性命可說不待
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
可喻以德嚴父弟能正賢師不能化丹朱商均也曼頰皓

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悅者西施陽文也嗜
睽哆噅蘧篨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嫫毋仳倠也
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朱均美不及西施惡不及嫫毋此
教訓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 文苑英華白居易性相
近遠賦云勿謂習之近徇迹而相背重阻勿謂性之遠反
真而相去幾許亦猶一源派別隨混澄而或濁或清一氣
脉分任吹噓而爲寒爲暑是以君子稽古於時習之初辨
惑於成性之所 又鄭俞賦云酌人心之善敗惟性習之
所分習者物之遷以動爲主性者生之質以靜爲君運情
有同於鎔鑄通志亦比夫耕耘或定心以純一或遂境而
糾紛故定心若流源而自得遂境者猶理絲而又棼 蘇
子瞻曰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
能一也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
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
習相遠而巳 子由古史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聖
人之言性止於是而巳矣孟子學於子思得其說而漸失
之則指善以爲性至於孫卿自任而好異因孟子而反之
則曰人性惡夫善惡皆習也指習以爲性而不知其非二
子之失也然而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熟與
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則火之能熟者也是火之得其
性者也孫卿之所謂惡則火之能焚者也是火之失其性
者也孫卿之失則遠矣 黃氏曰抄云言性豈有加於夫

子之一語哉且天下之生凡同類者無有不同而纖悉則
不能盡同此其所以爲造化之妙如桐梓之生一也而枝
條花葉之橫斜疎密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桐梓者終
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人矣人之形體一也而
耳目口鼻之位置妍醜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人者終
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其無形者矣人之能言
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下則無一間然要其所以爲人
聲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推人之性矣其賦
自天何有不善自陰陽雜揉屬之人而謂性宜不能粹然
而皆善此相近之說也奈何獨主性善之說而遂廢性相
近之說耶故嘗謂夫子言相近惟指其實然者故他日言

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生而知學而知人品節節不同皆與相近之言無戾孟子專言性善惟推其本然者故他日言二之中四之下性之反之先覺後覺人品亦各各不同終歸於夫子相近之說學者亦學夫子而已夫子未嘗言性言性止此一語何今世學者言性之多也無亦知其性之相近而戒其習之相遠可乎又曰孟子言恐性是性不能皆善而恐亦習之義也　王荆公曰言相近之性以習而相遠則習不可以不慎非謂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矣

大全雙峰饒氏曰此章程子專以為氣質之性朱子以為兼氣而兼字尤精蓋謂之相近則是未免有些不同處不可指為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寓在

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各為一性而其本然者常為之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也此是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言之非專主氣質而言也　楊升庵言云性者稟陽之氣涵天理者也情者稟陰之質兼人欲者也性即道心上智不能無人心陽不能無陰也下愚不能無道心陰不能無陽也孟子之言性善純以性言荀子之言性惡純以情言孟子之意欲人存天理荀子之意欲人遏人欲然皆陷于一偏必若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之言其義始備非二子一偏之比也然則有傚乎曰大舜人心道心之說備矣

又云性有近有習習有美有惡譬其如水能載舟潤稼亦能襄陵懷山譬其如火能熟烹煖寒亦能炎岡焚廩皆之善惡何以異此孟子之言性善欲擴充其善也荀子之言性惡欲除去其惡也必若孔子之言通乎上下而合其中矣近世乃力扶孟子之言而陰背孔子之說增以氣質之性四字說愈贅矣　藺端錄云性猶水也孟子之言性也出山而未離乎山者也孔子之言性也在溪焉在澗焉者也孟成乎水矣諸子者之言性也則水之下流著爾

耿天臺曰人之生也直直即善也其所云相近正以善相近耳夫貪者能言廉辭者能言治爲非性善則奚知廉與治而言之然而終為貪與亂者則氣質習俗移也人性賦於氣質猶清泉出於土沙性動於物猶清泉久而為涅淖也陸賈曰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

順謂之道自子思孟子以後吾以陸賈為知言矣且夫氣若陰陽五行揉雜不一者也二五之氣成質為形而性宅焉性者即維天之命所以宰陰陽五行者也在天為性在人為性而統於心故言心即言性猶言水即言泉也泉無弗清後雖汨于涅淖澄之則清復矣性無弗善後雖汨於氣質存之則善復矣由是觀之性自性氣質自氣質又烏有氣質之性哉　尚友軒臆言云宋儒謂論性不論氣不備此不知性之言性者理也孟子道性善便已分明而後人復晦是看孔子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明不知遠近二字即同異二字人性皆善故相近習有善不善乃相遠耳即此甚明白不須參以氣質之說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此

却是說氣質不可移　淮海近語曰人若見得性字真自然就在性上作用就不落在習上去蓋性即此心心即此理此理緣物而動因感而形一一皆從本真上發出自然不失其初而得性之本体何至相遠　後儒強分孔子論性相近氣質之性孟子論善是義理之性然則天下有二性耶則孔子論性反不如孟子之得其本原耶只相近二字便義理氣質都兼綜一貫了外氣質以言義理是懸空說性外義理以言氣質是生之謂性非孔子論性之大全也　中玄問辨錄云問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何曰千古論性断案真的於此學者必當以是為準焉曰伊川云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何如曰人只是一箇性此言氣質之性又有何者非氣質之性乎曰朱子云此所謂兼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何如曰晦翁遵伊川之言然不敢自定故以為兼氣質而言人只是一箇性此所謂兼氣質而言又有何所謂性者不兼氣質而言乎曰張子亦云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若朱子又云有天地之性萬殊之一本也有氣質之性一本之萬殊也何如曰人只是一箇性又有何者為天地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乎且氣質非得之天地者乎曰然則三先生之論謂何曰孔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二說微有不同後世儒者乃欲比而同之欲言性近則不合孟子旨故曰有

氣質之性兼氣質而言也以還却夫子性相近之說欲言性善則不合孔子之旨故曰有天地之性此性之本也以還却孟子性善之說其意固美然終不能使孟子孔子之說脗合竟何如曰氣具夫理氣即是理理具於氣理即是氣原非二物不可以分也且性從生生非氣歟從心心非氣歟而後儒乃謂理屬精純氣或偏駁不知精純之理緣何而有偏駁之氣別何所存氣聚則理聚與生俱生氣散則理散與死俱死理氣如何離得而可分言之耶蓋自君子性善之說出有求其理而不得者則遂曰善惡渾則遂曰性有三品宋儒欲掃去諸說而還歸孟子也則又分理氣言之而以孟子之言合於孔子曰此純乎理者也此雜於氣者也乃亦卒不能合而又有以啟辨論者之紛紛然後乃知聖人之言明白精當而人不得以為議也　曰宋儒固不知性乎曰豈謂不知但求合孔孟處未免強辭強辭便費解說惟明道先生有言性即氣氣即性善固性也惡亦不可謂之性有合孔子之旨學者只求諸明道先生則知孔子之說矣　卓吾李氏云惟夫子之善言性也不執一說便可通行不定死法便足活世故曰孔子其太極乎　初聞云性大同如海然水之源頭皆出於海甚相近至於派別其塗甚多千流萬派別枝杪處有非海水之舊者矣故君子語性不語習　疑問云習是積習向不好邊處居多故說相遠

○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筆解韓曰上文云性相近是人可以習而上下也此文云上下不移是人不可習而遷也二義相反先儒莫究其義吾謂上篇云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與此篇二義兼明焉　李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性命之說極矣學者罕明其歸今二義相戾當以易理明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利貞者情性也又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謂人性本相近於靜及其動感外物有正有邪動而正則爲上知動而邪則爲下愚寂然不動則情性兩忘矣雖聖人有所難知故仲尼稱顏回不言如愚蓋坐忘遺照不習如愚在卦爲復天地之心邃矣亞聖而下性習近遠知愚稟殊仲尼所以云困而不學下愚不移者皆激勸學者之辭也若窮理盡性則非易莫能窮焉　韓曰如予之說文雖相反義不相戾誠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坤道順乎承天不習無不利至哉果天地之心其邃矣乎　後漢書楊終曰上知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　潛夫論曰上知與下愚之民少而中庸之民多中民之生世也猶鑠金之在爐也從範變化唯治所爲方圓薄厚隨鎔鑄爾　晉釋道安云上知下愚本不隨化中庸之類乃順化遷聖可爲狂則非上知狂可爲聖復非下愚書辨狂聖皆中庸也　古言云性言相近即是天命之性其初不能同習言精遠即見氣質之性其初不甚異　二谷素琴集云性相近也而有不移何也非其始之知且愚而不可移也以其終之不移而知其知且愚也使上知而自知也且爲罔念之狂矣焉得知使下愚而自愚也且爲克念之聖矣焉得愚　陽明子云上知下愚還是不肯移不是不可移也若說不可移則天下有不可移之人乎下愚若肯從事於學亦到得上知地位其不移者自暴自棄而已矣豈性之罪哉　中玄問辨錄云問上知下愚不移謂何曰相近者常理也蓋大段如斯者也惟上知下愚不移乃不相近耳聖人言無滲漏曲當其實故歷千古而人心皆合非若他人論性或不得其理而徒得其一端便自有遺說也曰伊川云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自暴自棄是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否曰伊川之意謂下愚者非不可移乃不肯移也蓋曰移之則移云爾而乃以徵性善之說不知他處地不肯移者是何故上知卻必不肯移而之惡者又何故夫非上知下愚不移而何
○子之武城
通義程氏曰絃歌絃且歌也合樂曰歌人声絲声皆堂上之樂也　白雲許氏曰歌詩而以樂和之則爲歌徒歌曰謠絃以琴瑟和歌也　饒氏曰絃歌如何見得是學道又絃歌是樂集注如何添禮字說古者教人春秋教以禮樂

冬夏教以詩書繞教便兼詩書禮樂不應只教以弦歌春習樂夏習詩秋習禮冬習書皆因時以為教春夏陽氣發達之時聲屬陽故教以詩樂想夫子過武城是春夏時也聞絃歌便知其以禮樂為教學詩書禮樂即是學道　又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方其學時君子小人猶未分也後來入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閭閻畎畝間亦自知義所以易使　樂書云禮樂所以同民心出治道雖一邑之小一國之大天下之廣其為之也捨禮樂何以哉子游為武城宰而絃歌之聲洋洋乎盈耳禮樂不可廢於一邑也顏淵問為邦孔子告之三王之禮二帝之樂若禮樂不可廢於一國也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若禮樂不可廢於天

下也孔子明人學　樂者多矣或援琴而歌或執干而舞或詠而歸或坐而弦無非樂道以成己者也子夏對魏文以德音之樂而曰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是子夏不特知樂道以成己又知推之為天下國家於樂觀其深乎　解醒編云子之武城一章只要理會一個道字上世以道教民故里有謠邑有歌末世以法把持天下於是教化不行而太古之聲息矣子游武城直是以道化民直令四野之間和氣充滿故弦歌不輟也君子學道則視物我一體而欲人之同歸於道小人學道則知道當為而使之為善也易易學道之不可以已也如此何論天下何論一邑哉子游之意隱然以愛人自居而謂武城之民之易使也講學道

不必填禮樂字　初間云道不外於禮樂即吾心之中與和也外邊禮樂制度之具聖人不過因心之中和而達之吾人則借此以調養中和耳故君子學道便能養其中正和樂之心消其乖戾粗鄙之心純是天理自能以民胞物與為一體豈不愛人小人能養是心而消是氣則於天理上亦見得分明尊卑上下自不敢亂豈不易使　又云禮樂有統同辨異之妙寓其間君子有位則統同處多小人無位則辨異處多　疑問學道字畢竟是甚麼此心之天理是也人人皆有个天理在君子學盡天理自然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而愛人小人學盡天理自然曉上下名分而易使武城之絃歌全由子游學道以愛人其民皆習於其

道家詩書而戶禮樂有此弦歌之聲或者見弦歌二字認殺子游以禮樂為教將道字泥定在禮樂上禮樂豈不是道但道字該得大自來聖人由身心達之天下皆是此物要之皆是此心之天理　口義曰君子學道是通其理理通而仁昭焉故愛人小人學道是習其事事習而義明焉故易使　講錄夫子自實其戲正見子游說得是處所以嘉其篤信也亦是勉二三子之意　胸函四說云戲之猶云試之也或試字之誤亦未可知也　西疇常言云夫子答仲弓子桑伯子之問聞子游弦歌之聲而笑皆微啟其端以示之居敬而行簡學道則愛人必待二子自述夫然後進之曰雍之言然偃之言是夫子豈有隱乎曰開而弗

達則思舉一隅使得以三隅自反也　歸大僕集云孔子
與學者論政未嘗不歸於道如答仲弓子張之問仁皆
言政也諸子有志於治國而春風沂水之趣終不及點故
孔子舍三子而與點者以此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
至論君子小人皆以學道爲主則孔子之門雖所施有大
小其與孔子之治天下一也自管仲申商之徒以其術用
於世其規畫皆足以爲治然皆悖於道故莫不有功効而
禍流於後世後世言治者皆知尊孔氏黜百家而見之行
事頗出於申商之下天下當積廢弛廢之餘一旦欲振起
之而無所主持如庸醫求治雜劑亂投欲如申商一切
之術已不可得矣　舊唐書顏師古隋仁壽中爲尚書左

丞李綱所薦授安養尉尚書右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
羸因問曰安養劇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
奇其對　新唐書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
果以幹治聞

○公山弗擾以費叛

劉向曰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故行言於君澤加於民
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
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
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
以厚德郁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
被其恩故喟然嘆曰如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
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
於群生者耳　筆解韓曰仲尼畏三桓不欲明言往公山
氏又不容順子路當季氏故言吾爲東周東周平王東遷
能復修西周之政志興周公典禮不徒往也非子路所測
李曰孔謂興周道於東方失其旨矣　朱子語類云問
諸家皆言不爲東周集注却言興周道於東方何如曰這
是古注如此說其字乎字只是閑字只是有用我者我便
也要做些小事如釋氏言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相似那處
是有不爲東周底意這與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乎辭語
一般亦何必要如此翻轉　明道遺書云東周之亂無君
臣上下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言不爲東

周也　鶴林玉露曰乎者疑辭也謂吾道若獲用則西美
之美可尋不止乎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勢
也　楊升庵云明道先生曰吾其爲東周乎蓋孔子必行
王道東周衰辭所不肯爲也亦非革命之謂也伊川先生
曰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
周乎言不爲東周也二程之言如此因論曰周轍不西王
綱解紐孔子作春秋託始於平王蓋傷東周之衰也詩曰
而後春秋作孔子刪詩於王風首録黍離其詩曰悠悠蒼
天此何人哉傷興復之無人也録變風於檜下曰誰將西
歸懷之好音其心未嘗一日而忘西周故又曰彼美人兮
西方之人兮其在雅之詩也曰大東小東杼柚其空雪山

王氏曰平王還于王城此大東也敬王避子朝之難又云王城而入於成周此小東也東而又東澤爲東薪而道爲茂草西方益遠矣孔子豈一日而忘西周耶故公山不狃以費叛佛肸以中牟叛孔子皆欲往究而言之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子之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宮室乎按左傳吴將伐魯叔孫輒助之不狃曰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正欲張宮室也佛肸之中牟叛亦猶不狃之費矣或曰傳者謂興周道於東方是乎荅曰是未喻乎守之微旨也其微旨若曰如有用我吾其肯爲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當是時東周之臣如宰晅家父容悅之臣也萇弘城成周有安社稷

之志者也劉康公成肅公有安社稷之功者也未及乎天民大人也惟聖人過化存神故必欲挽東周爲西周也或曰不狃佛肸皆以叛書何也荅曰論語之書豈孔子自作哉魯人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公久矣況知宗周乎仲由冉求在四科之列而爲季氏聚斂且助之伐顓臾況其下乎左傳之言曰家臣而欲張宮室罪莫大焉是以黨惡臧君爲功反以張公室爲罪其書不狃佛肸之叛曷恠乎

淮海近語曰子路不欲夫子赴公山佛擾之召惡其以費畔也夫子欲其用之而爲東周則是并公山畔費之惡而化之矣爲東周爲小可的事使陪臣還政於大夫大夫還政於諸侯諸侯還政於天子聖人獨知自信之真非子路所能識也爲去聲爲東周見不爲公山也此爲字與于爲衛君乎爲字同義　蒙引問吾其爲東周乎曾爲東周乎抑孔子爲東周曰畢竟是魯然與之者孔子也三子言志皆欲得國而治之畢竟地位也是諸侯之相然其事則君國之事也故孔子只是夢周公不是欲使魯爲天子繼文武而治也　口義曰豈必哉言他必定辦得一片信心來也孔子到那裏必將陳君臣之義以感動其心使墮邑請罪就死司寇那時節季桓子亦必感動知得家臣不可叛大夫大夫亦豈可叛諸侯必將歸政魯君魯君亦因此感動修舉周政以事周天子一舉措間而名分正紀綱立政治修文武周公之治赫然復建於東方矣豈不可以爲東

周乎　學殖解云周自平王東遷編年者別以東周亦西方美人之思之意或指魯爲東方之國謂孔子欲以王道興魯是有見於孟子勸齊梁而無見孔子之從周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

大全慶源輔氏曰五者皆心所具之理而仁之發也恭則仁之著寬則仁之量信則仁之實敏則仁之力惠則仁之澤能行此五者則心存理得而仁不外是也然是心一有間斷之時則亡矣是理一有虧闕之處則失矣故其行是五者必自一家一國以至於天下無適而不然然後其心公平其理周遍而仁之體用備矣　初問云子張一生病痛只是務外今問仁其意向頗近裏着已也夫子若劈頭

告以近裏之事如克復之類子張便未信故以於天下三
字從子張喜好處打動他當時子張不覺便喜歡遂問之
夫子告以五者皆身心之學又一一數出效來仍就子張
喜好病根處引之也夫子造就子張之妙譬如化工神哉
講録云恭寬信敏惠都是為仁之工夫仁是天理天理
即人心也恭者心不放寬者心不隘信者心不欺敏者心
不怠惠者心不私五者能行心便無外能行於天下心便
無間心存即是理得理得即是為仁矣　附四書說云
於天下者亦出門使民之意也之夷狄不可棄亦是此意
原來為仁之功不可使有一毫間斷若一毫間斷則天理
不周理矣

○佛肸召

呂氏春秋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
亦豪士之自將者其不可漂以汙也亦猶此也　文選崔
子玉座右銘曰在涅貴不緇曖曖内含光　潘安仁曰莫
涅匪緇莫磨匪磷　筆解韓曰此與公山氏義同有以
知仲尼意在東周雖佛肸小邑亦往矣　李曰此自衛反
魯時所言也意欲伐三桓子路未曉耳　歷代確論東坡
曰孔子之不助畔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意必不
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使不自絕而已佛
肸之不能為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
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
也　筆乘云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污白而緇
者也孔子則不然不曰堅矣穢無以受磨而奚磷不曰白
矣我無以受涅而奚緇此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若謂堅不
磷涅不緇非物理也非物理何以喻大　明儒經翼云問
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先儒解為堅白不足自試於磨涅何
如王氏曰天下之白莫如玉天下之白莫如雪未有不可
得而緇磷者以其有形有色故不能免於污壞所謂器也
夫子心同太虛超乎形色之外故不可得而磷不可得而
緇所謂不器也故曰吾豈匏瓜也哉其旨微矣當時三家
以大夫而叛諸侯佛肸以陪臣而叛大夫其稱名借號欲
將國命挈而歸之宮室亦倡義之舉也孔子欲往亦墮三

都之意此是夫子反正之微權如其勢不可行故卒不往
豈門弟子之所能識也　解醒編云匏瓜可資於食故未
有空繫而不食是匏瓜置於無用之地為虛生矣吾道有
資於天下後世既有資於世必不可置於無用之地吾負
此道而置於無用之地亦虛生也吾豈為之註中匏瓜繫
於一處而不能飲食是責匏瓜以飲食也恐未必然　陸
士衡演連珠曰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
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
霄之節厲　通義仁山金氏曰蓋當時方言俗語夫子引
之猶今俗云我不是匏子我足能行而口能食者以此語
意推之則夫子徙佛肸之召而其操縱久速之機則在我

蓋春秋之初諸侯專恣習以爲常春秋之末大夫專制又習以爲常故當時以二子欲張官室爲大罪夫聖人在上則可以治諸侯大夫聖人在下非有所假則何自而爲之哉此公山佛肸之召大夫夫子所以不絶之也其可與有爲則聖人自是爲之必自有道使其不可與有爲則聖人仕久止速其權在我彼何以足強之又豈足以拘之哉凡此皆聖人有爲之微機在不言之表者　西山真氏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爲可故子路仕孔悝不得其死冉求仕季孫無改於其德顔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　鄱子知言云儒非曲謹小廉之謂論語一書中多處世機權知見南子應公山佛肸可知聖學無方但一粒種子真入

水不濡入火不焚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呂氏春秋曰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惑而乘驕也狂而操吳干將也　筆解韓曰此三言泛學五常之有蔽也不言禮與義略也絞確也堅確之義　此三者指子路辯也由之爲人直勇剛故以絞亂狂戒之耳　李曰深乎聖人戒子路先舉仁智信以不學爲蔽況直勇剛豈可不學乎孔註不分與肯退之其精矣乎　大全南軒張氏曰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徒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爲善矣好仁不好學之蔽如欲力行自守以爲仁而不知學以明之則其所行所守未免於私意適足以爲愚而已至於好知不好學則用其聰明而不知約之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守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存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知含蓄故其蔽絞絞者訐而已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知止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務勝而不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爲達德善行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爲德行而反以自蔽學如行大道日闢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室而蔽矣　通義胡氏曰蔽如爲物遮掩僅得其一偏而不見其全體也　黄氏曰學所以明理者學謂效之師友之言行求之方冊之紀載皆學也所以學欲觀夫理之所當然者而效去之也又曰仁知信直勇剛六者德之大目耳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間其理固多端

也今但見其大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其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仁主於愛偏則不分賢愚賢否而流於愚智知人所難知偏則窮尚極遠而流於蕩信而偏則執一不通而流於賊直而偏則迫切不舒而流於絞勇則直徑而亂剛則躁動而狂是皆得其大目而不學有所蔽以至此也　論語測曰蔽也者偏之爲害也學也者所以覺其理去其蔽冀其偏使會其全合其中正有以有之於已也是故不學則不覺不覺則不明不明於仁之理則蔽於仁之偏而其愚也可罔矣不明於知之明則蔽於知之蔽而其蕩也無所歸約矣不明於信之理則蔽於信之偏而其賊也反害其身矣不明於直之

理則陷於直之偏而其絞也訐而不舒炎不明於勇之理則陷於勇之偏而其亂也適以犯難矣不明於剛之理則陷於剛之偏而其狂也躁妄矣　何吉陽集云夫學也者蔽而後設者也醫也者害而後制者也故學究其蔽而體自存醫去其害而氣自復　朱子語類云楊問好信不好學何故便到賊害於物處曰聖人此等語多有相類如恭而無禮則勞處一般此皆就子路尖處正之昔劉大諫從温公學温公教之誠謂自不妄語始劉公篤守其說及調洛州司法時運守禮使吳守禮至州欲按一司戶贓以問劉公公對以不知吳遂去而公常心自不足謂此人實有贓而我不以誠告其違温公教乎後因讀楊子避礙通諸

理始悟那處有礙合避以通之若只好信不好學因守不妄語之說直說那人有贓其人因此得罪豈不是傷害於物　問集註云剛者勇之體勇者剛之發曰春秋傳云使勇而無剛者常冠則勇者發見於外者也　口義曰蔽只是此心被私意遮隔了私意遮隔一層此理便通透不去隨分你外邊做得近似只是氣質之偏不是達德故須學以去蔽然學又須好學而不好只是口耳之私只增長得蔽去他不得好學如何只是隨時隨事有得於心則真心發見氣質不用事這箇真心便是德如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之心便是仁這道理分分曉曉不可陷不可罔便是知實有此理無所為而為便是信順此理而違之便是直

發之勇決處便是勇此理不撓不屈處便是剛皆不假外得者此之謂好忘子路知學未必知好未免滯於口耳之私則理未透徹其蔽有所不免矣夫子之言亦因其病而藥之　淮海近語曰六言六蔽氣質之偏也好學者變化氣質也仁知信直勇剛之德稟於天者何常不好但若不好學以明理而惟任氣質以用事則仁蔽於愚知蔽於蕩信直蔽於賊絞勇剛蔽於亂狂并本有之美德而亡之矣非仁知信直勇剛之蔽也氣質用事之蔽也若知道我此心之理原是天命流行純粹至善一毫氣質用事也容不得時時好學以明之則本体昭著隨施當可當仁而仁當知而知當信直而信直當勇剛而勇剛無復有蔽矣故好

學非他明理也明理者明心體也明心體致知也　解醒編曰仁知信直勇剛俱是德性之固有然所以渾融其德性而出之不偏者全在學問乃所以尊德性也好學則此心之中純是天理中正而不以一己之偏見與之自然順應合當不學則其始也求義理於氣質而不求義理於吾心其終也任其資質之所近而不揆諸天理之所當必至於非所愛而愛非所知而知非所信而信非所直而直非所勇而勇非所剛而剛是非淆亂而美德亡矣　海蠡編云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剛夫非學歟而何以曰不好學也曰謂其偏有所好耳有所見則有所不見矣有所好則有所不好矣揚极非好揀擇非學故不能與於道而

免於蔽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忘其見則道集矣剗其好
則學全矣所以道一翳在眼空花亂墜　初問云好仁等
處皆是皮膚却不知人好美德須究竟義理實踐其妙不
然只空慕名色在皮膚上做工夫鮮不謬矣　原旨云
不能好學是不從根源上做工夫而在支流一偏上做事
所以有一好便生一障蔽緣他心體尚未光明凡此仁知
信直勇剛見得一邊不得見一邊不能不蔽而為愚之類
也　講録云剛勇一般此處分說則敢於為者謂之勇急
於勇者謂之剛狂是躁率亦與狂狷之狂不同　問六德
又須好學然後無蔽何也曰六德之中輕重淺深當施不
當施其理尚多在若不好學以究其理之精微則隨其所

向之偏必有不當施而施者是於六德反遂蔽矣
○小子何莫學夫詩
原旨蔡氏曰可以群可以怨通事父遠事君詩中尚有指
實可以尋類而求可以觀則篇篇多有之在學者之自得
不可指定謂其章可以興其章可以觀也　愚按六經皆
稽實待虛之言苟讀詩者有所感發則興觀群怨事父事
君隨所玩習皆可有得奚必讀陟岵而後可以言事父讀
四牡而後可以言事君也如王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
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晨風鹿鳴亦豈父子兄弟之
詩耶且可以興可以觀亦隨讀者之有觸而能自得之又
安可謂篇篇多有之也　鶴林玉露魏鶴山云處人倫之

變當以三百五篇為正考槃小宛之為臣小弁凱風之為
子燕燕谷風之為婦終風之為毋柏舟之為宗臣何人斯
之為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
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　草木子云宋朝有詩獄諸
儒之過也夫子言詩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故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足以戒　弇州劄記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
怨其惟風乎頌則純純則成雅兼之矣　讀書録云關雎
之類言夫婦鹿鳴之類言君臣棠棣之類言兄弟蓼莪之
類言父子黄鳥之類言朋友此詩於人倫之道無不備也
唐志云毛詩草木蟲魚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
修撰并繪物象學士楊嗣復張次宗上之　困學紀聞云

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雎摯有別也呦呦之鹿食相
呼也德如鳲鳩言均一也德如羔羊言純潔也仁如騶虞
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
陽之候也鳴鵙陰之兆也蒹葭露霜變也桃蟲拚飛化也
鶴鳴於九皐聲聞於野誠不可掩也鳶飛戾天魚躍於淵
道無不在也南有喬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華君子之德
也匪鱣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役也蓼莪常棣知
孝友也采蘋行葦見忠信也葛屨褊而羔裘怠也蟋蟀儉
而蜉蝣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周原膴膴
堇荼如飴惡可為美也黍以為稷心眩於視也蠅以為雞
心惑於聽也緑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

以勺藥貽我握椒芳馨之辱也焉得諼草言采其蝱憂思之深也柞棫斯拔候薪候蒸盛衰之象也鳳凰于飛雉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葛采苓傷讒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通志略云學者皆操窮理盡性之說而以虛無為宗至於實學則置而不問當仲尼之時已有此患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其曰小子者無所識之辭也其曰何莫者苦口之辭也故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此苦口之甚也一部論語言他書不過一再惟詩則言之又言凡十二度焉

又曰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若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不識雎鳩則安知河洲之趣與關關之聲乎凡鴈鶩之類其喙褊者則其聲關關雞雉之類其喙銳者則其聲鷕鷕此天籟也雎鳩之喙似鳧鴈故其聲如是又得水邊之趣也小雅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不識鹿則安知食苹之趣與呦呦之聲乎凡牛羊之屬有角無齒者則其聲呦呦駝馬之屬有齒無角者則其聲蕭蕭此亦天籟也鹿之喙似牛羊故其聲如是又得蔞蒿之趣也使不識鳥獸之情狀則安知詩人關關呦呦之興乎若曰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者謂瓜苦引蔓於籬落間而有敦然之繫焉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者謂桑葉最茂雖未落之時而有沃若之澤使不識草木之精神則安知詩人敦然沃若之興乎陸璣者江左之騷人也深為此患為毛詩作鳥獸草木蟲魚疏然璣本無此學但加采訪其所傳者本是支離自陸璣之後未有以此明詩者惟爾雅一種為名物之宗然孫炎郭璞所得既希張揖孫憲所記徒廣大抵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識詩書之旨二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惟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學之者務在識真不比他書只求說也神農本經有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陶弘景隱者也得此一家之學故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兩之臣少好讀書無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結茅夾漈山中與田夫野老往與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情性於是取陶隱居之書復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三之已得鳥獸草木之真然後傳詩已得詩人之興然後釋爾雅

○子謂伯魚

筆解韓曰吾觀周南蓋文武已沒成王當國之時也且奭分陝故別為二南戒伯魚當知此耳　二程語類云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諸侯長也　又云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為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人有能修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　山堂考索曰二

南樂章之名也周世未有樂名南者惟左氏載舞象箾南籥則南蓋文王樂名也商紂之末天下潰亂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及於江漢惟東北之區尚染於紂故作樂者采自北以南土風而名之曰南用之為燕樂用之為鄉樂用之為射樂用之為房中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　又曰道無始則不行而周南則為正始之道化無基則不立召南則為王化之基故其肅肅雝雝在於閨門之內而其化行於二南之國蓋以其能正家而治國故詩必首於二南正如易之首乾坤也　又曰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桃夭芣苢皆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蘩夫

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事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為陰類故先於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之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為差矣　夢溪筆談云周南召南樂名也胥鼓以雅以南是也關雎鵲巢二南之詩而已有樂有舞焉學者之事其始也學周南召南末至於舞大夏大武所謂為周南召南者不獨誦其詩而已　朱子語類云問為周南召南曰為字如固哉高叟之為詩也之為只是謂講論爾　論語測曰二南詩之首也舉二南以槩三百也詩之教廣譬博喻能開人知見也正墻面而立則有蔽於前是無所知見也夫學者覺也去其蔽而覺

乎天理也　初問云凡人能行處全是人情物理上通透此處不通透雖家庭之間自有許多窒礙六經惟二南詠歌人物情理處情狀極通透　抱朴子曰登閬風捫辰極然後知井谷之闇隘也披六經玩百氏然後覺面墻之至困也　近思録云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常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便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禮云禮云

筆解韓曰此連上文訓伯魚之詞也馬鄭但言禮樂大略甚精微　李曰應伯魚但習二南多知虫魚鳥獸而已不達曰輒分治邦家之本也但習玉帛鍾鼓而已不達雅頌

形容君臣之美也有以知詩者禮樂之文玉帛鍾鼓禮樂之器兼通即得禮樂之道　禮記孔子謂子張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　揚雄曰玉帛不分鍾鼓不耘吾無以聖人矣　前漢書禮樂志云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鍾石筦弦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懽心而不流其聲音　後漢范升曰夫鍾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存器而亡本樂之

通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　文選任彥升云鍾鼓非樂云之本縗麤非降殺之要翰注曰樂之與禮本在於中情豈以鐘鼓之聲縗麤之服升降以為禮樂乎　宋朱廣之云夫禮以伸敬樂以感和雖敬由禮伸而禮非敬也和因樂感而樂非和也故上安民順則玉帛停筐風淳俗泰則鐘鼓輟御　樂書云物不徒設必有難知之義存焉器不徒設必有寓意之象存焉是禮雖不在玉帛然非玉帛無以致其義樂雖不在鐘鼓然非鐘鼓無以明其象因物以致義得義而物可忘因器以明象得象而器可忘若是者非聖人其誰耶　淮海近語曰禮云樂云不說出和敬來而咏嘆淫泆使人深思自得有無窮意味　初問云禮樂從吾心之莊敬和樂處達之儀度聲容之間莊敬和樂本也儀度聲容自本上生出枝葉文焉耳故禮樂有本有文此處本末自明不求其本而惟末之講究雖謂無禮樂可也故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

○色厲而内荏

通義胡先生曰易泰卦以内健外順為君子之道否卦以内柔外剛為小人之道此則厲者外為剛之容荏者内蘊柔之惡者也　朱子語類云問色厲而内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為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　李夢陽曰色厲而内荏内柔而外剛也色取仁而行違内陰而外陽也　初問云内荏是心中隱微愧怍處外邊本動做硬浪模樣而其内則不勝自歉此等人惟恐有人發露他心事其不啻穿窬　原旨云荏與厲俱是不好字面緣他内荏所以做出色厲亦以色厲蓋其内荏也而祇羊質虎皮見豺而戰見草而伏未有不至於敗露者　焦氏講錄云此似為當時在位之大人說故云譬之小人

○鄉原德之賊也

筆解韓曰原類柔字之誤也古文從[illegible]内柔後人遂誤内柔為鄉原原足以明矣　李曰義連上内荏蓋仲尼重言内柔者詐為色厲則是德之賊也　韓曰外柔而内厲則尚書所謂柔而立也若外厲而内柔則是穿窬盜賊爾　孫奭示兒編云鄉原德之賊晦庵先生云原與愿同非也愿之為慤也愿慤則為謹厚之人必不肯同流合汚所謂鄉原即推原人之情意隨波逐流佞偽馳騁茍合求媚於世故曰一鄉之原人是以為德之賊也司馬温公解揚子賊仁近鄉原謂所至之鄉猶衆隨俗求媚於人者其說盡之　楊用修璅語曰以鄉原竊相位胡廣也以鄉原竊天位王莽也　蘭端錄云鄉原之說發於孔子而孟子申之至揚子雲又有鄉訕之說原微而難知訕淺而易見　藝文類稿云賊者害人者也害人有大小則穿窬之賊與殺人之盜不同害道亦有大小則色厲内荏與鄉原亦不同孔子以色厲内荏人心猶存者為穿窬以肆行無忌失其本心如鄉原者為賊誅心以定罪也於少正卯而以罪鄉原

之罪罪之緣罪以正法也彼少正卯者言行學術皆非與偽而能以其堅辯潤博之私聞於魯國鄉原之流哉　中玄問辯録問鄉原德之賊也註云鄉者鄙俗之稱然否曰只是一鄉稱原人而已蓋似是而非也故曰德之賊若是鄙俗之人則人方鄙棄之矣何能亂德曰陸子有云漢文帝也只學得箇鄉原然否曰三代而後有德之君致治之美如漢文有幾若漢文只是鄉原有何不可儒者大言乃爾

○道聽而塗說

荀子曰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

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淮南子原道訓曰夫内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為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　論語測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識者契也畜者養也德者心之得也善言入乎耳契乎心以養心之德也皆得之於内也道聽塗說自外得之自外言之而不為已有故曰德之棄也　口義曰顔子不違如愚聞言多化了若只在口耳上出入安能實有此理哉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潛夫論曰孔子病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致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闇也患其苟先私計而後公義爾　魏書恩倖傳云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眄睞之利射咳吐之私此蓋苟進之常也故甚者刑身淪子其次舐痔嘗癰況乃散金秦貨輸錢漢爵又何怪哉　初問云此章全要着在事君上有損益處說方是夫子本旨　凡事君有大道義是已故知義方可與事君若鄙夫與之事君適有損耳焉能事君何也鄙夫只曉得富貴全不知義未得富貴時營營然惟恐其不得既得富貴時又營營然惟恐其或失此其朝夕思惟只是此事自己身富貴之外絶不管君上之安危國家之休戚只此一念無所不至矣無所不至者在下位便剥君害民

一切損於君者皆為之在上位便萬分蠱惑恣意要寵塞絶言路交結閹宦甚或導其君以喪國亡家之事亦所敢為此其損益於君者何如尚可與事君乎哉不可事君謂其有損於君而無益也註中吮癰舐痔是不過喪已之廉耻與事君不切弒父二字與事君不相干弒君字則又非事君之事故恐未透　疑問云說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便有君當擇臣而不可與若人謀國臣當自擇而不可與若人共事之意若說不可與之共事君便說殺了非聖人口氣　蘇軾告神宗曰臣始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以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数其悪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

其禍乃至於喪邦此數語可備此章註疏

○古者民有三疾

大全南軒張氏曰疾生乎氣稟之偏狂而肆者過於進爲也矜而廉者廉隅露見也愚而直者直情徑行也此雖偏而爲疾然猶爲疾之常至於狂而放則流而爲蕩矜而爭則溢而爲忿戾愚而徑直則變而詐是蓋世衰俗敝則習益遠故也言疾則固爲偏而今也併與古之疾而亡之則益甚矣古者三疾學則可瘳也至於今之疾悖理亂常之甚甚難反矣然困而能學亦聖人之所不棄也　陳潛室木鍾集云氣數有淳漓故生物有厚薄只正春時生得物如何追春末生物便別後世生聖賢既與古不同即生暗

蔽愚人亦欲如古不得　朱子語類云問古之矜也廉曰廉字是側邊廉隅這側字那分處所謂廉者爲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　原旨云狂矜愚是病曰肆曰廉曰直猶爲本證曰蕩曰忿戾曰詐則已變而爲別候故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此是即氣習以驗風俗

○惡紫之奪朱也

前漢書顔師古註曰惡其邪好而奪正以喩利口之人多言少實傾惑者也　牟子曰玉石同匱猗頓爲之於悒朱紫相奪仲尼爲之嘆息　困學紀聞云紫間色也孔子惡其奪朱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鄭康成以紫緌爲宋王者之後服賈逵杜預以紫衣爲君服皆周衰之制也　環濟要略曰正色五謂青赤黄白黑也間色五謂紺紅縹紫流黄

荀卿曰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審誅賞禁淫聲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職也　徐幹中論曰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倦諜諜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寡而愚闇不達之士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　初問云邪正原自殊途但人心惟危易爲邪所惑亦有正不勝邪時節紫色一出多眩然奪目人遂以爲朱不如紫矣鄭聲淫一作多盈耳可聽

人遂以爲鄭不如雅矣利口之言無非導人以欲逢君之惡多不逆耳人遂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故利口多覆邦家今人每云紫非朱似朱而有亂於朱鄭非雅似雅而有亂於雅此等語殊可笑紫何常似朱鄭何常似雅耶只爲人情易趨於物欲故不覺爲欲所動遂至邪以勝正靡然相趨而淫蕩其心正道廢矣故夫子惡之　疑問云此猶詩之興體專主下一句　紫原別於朱鄭聲原別於雅樂故下一奪字亂字利口原不如訥言者或者喜其便捷誤用之此等人一用變亂是非未有不覆人國家者夫子說覆邦家特下一者字斬釘截鐵見有斷乎必然之意　大全雙峰饒氏曰紫以間色亂正色以其能悅人之目也鄭

衛之樂以混聲亂正聲以其能悅人之耳也故聖人惡之後世果卒為二者所勝古人玄衣朱裳今之朝服直以紫為上至於常服亦皆衣紫所奏之樂莫非鄭衛淫哇之聲人心好惡之失其正如此況於聽言之際安得不為利口者所惑邪　新唐書史臣贊曰詩人斥諸人最甚投之豺虎有北不畀也如當辟劉栖楚輩則然肆訐以示公搆黨以植私其言纚纚若可聽卒而入於敗亂也孔子所謂順非而澤利口覆邦家者與　唐次元和辨謗畧序曰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聽豈止鶉鵲雕卉薏苡之惑哉　傅子曰夏侯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也

○予欲無言

筆解韓曰此義最深先儒未之思也吾謂仲尼非無言也特設此以誘子貢以明言語科未能忘言至於默識故云天何言哉且激子貢使進於德行科也　延平答問明道龜山皆云此語為門人而發熹恐此句從聖人前後際斷使言語不着處不知不覺地流出来非為門人發也子貢聞之而未喻故有疑問到後来自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方是契此旨趣頗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也　先生曰此一段說甚佳但云前後際斷使言語不着處不知不覺地流出来恐不消如此說只玩夫子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數語便見氣味深長則予欲無言可知旨歸矣　朱子語類問予欲無言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都撒出来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個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了　大全雙峰饒氏曰予欲無言聖人是要人就他躬行處體認莫只於他言語上求蓋就躬行處體認便件件把作實字看若只就言語上求只將作空言看了無益於得也此與吾無隱乎爾章大同小異都是說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晦底道

理此是說行處都是理不必於言語上求　初問云道之大原出於天語道者至天止矣天未有言但見他流行則有四時寒暑陰陽往来代謝無有窮紀其發生則有百物飛潛動植種種色色無有限量天於此盡泄其微矣此其道之至微至妙至廣至大通呈露發散在外更沒有些須隱藏吾觀天者察此而有得有不可勝用矣天何嘗假於言而亦何待於言哉　原旨云四時行必有所以行之者百物生必有所以生之者於此體會則天理流行之妙不在亭毒而在吾心　天何言哉一節早是把真機盡洩方欲無言已自言盡了更又何言　禮記云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

出萬象為敷演殊
得時行物生有

㞢物露生無非教也　吳淑天賦曰雪霜降而風雨施無
非教也四時行而萬物茂復何言哉　又曰為萬物之祖
用四時作吏　維摩詰經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
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於是
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
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
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言語是真入不二法門　肇論曰善
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尋迹所不能迹至理虛
玄擬心已差況乃有言恐所示轉遠庶通心君子有以相
期於文外耳　又曰善吉有言衆人若能以無心而受無
聽而聽者吾當以無言言之　僧寶傳餘杭政禪師有問
者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
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為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
謂造化無盡藏也　黃龍南禪師云㫬之嫗之春夏之所
以生育也雪之霜之秋冬之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得乎
　大慧語録云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所以從上諸聖次
第出世各各以善巧方便忉忉怛怛唯恐人泥在言語上
若在言語上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說權說實說有說
無說頓說漸豈是無言說因甚摩達磨西來卻言單傳心
印不立文字言語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因何不說傳玄傳
妙傳言傳說只要當人各各直下明自本心見自本性事
不獲已說個心說個性已大段狼藉了也　又云纔涉唇

吻便落言詮不落言詮即成寂默須知向上別有一路子
　黃蘗宛陵録問淨名默然文殊讚嘆云是真入不二法
門如何師云不二法門即你本心也說與不說即有起滅
無言說時無所顯示故文殊讚嘆云淨名不說聲有斷滅
否師云語即默默即語語默不二故云聲之實性亦無斷
滅文殊本聞亦不斷滅所以如來常說未曾有不說時如
來說即是法法即是說法說不二故乃至報化二身菩薩
聲聞山河大地水鳥樹木一說法時所以語亦說默亦說
終日說而未嘗說既常如是但以默為本　裴公問師曰
山中四五百人幾人得和尚法得師云得者莫測其數何
故道在心悟豈在言說言說秪是化童蒙耳　白沙文編
云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處安能
為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用
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為宗不可不著意理會　海嶽編云
子曰予欲無言夫孔子生平自言及答問俱是逗學者機
應所知量所謂舌而談心不談者豈至此然後欲無言哉
姑借此語為辨學者之採竿耳可柰子貢又恁麼去也故
孔子又推答之然前答莫知後答何述俱引天為證此意
亦淵乎遠矣學者須委悉吾夫子不開口處喫緊為人方
乃出得五陰身田若向口吻下承當秪是蝦蟆衣下客耳
昔文迦四十九年說法至末後自謂未嘗轉法輪於時諸
上首作子貢之疑者恐亦不少也靈山拈華賴有迦葉破

顏微笑豈其聖門翻無針芥相投者如迦葉顏子没矣豈
曾子當時不在側耶　世人欲向四時行百物生處見天
之心諸弟子欲向動靜語黙處見孔子之心殆全見全不
見也窺月於千溪萬派見春於萬紫千紅謂非月非春則
悖謂即月即春亦差除却此向何處見孔子面目落霞與
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吾問集云子貢當時說夫
子不言小子何述却是推開了自身而欲覔之於外天何
言哉夫子正為方便指點的頭面與他今若曉得四時之
行不得不行便見夫子不猒處百物之生不得不生便見
夫子不倦處
○孺悲欲見孔子

語溪宗輔録云孔子以疾亂悲而不見然又取瑟而歌使
之知其非疾所以警教孺悲也孟子以疾辭齊王而不往
朝然又出弔東郭而使之知其非疾者所以警教齊王也
　樂書云孔子辭孺悲以疾猶孟子辭齊王以疾也蓋孔
孟一道也荀盡師道無貴賤無尊卑吾所以待之一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
衡波傳云宰我謂三年之喪日月既周星辰既更衣裳既
造百昌既變萬物既易黍稷既生朽者既枯於期可矣顏
淵曰人知其一莫知其它俱知暴虎不知馮河鹿生三年
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子雖辯豈能破堯舜
之法改禹湯之典更聖人之文改三年之喪哉父母者天
地也天崩地壞為之三年不亦宜乎是三年之喪堯舜之
制也　漢武帝孝思賦曰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
戚霜露而悽愴懷燧穀而涕零仲由念枯魚而永慕吾丘
感風樹而長悲雖一志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至如獻歲
發揮春日載陽木散百華卉列衆芳對樂時而無歡乃觸
目而感傷朱明啟節白日朝臨木低甘果樹接清陰不娛
悅於懷抱唯罔極而傳心寒氷已結寒條已折旅鴈鳴而
哀哀朔風鼓鼓而烈烈無一息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蒹
葭蒼蒼白露為霜涼氣入衣淒風動裳心無迫而自切情
不觸而獨傷靈蛇銜珠以酬志慈烏反哺以報親在蟲鳥
其猶爾況三才之令人　後漢安帝紀帝絶大臣行三年

喪尚書陳忠上疏曰昔先王孝治天下始於愛親忠於哀
戚上自天子至於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人生三年
乃免父母之懷先聖緣情著其節制故曰臣有大喪君三
年不呼其門周室陵遲禮制衰廢蓼莪之人作詩其詩曰
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
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
武初撥亂之世國政草創人倫未厚鮮循三年之喪以報
顧復之恩禮義之廢實由於此　後漢書戴良傳良母卒
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食哀至乃哭而
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
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

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　新唐書嚴善思奏曰樂者氣化所以感天地調五行漢魏喪禮以日易月葢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禮陰也樂陽也樂崩陽伏禮廢陰從故變以適時孝道之大　樂書曰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況三年不為禮樂乎　魏書孝感傳云孔門有以責衣錦詩人所以思素冠　世說新語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儁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於汝安乎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許日

宋史趙師氏傳帝問鑽燧改火曰古之聖王舉動必順

天時所以四時變火隨木色近世漸務苟簡以為非治具而遂廢之至其萬事皆不如古　馬端臨曰夫子謂宰我曰汝安則為之夫豈真以居喪食稻衣錦為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為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為之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譙讓者蓋以非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　口義曰禮樂以養吾心之中和中和是人情怡好處如通有三年之愛則通服三年之喪此禮樂之本原儀文度數之所從出也宰我不求諸心之所安而從事於儀文度數之間以求免於崩壞抑末矣　明襄湯語或問宰予禮樂崩壞之說何如曰此不知禮樂之本末也

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此正禮樂之本　中玄問辨錄問宰予聖門高弟乃何至欲短喪曰自是聖門高弟即此亦自有人不及處何以故曰人於名義有不順者卒甘心為之而又恐人議已卒又昧而不言宰予即明言以請正是不欺也是有求教之實心也人之居喪徒有三年之空名者多其實一年之間何曾盡禮宰予盡禮於一年之內是尚有一年之實喪也以他人自欺之心而議宰予求教之實以他人三年之虛喪而議宰予求教之實喪其相去蓋遠矣曰然則夫子何深責之曰人子而欲短喪是何言也則何為而不責但須有宰予不欺之實心一年之實喪而後可責以三年之愛彼三年之虛喪與夫欺其心

而不以言也若求為宰予不可得也烏乎責　讀書記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傳若以為喪所以三年之故是約報服非正服矣蓋父之慈子之孝皆心之自然所謂仁也父之於子懷之三年不以為久而子乃久夫三年之喪乎所謂予也有三年[illegible]亦猶言蕭瑀不生於空桑夫非盡人子與言何其無情也若喪所以三年之故則禮經備矣　禮書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書稱堯之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而喪服之制於今無見然則有喪無期有期無服皆心喪而已後世漸文故為冠絰衰裳帶屨以飾於是有斬齊功緦袒免之等三年期九月七月三月之

別然後情文稱而恩義立矣蓋喪服之制上取象於天下取決於地中取則於人故再期之喪三年期之喪二年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五月之喪二時三月之喪一時遠者象閏近者象時則凡在天地之間者有變易矣此喪服所以立中制節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則三年之喪固孝子之所以自盡也宰予欲短之而孔子非之則至期不可以期斷也荀卿與三年問皆謂至親以期斷而以三年為加隆如此則是期為喪之盡而三年為禮之加也與孔子之說戾矣禮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鄭氏謂冠即白布冠今喪冠也然則太古之冠吉凶同色其服又可知也 ○容齋隨筆云宰我以三年之喪為久後人以為

識殊不知其由衷之言不為詐隱所以為孔門高弟也魯悼公之喪孟敬子曰勉而為瘠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謂勉強過禮也夫不情之惡賢者所深戒雖孟氏之不臣寧廢禮食食不肯不情而為瘠蓋先王之澤未遠故不肖者亦能及之

○飽食終日

原旨張横渠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此言誠為警切

朱子語類問心體本是運動不息若頃刻間無所用之則邪僻之念便生聖人以為難矣哉言其至危而難安也曰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

論語測曰終日無所用心何以為難也難以立德立身也有侮焉知不終日爾也終日云者猶緩其辭云爾心雖一息不用不可也何以不可也一息不用則人之生理息而心死矣聖人何取愽奕也甚不用心者之不可也猶賢云者不必賢之也然則用心果可以為聖為賢矣乎心貴於善用用之不善焉猶甚於不用也世有錯用其心而不足與於道者矣何以為善用也用而無用用之至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紫陽子以為節度明道以為不用絲毫人力白沙子以為自然是之謂善用其心

口義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到愽奕便用心然則終日之間心從何處來無他用與不用耳人若能回頭轉腦都如愽奕之用心則虛靈知覺無處不到戒慎恐懼無時不然入聖亦不難矣此是一箇提醒人心的大機括孟子引好貨好色之心達於天德亦此意

○君子尚勇乎

淮海近語曰義之所發即是勇正氣也知有勇而不知有義客氣也蓋勇自義發則勇自集義而生是有德性上來的故為大勇不必於勇而自無不勇者也小人反是 初問云勇是血氣粗處義是鎮壓血氣的精微處 原旨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問得来粗夫子以為亂為盜吝之應處

亦粗此必初見夫子時事也及問強而夫子荅之則先之
以南方之強而終之以君子其進之矣
○君子亦有惡乎
朱子語類問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勇與果敢如
何分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為
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敢果則於
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
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君子
者惟其愛人故惡稱人之惡者為其薄也惟其順德故惡
居下流而訕上者為其逆也惟其術理故惡勇而無禮者
為其陵犯也惟其達義故惡果敢而窒者為其冥行也此

惡不善之公心亦天下之通義也以子貢之有問恐其專
以惡人為心則反有害故又從而叩之子貢之惡惡其近
似而害於知勇與直者也子貢惡乎此則所以檢身者抑
可知矣　雲峰胡氏曰聖賢之所惡若有不同然子貢所
謂徼訐者因夫子所謂稱人之惡與訕者而推之也所謂
不遜者因夫子所謂無禮與窒者而言之也　淮海近語
曰夫子與子貢之所惡言雖不同而理無二致可見聖賢
之公惡皆不失本心之正不枉是非之真耳徼以為知即
果敢而窒者不遜為勇即勇而無禮者訐以為直即居下
訕上稱人之惡者　疑問云隱惡是忠厚之道而好稱之
居下有承上之道而故訕之勇貴禮節而憑恃其血氣果
敢貴通達而窒塞其胸襟此四項人皆由理路上不明白
故妄言妄動害世道人心不小知者天理之明覺只是工
伺察却自以為知勇者天理之奮迅不孫只是無忌憚却
自以自勇直者天理之正當訐只是善攻發却自以為直
此三項人所見所執完全於理相背戾認殺是自家好處
其害於世道人心亦不小聖賢所以深惡之　原旨云居
下流本是制行卑汚的不但是在下位訕上乃在上者無
是事而訕之者稱惡而損其真也若是律以已正而
言及時事亦不可謂之居下流而訕上　劉邵人物志曰
純訐性違不能公正依訐似直以訐訐善故曰直者亦訐
訐者亦直其訐則同所以為訐則異何以別之直而能溫

者德也直而好訐者偏也訐而不直者依也　孫抃疏曰
臣觀方今士人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楚語沈諸梁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
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
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
惡焉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　前漢紀荀悅曰夫近內
寵嬖近阿保御監之為亂自古所患故尋及之孔子曰唯
女子與小人為難養性不安於道知不周於物其所以事
上唯欲是從唯利是務飾便假之容供耳目之好以姑息
為忠以苟容為智以伎巧為材以佞諛為美而親近於左

右記習於朝夕先意承旨因間隨隙以惑人主之心求瞻其私欲慮不遠圖不恤大事人情不能無懈怠或忽然不察其非而從之或知其非不忍割之或以為小事而聽之或心迷而篤信之或眩曜而不疑之其其事皆始於纖微終於顯著反乱弘大其為害深矣其傷德甚矣是以明主唯大臣是任惟正直是用內寵便辟請求之事無所聽焉事有損之而益益之而損物有善而不可居惡而不可避甘醲有鴆毒藥酒有治病是故君子以道折中不肆心而縱體焉唯義而後已　皮日休曰孔父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夫女子之忠貞義烈或間於一時小人之奸詐暴乱不息於一息使千百女子如小人奸詐暴乱者有矣使千百小人如女子忠貞義烈未之有也　疑問云難養即難看待之說不孫即奢則不孫之不孫怨即女德無極婦怨無終之怨到不孫全無名分了到怨無不為之矣所以君子看待此輩人全要自斟酌在不遠不近之間易曰畜臣妾吉又曰得童僕貞人君處宦官宮妾尤當三復於斯言　胸聞四書說云聖人言其難養者欲人思所以養之之道非真以為難而委之於無可柰何也　宋史程珦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可謂得養女子小人之道矣

〇年四十而見惡焉

曾子云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從旦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年三十四十無藝則無藝矣年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　大全厚齋馮氏曰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怠少能精進故古人以四十為成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是為斷也蓋世有晚而知道者焉得而絕之故知其為有為之言　雙峰饒氏曰古人多說四十如四十不惑四十不動心四十五十無聞之類蓋至是血氣盛極將衰之年於此無成則亦已矣後生不可不痛自儆省也　一說四十者道明德立之時也而惡行見焉是終於惡矣絕望之也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論語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

楚辭惜誓云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　晉書韋謏曰毎觀載籍志士仁人有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知陽愚匿情曲從者所用雖異而並傳後世故比干處三仁之中箕子為名賢之首　弇州劄記云去易也奴則難死又難死不倍仁易奴則難去又難　路

史曰所謂去之者特不在其朝而其所謂遯于荒者直亦盤庚之出遯荒野以自免於刑戮而已矣何至挾祭器降周哉　海録碎事箕子被髮佯狂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温公曰孔子曰商有三仁焉蓋孔子之前為比干者則非微子矣與微子者則非比干矣為箕子者則非比干與微子矣至孔子然後知三子者皆仁人也　延平荅問殷有三仁焉和靖曰無所擇於利害而為所當為惟仁者能之熹未見微子當去箕子當因比干當死端的不可易處不知使三人易地而處又如何東坡云箕子嘗欲立微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故箕子告微子曰我舊云刻子王子不出我乃顛隮是以二子或去或因蓋居可疑之地雖諫不見聽故不復諫比干則無所嫌故諫而死胡明仲非之曰如此是避嫌疑度利害也以此論仁不亦遠乎熹按此破東坡之說甚善但明仲自辭乃云微子啟王元子以存宗祀為重而背國也比干三孤以義弼君以存人臣之義而非要名也箕子天畀九疇以存皇極之法為天而非貪生也熹恐此說亦未盡善如箕子一節尤無意思不知三人者端的當為處當如何以求之　先生曰三人各以力量竭力而為之非有所擇此求仁得仁者也微子義當去箕子因奴偶不死爾比干即以死諫庶幾感悟存祀九疇皆後來事初無此念也後來適然爾豈可相合并致仁人之心不瑩徹耶仁只是理初無彼此之辨

當理而無私心即仁矣胡明仲破東坡之說可矣然所說三人後来事相牽何異介甫之說三仁恐如此政是病處皆了仁字不可不察　通義朱子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偶然不衝著紂之怒不見殺耳非有意於為奴也然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君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將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　原旨或曰三子之心何心于去而何心于不去何心于死而何心于不死皆仁也小註謂

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去者非忘君皆不是蓋其去其
生其死皆由紂而不由三子當時紂偶不殺微子箕子微
子箕子難說我定要死紂既要殺比干難說我要去要囚
如小註則其去其生其死皆是三子自家揀擇如何可通
只是三子遇雖有幸不幸其心同一仁也　愚按小註所
言固不是然詳玩本文所記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
干諫而死分明是三人自處如此書微子篇亦曰商其淪
喪我罔為臣僕是箕子以因處其身又曰詔王子出迪則
是以去處微子三人雖非有所揀擇然當時三人所處必
有不同或是微子當去箕子當不死比干當諫所以如此
故夫子同許其仁今從千百世之後懸斷於千百世之上

亦當虛心觀理要不可以執一論也　明儒經翼曰殷之
三仁雖同但去者死者俱易為奴獨難佯狂受辱最有生
意箕子道大如造化元氣之旺雖糞土上亦發生意惜乎
紂逢天逆命已極 錢氏 或問曰夫子三仁之稱不忍也無
私也知有君國而已也慈愛惻怛誠不忍見宗國之滅亡
而肫肫懇懇滿腔皆惻隱之心認得祖宗生我與紂為子
孫時真是一體而分何忍見其如此　疑問云仁固是忠
君愛國然要求此心之無愧耳書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
一自字一人字下得極妙惟自靖故人可自獻見先王於
地下是之謂各全其心是之謂三仁

柳下惠為士師

黜書曰柳下三黜不慍其色子文三陟不喜其情 常景傳
胸岡四書說云士師刑官也主刑者民之司命一有不直
則當死者不死當生者不生民無所措手足矣豈細故哉
故下惠為士師惟知直道而行雖三黜亦不之去　疑問
曰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故三見黜其所云云蓋已
所以不去的本意見得此道決不可枉父母之邦自不必
去此可為萬世臣人者法　講錄曰柳下惠仕魯時三家
漸已用事刑獄必有不平處惠不曲法以徇之是以常常
見黜三字不拘定是三次直道枉道泛說不專說治獄直
道難容見得無可去枉道易合見得不必去

齊景公待孔子

原旨云孔子自度方謂期月而可三年有成而晏子乃謂
當年不能究其蘊累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以謂吾老
而不能俟也　講錄云若季氏二句是待之之禮不誠吾
老矣二句是用之之意不決孔子行固重在老不能用然
亦承季氏則不能來

齊人歸女樂

前漢書五行傳云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羊死劉
向以為定公知季氏逐昭公皐惡如彼親用孔子為夾谷
之會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
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為是
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　後漢書蔡邕曰齊人歸樂

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黨放主而背國乎道不
可以傾也　蜀志秦宓曰定公賢孔女樂而棄朝事
泒註曰魯定公無禮可稱究之賢者沒學所不足也　舊唐書褚遂良傳史臣曰
齊人饋樂而仲尼去戎王溺妓而由余奔婦人之言聖哲
罹其禍　樂書云考之天文巍星近太微主俳倡命之
曰天倡則優倡之徒雖上應天文特猥雜子女之新樂而
已非先王之樂也昔夏桀大進倡優為漫爛之戲齊侯盛
陳優倡奏宮中之樂君子必欲如法而深誅之者為其傷
風害政其慈為甚故也齊人饋樂而孔子行豈非詩所謂
庶姜萋萋庶士有朅之意哉　意林云齊景公惡仲尼為
魯政梨沮曰去仲尼如吹毛耳乃使遺魯女樂哀公怠於

政仲尼諫不納而之齊　鶴林玉露朱文公云齊人歸女
樂説者謂受女樂必怠於政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
之又似夫子懼其讒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
以魯仲連諭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
侯妃處梁之宮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
等事故夫子不得不亟走余謂齊人但欲蠱魯君之心君
心既蠱則所謂怠於政事聽讒嫉賢之事自然色色有之
楊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
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
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
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

其用孔子之主也孰謂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華
鮮韓曰上段孔子行是去齊來魯也下段孔子行是去魯
之衛也孔子惡季氏患其強不能制故出行他國　大全
雙峯饒氏曰齊人歸女樂只説箇歸字畢竟是歸其女樂
於魯君相皆有之不是專獻於桓子三日不朝亦是君臣
皆不朝緣當時辭受之權盡出於季氏想是他既自受又
為定公受之　講錄曰女樂通宵千綾不惜寇萊公亦不
能無損江湖日汎散樂遺䏭鐵崖子之所損尤多矣大抵
此事不惟損却德業亦且損却壽命司空圖云六龍飛轡
長相窘更忝乘危自着鞭真可懼也若韓魏公盡遣女樂
而曰令人心勞仁宗命速押女口出東門而曰若見其人

恐亦不能出以此一為賢君一為賢相德業壽考幾何能
及哉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楊子曰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
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楚辭惜誓云已
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壄循四極而
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　文選賈誼云鳳皇翔于千仞兮
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搖增翮而去之　銑註
曰鳳皇喻賢人也言鳳皇高飛下覽有聖人之德者乃下
而見於時也賢人亦擇明君乃事也　潛夫論曰鵷鶵群
游終日不休亂擧聚跱不離蒿莽鴻鵠高飛雙別乎雜通

千遊萬志在陂池鸞鳳翱翔黃屋之上徘徊太清之中隨景風而飄飄時抑揚以從容意猶未得喈喈然長鳴麾號振翼陵朱雲薄井極呼吸陽露曠旬不食其意尚猶嗷嗷如也三者殊務各安所為是以伯夷採薇而不恨巢父木棲而自願由斯觀諸士之志量固難測度　後漢書陳留老父曰龍不隱鱗鳳不藏羽　吳志吾粲曰夫應龍以屈伸為神鳳凰以嘉鳴為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哉　唐人學官碑文云聆鳳衰於南楚歌雖噫於東魯弟子曰僻非以管闚之見而謗堯舜接輿以毛甓之分而刺仲尼皆蔽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弾弦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

之不明矣　講録曰楚狂是陸通接夫子之輿而歌夫子下車欲與之言想是言事君之義救民之仁楚狂知得必不相合故趨而避之以滅其迹夫子遂不得與之言也
原旨云欲與之言亦只是鏡中看花未知所言者何事
荅問編曰鳳兮二句是言其不能隱往者以下言其猶當隱可追言可追向日之失也夫擬之以鳳而譏其德之衰諷之以去而猶懼其禍之及亦賢矣孔子欲告以出處之義使彼悟已者之為非殆者之可挽而乃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是夫子有心於楚狂楚狂無心於夫子矣　白沙先生文編云沮溺接輿輩後人溺于富貴者見孔子道他不是却以藉口如何得他首肯他雖偏過于高後人偏淪

于汙他猶不失為漸之上九後来藉口者却是晉之九四一則鴻漸于逵一則晉如碩鼠何異雲泥之相隔耶

長沮桀溺耦而耕

後漢書蔡邕曰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
通義慶源輔氏曰天之生聖賢欲其平治天下者理之常也其或雖生聖賢而未欲平治天下者理之變也然既曰聖賢則必以天地之常者為心而其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備盡於己舉而措之易亂為治易危為安固必有自然之應而天果未欲平治天下也則亦安於理而已若天下已平治則亦何用聖人以易之哉　禅喜集云人皆趨世出世者誰人皆遺世世誰為之　講録曰夫子使子路

問津雖是不知津而問亦是接引之意子路曰為孔丘長沮豈不知是魯孔丘而復問之者意以天下無此奔走四方之人只有魯之孔丘在四方奔走若是此人必知津處也子路曰為仲由桀溺復問是魯孔丘之徒者正要說他孔子是避人之士為其徒者無益也滔滔然天下皆流於無道矣雖欲易之為有道誰肯用而與之易乎　原旨云是知津矣四字含蓄有味桀溺比長沮之言發露始盡夫子只就桀溺之言反之而長沮亦因以見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便見聖人容受天下之量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便見聖人斡旋天下之權　程氏外書云桀溺言天下衰亂無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教而誰可以化而

易之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為時無道故也聖人不敢有忌天下之心知其不可而猶為之故其言如此叔正　杜靜臺曰滔滔形容無道之狀如水之流而不反愈趨愈下也誰以易之言舉世之人皆無道誰人任用聽服你把與你變亂為治也

疑問曰世之有道無道豈非天行之數而聖人悲天命憫人窮欲與斯人共易之正如方餌之設所以拯疾病也當危急存亡之秋而有一人者最諳其方術而袖手以旁觀可謂仁人乎其所以竭力拯之而必求其濟者正欲以起之死而回其生也若曰此其疾已亟矣而其人復不受醫雖投之七劑何益曾不如扁鵲望之而却走者之為

得則岐黃之術其將為無疾者設耶夫子所謂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蓋如此辟人者之此不可則去之彼之謂避世者知世之無道而絕人逃世之謂鳥獸不可與同群二句應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二句天下有道二句應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二句　鹽鐵論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頸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妬孰合有媒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知其不可如何然惡能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簡之適陳匡人圍之適蔡桓魋害之適楚子西謗之夫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何耻之有　明儒經翼曰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世衰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文清　二谷嶺南集云周公之勞[illegible]之心皆非聖人之得已也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　南游會紀曰予謂孔子與舉世相接故不能人人之必進此道也遇其邦君卿大夫而得一二人焉而學明於上矣遇其凡民之父兄子弟而得一二人焉而學明於下矣問聘之所及光鄉之所見啟發援引之機在鄉漸鄉在國漸國未嘗一日不與人相接固以此明易天下之道也史記之知不足以及此謂往來列國皆以求仕至于七十二君而不

遇可鄙也已

子路從而後

路史曰方子路之遇丈人而問之也固非真索夫子也識其素隱而託其辭以問如亦依知有吾夫子之道乎否也丈人者固亦察夫子路之問非索夫子故亦設之辭以應而植其杖以芸焉子路識之於是為之拱而不去而丈人者果為子路一拱所動夫以一揖而動其心則非絕無人情者也止宿具鷄黍則非絕無友愛者也見其二子則是父子夫婦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皆森然具在咸不得而廢矣父子夫婦君臣上下長幼之節既不可廢則是生於世者顧得不攖夫世而絕人之情乎夫子嗄使反見之蓋亦

見其所謂人之情者具在而未嘗廢也　棠莊子孔子遇漁父父杖拏逆立而孔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子路怪之孔子伏軾嘆曰甚矣由之難化也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非仁也子路之拱丈人豈至是而化于夫子與

文選應休璉書曰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注曰言追蹤此丈人乃養雞種黍以為田家事也　漢書鄭朗曰脩農圃之嗜畜然種黍　南齋書高逸傳云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兆封有非聖之人孔門敬雞黍之客　講録曰丈人殺雞為黍正見他田野的氣味見其二子又見他父子的團圞此意是動子路之隱　空同子曰隱是囂之反隱者惡囂之賊己于是恬而不棼潔而不溷清而不塵凡以破囂保

寂耳而不知其非道之中也盍寂囂不於其迹于其心故處棼而恬真恬者也處溷而潔真潔者也處塵而清大清者也此道之中也隱者知之乎　石渠意見補缺云註謂子路述孔子之意如此又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意見以為詳其文義而路下當有反子二字為夫子之言也為是不然子路不見隱者而回向何人述夫子之意而言之如此

原旨云行義與行道不同道有時而不行義則無時而不當行故雖濁亂之世而綱常倫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若曰道不行矣而遂廢君臣之義則三綱淪九法斁乾坤將毀而人何以自立也　李蕭遠云古之仕者盍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　翰註曰古人所以入仕者以官為行義之本不以祿為利而貪其官位也　朱子語類問集注云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亦云亦非忘義以徇祿也此義字似有兩意曰如何是有兩意只是一意纔說義便是揔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此是義非但只說要出仕為義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唯是出仕方見得不仕無義纔說不仕便都無了這義蓋時人說此既只說道合出仕纔仕便是義殊不知所謂仕不是埋頭一向只要仕如孟子說所就三所去三與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雖是未嘗不欲仕亦未嘗不顧其義之如何　講録曰長幼之節不重

因其明而通其蔽只重君臣之義行義亦只重不潔身亂倫上不狥利忘義是餘意然道既不行却又要行義何益也蓋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矣　只義曰義是我性中道理君子之仕只是吾心之理自有所不容已所謂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　困學紀聞云沮溺荷蓧之行雖未能合乎中然唯孔子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鵠之高翔玉雪之不汙視世俗殉利亡恥饕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

逸民

后漢紀袁宏曰夫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員行方止器之異也故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員之用

物誠有之人亦宜然故肆然獨往不可襲以章服者山林之性也鞠躬履方可屈而為用者廟堂之材也是以先王順而通之使各得其性故有內外隱顯之道焉末世淩遲治亂多端隱者之作其流般矣或利競滋興靜以鎮世或時難迫遭處以全身或性不和物退以圖安或情不能嘿旅以避禍　荆川集云余讀論語見所稱古逸民夫逸之為言隱也彼其事汙君而為之士師至于三黜而不肯去與其斷髮雕體以君長於蠻夷偃然有南面之尊可謂漸染於顯榮而孔子至以匹於讓國餓死之人而謂之逸民何耶蓋此數人者其脫於聲利華寵之外而一無所溜焉則同也特其所謂不降不辱者則心與迹并其所謂降而

辱者則心與迹判而難以識耳　蘭暉堂集云予嘗謂學士先生之于世也雖靜躁殊軌取舍異途然大約可知矣道巖穴者絀朝市甘富貴者羞沉淪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信哉嘗比而論之不實之士絕塵高蹈蟬蛻于塵埃彼其視世若垢也故踰然而自清雖失其中行然志意足高矣至於貴顯廊廟遨焉山林之思則將浮沉淟涊局促寡區營營與利馳逐也顧身沒而名不揚謗曰注危者工注金者殙何者得失愈厚則內視益眩也今之縉紳樂仕者亦往往雅志山林至命以自謂然矯易去就則相違遠矣豈所謂道不同者非耶古之哲人行泥而乘雲身處煩囂之中神馳釗曠之域豹隱龍翔鳳覽蠖屈得時則行知難則退翩翩居真其于富貴巖穴無有也故能揆道豫慮抗志潔身藏休而譽無斁矣豈若褰揣擦忽入而不出如世之為沾沾者哉　中玄問辨錄問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然歟曰非也逸散也亦安也猶俗所謂自在人者也逸民者超然物外無拘繫之散人不在常格之中者也亦高人也　石渠意見補缺云聖人於伯夷等六子作三等而品題之而獨不評論朱張者可見逸民之稱此七子者蓋傳自往昔非始於孔子也若始於孔子孔子何以不知朱張之為人而不評論也　淮海近語曰謂之逸民非專是隱遯者但皆是不遇於時之人所以先記伯夷諸君子而以孔子終之也夷齊之所可者在不降志辱身而降志辱

身其所不可也柳下惠少連之所可者在中倫中慮而隱居放言其所不可也虞仲夷逸所可者在隱居放言而不降志辱身其所不可也諸子雖各一其可然揆以聖人之中道則不能焉以數子皆有意必固我之心也聖人之心統會斯道之全体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只是以理處事而不以事狗已時在於可則從而可之或可之中而又有不可者存則從而不可之非若諸子之執于可也時在於不可則從而不可之或不可之中又有可者存則從而可之非若諸子之執於不可也此所以異於逸民也　疑問云數子之逸雖曰為世所遺然不無自遺逸之意一有自遺逸之意胃中即有可不可非所稱天民大人矣故記者冠

以逸民二字夫子所謂無可無不可五字成文妙在惟其
時逸民有可有不可聖人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者不
先主逸字於胷中也要認得明一着仕止久速便非夫子
語意　答問編曰首節只是記者因夫子列逸民之行而
先紀其名中三節不是斷詞只夫子詳述其行而賛之至
末節方以己意斷之蓋抗志當年流風後世若逸民者寧
不令人景仰然而不準于中道則矯激之夫將奔走焉故夫
子録其卓絶尤異者而因以自別若此耳　抱朴子曰言
不降者明隱逸之為高也身不辱者知覊縶之為誇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慮對倫而言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
人之正思慮也中倫謂所言合倫理中慮謂所行當人心
人心乃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也或以為中我之思慮者
誤矣　原旨柳下既仕矣而何謂之逸民蓋柳下惠雖仕
亦與不仕一般總是隱逸這邊人　講録曰柳下惠少連
降志辱身不重只重言行二句惠辭氣雍容直道以事連
以東夷之子為夫子之所善則其言中倫行中慮而異乎
他人之降辱者可知矣順理而有序為倫人心之同然為
慮其斯而已矣重取之之意不必說此外無可取也　疑
問其斯而已矣應上降志辱身句凡世之降志辱身者一
向潦倒不知名節道義為何物二子雖降志辱身而言行
必依名節道義中倫中慮是亦尚志潔身之流也所稱逸
民者其在於斯乎而已矣者二子總別行外此亦無以見

二子也　論語測曰虞仲夷逸何以隱居也約居也何以
放言也大言也何以身中清也隱居者獨善身也非道之
全而得道之清也清以潔身也何以廢中權也放言者自
廢棄也非道之經而得道之權也權以避難也　講録曰
虞仲斷髮文身裸以為飾夷逸云吾譬則牛寧服軛以耕
於野不忍被繡公廟而為犧便是隱居放言隱居放言者
行未必中慮言未必中倫然身中清廢中權則亦不悖乎
道而與他人之隱居放言者異矣廢是放縱而令人廢之
時當廢棄亦是知變通者故為中權權字不要說得太好
一說仲雍嘗治吳為君恐不可言逸民亦無隱居放言之
事然仲雍生伯夷叔齊之前使虞仲果仲雍也亦何為序
次于夷齊之後恐先儒自有所據耳　後漢書范曄論曰
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為高
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惛而
其風愈往　淮南子曰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
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
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
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
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　抱朴子曰夫
操尚不同猶金沉羽浮也志好之乖猶火升而水降也
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
後漢黄忠曰事異昔人而欲速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

可師何必首陽　後漢紀袁宏曰布衣韋帶白首不仕者有矣結髮纓冠老而不退者有矣此二途者古今之所同也久而安之故無中立之地焉語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往而不反則能執意入而不出失遠矣古之為士將以兼政可則進不可則止量分受官分極則身退矣故於仕與不仕之間有止足焉不仕則枯槁矣遂仕則負累矣若能仕能止者在於可否之間不同心乎　困學紀聞云無可無不可致堂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世之通儻不泥者纔足謂之無不可爾焉撰以此稱高帝亦稔於常談　蘇子由曰聖人之道處於可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

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　通義南軒張氏曰無可者不以可為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者言其不存乎心也　蔡虛齋蒙引曰七人皆有可不可不可分孰為可孰為不可無可無不可以心言不以事言若事則當自有可不可在　講録曰我則異於是只云與他不同不是勝過之說　初問云無可無不可處全要識得夫子之所主其任且久也為世道其止且速也亦為世道若於此處無所主則是與時浮沉的人隨波逐流風靡草偃烏足以為聖　原旨云有可則有不可有不可則有可夫子無可也而安得有不可無不可也而安得有可　解

醒編云可不可只是是非二字夷齊諸人皆偏著一邊以清為可者即以非清為不可以和為可者即以非和為不可皆以有我之心與之也聖人無我惟以可不可之事付之天下而不以可不可之心先主胸中所謂無適無莫是也不可以仕隱分可不可　四書心汝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道之偶也分而為二也故有可有不可偏而滯也孔子者道之奇也合而為一也故無可無不可圓而神也
古今備道論衡云魯孔子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號素王制作經典訓奬周世教加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廣成子原楊子列子老子莊子等百家諸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淡泊事尊

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世化民之風是以古人將為滯陷蓋此之謂

太師摯適齊

舊唐書音樂志云虞廷振干羽之容周人立弦誦之教洎蒼精道喪戰國塵飛禮樂出於諸侯雅頌淪於衰俗齊竽燕筑俱非皦繹之音東缶西琴各佩哇淫之狀乃至播鼗入漢師摯寝弦延陵有自鄶之譏孔子起聞韶之歎　案太師摯孔安國以為魯哀公時人鄭康成以為周平王時人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太師摯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奔者太師疵少師

瑥也古今人表亦列此二人于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
爲一葉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
又似厲王時人也　樂書曰周官太師掌奏律六同以合
陰陽之聲而教六師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六
樂聲音之節與其和則掌律同聲音以教六師之類太師
之職也掌六律聲音之節與其和以教絃歌之類少師之
職也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
田役則鼓方叔鼓人之職也鞞瞭掌播鼗眡瞭掌凡樂事
播頌磬笙磬則播鼗武鞞瞭之職也擊磬襄眡瞭之職也
古者以樂侑食凡食三飯一侑大食三侑令奏鍾鼓則凡
飯異樂每樂異工故干則亞飯之工也缺則四飯之工也

周衰之末禮樂出自諸侯而天子與諸侯夷當是時也先
王之澤泱於人心者猶在不得其職則去非特賢且貴者
知去就之義雖樂工之賤亦與知焉　案白虎通曰諸侯
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今曰四飯則知非諸侯之
官矣　大全雙峰饒氏曰賢者仕於伶官已是衰世之事
到夫子時伶官亦不可仕想是時專尚淫哇之樂正樂不
行是以皆散之四方　汪氏曰記此篇者在齊歸女樂後
此章不無微意蓋魯之君臣惑溺於女樂樂官失職盡無
所用矣奔逃駭散無一人留樂工皆去樂音絶矣夫子初
心欲定禮樂以示來世而乃廢絶如此其深有感也夫
蔡虛齋曰不言初飯者或太師少師掌之或當時無其人

或其人不去必有掌初飯者　初問單說樂官何也樂有
治世之音有亂世之音於治道最切當時周衰人心日入
於邪且蕩矣妖淫愁怨之聲此時必多新聲代變古樂必
亡太師亞飯之類皆不爲世用故盡去記者於樂官之去
而悉記之其善觀治道汚隆乎　原旨云師摯爲樂官之
長而干也繚也缺也皆侑食者也方叔也武也陽也襄也
皆司樂者也適齊爲去魯之㠯而適楚適蔡適秦也皆避
地者也入于河入于漢入于海也皆避世者也適者于此
不可則之彼之意入則終身焉而已也　疑問曰此傷魯
之不可爲也太師而下樂官也樂官之在魯職亦微矣
而其相率以去也書之㠯以詳蓋樂爲魯君設非爲三桓

設也君不能日舉以樂而其臣僭焉如樂何故太師先之
諸人競從之而去不可挽然非其官之罪也故書其職非
其人之罪也故書其名非其心之忘魯也故書其地樂職
廢而他可知矣樂官去而他之去又可知矣魯之式微也
可勝道哉　鶴林玉露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
亂流落人間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
樂作馬忽起舞承嗣以爲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緋優
服謂之猴部頭朱温既簒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裂其衣
温叱令殺之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矣

周公謂魯公

筆解韓曰周公戒伯禽多矣仲尼獨舉此一諷哀公不親信

賢人爾施當爲弛言不弛慢所親近賢人如此則大臣無所施矣謂施爲易非也李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謂他人易已之謂是親戚之親吾謂作親近之親爲得　呂氏春秋曰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務在利民勿自利也　東觀記曰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已尊寵不加其後也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自伯禽至頃公爲楚考烈王所滅凡三十四公魯以周公大聖之後故郊祀配天一如天子之禮　潛夫論曰人情莫不以已爲賢而欲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魏志杜恕曰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　孫奕示兒編云

按開元五經文字君子不弛其親弛音始易也棄忘也舊音昌移切非予謂即孔子云親者毋失其爲親是也　程氏外書正叔曰君子不施其親施與也言不私其親暱也

大全胡氏曰不施其親親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任賢也故舊無大故不棄敬故也無求備於一人用才也親親而不遺任賢而不二敬故而不忘用才而不苛皆忠厚之意　講録曰此周公因魯公就封而訓之之詞親是宗人愛之而不忍弛大臣是賢者不使有不用之怨故舊有大故不得不棄無大故便不棄之無求備於一人是使人也器之四者總是一箇厚不弛以厚親不棄以厚故稚則同姓異姓皆在其聯屬之中不怨以厚大臣不求備以厚人才則大臣小臣皆效其忠貞之節所以爲周室之輔而永先人之祀者在是矣　古言緜莊渠先生言魯始封乃伯禽非周公也不知此何所據蓋據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故云此直述魯之有侯自伯禽始耳周公以親以功封魯侯留王朝不曾至魯故禽父嗣侯於魯豈有武王大封功臣兄弟之國十四人康侯少弟尚已封衛周公四弟又開國元勲乃不封直至成王乃封乎王曰叔父是成王稱周公也必武王時伯禽尚少留侍世子至世子即位後而遣之之國伯禽決非始封之君　路史云嘗學論語及微子之篇見其著周公訓魯公之語而遂知孔子與三仁八士之心然後三嘆孔門弟子善述聖人之志

而揚雄王通皆不足以知之也夫微子一篇論出處之大致而特雜是章於間何哉彼周公之言上以爲君人者而下以爲事君若發也君臣之間微矣哉其所厚者薄則無不薄矣犯而可施則何有於賢士大夫二世之殘骨肉六朝之殘宗室此可仕其朝邪大臣不以則必愎很信任小人矣剥喪元良而信崇虎賊詹諫輔而任尹詰與夫信石顯而疑蕭傅任裴齡而絀陸贄此可仕其朝邪非是二者聖人不去也是故子言衛靈公之無道猶且徬徨於其域知此則三仁之或去或死柳惠之或絀或黜孔子之去齊去魯樂師之適齊適楚八士之著於是列皆可知矣故舊無大故猶不可棄則君非有大故而可去乎朋友且不可

求備也一人或過其可求備而去乎知是則接輿沮溺晨門荷蕢有可得而識矣

周有八士

士翼云四孕而得八才天之興周乎一氏而產四乳蔡京天之棄宋乎天豈切切然為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周文其自興乎放賢狎佞諂鬼侈害宋徽其自棄乎　原旨云三仁去而殷墟八士生而周熾記者特記于是篇之始末以見商周興廢之故而曰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亦因以見三仁之不幸而值其衰八士之幸而際其盛皆不為無意云上章以魯初之事叙於魯衰之後此章以盛周之事叙於衰周之時皆傷今思古之意　疑問云此篇序得極好

三仁之各全其心下惠之必以其道皆由於遭世之不幸孔子志三代之英未嘗一日忘天下乃於齊不可於魯不可去之他國彼楚狂沮溺丈人輩焉能知之天生聖賢非使自遺逸而已也自遺逸如商周諸士豈不稱高絜於世顧其中有可不可意思非聖人之達節也故夫子說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然顧瞻當世實不可為即魯樂官之遠去可為一徵矣因想魯之所為魯既如此開創周之所為周又如此培植彼一時何其盛而此一時何其衰孔子不得行周公之道猶夫商周諸賢之遇其大可慨也夫

談經菀卷之二十三

談經菀卷之二十四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門人孫森　校

論語

子張第十九

○士見危致命

大全新安陳氏曰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也思義敬哀者處常而思之於平時也平時能思此三者而行之則其人好義謹厚已養之有素矣一旦臨大變故庶能於當死而必死焉否則臨財利而苟得臨喪祭而苟且何望其臨變故而能死哉　原旨云見得喪祭皆言思而見

危獨不言思者蓋死生急迫之際須有激昂慷慨之氣方能致命一有徘徊顧念之心則不能矣所以着不得思字　初問曰人於死生義利關頭實心見得破於幽明始終處實心有所感此是數有學力能壓倒死生義利融貫到幽明始終矣非本體上極明白精神極透徹者不能子張斯言務外之氣習畧覺消矣　聖人臨祭便敬臨喪便哀一體之心也良知之本體瑩然也子張多一思字便隔了一層終是學力不純　新唐書云張說直諂九姓部落帳下或勸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効死秋也

○執德不弘

朱子語類云魏才仲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曰此須着下兩句此兩句似若相反盖弘是廣大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着下兩句弘篤猶言弘毅相似　大全慶源輔氏曰德孤言不能兼有衆德而孑然固守一節者也德得諸已而居之不弘則輕喜易足有一善則自以為天下莫已若矣道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亦或作或輟銳始怠終終亦必亡而已矣　論語測曰何謂執德不弘也凡有所得皆謂之執德然不能善自開大以極其全是不弘也何謂信道不篤也凡有所聞皆謂之信道然不能深自體認以有諸已是不篤也何謂焉能為

有也以言其執德信道似有而猶不弘不篤也何謂焉能為亡也以言其不弘不篤似亡而又執德信道也有無之間不能必其有無之實也　講錄云執德之弘者全體此理也信道之篤者實見此理也若不弘則所執只是一偏缺陷處多矣不篤則所信只在一時出入處多矣故曰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疑問云道德總屬心體心體中原無一物不具執德者何可以不弘從心體中流出真切於日用不可須臾離信道者何可以不篤不弘不篤雖託於道德之林其實於身心無所體認非大受之士真脩之士故不足為世之有無

○子夏之門人

交　蠡正交論曰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門人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嘉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距也　蘇子瞻曰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為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拒也　講錄云子夏可者與之此句說得是不可者拒之便傷於太急子張所聞不必拘是聞之夫子君子二句是述所聞說君子不拒人我之大賢

四句又是以已意說不可拒人　尊賢嘉善是可者固與之要輕看容衆矜不能是不可者亦不拒之要重看盖為破不可者拒之說也大賢何所不容是不必拒人不賢人將拒我則又不能拒人矣　初問云子夏篤信謹守規模狹隘然其言亦是但拒字用了一層意不可盡以為非若夫子則曰毋友不如已者而已其氣象更平正與拒字不同　燕朋廢師君子慎其所與人者未必無遠損友之意却不云拒拒之云者似彼來友我而我絕之也便示人不廣　交與之游也友也有相親相往來相切磋意君子尊賢二句夫子是汎論君子處人胸襟度量與物同體有造化生育庶品包羅萬象之意於相交之義不切子張以此

論交却認差　隨巢子曰大聖之行兼愛萬物疏而不絕賢則欣之不肖則矜之　荀子曰君子賢而能容衆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將尊一也兼術兼容之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子張容字矜字是破子夏一拒字然論交之道不必拒而拒之其交也不廣當拒而不拒其交也不正　尚友軒臆言云擇友以嚴容衆以寬子夏子張之論交不同意各有主夫子云泛愛衆而親仁義兼之矣　明儒經翼曰知嘉善矣而未能矜不能將於天地萬物一體之學得無猶有揀擇分裂已乎一體之內誰肯分裂從何處揀擇鄒氏　宋史趙師氏傳帝問子夏子張所言交道孰勝曰聖哲之道含覆廣大與天地參善者有以進德惡者俾之改行子張之言為優　楊用脩璅語荀子曰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兼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故曰枝必類本響必報聲　明儒經翼或問子夏門人問交陽明子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士翼云交道之難久矣燕朋狎友遠之猶能移人是故與其失於子張之泛毋寧失於子夏之狹可也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蔡邕傳曰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鄭註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滯陷不通邕以為孔子之言當必有所據也　文子曰夫通於一伎者於一事察於一能可以曲說不可以廣應也　淮南子俶真訓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橑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為獨擅之不通之於天地之情也　新唐書選舉志云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大是猶以蝸蚓之餌垂海而望吞舟之魚不亦難乎　大全黃勉齋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也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耶　新安陳氏曰大道愈遠而愈通小道致遠而不通是以君子於大道盡心焉而於小道不屑用其心也　通義程氏復心曰小道須是就道字上看方為親切農圃醫卜本為伎藝然皆依道理而行形而上者謂道形而下者謂器就他小道理上看亦自可觀但他箇道理局在器上所以推拓不去　論語測曰天下無二道莫非道也小道也者道之末者也如農圃醫卜以至於百家衆技之流皆以一道而成章焉故有可觀也然大可以通小本可以達末末技之小者不可以通乎遠大者也農圃醫卜以至衆技皆古之神聖之所開物而成務者也而云不為何也古之神聖立天下之大本而達之于遠者小者也是以君子貴職大而務其本　讀書錄云諸子百家皆有可取之言但欲句句求實用則有不通者矣故曰致遠恐泥

○日知其所亡

管子曰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徐幹中論云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亹亹沒而後已　朱子語類云問日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溫故否曰此章與溫故知新意却不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因新知而帶得溫故　初問云亡如字不可讀作無字否人日用動靜此心走作放逸只為無操存提省之功所以有亡去而不知者日知所亡全是檢點細密月毋忘所能者良能也溫故作〻之功也此是一日有一日之功一月有一月之功故曰好學　義理全具於此心原非取諸外以益其內焉得謂已之所無者　講錄云學者心學也亡是此心之亡能是此心之能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日日月月無時不是此心學也故謂之好學　口義云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此聞見積累之功也此是子夏一種學問若聖人學問自不如此只是無求飽無求安敏事慎言把自家口腹身體之欲都克去言與行都要根心出來又去就正有道有心悟神交之益無知識無積累不落見聞不記月日雖一無所知一無所能不為少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不為多這便是聖人的好學　淮海近語曰人多是玩愒時日故無所知即使有知亦是前日有的不是前無的是學之不用力處又多是忘了又從新做起是學之不得力處真知所亡便不忘真不忘便日知所亡即夫子所謂溫故知新矣

○博學而篤志

黃石公素書曰博學切問所以廣知　木鍾集云博而能篤切而有近知此學問儘鞭辟向裏心不外馳故言仁在其中蓋心存則仁便存徹上徹下謂下學中天理便在此無兩箇塗轍指存心便與做仁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　大全黃勉齋曰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收學之博則此心常有所繫著而不放逸矣人惟所志苟簡而不堅也則其心泛濫而不一志之篤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泛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矣切問近思則皆求其在己者而無復外馳之患所以謂仁在其中矣　雙峯饒氏曰志字要粘上面學字說切問亦須從近處思量起則可見端方不流於虛遠以序求之則博學在先自是一類篤志切問近思在後自是一類學博矣而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泛濫而不著己如何可至於仁　新安陳氏曰博學先提其綱篤志切問近思是分其目蓋就所博學者而志之篤問之切思之近也　石渠意見補缺云志不篤則學不博思不近則問不切蓋篤志為博學之本近思乃切問之基仁者心之德人能從事於此四者則心之德在此四者之中矣　講錄刪

慱學與近思得無相妨否曰慱學是大槩一齊理會過近思是注心着力處又切近而不泛也　切問是切已的問不切已雖問亦無益游宦夫嘗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子云公是揀難的問是疑後問學者須識此意　近思亦不是教人不求之遠求之近者自可以致遠求之遠者反遺乎近而亦終無所歸也　明儒經冀曰省察克治之功所不能自已者如療病而問藥行者而問途莫非實事而非徒空言也故篤志好學則問無不切思無不近不學而問且思焉者雖即其身心之事猶為泛遠而况其遠於身心者乎故問之切不切思之近不近當于志之篤不篤者辨之歐陽氏　解醒編云慱學而篤志二句是內外合一之學慱學審問是就事物上用功而其實不外於心篤志近思是就心體用功而其實不離於事物內外合一純然天理即此是仁　初問云慱學是事事學存天理其立志又精專所問所思又切近於身心不務泛濫高虛之說此俱是勉勉循循實落工夫學者如此用功吾心本體自是完全常在腔子裏豈非仁在其中乎仁是心之本體是天理完全無欠缺也註中未及力行句不是但說學處則知行盡在其中聖門無一偏徒知之學　近思錄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注云思慮云遠而不循序漸進則勞心而無得即吾所知者以類推之則心路易通而思有條理是謂近思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齊語管子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哤亂徙易嬻易　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新正錄云梓匠者居梓匠之肆以成其梓匠之事輪輿者居輪輿之肆以成其輪輿之事百工皆然君子則緣講習討論之學以致其道之精爲省察克治之學以致其道之一所重在致其道一邊不致其道所學何事與百工居肆要成其事相似只順語氣直講而所謂二說相須之意自係不必曰不學則如何不致道則又如何也如此則子夏當曰君子學而必致其道耳着以字不得　初問云居肆須要成其事不成其事居肆何爲學須要致道不致其道學亦何爲註中支離非本意

○小人之過也必文

通義程氏復心曰平聲是自然之文去聲是着意去文飾

講錄云小人之過是一過也從而文之是一增了一過

象山子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他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已是被人點破便愕然百計文飾到底要說他箇是字以此日流於污下　寧作有瑕玉莫作無瑕石文過之人要作無瑕石耳何如不文者作有瑕玉耶

○君子有三變

大全南軒張氏曰望之儼然敬而重也即之也溫和而厚也聽其言也厲約而法也夫其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其為三變豈君子之強為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如此　黃勉齋曰儼者手恭而足重溫者心平而氣和厲者義精而辭確　論語測曰君子何以有三變也君子之德一而陰陽剛柔渾全者也其德一故非變也陰陽剛柔隨人觀聽之異而變化也是故君子望以凡德正一也溫潤而栗然其變化也何謂隨人觀聽之異而變化也望之即之聽之其觀聽之異也夫儼然貌莊也溫色和也厲言確也其變化亦異也夫非天下之全德

其能變化如此　淮海近語曰君子一心備中和之理其容貌詞氣之常皆是心體流行自覩者見各中其節故言變其實聖人只是不失其常　上蔡語錄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初問云信是自家一段真真切切的誠意有愛民之誠意而後勞民則民於此信得過雖勞不怨不然鮮不以為厲己也有愛君之誠意而後諫君則雖逆耳之言君上亦信得過不然鮮不以為謗己也此信只是我心工自家惻怛真誠凡有此心則我自信得過人亦信得過我無避嫌人亦於我無所嫌故勞民處不怨諫君處得行　淮海近語曰信而後勞信而後諫此子夏欲事君使民者當先立誠以為感孚之本誠者吾心之實理所謂信也此心實理施於民則為愛達於君則為忠信而後勞則我之信民信之也矣故不以為厲信而後諫則我之信君信之矣故不以為謗然或又遇有當勞當諫之事而信有未孚於上下則將謗之不為乎大抵只無厲心只無謗心而以誠意行之亦就是先事臨事之信　士翼或問曰君子信而後諫劉蕡傷於棘何如答曰是時中官殺君易主如玩嬰孺於掌上所謂宮闈將變社稷將傾事不可需矣夫拱手徐趾堂闥之矩不可以捄溺雖被髮纓冠可也

○大德不踰閑

筆解韓曰孔註謂大德不自踰法非也吾謂大德聖人也言學者之於聖人不可踰過其門閾爾小德賢人也尚可出入窺見其奧也　李曰防閑之閑從木義取限分內外故有出入之踰孔註便以閑訓法非也況大德之人豈踰法耶　大全慶源輔氏曰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是欠少了是以君子之學戰戰兢兢無時無處不然豈有大小久近之間邪子夏篤實次於曾子而有小德出入可也之論此其所以不及曾子歟　雙峯饒氏曰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己則不可但觀人不可責備且只看他大節大節既立而小小節目或有出入亦[illegible]之若律己之道又與觀人不同雖一毫亦不

可放過微有背理便成欠闕如何聽他出入得　通義仁山金氏曰閑謂如以木闌遮防人出入也律闌入法漢書内之閑中閑若今勾闌也　陳潛室木鍾集云獘在出入可也聖賢心密若大若小皆不令有小罅漏子夏功疎只照管得大處小處不免走作故有此語便是開一線縫不是盛水不漏工夫今人連大處走了又子夏之罪人　明儒經翼或問子夏小德出入之旨鄒氏曰此正子夏悟后語當其未悟時只在小德上點檢必信必果硜硜小家當故夫子以小人儒箴之及其悟也從大德上點檢而千變萬化皆是先立其大故曰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出入正是川流意思　論語測曰何謂大德天理之渾然於心者也

何謂小德天理之粲然於事者也何謂不踰閑也不踰矩也何謂出入也反覆之謂也大德敦化而小德可以川流也故時措之宜也　名公答問云子夏之在聖門篤信謹守必不教人小德之可恕學者講出入二字不明多說出字而不言入字以故失了本旨大意當云大德者小德之主帥小德者大德之卒徒大德為立身行巳之根本如大將之守中軍固不輕出至於小德為之輔佐者時乎無事入而在大德之内則大德為綱小德為紀大德為領小德為袖固云可矣時乎有事出而在大德之外則大德立本小德趨時大德守經小德行權用而不失其正乃所以翼乎大德者也則亦何不可之有如孔子之於陽貨孟子之於王驩過宋過匡在宋在薛之類皆有變通之道乃所以見大德之不器而非固執之謂也主將用兵時有用正時有用奇其義亦猶是也或云細行不必矜固為甚謬又云當原其情而諒其心皆不妥帖　士翼云大德大體也小德細目也皆自一事言之不踰閑則巨防設而有定體酬酢之際因情與勢不泥于二端要之未嘗出閑也當時蓋有好古而泥者子夏進之與若小德可以出閑害理之大者門人必不録也今人有行古禮者不合至誣其親子夏斯言不虚矣　荀子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

呂氏童蒙訓曰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禮儀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　洞學啓蒙云灑掃應對可至聖人事者只就灑掃應對中精察此心之体若灑掃應對之節目童子皆能之矣　困知記云主偷倚則臣偷委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上於東堦則先右足上於西堦則先左足此等皆是粗迹感應之理便在其中只要人識得故程子曰灑掃

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若於事物上無所見談玄說妙有何交涉　淮海近語曰子游譏子夏之教務末而忘本蓋以小學為末大學為本也以本末為二物也子夏將先後二字來發明他本末之說其所見自別聖人一貫之道小學大學一而已矣不曾把此學分作兩樣孰以為先而必傳孰以為後而倦教但學者之所至不同則聖人之教自別如所至已深則以大學先之而小學不傳如所至尚淺則以小學先之而大學在後若不顧學者之所當先執定何者在所先而强先之不顧學者之所當後執定何者在所後而强後之則誣之而已蓋先後始終一以貫之唯聖人為然無大小精粗一齊並妙若門人小子

非聖人之比則不宜以此法施之明矣象山謂子游子夏之言皆非再詳　口義云子游子夏之學俱是分本末為兩段事子游之意以為教人以末就當教之以本如何專把末教他子夏之意以為本末兼該是聖人事教學者須當先教以末後教以本其實皆非也本就在末裏頭精義入神就在灑掃應對裏頭聖人教人都是灑掃應對下學的事其精義入神待學者之自悟耳可以神會而不可以言傳者也孰謂末之外別有本之可言哉　原旨蔡虚齋曰本末二字子游以大學小學言之是差了蓋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不可以言本末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他識見高于子游集註依舊用本末是亦據子游意耳此說甚是

蓋本末二字俱從木本者如木之有根也末者如木之有枝節也相為貫通先有本而後有末如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是也明德新民可以分本末不可分大小大學小學可以分大小不可分本末本先而末後若分本末則豈可先大學而後小學乎　初問云施教亦當有序學者纔下手豈能便入道只索從灑掃應對進退中打磨過來是管攝身心收斂精神始事從粗粗功夫入門聖人則由一本以發之一貫之妙不論小大本末矣　吳省菴曰道字以教人之道言二孰字在教者心上看蓋教有先後之分而心無先後之異　講錄云君子教人之道孰先傳者何嘗以小學之事為先而傳之也孰後倦者何嘗以大學之事為

後而不傳也但學者之所至有淺深有可教以大者有不可教以大而且教以小者譬之草木自有大小之別若驟以大者强教之是誣罔之也君子焉可如此彼小學大學之事一以貫之而不分先後者唯聖人然耳門人小子則去聖人遠矣安得不分先後而教之乎　漢書焉可誣也誣字易憮字晉灼曰憮音誣顔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惟聖人為能体備之　蘇子由云區以別矣如瓜疇芋區之區　李師政論曰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若蓂莢之表祥瑞連理之應休明名載於竹帛狀圖於丹青此則草木之貴者也若被三徑而蔓延七澤而離翦充僕妾之薪蒸被牛羊之履踐此則草木之賤者也

若列挺千雲之峯雖生纔跕之地斤斧其之及樵蘇所不至此則草木之全壽者也若匠石之所數顧農夫之所務去遺荷篠之耰鋤值工輸之揮斧此則草木之夭命者也若篠蕩比實於松栢蕙若同氣於蘭芷翠陵寒而未渝芳在幽而不巳草木之賢俊者也若蒺莉生而見惡枳棘多而貞茂在詩騐之比興以足敎而喻鄙草木之庸猥者也浩沙與臭殊味千品萬形壞之所殖胡可勝名乃自然而[illegible]差耳　朱子語類云聖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裏了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聖人則不待如此做也
子由古史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灑掃應對進退[illegible]
而不急於道使其来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譬如農夫之殖草木別為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政刑有所不言矣而况於灑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而起此子貢所謂誣也　龜山集云夫入德之門有宜先傳者有宜後倦者其序不可誣也若灑掃應對則門人小子所宜先傳者而於成人而復使為之則或倦矣然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亦豈嘗離夫灑掃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即此而為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為道後倦焉者皆由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仕而優則學

百川學海云此重在學也正恐其仕之優則廢學故先曰學而仕而優則無廢於學又恐其學未優而入仕故次曰學而優則方仕　程明道云君子之未仕也以學為始其既仕也以學為終昔者仲尼之門輕許人以仕而重許人以學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聖人各取其一節而以從政許之至其論學則不然哀公嘗問於夫子矣則對曰回也好學季康子嘗問於夫子矣則對曰回也好學夫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如此其衆多而號為好學者獨顔子一人而已嗚呼何其難也[illegible]大全問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不學如源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不仕如荷蓧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為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對之辭也朱子曰諸亦嘗疑兩句此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南軒張氏曰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從容暇裕如此蘇始於學而無窮已也　朱子語類問仕而優則學曰有一鄉人作縣尉請教於太守沈公云其欲脩學

先讀何書沈答云公且去做了縣尉歸家去款款讀書此說亂道居官豈無閒暇時可讀書且如轎中亦可看冊子但不可以讀書而廢居官之事耳　答問集云優字即優而游之之優學者須是識認這理透徹使圓融活潑之機不離吾身心應用之處則一段意思長是優游充裕見大心泰無所不足雖在蒞官臨民不失平生無意於學而自有其學也雖在陋巷窮居而感通乎化孝友家邦無意於仕而自有其仕也非謂仕必優然後去學學必優然後去仕分作兩段工夫也　淮海近語曰仕與學是一理學也者所以立仕仕也者所以行學故仕優必學未嘗以仕而廢學學優必仕未嘗徒學而忘仕大抵學仕君子終身的

事仕優猶學正見無時不學也　講錄云學是徹頭徹尾的工夫故曰君子之學沒身而已若說仕而優則學則仕時所作用者乃學外另一事耶學正在仕上發揮如今仕宦到宰相也只是箇大學士朝廷命名之意彰彰矣可見學是學仕亦是學只一學字便了盡豈可分而為兩途哉

容春堂仕學齋記云仕而優則學古之道也今之仕而優者亦孰不以學為事哉學焉而不如古則亦徒學而已古之學者為已此學之道也　何吉陽集云古也仕不忘學故其理達于官今也仕不忘官故其政反於道

○喪致乎哀而止

松窗寤言云喪致乎哀而止蓋言無所不用其情而後已是故慟悼哀之發於飲食者也齊斬哀之發于衣服者也致云者推而極之也五者一不至不可謂致欲短喪者飼恐也然孝子之心曷窮故曰有終身之喪或曰而止者不可毀以滅性也論者因記禮之詞而譏其過高皆未然也

口義曰成人有其親死而孺子泣者子云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以此見子游之言亦有病蓋哀是天性性是天理天理之中有等殺在其間故曰禮所生也致乎哀便不是了此事如何說得而止

○吾友張也

口義曰道者率性而已何難能之有為難能便不是庸言庸行之常矣故曰未仁仁即性也　疑問云為難能也口氣若曰其所為者有非人所易能也然而未仁蓋深病之之辭

○堂堂乎張也

論語測曰堂堂乎張何以難並為仁也盛乎外而虛乎內也何以盛外也外若堂也何以虛內也內無實也實也者仁也仁者人已皆立也故曰並仁　口義曰仁是根心者也務外之人聞人之言不能求諸心他與人言亦非根心者也故曰難與並為仁矣　疑問云潛脩內養之士中常虛而外常不露與之並處不蒙其琢磨之益則可施吾琢磨之功未有不相須以成仁者堂堂乎氣象誰其輔之又誰其資之欲並與為仁難矣

○人未有自致者也

講錄云人未有自致者唯父母之喪哀痛慘怛乃眞心之極致不能自已處夫子特以示人是要人識其眞心也此與孟子說乍見孺子入井同意此不爲喪禮而發是即親喪一事以提醒人自致之心彼不爲孺子而發是即入井一事以提醒人不忍之心聖賢因明通救之敎類如此乎字下得妙煞有感動人處

○孟莊子之孝也

朱子語類問孟莊子何以謂之難能曰這箇便是難能處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

多如唐太宗爲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爲難能　講錄云其他可能亦以孝行說此句輕帶過只重難能邊喜新進者以老成爲不足用作聰明者以成憲爲不足行莊子之不改雖是其臣其政可以無改而要亦其心不忍忘父也難能重在心之不忍上　善者以不改爲孝不善者用又以改爲孝宣王承厲王之烈改之而周室中興其誰曰不孝紹聖沿熙豐之法不改而宋轉北矣其誰曰亦莊子之孝哉　新唐書敬宗初李逢吉得柄構李紳遂爲端州司馬韋處厚上言

紳先朝舊臣就令有過尚當被擬況縲成熟次之羨況被讒乎　困學紀聞云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爲獻子石林謂獻子爲穆伯讀左氏不精二者皆誤致堂取蘇說而不一辯其誤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

筆解韓曰哀矜其民散之情勿喜施其刑罰是其旨矣李曰家語云魯人有父子訟者孔子爲司寇同牢獄繫之父子皆泣子曰上失其教民散久矣皆釋之此有以哀矜其情不喜施刑罰之驗也馬謂勿喜得其情失之矣　尚書大傳曰聽訟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也　鄧析子曰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于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

民無厚也　小荀子曰先王之刑也官師以成之棘槐以斷之情訊以寬之朝市以共之矜哀以恤之刑斯斷樂不舉慎之至也　後漢書范曄論曰曾子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宋書良吏傳云豈徒吏不及古民僞於昔蓋由爲上所擾致治莫從淮海近語曰上之立教欲以免民於刑也其明刑所以弼夫教也教立則刑措矣教之立在得其道道者民所共由之道也可使民由之道也惟失其道然後教不立教不立然後刑罰用焉是犯法者雖在民而所以致之犯法者則

[illegible]

在上也民既犯法則士師乃執法之官以為天下之平必得民所犯之情而後是以定民所犯之法大凡執法者患在不能得民之情是以不能得法之平苟得民之情則喜矣尚餘憫民之散惻然動哀矜於心耶故曾子告陽膚欲士師治獄知反其本也哀者哀上之失道致民散也矜者矜上之失道而民散致犯法也蓋治獄固期於得情而未嘗以得情為足以盡治獄之道方將以民之犯法為已辜教之不差為已病必以道而教民使民遷善遠罪刑期於無刑而後為人上之責盡矣若局局於得情而喜此一獄吏之能烏足以語君子之待斯民哉　中玄問辨録云上之不失其道也奚若曰富之而使之廉恥生教之而使之禮義明則從善也輕可措刑而不用孩無訟之本也已若是而猶有兇頑不可以化敢於犯法者將亦哀矜之乎曰何為其不哀矜也亦不忍之心而已其罪在彼法則不可容也　盡心集南軒張氏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為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為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無是數者之患鄙罰麗於事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善矣乎在上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聽獄之成而當度其中隱於吾心竭忠愛之誠明教化之端以期無訟為本則非惟可以臻政平訟理之效而收輯人心感召和氣其於邦本所助豈淺也哉

○紂之不善

風俗通曰世之毁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為有故曰堯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曰無道如桀紂此不勝其惡　淮南子繆稱訓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毁也　文選潘安仁詩曰紂之不善我未之必　良注曰人稱紂之不善者亦太甚我未必信之　應休璉曰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　文苑英華李邕曰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播而毁者激庸主也　史通班生云安有據婦人臨朝劉向又曰世人有弒父害君桀紂不至是而天下惡者皆以桀紂為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　初問云居下流不惟人以惡歸他雖自已之惡日聚矣良知之體不醒則衆欲愈攻之本體愈落陷遂至埋沒而已所不善皆不自知敢作敢為一切傷理害義之事日衆日廣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疑問云此不是為紂分解見得下流決不可居一居下流已自益陷落埋沒天下之惡亦皆歸之所以人心當時加警惕　大抵書傳所記桀紂之事多出模倣如世紀等倒拽九牛撫梁易柱引鉤申索握鐵流湯傾宮瑤室與夫璿臺三里金柱三千車行酒騎行炙酒池糟丘脯林肉圃宮中九市牛飲三

千丘鳴鬼哭山走石泣兩目並出以人食獸六月燬西山
以百二十日為夜等事紂為如是而謂桀亦如是是豈其
俱然哉又汲冢古文冊書云桀飾傾宮起瑶臺作瓊室立
玉門而淮尸二子乃云為象廊玉牀至謂其時至德滅而
不揚帝道掩而不興植杜槁而鋪裂容臺搖而掩覆群犬
傒而入淵豕銜蓐而席隩美人婺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
炭内閉而不歌飛鳥鎩翼走獸廢腳山無峻幹澤無注水
田無立苗路無莎蘋金積折旗璧襞無理韓嬰詩傳更謂
糟丘足望十里嘗子言女樂三萬晨譟端門而聞於三衢
豈非過其之言乎 史略
○君子之過也

淮南子曰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過
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 玄真子曰月之掩
日而光昏月庚而日耀日之對月而明奪違對而月朗
又曰薄蝕之交不能傷日月之體 弘明集何承天曰良
玉時玷賤夫指其瑕望舒抱魄野人睨其缺 路史曰食
更而日愈明過改而人益聖此聖人之所以不貴無過而
貴改過善改過者聖之資也始雖昧而今明初雖愚而今
哲吾何尤一過改而一慧起矣 大全雙峯饒氏曰君子
無悔吝之意有過則人之所共知既改又脫然更無慈絆
或問君子如何獨能用心如此曰君子所以能如此者只
是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若此心猶有分毫私累

在人欲上便做君子事不得 初問云過與惡何所辨無
心有心而已初過時出於無心纔着意要文過便已成惡
了是心體上加一層障礙便至養成此過留滯胸中不拔
去病根不謂之惡而何故惡字從亞從心心上加心亞心
也日月至明到食時不過頃刻障蔽終不為日月之累君
子之過出於無心非頃刻障蔽乎只為君子原無心故有
過時不加意掩護所以人皆見之惟不掩護則不難于改
而本體完全所以民皆仰之此全是無心處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
呂氏春秋云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 新序哀公曰
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

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
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
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
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 牟子曰書不必
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
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
舜事務成旦學呂望丘學老聃 文選註曰墜落也言文
武之道未落於地在於人也志記也謂使賢愚各盡其分
徐幹中論曰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
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
堯舜故六籍者群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

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　宋時
上庠出賢者識文武之大賦題其興選者皆作入聲抑不
知乃志字觀劉歆傳蔡邕石經皆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
瀕洫志多見而志之是讀識為志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
焉學問何所從學焉不學謂何所不從學此論夫子之學
而尊言文武之道者盖到聖道統傳在文武而文武之道
統集在孔子故也文武之道無往不在夫子於文武之道
無往不學惟善是主初無常師此所以備斯文之大全集
列聖之大成歟　通義東嘉史氏曰文武之道集註謂文
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饒氏謂
此皆是道之粗者集註以此為道似乎小了道字盖形而

上者謂之道自古及今道何嘗墜地文武之道所以未墜
於地者以其在人故爾夫子收拾合湊方始是成全體大
用愚按或問文武之道為周之禮樂朱子曰此固好高者
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者攷之則
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非唯所取而得則又何時而墜地
且何必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後得師耶此
所謂人正謂老聃長弘郯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每事
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大率近世學者習於佛老
之言皆有厭薄事實貪慕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
以不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道者亦豈離於禮樂多物
之間哉　淮海近語曰文武之道一而已自道之全体言

謂之大而賢者識之自道之散殊言謂之小而不賢者識
之是識大識小皆文武之道所在也夫子因其大而學其
道之全体則賢者即其所師因其小而學其道之散殊則
不賢者即其所師即夫子之無常師則無往而非夫子之
學矣無往而非夫子之學則無往而非夫子之道矣夫子
之道即得統於文武而上接堯舜禹湯之傳者也無往而
非夫子之道則文武之道在人即夫子之道在人也　初
問云當時以夫子商羊萍實之類當天大的事故曰仲尼
焉學謂其聞見處有得也子貢知問者之意深知夫子便
當以性命道德告之如天縱將聖云云亦好今却以文武
未墜告之是仲尼真以聞見為功也子貢却說不透　講

錄云文武之道子貢是以謨訓功烈禮樂文章說賢不賢
不止一兩人不賢亦只稍劣於賢不是不肖人大是大綱
領小是小節目夫子賢焉不學是學於賢者而得其大又學
於不賢者而得其小無往不是學則無往不是師矣而何
有一定之師耶
〇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論衡曰盖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
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　疑問云夫子之所為聖不在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上武叔說子貢賢於仲尼是他見不
明處故子貢但粗說你道我好似夫子夫子裏面却有許
多好處你却不曾入門不見得故敢輕言耳此止是對

武叔說的話　世說新語云裴令公目夏侯太初曰如入
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
○叔孫武叔毀仲尼
論語比考云叔孫武叔毀孔子如堯民云堯何功力者
李肅遠曰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
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
仲尼之仁也而取讐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受屈於陳
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　抱朴子曰夫雷霆輷
磕而武不聞焉七曜經天而武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聾瞽
扎心神所蔽亦又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者非無耳也
見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聰不經妙而明不逮奇

也　講錄云多見其不知量是不揣量聖人可毀不可毀
也晦庵子以為不自知其分量然則人之分量亦有毀得
聖人者乎　初問云仲尼日月便有與天同運並行意天
無象日月以為象天体晦明之用仲尼得而專之子貢無
得而喩之言却反看小了惜哉　昔人云天不生仲尼萬
古如長夜將此意說仲尼日月更妙惜子貢之意不然
揚子曰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
如也　四十二章經曰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至
天還從己墮逆風揚塵塵不至彼還坌己身賢不可毀禍
必滅己　維摩詰經云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是盲
者過非日月咎　弘明集云愚不笑則聖不高

○陳子禽謂子貢曰
周髀算經曰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尺寸而度　前漢書
董仲舒曰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
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倈動之斯和此
之謂也（師古曰綏安也言治國家者安之則倈來動之則和悅耳）　朱子語類云立之
斯立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之類蓋此有以立之便自立
得住也動之斯和如又從而振德有鼓舞之意如舜之從
欲以治惟動丕應徯志便是動而和處　車若水云夫子
之得邦家便是堯舜氣勢生者得其所以生死者得其所
以死便是堯舜之民榮者生之理也哀者死之理也　淮
海近語曰言夫子盛德之不可及而復以功業徵之猶夫

子稱堯蕩蕩則天之德而復以成功文章徵之也子貢真
善言德行矣　講錄云夫子之不可及空空說下文立立
道行綏來動和生榮死哀正是不可及處正見猶天之不
可階而升也　帝王治天下不過教養二事立之者養道
之者教綏者立之固動者道之深四句都不可截看斯字
下得急正見神化之速處夫立立綏來即天之生萬物而
萬物並育者矣道行動和即天之成萬物而萬物各正者
矣所謂猶天之不可階而升者此也　杜靜臺曰如之何
其可及正打轉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來勿作兩樣看其實
神化之妙正是化不可為所在　原旨云被上節曰夫子
之不可及也下節末曰如之何其可及也二句本相照應

不應始以德之妙於身者言終以神化之及於天下者言
竊疑上節註與子貢稱夫子之旨微有不同　初問云聖
人之所以為聖者在至德功業其緒餘也但聖心之妙不
可形狀且陳亢粗鄙下愚雖説聖心斷然不知子貢只索
在功業上説賜也居言語之科可槩見矣　説邦家之治
到立立道行綏來動和甚難一則要自已一片純一無偽
一心為本二則要措置有方三則要一段精神可以感通
使奉行者皆有精白承休之意四則天下之人皆翕然相
信向乎不至便化為阻格故四者最難子貢又下一斯字
是難中之難非至聖不足以臻此此便是造化之妙春回
而百物欣榮秋至而萬類歛肅不見其迹莫知其然神矣

哉　大全朱子曰生榮死哀子貢言夫子得邦家時其効
如此范氏所謂生則天下歌誦死則如喪考妣者是也
韓昌黎孔子廟碑云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
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然社祭土稷祭穀而句龍與棄乃
其佐享非有尊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
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已下北面跪薦進退誠
敬禮如視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弟哉
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
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
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　李現
謂夫子廟文云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
生於舜之代舜則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時化可知也
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田畝之中安有夫子
之教垂於無窮今日之濟漫者乎惟夫子生實陪臣設
乃王尊有聖德也嗚呼夫子聖人之極歟　海蠡編云聖
知孔子始與凡民無別譬則通途平地而子貢乃擬之於
不可升之天也孔子綏來動和之效收之當念而子貢以
為有待於邦家也烏在知足以知聖人乎然孔子為魯司
寇攝相事其初尚來殞裘之誘則又安在其斯立斯行也
哉學者於此當不能一笑釋然者是尚未夢見子貢在既
能望見吾孔子影相也耶　咨問集云此是子貢到老不
信孔子處吾夫子此個仁恕即一時把天下後世俱貫徹

了盡子貢不知只晉望夫子得邦家至其後以萬世為土
為萬民立命子貢總不知

談經菀卷之二十五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論語

堯曰第二十

〇堯曰咨爾舜

講錄云此篇歷叙帝王以及於孔子堯之上除却伏羲未道著即孔子叙書始堯之例也伏羲得統於天堯得統於堯舜得統於堯禹得統於舜湯得統於禹文武得統於湯而孔子則是得統於帝王者矣　柳宗元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

人之器者也上之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然無所依而施故於此常常諷道云爾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困學紀聞云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堯問其意一也　士翼云堯曰篇記堯舜之禪授湯武之伐國其以著世變與子稱文王至德武未盡善乃其微意與　原旨云堯舜揖讓湯武征誅是帝王之大事故篇終及之許大天下堯舜以之授受其所囑付只是四三言而止至舜之授禹又更無別說此可以想見當時聖

聖相承精神契合宇宙清寧之意至湯之伐桀便去上請天命下告諸侯却費辭說然亦只陳之誓告而已至武王伐紂便有許多收拾人心扶植風紀之事却費氣力比之湯時又自不同此可見世道人心之變更帝王之所以隨時區處者不容不如此也　堯舜禹授受之際不外一中所以開萬世心學之源湯武誓師之詞與其所以反夏商之政自與禪讓咨命之詞難同一律然莫非天理之當然而即中之所在也蔡虛齋謂當時只據其時而述其事不必節節討過中字最是　漢書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此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　路史曰三聖之所授執中而已執中者以歷數之本乎中也是故歷法作而中

道著矣班固之志歷也亦以是為堯之授舜者也蓋聖人之為治不過欽天厚人而已而先儒之言歷數類皆歸於讖緯之言非先王之正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執其中此授以治天下之要訣也聖人治天下唯執此無過不及之準爾然此章不見於書王文憲謂此尚書之脫簡當在舜讓于德弗嗣之下　程氏復心曰天祿謂天所賦予人君之崇高富貴也如人臣然有職則有祿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則君之職在是矣儻四海之人困窮則是君失其職天祿自當永絕矣　南軒張氏曰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中天理之所存也惟其心無依倚則能執其中至不失此所謂時中

也君之所為安業者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若
四海困窮則天祿亦永終矣聖人之相授凡以天人之際
而已　大全朱子曰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
日時亦有先後之序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亦
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讖緯之説姓名見於圖籙而為言
也聖賢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
其氣象如此也時中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也此曰
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
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行時止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
是而守之哉　中只是箇恰好的道理允是真箇執得堯
當時告舜只說這一句後來舜告禹又添得三句說得又

較子細這二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告
舜只說一句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
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
度脩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堯舜
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
雖是隨他所聞所記說得不同然却只是一箇道理大槩
此篇所載便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法雖其纖
悉不止此然大要却不出此　明儒經翼曰允執厥中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這三句是一串意是中也即民受天地
之中以生正指此靈明而言這一點靈明貫智愚徹上下

被四表都是這箇充滿不容毫髮加減者也故執中乃學
問大頭腦四海乃功夫所用之實地痛痒瘙摩感觸神應
日與萬物流通無間離却四海則人情物理痿痺不貫四
海困窮而天祿永終矣後儒明德親民之學不明乃單提
允執厥中一句為聖學相傳之心法而遺棄下二句卒致
祖聖一體之實學不傳而談聖學者往往樂於超悟以附
會二氏知見差若毫釐繆實千里矣[illegible]　初間云天之曆
數在爾躬是遺大投艱意啓庸之主以天下為樂此意微
矣　舜亦以命禹此句記者文法最高識見最透乃謂三
聖相傳無別法只有這些子　論語測曰何謂允執厥中
也治天下之道也人所受於天地之中以有之於已允執

之謂也何謂中也以言其体則不偏不倚以言其用則無
過不及是以謂之中也何以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也不中
之念生於心害於政民失其所而天位危也以言其中之
不可失也其得失之機與民生天位相為安危者也何以
舜亦以命禹也同此天下也同此人心也故同此中也是
以命之之同也雖百王不易也天不可易也　講錄云咨
者堯將以天下傳舜遺大投艱故先歎之而曰我上觀天
意下驗民心天之曆數已在爾躬矣任大責重如此可易
為乎必也允執厥中以大中之心而理天下之事以大中
之事而安天下之民四海便各得其所而可永保天祿矣
若不執中而致四海之困窮則天祿於是永終而曆數之

在爾躬者又在他人矣可不戒哉　墨子曰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　筆解韓曰帝臣湯自謂也言我不可蔽隱桀之罪也包以桀為帝臣非也　李曰吾觀湯誥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此是湯稱帝臣明矣疑古文尚書與古文論語傳之有異同焉考其至當即無二義　困學紀聞云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孔安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　大全南軒張氏曰有罪不敢赦謂桀

得罪於天不敢稽天命而不討然凡天下之人莫非帝之臣其善惡不可蔽也則何敢專顧帝所眷命何如耳已有罪則不敢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歸之於己此其自列以聽天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然則其有天下也亦何與於己哉　原旨云予小子履六句見上帝命討之嚴而脫然無利天下之心朕躬四句見在己寄托之重而忍然有任天下之懼　講錄云總是告諸侯之詞予小子六句追述初時請命而伐桀朕躬四句則說今日伐桀以後事也、簡在帝心謂罪人與帝臣皆簡閱在帝之心者也予敢赦之赦之手　人君履至尊之位操威福之權自聖者其常也罪之一字必不肯降心抑氣而曰在朕躬者以故今日驕而臣日諂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罪在朕躬湯之過人遠甚矣今觀桑林之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讒夫昌與苞苴行與以湯之聖何至如此而乃以之自責罪在朕躬之語亦允蹈之矣故曰罪己者其興也勃焉罪人者其亡也忽焉　通義程氏復心曰所以厚於責己薄於責人者蓋以其身教之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誠是不干他事此蓋言其實理然爾後世私窺聖人者曰此聖人以道媚天下也聖人寧有是心哉其侮聖人之言甚矣如泰誓所謂惟予小子無良皆自是歸過於己之意　仁山金氏曰萬方之有罪皆一人教之不豫處之失宜朱子謂此

意是成湯見得　初問云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只指分封說正是帝臣不蔽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宛然成湯請命之詞是相傳處也　謹權量一節是綱紀齊整一洗紂時陋習其滅國等是恩澤汪濊及周政大體段也上是盡義截然齊一下是盡仁藹然太和　原旨云書言武王克商散財發粟大賚於四海而於善人則尤加厚說當以此為據註只據詩序而解之詩序非孔子所作不可為據也紂為天下逋逃主所用皆是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去加富善人把此做箇第一件事即如漢高入關除秦苛法此是帝王收拾人心之要術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言紂至親雖多皆不賢者布列在位不如周家之多仁人也不必

說賢者不為之用及離心離德之意此亦當以書經為據
黃氏日抄云集註載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或問則曰范氏之說因上文而以周親為周室之親亦善但於書文不協愚意於書文雖不協於本文則協且免得添紂字與多字又免得改周字為至字似當兩存耳又按古註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此說雖大賚之初未有管蔡之事而狀不如意甚明　困學紀聞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註言雖有管蔡為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尚書與書傳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集註從書傳　疑問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書解百姓

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己於水火見伐商無可辭之理總之說武王之順天應人處謹權量而下件件皆是從民之欲順流與之更始故說四方之政行焉天下之民歸心焉說所重民食喪祭見武之承天子民無與於湯所以上承堯舜之統　傳疑錄云王政謹權量聖人於粗迹皆有精義存焉諺曰大秤小斗用以掊尅聚斂為下其手亂之始也故謹之亦任於始所謂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是物也　原旨云謹權量是平其在官者使無過取于民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固要通於官民然惟官府與民交涉易得加增取盈紂之時多想是過制故武王謹之審法度是審其可否因革之宜脩廢官若說是有職而裁革者則紂時只有冗員安得有裁革者還是有官守而廢墜不舉者故脩之四方之政行焉言凡四方之政莫不以次而舉行也若說效驗便文氣不順　周有大賚以下夫子零碎收拾或舉其詞或述其事湊成武王一段事實
講錄云權是輕重之稱量是多寡之量謹者把在官與在民的都較定使官府之取民者不得以多取而民間之交易者亦各得其平也法度是禮樂制度之類審者審其何者為過何者為不及可因者因可革者革可損益者損益之也廢官或是治官之非人或是有官而闕人脩者非人則去之闕人則補之也夫權量謹四方之民信一矣法度審四方之風俗同矣廢官脩四方之庶務理矣故曰四方

之政行焉　滅國是子孫微甚土地盡無者便訪出一人封以土典其國絕世是子孫尚多國土尚有但世嫡絕者便堅一親支而繼其世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封禹之後於杞封湯之後於宋又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式商容之閭皆興滅繼絕舉逸事也夫滅國絕世先人皆有功德於民孰不願存其後者逸民有德有才足以輔世而長民孰不願其在位者與之繼之舉之則有以慰天下之民心矣故曰天下之民歸心焉　通義程氏復心曰興滅繼絕所以順天命而不忘前聖之功舉逸民所以順天理而不廢天下之才此民心之所由歸也滅國絕世是已往底逸民是見在底接續其已往底舉

用其見在底是得武王用心如此之公不以天下爲己私
處　自雲許氏曰興滅國謂國已滅而再立其國繼絕世
謂國雖存而再爲之立君　初問云寬是包含徧覆無不
周徧有天覆地載意正帝王太度量處信如四時敏如乾
律公如造化無心聖人天地一而已矣四者皆是心體堯
舜精一正在此處不精一則私意夾雜便狹小便作僞便
煩散便有窮非純天之學此所以千聖相傳只在乎此
通義胡先生曰前篇之末言夫子之得邦家者其用允如
此此篇之首則述叙自古帝王之用固如此以見聖學之
所傳者無非有體有用之學而凡論語二十篇之大旨皆
不外此　講錄云此章不要以中字貫蓋中字雖從堯舜

揭出以括盡天下之理湯武所行雖亦不外一中之執但
此章叙事的意思不是把堯舜的中來作主而於湯武的
事都貫以中也若要都以中字貫便似有箇骨子矣

○子張問於孔子

疑問云五美下一尊字奉若神明著蔡必欲出乎身四惡
下一屏字視如荼毒蛇蝎不使加乎民因民之所利而利
之者不消在民之外尋所謂利者只於天地之所以生民
民所自有的一爲之規畫料理民便受萬世無窮之利擇
可勞而勞之妙在一擇字吾主意原不要勞民不得已勞
民動衆吾但擇其可者此方是佚道使民之政纔說欲便
着貪但吾孜孜所欲所得者俱在此心天理上則儘欲儘

好儘得儘不妨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此是聖王兢兢業
業心法不論大廷廣衆匹夫匹婦不論些小節目大綱大
紀但只持守此心則一日萬幾泛應曲當心無愧怍自然
舒泰其舒泰却從敬而無失來與矜己傲物者大別正衣
冠尊瞻視不在外面用功只從心之無敢慢者發見於威
儀之間要知此五者無一不本諸心故稱良法美意若四
惡只肆焉縱恣於其上更不一留心於民不教而殺如不
素教之禮義及陷乎罪然後刑之不戒視成與慢令致期
相似但上只不先戒命而一時視事之成故下一暴字下
是慢緩號令而刻期取必於民故下一賊字有司不但是
失爲政之体着令徵運收發的猶之與人也掯復以待而

故爲壅塞不即與之錢穀併力以進而故爲抑勒不即與
之批繳所害不小此方是惡虐暴賊有司等字面想當時
俱以惡稱故夫子歷數之以垂戒　講錄云此章是孔子
之政堯舜禹湯文武所傳者皆在此故以之叙其後　論
語測曰惠何以不費也教民利天地之利也利之非我也
勞何以不怨也使民自勞於衣食之勞也勞之非我也欲
何以不貪也仁者我自有而自得之非求得於外也得仁
者無欲也泰何以不驕也泰然無較乎小大衆寡之私而
無敢不敬焉不敢之心非驕也威何以不猛也衣冠之正
正自心也瞻視之尊尊由內也德威惟畏也君子行此五
者以脩其身而臨其民故其事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政之善者也　朱子語類問欲仁得仁又焉貪如何曰仁
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為貪
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己
治人其理一也　大全胡氏曰在人上者人欲為多不能
窒之則其貪無時而已惟反是心以欲仁則求諸己而必
得何物足以累其心夫何貪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
然君子心一於敬不以彼之衆寡大小而貳其心則其自
處未嘗不安何驕之有　南軒張氏曰正衣冠尊瞻視臨
之以莊也持身儼故人望而自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
威而不猛若有使人畏己之心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惠不
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己者

也為政内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欲仁其本歟　淮海
近語曰因民之利而利之是興利之政擇可勞而勞之是
使民之政欲仁而得仁是敷愛之政無衆寡小無敢慢是
敬事之政正衣冠尊瞻視是臨下之政都是允執厥中者
也不教而殺是虐政不戒視成是暴政慢令致期是賊政
出納之吝是有司之政都非允厥中者也　文中子曰為
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劍珮鏘
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　薛文清公
要語云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内後人服
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静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内無
所肅鮮不習而為輕佻浮薄者　初問云正其衣冠等不

是另有一心在外只是從無敢慢處發見於威儀之間耳
　五美只欲仁得仁心體明淨純乎天理正是得仁仁處
無有不實自能視民猶己有不利民者乎有或無事而勞
民者乎仁者此心常存不走作豈有或慢於中或惰於威
儀者乎子張少仁無誠心此是對症藥　後漢紀荀悅曰
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
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虐政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虐教傷化
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
陷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
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　論語測曰不教而殺何以
謂虐也虐殘酷也言故殺之也不戒視成何以謂暴也暴

驟急也言欲速也慢令致期何以謂賊也賊傷害也言罔
民而刑之也出納之吝何以謂之有司也有司者掌出納
而小者也言柔而無断也何以謂之四惡也四者皆人心
之私惡也　筆解韓曰猶之當為猶上也言君上吝嗇則
是有司之財而已　李曰仲尼先言虐暴賊三者之弊然
後言君上之職當博施濟衆為己任也　朱子語類問猶
之與人也出納之吝何以在四惡之數曰此一惡比上三
惡似輕然亦極害事蓋此人乃是箇多猜嫌疑慮之人賞
不賞罰不罰疑吝不决正如唐德宗是也　如李絳勸唐
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
上矣正是此意又如唐家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即

命之抑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只是人君為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為處便果決為之　車若水曰出納之吝比上似輕何以亦謂之惡朱子謂當賞不賞當罰不罰亦甚關利害看来上三者是陽惡下一者是柔惡其害一也　大載禮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搢已過勿發失言勿踦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亂歷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

〇子曰不知命

筆解韓曰命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非止窮達　公孫文子曰脩心而不知命猶無室而歸　漢韓嬰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新唐書裴光廷傳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光廷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為知命　渑水燕談曰胡文恭公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文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脩身俟時無為造物者所嗤世以為名言　初問云此不是吉凶氣數之命聖人所謂君子者是成德已到家矣豈以吉凶為言乎況命之吉凶已定非人所能趨避今人亦有信吉凶之命而安之者豈便是君子則知此章知命者知天命也學到知天命方是得理之本原洞見性靈識見超卓自能與物遊不淆於物方是德之大成有天下不與疏食曲肱簞瓢陋巷皆是樂天知命故不憂　先王制禮所以歛血氣也血氣從所稟来若無學問之力便奔蕩四出所損不小止有性靈至妙之天則降伏得他禮是性靈中原有的節度文章故須要知禮方能執持方能自立不為血氣所奪

註中耳目無所加二句看禮甚淺了非也弑父與君皆從不知禮来　言是心聲知人是直窺其心之隱微處　潍海近語曰知命者達天之學知禮者淑身之學知言者察物之學總通是君子脩己之學也知命則至命知禮則盡性知言則窮理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　講錄云知命是知天命也學而知天命方得禮之本原洞見性靈超出物表而與造物者遊德至此大成矣故謂之君子　禮是性靈之天則所以歛束血氣者也血氣奔蕩四出為害不小只有性靈之天則路伏得他如此纔不為血氣所奪有以自立而成位乎天地之中矣晦庵子云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看得禮甚麄了　言是心之聲知言者直窺破

樂經編云不知命知天命之謂性之命
君子知天命在我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以求無愧於天
此君子也如視天之命與我若不關便是小人不知天命
而不畏也何以為君子　海蠡編云禮即是克己復禮之
禮不知禮即渾是人欲之私其身頹然屈於萬物之下而
頹且仆矣故曰不知禮無以立　原旨云論語一書首章
末言君子而末章首言君子亦猶中庸首言天命而結以

上天之載之意　癸辛雜識云論語一萬七千七百五字

七緯云孟軻雖世事於仁義之誠行者中正之道

談經苑卷之二十七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携李友人吳志遠　校

孟子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

春秋繁露曰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
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則塞
其源也　歷代確論溫公載孟子告梁惠曰何必曰利子
思告孟子牧民之道先利之仁義固所以利之也易曰利
曰利者義之和利用安身以崇德此皆利之大者也溫公

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惟仁者知仁義之利不仁者不
知也故孟子之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
異故也　蘇穎濱孟子解曰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為
利也惟不為利故利存小人以為不求則弗獲也故求利
而民爭民爭則反以失之荀卿子曰君子兩得之者也小
人兩失之者也此之謂也　宋高僧傳云昔梁惠王嘗謂
孟軻曰何以利吾國是知禮讓之化不勝於好利之心明
矣　通義自雲許氏曰王曰何以利吾國至不奪不饜固
是難明王何必曰利一語言王好利於上則大夫士庶效
之而好利於下凡言好利者皆是欲得其分外若唯取什
一之賦則非好利矣故君欲分外取於下下亦欲分外取

於上如此不已必至接耗衰亂而國隨以亡此理勢所必
至文侯斯與韓趙分晉即悲王之祖也此其明驗為君而
好利禍害之烈可畏如此　晉書劉頌曰公私之塗既乖
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恒背公而橫鶩
讀禮疑圖案臣取於君之乘皆賦其人千乘為人三萬百
乘為人三千計丁出役以供輿夫出入賓客將迎之用若
也十而取一但可言於當國大臣之一人耳以其官職務
繁冗度宜廣必以什一歲不困窮若其餘諸卿則事務漸
少數宜有差天子之卿不必皆千乘也大國之卿不必皆
百乘也否則天子有三公九卿如皆千乘馬則萬乘之中
去九千乘矣大國有三卿如皆百乘馬則千乘之中去三

百乘矣公室之車餘幾哉觀孔子稱陳文子之富止於有
馬十乘亦可以見不啻百乘之謬矣　新唐書史臣曰開
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内完治偃然
有攘卻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
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悵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
得罪而追恨融才有所未盡也孟子所謂上下征利而國
危者可不信哉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内蠱豔妃所費愈不
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裒刻進剝下益
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為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
自如帝以為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
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媢以相

君家擇摩云上
聖矣少踢一達
官值貝與客跌
孟子休不相闕
忽問聚矣曰常
請孟子否曰半
生愛之掛不晚
其義主人別不
時何義曰我斲
不曉主人曰我
言之曰與云孟
子不見僕代曰
何見僕患子其
人情然無耐

屠爭四族皆夷為天下笑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
不可竭觀數子乃欲擾而竭之歔然甚亡則向所謂利者
顧不反哉　文選註曰言義士不後君主仁者不棄親戚
未有遺此道而行仁義者也　宋史黄龜年上書曰臣聞
恩莫隆於父子義莫重於君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
其親君親既然則何恩憚而不為　通義胡先生曰人性
有五仁義為先人倫有五君親為先所以孟子揭此於七
篇之首　中玄問辨録云孟子之學最嚴於義利之辨故
於篇首發之不奪不饜是利而不利也不遺親不後君是
不利而無不利也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疑
問云未有仁義二句不可出一利字如說仁義未嘗不利

孟子亦以利言矣二者也字正應大夫士庶人句見得盡
國之人去利懷仁義以相接皆由於上先仁義所以君人
必慎所以導之者決不可一向於利　通義仁山金氏曰
自周衰以至戰國之世惟知利之一字故紛亂至此孟子
欲撥亂世而反之正首須掃去此一字方可說其他事理
孟子功不在禹下者即此類也　胡先生曰孟子之得於
子思者曰仁義所以利之也及告梁王則言仁義而不言
利蓋子思所言者利物之利梁王所問者利己之利也
講錄云王亦曰仁義直是要他行仁義也何必曰利直是
要他不求利也不只說不說便罷　石渠意見以為惠王
因孟子言求利之害與夫行仁義之利遂然其言而亦曰

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乃一時開悟之言未必能行之也蓋悅而不繹從而不改者歟集註謂重言之以結上文而節之意似不通

○王立於沼上

吳志陸凱疏曰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　孔叢子云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　詩臆云愚按詩中所謂王在靈囿若文王生時未嘗稱王又云於樂辟雍王制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武王之時始建辟雍文王安得有哉詩序所謂民始附者尤失其旨聖人作而萬物覩豈陰結民心而民遂附之如田

常叔段邪　又云不日成之古註以為不設期月也不設期日文王之不急民也宜其子來也若曰不終日而成亦臺恐無是理　贅言叢說云陳季陸嘗推貫抵說孟子引得杜詩為証文王為臺沼而民樂之正是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若桀紂瑶臺瓊室正是君看墻頭桃樹花盡是行人眼中血蓋由人情所感而然爾　通義白雲許氏曰靈臺之作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併以游觀爾若七十里之囿所以供四時之講武又且與芻蕘雉兎者共之不容不廣此在郊之外者非靈臺之囿也靈臺之囿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大也文王繼體即位本都於岐在位四十六年而遷都於郢旦三年而遷都於豐於是作靈臺其時年九十有六明年卽薨矣七十里之囿自在岐山舊都故有與民同芻蕘雉兎之常制也　鶴與鶴鳴之鶴不同音音涸翁名在鐸韻音學者潔白貌在覺韻此章字音學　麋鹿魚鳥各得其所咸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萬物郊在春風和氣中觀而字而下文魚鹿云云尤見文王仁及物而物感動處物且如是於人可知　此章關鍵全在偕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奉已與亡乃其效也　講錄云偕樂不偕樂不是臺池鳥獸之樂是君之樂安居飽煖是民之樂君樂而民亦樂是為偕樂君樂而民不樂是為獨樂桀以獨樂而亡文王以偕樂而興此其明效大驗也惠

王於此能無所勸懲哉　尚書大傳曰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則吾亦亡矣　檀弓鄭注曰桀以乙卯日亡　文選潘安仁曰覧亡王之驕逸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　原旨云古人與民偕樂是心體明淨無有損傷渾然與物同體故能樂處是中和位育天地變化草木蕃蕪鳥獸魚鱉咸若熙熙皥皥與物偕春不覺鳶飛魚躍矣靈臺之詩自可見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文王其近矣夏桀只緣私意間隔不能與物同體時日曷喪其愁怖之象乎此仁義與不仁義之分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孟子豈誣言哉

○寡人之於國也

執以禮於不能人自驗而罪則令利移民就教忠上此學亦未可謂小也

歷代確論判公曰梁惠王嘗移粟以救饑饉孟子論而非之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若夫治不由先王之道者是徒善徒法也五帝三王之世可謂隆盛亦不能使五穀常登水旱不至然無凍餒民者上有美政而下有備蓄之備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魏地在西河之東故今河中之地謂之河東大河至華陰折而東流故温懷之地謂之河內一云魏都大梁在大河東南故名河東而以故安邑之地爲河內今河中府是此獨以魏地言也

松塢先生曰分外曰加謂不見其分外少不見其分外多　淮南子泰族訓曰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　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

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　新唐書來濟傳帝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宜也　魯語里革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爲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麌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　文子曰先王之法不掩群而取䟴跳上獨下躍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罘音浮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皐艸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孕不殺鷇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萬物之發生若蒸氣出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之道也　晁錯新書曰焚林斬木不時命曰傷地

韓詩外傳云太平之時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生不乏用死不轉壑夫是之謂樂　原旨云恒產尚未制也先之以不違農時畜產尚未立也先之以數罟不入洿池樹藝尚未興

也先之以斧斤以時入山林聖賢之設施措置其有序益如此　李氏曰王道主于得民心始之以順民之情生死有所賴焉此仁心之所發端也終之以制民之產教養無所遺焉此仁政之所推極也仁政不可以急行而亦不可以不行故其施爲之序如此　初問云不違農時一節王者使天下各得其所先有一段生生之意此是至仁聖心純是造化故栽成輔相處即是化工　民生必資于物有物斯有財有財斯有用聖人生物所以開豐殖之原故爲王道之始　大全慶源輔氏曰養生送死乃人世之始終於是二者皆有以濟之則人世之始終一無所憾而民心得矣此其所以爲王道之始也　大全問既曰魚鼈不可

宋代約論云五十者可以衣帛則四十九年已前所衣皆布矣七十者可以食肉則六十九年已前所食皆蔬也

脉食矣又言老者始可食肉何也朱子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豹豢之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　南軒張氏曰衣帛食肉為必曰五十七十者民之欲無窮而桑麻畜養之利有限不為之制則爭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衣之食之矣又使知老者之當養其老幼之有別教亦行乎其中矣日用飲食無非教也不待庠序而後教也　珍羞紀要云食肉始於何代乎鴻荒之世茹毛飲血其漸也然義禮之家以為古者一為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故非祭祀不肉非燕饗不肉非玉食不肉非不肉也蓋肉食所難得之食不可得而常有也外此則惟年老者氣體浸衰非肉食

不足以滋養故不肉則未見其能飽後世口體之欲橫流不恤古人之意惟務豢畜相尚所欲必濟以至一筋萬錢雖多殺物命不顧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古者道路之制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挈不特子弟代父兄之勞凡行道之人少者皆分代老者之任風俗敬老如此則尊君親上可知矣凡此諸節皆孟子勸梁惠以行仁義之實事　初閒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是衣是食者有財有用也謹庠序之教孟子下箇謹字蓋人心風化所關天下治化原頭皆出于此猶倘學術不正必致天下大亂故謹之者要須一出于天命人心之正而一切異端若楊墨之類些須夾雜不可也孝弟乃良心真切之地正孟子仁義大頭腦

[illegible]

敷教須始於良心故申重之申者申明也即三令五申之申此處得力則仁義沛然性善之本體呈露矣聖學真血脉處請得明白何患天下不治故語王道者莫先教養語教者莫先孝弟　魏書崔楷傳云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為心故矜傷於造次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饑唐堯致嘆衆庶斯饉帝乙罰己　舊唐書陸贄曰操兵以及人天下不委罪於所及而委罪於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畜之家　新唐書盧懷慎勸德宗曰陛下罪己不至則感人不深　宋史沈倫道出揚泗屬歲饑民多死郡長吏白於倫曰郡中軍儲尚百餘萬斛倘貸於民至秋復收新粟如此則公私俱利非公言不

可還具以白朝論沮之曰今以軍儲振饑民若荐饑無徵孰任其咎太祖以問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此當決於宸衷太祖即命發廩貸民　李盱江集云夫民之無知靡衣媮食豐歲粒米狼戾或委於糞土或腐於飢廩及其凶年則家不素畜人不預備室如磬矣突不黔矣草木之根實不足以飽矣此禍亂之階也善為國者所宜留意也愚竊跡古制之宜於時者莫若義倉之為愈也蓋豐年損其有餘僥年救其不足事至纖悉功垂無窮故隋開皇中始立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今宜於天下縣治各建倉廩以農末之民各分戶等每於秋成以次入粟謂之寄留至凶年則下戶之乏食者準

數給還其上户則轉以給窮民告其轉給之數積以歲年
數登若干者拜以爵級以寵異之則富人樂輸窮民受賜
矣與夫臨事而鬻爵無見粟而座求不可同日語也　政
問録問救荒曰只是箇預備以三十年之通民無菜色又
遺人之委積以待凶荒到得行救時便無極善之法周官
十有二政聚萬民非非常物之外添得出所謂救荒有三
法賑糶賑濟賑貸賑糶屬常平賑濟屬義倉賑貸屬截留
常平倉自李悝耿壽昌平糴法桑弘羊平準法福建社倉
法隋文帝唐太宗亦力行之及文彦博曾鞏田錫張詠黄
寔王孝先又一時權設糶法義倉是民間捨粟儲濟截留
如蘇軾截留上供米宋孝宗令截留本州椿管及借會子

收糴賑糶此外晉泰乞糴唐憲和糴范純仁招糴劉安世
刪常平向經倡賑滕達道活流民畢仲游限賑地劉彝收
棄子趙抃洪皓趙令良咸若心殫力并朮酪鳧茈種蕪菁
種苴蕎鬻爵度僧興傭鑄幣總是一時小經畫非王猷皐
大體国初民間有備能禦大災到成化弘治間尚不平誤
周文襄置詳切其濟農倉緩急有賴弘治三年班議預
備倉粮計州縣里分積粮多寡自十里積一萬五千石至
八百里積一十九萬石官以積數為旌擢弘治十年通行
撫按稽治曠職以嚴申罰又正德來漸不加意又復以守
支為民病且國無儲蓄截留自难而民俗蕭條義倉無所
望矣

左傳駟吉伐戎韓説本此

北齊書高隆之於射棚上立三隗人為壯勇之勢齊慎祖帝東山因射謂隆之曰射棚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為置人鉄目

非人腹所不取除之無以什

○寡人願安承教
困學紀聞云以刄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恭曰殺人之
多不必以刄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　前漢書元帝
詔曰其令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淮南子曰紂
為象箸而箕子嘰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所始則知所
終　李翶云始為肉刑者仲尼猶疾之況坐視饑民之死
乎蓋以踊指一刑言之　韓愈曰俑當作踊言刑繁則踊
貴踊象人足而用之　通義白雲許氏曰孔子惡作俑者
無後亦因見後世殺人從葬故為此言史記秦武公卒初
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蓋其弟德公立而用以殉之當
周釐王四年魯莊公之十六年也其後穆公卒遂用殉者

百七十七人三良與焉孔子據已見之禍而深惡其始謂
為不仁者事始雖小末流必大不可不謹孟子因此以戒
惠王不可輕視其民　講録云為其象人而用之只說象
人而置之於死地不說到殺人殉葬之漸處
○晉國天下莫强焉
楊子危言注疏及朱子注皆不詳按戰國策甘茂謂秦王
曰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朝天子於孟
津後子死身布衣而拘於秦又蘇秦説閔王曰魏王擁土
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强而拔邯鄲又從十二諸侯朝
天子以西謀秦秦用商鞅計以言佯尊而驕之魏王乃廣
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於是

要當關天下大處只是一箇甚先且看了文去更看人之身分氣形狀矣

齊楚怨伐魏殺其太子虜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而
東次于齊然後天下乃捨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
之外不以德魏則所謂天下莫强者代楚勝齊收鄢郢也
所謂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即所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
外也惟徒跣而次於齊布衣而拘於秦史記及司馬公通
鑑雖不載而其事合孟子之書宜書之　王符愛日篇曰
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
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乃君明
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
不足也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于貧窮富足生於寬
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為民本國基故務省徭役
濮韓齋　卷之廿本　峯
使之愛日　大全慶源輔氏曰仁政在於養民而已省刑
罰則民不至無所措手足而得以安其生薄稅斂則民不
至有所闕於衣食而得以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首及此
二者下面數句則其效也　初間刑罰稅歛一日不可廢
須於不可廢之中要調停之省之者寧失不經也薄之者
用一緩二於用一之中又有分數也此是不傷天地生生
之意而聯屬一體之仁得民心最速戰國多不足于此故
孟子以是啟之　講錄云深易二字可玩耕而深耨而易
此見其得盡力處暇日二字可玩貪酷之時民皆重足而
立安得有從容暇豫之日休養生息的氣象此亦可想見
孝弟是百行之本忠信只是一誠實乎孝弟百行中

此江河出以衆貴鬼王之關也孟子於之謂但之不似人君存王之子亦人子未來予一見見之固朋恐懼化之嘆為大哉之獨於此亦可見取亦非非之意也百川李氏

者出入二句兒入以孝弟忠信事其父兄出以孝弟忠信
事其長上　可使制梃二句只說民之銳於赴敵畢竟戰
時還用甲兵但云撻亦可推之也況濟之以甲兵乎梃之
云秦楚者以其喪地於秦受辱於楚而欲報之耳秦楚此
時最强且不有其堅利而又何有於齊哉　朱子語類問
孟子告梁王省刑罰薄稅歛便可以撻秦楚之甲兵夫魏
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城無虛日孟子之言似
大容易否曰自是鄉應如此當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歡欣
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效速後來公子無忌縞素直擣
至函谷關可見　困學紀聞涵氷李氏曰初北地郡屬魏
後盡為秦并喪地於秦不止七百里也　又云商鞅富强
濮韓齋　卷之二十本　峯
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民應敵於外使梁王
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民得誘之仁勝不仁如春融
氷泮故曰仁者無敵
○孟子見梁襄王
商子曰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是以聖人作壹
摶之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定於一明謂統天下為一家
此孟子見天下之勢而知其必至於此非以術數讖緯而
知之也蓋自太古立為君長則封建之法行黃帝置大監
監于萬國夏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亦萬國逮湯受命其
能存者三千餘國武王時千八百國至孟子時相雄長者
止七國而餘小國蓋不足道也自萬國以至於七國吞併

之精豈一朝一夕之故分勢既合不可復分終必又併而
為一舉天下而郡縣之而後已至於秦漢孟子之言即驗
但秦猶嗜殺人故雖一而不能定至漢然後定也　田叔
禾集梁襄王憫七國之亂而問於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孟
子曰定於一予蓋深服孟子達古今之變而知封建之法
決不可行也夫封建之法自黃帝堯舜至於三代之隆未
之有改也非聖人之不欲改欲改之而勢有不可姑亦仍
其舊也耳何者生民之初野不能以相從必求其人賢於
我者以為宗力不能以相屠必求其人力於我者以為長
宗長之形立而封建之法行然則封建之法非聖人所能
區別而創為之也亦順天下之勢而姑存之爾今夫十步

之內必有豐草一哄之市必有魁駔魁駔者一市所賴以
安者也為治者因其所賴以安者而尊顯之以統其衆而
守其居然則公侯伯子男之於其國亦猶魁駔之於市也
此封建之所由始也然封建之法使國有專土而主有私
臣夫國有專土則尺寸之利其勢必爭主有私臣則牙爪
之雄其勢必角夫使人有爭角之心而上失駕馭之道則
智力之士得以交搆其間而征伐之禍不息征伐之禍不
息則強者勝而弱者滅巧者裕而愚者奪其勢不歸於一
統不止也一統之治合而郡縣之法行郡縣之法行則人
無專土故見利而不爭主無私臣故雖雄而不角盈縮與
奪惟上所命而臣不得與焉故欲行郡縣之法於秦漢之

前聖人不能也欲復封建之法於秦漢之後聖人不聽也
善乎柳子厚有言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公天下之端自
秦人始可謂深得孟子之意而達古今之變者矣　講錄
云天下定於一一予最好二三便紛然須知所以一之者
只在此心蓋凡出於心之所同者最一一故定好生是心
之所同也吾以心之所同者與之民便各足其欲而亦應
之以此心截然如歸市更無有不齊者自心之外別有所
作為便多參差而民亦以參差應之天下惡乎定矣　通
義曹軒蔡氏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
此心然後可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母此言萬世人牧之龜
鑑也　予由古史曰予觀戰國之後更始皇項籍殺人愈

多而天下愈亂及漢高帝雖以兵取天下而心不在殺人
然後乃定子孫享國二百餘年王莽之亂盜賊蜂起光武
後以不嗜殺人收之及桓靈之禍曹公孫劉皆有蓋世之
略而以喜怒殺人故天下卒於三分司馬父子力能一之
而殺心益熾故既一復散裂為五胡雖為南北隋文帝又
能合之矣而好殺不已至子而敗乃唐太宗始復不嗜殺
人天下乃定其後五代之君出于盜賊虔虜屠戮生靈如
恐不及數十年之間天下五禪皆不能有天下之半及宋
受命藝祖皇帝雖以神武誅鉏僭偽而不嗜殺人之心神
民信之未及十年而削平之功比于漢唐天下既定輕刑
薄禁凡所誅戮一附於法匹夫匹婦無冤死之獄是以百

有餘年兵革不試户口充溢由此觀之孟子之言豈偶然
而已哉
○齊桓晉文之事
太玄經曰齊桓晉文之覇如月繼日　晉書苻玄咸曰荊
楚替貢齊桓興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
能勳光踐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嘉其尊命功
冠當時美垂千祀　史通云三王之受誇也值魯連而獲
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恒準而鑒無
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惟千載一遇乎　陳潛室木鍾集
云以桓較文彼善於此要其心術皆三王罪人故孔孟之
門不甚管晏特孔子聖德寬洪時或不揜其善孟子衛道

自任故絶口不言為後學法也　胡敬齋曰聖門明修己
治人之道故羞稱五伯之事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伯
之功　朱子語類云無道桓文之事事者營覇之事儒者
未嘗講求如桓公覇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
覇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　龜山集云齊宣王見孟子於
雪宫曰賢者亦樂此乎而孟子對以晏子之言則覇者之
事非無傳也君子務引其君於當道則桓文之事不足為
也已蓋大臣不為拙工改其繩墨故曰無以則王乎　石
渠意見曰集註謂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意
見以為不然以當訓作用蓋言不用論桓文覇者之事當
論王天下之道似乎有理　講録云此章初説出一王字

究其王者無他保民而王也又究其所以王者無他是心
足以王也是心足以王者如何善推其所為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老幼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者如何五畝之宅可以衣帛百畝之田可以無饑雞豚之
畜可以食肉孝弟之教可以不負戴便是老老幼幼之事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又曰仲尼之徒不道桓文是其
中有自足處非漫然自大而已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王
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保民而王一句為此章之綱領
疑問云保民二字是王道大旨不忍二字是保民本原所
以後遂寔出不忍字而兩教以反其本蓋反此不忍之本
心也反此不忍之本心則知所以保民矣是心足以王矣

句蓋即其得于偶觸者與其可以擴充保四海此足以二
字甚有意在然齊王一向蔽錮不忍觳觫之言不過一時
之感發如平旦之好惡一般自非反求而得其所以不忍
發則旦晝之梏併此平旦之念亡之矣故孟子特以愛字
別發之愛是吝心人欲之私也知有我而不知其他不忍
是良心天理之公也有此惻隱則必有所以曲全之術以
此相形剔發令其察識當時之心如何發出如察識當時
之心果戚戚然不忍牛之觳觫而思所以曲全之則知凡
厥有生皆所當隱況人為天地之心忍使之興兵結怨求
覇勝於天下耶　潛庵曰牽牛衅鐘惻於厥心牽牛惻心
仁之祖也　孔明集宋宗炳論曰因豺獺以為節疾非時

之傷孕解卵而不綱明含氣之命重矣益軻擊賞於釁鍾
知王德之去殺矣　大全雲峰胡氏曰孟子一書言心學
甚詳此是第一个心字是心何心也人之本心也即此本
心而推之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
也　新安陳氏曰是心足以王矣一句最緊切觀王有此
愛物之心即可知其有仁民之心而可保民矣所以指言
王之此心即是足以王天下之本真氏云王道不外乎保
民又不外乎此心是也　講録云此心足以王者以羊易
十是不忍之心王天下之道即此心之所轉移者要歸在
不忍上且莫露察識擴充之意　百姓皆以王為愛臣固
知王之不忍愛字對不忍字看愛者惜其財不忍者痛其

死者此二句為下文辨論的張本要王反求而得其本心
　王藻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
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賈誼曰遠
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顏之推家訓云高柴曾皙
未知内教皆能不殺此皆仁者自然用心也含生之徒莫
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　南齊書周顒曰生之所重
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觀其飲啄
飛沉使人物憐悼況可心心撲褫加復恣忍吞嚼至乃野
牲成群閉豢重圈量肉揣毛以挨枝剥如土委地夫財貝
之經盗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啟鸞刀寧復慈心所
忍騶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衆

生之禀此形質以畜肌骨皆由其積壅癡迷沈流莫反報
受纖濁長歷苦酸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
此滋腴自汚腸胃　又云蕭子良曰夫衛生保命人獸不
殊重軀愛體彼我無異　曾公類說孟子曰君子之於禽
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此似近乎釋氏又曰今樂猶古樂
此似近乎老莊可見孟子善立言也　朱子語類云仁術
謂巳將牛去殺是其仁心無可為處了却令以羊易之又
却存得那仁心此是為仁之術也　大全朱子曰齊王見
牛觳觫而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謂無傷蓋乃
護得齊王仁心發見處術猶方便也　術字本非不好底
字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

有難處須看有个巧底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
之心已發乎中又見釁鍾事太似住不得只得以所不見
者而易之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這不忍之心此心
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遏了這不忍之心遂不
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　經子臆解云大抵吾人有
一念不忍之心不發則已一發即是真性天根萌動呈露
處決不可沮退他須就要做頭徹腦做去不得巳亦須有
個術發付此心如齊王既見牛之觳觫便須活他必不得
巳則以眼所不見的東西代之若道釁鍾是禮當而不救
則此心隨發而隨死矣此天資偶合非孟子不能引得他
上路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此個心當初人孰無

之只為經過庖廚間見得多遺雖知其可憐而奪於祭祀
宴饗必不可廢故且忍情食之一次兩次後便心硬耳如
看刑人眼慣便不見慘打人手滑打死了便不動心久之
不忍之心日亾日去矣故君子於此有術焉只是不經庖
廚耳無聞目無見使此心養而未發待有遇而發時若決
江河便出身救度人物命一塲平居如雞抱卵愛護此心
決不使發而不遂蓋即遠庖廚而凡事之為庖廚者可推
故曰預養此心而推廣為仁之術也佛氏出世故不殺生
食生以全此心儒者持世故不聞聲見生以曲全此心要
之總從不忍真心來也　白沙先生文編云夫庖廚之禮
至重不可廢此心之仁至大不可戕君子有是心因制是

禮則仁者兩全矣巧莫過焉齊王之心一發契乎禮齊王
非孰乎禮也心之巧同也聖人誅民害而併之四裔四裔
之民奚罪焉亦曰戮之則傷仁存之則遺害故聖人之仁
有權焉使之遠禦魑魅則害去而惡亦不得施矣聖人一
舉而遂中聖人未嘗巧也此心之仁自巧也而聖人用之
故天下有慈于巧者皆不得厠其間矣　孟子測曰何謂
無傷仁術也術也者道也古稱道謂之術也於難處之中
而有善處焉處事之道也故以羊易牛為處仁之道而無
害於仁也　中玄問辨錄問君子遠庖廚何如曰既不可
傷吾不忍之心又有以養吾不忍之心不使之習而遂以
忍也曰若是何如勿殺曰不忍殺者人之本心然口之於

味也性也既不能免而若非肉不飽猶有不能免者以
故君子於不得不用之中而猶有以存吾不忍之本心耳
不然則與其不綱何如無釣與其不射宿何如無弋蓋釣
弋事之不容已者也不綱不射宿而聖人之情可見矣曰
伊川謂凡力之能勝者皆可食但有不忍之心耳然否曰
既曰可食則何以又有不忍之心既有不忍之心則何以
又曰可食天地之間萬物並育豈以鳥獸供人之口腹哉
且有知之物皆知痛痒而乃以就刀鋸赴湯火豈君子之
所忍乎蓋不得已而用之耳若謂力能勝者皆可食而以
為理所當然則力能綱固可綱也力能射宿固可射宿也
而聖人又何為如彼哉而君子又何遠庖廚為哉且虎狼

力能勝人則食人固為乎故食之者非以力能勝之為可
也於遠庖廚而可見仁人之本心也　講錄云君子一段
亦是解仁術之意君子於禽獸用之以禮既不得不殺不
忍之心又不可不養故遠了殺禽獸之庖廚便不見其死
不聞其聲而禮得以不廢心得以無傷是亦兩全之仁術
也今王以未見之羊易已見之牛死者亦不及見而與庖
廚之遠一般非仁術而何耶
、原[illegible]呂東萊曰於我心戚戚焉獨何與王請度之皆是
孟子敞宣王切處孟子此章一開一闔故其言易入而敞
人深細觀節次便自可見正如醫之治病相似王曰於我
心有戚戚焉若非節節發之此心何自而萌自常蔽常心

以下方教之以藥方　通義白雲許氏曰孟子與王問答
三氏欲王自知不忍見牛即是惻隱而終不悟但重疊解
說不是愛財孟子不得已自與言這正是行仁巧處王意
在見牛未見羊一句此非獨王良心之發處之又得其當
矣但自不識為善端而又不推於他事爾及王聞孟子之
言而說既已得前日之心然又不知處此小事如何便合
於王道只是平日無君子啟迪其心故也　初問云用力
用明用恩此用字最好人人皆有力有明但自不用耳
管子曰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
無征三月有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
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

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為累者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
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　宋沈約云聖道隆深非恩
不洽仁被群生理無偏漏　張栻曰方其見牛而不忍者
無以蔽之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
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此章之要全
在推字始使因愛牛之善端而推之充擴其良心以知仁
民之為大於其良心既啟則當先親親而推及於仁民而
又及於愛物謂仁之施愛物難而仁民易今既能其難而
又得行之之術何於其易者而不能也仁民之所以易於
愛物者人既與我同類其好惡不殊所施者不過以己之
所好惡者及之而已況我親其親人感之亦各親其親其

慝之速又不盡待我之推也其終告以王道之大亦不過
盡不忍之心而已　陳先生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
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此二句包涵最緊切乃是一大章文
意譬策處下文又以此二句再難以結之王能其緩且難
者而失之於切且易者何也使王能自其不忍之形于愛
物者充廣之仁民特舉而措之耳　講錄云此條正是用
恩保百姓之道老老幼幼且空說以吾之老老幼幼者推
而及之天下只是一心其運用最易故曰可運於掌　此
章大要兩語可盡欲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也故曰是
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此心於已發之後也故曰善推其
所為而已矣　初問云天下可運於掌者天下雖大老幼

同也吾不過以吾老老幼幼者而及之只是一箇法子不
須別法守約施博機括最易此處便要說出心來引詩言
舉心以加彼証上文也　恩出於心恩也者因心也因吾
心之恩覆天下則天下自取足於我之恩其事易簡其施
不難不推恩是吾不因此心而及之也故妻子亦便失所
古人大過人者無非推恩而已矣善推之善我有此心即
推之自有次序便是善推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正
是不善推也凡有恩而不推與施之無序皆謂之不善推
口義云善推只是不以私意蔽其心則親親仁民愛物
之理隨感而見推行之下毫髮不差所以為善推　前漢
書律歷志云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

平輕重也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　又曰權
輕重者不失黍絫度長短者不失豪釐　通義白雲許氏
曰權度度物而心為甚不是言此心以權度去度物正是
欲以義理來度此心使於發處審其輕重也　朱子語類
云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
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宣王見
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興甲兵危士臣搆
怨於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　又曰
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
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差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為甚
孟子測曰何謂物皆然心為甚也以權度而知輕重長短

者以彼度此也求在外者也以心而知輕重長短者以心
自度也求在我者也其為精切莫大焉以此心而度之則
仁民愛物之義其為輕重大小較然矣　初問云物皆不
可不度心為甚尤不可不度也此心若無權度則萬事顛
倒不止一物之失矣故曰甚不必謂心無形物有迹　吾
心為應事主宰千變萬化皆從此出而本然權度在焉此
處良知各足人只為氣拘物蔽一任血氣或感遇有偏不
曾討箇分曉所以良知之靈明遂隱而未見明此暗彼任
意低昂本然之權度亡矣大學治平之効自格致始孟子
教齊王以保四海直打箇權度出來便是大學其傳此心
至靈至明是良知善用之則靈明發現普徧宗宇靈明處

最微妙孟子一路說來先提出箇不忍是直指靈明一點
妙處也又說箇仁術是妙處露在應物上說到用恩謂要
須用此靈明也老吾老一節是靈明徧於宗宇矣然要他
徧及宗宇須要從頭腦處討个曉故又言權度權度是格
物保四海則良知無不致矣　口義云心之度物在於反
觀齊王之不能度只為此心馳騖於外雖間有發見處旋
復為私意所窒王請度之欲其反觀也反觀則私不蔽而
仁民愛物之心從此達矣故以一度字又是善推之要
、疑問云快於心三字極妙正照前不忍字於牛且不忍
其觳觫於民則忍驅之鋒鏑之下而以快其心以此自度
將必惻然動念而功加於百姓不至倒行而逆施矣　原

旨云人之欲心最不可長况人君乎薛敬軒曰一念之差
胎患生靈有不可勝言者如漢武只因欲得西域善馬甘
心喪師不悔及貳師再舉僅得馬數十疋而還是以數十
疋馬易數萬人之命也原其本只由一念之差耳　石渠
意見補缺云蓋亦反其本矣註謂蓋發語辭意見以為蓋
乃盍字之誤　原旨此篇文字如老衲談禪機鋒錯出曰
是心足以王矣是直指真心曰是誠何心哉是因真起妄
曰於我心有戚戚焉是真心現前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
者何也是真妄錯起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是即妄顯
真曰物皆然心為甚是真妄交際曰然後快於心與是徇
妄喪真曰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是從妄心生來曰反其本

矣是從真心發出夫佛氏談心皆以為千古不傳之秘而
孟子此章盡藏機軸則文字之妙信莫有過於此者也
講錄云發政施仁是發於政事者皆仁心之所施也仁政
包待士待農待商旅者在內下文恒產特仁政之本耳不
是以此一件便盡了仁政使天下上要見不但使齊之士
農商旅如此且使天下之士農商旅都如此也夫既近悅
而遠來則小可大寡可衆弱可强大欲不求而自得矣
後周書曰饑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
丸勢不可得也　困學紀聞云教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
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盛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
攸介攸止蒸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

民亦有常心矣　賈子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
非　後漢紀馬融曰古之足民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
妻子然後敦五教宣三德則邦隆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
能家給而人足為其制產業以重其志也　講錄云王欲
行之是欲發政施仁也蓋反其本與上文反其本不同上
以發政施仁為得之欲之本以此制民恒產為發政施仁
之本蓋恒產是仁政內一件大事士農商旅無一不賴此
豈可以為末務林勲以此作本政書　又曰五畝之宅節
是制民恒產之法度重在養上教是因養來的不可平看
田里之既制而後庠序之可謹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俯
仰豈凶之皆裕而從善之甚輕者此也　老老幼幼的實

事正在此處五十七十老者也黎民八口幼者也宅可以
衣帛畜可以食肉田可以無饑老弟可以無負戴所謂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　老者黎民二
句就本國說天下都來歸我而以之為君不必甲兵之興
不必諸侯之攻伐土地可以辟秦楚可以朝中國可以涖
而四夷可以撫信乎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此其功效之
信於霸者誠萬萬矣又何有乎齊桓晉文之事耶　通義
胡先生曰此章甚詳集註衍之甚約蓋欲黜霸功則心之
所向者正非行王道則心之所存者大先王有不忍人之
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
不忍之政無他奪於功利之私也功利二字依舊是向霸

功上去入於彼必出於此世安有不能黜霸功而能行王
道者哉此孟子所以斷然以為仲尼之徒所不道也

談經菀卷之二十八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孟子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

捫蝨新話云此一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為禮樂之樂誤矣惟鼓樂當為禮樂其他獨樂之與衆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則方言從樂而又及田獵無乃非類乎　樂書曰今夫鄭之好濫宋之燕女衛之促數齊之放辟慢易以失節流湎以忘本此新樂之發世俗之樂也黃帝之大咸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濩武其聲足樂而不流其

文足論而不息此古樂之發先王之樂也古今之樂以本同以末異古之所謂樂之本不過與民同樂而已誠能因今樂與民同樂是亦古樂之實也觀齊王悅南郭之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鄒忌之鼓琴卒授之國政彼其好世俗之樂猶未忘本如此又孰知與人與衆以反樂之本乎此晏子所以有獨樂之戒也孟子以齊王不能同樂於民故語之以今樂猶古所以引而進之也子夏以文侯好音而不知樂故對之以今樂異古所以抑而攻之也　呂氏春秋曰亡國戮民非無樂也不樂其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舞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凡

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以衆為觀俶詭殊瑰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生乎不知樂之情也　大全東陽許氏曰王語暴以好樂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暴未有以對蓋莊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聞于孟子故其下直言之　中玄問辨録云問今樂古樂果可比而同乎曰孟子非為言樂特因好樂而引之與民同耳當特諸侯暴其民甚而民亦疾視其上如冦讐

然若有能與民同樂者誠可致王又詎暇擇夫今之樂古之樂乎曰若得民之後而制禮作樂也則奚若曰畢竟是樂則韶舞放鄭聲今樂古樂何可同也　初問云好樂甚者不徒好其聲容只要得先王制作本意在養人心而天下和平乃是元聲之本若正在聲容之間只可謂逐物之好不得謂之好樂甚果能好樂甚便推廣此心使百姓和平百物咸若和氣薰蒸徹於上下齊國不足王矣　今樂猶古樂只從源頭上来源頭是元聲之本有此本則用古樂亦可用今樂亦可無非宣其湮鬱流為大雅天人和同上下交泰何今樂古樂之異矣　下文鼓樂二節孟子只説作樂意思更不説古今制度可見今樂猶古樂只在作

樂源頭上論不必問制度聲容間也人而不仁如樂何與百姓同樂正是箇作樂之本矣孟子不但曲為引君之意真是實話　石渠意見曰以為上樂字當音洛似乎理通不知集註如何將下樂字音作洛　原旨云舉疾首蹙頞而相告不問其今樂與古樂也曰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亦不問其今樂與古樂也下一舉字是有意思在　大全雙峯饒氏曰庶幾無疾病民惟恐君不好樂有愛之欲其生之意若時日害喪則惡之欲其死矣田獵雖非樂推類而言之也　新安陳氏曰不卹民而自好世俗之樂以縱其荒樂人欲之縱肆也因賢者之問而自慚所好之不正天理之萌動也齊王慚之孟子不詆而開導之戒其縱

獨樂之私而勉其充同樂之公遏人欲而擴天理也王道在遏人欲擴天理而已

○文王之囿

成公十八年春秋書築鹿囿穀梁傳曰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蘇穎濱孟子解曰周雖大國未有以七十里為囿而不害於民者也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是以芻蕘雉兔無不獲往不然七十里之囿文王之所不為也　朱子語類曰孟子言文王由百里興亦未必然問孟子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先生以為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後事若只百里如何有七十里之囿然孟子所謂傳有之者如何曰想他須有據但孟子此

此與穎濱辨同旨

前漢元帝紀詔罷黃門乘輿狗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飛外池嚴籞池田假與貧民

後漢章帝紀詔上林池籞田賦與貧人

宋史仁宗本紀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　[illegible]云哉

高皇帝嘗指宮中隙地謂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也夫隋地幾何而凡不忍為游觀之所況忍廣囿以病民乎

說其意亦只主在風齊宣王爾若文王之囿果然縱一切人往則雖七十里之大不過幾時亦為赤地矣又焉得有林木鳥獸之長茂乎周之盛時雖天下山林猶有厲禁豈有君之苑反縱芻獵恣往而不禁乎亦無是理漢武帝規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當時諸臣已皆以為言豈有文王之囿反如是之大　大全南軒張氏曰意齊王欲廣其囿諛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囿如此蓋其苑田所及民以為王之囿耳以芻雉得往知其然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文王靈囿在今鄠縣灃水之西其時三分天下已有二不聞有七十里之說也孟子稱於傳有之必有所疑文王於終南諸麓為之厲禁以為田獵及細民

樵牧之地使以時入爾未必如後世之囿也孟子言事多因其語意以開誘之初不辨其事之虛實有無也　高堂隆集曰近日有司宣令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先覺白者賞賜之此為重禽獸而賤人也

○交鄰國有道乎

左傳子服景伯曰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　晏子春秋晏子聘於魯昭公問曰大夫儼然辱臨弊邑竊甚嘉之寡人受睨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傲大賤小則國危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　齊策曰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　韓非子曰勾踐入宦於吳身

子由古史曰賈伯陽宋王偃國小使方而圖伯者之事乃飛而國速以亡夫惟樂天者可以保天下畏天者可以保其國未能畏天而求樂天之功難矣

桃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昔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　蘇潁濱孟子解曰小大之相形貴賤之相臨其命無不出於天者畏天者知其不可違不得已而從之樂天者非有所畏非不得已中心誠樂而爲之也　朱子語類問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心寬洪惻怛便是小國不恭亦撓他不動智者爲能以小事大蓋智者見得利害甚明故祗得事大曰也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　大全朱子曰仁者自然合理智者知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其大槩是如此若細分之則太王勾踐意思自不同也　慶源輔氏曰天者理而已矣即程子所謂夫天尊言之即道也

理言則大者自當字小此天之所以覆地也小者自當事大此坤之所以承乾也又曰保天下保其國言仁智之氣象規模宜有此效也非謂仁者智者之心欲其如此也　明儒經翼曰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視天下猶一家泰然不復知小大之迹惟欲感而化之使同歸於仁故能致敬盡禮以事小猶其事大也夫小者且能事之而況於大國乎後儒不知仁者之心無以明孟子之旨遂易事爲字若曰吾撫字之便有許多較計形迹即有恩禮之加與仁者之心已懸隔矣知者洞見事幾知天下勢而已矣惟知大之當事而弱之當爲役不復見彼之無道而恃吾之能內脩也故能傾心盡禮以小事彼誠見強弱之勢固以知自全明哲以保其宗社耳夫犬羊腥膻如獯鬻封豕長蛇如吳且能事之而況衣冠禮義之大國乎陳氏　初問云以大事小者只見得天理合如此不知大之在我小之在人坦然與造化游衍而一毫大小之念不介於胸中此是至仁與仁相忘無有形迹非樂天而何若說自然合理字便似暗與理合云耳樂字意說不透　樂天不知有大小相忘乎天理也畏天知有大小謹守乎天理也即下孟順天者存意　保天下不是說氣象蓋是實事我以大事小則庇覆所及皆親之爲父母尊之爲元后愛戴如天真是涵育於覆載之中而諸凡有國各守疆土絕無交爭却不是相保到此則凡小國猶夫我之國王者高拱穆清而四海咸熙氣象豈足以盡之畏天者保其國謹守天理自不致啟釁速禍　講録云引詩明畏天保國之事不及樂天一邊者聖賢文字多是不拘而且即此亦可明彼也

、禮緯含文嘉曰古之用兵者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鞨苗然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矣　汏淇傳文王受命征伐五國注伐犬戎密須耆邘音干崇　路史曰此詩人所言王治天下拜禍禦患而以䏝夫天眷者也密須之人旅拒王命侵逼阮共之二國王始以共不道赫然奮怒整治師旅以遏絕其徒旨者蓋將以除禍亂於下也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言天之所爲禍而斯人之所爲悅也以故孟子

捘之為説而鄭氏乃以莒阮徂共為四國蓋惑於前昔四
國之説不惟遠失詩人美王去亂之意而於詩文亦不合
大全新安陳氏曰怒皆勇之發也因王赫斯怒怒字發
出一怒安民之説蓋自赫怒舉兵以對于天下而生出此
意　疑問云文武之勇全從討安天下之心發出即樂天
畏天之心故可以安天下　大全雙峯饒氏曰書言寵綏
四方指君而言孟子言寵之四方指天而言書言有罪無
罪指紂而言孟子之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書之越厥志
指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民而言　慶源輔氏曰寵異
謂天寵異武王於天下也寵聰明是以天德寵異之也作
元后是以天位寵異之也志謂諸侯之心志也人之作亂

皆過越其心志之故耳若守其心志無所過越則何至有
作亂之事乎此武王以天下之重自任也　講錄云文王
大而崇人小文王嘗事小矣崇人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
而亦不害其為仁是其勇也仁者之勇也而奉天討者亦
樂天者矣武王小而紂大武王嘗事大矣紂終不可化則
一怒伐之而亦不害其為智是其勇也智者之勇也而奉
天討者亦畏天者矣　今王於小國之虐民者亦如文王
一怒伐之而安小國之民則雖不能全以大事小之道而
討之一行亦為仁之至矣大國之虐民者亦如武王一怒
伐之而安大國之民則雖不能全以小事大之道而天討
之一行亦為智之盡矣此之謂勇以天下而非匹夫之勇

一説賢者亦有[illegible]

也此之謂天下無敵而非敵一人者也天下亦可以保而
不止保其國矣王何以好勇為疾哉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樂書曰梁王疑賢者不樂臺沼故曰賢者亦樂此乎齊王
疑賢者無雪宮之樂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講錄云二非
字不同非上之非是非議非也之非是非理説民的非處
輕只重君的非處以見君不可不與民同樂也　大全南
軒張氏曰憂樂不以已而以天下天理之公也於是舉景
公事蓋道其國故典以告之　慶源輔氏曰君以民之樂
為樂則民亦以君之樂為樂如是則君以民為體民以君
為心天下雖大兆民雖多其慘欣愉恬痒疴疾痛舉切於吾

之身矣君能體仁如此則天下之民其將何往雖欲無王
不可得也　淮海近語曰憂民之憂樂民之樂憂樂都只
在民不與以已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也樂以天下憂
以天下其心公溥其道廣大此之謂仁心此之謂王道　初
問云樂以天下二句註不是此二句全重在我之憂樂要
看以字天下二字對已説吾憂樂不以一已之私而以天
下下文然而不王處正是民亦樂其樂民亦憂其憂　左
傳曰公會杞伯姬於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
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又遂戒強曰小有述職大
有巡功天子巡守日巡功　前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
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

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也　漢書獨斷曰幸者宜幸也世俗謂幸為僥倖車駕所
至民臣被其德澤以僥倖故曰幸也先帝故事所至見長
吏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金食帛越巾刀珮帶民爵
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是故謂之幸皆非其所當必而得
之　宋史劉黻疏曰天下有道人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
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昔國家久安四夷賓服
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帝之單于震讋而有千門萬
戶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而有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
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游觀無度不足效也　孟子
測曰何謂無非事者也天子巡狩以巡所守有事於諸侯

也諸侯述職以述所職有事於天子也春行則省耕有事
於補不足也秋行則省斂有事於助不給也是上下交相
勉於事而相禁於慢游也是故游則為民之休豫則為民
之助游豫則為諸侯之度無行而非益於臣民者也　講
錄云周制巡狩十二年一次述職六年一次省斂每年二
次耕時穫谷既沒新谷未升民家乏絕正在此時若無以
處之恐有不能盡力於耕者便為之補不足斂時民家所
收或有或無或較一歲用或不敷一歲用皆在此時若無
以處之恐有狼狽失所者便為之助不給夏諺承省斂來
游即是省豫即是游為諸侯度者皆以其補助為法也觀
夏民之諺而商周可知矣觀王畿之諺而侯國可知矣先

王之游觀善乎　大全慶源輔氏曰晏子之言齊事而云
為諸侯憂故知為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也王者之命諸侯
豈固欲其如此哉不過使之愛養斯民而已逆王命則虐
必及其民矣　雙峰饒氏曰師行而糧食君之行也以師
其食也以糧一而字在中間見得是兩事方命之命是好
底命天子之命必是教他撫一國之民今也如此則是逆
王命了又曰為諸侯度指先王言為諸侯憂指時君言
通義白雲許氏曰師行而糧食謂師衆從君行皆裹乾糧
而往故有飢而弗得食者又勞苦而不得休息於是相與
造為讒謗而民因而作為姦慝矣此上言軍民之怨也方
命虐民以下是言君也　樂書曰孟順流而下以忘反則

其樂無所要宿故謂之流遡流而上以忘反則其樂莫知
紀極故謂之連此游于佚者也從獸無厭則其行妨而不
治故謂之荒樂酒無厭則其行喪而不存故謂之亡此淫
于樂者也觀景公游海上踰時弗反則從流上下忘反可
知其好弋有至誅典禽之吏則從獸無厭可知其飲酒有
至終夕之樂則樂酒無厭可知然則欲觀轉附朝儛豈從
禽之地歟遵海而南放于瑯琊豈流連之地歟晏子諄諄
為景公誦之者誠欲憂樂與民同而已　原古曰三從其
皆出游之事乎江都錦帆上林車騎從流從獸則古猶不
若後世之甚也　初問云惟君所行緊項先王無流連之
樂朱註誤矣上文平說箇先王之樂與今時之弊至此直

說出先王無今時之弊惟君所行是丁寧他所當行也與君請擇於斯二者不同孟子已今明說破豈可又謂二者惟在君所行　樂書曰劉向樂書別録有招本之名豈原諸此蓋徵為事角為民君臣之相悅作樂以象成夫豈以徵樂為哉凡以行政事恤民窮而已則始與發者行政事也禰不足者恤民窮也舜作歌以勑天命其要在康庶事制琴以歌南風其要在阜民而樂以韶名之徵角謂之招豈倣此耶師曠為晉平公奏清角清徵亦是意也　又云莫非招也或作韶自播之八音言之或作磬自文之五聲言之言徵招角招則宮商羽之招可知矣特言徵角豈舉中見上下之意耶然齊有招樂非特陳公完奔齊而彖太

師摯亦適齊故也　風俗通曰按劉歆鍾律書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五行為火五常為禮五事為視凡歸為事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凡歸為民　原旨曰歆仲奔齊宣尼忘味韶之在齊久矣太師蓋用舊樂而被以新聲也宮為君商為臣既謂之君臣相悅之樂何不被之以宮商之聲而為徵用之音此可見景公晏子君臣之間為民之實意故播之於樂者以此為重也　初問曰徵招角招是孟子指其所作之樂畜君何尤是指其樂章好君是解樂章意　大全西山眞氏曰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也縱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

其君之有欲奸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　口義曰詩是樂章所謂歌以永言者也徵招角招蓋依徵聲歌出便謂之徵招依角聲歌出便謂之角招總是這一章詩　講録云好君而畜之者須畜之於初易之大畜曰童牛之牿元吉止君之欲心止天下之惡人者皆謂之畜畜之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君之惡既甚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逆拂下之惡既甚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牿則元吉矣　蘇潁濱孟子解曰君有逸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以臣畜君君之所尤也然其心則無罪非好其君不能也

○人皆謂我毀明堂

山堂考索云齊宣王欲毀明堂而孟子則勸之以王政之說唐歷世欲興明堂而韓愈則排之以三罷之論從孟子之論則明堂可與從韓愈之說則明堂可廢孟子承王政不行之後必欲行之韓愈承諸儒互說之末必欲排之與其從韓愈以息諸儒之說不若從孟子以行先王之政　通義仁山金氏曰周世明堂見於冬官大小戴禮記蓋天子朝諸侯布政之宮如一大殿而為九宮四方各三門門匇爽窻其內九室戶牖相通天子巡狩四岳朝諸侯於方岳之下故太山之下有明堂　孟子測曰明堂何以為王者之堂也王政之所由出也紫陽子曰明堂制當有九室東之中為青陽太廟其南為青陽右个其北為青陽左个

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其西為明堂右个其東為明堂左个
西之中為總章太廟其北為總章右个其南為總章左个
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其東為玄堂右个其西為玄堂左个
其青陽之右个即明堂之左个也明堂之右个即總章之
左个也玄堂之右个即青陽之左个也中為太廟太室是
之謂九室合四正四隅而與太室為九月令之制隨時以
居八方季則十八日居中室而行王政焉故曰王者之堂
也
、原旨云明堂周制也周何以有明堂周先王積功累仁
之所致也故後面即將文王公劉太王來說亦見王業基
本有所自云　講録云九一以待農世祿以待士譏而不
征以待商旅無禁以待漁人不孥以待罪人先鰥寡孤獨
以待窮人王者之政畢著於此　耕者說至罪人亦似足
了又說及鰥寡孤獨者政有大體有小節苟一物之失所
亦便傷天地之和氣長民者於此却要體察如人的四體
已保養了然小病亦不可不加意故云先四者先不是有
先後謂加意於此而不遺也必如此而後為王政之全
看來耕者至罪人只消五句說盡而鰥寡孤獨却費許多
說話者更是要打動齊王也　通義趙氏悳曰孟子以鰥
寡孤獨為序者輕重之序也王制以孤獨矜寡為序禮運
以矜寡孤獨為序蓋王制以重者先之禮運以輕者先之
就二等之中則矜於寡為重獨於孤為輕孟子言幼而無

父則孤為重　原旨云豈冰朱子曰惠鮮鰥寡文王之所
以王也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幽王之所以亡也爰及矜人
哀此鰥寡宣王之所以中興也
、管子曰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取鰥寡而合和
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　魏書李彪曰傾府
藏以賑錫則大賚周渥矣單宮女以配鰥則人無怨曠矣
　龜山集云好貨好色孟子不以為不可若盡障之水逆
行中流而遏之其患必至於決溢因其勢而利導之則庶
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易之睽曰遇主
于巷亦斯之謂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齊王好色孟子以
公劉太王對但謂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而不知實未嘗好
也二者處心平和無一毫物我之私如曰居者有積倉行
者有裹糧其平日自不忍使其民貧也如曰內無怨女外
無曠夫其平日自不忍使其民無室家也豈因己有是好
而始推之以與民同耶　新安陳氏曰孟子之言有因其
近似而發揮之以足己意者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乃
積乃倉一句太王好色亦無事實只爰及姜女一句而已
然欲開導時君意正斟辨　欲劉錄范太史曰公劉非好
貨乃厚民也太王非好色乃齊家也人君好貨則貪而害
民好色則荒而害政孟子特就宣王言之耳　東陽會紀
云齊宣王自謂好勇好色貨未嘗不自知肯將所受之病
一一指陳一毫不作包裹迴護之受病人不自諱忌便

有可用藥處所以孟子惓惓不能忘情只是悠悠不肯發
憤自怨自創所以終歸墮落　大全西山真氏曰人君豈
不事儲峙之需惟能推此心使斯民亦有餱糧之積可也
白虎通曰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
一時養人者天之貨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
困學紀聞云好樂好勇好貨好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
也文帝好清靜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
黯

〇王之臣

虛齋蔡氏曰凡天地間人各有其職自天子至於庶人或
為子為弟為長為幼為貴為賤無不各有所當盡之職雖

為父為君亦有為父為君之職但在下之失職者人得而
罪之在上之失職者人不得而罪也人雖不得而罪之而
其可罪之理則固無所逃也其甚者得罪於群臣百姓而
不知省亦鮮不及於禍桀紂幽厲是也四境之內不治或
治道乖方而邑里之閭係或教化陵夷而風俗之薄惡
初問云不盡友道則棄之不盡臣道則已之說到不盡君
道宜王沒主張矣當此時宣王須痛自刻責信任孟子必
有扶去病根的方法乃却糊塗過了後來事業卒不免於
松耶柏耶之歌吁惜哉

〇所謂故國者

蔡文忠公集云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
豈特俊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
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
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
際央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為
能爾　原旨云世臣非世官如春秋書尹氏及仍叔之子
是世官也伊陟象賢復相太甲召虎是似戎闢四方是世
臣也親臣非俾臣若左氏所載嬖五之類是俾臣也虞廷
之股肱周室之承弼是親臣也是又不可不知　正蒙曰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
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口義云世臣如齊之高國田鮑世執國政者世臣未必皆

賢故進親臣而用之將使之踰尊踰戚名雖親臣實將以
備世臣之用則今日之親臣乃他日之世臣也任用之略
倚賴之重安可任其去留而不加察乎　將使卑踰尊踰
戚猶云將使之為世臣也蓋一與尊戚比肩則有家以傳
及子孫便是世臣任用豈可不謹　石渠意見云集註謂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意見以為國君用賢當用尊者親
者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不得已則用卑者疏者之賢將
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可不慎與舍將如不得已解作謹
之至而下文又言可不慎與非惟辭理不順且又重複
初問云卑踰尊疏踰戚是關係國體之意註非禮之常非
獨斷者參衆公是而斷之於已方謂之獨斷而不參衆見

而斷之只是任巳意耳此處要認得真三箇然後正是不
得巳意　答問集曰問齋說如不得已止為尊戚之故是
否曰上面踰尊踰戚孟子且只就進賢關係淺淺處說直
到然後可以為民之父母處方是進賢如不得已的本意
須看然後可以四字正孟子喫緊規諷齊王者若稍不然
用舍賞罰不合天心不孚民志便衆畔親離求為匹夫而
不可得巳如此則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利害開頭尚
忍苟且邪若說如不得巳止為踰尊戚之故則下二節何
耳不及此意却歸着然後可為民父母則知此句正是如
不得巳之故蓋惟為民父母方可以固結人心培植國脉
以成故國耳　徐軒中論云大臣者治萬邦之重器也人

主所宜親察也衆譽者可以聞斯人而已故堯之聞舜也
以衆譽及其任之者則以心之所自見又有不因衆譽而
獲大賢其文王乎畋於渭水邊道遇姜太公皤然皓首方
秉竿而釣文王召而與之言則帝王之佐也乃載之歸以
為太師若太公當此時貧且賤矣年又老矣非貴顯之譽
也其言誠當乎賢者之心其術誠合乎致平之道文王之
識也灼然若披雲而見日霍然若開霧而覩天斯豈假之
於衆人哉凡明君之用人也未有不悟乎巳心而徒因衆
譽也苟以衆譽為賢能則伯鯀無羽山之難而唐虞無九
載之費矣聖人知衆譽之或是或非故其用人也則亦或
因或獨不以一驗為也况乎舉非四嶽也世非有唐虞也

大道寖邪說行臣巳詐民巳惑如是而專任衆人之譽不
以巳察不以事考亦何由獲大賢哉且大賢為行也裒然
不自是㒺然若無能不與時爭是非不與俗辯曲直不矜
名不辭謗其味至淡其觀至拙夫如是則何以異乎人哉
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為非也其所譽者未
必為是也　一菴宇宙大疑誼云人才為世重顧其致殊
款則其用殊應古鄉三物造士後世專倚於文故古聘而
徵之而今投牒以自附其治效不古若不宜然哉項安世
有謂科舉之法今日不可誰何之法也人才一限於科目
入是科者雖檮杌饕餮必官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
共知其弊而共心守之不敢別作爐鞴以計陶鎔何歟朱

晦菴曰今取士法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澄汰至於再
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如之何其可也國初薦舉
賢良方正孝廉秀才及山林隱逸洪武三年開科六年罷
後令有司必本德行次文藝十七年頒行科舉成式又令
各處舉秀才人材必由鄉舉里選訪求德行著名之人永
樂初詔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有司敦請赴京宣德中
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賢良方正之士有司保舉赴京
景泰中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在京四品以
上官在外撫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指陳實迹薦舉赴京
後以漸士與舉主皆不能無疑今疑未及士而先疑于舉
者天下之私勝也故莫先于正俗以養士今日之士正則

他日之舉可免于疑若天下競相疑何時而已　宋史鄒浩曰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蓋左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讐之異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槩已察之必待見賢然後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惟恤公議于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　大全慶源輔氏曰所謂察之則必如孔子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然後能觀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非徒知之知之必深而無所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不可易至於不才亦不容於幸進矣　新安陳氏曰如此方見進賢謹之之至如不得已而然者要之用舍之道參之於衆而察之於獨不賢必去之勿疑賢者必任之勿貳是即君所親信之臣也此非親信之以己之私而實親信之以國人之公所謂民之所好好之也今日為王之親臣他日託孤寄命即為國家之世臣矣　南軒張氏曰既言進退人才之道復及於可殺者蓋如舜之四凶孔之於少正卯天討之施有不可已者也曰國人殺之言非己殺之因國人之公心耳然則其用是人去是人亦非吾用之去之國人用之去之也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國人之公心即天理之所存一毫私意加於其間則非天之理矣　講録云去不可一段是恐失賢之意恐其失賢者正欲得真賢也總歸於進賢如不得已耳　進退生殺與衆同之而又自察之如此者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其此之謂哉　如此二字總上用人殺人説然後可以四字重看此是喫緊教王處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猶不如此便不合於天心便衆畔親離求為匹夫亦不可得而不可為民之父母矣君如可為民之父母則國亦可為民之永賴非故國而何

○湯放桀

荀子曰世俗之為説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簒而奪之是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内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聖王之子有天下之後也埶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内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内不一遥者諸侯不聽甚者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有勢藉者罷不足以縣天下天下無君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内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君師然而暴國獨侈安能無誅不傷害無罪之百姓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効之也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為説者以桀紂為君而以湯武為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崇民之怨賊也不詳

淮南子曰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為琁室瑤臺象廊玉床紂為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刳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 王孫子曰湯放桀王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陵受弱以眾暴寡湯武以桀紂皆亂人皆效也

莫大焉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知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桀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志意至闇也其行之為至亂也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身死國亡為天下之大戮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是不容妻子之數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　史記儒林傳轅固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

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伐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　容齋續筆云湯武之事古人言之多矣惟漢轅固黃生爭辯最詳又東坡志林云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至孟軻始亂之使當時有良史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可謂至論然予切考孔子之序書明言伊尹相湯伐桀成湯放桀于南巢武王伐商武王勝商殺受各蔽以一語而大旨瞭如所謂六藝折衷無待於良史復書也　楊子卮言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所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視君如寇讐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若此所養可知矣　朱子語類曰賊仁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行處賊仁是殘絕天理賊義是傷敗彜倫

○為巨室

荅問集云問此章往說以兩節平對是否曰齊王治國不知任賢故孟子設言以諷上節言其不任賢下節只因不任賢上見得他不愛國也兩節雖各為一喻意實相承當一直貫下看只看他兩條都云姑舍汝所學而從我總是一意可見　問舊說首節任賢不如任匠後節愛國不如愛玉是否曰通章只是說齊王欲賢者舍所學以相狥何故異於為巨室之必用大木斲玉之必用玉工也蓋兩為之喻云耳說謂首節任賢不如任匠後節愛國不如愛未似　白帖注云人生十年曰幼學　講録云幼而學之所學不外仁義壯而欲行之是欲行其所學以仁育天下以義正天下也此其植根之深而成材之大清廟明堂非此

不勝其任者可舍之而不用乎　朱子語類曰只是說玉
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他舍其所
學後譬只是申餅前譬　白雲許氏曰萬鎰謂璞玉之價
直萬鎰之金也
〇齊人伐燕勝之
朱子語類云齊人伐燕孟子以為齊宣史記以為湣王溫
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鑑却不取史記而獨取孟子皆
不可曉荀子亦云湣王伐燕然則非宣王明矣問孟子必
不誤曰想得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為孟子諱故改為
宣王爾問湣王若此之暴豈能慙於孟子曰既做得不是
說得他底是他亦豈不愧也據史記湣王十年伐燕今溫
公信孟子改為宣王遂硬移進前十年溫公硬拗如此
初問云民悅與不悅方是天意以五旬舉之作天意不知
天意却不然也孟子之意是如此要知天意當觀文武
講錄云文王之不取是自然不取者原不為民不悅之故
武王之取是不得不取者亦不為民盡悅之故孟子只因
齊要取燕故引之以此耳　問文王時民何以有不悅者
曰三分天下只有其二則彼一分之民亦是不悅者矣
大全新安陳氏曰齊王言天命孟子欲其以人心觀天命
欲知天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當施仁政燕之可取不可
取決之以此足矣惟仁可以易暴燕人避燕之虐望齊之
仁而歸之齊苟不施仁而益暴得非以暴易而益甚之乎

蓋築之也
〇諸侯將謀救燕
大戴禮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
彌博得親彌衆　魏畧曹植曰古者聖君怒若驚霆喜若
時雨　講錄云東面而征至大旱之望雲霓是湯未至而
民望之歸市者不止至民大悅是湯既至而果有以慰民
之望未至既至而兩平重既至一邊歸市者不止是在市
的民安耕者不變是在野的民安重在湯師之不擾民而
有以使之各安其所也與誅君弔民一例看民大悅總就
民說湯之行仁政若此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民　講錄云天下畏齊之彊晦庵子以忌字訓畏字愚意
不可直訓作忌字但畏之之中有忌之之意此畏字正與
千里畏人畏字同意謂天下固畏齊之彊也齊何至於反
畏天下耶　是動天下之兵而不云天下之兵動者天下
之兵動之者我也一兔在野百人逐之一兔在野百人奔
之況倍一國之地而又不行仁政其有不動天下之兵者
歟　原旨云王速出令一節正答何以待之一句言父兄
之已殺者不可復續矣猶幸有子弟之係累者可反也宗
廟之已毀者不可復完矣猶幸有重器之未遷者可止也
諸侯之謀我者不能禁矣猶幸有燕衆之可謀以立君也
此是失却第一着猶有第二着也　通義饒氏曰當時只
是子噲子之為亂燕民自無罪齊王只當誅子噲子之別

立君而去不當取他國這時只當定亂定亂者取其亂者
而誅之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蹊田而奪
之牛矣
○鄒與魯鬨
通義仁山金氏曰集註恐人誤以為魯穆公也魯穆公顯
以周威烈王十七年即位至周安王二十五年薨而共公
奮立歷康公屯景公匽以後方與孟子同時則下穆公乃
鄒穆公而非魯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有司所以然者皆
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對鄒君言故罪有司而專勉君正
本之論也 南軒張氏曰有司視民之死而不救故民視
有司之死而亦莫之救所以為得反之也君行仁政而以
民為心民亦將以君為心而覌上死其長矣此感應之理
也曾子戒之戒之之語非特為人者不可須臾忘檢身者
亦當深体之 林少頴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自古用嚴形
以毒民者未有不反于己然亦未有如衛鞅之速也鞅之
出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商君也曰商君之法令
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嗚呼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商
君以舍人無驗者困秦民卒以自困非特是也始也刑太
子之傅公子虔終也公子虔告商君欲反始也與公子卬
會盟而伏甲以襲之及其終也出奔亡魏魏人以襲公子
卬之故拒而不納反送以歸秦遂遭車裂之禍即是以觀
孟子之所謂反乎爾豈不信哉 講録云穆公之意只在
尤民孟子之意要公自尤出乎爾者反乎爾就不好邊說
君無尤焉謂不當尤民只當尤有司又不當尤有司只當
尤己蓋君不行仁政故有司不愛民而民亦不愛有司也
仁攷洪說平時欲與聚而惡勿施凶歲發倉廩而散府
庫皆非 初間云愛惜其民民情自聯屬人只為一体之
仁見得未透所以尊卑貴賤絕不相涉不知天地生生之
理自此間隔而血氣不貫久矣手足之捍頭目也血氣相
貫也豈痿痺所能故在上者須萬物一體周流其所於服
絡而無間民之親上死長不期而然矣此是實理實事
答問集問君行仁政句舊單以發財發粟講長上指君
上說如何曰仁政當從就厚下之政說單以發財發粟講
太狹君行仁政以倡有司則有司皆體君之心而仁愛其
民平素必不苛虐凶歉必請興發長上之道盡矣斯為之
民者必知云云長上蒙前疾視長上字來斷指有司 賈
太傅曰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
古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
、宋史盧秉上記神宗問曰聞淮和民捕蝗充食有諸對
曰有之民饑甚殍死相枕籍帝惻然曰前此獨趙抃為朕
言之耳 講録云有司最近民若得其人雖君有不仁之
政而能寬一分者即民受一分之賜不得其人雖君有仁
政之施而沮格不行者民亦無實惠之沾今之守令即有
司之屬也不可不加意選用此以姓名號之屏風者亦可

為後世法也已
○問於齊楚
左傳子產曰夫大國之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　淮南子曰外交而為援事大而為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饜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雖割國之錙銖以事人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為全若誠外釋交鄰之策而慎脩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斅死而民弗離則為名者不伐無罪而為利者不攻雖勝此必全之道也　宋史張處曰言

戰則當知彼言和則當請於彼惟守則自求諸已而已
通義仁山金氏曰滕姬姓之國在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滕縣古滕城尚在又曰間於齊楚是時楚地東得彭城而齊自濟郢以南至楚則滕西南迫於楚東北迫於齊　小事大孟子嘗以為智而今乃云然是謀非吾所能及人鮮不以為迂然考之當時事勢則非迂也蓋迫於二大國之間乘事則力不給偏事則一必怒又兄事齊則必為齊所幷齊豈徒為滕而拒楚事楚則必為楚所幷楚豈徒為滕而却齊以事理言之固不若保民固國與之死守則是為可爾其後不三十年滕不亡於文公不滅於齊而卒滅於宋則事齊楚之策誠不若自治之為得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與其望二國矜已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鑿池築城與民效死以守之是在我所當為之事為吾所當為而已然固國以得民為本民心不附雖有金城湯池誰與守之使民效死而不忍去非得之有素不能然也
石渠意見拾遺云注謂無已觧見前篇前篇無以則王乎註謂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意見以為前篇無已則王乎盖言不用說齊桓晉文霸者之事當言王道此言無已盖言不得已也孟子因滕文公事齊事楚之問則曰是謀非吾所及也無已不得已則有一事而已　講錄云滕文事齊事楚之間不是要舍一国而事一国盖要於並事之中尤加厚一處庶乎得有所依也孟子云是謀

非吾所能及亦不是教他莫事齊楚二國畢竟都該事但要依他以圖僥倖則非吾謀之所能及者無已却有自立之道焉國以城池為險築城鑿池是守之之具與民守之是君率其民以守效死者君先致死以守也民弗去者民亦為之死守也然要民弗去非素得其心者能之乎自立之道如此舍此而依人以為僥倖之圖則謀之不可為者矣　無已二字是較緊的話頭猶云不然則有一說也
初問云死守最難恐日須有固結之仁聯絡已久民心方不散而死守之事勢到此時必忠義之士憂君之憂死君之難如張許率民慟哭有背城一戰之決纔有轉危為安發禍為福之理不然徒恃城池亦不濟事　滕世紀序云

滕之偪於宋畏於齊楚其不能國亦勢使然也宋裦之執滕曰討不服宋也宋文之圍滕曰討其不事宋滕誠有罪矣不省其德而執其君不務其禍而圍其國不幾乎無道行之乎至於宋之盟料叔以為滕宋私也成周之城仲幾以為滕宋役也非其逼於宋者然歟異時滕文公曰滕小國也事齊乎事楚乎故嘗以之楚而過宋則不惟畏宋而又畏楚嘗以問薛築而恐於齊則不惟畏楚而亦畏齊是乃特文之世為然耳自戚之會七國皆在而滕之不至曰以齊故也申之會四國不來而滕之不敢不至曰以楚所及也非其畏於齊楚者然歟然則松栢之下其草不殖滕之亟亡非滕之罪也然滕之亟亡則亦有其故矣盖滕文

文王之子孫與魯衛兄弟也故家遺俗流風善政寧無一二之僅存可以保國而持其世哉今觀渾罕之言乃以滕之先亡亦出於偪而無禮滕之弊政雖不可詳然自春秋之初于魯旅見而與禮之已衰與薛爭長而班爵之已褻喪紀之莫行經界之不正循習辟陋是不一世則典章文物之廢壞其來久矣是以國君無名用狄道也會朝稱子用戎狄也凡先世之餘澤一切淪胥於夷狄而不見則滕果何所恃以立國乎夫以滕之壤地褊小介於數大國之間而無禮以固其國至於速亡是春秋之不足於滕也宜哉

()齊人將築薛

齊書陸佃曰五等之君如周為已土衆甘我民故前人欲以此後之嗣思其猜

通義任山金氏曰薛任姓之國奚仲仲虺之後今徐州滕城薛城仲虺城皆相近仲虺城即薛舊城也是時已為齊地封靖郭君矣　前漢書匡衡曰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其功　疑問云大王去邠遷岐然甚不得已說不得已三字見太王平日愛民及今日之遷國皆於天理上着工夫故緊緊承說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此亦天理上決其如此若君子創業垂統特求為可繼焉耳豈敢必僥倖於其天哉滕於今無可奈何只强為善而已矣强為善者看得在天理上做凡可為宗社生靈計者無不為之是則今日之所當為者此外更無

他事也苟為善不指太王說看太王說來見事勢危迫中自有天理當做的不消着忙亦不可苟圖僥倖　初問云為可繼也繼繼緒也存宗祀也苟延其如綫之緒而不使之絕也要延宗祀便須以天理而屬民心註中可繼續而行認在事上說却便似為善以此句訓作可繼一字不是孟子意謂君子當患難時遷國而去創業以垂統皆且看延宗祀而已便着忙不得若夫他日昌明再造則存乎天君今日無可奈何且遷國去勉強在天理上着工夫罷原旨云孟子告齊梁之君是何等大話告滕文只是勸他為善又以後來事寬慰他又說不敢必皆無可奈何之辭其實句句皆是實事無一毫迂闊此所以為孟子也　講

[illegible]子曰豈止處叟父曰予非無[illegible]爲吾臣與爲狄人臣以異此何患無君之說此皆問朱子詳之

錄云善守身者所恐不在於六氣之致疾善爲國者所恐不在於四鄰之相侵是故秦之亡也不在於六國未滅之前而在於六國既滅之後隋之亡也不在於南北未一之前而在於南北既一之後亡國之釁寔其在於鄰敵哉達者亦可以無恐也矣

○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

范氏曰昔公劉去邰而德彰於夏亶父讓地而名發於岐　宋史林勳曰古之外夷固有不得已而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珠玉事之以犬馬者昔嘗有受其詔諭惟外夷之欲是從如今日事哉脫或包羞忍恥受其詔諭而從所以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

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外夷矣　通義仁山金氏曰程泰之雍錄曰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爲奉天縣有梁山即所謂踰梁山也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所謂率西水滸至於岐下也太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爲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有周城　蒼間云問何患無君舊說是與民決別之詞如何曰二三子何患無君兩句相叶應不爭地而見奪於夷狄疑於無君矣然非所患也我將去之狄人非所若耶唐荆川曰何患無君不是與民決別之詞乃是率其民而去之詞　講錄云韓退之岐山操云伊岐有阻戎往偏虜爾莫予追是以何患乎無君爲有別人來

君之非也竊意而無民便不成箇國亦不成箇君了遷之何益且邠土之民皆祖宗以來累世之赤子也而可委之於狄人乎　路史曰諸侯以保社稷爲孝是故國君去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大夫以守宗廟爲孝是故大夫去國止之曰奈何去宗廟士以守墳墓爲孝故士去國止之曰奈何去墳墓諸侯失國曰寄大夫士之失位亦曰喪以不孝處之也孟軻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効死不去此重去社稷之義也顏淵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此重去墳墓之義也土地人民諸侯之寶也是故春秋於外取滅之書所以見不能保其土地與人民也卿大夫死衆士死制是故國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四郊多

壘大夫以爲辱而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則大夫不可以不死衆矣奉命以出有死無貳士大夫死行列百吏死職則士不可以不死制矣雖然國君死社稷而太王去邠大夫死衆士死制而管仲不死子糾蓋死社稷以爲民也去邠以爲民無死死衆死制以爲君也死非爲君無死可也　講錄云國家之土地民人自吾身而得其吾身而棄猶之可也若先人所受於天子也世世守之非身之所能爲者則雖有敵國之侵但當効死以守之也豈可輙去而還之他乎去之而不死在先人爲不孝之子在天子爲不忠之臣不孝不忠則不死矣亦有可死之罪　原旨云當時爲文公計而守是第一着遷國是第二着孟子於文

公初問即告以死守一着於再問始告以遷國一着至於
三問乃并二者告之乃先之以遷國而終之以死守則其
意未嘗不在於死守然教人去死甚難故又使之自擇
[illegible]唐書陸贄曰夏之即序周之于襄皆乘其時而善用其
勢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也
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向若
遇孔熾之勢行即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
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
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畧則召禍而危
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
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効不其然歟

通鑑荅問或曰滕文之昭也文公滕之賢君也聞孟子
性善之言問喪禮為國問井地當時以為行聖人之政自
規文之後未有若文公者而不能保其國何歟曰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之法也以成敗為是非
左氏之失也春秋江黃二國書滅胡氏謂得正而斃焉於
禮為合於時為不幸公羊子所謂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
也滕文以事齊事楚為問孟子對以與民守之効死而民
弗去又以齊人將築薛為問孟子對以君如彼何哉強為
善而已矣又以竭力事大國不得免焉為問孟子對以太
王去邠世守勿去請擇二者而處之蓋聖賢之心循天理
之正不取必於智謀之末諸葛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
後已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睹者以強弱利害言非天理
之正也故曰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嘗考左氏傳滕薛兩國
服乎宋久矣宋人請滕而不與盟宋仲幾曰滕吾役也是
以終為所并史記滕無世家孟子注云世本有考公麋與
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宋之滅滕未知當文
公之時歟抑其子孫也然觀去邠効死之對滕之勢已危
矣孟子去齊在赧之元年文公問孟子於鄒在去齊之後
滕滅于赧之二十九年此其可考者余惧或者謂為善之
無益而息也故發明孟子之意以扶天理正人心　責倫
餘談云孟子告滕君或用遷國之權或守死國之義皆是
也顧其君何如耳欽宗以庸懦之資必不能戰亦不能守

又不能死者也唐恪以天寶故事勸其幸洛以圖興復何
異以平王失策勸其堅守以存宗祀各得孟子之一說亦
是也然與拘常而不達變卒歸於亡國辱身而後已譬有
巨盜突入民家為主人者度吾力足以拒之則拒之可也
不能則避之可也既不能拒又不能避身為盜所縶妻妾
為盜所污且併其有而失之智乎不智乎恪之說近之矣
〇魯平公將出
論衡曰公寮溯子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人臧倉讒孟子
於平公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讒相遇天未與己惡人用
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
命當自然也　劉孝標曰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

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　大學衍義曰小人
之說君子必先探人主之意而為說以眩惑之魯平公之
欲見孟子以其有禮義也臧倉覘知其意乃以孟子後喪
毀之謂其厚母薄父於禮義為有愆也平公果惑其言不
復往見蓋真以臧倉之毀為然矣小人之能轉移人主之
意類如此　通義仁山金氏曰魯自哀公以後歷悼元穆
共康景文公至周慎靚王五年平公旅立凡二十年而薨
時周赧王十八年也孟子以周顯王三十三年至梁時已
稱叟慎靚王五年孟子仕於齊凡三年當赧王元年致為
臣而歸明年孟子又之宋滕不知魯平公欲見孟子當是
何時是喪母歸葬之後　白雲許氏曰前以士後以大夫

蓋言喪禮也儀禮有士喪禮篇大夫喪禮亡不可考　答
問集問前以士四句舊俱以上二句為指喪禮說是否曰
一意叠說總此祭禮說勿以上二句為指喪禮喪用死者
之爵孟子雖為大夫其母應當從父樂正子本只用前以
三鼎疑他却先之曰先以士後以大夫直是要露出大夫
士字以陰折之耳　大全雙峯饒氏曰五鼎是大夫之禮
羊豕魚腊膚三鼎是士之禮特豕魚腊　東陽許氏曰儀
禮特牲饋食禮士祭禮特用豕陳鼎三豕右肩臂臑肫骼
正脊橫脊長脅九體三離肺二刌肺三為一鼎魚十有五
為一鼎腊獸之乾者用兎為一鼎少牢饋食禮大夫祭禮
牲用少牢陳鼎五羊右肩臂臑肫骼正脊脡脊橫脊短脅

正脅代脅十一體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豕
十一體如羊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膚九實于一鼎魚
用鮒十有五而鼎腊用麋一純而鼎肩臂臑者股骨也肫
骼股骨也正脊匕之前也脡脊次正脊橫脊在後者膚革
內也離肺者離之而不絕中央少許刌肺者切肺也舉肺
尸食所先舉也祭肺者尸主人主婦用以祭也舉肺即離
肺祭肺即刌祭也凡牲用古胖腊合升立右胖故曰腊一
純純猶全也然此諸侯之大夫士若天子之大夫用索牛
士用小牢　疑問云此與公伯寮愬子路章旨同行止二
字以道言道之行止在人然其行其止若或使之尼之則
天之所在故下緊說行止非人所能也聖賢於此不是以

天命自諉吾道之行止原非人力所能主張　通義范氏
曰在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賢者在己者有
義在天者有命脩其在己而聽其在天至於人君則當尊
用賢德奉行天命不當諉之天也　答問集問不遇魯侯
謂指乘與一見說如何曰遇魯侯重看須是諫行言聽以
心相遇之謂非止乘與一見便做遇也　講錄云范氏在
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之說最好蓋得君相
造命之意使平公不惑於臧倉之說或因樂正子之雖淑
來見孟子則是能以人而回天矣孔孟所以皇皇於春秋
戰國者為此　濂溪子人有謗之於趙清獻者趙甚威以
臨之濂溪處之超然清獻後悟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

茂孫也伊川子濟州之行人曰是行也公族子與邢恕為之耳伊川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為用尤臧氏二先生真得孟子之家法哉

談經菀卷之二十八

談經菀卷之二十九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茂苑友人許士昌　校

孟子

公孫丑章句上

○夫子當路於齊

文苑英華抄變二賢論云子貢以管夷吾之奢晏平仲之儉賢於宣尼宣尼以管仲之奢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賢大夫也而難為下蓋譏其僭上偪下之失或謂無所惟重乎敢繼其末以諭先後焉夫齊桓承襄公之失政接無知之亂常久亡於外自當先入有國之後銳心以求其

治及叔牙言夷吾之能脫囚服秉国政有鮑叔之助隰朋之佐遂能九合諸侯以成霸業此逢時之大者也若平仲者立於衰替之朝有田国之彊有欒高之偪時非霸時君非賢君當崔杼之弒也能挺然易其盟陳氏之大也能晚然而其短獨立說諂之伍自全於紛擾之亡人無間言時莫與偶若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信夷吾之力也使晏子居桓公之世有鮑隰之助則其尊周室霸諸侯功豈減於管氏乎以其鏤簋而朱紘孰若豚肩不掩豆以其三歸而反坫孰若一狐裘三十年料国之破家之亡者以奢乎以儉乎語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然後知聖人輕重之旨斯在　通義白雲許氏曰公孫丑問管晏

而孟子獨鄙管仲不言晏子蓋晏子之事任才言功烈皆非管仲比而管仲輔桓爲五霸首尤天下之所共宗仰故孟子唯斥管仲又曰曾西溅畏子路排斥管仲而言管仲功烈之卑是謂子路儻得行其志則功烈之大可知矣非獨言心術之邪正而已　鶴山語錄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範我馳驅者也管仲詭遇耳又曰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爲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荊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　文苑英華李宗閔論客有問宗閔曰孟軻稱齊王由反手謂管仲不足爲若是則功業存乎人不存乎時不亦信乎宗閔曰非

也可以王而王可以霸而霸非人之能爲也皆此時也人皆奉時以行道者也不能由道以作時者也能曰變以建功者也不能由功以反變者也　原肯云以齊䟦而後天下知齊以齊伯而後天下尊齊以齊王而後天下一於齊知此則可以論功烈　通義白雲許氏曰湯之孫太甲繼湯主太甲五世至中宗大戊大戊三世至河亶甲河亶甲子祖乙祖乙六世至盤庚盤庚三世至高宗武丁武丁二世祖甲皆賢君也祖甲殁後六世七十餘年至紂　史氏曰孟子謂商家代有賢聖之君已自難變又加之武丁中興故其德澤愈未易衰况紂去之未久故雖暴虐亦未遽至於亡所以文王興起之難耳上言天下歸殷久矣下言

紂去武丁未久是言其盛久而衰未久上曰久則難變下曰久而後失之亦是言其盛久故未易衰衰未久故久而後失皆反覆發明文王何可當也一句以歸重於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之意耳　疑問云由湯至於武丁節舊說碎分昨務思謂聖賢辭口成文意趣流走總是言商家世澤之久世業之大文王爲不易乘耳　路史曰賢人君子其國之基址柱石也較紂之亂久矣其可以亡矣然而兩賢猶在三仁未去則猶未至於遽亡及其一旦釋而去之基址傾矣柱石僵矣堂其能以獨存乎是故商書終於微子之命而夏書終於女鳩女方言賢人君子之去留社稷存亡之所繫也　雙峰饒氏曰故家舊臣遺俗舊

民是說在下底流風之化善政之事是説在上底　講錄云微子微仲比干箕子四人是同姓之賢膠鬲一人是異姓之賢　鬼谷子曰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爲之謀　莊子曰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　呂覽曰民之窮苦彌甚王之者彌易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　史記賈子曰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　後漢紀馮異曰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民之飢渴易爲飲食時也　主術訓曰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騖置不若此其亟　曲江文集云化感於跡摧者順風之速感同於時德

甚置郵傳命速則何卑不偃何必不應　雙峯饒氏曰德之
流行即是應前面文王之德底德字蓋德是本全靠時勢
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鎡基而後可以待時君無
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　講錄云引孔子之說只以證行
仁政而王與飢渴易為飲食之意不可把此條與時勢二
條作三平看謂時勢既易而德行又速也速於於字訓作
過字置郵之傳命固速而德之速過於置郵速之甚矣　德
行速本時勢易說孔子未必於此意引之若然也若不本
時勢說則文王之百年未洽者又何不速歟　後漢紀袁
宏曰夫才智有餘功名不足者有矣事業未半而愆過者
有矣所乘之勢異而難易之功殊也　文選陸士衡曰苟

時啟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
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
於時勢　講錄云此總上文之語當今之時七易也萬乘
之國勢易也我若乘此時勢而以齊王行仁政民之悅之
猶解倒懸其德行亦甚速也故政事之行但半於文王不
必百年之久不待武周之繼而功烈之所就則必倍於文
王不止三分之有二天下之未洽矣所謂王猶反手者此
也夫以文王之功而且可許其倍之況管仲晏子區區霸
顯之功又何足為哉

〇夫子加齊之卿相

歷代確論潁濱曰凡孟子之說皆得之子思而已故不動
心與浩然之氣誠之異名也誠之為言心之所謂誠然也
心以為然則其行之也安是以心不動而其氣浩然無屈
於天下此子思孟子之所以為師弟子也子思舉其端而
言之故曰誠孟子從其終而言之故謂之浩然之氣浩然
之氣何氣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氣氣者心之發而已孟子
曰志一則動氣氣壹則動志夫志意既修志盛奪氣則氣
無能為而惟志之從志意不修氣盛奪志則志無能為而
惟氣之聽故氣易致也而難在於養心氣者心之使也心
之所欲為則其氣勃然而應之心所不欲而强為之則其
氣索然而不應人必先有是心也而後有是氣故君子養
吾義心以致其氣使氣與心相狎而不相離然後臨事而

其氣不屈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至而氣從之之謂
也昔之君子以其眇然之身而臨天下言未發而衆先諭
功未見而志先信者以有是氣而已養志以致氣盛氣以
充體體充而萬物莫敢逆然後其氣塞於天地雖然心之
所以不動者何也必有所守而後能不動心之所守不可
多也多學而兼守之事至而有不應也是以落其枝葉損
之又損以至於不可損也而後能應北宮黝之養勇也曰
吾無辱於爾也孟施舍之養勇也曰吾無懼於爾也無辱
勇矣而未見所以必勇也無懼而後能必勇故曰北宮黝
之守氣不如孟施舍之守約曾子之所以自守者曰自反
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縮入也入受也自反而心受之

以為可為者無憾於吾心也則吾心囂然為之而吾氣勃
然應之矣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夫餒不充之謂
也有行於此而義不受則心不慊心不慊則氣不能充體
氣不能充體謂之餒矣故心不能不動也而有待於義君
子之所由達於義者何也勉强而行之則勞苦而失其真
放之而不求則終身不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
忘勿助長也夫君子之於道朝夕從事於其間待其自直
而勿强正也中心勿忘待其自生而勿助長也而後得其
真强之而求其正助之而望其長是非誠正而誠長也追
於外也待其自至而不强是學道之要也亦嘗觀於江乎
秋雨時至溝澮盈滿衆水既發合而為一汪濊淫溢充塞

坑谷然後滂湃東流蕩洲渚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
折觸石而石隕浩然莫能支予嘗試考之彼何若此以浩
然也哉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停得下而流
忘已而因物不為易男不為險怯故其發也浩然放乎四
海古之君子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內無待於外其中汪洋
與天地相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禦蓋亦未始
不浩然者也故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通
義白雲許氏曰此章當作五節看自章首至曾子之守約
也為第一節自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反動其心為第二
節自敢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矣為第三節自宰我
子貢至所願則學孔子為第四節自伯夷伊尹於孔子至

章末為第五節　朱子語類云浩然之氣一章孔子兩句
盡之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先生問趙丞看不動心
章如何曰已略見得分明曰公道那處是一章緊要處趙
舉持其志無暴其氣為對曰不如此趙舉集義所生以為
對曰然因言欲養浩然之氣則在於直要得直則在於集
義集義者事事合義則仰不愧俯不怍　原旨云此文一
節生一節自北宮黝節至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是從不動
心生來自不得於言至必從吾言矣是從夫子之不動心
與告子之不動心生來自子貢問於孔子至未有盛於孔
子也又是從夫子既聖矣乎生來前面若是則夫子過孟
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此一節驟看似冷細

看起來却是一章骨子說了一箇孟賁後面却數出北宮
黝孟施舍一項人而終之以曾子畧見學問源頭然終非
其所願學後面終之以孔子而加之以願學則孟子隱然
以孔子之道自任矣如此則遠邁百王高出群聖亦在於
此而又何有於卿相之位霸王之業哉
、二谷嶺南集云動心云者非必疑惑恐懼之謂也深富
貴移貧賤屈威武凡有所動於中者皆是也以齊王由反
手使天下之民舉安自公孫丑視之可為動心不知堯舜
事業由堯舜視之浮雲也故曰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孟
子一書論語一義疏也如養氣一章即孔子勇者不懼有
天下而不與殺身成仁至死不變等語耳　初問云丑此

問僅有見心也者功業之本也做大功業皆從心出若平
日所養不得力則遇事時不免此心怵惕無須整頓安排
孟子不動心全是平生學力已到掀揭事功隨手應去更
無退縮屈餒之時心體力量便從此盡　大全陵陽李氏
曰明則不疑立則不懼然未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
氣雖二事並進而其序必以知言為先孔子不惑則自不
動矣　孟子測曰天道常運而不息人心常活而不滯而
云不動心者何也常活不滯者人心之本體動乎自然者
也四十所不動者不失其心之本體而能不動乎勢利者
也是故知常動之體然後能不動乎勢利也　郝子知言
云孟子譚道術於戰國紛爭之日血氣用事之時數出養

氣一段是應病製方耳畢竟千萬世學人皆坐此病便是
萬應金針不動心非是枯木死灰相似為卿為相為霸為
王乘位而行無所滯礙雖掀天揭地何嘗用氣　後漢紀
袁宏曰古者四十而仕非謂彈冠之會必將是年也以為
可用之時在於强盛故舉大限以為民表　楊子或問勇
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荊軻君子盜諸
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
動其心于勇也其庶乎　朱子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
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是硬把定是麁法强制而能不
動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心有主則能不動此句總言下五人

北宮黝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孟施舍以無懼為主而不
動心曾子以理直為主而不動心孟子以知言養氣為主
而不動心也告子冥悍强制而不動心也　二谷嶺南集
云不動心在黝無嚴諸侯在舍無三軍在曾子無千萬人
在孟氏無霸王皆是有主　程子云心未定者不熱而煩
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
大於正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
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
之為不動心　講錄云不動心便是勇故下文以勇字發
明不動心之道
、印古心語云膚撓手足無所措也目逃耳目無所加也

此氣餒者無所聊賴之狀無所謂被刺者　知新日錄李
九我曰不膚撓不目逃此二句是孟子畫出北宮黝的像
言其膚挺然而不撓其目凝然而不逃或云膚被刺而不
撓目被刺而不逃則無此理或云其勇不可犯不至於被
刺而撓且逃則又多一層不似孟子語氣　二谷嶺南集
云秦舞陽殺人莫敢迕視至秦廷則變色猶是有秦王也
黝于是乎賢舞陽矣　通義白雲許氏曰量敵而進謂量
度敵人之堅瑕然後進兵慮勝而會謂謀慮必有可勝之
理然後會戰　朱子語類問集注云施是發語聲何也曰
此是古注說後面只稱舍字可見問有何例可按曰如孟
之反舟之僑尹公之他之類　車若水曰曾子曰自反而

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便與顏子不同顏子自反而縮也不然

、象山集云或問養勇異同先生云此只是比並非言用心在外正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施舍用心在内正如孟子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而施舍又似曾子北宮又似子夏謂之似者蓋用心内外相似非真可及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蓋黝專要勝其下猶在人故與信聖人者同意舍曰能無懼其事專在我故與求諸己者同意所以黝不如舍　疑問云北宮黝似子夏飛說子夏篤信聖人篤信聖人甚好敵人者何以似之愚謂子夏入見夫子之道而悦出見紛華而悦悦在外者也故夫子誨儒教其為君子毋為小人論政教其無欲速無見小利皆病其悦在外而藥之黝務敵人敵在外也當似子夏之悦在外者　石渠意見補缺云守約蓋守氣之誤觀下文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可知不然孟施舍何以既守約又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與

、朱子曰儀禮禮記多有縮字每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之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　自反縮與不縮所以不動只在方寸之間若仰不愧俯不怍如何大利害皆不足以易之若有一毫不直則此心便索然黝舍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曾子是自反而縮而不動心　雙峰饒氏曰縮不縮指理言不惴吾往指氣言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亦為之屈吾之理直雖千萬人之衆在所必伸孟子因丑有過孟賁之語所以先說黝舍然後說歸曾子來　石渠意見補缺云注謂縮直也惴恐懼之也言自反諸己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不恐懼之欠通意見以為吾不惴焉蓋吾亦惴焉之誤言自反諸己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亦恐懼似是　淮海近語云曾子之自反而縮便是直養無害之意千萬人吾往便是塞乎天地之間之意自反便是守約曾子只要自反常直不是以縮不縮為勇怯也　講錄云自反不縮一段輕只重自反而縮一段吾往凡往而決大疑往而斷大事皆是也不直者雖褐寬博亦惴之而況於貴者乎直者雖千萬人亦往而況其少者乎

、朱子語類云曾子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耳北宮黝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　鶴林玉露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了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講錄云舍所守是氣曾子所守是理凡事以曲直為老壯舍

之無懼不能以理為主全是氣之所為若有人以理勝之未有不屈者如項羽蓋世拔山之氣只被高帝三軍縞素為義帝發喪羽之氣便從此屈而奄奄九泉下人矣曾子以理為主有理就有氣內省不疚者夫何憂何懼王公遇之失其貴晉楚遇之失其富儀秦遇之失其辯賁育遇之失其勇隨他天來大事皆不能屈服故曰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海蠡編云要心不動作硬主張只不動便了縱然暫時按伏得住其偷心怎得絕即這硬不動的便是偷心了也所謂將心無心心轉成有止動歸止止更彌動何異縛樹枝葉而求樹之不生者乎如告子分明自知不得于言不得于心這兩不得便是他受病根本當下動了也乃曰我只一箇不求便了正是掩耳偷鈴孟子認得動心的根本在這不得處所以氣不直壯言不分曉却須知他養也養氣非求之於氣知言非求之於言總只在心上作功夫氣心之氣也言心之言也一得於心則氣不期養而自養言不期知而自知矣所以曰行有不得於心則餒蓋告子不顧得與否只要不求孟子不顧求不求只要得於心欲辨孟子告子之得失若無他辨諸心之得與不得耳告子便是縛枝葉的孟子正所謂根下着刀着也義即是心求得於心便是集義集義則知言養氣都在裡許了所以說到知言處只數句無功夫如何集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便是此孟子一生學問大頭腦直接聖人之傳處看此句那得草草大抵人不是作意便是忘懷合此二途便無措手處纔忘懷便是無事了便是忘了纔作意便是正了便是助長了直是趋向無路湊泊不得觀之如大火聚近之如生鐵壁古人教人曰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人只有此四路把來一時塞了知要他別尋一路難哉難哉不知此正是吾人放身命處誰能進一步於百尺竿頭自然浩然之氣一時養就差別言語一時知得方悟此心寂靜活潑不以求時動不求時不動也不動時固不動動時亦不動也動亦不動是為大定無不得之言無不得之心不須求亦不須不求方纔是當人大休歇處

、朱子語類云不得於言四句此告子不動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理會不得謂失也有失於其言則曰無害於心但心不動言雖失不必問也唯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復更求於氣　孟子謂言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其不得於心若固當求之心然氣不得所養亦反能動其心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可而未盡也蓋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二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

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憑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不得於言以下但作如此看則此一章血脈貫通而於知言養氣詖淫邪遁之辭方為有下落也至於集義工夫乃在知言之後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　問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自己之言耶是他人之言耶若要得後面知言處相貫則是他人之言　問氣體之充曰都是這一點切子上生出如人之五臟皆是從這上生出來　問志至焉氣次曰志最緊氣亦不可緩志至焉則氣便在這裏是氣亦至了　問志與氣如何分別曰且以喜怒言之有一件事這裏便合當審處是當喜

當怒若當喜也須喜若當怒也須怒這便是持其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粗暴了便是暴其氣志卻反為所動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他心本不曾動只是忽然喫一跌氣一暴則其心便動了　問持其志無暴其氣處古人在車聞鸞和行則有佩玉凡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今人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為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今學者要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　新安陳氏曰前言心與氣忽又變心言志者蓋心以全體言志以心之動而有所向處言欲致持之之功則就其動而有所向處用力着心則不可言持矣故志字尤切後云氣壹即動志即

以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證之可見動其心即是動志矣石渠意見補缺云志為至極之說恐未然蓋言志之所至之處氣即隨之而至如帥之所至之處而卒徒亦隨之而至也故云志至焉氣次焉　傳習錄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為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功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歉自是從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　明儒

經翼曰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與孟子言性善亦不甚遠告子只先見定一箇性體元來不動有動處只在物感上彼長我長彼白我白隨手應去不失其宜便了於我性體澹然無所關涉自謂既不失內又不失外已是聖門全體之學殊不知先着性體之見將心與言氣分作三路遂成內外二截微顯兩用而於一切感應俱入無情非徒無益是反蹙其原矣孟子功夫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念念精義使動必以義無歉於心自然俯仰無虧充塞無間是之謂浩然之氣告子見性在內一切無動於外取效若速是以見為主終非不動之根孟子集義之久而後行無不得取效若遲乃直從原不動處用功不求不動而自無所動

矣此所以行萬世而無弊也錢氏　淮海近語云告子勿求於心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勿求於氣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告子之學心與氣離内與外判不動心之所以非也孟子所論持志則養氣即在其中無暴其氣則持志就在其中心與氣一内與外一不動心之所以妙也曰氣之帥曰體之充曰至曰次曰持曰無暴通是兩舉其詞以見合一之體段工夫非支離也志壹動氣氣壹動志見時時持志便時時無暴其氣時時無暴其氣便時時持志自然天君泰然百體順從不至有趨蹶之患若蹶與趨是氣暴而志不持矣志不持而氣暴矣合一之功失而交相害矣下文言浩然之氣而不言志只浩然二字便心氣内外一以貫之外却此心之本體何處見得浩然可見天之生人合下是理氣一團真有不可得而支離者也　初問云不得於心是理未明而行不合理有差失處告子到此時雖心有不安却硬撇下勉強排去不思所以補之惟恐動心此是告子從前已欠了一段工夫矣若孟子集義豈有不得於心者乎無不得於心自不消求於氣以補之注中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句差告子是強制其氣使氣定耳以氣定時即為不動心恐是認錯了告子只要一箇氣定是氣上做工夫是倒做孟子持志是心上做工夫是順做

持其志是敬守之也正是戒懼謹獨工夫存養此心也志是心之所之此志常在天理上則一切血氣自消自歇

安得暴橫只一持志則氣自無暴矣故持志是一了百當工夫　此志即是性靈氣即是性發見作用處其作用處以性靈為主即所謂志也若不出於性靈便純是血氣不免於暴心不在腔子裏則視聽言動一切作用皆從邪處奔走横放四出非所謂暴乎故志為氣之骨擀握機權出命令有將帥之義氣為志之役使翕而張之鼓而作之有充體之義二者原相離不得志至焉氣次焉惟其不相離所以氣處亦索照管　士翼云知言者人之言也不得於言已之言也已言且忽況人言乎　二谷類南集云視聽言動皆氣之運也主之以志告子之志主於自是故不得於言則不求于心

不得於心猶是主宰不定也非氣能使之定也故不求於氣　西夫不可奪志是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故一人雄入於九軍不見彼之衆我之寡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自可第告子不知所以求之心耳惟知集義不加正助亦是勿求於氣也　傳習録或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貳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孟子則曰志至氣次主乎志也一也既持志又無暴氣志氣而主也二也志氣一也二而言之者合内外之道也其實一也何也凡滿于人之身者皆氣也而其氣之精靈者心志也故曰持而無暴志之達於氣内外本末而一致者也或言將帥卒徒是二之也惡乎

一　二谷嶺南集云志氣雖有分實不相離者也故曰志至氣次記亦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　羅念菴云持志無暴氣一章公明是內外併了告子不知我而外之乃極信仁為內做得至張定處至應物因物付物更不煩安排此與禪學只絲毫之間耳故告子最近禪以強制其心緣告子似未盡告子若助長一節乃是孟子排出暴氣之病恐不是指告子病源試思之以先孟子不動心之人而以強制勝恐不足為孟子道亦覺與不得于心勿求于氣而言不相應也　羅雙江云自志氣之帥也以下六句是孟子分說自家所以可告子之意以告子知心為大但不當分志與氣為二也蓋志是氣之將帥氣是志之卒徒貔貅百

萬進退由將故志之所向氣亦從之能持其志便自無暴其氣公孫丑以至為至極次為等差又以持志毋暴為兩項工夫至到也次舍也志壹則動氣言持志之自無暴也氣壹則動志言暴氣者之不能持志也　尚友軒聽言云氣者聽令於志者也告子勿求於氣是為帥者偃旗臥鼓自守於轅門之內而不思撫卷操練三軍之衆以為已役帥固若此哉蓋真後世之禪學也　丹鉛續錄云至者至洲之至而非極至之至次者次舍之次而非次第之次也思水而寒思火而熱此志自內至而氣次焉之驗也驚而汗出哀而淚下此志自外至而氣次焉之驗也以文觀之則曰至曰次似志甲而氣乙也以氣驗之豈志甲而氣乙

云乎公孫丑不達實以為甲乙之差故後有問而孟子有志壹氣壹之辨亦既曉然矣　口義云志至氣次志氣既是合一則功夫亦不可分而為二所以持志者又不可暴其氣持志而無暴猶云直養而無害有事而勿忘此合一之功也　蹶趨動心是暴氣而持志不定之驗見得志氣不可分開說持志無暴亦不可作兩樣看　正蒙曰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讀書錄云志動氣多為理氣動志多為欲　二谷嶺南集云欲得志壹不可使有毫髮分其心正助則分其心矣是以害於氣　初問云志壹動氣二句亦只說得交勝意因丑問而答之也原不曾說無

暴是何如用功下文直養無害只在心上用功非從氣上加功也　溫公云蹶氣逆上趨氣有所向也趙岐誤解　嵇中散集云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　二程類語云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為氣勝志故多為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為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

曾子易簀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為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　自警編曰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凡氣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慴生則盈死則泪氣變則心為之變有不能自覺焉志者氣之帥也令心隨氣變是帥不能令而氣反為之帥矣氣反為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為聽則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為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為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羑里之囚虞芮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時易簀之際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自勞自逸

自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曷嘗不自若哉楚武王自恩侮諸夏兵行中國雖臨大敵其心初不為之蕩也迨其季年以堂堂楚師伐蕞爾之隨將受兵而心蕩焉蓋楚武初未嘗知治心之理所恃者血氣之剛爾平時臨敵而心不蕩焉非真能不動氣方剛也血氣既衰心安得不從之而蕩乎　薛文清公要語云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　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

、朱子語類云孟子説養氣先説知言先知得許多説話是非邪正人傑錄作得失都無疑後方能養此氣也　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懾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判然於胸中而能驅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旗幟聽其金鼓為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為人所擒者特幸而已

陸子要語或聞養氣先生云此當求血脉只要理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吾達意時別事不理會時便是浩然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之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的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孟子出於子思則是涵養成就者故曰是集義所生

元史獨秉行錄云木有所養則根本固而枝葉茂棟梁

之材成水有所養則泉源深而流派長灌溉之利博人有所養則志氣大而識見明　答問集云知得方能養氣是工夫入手處養成方能知言是工夫得手處　孟子之不動心以知言得之是言與心無二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把心在言外而另作一件物事也孟子之不動心以養氣得之是心與氣無二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又把心在氣外而另見一個去處也　困辨錄云養氣即是養性以直養而無害是孟子學問主腦養氣便知言蓋權度在我而天下之輕重長短莫能欺非養氣之外別有一種知言之學也　薛畏齋曰氣一也而何以有浩然之名所以別志氣於血氣也　二谷嶺南集

云知言養氣皆功夫到後極明極剛非先知言而後養氣
也格物致知是集義條件知言養氣其效驗也所謂仁者
必有勇　初問云難言也謂須是真實自得方認得此氣
耳學者須功夫到頭方此氣充滿方能識得若稍不到頭
而欲浩然便是義襲便是助長非浩然本體其孰能知此
剛大之妙用故孟子難言二字謂須實體也非漫然無工
夫所可識也　大全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朱子曰只
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為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
只為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人强
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衰者
則委靡巽懦都不解有所立作維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

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　程子曰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識
得當行不歉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　淮海近語云浩
然之氣即流行宇宙中之太和元氣而人得之以生者此
氣本至大本至剛本塞乎天地本配乎道義惟不能直養
則害矣不能直養無害則不足以配道義無是氣而餒矣
欲養此氣欲有此氣惟在集義義根于心氣之主宰在此
氣之運用在此只集義二字持志無暴同體並妙心氣内
外一承俱徹人得天地之直理正氣謂之義是義也非離
内而外也人養此直理正氣而無害謂之集義是集義也
非離内以從事於外也集義則行即是心心即是行然後
浩然之氣自生可見氣之生者義之集也非氣自生也故

朱子曰若于直字熟何則養字全無用力

行有不慊於心則氣自為之餒義之不可襲取如此義之
不可外明矣然則告子之味乎此者非以其外心於義外
氣於義乎蓋義生於心之自慊則精義於心可也彼曰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是不知求義於心矣氣本於義之所集
則合氣於義可也彼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不知求氣
於義矣此正是襲取而為心與氣分内與外離行之不求
慊於心者也非外心於義外氣於義乎　孟子測曰人與
天地之氣一者也人者天地之心而氣者天地之氣也故
人能直養無害復其本體之浩然而充焉充也者非但體
之充也充之而天地塞焉矣何以直養無害也直者正也
正者中也中正者後之勿忘勿助之謂也不中不正則害

之矣後之揠苗助長而反害之之謂也夫氣固自浩然也
直養之無害之而已矣非有所加之也其為氣何以配義
與道而無是餒也配也者合一之謂也非以此合彼為有
助之謂也言有助則二也其浩然者即氣即道義也非道
非義何以浩然苟不浩然何有道義故曰無是餒也道義
者氣之中正者也氣之不中不正則道義索然而餒可以
見理氣之合一也何謂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集義所生可以見理氣之合一也集也者聚也猶之市集
然也市集者百貨之所聚也敵者德之聚也集義所生生
於中者也義襲而取取於外者也行有不慊于心則餒何
也理氣之合一也　二程類語云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

不可閒一關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加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方即剛也　讀書錄云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至大則大而六合細而一塵無非此氣之充周至剛則貫經石而草木生透金鐵而銷溢出人之氣即天地之正氣也能直養而無害則塞天地貫金加至大至剛者可見矣　初問云至大是極天蟠地宇宙內事皆可斡旋至剛是死生利害皆歷不倒總而言之便是天地間無事不可做無處不可到要之氣也者即心體作用處也心體原無私即無私便發出不可禦是何等根腳何等力量塞于天地之間只是不虧損他本來力量耳

非是至大至剛之外又別有加增　直養直字從易經直方大來惟義最直生理本直從本體做出是何等直直養便是無害非直養了又須無害凡有所作為撓以私意便已枉了非所謂直養也既非直養便是害下文集字之意即在養字內集正所以養之也直養者以義養之也　原肯愚按蔡氏有曰塞乎天地之間是無一事做不得無一處去不得橫衝直撞耳無有能阻撓得他便是不可懸意說得玄妙觀蔡氏此說則是自吾身以上皆為空錮天地之間便有不充塞處矣不知此一節是孟子於難言中指點出一箇浩然的體段來由今觀之天地之氣升降飛揚何處不滿野馬塵埃皆直生物之以息相吹此天氣之降也葉墜空中飄颻不下此地氣之升也可見天地之氣無處不滿吾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方儲精之時吾人之氣即與天地之氣一般及有生之後物欲隔絕真止漸漸消鑠便與天地不相侶了只看孟子說夜氣也是他真氣斷惹到此方有一點清明之氣出來方與天地之氣相通若能全養此氣則天地之氣即吾之氣吾之氣即天地之氣如何不塞乎天地之間故知蔡氏之說為未當也　玉堂漫筆云塞乎天地之間塞字與吾往矣守相照是充然不撓屈之義與塞天地貫金石語微不同雖橫渠亦有天地之塞吾其體之言恐與孟子之意不同　巖下放言云老氏論氣欲專氣致柔如嬰兒孟子論氣以至大至剛直養而

無害充塞乎天地之間二者正相反從老氏則廢孟子從孟子則廢老氏以吾觀之二說正不相反人氣散之則與物敵而剛專之則反於己而柔剛不可以勝剛勝剛者必以柔則專氣者乃所以為直也直養而無窮於外則不惟持其志毋暴其氣當如曾子之守約約之至積而反於微則直養者乃所以為柔也蓋知道之至者本自無二　朱子語類問合而有助之意曰若無此氣則道義亦不可見世之理直而不能自明者正為無其氣耳譬如利刀不可斬割須有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力利刀何為　義者人心節制之用道者人事當然之理　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又曰若說道襯貼卻是兩物氣與道義只是一文前

出來思之一滾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說配字極親
切　石渠意見云蓋言氣配合義道使其行之勇決而無
所疑憚若無義道雖欲行之而氣自餒矣然氣非道義則
不充道義非氣則不行下文是復申此一節之義集註言
若無此氣則其體有所不充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
矣是言無氣則義餒非是　楊升菴集云朱子注配者合
而有助之謂高泉謝氏云合字是也而有助字却非謂其
有彼此之分也文公此解緣信師說大過延平先生云配
是襯貼起來又云氣與道義一滾出來一滾出來之說極
精而襯貼起來之說欠瑩解配字只消一合字足矣不應
并取補貼之說而添有助字也曰有助則又似兩物相補

貼而與一滾出來之意異矣余謂高泉之說善矣程子曰
天人合一已是贅一合字其言妙得孟子配字之旨余子
積性書有云氣嘗輔理之美矣理豈不能救氣之衰乎羅
整菴云不謂理氣交相為暢如此嗚呼是即合而有助之
說之病也
、朱子曰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　皆直仰不愧
於天俯不怍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驗
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　以直養是自反而縮集
義是以直養然此工夫須積漸集義自然生此浩然之氣
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掩取浩然之氣也集義是歲
月積夕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已有

也　此上三句本是說氣下兩句是字與非字對襲字與
集字對生字正與取字對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自外面
取來　義襲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為之以壯吾氣然無生
底道理只是些客氣耳不久則消矣　雲峰胡氏曰集義
即是以直養義襲而取之即是有所作為以害之集註訓
慊字與大學音義同自慊則心廣體胖不慊則餒餒字正
與廣字胖字相反集註訓以直養則曰自反而縮此則言
自反常直自反不直見得孟子養氣之論正自曾子所謂
自反而縮來也　朱子語類問集義是以義為內義襲是
以義為外否曰不必如此說此兩句是掉轉說如云我固
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蓋義本於心不自外至積集此義

而生此氣則此氣實生於中如北宮黝孟施舍之勇亦自
心生　明儒經翼曰集義與義襲有辨集義是時時求慊
於心從自反上做功夫心安即是義義襲是事事求合於
義不求自反未免有遺心之行所以謂之襲物理不外吾
心世儒格物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要去格他正是義襲
之學行有不慊於心是申明集義所生也義外是申明義
襲而取也正所謂毫釐之辨王伯之所由分也錢氏　二谷
頫南集云謂精義而後能集義非也義不能集心猶是粗
集而充之是曰精義　原旨云集義非難如何謂之集今
人築堤捍水謂之集致貨交易亦謂之集言其逐一湊合
非一頓可成也如何謂之襲兵家掩人不備謂之襲服制

襲飾於外亦謂之襲言其掩事掩取不由中出也生者如
苗生之生得氣而自滋也取者如取求掠得之取攀手而
可得也孟子此等處字義甚是下得精切　口義云集如
積集之集只是事事求其心之所安心安處乃義也集義
則氣自生這蒙不是外面揀好事去做襲取得來也行有
不慊則餒是氣襲取不得的證驗夫義何期於氣而蒙不
得氣便餒可見義從心生氣從義有氣不可以外求則義
安可以外言也　講錄云集義之人心體正大光明純是
德性用事事事都快於心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自然
揚眉吐氣烈烈轟轟而此氣充塞乎天地之間故曰是集
義所生者重集義上生字對餒字看亦不是本無而乍生

起也非義襲句只反說以見不可不集義耳義襲者事事
不合義只一事之義敢作敢為恰是有氣魄的然無生生
之理只是些客氣不久便消索如何取得氣來行有不慊
二句是發明非義襲之意　義便慊於心不義便不慊於
心可見義在心內不在外也告子以義為外則必不能集
義而不慊於心矣浩然之氣何自而生哉　筆乘云余友
耿子庸嘗言集義與義襲為孟子告子學術之辨至大至
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也其
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義襲而取者也蓋配之為
言以此合彼之謂非真得也正與襲取意叶　程氏入關
語錄云必有事焉有事於此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

後為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
後言之斷重須默識取主一之意　龜山集云必有事焉
勿忘也勿正勿助長也助長老子所謂益生也益生不祥
忘與助長所趨雖異而其為害則同矣循其自然而順養
之無加損焉則無二者之害矣　朱子語類問孟子養浩
然之氣如所謂集義勿忘勿助持其志無暴其氣但乎皆
是等級曰他祇是集義合當做底便做將去自然塞乎天
地之間今若謂我要養氣便是正便是助長　集義是養
氣底丹頭必有事便是集義底火法　公羊傳云師出不
正反戰不正勝此正字與孟子說正心之正一般言師出
不可必期其反戰不可必期其勝也　必有事焉只消此

一句這事都了下面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恰似剩語卻
被這三句撐柱夾持得不活轉不自在然活轉自在卻因
此三句而生只是纔喚醒這物事便在這裏點着便動只
此便是天命流行處　南軒張氏曰勿助長者待其自充
不可強使之充也此為循天理之當然而不以人為加之
然欲不忘則近於助長欲不助長則或忘之二者之間守
之為難學者多知忘之為害不知助長之為害尤甚故引
揠苗為喻也或曰二程多以必有事焉為有事乎敬而孟
子則主於集義有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所謂持志即敬
之道也非持其志其能以集義乎敬義蓋相須而成者也
陳潛室木鐘集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孟子本為養氣設

程門乃轉作養心法盡孟子一書持敬工夫少如此二句
最為細密然所謂事者只指義直而言大槩工夫較麄些
所謂孟子有英氣謂此程門愛此二句故借轉作敬川
蒲田黃氏四如曰孟子工夫全在養氣上以集義為主勿
忘是工夫不可緩勿助長是又不可急如煉丹有文武火
火冷則灰死火猛則丹走惟慢火常在爐中可使二三十
年伏火然後養得成丹孟子下工夫有節度如此　東若
水曰孟子集義直先儒被孟子說揠苗處多了將謂是告
子助長然告子先不曾集義安論助長觀他不得於言勿
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見孟子必有事了方說勿
正勿忘了方說勿助長耘苗了方說揠苗次第甚明但其

說揠苗處詳人遂謂孟子以揠苗之戒為重棹了告子真
病　居業録云必有事焉即主一無適故程子以為敬也
朱子以必有事焉為集義因上文而言敬在家中為本也
朱子是本文意程子是言外意　明儒經翼曰近世講學
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功夫甚難問之則云才着意便是
助才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難曰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
箇甚麼請問曰學問只是箇必有事焉必有事為者只是
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焉的工夫而或有時間
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焉的工夫而
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功夫全在必
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功

夫原無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
說勿助此其功夫何等洒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
功而乃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煑飯内未
曾注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煑出箇甚麼
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
勿忘勿助上用功者其病正是如此滿滿蕩蕩全無實落
下手處究竟功夫只做得沉空守寂甚可憫矣學者功夫
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
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便要矯强速而做了功夫
都壞了陽明　淮海近語云必有事若集義之主本勿忘
勿助者必有事之實功也於必有事主本上損了一毫便

是忘於必有事主本上加了一毫便是助勿忘勿助則事
事不失此義念念不虧此義心氣合一內外合一只是一
個自然天理乃大易知幾之肯綮學庸慎獨之妙訣此唯
默識之而不能喻諸人者也明道先生曰勿忘勿助之間
無纖毫人力精妙矣哉　羅念菴云告子以無所事為心
之正故孟子曰我則必有事而不正心告子忘外一切作
用皆自安頓是為助其生長故孟子曰我則勿忘而亦不
助其長亦以卒上章集義所生之意也集義者當有事也
生則無用助長矣此二句各有着落減一字不得　耿天
臺曰問勿正勿忘勿助正心之弊程伯子以為提心之差
是矣然忘非怠忘也夫既必有事則自不至怠忘蓋世有

以生怠為功者矣故言勿忘助者言求剛而强為之剛未
大而强為之大有若周恭叔之擺脫者則自賊其根矣故
類揠苗者惟勿正勿忘勿助則心得其體而行無不慊矣
是曰集義　初問云氣以生而不以服義在集而不在襲
有事勿正勿忘勿助是孟子養氣的方法勿忘勿助處要
須以集義為主總而言之只是常常存心一於義耳不要
計笑不要放慵不要加着意思如此則是純一不已的工
夫義方能集只集義自然生氣不必於氣上理會也纔着
意在氣上理會便是正助便是私意心便不純心而不純
安得謂之集義氣何由生心體不容一毫夾雜纔須期其
効便是私心攙入便自間斷故必有事者但知集義而已

而氣之充不充我無與焉即此便是徹底功夫勿正勿忘
勿助始然皆此集義而已　此氣根於心得之於天故須
順天機之自然正忘助皆非順其自然也不免於氣有損
故學須以自然為宗以無私為主　抱朴子曰宋氏引苗
郢人張革誠欲其快而實速萎裂　通義仁山金氏曰助
長是虛張其氣非惟不久消歇而狂妄自大之病自此生
為害大矣　鄒東廓曰揠苗之於芸苗則有別矣農之芸
苗也茂草則芟之螟螣則除之旱則溉之潦則洩之夫豈
不勞無非有事於根焉耳閑效欲速并其根而拔之是為
助長而已矣　延平答問 晦翁云孟子養氣一章只是要
得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也皆是緊切處存主處分明則一身之氣
自然翕聚向這裏來存之不已及其充積盛滿睟面盎背
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知此則心氣合一不是
其間心之所向全氣隨之雖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亦沛
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
利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正是此理
、法言曰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　蘇穎濱云彼其為
是陂詖之辭者必有以蔽之而不能自達也為是淫放之
辭者必有以陷之而不能自出也為是邪僻之辭者必有
以附之而不能自解也苟能知之拔其蔽平其陷解其離
未有不服者也不服則遁遁必有所窮要之於所窮而執

之此孟子之所以服諸子也　朱子語類云詖辭知其所
蔽詖是偏詖之詖偏於一邊不見一邊只是蔽耳如遮蔽
相似到得就偏說中說得淫辭便廣闊手有所陷溺如陷
在水中不見四旁矣遂成一家邪說離於正道到得後來
說不通時便作走路所謂遁辭也孟子知言只是從知其
偏處始　問孟子知言處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
事闢楊墨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曰先事
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
　仁山金氏曰章內四目蓋指異端異端之言不問淺深
亦不出此數端此章雖不及所以知言之方然知其所以
病即知言之方也蓋以此理之正辨其於此理之差其於

是非之間如匠石斵鼻端之堊不爽絲髮也大抵人於心中見得有差㹸是害事蓋其心術識見議論一向如此為害不細小差則小害大差則大害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人見聖賢之闢異端則曰衛道兩言語之末爾殊不知其為救世之大功則老子之言其害實則為申韓虛則西晉佛氏之言其害淺則為梁為南唐深則真是無父無君率獸食人　翼凱陸子曰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顯顯狼狽蓋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過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為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又曰知言一段後人既不明其道因不曉其文强將詖淫邪遁

於楊墨佛老上差排曰何者是詖辭何者是淫辭何者是邪辭何者是遁辭不知此四字不可分諸子百家所守乃是分諸子百家處詖陷離窮是其實詖淫邪遁是其名若欲曉詖淫邪遁之名須先曉蔽陷離窮之實有所蔽則非其正故曰詖辭必深陷其中其說必淫故曰淫辭受蔽之初其言猶附著於正其實非正故深陷之後其言不能不離於其附著故曰邪辭離則必窮窮則必宛轉逃遁而為言故曰遁辭故蔽而不解必陷陷而不已必離離則必窮窮而不反於正則不復可救藥矣　初問云知言與養氣相因非兩樣工夫知言是明養氣是誠誠者心無私之謂也無私則自然明矣明則看透了道理打破了利害關頭

其說不樂其來無方氣即浩然矣　詖有多般蔽亦不一因詖詞若何便知所蔽何在下文皆類此　詖淫邪遁蔽陷離窮皆相因也詖者一偏也如楊氏只說得義少仁一邊為我蔽之也墨氏只說得仁少義一邊兼愛蔽之也其詞既偏必須辨博以濟其說而至於淫放蕩不根泛濫無際矣既至於淫必為邪僻之論不可律之以理一向背却正理矣既至於邪必至逃遁必變其說以求通矣陷是錮蔽已深離是去道愈遠窮是理屈而窮困　原吉云如何謂之詖淫邪遁如何謂之蔽陷離窮又如何謂之相因蓋言之詖者猶是在正路上只是說得這邊不顧那邊如堤之捍水只捍得一邊相似所以然者緣他心上見得一邊

不見一邊說出話來便自詖來故知其心之蔽蔽者如屏障之蔽也詖之久則流而為淫淫者如水之泛溢四出也此是漸漸出於正路然猶不敢顯然自外此所以為辭之淫所以然者緣他心上蔽錮日深遂至於陷陷者如陷溺之陷惟其陷溺故詞之淫也淫而不已必至於邪邪則已離正道矣邪而不已必至於遁遁者如亡子出奔之狀彼以躲閃惟恐人之得其蹤跡也大抵邪說豈可為常豈可服人辭之詖者其勢必至於遁既不能出乎邪之窠臼而又恐失正之門墻出彼入此無所依據所謂人窮則反本也窮者如窮人無所歸之窮蓋心之離而至於窮者譬如旅人離其鄉里親戚遂至飄泊終年窮而無所歸也害於

其政害於其事即全陂三不足之說言之彼執其說而有
新法之行是亦害政之一驗也　孟子測曰斯所謂詖淫
邪遁而知其蔽陷離窮者何也知人乎自知乎曰自知也
孟子之學知言養氣知行並進乎道者也何暇遽及知人
乎知言者先知之也先知之必明於心而見夫所謂道焉
夫然後養氣之功有所措而力行之矣詖辭何以知其所
蔽也詖者陂也蔽遮也其辭陂者知其能蔽遮我之本心
也淫辭何以知其所陷也淫者放也陷者溺也其辭放者
知其能陷溺乎我之本心也邪辭何以知其所離也邪者
僻也離者叛也其辭僻者知其能離叛乎我之本心也遁
辭何以知其所窮也遁逃也窮者困也其辭逃者知其能

困窮乎我之本心也何謂生於心而害於政與事也吾之
本心為詖淫邪遁之辭所蔽陷而離窮之也本心亡而四
者之邪入主於心其發而害於政事理勢之必然者也四
知備則外邪不入而本心之良知日明而天理見矣子程
子曰孟子知言乃知道也得之矣　印古心語云詖淫邪
遁吾辭也生於吾心必發於政事雖千里之外亦違之非
害乎知以為天下之言則不發於吾之政事矣　疑問云
養氣節說直養而無害說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知言節說
害於其政說害於其事煞大有意在孟子作七篇專辨心
術心術一差為害不小
、初問云學不厭是照心只惟有此理不著纖毫塵障蔦

傳子曰孟軻稱在孔門非惟游夏而已乃冉閔之能也

象俱融真境澄徹性命之妙直與天道同然光明之本體
故曰智教不倦是萬物一體無纖毫爾我渾然大同之本
體故曰仁不是學不厭故到知處亦不是由智而後學不
厭仁做此　人物志云兼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
人之目也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
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　朱子語類云顏子所知
所行事事只與聖人爭些子所以具體而微　講錄云聖
人之道渾然全體子張得其威儀游夏得其文學是為一
體顏冉閔子具得全体但未能大而化之一体不要說小
了微字亦只輕帶說丑意鄙以為好故問孟子之所安者
在何人　問顏子地位儘高亦姑舍是如何曰此是孟子

之志立志者須以聖人自期待纔讓第一事與別人便是
自棄古人立志大率如此但立志之後要力行以酬此志
不然則其志寥寥而行不掩焉者亦何足取乎　雲峯胡
氏曰孟子以顏子具聖人之体而未極其大故欲學其大
者以伯夷伊尹有聖人之德而未極其全故欲學其至者
故此以下則專言夫子之聖　講錄云仕止久速只出處
是去就皆古聖人提起孔子把夷尹帶說孔子固是聖
人而夷尹亦是聖人也吾未能行句輕只重願學孔子句
舊說伯夷能清不能任伊尹能任不能清孔子則不偏於
清而未嘗不清不偏於任而未嘗不任我所以願學之如
此則[illegible]孔子之優劣判然矣丑又何疑其若是班乎

初間云孟子頗與孔子此章集衆而浩氣充於天地之間乃從心體上做出事業孟子平生受用俱在此有根本有妙用性善仁義功業文章真是一貫道理甚矣軻之似夫子也　講錄云自生民以來不是說凡民中未有孔子自天地生人以來聖人不知有了多少皆未有如孔子者也以於夷尹而可若是班乎未有孔子不可以並也久速貿非間去說已包宰我子貢有若之意在内矣　通義仁山金氏曰王文憲云言三子德之盛君百里是以朝諸侯有天下屬前加齊以御相不足道也言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是自反而不縮所以不為其同者同如此其異者又非伯與伊尹之所及也　講錄云此條是設言三聖人大本大

節之同處愚意作一串說孔子與夷尹雖未曾得天下然使得百里之地為之君皆能朝諸侯而有天下所以能有天下者豈是行不義殺不辜而得之蓋是心之正德之盛諸侯自然來朝萬民自然來歸而有天下也若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皆其所不為者矣　二程類語其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能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
通義東嘉史氏曰孟子既曰智足以知聖人又曰汙不至阿其所好詞氣抑揚而若抑抑而復揚皆所以極明

其言之可信蓋世間自有明足以知人而不能無所阿私者則其言猶未可信也故必如集注假使汙下之說然後下句足以備上句未盡之意意味深長或以汙為決字之誤文意固直正恐智者之未可必其皆無私也　朱孫奕示兒編云當以智足以知聖人汙七字為句汙小也三子之智可以知聖人之小者不至阿私所愛而空譽之　講錄云孟子要引宰我子貢有若之言以見孔子之異於夷尹故先明三子之言為可信智足以知聖人句重汙不至阿其所好輕帶說汙字與智字反　魏志裴松之以為孟軻稱宰我之辭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又曰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斯非通賢之格言商較之定準

乎雖妙極則同萬聖猶一然淳薄異時質文殊用或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是以遺風所被寔有深淺若乃經緯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能違彝倫資之以立誠一人而已耳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功齊天地之無窮等日月之久照豈不有踰於群聖哉　常仲孺文宣王廟碑云非聖人之述易義農之道消矣非聖人之刪書夏殷之王微矣非聖人之作春秋周室卑而諸侯僭矣故夫子彰皇辯帝叙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教也是知前聖之遺風將絕夫子不得不生中古之彝訓將興夫子不得不作　歷代確論荊公曰凡古之所謂聖人者於道德無所不盡也於道德無所不盡則自傳記以來凡所謂聖人者宜無以

相尚而其所知宜同而宰我乃曰夫子賢於堯舜孟子亦
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蓋亦言其時而已伏羲堯舜禹
湯文武數聖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寖明寖
昌者也聖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備也夫以聖人之盛用一
人之知足以備天下之法而必待至於在下之孔子者何
哉蓋聖人之心不求有為於天下俟天下之變至焉然後
吾因其變而制之法耳至孔子之時天下之變備矣故聖
人之法亦自是而後備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者侔萬世
之法也此其所以賢於堯舜也　東遊會紀云昔者門人
稱誦夫子之言曰賢於堯舜堯舜未易賢也釋者指事功
而言殆非本旨夫人之情得於親炙者其情密而屬意深

得於傳聞者其情踈而用意渺況門人受夫子之教耳目
所濡染精神所鎔鑄中心誠服同於罔極之思比之踈渺
之迹似若有間故不覺稱誦至於如此門人亦不得而自
知也其曰不至阿其所好亦若有概於其中者矣此亦人
之常情不必更生別議孟子歷叙聖學之傳自堯舜至於
孔子則曰聞而知之夫子自謂信而好古堯舜固其所祖
述者也若論事功唐虞之際蕩蕩巍巍精一執中開萬世
心學之源區區欲以刪述章憲蓋淺之乎其言知也　新
安陳氏曰後世聖賢之君不作異端漸熾苟非得孔子祖
述堯舜以詔後世則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輔氏有
言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由此言之則孔子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宰予此言可謂深知孔子其
得在言語之科宜矣此孟子所以表而出之於子貢有若
之言之先也歟　拾遺錄云夫子生鍾周季王政寖缺憫
大道之將崩惜文雅之垂墜乃搜舊章而定五禮採遺音
而正六樂故足以棟宇生民舟航萬代也　樂書曰見禮
生於知政未始不知德揚雄曰人而無禮焉以為德是也
聞樂主於知德未始不知政樂記曰審樂以知政是也
朱子曰子貢說見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之樂便可知
其德所謂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
所以斷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此子貢以其所見而

知夫子之聖知此也又一說夫子見人之禮而知其政聞
人之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逃夫
子之見者此子貢所以知其為生民以來未有也然不如
前說之順　講錄云等百世之王是差等百王之德政未
有夫子是未有如孔子之德政者不是未有孔子之礼樂
也　筆乘耿子庸說孟子云見先王之禮即知其政聞先
王之樂即知其德差等百王無少違忒非其虛靈洞徹之
極何以有此此孔子所以擅生民未有之盛也此說遠勝
傳注　樂書曰竊稽子貢之知孔子對太宰語之間則譬
之太山而不知其所以為崇對趙簡子之間則譬之江河
而不知其所以為量或比宮墻之峻而不可入或並日月

之明而不可睹以言乎深足以配海以言乎高足以配天
彼其知孔子豈特禮樂哉　楊子曰群鳥之於鳳也群獸
之於麟也形性豈群人之於聖乎　嚴君平註老子云天
地儮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倮者穴處而聖人
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百川
並流而江海王之　講錄云拔乎其萃就是形容出類的
意思不是兩平說話既高出乎其類則是拔起於衆人所
聚之中矣此從說聖人的盛處然自生民以來不知有了
多少聖人皆未有盛過孔子者聖人是同中之異孔子尤
異中之異矣　鄒東廓曰賢於堯舜堯舜未易賢也走獸
之於麟飛鳥之於鳳雖勉而企之其道無繇不幾於絕德

乎禮樂之等最為近之然猶自聞見而求終不若秋陽江
漢直悟本體為簡易而切實也　雲峰胡氏曰公孫丑疑
孟子動心孟子遂極言養氣知言之功公孫丑疑其知言
養氣之既聖孟子遂極言夫子之聖之盛要之夫子之聖
不假乎知言養氣知言養氣乃學而至聖者也前則深斥
告子闢異端也後則推尊孔子承正道也前後之言若不
相貫而實相貫學者味之

○以力假仁者霸

後漢書鄧禹曰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　後周書
序云以德力行仁所以為王霸之異　子由古史云以德
服人凡有知者莫與之較以力服人力之所不勝則殆故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齊桓晉文皆因大國之資而後
有成齊襄公楚靈王奮齊楚之力無德而求諸侯則國幸
存而身死　朱子曰以德行仁德非止謂有救民於水火
之誠心這德字說得來闊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來是無
一不備了所以行出來便是仁且如湯不邇聲色不殖貨
利至彰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水火
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不可得也武王亶聰明作元
后是亶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水火之中若無這亶聰明
雖欲救民其道何由　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己而假
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以執轅濤塗侵
曹伐衛之事而視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

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飢餓而不去
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于譬喻也
朱子語類問以力假仁以德行仁曰以力假仁仁與力
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問霸字之義曰霸
即伯也漢書引哉生魄作哉生霸古者霸伯魄三字通用
口義云以力假仁只借他名色其實所恃還在力以德
行仁這仁已得之於心從心上推出去　王者念頭到處
人便服故云無思不服　呂氏春秋曰孔子布衣之士也
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　歸太僕跋仲尼
七十子像云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而
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為列傳然與家語小異荀卿

稱仲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莫詳也漢文翁石室圖
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黨史記所不載宋思
陵摹石臨安有御贊　講録云自古王者皆得人心悅誠
服此獨以七十子服孔子譬者孔子布衣耳初無勢力驅
人无見以德之意七十子亦無此勉强自然服他且極流
離困苦亦不忍去无見得心悅誠服之甚　無思不服思
是心思無一人的心思不服即此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
服之謂矣
○仁則榮
宋史牟子才言天下岌岌殆今幸復安不知天將去疾遂無
復憂耶抑順適吾意而基異時不可測之禍也柰何懷宴

安以鴆毒而不明閒暇之政刑乎　董槐傳曰外有敵國
其計莫先自强自强者人畏我我不畏人又言敵國在前
宜拔材能脯之士　講録云貴德尊士者貴仁之德故尊
有仁德之士也賢能便是士在位在職便是尊之賢未嘗
無才而所長者德能未嘗無德而所長者才二者兼収正
為政刑之用耳故國家閒暇及是時便與賢能修明其政
刑可因者因可革者革可損益者損益夫然後政皆仁政
刑皆仁刑天下皆歸於吾仁而雖大國必畏之小國不消
說矣　理解集曰國家閒暇可謂無事了然須存個有事
的心康節子以太平時為飲酒酩酊開花離披時候晦菴
子以為這處去危亡只是一間要兢兢如捧盤水方可保

得此明其政刑所以為不可緩也及字有汲汲之意書曰
古人為善惟日不足若正如此　石渠意見補缺云註謂
国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意見以為国家之事一日二
日萬幾至廣如何得閒暇謂之閒暇者蓋指無敵国外患
而言非言無常行事也　雙峰饒氏曰般樂則不暇明其
政刑怠敖則不暇貴德尊士　蔡氏曰及時明政刑自求
福也仁榮者如此及時而樂敖自作孽也不仁之辱如此
○尊賢使能
汲冢周書曰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
使能官有材士歸之關市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
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

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此謂歸
德　原旨云五悅字與五願字相照願字生於悅字來王
道以得人心為本曰悅曰願皆是得其心也　講録云此
五節汎言王者之政信能行此處纔是勉當時之君　賢
者曰尊能者曰使二字亦是不苟下的試看高帝於張良
蕭何則尊之為師而為相韓信則使之為將而不託以腹
心此尊賢使能之效也　朱子曰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
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賃鋪面相似更不征稅其
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
亦不取之也問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有司者
治之耳此是周禮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獄市之類皆

是古之遺制　問市廛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国都如井田様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事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是也　歷代確論王荆公曰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　讀禮疑圖云法而不廛正解廛而不征之意謂廛是治以廛法非謂賦廛也蓋先王時市地錢亦所不取以逐末之多寡而異其制此亦以後世之情億其如此先王

之時敺民務本民亦嫌於逐末其為來百工之政所以濟其養之不足豈遂加抑乎　石渠意見補缺云註謂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宅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意見以為前注含糊人所難曉且以俗說解之市廛而不征言止取市宅之稅而不取貨物之稅法而不廛言市廛之人有犯法者該罰之物若重於市宅之稅止取該罰之物而不取市宅之稅即所謂用其一而緩其二之意也　經子訂疑云大都只要說得理人不得已立市廛關津之心事明曉廛者何如今之門攤錢是也征者何如今之稅課局是也關征何如今之鈔關等類是也里布夫家

之征後世却無非反略也意不重禁游惰而以夫里縣[illegible]之民耳廛而不征二句須要極意抑揚說蓋言王政只要人不逐末專務農如市上逐末者多則量取其門攤錢少加摧挫然終不征其貨也何者征則利之矣至於市上逐末人少則但立市官以治其爭奪耳豈惟不稅且并門攤錢也不取何者業知其少而猶廛之亦是利心也關津隘口設立官司止於譏察奸暴以安吾民耳若抑勒而征商則安民者擾民禁暴者為暴矣廛無夫里之布頗難解當解曰廛無夫家之征廛無夫里之布蓋先王之世各鄉村百姓農耕之外便作府史胥徒若無職事便是游手之民故令出夫家之征以困之使彼不敢游惰也五畝之宅樹

墻下以桑而鄉村閒宅內有不毛者便是惰民故令出一里之布以困之使彼不敢不種植也若市廛之民則豈可以鄉村例之為他逐末已是有門攤錢了而戰國時仍用鄉村例重復科征民豈堪命先王之政決無此事蓋先王節用愛人助法公田儘勾用了其餘分毫不擾於民也若得天下百姓務本力穡市廛夫里之法可以盡廢今不得已此須取而摧抑之也只念念在百姓身上何曾攙入一分封殖自家意思　講録云次節言待商之政市字微讀廛乃市宅死字作活字看取其廛之稅也廛而不征亦有法在內法而不廛亦有不征在內　舊唐書崔融曰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末遊欲令

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税往古之時淳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税關防譏而不征中代已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欲速忘歲計之無餘遂使田萊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縕褐如饑寒假緣亂離斯起先王懲其若此所以变古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税夫關市之税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唯欵出入之商賈不税來往之行人　歷代確論王荊公曰一之時關譏而不征及周公制礼則凶荒札喪然後無征蓋所以權之也　雙峰饒氏曰關譏之制凡衆途所會之地則立關以限之行旅有節傳方可度關以此稽考其來歷以防姦究蓋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脚引及州縣移文或用節或用傳周礼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是也

朱子語類問廛無夫里之布周礼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不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是如何曰亦不可考又問鄭氏謂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税一家力役之征如何又得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税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最為紕政　通義仁山金氏曰布幣名或曰泉也即今謂之錢　原旨云廛無夫里之布蔡氏以廛為民居與稍受一廛之廛同與上市廛之廛稍異亦是　淮南子曰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正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為之死下事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也

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無天地生物之心則没這身纔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　雙峰饒氏曰人心慈愛惻怛纔見人便發將出來更忍不住所以謂之不忍人仁之為德在天地則為生物之心在人則為不忍人之心程子云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正此之謂　西山真氏曰天地造化無他作為惟以生物為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周流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從天地生意

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為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疑問云首發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句曰人則無古今爾我曰皆則無彼此異同曰有則非本無加益曰不忍人之心則其根於一體同胞之至切者自必軫念其疾苦而不令其失所而無告故繫承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見其發之必然也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見其施之極易也

講録云不忍人之心是生生之心仁義禮智俱是生生之心也舊説以不忍作仁而謂仁統四端者誤矣

、韓非子曰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性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識仁編云仁者天之生德活潑
潑地昭著心目前一加察即真機見前仁識而天地萬物
自在其中矣如見入井而怵惕惻隱則我與孺子原如手
之捫足啓之護舌又焉有二體哉　問渾然與物同體視
大易君子體仁之意何如曰聖賢語仁多矣最切要者莫
猶體之一言蓋吾身軀殻原止血肉能視聽而言動者仁
之生機為之體也推之而天地萬物極廣且繁亦皆軀殻
也潜通默運安知我體之非物而物體之非我耶譬則巨
釜盛水衆泡競出人見其泡之殊而忘其水之同耳孺子
入井境界却是一泡方擊而衆泡咸動非泡之動也其釜
同水一機固不能以自已也　東萊博議云人乍見孺子

將入於井怵惕惻隱之心不期而生此人之真心也真心
一發森不可禦豈暇計其餘哉有人於此謂彼未入於井
而全之其功淺既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深縮手旁觀俟其
既墜乃蹇裳濡足而救之則其父母必以為再生之恩鄉
鄰必以為過人之行義聲凜凜傾動閭里回視前日來入
井以救之者父母不謝鄉鄰不稱若大不侔然則為孺子
計者寧遇前一人耶寧遇後一人耶噫此王伯之辨也
羅念菴云乍見孺子乃孟子指點真心示人正以未有納
交要譽惡聲之念無三念處始是真心其後擴充正欲時
時是此心時時無雜念方可與堯舜相對　白鹿會語云
怵惕於入井之孺子而惻隱形焉所謂義也從而納交要

譽惡其聲而然則失其初心而為利矣不屑不受於蹴嘑
之食而羞惡形焉所謂義也從而妻妾宮室窮乏者得我
而為之則失其初心而為利矣義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
者人心之私也公私之間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志有所
向而習隨之習有所專而喻因之機之不可以不辨也如
此　朱子語類問惡其聲而然何為不可曰惡其聲已是
有些計較之意而惻隱天理之所發見而無所計較也惡
其聲之念一形一出於人欲矣人欲隱於天理之中其幾
甚微　樂喜耀猶曰仁者有惻隱之心本生於木　潜夫
論曰夫惻隱人皆有之是故目見危殆之事無不為之惻
怛驚而赴救之者　講錄云惻隱者不忍於陷溺而傷痛

也羞惡者不忍於不善而恥憎也辭讓者不忍於私已而
推去也是非者不忍於昏昧而辨別也總是箇不忍人之
心四句都是反說以見其必有耳無此四者之心便不得
謂之人既謂之人則必有此四者之心矣　赤城集云體
大物全莫如仁仁者人也盡人之道者也故曰仁之取數
獨多五常之仁猶四德之元一生物一愛人仁之分職易
見一單言仁則義禮智信并舉之矣義禮智信不備不可
以言仁　稗編程子曰天有五行人有五臟孟子將四端
便為四體仁便是一個木底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個春
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個秋底氣象只有一個去就斷
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個事又著個甚安

排得也　玉山講義曰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　朱子語類四端未是盡所以只謂之端然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痛比惻字深羞者羞已之非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己之物讓者讓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　惻隱是箇腦子羞惡辭遜是非須從這裏發來若非惻隱三者俱是死物了　陳潜室木鍾集云端者端倪也物之緒也使其無是理於內則何以發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知其有是理於內譬之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內則緒何由而見於外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亦由其情之發見者善所以驗其性之善也　孟子測曰何以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羞惡辭讓是非皆發於

惻隱之心者也人心之本體一也隨感而發有四焉無之何以非人也人也者生道也無之則生道滅矣是以謂之非人也何以謂仁義禮智之端也本體之一者其未發則渾然而不可見及其隨感而發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萌而仁義禮智自此焉始分端也者始也人心發見之始也是以謂之四端譬之穀種焉具生意未發而莫辨及其播而生意發也而後五穀之形始分而辨焉是五穀之端也　淮海近語云人之為心不外乎惻隱辭讓羞惡是非發之為乍見孺子怵惕之真心者此也運之為先王全體之治者此也一而已矣道心惟微故以端言識得此端便可擴充全體唯是真心觸之自應應之自速應之速則造次頃刻之間無安排布置之意所以為真心若一轉之間累夾帶了些納交要譽意思便不真便非本心矣　海厓編云問羞惡辭讓是非如何也是不忍人之心余曰內之耳目口鼻意與外境相觸神感神應不由人不惻隱不由人不羞惡不由人不辭讓是非要忍也忍不得故總屬之不忍也友人又問惻隱等心何不便名仁義禮智乎曰仁義禮智是體惻隱等是用無感時則名仁義禮智有感後則名惻隱等如惻隱緣孺子感之而有羞惡等亦各因感而有無感則寂然强名仁義禮智耳友人曰無感則無有如何又有仁義禮智之名余曰其實只一真心無多種心因感之而惻隱則說他源頭是仁感之而羞惡則說

他源頭是義禮智亦然若不因感則仁義等名亦不立也
又曰如何說惻隱等是仁義禮智之端余曰見人影則知
有人見鳥影則知有鳥見山中響則知有泉見炊煙則
知有火仁義禮智是性體非知可知非識可識惟於發用
處見得耳故曰端考亭詩曰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
活水來只看雲斷成飛雨不道雲從底處來始悟真源行
不到倚筇隨處弄潺湲細玩諸句便是端字深義矣 謂
之曰乍見隨感隨應那有毫髮許別意攙入正所謂第一
念也蓋此箇離元明本體不遠不曾轉入第二念禪家謂
之現量轉入第二念便是比量非現量矣禪家又謂之想
元轉入第二念便是想不是想元矣此是九轉靈丹一點

則丹礫皆黃金堯舜傳此一點將滿世界化為時雍風動
故曰治天下可運於掌上夫不忍於不惻隱則當羞惡時
決不忍於不羞惡以至當辭讓是非時決不忍於不辭讓
是非矣若曰無此數種心其必非人類而後可也 夫四
端既是決有的宜乎通得到別處如何別處又擴充不去
如乍見孺子固然惻隱及見鄉鄰失所者又全不相干此
其病在何處病在不能知耳若還知得皆能擴充了便如
始然之火必至燎原始達之泉必然盈谿又當知知即是
擴充非知了又另去擴充也蓋即知之時全體現見豈不
是擴充知之一字最是喫緊如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所
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聖凡之隔隔於一知耳 陸子要

語四明楊敬仲問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云
云此即是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
數問先生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訟至於
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先生曰聞適來斷扇訟是
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大覺忽
省此心之無所不通 通義曰或有言四支與四體不同
者支如木之枝梗兩手兩足是也體叚也如性體之體上
下左右分為四叚故謂四體
、朱子語類問推字與充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充則填得來
滿了注水相似推是注下水去充則注得這一器滿了蓋

仁義之性本自充塞天地若自家不能擴充則無緣得這
箇殼子滿只是箇空殼子 通義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
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此章是
也 尚友軒臆言云擴充只要一箇知字知則充不知則
不充擴充之義人皆有不所忍一章盡之火有種匿之即
然泉有原濬之即達四端根於性充之即生惡可已看這
始然始達却不得從中撲滅壅塞四端既漸漸引動出來
却不得頃刻間斷其功方至於充滿而盈溢也 宛陵切
琢問凡有四端於我知皆擴而充之是推類盡餘之意歟
曰如此却支離了曰即端倪上常保任不息便是充否曰
然不是各以類推四端只是一個天機但觸發處不同因

異其名耳曰未達曰如上蔡程子點他玩物喪志他就面赤流汗程子云此便是惻隱之心合云是羞惡之心却道惻隱之心者總是此天機也曰擴充處如何曰一知字要有下落此心常不昧常流行則火然泉達矣火初吹噓尚星星久而不息則燎原矣泉初決壅尚涓涓久而不息則至海矣愛牛一念王道可成知耻一念聖賢可造充非能有加也暢達彌滿云耳　初問云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不忍之別名非有四等心也不忍是知覺有知覺方是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見耳若人心一死豈更有不忍但此心最微未見赤子入井時隱而不見者非隱也私心障蔽之也其卒然而發者本體在障蔽之中未嘗泯滅也故曰

火然泉達有火在則未始不然有泉在則未始不達其端甚微其究未可量在人擴充之耳　上句知皆擴而充之下句只曰苟能充之少一知字是察識即擴充下手之初正所謂獨知之地與擴充對不過　疑問云知皆擴而充之矣一知字是此心之靈覺不昧處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則所謂親親仁民愛物者具在於此故下兩開說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非初充復充之說　士翼曰云嘅厚於師背漢事莽王祥孝於母叛魏附晋有是四端而不能充之者與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

講錄云此章先借曲藝當擇術以明人之當擇仁矢函巫匠俱重不仁一邊矢不若函之仁匠亦不若巫之仁此無他術使之然也故人之於術不可不慎一有不慎便害了吾仁　術字該得廣不止矢函巫匠術不可不慎此意最重孟子一生受用萬古光明只從善擇術來　新安陳氏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甚精微勉人為仁其意甚切至既言莫之禦而不仁又言反求諸己皆言為仁由己其機在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智然人所以不為仁者由於是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心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為仁之術繼言如耻之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為仁之機也　初問云天之尊爵孟子指出天字來要以良貴形容說仁為萬善之元也有仁

則萬善雖皆良貴仁為統領而萬善俱出其下矣不可以人爵形容注中得之最先句似誤天命之性合下一齊稟受豈有先付以仁而萬善居其後之理　疑問云尊爵只說寵綏至重而不可棄安宅只說居處極安而不可離非得之最先統之最大之說　講錄云為仁便是仁者仁者處莫露由已者有反求諸已後纔繳云為仁之機在我而無難如此人悼而不為乎　石渠意見補缺云此與愛人不親反意同中庸言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意也集注引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宛陵切琢問子路禹舜大小曰仲由聞過即喜固極真切
人不告我過時作何功課禹聞昌言即拜固極真切人無
善言告我時作何功課人告人昌言尤待於有言人已俱
默時又作何功課惟舜只取諸人人則不待人告教而自
取善取善家矣不待言語之間而心領默契取善無窮矣
故曰與人為善自喜自拜自為善也無人不取與人為善
也非助人之謂也願人之過即見已過觸人之善即求已
善無擇于耕稼陶漁皆有以取之故大舜為大無界限也
尸子曰有虞之君使天下貢善其治天下見人有善若
已有善見人有過如已有過此有虞氏盛德也　通義白
雲許氏曰舜固未嘗有不善之可舍亦不待取人之善為

已善也但無一毫私意而猶天下之公則舍已從人之謂
也事之善者人為之已亦為之即取人為善之謂也如耕
稼陶漁是也舜之聖天下固皆知之人見已之所為若是
而舜亦若是是我為者善矣安得不勸為善乎故曰與人
為善也　中玄問辨錄云舍已從人謂無我也蓋聖人之
心至靈而取善至廣無分彼此但見一善便樂取之不知
孰為已孰為人也明目達聰好問好察執其兩端用其中
於民皆是舍已從人樂取以為善者夫豈可分而言之曰
已未善則舍以從人人有善則取之於已以為善與人同
之條件乎若然則從人是箇甚取人又是箇甚　卓吾李
氏曰無我相故能舍已無人相故能從人非强之也善與

人同故也善既與人同何獨於我而有善乎人與我既同
此善何有一人之善而不可取乎故曰自耕稼陶漁以至
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後人推而誦之曰即此取人為善便
自與人為善矣舜初未嘗有欲與人為善之心也使舜先
存與善之心以取人則其取善也必不誠人心至神舜亦
必不能以與之矣舜惟終身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而已
耕稼陶漁之人既無不可取則千聖萬賢之善獨不可取
乎　又曰知已之可能又知人之皆可能是已之善與人
同也是無已而非人也而何已之不能舍既知人之可能
又知已之皆可能是人之善與已同也是無人而非已也
而何人之不可從此無人無已之學參贊位育之實扶世

立教之原蓋真有見於善與人同之極故也不知善與人
同之學而徒慕舍已從人之名是有意於舍已也有意舍
已即是有已有意從人即是有人故真舍已者不見有已
不見有已則無已可舍故曰舍已真從人者不見有人不
見有人則無人可從無人可從故曰從人　淮海近語云
大舜有大焉不做在已的善亦不做在人的善只是大家
公共的善更無分別障礙渾然天地萬物合為一體忘已
忘物者此也成已成物者此也
○伯夷非其君不事
朱子語類云不屑云說文說屑字云動作切切也只是不
汲汲於就不汲汲於去屑字却是重　夷隘惠不恭不必

言効之而不至者其弊乃如此只二子所為已有此弊矣

疑問云此章說伯夷以非其君不事起語說柳下惠以不羞汙君起語條末一束以就字一束以去字是旨歸在論去就非論清和也斷夷惠本文字面曰隘曰不恭端的是隘是不恭非其流之弊之說孟子論夷惠凡數見各有所謂此只論去就而斷其不可由　石渠意見補缺云蓋言進居其位見賢必薦而不隱也必以其道蓋言行事必以其道非其道不行也　講録云進不隱賢就於必以其道見之已未是賢者若進時依阿取容而不以其道便隱了已之賢必以其道則已之賢不隱矣　皇甫湜夷惠清和論云士之率性銷形立志希古當以聖人為準的中庸為異尚力苟不足寧中止焉則清與和皆非通道不可準則若循迹而辨以矯俗為心必不得已頗附清者（文苑英華）

庶門手曰採廉於伯夷廉於天下不為隘矣擇和於下惠和於天下不為不恭矣　晁氏客語云伯夷疑乎隘也然不念舊惡此所以為伯夷柳下惠疑乎不恭也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此所以為下惠　明道先生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非是瑕疵夷惠之語其弊至此　呂伯恭曰學伯夷者未必得其清而先得其隘學惠者未必得其和而先得其不恭大抵清之極易至於隘和之極易至於不恭學之者當法其清和之得而戒其隘不恭之失可也　原旨云人之學問苟造其極則雖偏於一而亦可以為聖苟偏於一則雖至於聖而亦不能無弊不由者謂由乎夷之清則有夷之隘由乎惠之和則有惠之不恭也孟子於孔子則曰願學於夷惠則曰不由是其胸中自有權度在　講録云君子不由此君子乃時中的君子若孔子是也不由是不由夷之清不由惠之和蓋君子未嘗不清也而所由者時中之清不由清而隘之清君子未嘗不和也而所由者時中之和不由和而不恭之和不是由夷惠之清和而不由其隘與不恭也隘與不恭豈在夷惠清和之外乎

說經菀卷之二十九

談經苑卷之三十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孟子

公孫丑章句下

○天時不如地利

荀子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淮南兵略訓曰今夫天下皆知事體其末而莫知務修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明於日月星辰之運刑德奇賌之數背向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奇賌陰陽奇秘之要）　又曰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　鹽鐵論云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淵滿堂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阺崤塞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負於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有濟亳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楚鄭之棠谿墨陽非不利也

犀軸兕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利不足恃也所謂金城者非謂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所謂利兵者非謂吳越之鋌干將之劍也言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為軸以仁義為劍莫之敢當莫之敢禦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細矣　舊唐書崔融曰昔者甲子興師非成功之日往亡用事異制勝之辰人事苟修何往不濟至若環城自守棲陣重圍無關地形不爭天道若兵強將智粟積城堅雖復屢轉魁剛頻移太歲坐推白虎行計貪狼自符雞鬭之祥多貽蟻附之困此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太公犯雨逆天時也韓信背水乖地利也並存人事俱成大業削樹而斬龐涓舉火而屠張郃未必暗同歲德冥會日遊俱運三門並占四殺杜郵齒劍抑唯計沮垓下悲歌實階刑印若以並資厭勝不事良圖則長平盡坑固須恒濟襄城無噍亦可常保是知拘而多忌終喪大功百姓與能必遺小數金雞玉鵲方為楚國之殃萬畢枕中遂構淮南之禍刻符指盜反更亡身被髮邀神翻招夷族嗟乎坐擁威斗不禳赤伏之運築城斷崗何救素靈之哭火災不驗裨竈無以窺天超兆階凶王孫取於觀德　高宗御武成殿召諸州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員半千越次而進曰臣觀載籍此事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地陣山川

向背人陣偏伍彌縫以臣愚見謂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戰高宗甚嗟賞之

、朱子語類云孤虛以方位言如俗言向某方利某方不利之類王相指日時　通義吳伯韋曰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劉歆七畧其說尤詳陰陽家率謂春則金孤水虛木王火相夏秋冬倣此温公潛虛易有王相休囚死吉凶臧否平所謂休囚即虛與孤也　大全仁山金氏曰此兵家用日時方位法也支即十二枝干即十幹十甲如木之有幹十二辰如木之有枝唐李靖用兵精風角孤虛空

亡也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為孤前四辰為虛月孤虛正月以子丑為孤午未為虛旬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為孤午未為虛餘倣此王相占筭家所謂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又五行十二宮生旺八卦冬至坎王震相立春震王巽相之類其用非一兵家八門遁甲逐時分開休生傷閉景死驚方立太乙局逐日分主客勝負又出城布陣逐時占斗柄所指之方又如六壬遁甲以支加支范蠡以占歲占兵此皆其屬也　趙氏惠曰孫顛䟦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金王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王在申酉戌亥子火王在寅卯辰巳午土王在申酉戌亥孤虛者其法以一晝為孤無晝為虛二實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方向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之類是也又曰戰陳之法背孤擊虛則吉史記律書以十干十二支配五音十二律而序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此雖以律言而不外乎十干十二支是皆兵書所尚也集註謂孤虛王相之屬又當觸類而推之

尉繚子曰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　漢馮異曰攻者不足守者

有餘　晉書段灼曰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　張平子東都賦云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泰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　禪寄筆談云古今言方輿者必本之山川蓋以山為巨鎮水為數澤建邦樹都恒守之以為固先儒謂山為水之綱水為山之紀而洪河大山亦天地間一大界限也然論險者每言関中左殽函右隴蜀為四塞之地東制諸侯如建瓴水而楚漢以後爭天下者輒斬關而入次言巴蜀劍門為天下壯而晉鄧艾之兵從陰平逃㴞卒亡後主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君天下者盍亦敦其本哉

、兵畧訓曰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鞍皷不振塵旗不鮮卷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為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為用猶子之為父弟之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　講錄曰此條極言人和之當得不是推人和之本在於得道蓋章首說要人和處已含有得道意人豈無道而能和者觀故曰二字可知矣故曰是承接之詞不是推原之詞也　天下順之即是多助之至順是願効順之意未便都來歸也順之者至於天下親戚不消說矣叛之者至於親戚又何望於天下耶

○孟子將朝王

朱子語類問孟子將朝王齊王託疾召孟子孟子亦辭以疾莫不是以齊王不合託疾否曰未論齊王託疾看孟子意只說他不合來召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禮只得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荅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也是惠王先來聘之既至其國或為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召之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也荅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荅萬章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蓋異國則諸侯不能親往故可以聘在國則君自當去相見又豈可以召哉　名公荅問此章本旨首三節旣見孟子之欲悟齊王而當時莫有諒孟子之心者托疾不已而弔於東郭出弔不已而宿於景丑氏欲王之知其非疾而悟其所以托疾之故者一何切也公孫丑不知而齊王又不知孟仲子不知而景丑又不知孟子之心其誰諒之也至於景丑之譏始不得不喋然與之辨矣大旨孟子欲以道德佐其君先以道德自重而警齊王召已之非告景丑者正所以告齊王也　疑問云齊王托疾之召及使人問疾醫來全是虚文而無實意故孟子後邉說尊德樂道四字不得已之景丑氏宿非以仲子之要也出弔全是警王仲子不以實對即歸不朝此意終於不白所謂不得已者否非此之謂也否者不然其言非此之謂也謂

不敬在不知禮非與言仁義不與言仁義之謂豈謂是與謂已之所以不應召者必有所謂豈是區區應召之節尊德者尊輔世長民之德有崇重不輕意樂道者樂堯舜之道有愛慕不忘意學焉而後臣之專重在學臣非所先也此後字即先事後得敬事後食之後字

、叅元漫語云或問宿景丑氏何以為不得已孟子不赴王召本意已畢孟仲子輩不達欲周旋其語反增欺詐使孟子枉已以成其欺孟子若朝則失辭疾之意而齊宣有一慢二之罪終不自覺故于景丑氏有不可不往宿者

荅問編云內則父子外則君臣舊並以天合人合對說然否孫栢潭曰非也須重臣子邉方是景子本意曰是何足

與言仁義也云爾猶俱作一句讀然否曰非也是何足與言仁義作句是說齊人心上如此鄙薄其君是以凡庸待其君也故下曰不敬莫大乎是云爾二字諦審云是說爾是如此還屬下　宋史孔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　大全慶源輔氏曰丑之說特踐曲拳奔走承順之敬敬君以貌世俗之所知故曰敬之小孟子所言陳善閉邪致君堯舜之敬敬君以心聖賢之所行故曰敬之大　初問人君如天之尊人臣更無可尊之者尊之之道在敬君而已敬君若成其君之尊可也富貴已極無可為尊惟仁義始成其尊仁義莫過於堯舜故孟子以堯舜之道告齊王進齊王以仁義之尊也人君以仁

義為尊則可以繼天立極稱其為生民之主然舍堯舜便落第二義責難之恭陳善之敬臣道其選矣　綠雪亭雜言云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自是而後人臣告君不以堯舜為言者人則以為學無本原竊以為堯舜精一執中之心如日月行天萬古常新帝王心學之傳莫之踰者乃其行事因時制宜不可以經久常行者亦多有之康衢微行則輕身矣舉天下以傳賢則溥乎矣茅茨土階之制則法宮無尊嚴矣墨劓非宮之刑則慘矣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則供億勞矣崇伯方命而專任九載九官放職而終身不遷則進賢退不肖之權失緩急矣看此之類後世果可行乎不可行乎故伊尹放太甲傅說相武丁皆告以法成湯而不法堯舜周公思兼三王而不兼堯舜孔子告哀公以文武之政而不告以堯舜郡縣海內秦皇之法也天地合祀劉歆之法也九廟同堂漢明帝之法也以笞杖徒流死之刑斷獄隋文帝之法也進士設科隋煬帝之法也保甲保馬免役顧役王安石之法也若此之類雖欲廢諸安得廢諸

、荀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　抱朴子曰列子不以其乏而貪鄭陽之祿曾參不以其貧而易晉楚之富　初問曾子仁對富說仁統萬善無不備具也有充周而其用不窮意義對爵說義最高潔在利欲之上也有尊貴而藐然物表意　學庸解

云慊快足之訓為是彼以其富我以吾仁謂已快足於仁也彼以其爵我以吾義謂已快足於義也此之謂自慊朱子語類云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文勢似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若是義理不是則曾子豈肯恁地說　大全朱子曰達尊之說達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周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之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於朝廷者則不

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曾子曰彼以其冨其爵我以吾義吾仁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師弟子問意見之相合固如此　荅問編云朝廷莫如爵三句舊並重各有所屬上然否曰莫如字正見其爲達尊處不重各有所屬言　原旨云如何謂之輔世長民世不長治必有爲之匡扶者故曰輔世民生有欲無主乃亂必有爲之司牧者故曰長民　講録云朝廷莫如爵要以君爲主莫如君之爵尊也鄉黨莫如齒孟子於王雖不是鄉黨然亦無朝廷之拘則齒亦在所當尊輔世是

維持世道長民是表率斯民此事唯仁義做得智力絲不濟甚也惡得以一而慢二把一二較多寡爲屈伸不免有些英氣然對不知者說則亦不得不如此矣　燕策郭隗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

丶新唐書曰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于上君不降而逮諸下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反是而天下宗務[illegible]焉幾矣　初問云有非常之君必有非常之佐君須以非常待其佐待以非常之佐者在尊德樂道而已尊之者崇重而不敢慢謂天下大事業只此是根源我必尊之而不敢挽以已見也樂之者欣慕愛樂不厭煩不苦難也存之即爲德發之即爲道無非是仁義即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惟信之極專則愈尊愈樂凡有所謀自然就之而不敢召也如此則爲之佐者可以展其道德可以盡其有爲之材攄發所藴而輔相交持便有揮斥五伯的手段旋轉二帝三皇的事業帝王盛治不足爲矣所謂上下交而德業成也　原旨云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將字正與必字相呼應可見那大有爲是待臣而有其尊德樂道德字與輔世長民莫如德德字相應道字是

與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道字相應其尊德樂道不如是是無不召之臣不足與有爲是非大有爲之君故湯之於伊尹節是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地醜德齊節是無大有爲之業因無不名之臣湯之於伊尹一節前面把伊尹與管仲平說後面只兩句即轉重在自己身上去與平日不爲管仲之説更不相悖　鹽鐵論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亳兼臣海内文王得太公廓酆鄗以爲天下齊桓公得管仲窶戚以伯諸侯秦穆公得伯里奚由余西戎八國服　初問云學焉而後臣者爲臣之時却以學爲先也重在學也學是師其道德從尊德樂道中來　不勞二字甚有意當時君盡其道則臣自盡其材言之即行行之

即效措之裕如甚不費力非必拘拘算計見效而後就其
小補之功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殆亦近之　管仲且猶
不可召句直說出王伯之佐不同乃孟子以道德自重之
本意不可作賓師不與臣同
○陳臻問曰
答問編云臻之問與孟子之答如何曰臻問意重在非一
邊輕輕遞過孟子之答則發明一箇是字皆當重看曰皆
是也舊說受與不受皆是然否曰是對非看須歸重辭薛
為是言受固是辭者亦是也曰未有處舊並重他人未有
詞上然否曰有處全重自家說不重他人蓋小人儘有貨
利來交假托名義者若只靠他有詞便落小人之計此不

可不知　初問云孟子受宋薛之餽皆有名正是其交以
道也中間不無禮節是接以禮也於齊無處而餽是餽之
無名矣便涉貨利於禮道相遠何可受之　原旨云若於
齊則未有處言處常則無遠行之事處變則無戒心之事
是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貨字與以物來賄我
相似貨取取字如以網取魚阱取獸被人貨賂籠絡之意
名為君子斷不如此
○孟子之平陸
初問云孟子此章與士師不能治士章一箇機軸提省他
使之無所逃遁然後其言可入也　既使之牧牛羊且求
牧與芻而不得此却是全被束縛不得有為矣吾受人之

托而不得有為可甘於豢養坐視顛廢乎　初焉使之不得
有為其罪在上不在下其既也因其不得有為而安於不
為其罪在下不在上罪在上抑吾無與罪在下吾無可諉
矣故只索去若此時不去便是素餐距心能辭其咎耶
原旨云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文勢接得甚緊此非距
心之所得為也已含看寡人之罪也一句至此則寡人之
罪也又含距心不得為意若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誠哉非
距心之所得為矣語法了而不了直馬永意味在　反諸
其人立而視其死是就受牛羊者商確若當時老羸轉乎
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則已立而視其死矣故
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當時宋神宗行新法何等嚴切而

一時賢臣又能幹旋其間若鮮于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
下不傷民人以為難邵雍亦謂賢者所當盡力之時寬一
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以此觀之為政不可拘于法而一諉
之不得為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若
一切諉之於不得為則君亦何賴於爾民亦何賴於爾哉
講錄我
高皇帝嘗曰民饑而候奏請道途往返者動經數月饑
死者多矣自今天下有司饑年先發粟以貸民然後奏聞
則是芻牧尤不待人求而人人皆可汲黯矣牛羊亦何至
於立死哉　朱子語類云王之為都左傳邑有先君之廟
曰都看得來古之王者嘗為都處便自有廟大王廟在岐

文王廟在豐武王祭太王則於岐祭文王則於豐王朝步
自周至于豐是自鎬至豐以告文王廟也　又曰王之為
都又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周禮四縣為都
○孟子謂蚳鼃
答問編云上二條蚳鼃感孟子之諷因可以去而去下二
節孟子因齊人之譏明可以久而久守官守道所處不同
也大旨要得孟子委婉之意蓋濫刑如王當言而不當默
也如以為不能言士師不必請也如以為不得言士師亦
可辭也得其言而不能言與不得其言而不能去無一可
者也而子將何辭於我耶如此說方委婉　朱子語類問
賓師之禮如何曰當時有所謂客卿者是也大槩尊禮之

而不居職任事召之則不往又卻為使出弔於滕　大全
雙峯饒氏曰餘裕是寬綏不迫之意賓師從容規諷以漸
而入如今朋友相似少焉不入亦當去但寬得些子不如
那有官守言責者恁地逼迫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則目下
便著休或疑孔子不脫冕而行與孟子之說不同曰正是
一般蓋孔子有去志久矣但去得不恁地逼迫後來膰肉
不至方不脫冕而行且如衛靈公可謂無道然亦以賓禮
待孔子故孔子在衛極多時後來卻因問陳明日遂行亦
是久有去志因此遂行耳　改問録問言責先生曰人臣
進言真從學問上起悃亦纔有為國為民之實後世絕好
是慷慨激烈只了得自家門面程子可啞御史其意味在

辭義之表不是浪說御史豈可啞得　鮮陞編云官守言
責今人不辨久矣當以辭靈丘而請士師明之古者封疆
之臣或守一郡或守一邑各有土地人民之寄謂之官守
朝廷之臣為腹心耳目凡有所見皆得上聞謂之言責故
曰人臣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此士師之請
謂之可以言也後世補闕拾遺另設一官遂將部寺諸臣
皆目為官守而非言責異乎孟子之所云矣　原旨胡文
定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于行已大致去
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
於人亦非人所決也此語甚真切
○孟子為卿於齊

石渠意見拾遺云注謂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意見
以為上文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驩為輔行則副使
也攝齊卿之說未安蓋言孟子居齊卿之位不為小何以
不滿意不與王驩言　講録曰齊王勞孟子出弔特欲借
以為重凡百弔禮事都不敢相煩故使王驩為輔行　弔
禮事雖有有司諸人治之亦不嫌問孟子云夫既或治之
予何言哉託辭也　孟子待王驩與孔子待陽貨是一箇
家法君子待小人只如此最妙小人無如之何者明过于
待王介甫亦是此法每論事心平氣和介甫多為之動而
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介甫執之益堅而與君子為
敵竄逐無虛日了明道嘗云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

過逆成今日之事遂厥天下亦沉兩分其罪若俟其歎父
自縱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為害亦不至如此甚也真
得待小人家法矣　陽明子曰聖賢待人亦有時而委曲
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已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亦非仁人
忠恕惻怛之心孔孟於群小渾然不露圭角者正是不使
他為小人耳此所以為仁聖哉

八 孟子自齊葬於魯

孟母墓碑記云孟子自齊葬於魯蓋母喪也其地在鄒縣
北二十五里馬山之陽馬鞍其封隆然岡阜　原旨云此
章孟子告充虞四條語雖更端大意總是欲盡人子之心
先王不禁其厚盡人心也吾用其厚盡其心也曰悅曰恔

盡心之謂也何使得盡其心而不自盡則是以天下儉其
親矣　禮器云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
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不得
得之泛說葬禮如重累之數牆翣之飾既有定制則不可
得以為悅非獨指棺椁而言也　又全問不以天下儉其
親朱子曰以猶為也不為天下惜棺椁之費而儉於其親
也王氏中說記太原府君之言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
為費天下也文意畧與此同　新安陳氏曰此章嘗味盡
於人心及悅與恔字人子事親至葬而終凡附於身與棺
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蓋不如是無以盡於吾心不為悅
不為恔也必悅且恔然後於心為盡不得為而僭為與可

論衡刺孟篇曰沈同問燕可伐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慊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天吏乃可則沈同意絕無伐燕之計矣

為而不為皆非盡於人心曰不得不可以為悅則制不得
為者决不敢過曰得之有財何獨不然則力所能為者亦
何忍于不及厚所當厚而不儉於親無非天理也盡於人
心盡天理而已矣

○沈同以其私問

困學紀聞燕世家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時不可
失也朱文公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史記蓋傳聞此說之
誤　溫公傳家集云堯舜之聖非以其能輕天下也惡以
其能重天下也夫唯重天下故必得聖人然後授之禹之
傳於子非私之也苟天下無聖人以授之則非子莫之傳
矣夫父之傳子非至禹而後有之也蓋自生民以來有國

家者無不然矣燕噲徒知慕堯舜之名不知察堯舜之實
迷於姦言以陷於死亡為天下笑豈不悲哉孟子曰以天
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豈非以燕噲而知之邪　朱子
語類云孟子言伐燕處有四須合而觀之燕之父子君臣
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曾教齊
必伐但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又曰若殺其父兄係累其
子弟則非孟子意也　困學紀聞云為天吏則可以伐燕
於楚漢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前以強弱角勝負所謂以
燕伐燕也三軍縞素之後則為天吏矣仁義之言齊王以
為迂闊者董公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可謂豪傑之士
初問云為天吏方可伐國奉天命也天無言何以謂之

命民心向背是也子噲子之私相授受民心決不安便恕
非天命所在　講錄曰此章合上章始而說燕可伐者豈
為齊謀乎禪繼之典天命之公也不得以私燕也終而說
齊不可伐燕者豈為燕謀乎征伐之權天討之公也不得
以私齊也聖賢大公至正之心與天合一之道亦見于此
黃氏日抄曰按史記載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始至梁
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十年齊伐燕孟子在齊古史乃謂
孟子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梁襄及齊湣王晦庵謂孟子
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卿等書皆不合通鑑以伐
燕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見齊宣王是按
史記齊伐燕有二事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

伐之取十城是即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稱
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註亦
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
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歟者
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謚
之可稱趙註亦止稱王也燕噲讓國齊宣卒後九年湣王
伐燕在齊宣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噲非齊宣甚明孟子
以周顯王三十三年見梁惠王齊宣王以周顯王四十五
卒其子湣王立在位四十年孟子初見梁惠王已稱為叟
姑以五十歲約之又後之二十三年齊湣方伐燕孟子當
年七十四五歲距湣王之卒孟子約一百餘歲孟子當不

及見湣王卒故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凡涉齊事皆止稱王矣
陳賈齊人篇止說齊王蓋嘗考古史通鑑少誤近世師儒
援為王留行事有謂區區齊宣不足為聖世道說者遂亦
誤指伐噲為齊宣王事故私記之以俟考古者質焉

○燕人畔

講錄曰齊王慙於孟子是慙不用孟子之言　陳賈云周
公不仁不智重在不智邊齊王不知燕人之畔而取之周
公不知管叔之畔而使之賈欲以此而解王之慙故云請
見而解之也　史記管蔡世家曰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
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杜預曰管在滎陽京縣東北）封叔度於
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

為周公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於成
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
而放蔡叔　孔叢子子高曰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
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　春秋訓曰舜放弟周公
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為智也當今
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辟　後漢審
配曰周公垂涕以蔽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叔牙之誅
事不獲已故也　嵇中散集管叔論曰武王之用管蔡以
實周公之誅管蔡以權權事顯實理沉人全謂管蔡為頑
凶以吾論之夫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是以文王列
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非以情親而相私也武卒誦

權得當元言周兵集持與光成克斬樂市長孫無忌等日夜回事曰窮為禁若不行權江稷公老周公聖人豈無情於骨肉為存社稷大義滅親耳

切周公踐阼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違聖構遂乃抗言率衆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非以徼福也周公一化齊俗義以斷恩稱兵叛亂所惑若厥是以隱忍授刑流涕行誅示以賞罰不避親戚斯乃為教之正　隋書王劭曰黃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遺直石碏殺石厚丘明以為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　古今佛道論衡云古人黨理而不黨親雖親有罪必罰　朱子語類云安卿問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曰是但他豈得已哉莫到恁地較好看周公

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段疎脫他也看那兄弟不過只是為其至親可恃不知他反去與武庚同作一黨　又云堯卿問是時可調護莫殺否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罪較輕所以只囚于郭鄰降為庶人想見當時被管叔做出這事來驚動許多百姓想見也怕人鴟鴞鴟鴞既取我子毋毀我室當時也是被他害得猛知常棣一詩辭獨哀切不似諸詩和平義剛曰周公也豈不知管叔狡獪但當時不得不用他曰看來不是狡獪只是獃子　大全汪氏曰已富貴而兄弟無位仁者弗為也兄弟惡未萌而以惡逆之智者弗為也自陳賈觀之以周公為仁智未之盡由君子觀之周公實仁且智者也不幸以時而卒至於畔不免於過乃所遭之不幸也及其畔也不以私恩害公義誅之以安宗社天下是於過為能改矣其不得已而行權也

、孟子測曰周公弟而管叔兄何以宜有過也過於不智也過於不智也者過於厚者也何也智生於逆度也兄弟同氣知有人倫之至而不容有逆度之心是以宜其陷於不智之過也是故知周公之過斯知周公之盛德所以聖也　初問云周公當時只以天理人倫待其兄周公以此存心為至誠以此待兄為至仁若預料其惡便是逆詐而億不信何以為周公然周公既不逆億却為管蔡之詐與不信所欺似周公誠而不明矣噫此非所以論周公也周

公以天理人倫為重是明在天理明在人倫聖人在天理人倫之外何忍着一些意見自不害其為明也管蔡之叛真意外之變理外之事初周公使管蔡時管蔡未必便有此意故周公一向信任他若使有一毫萌孽周公決不使之矣　講錄曰古之君子今之君子俱是泛說的如日月之食四句是於過則改之上又說箇不自諱豈徒順之二句是於過則順之下又說箇為之辭未要緊云古之君子其過如此此所以卒於無過也今之君子其過如此此所以卒陷於有過也故自愛者必以古之君子而自處愛人者亦豈肯以今之君子而教人哉

○孟子致為臣而歸

通義仁山金氏曰史記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且數百千人是宣王亦欲以此處孟子宜孟子之不受也呂成公曰齊王之意以為孟子止可為國人矜式未必可以為政　又曰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十為鍾孟子嘗曰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而齊欲以此留孟子正犯其所不屑宜孟子之去也　初問云齊王向來自言好貨好色又曰此則寡人之罪不敢飾非且能自咎儘有可為之資孟子於齊王亦儘不忍去但知賢而不知所以任賢終是知之不真也況授室養弟子僅是羈留之術非有懇懇求孟於身心與夫關係天下國家之大者故孟

子知其以富貴誘己也萬無可留之理此是齊王不明不誠之過也　潛夫論曰富貴未必可重貧賤未必可輕人心不同好度量相萬億許由讓其帝位俗人有爭縣職孟軻辭禄萬鍾小夫貪於升食　講錄曰當時諸侯只挾其禄位在手以為可輕重天下士故孟子不把義之精處與他說且粗粗說箇不欲富使知其志不屑此也嗟乎一竿之竹敖口之餌僅之者小魚也吞舟之魚則將縱長江游大海矣而屑食之哉　士翼云唐相罷而為節度宋相罷而守大郡所謂辭十萬而受萬也

丶原古之為市所係丘文莊曰即孟子此言可見古人立開市之本意　[illegible]必求龍斷而登之是登高以望遠或此處無其貨則其貨便得利或彼處無其貨則其貨便得利于是以其貨至彼處易之又以其貨至此處易之便得利甚多是將市利一網打盡了故從而征之然人人之為商者豈盡如此乎後世則緣此遂征商矣　市井之人窮日之力竭智巧以爭錐刀之利人人自以為得也吾于泰山喬岳之上而下視之不啻蟻蚓之爭糞壤耳是非彼之暗而吾之明也彼居其中而吾則立其表也然則破富貴之誘者必立乎富貴之表者也孰為富貴之表義理是也大丈夫立乎義理之喬岳下視蟻蚓之市井而明見富貴之糞壤則天下之富貴有不破者哉

○孟子去齊宿於晝

通義白雲許氏曰孟子以魏惠王之三十五年至魏三十七年改為後元年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孟子有見襄王語蓋當年即去魏適齊當宣王之二十四年也在魏前後計十八年至宣王二十九年伐齊孟子即去齊是年宣王亦卒在齊首尾六年　東嘉史氏曰孟子既言繆公待子思之事又言泄柳申詳自處之事以見賢者去就之義有此二等之不同耳至於所以自處則唯在於子思一事若泄柳申詳則因帶言之非欲以其事自處也使繆公以待泄柳申詳者待子思必不安子思矣孟子平日自任之重為何如齊王若以繆公待泄柳申詳者待之亦不能安孟子明矣　大全朱子曰非謂二子之心倚君側之人也語

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汙行而事
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　慶源輔氏曰繆公好賢之
切惟恐有不當其意者常使人道達誠意乃能安而留之
泄柳嘗閉門以避繆公不苟合何見申詳見禮記與泄柳
並稱其賢可知繆公待子思恐子思不察己之誠也二子
非有賢者調護之則又恐君不察己之誠也德若子思則
自有此應若只及得二子則自處又當如此下此則苟容
以媚君者也　初問云孟子以子思自比乃曰為長者慮
而不及子思是責其平日也非只指留行一節而言也孟
子此時已留不住矣若孟子有王命遂可招前日時子之
言非王命耶子思見留於繆公亦不是臨去時事

口尹士語人曰
前漢紀荀悅曰夫忠臣之於其主猶孝子之於其親盡心
焉盡力焉進而喜非貪位退而憂非懷寵結志於心慕戀
不已進得及時樂行其道故仲尼去魯曰遲遲而行孟軻
去齊三宿而後出境彼誠仁聖之心夫賈誼過湘水弔屈
原惻愴動懷豈徒忿懟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
意矣　講錄曰尹士之譏有三段一曰不明二曰干澤三
曰濡遲孟子只辨濡遲一段而於不明干澤不辨者千里
而見王是予所欲也既然欲行道則不逆料王之不足為
湯武而且不是干澤也亦明矣　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
則必反予是出晝時望也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是歸去

宋史論曰孫復數意表略而□氣歡然當曰上如欲復用汝當即日對還不難以老病辭其晏知是則其愛君

章叔水曰孔子門人與孟子門人不同孔子門人獨陳子禽識見淺下孟子門人昧乎高是知公孫丑萬章之徒有其難疑答問往復孟子底蘊似乎樂正子之外尚有充虞耳

後望也此處全要認得箇頭腦若頭腦不在行道濟時上
便似有他望一般　孟子欲去之始而不忍去方去之際
而不忍舍既去之後而猶不忍忘此君子之所為也惟君
子然後知君子士誠小丈夫也只知諫君不受便悻悻而
去窮日之力後宿耳豈知君子之所為若此哉　蘇文忠
公集云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
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冉有申之以
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
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
也又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
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
憾矣　陳潛室木鍾集云孟子之志不欲久居齊者知齊
王之不足有為也孟子之心不忍遽去齊者覬齊王之猶
可有為也
○充虞路問
文選袁彥伯曰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
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
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濟
注曰言有佐君之道而無其時者謂無明君也孟子云雖
有鎡基不如待時此謂咨嗟　初問云此見孟子直把世
道擔當與孔子歷聘侯國機軸同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聖人以仁為己任自是不必退讓即孟子七篇仁義是何

等才氣戰國之世有不凡為者矣斯言也吾其東周之遺
乎甚矣似夫子也　註小憂世之志樂天之誠句對説不
是末節正是解今日所以不豫之意其意謂若是見用則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又何不豫之有惟其不然故不免於
有憂也此節全在行道濟時功業上説若須世用而後樂
又焉得為樂天之誠乎　講錄曰舊説彼一時此一時者
孟子云我前日之言乃如常處順而未有所感固一時也
可以不怨尤也今日去齊之時則吾道將廢而不得有為
又一時也不能不怨尤也愚意聖賢心事始終是不怨尤
者若依此説則前日所言者不必其行之顧今日所行者不
必其言之顧能言而不能行怨天尤人全不成箇聖賢了

蓋彼一時也雖不怨不尤而憂世之志未嘗忘也此一時
也世不我用則道終不行雖亦不怨不尤而憂世之志却
無以自解也如之何不憂哉此則始終不怨天不尤人而
言行亦相顧矣　傅彥林王命敘云帝王之起必有天下
瑞應自然之符明統顯於豐懿之業加以茂德成功賢智
之助而後居世臨臣為神所保佑永世所尊崇　龍川
集云吾夫子有扶天下之道有正四代禮樂之志而時君
方騖於功利有道不合有志不遂而徒能歎鳳鳥之不至
周公之不復夢見而定理之所應定數之不驗孟子所以
復歎其未有疏於此時而傷其數之過知天下息肩之日
尚遠而聖賢相遭之期猶未也時自愈疏世變愈下即使
相遭未必三代之盛矣孟子之歎蓋歎此矣　困學紀聞
云孟子其學伊尹者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是亦聖之任
也

○孟子去齊居休

朱子語類沙隨謂繼而有師命乃師友之師非師旅也正
齊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
矜式時事先生曰舊已有此説但欲授孟子室乃孟子辭
去時事所謂於崇吾得見王則初見齊王時事以此考之
則師旅為當　疑問云聖賢志在行道道足以行矣食其
禄可也志不相遇遲延猶非其本意況禄乎雖然愚竊有
疑焉久於齊非吾志何出晝之遲遲也孟子至齊原非為

禄齊重其賢羈縻以為國重而迂濶其道不行所以見即
有去志然顧瞻斯世有如齊之時勢乎有如王之足用為
善乎所以去復遲遲讀其書論其世須知其心事始得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門人朱尚忠　校

孟子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為世子

皇甫持正集諭孟荀曰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卿曰其善者偽也皆一偏之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皇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文王在母不憂在師不煩后稷不坼不堛克岐克嶷之謂上智矣齊桓公以管仲輔之則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入聞仔義而樂之謂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谿壑之心之謂下愚矣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有生而善者得稱性惡乎哉故曰皆一偏之說也原二子之說其於輔教化尊仁義一也何以明之孟子以為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物誘於外情動於中然後之惡焉是勸人濬心源返天理者也荀卿曰人之生不知尊親嗁於教然後知焉人之幼不知禮讓長習於教然後知焉是勸人黜嗜欲求善良也一則由本以推末一則自葉而流根故曰二子之說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雖然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斯勉矣荀卿之言以人之言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斯殆矣書曰惟人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于物而動則荀之言合

滄螺編云朱子此一段錄之注解曰晉時見解真大異矣預學者使歸法者先禪師大能歸註講論而不知其見曾滋馬祖後渭息可歎也

經而多孟故為尤乎　朱子晚年定論曰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個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覵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别法若於此有個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氷無真實得力處也　朱子語類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理會個性善作甚底性善故人皆可為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　劉棟問人未能便至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人之所以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所柰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為法如射者之於的箭箭皆欲其中其不中者其技藝未精也人到堯舜地位方做得一個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　通義仁山金氏曰性善無形影然凡聖人之所為皆自性分中出則堯舜即性善之形象也性既人所同有則堯舜人皆可為

鼠璞篇云世之論性者二善惡而已人性：取孟而闢荀予合二書觀之孟子自天性見所謂善必指其正大者欲加持養之功荀卿自氣性見所謂惡必指其繆戾者欲加脩治之力氣質不齊苟非上聖得無過與不及之病荀卿於是名之為惡曰柔儒猛戾也曰齊給便利也曰庸衆駑散也或柔之以調和或一之以易良或輔或節或抗或刦

力指其用力之要然則孟子之學去其滓而水自清亦補于後覺則一　淯課槀云昔天下之言性者四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惡楊子曰性善惡混韓愈曰性有三品三子言性實孟子啟之也何者彼曰善此固曰惡矣彼曰善又曰惡此固曰善惡混矣彼曰善惡混此固曰有上中下三品之別矣各師其師各是其是無惑乎言之多而不要其中也大率善不過理惡不過氣孟子得其理三子得其氣孟子語理而遺氣故三子得以其氣者議其非三子語氣而遺理故孟子卒以其理者奪其是　莊渠先生曰孟子道性善是擴前聖所未發明道何以又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蓋孟子只說人性之善卻不曾說人有不善是被氣稟蔽了他其論下手處亦只是說存心養性擴充其四端不曾說變化氣質與克治底功夫故明道謂論性必須說破氣質盡與孟子之言相發明也但明道又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則未免失之大快矣噫人性本善何得有惡當其惡時善在何處此須著些精彩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性之本体亦復如是性上添不得一物只為他是純粹至善底聖人氣稟淳厚清明略無些查滓但渾是一團理在生所謂人貌而天自大賢以下纔被些氣稟與物慾夾雜便生出惡來惡乃氣稟物慾所為自與吾性無與故雖蔽錮之深依然有時發見

但不當下識取又彼氣稟物慾汨沒了他不去使之光明不蔽耳人性惟善是真實一切諸惡盡成虛妄非吾性之固有若當惡念起時與他照勘窮去便都成空矣　王青蘿集云盈天地間理氣合一而已矣太極者理也陰陽五行者氣也人之生得乎太極之理以成性得乎陰陽五行之氣以成形故太極之理落在人心則為之性本無不同也但人稟於陰陽五行雜揉不齊則有昏明強弱之異蔽於氣則昏矣故性猶寶珠也落之清水則明落之濁水則暗是水之清濁不齊而珠之明暗以之然終非水之所能涸也過則明矣即是而觀孟子子思以上論性是舉其上焉者而論之也所謂生之理是也荀楊諸子是舉其下焉者而論之也所謂氣質之渣滓是也胡氏蘇氏之說又以虛靈寂妙言之則涉於佛矣至若程子以性氣對言張子以天地氣質互舉則以氣質為性者尚未脫然所以致後世之紛紛者吾猶憾焉愚則曰具於心者謂之性成於形者謂之質則性固性也氣質固氣質也性則至善氣質則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焉以是而言則性不混于氣質而氣質無與於性是故不必謂不備不明不必謂君子有弗性之論而使天下曉然知吾性之本善聖賢可學而至氣質雖有昏明可善反而復之則天下之性一天下之性一則天下之見一天下之見一則天下之論一矣　明儒經翼曰學之不講久矣後世講求講去往往自習染之後言之

還視病症與正學許多妨礙故退然以聖人為不可學而不察良知本體原與堯舜無異逾來習聞良知之說矣復以意見測度自謂與聖人同體故遂以任意為率性而不察許多病証却與堯舜不同斯二者其害道均也孟子千辛萬苦爭個性善乃是直指本體使學者安身立命更無寬解躲避去處中間種種過惡皆是自欺自畫原不是性中帶來其在醫家真所謂頂門一針矣郝氏 讀書録云惡亦是性只是性翻轉了便為惡非性之外別有一物為惡也如陰符經五賊之說可見 士翼云孟子曰性善猶曰玉之溫金之堅善即性也後人謂性兼理氣是性自為一物而中涵二者故孟子言約而精後人辭費而支伊川曰

性即理也其至言哉 又云孟子言必稱堯舜學則願孔子大哉志也後之人安于卑陋言及聖人若神明之不可扳萬事皆苟就而已矣 初問云文公資質好遠來見孟子是誠意孟子欲成就之便以性善告他必稱堯舜者謂堯舜德業文章今尚可槩見無非從性善中出不假外求孟子必知文公有一段向慕之念有過人好資質直把第一等事告之欲致文公於堯舜之君也性即道道即性總是一個故曰道一要看而已矣三字最有味不是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乃謂性只至一再無兩個也不必他疑若謂無復他說與疑字不照應 成覸節三子直窺見性命源頭矣不然豈敢自負若此孟子引此言纔是恐其無徵

不信故云世子復見別無他請孟子再告別無他說此處是世道大機括喪禮經界學校皆性善作用處若藥不瞑眩二句緊頂猶可以為善國來孟子意謂今日須從性上做工夫要補偏救弊因病用藥耳 原旨云夫道一而已矣此是萬世理學宗旨滿世人只管道長道短道是道非都說得支離了孟子所以說個道一其實道理只是如此近來講學者雖曉得此個道理然却講向圓融渾同處去了縱說得極玄極妙而於道一宗旨間隔霄壤何啻一膜哉孟子之所謂道一畢竟與莊生之所謂齊物論何如曰道一者道自然一孟子非強一之也齊物論者物論自然不齊莊子欲強齊之也此所以不同 講録云彼丈夫我

丈夫舜何人予何人文王與我都以性善之同說然聖人雖是與人同一樣的性同一樣的道吾人却亦不可恃此只恁地與他比較須要有工夫在內若只管空空比較不去做工夫亦何益也試看周公與顏子是何等工夫耶 困知記顏淵曰有為者亦若是蓋以舜自期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本原之地同一無累如此則顏之進於舜也其孰能禦之孟子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此希聖希賢之第一義也 車若水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不獨是折堯舜來證性善正是將堯舜望天下之人其曰世子疑吾言乎又曰彼丈夫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是世子是歉愧不敢望堯舜故有是說　陸子要語集證
道力稱賛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賛須是識得文王方可
稱賛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其所能識曰識得朱濟道便
是文王　通義仁山金氏曰天下無性外之物古人為學
即見之行事滕文公是有國之人故孟子即令其就為國
上致力又曰引書意尤緊切人性固皆可為聖賢學者固
當以聖賢自勉然非可以安坐而進也亦須有刻苦之實
功去切身之實病方可與議聖賢之道爾又曰不能自克
四字切中常人之病人性本皆可以為聖賢其不能為者
蓋苟且以卑近為安不能自克至若為不善之人亦豈能
昧其本心之善亦以一向放縱不能自克以至此爾　原
旨云猶可以為善國此句上根性善下包為國是滕文中
兩三章括子　孟子引若藥不瞑眩二句已預為文公慮
了看後二章便見如欲行喪禮便有父兄百官來沮他非
是奮迅直前力排群議安能行得如欲行井田便有許行
陳相來壞他非是勇往不顧斥去異說安能行得所以孟
子於喪禮則曰是在世子於井田則曰子力行之皆此章
末二句之意也

○滕定公薨

大全朱子曰孟子說制度皆舉其綱而已如田之十一喪
之自天子達之類　孟子答滕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碎上
只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二項便是
大原大本自盡其心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飦粥喪禮
之大經也孟子生戰國不得見先王全經矣然其學得孔
氏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
疏濶而於大經大本之際則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為主
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
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度數節文之小不
備而不敢為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嘆
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為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
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　講錄云然友之鄒問孟子是
問者諸侯之喪禮親喪固所自盡孟子不是勉世子是說
人子自然之心蓋父母之喪悲哀痛疾固人子之心所自
盡者宜乎世子於此不能自已而欲以禮行之也　通義
仁山金氏曰宗法諸侯之公子蓋先君之子今君之昆弟
不敢以君為宗而君為公子之庶者使宗其公子適者蓋
使諸庶弟以一適弟為宗天子亦然武王為天子則諸弟
不敢以武王為宗而以周公為宗故凡文王之子有國者
管蔡郕霍邢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皆謂魯為宗國
也　石渠意見補缺云注以吾有所受之也為父兄百官
之言意見以為非父兄百官之言乃世子之言也世子以
為吾之所以定為三年之喪者非自為之有所受於孟子
而為之也　答問編云吾有所受吾字時說指先祖言即
註上世字然否　曰吾者先祖自謂也謂先祖教後人從其

禮者其意蓋曰有所受之也　原吉云魯文公禫制未終而思娶宣公喪未期年而逆女魯至文宣蓋凡幾世矣故知不行三年之喪者非周公法也志言從先祖者立法之祖也世數益遠則以壞法為祖矣　講録云吾有所受之是父兄百官觧志之意喪祭從先祖者以吾先祖喪祭之禮有所傳受之也故子孫宜從之而不可反　通義仁山金氏曰謹居喪垢故傳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墨國勝乎太子既乎議喪戚則色墨而居喪不肉食是以深墨也學殖解云始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今也疑捍稍開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至於弔者大悅則深知世子者矣大學衍義曰滕文公用孟子之言欲行其禮則父兄百官

群然爭之及違衆而行又以為知禮何邪蓋天理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自漢文率意變古始為易月之制然詳其遺詔蓋為吏民設景帝嗣君也乃冐用其文自短三年之制豈非萬世之罪人乎其後晉武欲復古制而厄於群臣之邪說獨後魏孝文斷以不疑孝文夷狄之主也猶能行此可以中國而弗若乎　通考云按後之儒者皆以為短喪自孝文遺詔始以為深譏然愚考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矣故子張疑而問之而夫子答以古禮皆然蓋亦嘆今人之不能行也魯家為秉禮之國天子稱其一變可以至道而尚不能行此則他國可知漢初禮文大率皆承秦舊秦無禮義者也其喪禮固無可考

然杜預言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年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文以是觀之則孝文之意大槩欲革秦之苛法耳帝之詔固不為嗣君而設而景帝之短喪亦初不緣遺詔也何也蓋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雖適喪必以三年然亦以葬後為即吉之漸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于葵丘故書曰宋子貶之也晉悼公既葬未終喪而平公會諸侯于溴梁則書以晉侯矣晉獻公卒奚齊未葬而遇弒則稱君之子卓既葬而遇弒則稱君明未葬則不可名其為君也自春秋以來諸侯多不能守五月之

制蓋欲急於從吉也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蓋孟子雖誨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能五月未葬之前守諒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無也至秦始皇以七月崩于沙丘九月葬漢高祖崩凡二十三日而葬葬之一日而惠帝即位文帝崩凡七日而葬葬之三日而景帝即位蓋葬期愈促矣必葬而即位者可知其以吉禮即位也必促葬期者可知其決不能諒陰三年也景惠之所遵者春秋以來至已秦之法耳豈孝文遺詔為之乎翟方進後母死葬後三十六日起視事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以為明證然詳考文之詔既不為嗣君而設亦未嘗以所謂三十六日者為臣下居私喪之限制也俗吏薄孝敬而貪榮祿是以並

綠此詔之語遂立短喪之法以便其私至方進時遂指為
漢家之法耳

○滕文公問為国

原旨云孟子此篇前面文公問為国一段如綦譜一般其体圖後面畢戰問井地一段如下綦一般其體方雖截然分為兩段而大勢聯絡錯綜照應甚是周悉前面有文公問為国後面有畢戰問井地至末却結之曰則在君與子矣此是変應前後兩段且前段亦以新子之国一字又與問為国国字相照應後段則在君與子矣又與子之君一句相照應將行仁政與前段為有仁人相對看暴君汙吏與前段賢君相對看恭儉二字是禮下取民的根子禮下取民是分田制祿的根子夏后二節言取民夫世祿一節言制祿而又徵之以助法之當行文甚錯綜後段曰井地曰穀祿曰分田制祿曰治野人曰養君子曰圭田曰餘夫之田皆是與禮下取民有制相照應　荅問集云此章舊說有以養與教對說者有以給野人與養君子對說者有以助對貢說者如何曰通章揔是就民事詳論為国之道前段重制產制產在行助法而申庠序學校之教後段重正經界正經界可分田制祿而別君子小人之分揔包在民事不可緩也一句内若以養與教對說則失本枝之辨若以給野人養君子對說則失賓主之辨若以助對貢說則又失立言輕重之辨矣　初問云文公此問意向儘好得聞性善之論便問為国是有志於治功者性善是治本井田學校是治具　民事不可緩也是恒心由此保貢賦由此出學校由此興田祿由此制帝王治民遂生復性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之源皆始於此故為為国之首務不可緩也下文引詩見民之於農事汲汲然在上者豈可緩之　講録云民事不可緩是一章大指引詩是証民事之可緩民之為道一條是說民事所以不可緩之故盖民之陷罪由無恒心無恒心由無恒産此民事所以不可緩而恒産不可以不制也遂承之曰賢君必恭儉四條都是說制民恒産之事說為庠序一條又是說恒産之既制而恒心之可從也揔只重在民事上故自畢戰問井地至于章末只說井田之事而學校便該在其中矣　民事不可緩者君須以民事為急也詩云四句民自以其事為急也惟民之所急在此故君當以之為急田要有定分賦要有定法急急而務此事是之為不緩　淮海近語云民事不可緩欲滕文公以民心為心也以民心為心必重民事重民事莫要制恒産恒産制則恒心收而民可教為士故古之賢王必以恭儉得之夏后氏數節即三代教養之成法見今日滕君當參酌而力行之者也制祿等賢君禮下之事分田等賢君取民有制之事以見井地行則民有恒産學校立則民有恒心為國之道盡於此矣　荅問編云恭儉節存有把恭儉及禮下取民有制分說又有卑重儉而有

制說然否曰非也恭儉不必大分禮下取民有制即是恭儉只就民事上說　左傳鮑文子諫齊侯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玆陽虎所欲傾覆也　講錄云陽虎恐仁之害富重為仁句引他恐富之害仁重為富句為國者若罔民而不恭儉則是為富不仁矣　陳潛室木鍾集云夏商若同是井田則皆八家同為一井但田有多寡耳夏之井則為五十畝者九其中五十畝為公田商之井則為七十畝者九其中七十畝為公田此以周井田法約之但孟子言唯助為有公田貢則什取其一即是夏之貢不井但於五十畝之中抽十之一以供貢商之助則井卻於七十畝之外別取公田之什一以輸官周之徹既是井田則亦於百畝之外以公田之入供官　宋羅璧識遺云經書稱夏皆曰夏后氏殷周皆曰人班固白虎通曰夏禹受禪為君故稱后殷周順人心征伐得天下故稱人則舜曰有虞氏亦以禪爾　朱子語類云因說今日田賦利害曰某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云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畎澮溝洫之類大段費人力了若自五十而增為七十自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　原書云案朱子之疑似矣然天下國家多壞極而有事周之徹法自宣公變之自商鞅壞之

其餘諸國亦不存者亦必有如宣鞅者變壞之也孟子時疆界不存至典籍亦不可見止引詩証助而已前此而夏商孟子不云乎堯舜既沒暴君代作棄田以為園囿夏太康之世已棄田官於不務矣以此觀之則禹之貢壞於孔甲履癸故殷不得不助殷之助壞於紂故周不得不徹如殷周之際疆界尚存先王豈好為是變更哉况夏地未盡闢其田少殷地盡闢則田增至周益闢則田多故五十變而為七十七十變而為百畝也　講錄云貢助徹其實皆什一者實對名看其名雖有五畝七畝十畝之殊其實皆是什分而取一蓋十個五畝為五十畝於十個五畝中只取一個五畝之入便是十分而取一助徹做此　徹也藉也二句又解徹助之義者無他只見得殷周之法不過是從什一中少異其名色其實則皆是什一耳　問三代授田多寡不同如何曰陳氏徐氏之說好一云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殷而寖廣周而大備一云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加焉　路史曰彼哉龍子之言古也貢何為不善哉昔者先王制民之產豈固欲為之數邪不得已焉爾五十而貢此伯禹之與民約者非可加也蓋有損而已今而曰校數歲以為常豈先王之意哉原禹之法亦曷嘗不本之時邪頃涘之人不違其宜而易之以制是故有不善焉可以是而議禹之法乎且樂歲多取不為虐豈君子之言哉　讀禮疑圖

云發貢助徹本無二田於民所受田中而納其稅則謂之貢就其中出公田一分藉民之力以耕而官收其租則謂之助徹即是助助亦通力而作者也公劉殷之諸侯也而其詩曰徹田為粮則當時亦已謂助為徹矣但末世人皆自利不相通融而失助之本意故周特以徹名欲人知有通義耳然本文止以通解徹不必更加均義通則均在其中矣而田有定分亦非混而無別也不然則一井之中何必畫為九區通力之際何必公事畢然後治私事邪夫貢官無常田而歲有常額猶今之計畝收租也助則官有常田而租無常額猶今之就田分稻也由上奪民時不得耕耨而貢法必欲取盈此貢之所以不善而殷改為助也

又以上奪民時不得耕耨則救死不贍民不相通而公田之入薄矣此又不得不變助為貢以取盈也變助為貢魯宣公稅田以後事也孟子此章專意欲行助法使民相通故以夏后氏之貢起殷之助以見周之徹亦用助之意非以徹兼貢助而以夏殷起之也引詩而言雖周亦助者非止謂都鄙助法蓋當時盡行貢法而先王之助法無存故言此以見之也什一者通貢助而言九一則專以助法言也自井分九區八家同養公田而言則曰九一自一夫受田十分助一而言則曰什一　玉海云孟子言治地莫不善於貢林氏謂禹法既有每歲常數又有雜出他郡之時凶不取盈無不善者竊意後世子孫不善用之惟取必於每歲之常賦無有襍出之時或戰国重歛託貢法以文過禹法實不然也　王荊公曰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為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時而已矣　冊鉛摭錄云漢所用夏人貢法也如龍子之言貢法信不善矣然此言論法也非論人也以禹啟為君皋益為臣有使民盻盻然之事乎漢文帝能賜民田租禹啟豈在漢文之後乎宋王安石行新法害民及君子在州縣寬之一分民受賜一分實益豈不及宋代州縣之臣乎孟子引龍子之言必欲滕君復井田是時也壞未及半猶可復也至秦開阡陌已久雖孟子復生亦因時立法不為此論矣後之欲復井田者必迂儒曲士也有愛民之心若文帝可也　講錄云引

龍子之言見得三代之制雖皆是中正者然貢還不如助之善徹則即是助也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是校量數歲之所入而酌其適中之数就立作常法如一畝田有一歲多收幾石者有一歲少收幾石者于是不多不少每歲限貢幾石歲或多收亦不增歲或少收亦不減多收不增無害少收不減便有害了故云莫不善於貢　我

高皇帝嘗命左右導太子偏歷農家遂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草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国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

饑寒方畫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歛則民不勝其若矣噫念及於此何啻慈母之於嬰兒也　石渠意見云貢者非取民之善者也今之賦稅何以踵而行之意見以為若隨歲之豐凶而取之奸詐之徒瞞官作弊賦稅年年有減而無增將何以給軍國之用乎今之賦稅雖曰踵貢法而行之一遇災傷則為之減除賦稅則又似助法之意也　春秋胡傳曰古者上下相親上之于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于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悉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于二猶不足則皆宜公啟之也　講錄云法之不善未有久而不變者自殷至周時已許久而助法尚未之變則其法之善可知矣且以文武為君周公為相凡可以立法者何不為也而助卻仍殷之舊則其法之善又可知矣夫雖周亦助而況於滕乎　禮書曰鄉學加遂一寺故謂之庠庠者養也所以養人材遂學降鄉一寺故謂之序序者射也所以教稅事　通考戴江陵項氏松滋縣學記曰學制之可見於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有教自開闢則既然矣有虞氏始即學以藏粢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則自其孝養之心

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葦矍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又以樂造士如䕫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先王之所以教者備矣周人脩而兼用之內即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其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郊言其地壁言其象皆古人假借字也其外亦以四學之制參而行之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達於天下夫人自幼而習聞之故今百家所記參錯不同者無他皆即周制雜指而互言之也　歷齋云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或曰非使滕文公兼設此四學以教民也只是舉三代教民之制如此故有庠有序有校又有學也若使文公當日設學教民只用一鄉學一國學足矣鄉學則不止一所古者國學惟天子之都以及諸侯之國都有之鄉學則隨所在而酌立之鄉里子弟之秀者則以次升之至于國學而待用其不然者則歸之農而士農分矣然設庠序學校以教之以設為二字提端而夏商周字在下還當作使文公設學教民云　小民親於下當如饒氏說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相親非尊君親上之親此說可從蓋合帝命契所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之義然後自該得親上之義矣　通義仁山金氏曰孟子嘗以王道告齊梁之君如滕文公為

井地可謂能行王政矣孟子不許之以王而以王者師許之蓋齊梁之君皆萬乘之國行王道而王也易滕文公五十里之國則雖行王道而其王也難但示王道之行爲王者之法可耳此聖賢至公之心亦審時勢之論也自此後又二十六年周赧王之二十八年而宋滅滕齊魏楚又滅宋矣文公之賢可以爲王者師賴孟子書而傳爾又滕文公之時所憂者在齊楚則宋未滅非文公之世也

口義云助以養其生學以養其心滕國規模從此一新這便是天心所向處國新而天命亦新矣蓋德如文王便不有天下亦是其命維新聖賢論治原不在效驗上說　通義仁山金氏曰周自后稷始封於邰至不窋遷于戎至公

劉避桀遷邠至古公又遷岐至文王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故曰其命維新孟子雖引文王之詩而止曰亦以新子之國以滕之褊小僅可自新其國而已又井田乃周室舊制而此云新子之國蓋井法積壞已非一日至此始復其舊乃所以新之也　講錄云看來此二條一是說爲師於後世一是說新命於當時總是行仁政之效也晦庵子以上條作未必能興王業但可爲王者師然下條云新子之國則又是能興王業矣豈有一時之間自爲矛盾之說者乎

后渠意見補缺云前言貢助徹是三代養民之法庠序學校是三代教民之法此言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蓋言後之有王者起必來取三代教養之法以爲

汲冢周書曰諱橫生盡以養從從生盡以養一丈夫　註橫生萬物也從生人也一丈夫天子也主兆民者天子也

法是三代教養之法爲後來王者之師也及觀下文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則是孟子教滕文公法古行仁政以此言之可見前註之誤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若有仁君欲行仁政使彼此均平田無多少之差則必從經界之事做起而暴君汙吏貪得務多只知有我不知有民只知爲己不知爲人者則必欲慢而廢之也凡事須是敬則能立纔有慢心事日趨於弊壞也　雙峰饒氏曰分田制祿雖平說然却相因穀祿即井地中公田撥其穀以爲祿分田始可制祿　南軒張氏曰井田王政之本而經界又井田之本也大要在分田制祿二事而已田得其分則小民安其業祿得其制則君子

賴其養上下相須而各宜焉治之所由興也人皆知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考孟子之言則井田之廢久矣孟子時井田之法雖廢而井田之名尤在暴君雖去其籍尤不敢易其名也至鞅始蕩然一泯其迹而掃除其阡陌併與其名亡之矣　惠子曰使工女化而爲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爲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爲農夫不能治農夫

淮南子云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　正蒙曰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十而自賦其一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孟子雖不見載籍之詳而此二句與周制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法合國中自賦民無遠輸

之勞野九一而助卿大夫食邑無過取之失　朱子語類或問國中什一使自賦曰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五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又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皆是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　問圭田餘夫之田是在公田私田之外否曰卿受田六十邑乃當二百四十井此外又有圭田五十畝也餘夫二十五畝乃是十六歲以前所受在一夫百畝之外也孟子亦是言大槩耳　慶源輔氏曰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為君子之祿鄉遂用貢法則使什自賦一以充國家所用此周所為徹法也猶云徹通也均也所以釋徹字之義此則正言其法如此　講錄云請字貫此下三條前只要文公行助法不曾及貢法此處卻兼貢助請行者蓋孟子之意是以助法為主不能行助處然後行貢且國中之地少野外之地多是貢法之行亦少助法之行則多也丶通義仁山金氏曰上文令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則是除山川林麓城郭而以田計也以五十里之田而分君子公田小人私田君子又有圭田小人又有餘夫似為難給然以方田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則是二十五百井二萬三千五百夫矣亦自不患於不給也以此知戰國之時諸大國君能御復井田不為園囿宮室污池以廢地能行仁政以聚民則田野不至于不給人衆地大不患

於不可以行王政也　講錄云此常法之外又有一法厚君子野人雖在常法之外然分田即有此田制祿即有此祿亦分田制祿一時事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不是因他祿薄而與之蓋卿以上公侯伯子男祿厚者亦有籍田奉祭也祭貴於潔故以祭田為圭田然不論卿大夫士而槩以五十畝者此田是分外加厚的田先王之特恩也民年六十以百畝傳之長子次子便是餘夫餘夫年十六力堪務農了若不授之田恐他日就於游惰然田止二十五畝者只足他的自食又不使之過多而生侈也善哉　學殖解云圭田是卿大夫既死而使其子孫奉祀之田也若當卿大夫之身則其祿田亦足以祭何必更與圭田乎既死

而田祿已收與之圭田此古先聖王忠厚之道也丶通義程氏復心曰鄉謂方二千五百人為鄉之鄉死徙無出鄉者死而葬者徙而居者皆不可出其鄉也鄉田同井者同鄉之人則八家同為一井一井之中其出入則自相為伴防禦寇盜則自相為助疾病則自相扶持此張子所謂井田救災恤患之事也如此則朝夕同處自然親睦也此又言助法之善也　原旨云孟子鄉田同井相助恤之意若為井田之善而發其實周官九兩繫邦國之民君師治教朋友宗族長幼鄉黨比閭車徒兵馬之類無爭不寓以此良法美意聯屬其民至於死徙相安此人心所以固結不解也比管子作內政專於富強其國者異矣丶疑問云後

既正經界直貫到底九一什一五十畝二十五畝不正經
界如何得均得平死徙無出鄉節節由正經界有常業来方
里而井節節正所謂正經界者所以別野人也句極妙此便
見野人之分定養君子即此一句已先破許行並耕之說
矣添出一君子辭便不是　蒙録云方里而井是就一里
說百里千里也如此片九百畝是就一井說千井萬井也
如此先公而後私野人之不同乎君子者於此別矣則野
人之意前乎後來許行正為此故有並耕之說晦庵子却
只重詳井田之形體亦未之思哉、通義饒氏曰或問潤
澤之說曰前面說底是個硬局子到這裏須是要會變通
使合人情宜土俗可也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底意

思不全是硬的于温潤滑澤方可行得此朱子善於形容
孟子用心處　仁山金氏曰潤澤就中活法制宜使行之
優游順便不使有窒澀難行之患也　丹鉛摠録云孟子
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乃引詩而想像之似隔世
事故曰此其大略又曰嘗聞其略蓋諸侯之滅去其籍已
継發轍于夏桀之焚黄圓滇軌路於秦政之燒詩書矣孟
子之略言之蓋慎之也荀子便謂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
其統　又云略字本喻言謂得其邊而未盡其中也亦猶
莊子所謂道無封為是而有畛也郭象註云道無封故萬
物得恣其分域妙得莊旨孟子之言略猶莊之言封與畛
也惜乎趙岐之注孟不能如郭象之注莊也乃曰大略大

要也　又云或問柳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為封
建不可非區傅言井田難行而張子厚以為必可行其說
孰是曰孔子論継代曰損益可知也孟子論為國曰潤澤
在子使孔孟生於三代之後其損益潤澤可知已言治而
必曰井田封建是謂生今反古也亦室　石渠意見云或
問井田之法今可行乎意見以為不可曰何也曰今之時
人稠地狹欲人人授田百畝其可得乎曰何必百畝或五
十畝或七十畝使彼此均一即井田之意曰戸口年年有
消長苟欲均之必須年年取勘分授經畫疆界若然則官
民不勝其煩勞又且妨誤農業受田之人必曰此田今年
屬我明年不知又屬何人由是人懷苟且之心忘於耕作

糞壅田必瘦矣曰十年一分可乎曰十年一分止可均一
年其後戸口有消長則又不均矣　初問云此其大略是
井田粗粗的規模中間有調停妙處當因言會意以行之
潤澤是脩飾出文章来使燦然可觀在君與子句是孟子
責屬望之有千載一時不可虚過要須再見三代之盛治
無徒猥鄙於七雄之間也形容此意出方得孟子本意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
傳休奕云楚去中國遠戰國之世尚奇衺之學按尸子云
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昏之仰
旦也漢志注尸子楚人蓋與許行後先故其言如此　大
全朱子曰許行君臣並耕市不二價之說以易考之二者

皆神農之所為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
及乎世衰風移至于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
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況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
於戰国之時乎　慶源輔氏曰陰陽醫方所稱黃帝之說
如素問靈樞之類是也使真有神農黃帝之說傳於世孔
孟豈得而不稱述之哉　士翼云許行蓋廉勤之士思推
其所能以治国夫聖王作任賢使能省刑薄斂俾民得耕
耨即並耕也奚必躬操耒耜哉古之人欲以一介之節易
天下之道不獨許行然爾夫舉尺燎之光代日月之照何
其愚　原古云此章分作三段一是闢許行之並耕一是
責陳相之倍師一是闢許行之治市　又云此篇文字逐

段分鎖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是鎖上一段然則治
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是承上起下雖欲耕得乎又是鎖上
一段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又是鎖上一段亦不用
於耕耳又是鎖上一段俱與並耕而治句相應亦為不善
變矣又是鎖上一段與用夏變夷二句相應惡能治国家
又是鎖治市一段　講録云為神農之言看一為字便見
是許行自為之者神農始為耒耜故以之為宗而且以其
世遠人已真偽無從考也　又云陳相實是為仁政而歸
不比許行為壞法而來者因識見不足執守不定一見許
行便棄却陳良而同歸於壞亂矣　弘明集云無主於內
有閑輙移譬之於射後破奪先　墨子曰翟慮耕而食天

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
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
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藉
而為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以為不
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王公大
人用吾言国必治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
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為雖不耕織乎
而功賢於耕織也　講録云賢君句不重未聞道者未聞
神農之道也並耕而食饔飧而治正許行所云神農之道
而賢君之所為者惟並耕而自食饔飧而治民田不必井
倉廩府庫不必設便不厲民了滕今有倉廩府庫則是厲

民自養矣此其刺者雖滕君而所以刺者孟子也、疑問
云生人以來無主乃亂立人焉為之君復舉一相代其任
而擇諸有司以分其職君有君事相有相事諸有司各司
一事即日孜孜焉猶慮不給而何暇並耕之治如欲並耕
而治豈惟君所不能即一農夫之身既業乎耕他必有不
能兼者故孟子就許子種粟而詰其衣與冠衣曰衣褐猶
可為也冠曰冠素不能自織且曰害於耕焉得此害於耕
三字孟子可伸其辯矣然以不窮其說則彼猶有辭故復
問以釜甑爨以鐵耕如此種種彼皆說以粟易之則農與
工相易果不為厲也冶與耕相易獨厲民也乎哉以粟易
械器四句正是此意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至何許子之不

悍煩又頓跌他一下陳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則彼之說窮而治天下之不可耕且為可一辭折矣有大人之事二句始明白與說大人有大人事見當專治小人小人有小人事見當共養君子且只論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為那一件少得如必自為而後用是率天下而路也況治天下日有萬幾可並耕乎哉或勞心數句是篇中極緊要語許行說人無大小皆當勞力孟子說大人勞心小人勞力其相治相食乃天下之通義說到此處並耕之說莫可開口矣　原旨云厲陶冶厲農夫二厲字俱本厲民自養句生來治人治於人治天下并治字俱本饔飧而治治字生來食人食於人中國可得而食俱本並耕而食食字生來當堯節以下凡憂字俱本勞心字生來　石渠意見補缺云註謂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意見以為舍猶何不也當讀屬下句何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許子之不憚煩則上下文理全不通暢矣　文子曰水處者漁林處者採谷處者牧陵處者田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皋澤織網陵坂耕田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　荀子曰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斵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　又云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

尹文子曰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　蘇子瞻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則身愈佚而責愈重愈小則身愈勞而責愈輕綦大而至天子綦小而至農夫各有其分不可亂也責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則無以任天下之重責輕者不可以不勞不勞則無以逸夫責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慮於內而手足之動作步趨于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君子不以為愧者所職大也　申鑒曰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無往不復相報之義也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物損禮闕非謙約也其數云耳　講錄云大人有大人之事小人有小人之事體自是如此大人之事即治天下之事也小人之事即耕者之事也且一人之身三句即百工不可耕且為之意如必自為而後用之不以有無而相通不以彼此而相濟則一身之所為者有限百工之合用者無窮天下之人將營營終日以為百工之事而奔走道路無時休息矣非率天下而路乎　或勞心句所謂大人之事也或勞力句所謂小人之事也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一句重治人上勞心者治人而勞力者則為之治也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此一句重食人上治於人者食人而治人者則食其食也夫大人以治而易小人之食小人以食而易大人之治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而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相厲矣此天地之常經古今

「四明山記云堯時有老人持斵曰予姓伊名哉於山洪水因此則止矣

之通義也、廣弘明集云浮天水害務自堯年　朱子語類云排淮泗而注之江淮自不與江通大綱自此說去通義仁山金氏曰當是疏九河瀹濟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　朱子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取其字數是以對偶而云爾不必由為之說也　夢溪筆談唐李翱為東南錄云自淮泝流至于高郵乃泝至于江孟子所謂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淮泗固嘗入江矣此乃禹之舊跡也　講錄云此以下五節孟子又引堯舜來說蓋堯舜是治道之極者即神農之所以為道也堯舜不並耕神農亦決不並耕矣　禹益稷契之事都出於堯舜堯舉舜舜舉禹稷契也故後提之曰堯

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　禹之治水多與益共謀凡山川脈理禽獸昆蟲殊方異域皆使益記之為山海經故禹曰非禹能成亦大費為輔大費者益之名也舜亦曰咨爾費贊禹功是矣　西北之水九河濟漯為大疏之瀹之而注於海則西北諸水之治可知矣東南之水汝漢淮泗為大決之排之而注於江則東南諸水之治可知矣　尸子云禹治洪水疏河決江十年不闚其家手不生爪脛不生毛生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論衡曰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　砥柱銘說禹掛冠莫顧過門不入　淮南子云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　路史曰禹當是時也晝不暇食夜不暇寢以與萬民同務燒不及撲濡不給抗冠罣而弗顧履挩而弗納躬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居外三十年三過門而不入東至搏木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捪天之山鳥谷青山之鄉箭髮帶方之地南至交趾孫樸續樠之域丹栗沸水之際南族黃支之堵不兆之望西過三危之阨巫山之下飲露之民奇肱三面北至太正之谷夏海之窮祝栗之界罽強之里積水積石之山未嘗暇息、詩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疏云種之必好似有神助　呂氏春秋后稷曰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　漢趙過曰后稷始

甽田　丹鉛摘錄云后稷教民樹埶之法曰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又曰五穀生于五木氾勝之曰黍生於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楊大麥生于杏小麥生於桃稻生于柳五木自天生五穀待人生故五穀俟于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也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故曰見死而穫死也　講錄云養與教並重水土既平便養之以稼穡民人既育又教之以人倫聖人真是無一日不為民無一事不為民也　五倫是性中自有的親義序別信都看箇有字謂是自有之道也教以人倫特從氣拘物蔽中為之一開明不是取之於外以益其所本無也若云其廢教以其件其廢教以其件恰似不曾有的

都從教上取得一般差矣　叅元湯語曰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五句皆有有字正以人性本有親義序別信之道因其失之而近於禽獸故教之復其所有有對無說教因失立也　孟子則曰何謂勞之來之也勞者有功于彝倫者也何以匡之直之也匡者正於彝倫者也直者不枉於彝倫何謂輔之翼之也輔使立也翼使行也使自得矣何以又從而振德之也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者也自得者得自已也振德也者時作而警之使人心不昧天理常存也　論衡曰聖人憂世深思事勤愁擾精神感動形体故稱堯若腊舜若腒桀紂之君垂腴尺餘、初問云堯以不得舜節是堯舜之憂處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堯舜之所以憂處蓋其心事然也　仁不出於惠忠之外但是惠忠至此無有形迹無可名狀也此三句就廣狹說狹有迹廣無迹上二句分人教人用人字下二句用天下二字人字處有人已相對之意規模窄小天下字處則生意無邊矣　講録云上說堯舜憂民之事見其不暇於並耕至此則說堯舜所憂之大見其不必於並耕要之憂不得人即舉舜使益使禹使稷契内已都是了但尚未露重得人意此纔露出也憂字最好思索正是天地萬物一體之心無處着箇憂字孟子把堯舜心事說盡矣夫人惟到自已身體上有疾痛便憂骨肉至親有疾痛便憂聖人視天下之民若稍與已不相屬何憂之有惟孟子有憂以此知得堯舜之憂已字更見得天地萬物一休之意明白不以天下為天下而以天下為已不得舜禹皋陶是為天下憂也而却以為已憂以天下為已天地萬物一體之仁見矣　又云分人教人二句輕只重為天下得人句惠與忠亦是好的但能及於我分我教之人而不能及於我未分未教之天下為天下得人者財却得人以分而分之者廣即是我之所分善却得人以教而教之者廣即是我之所教天地萬物到此都為一體了不謂之仁而何耶以天下與人句輕不直說為天下得人難而又說個以天下與人易者正以形容其難耳難字亦只在仁字上見得其思廣大其化無窮不亦難乎堯舜能為其所難真是大哉君哉者矣亦何用與民並耕哉　答問編云以天下與人易舊供作讓天下說是否曰舊說錯謬皋陶亦非授天下也為天下得人只是得人共治耳不是挈天下與之難者難在薦鎰也

新安陳氏曰亦不用於耕耳至此三提掇耕事以照應收結獨可耕且為與一句以上已辯倒許行之說下文乃責陳相也　疑問云堯舜治天下不並耕孔子稱堯舜之治不稱其並耕何以云賢者與民並耕而治蓋孟子初間辯折如士師之折獄窮其情辭入堯舜一段是比例引孔子之言是斷案使更翻招不得然只了得許行案未及陳相此下始論其倍師　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此二句先立斷案以為招擬之本、原旨云許行楚人也陳

良用夏變夷斷是楚產周公荊舒是懲亦是楚事此文字中之一奇也　苍問編云用夏變夷舊說陳良用夏自變其夷然歟曰用夏變夷言用我諸夏禮義之教變化夷狄之人使從吾教非用夏自變其夷如陳良之謂蓋首有吾聞字則二句當是成說不因陳良而強解也　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營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之無祠堂冢營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　治宅編云孟子之言治任歸當世之言治行皆治裝之意　文藪云仲尼思文王則嗜菖歜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　歐陽文忠公代曾參答弟子書曰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說而師之也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　蘇潁濱曰太史公稱孔子既歿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荅乃斥去之夫以有若之賢而其無耻至此極歟且月宿于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也戰國雜說類此者多矣孟子猶不能辨而況太史公乎　通義白雲許氏曰一說欲以有若擬孔子則雖江漢以濯秋陽

以暴而孔子之皜皜者終不可尚已　吳氏程曰或曰江漢以濯之蓋疑江漢楚地故孟子以語楚人曾子不應捨他水而稱此　益州志云成都織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勝於初成　明儒經翼云江漢秋陽原非在外只合下篤志真脩勝精凝神自知自覺處分毫不肯放過徹底融化一塵不留便是這個全体力量吾人日用處何常與聖人別只微處不同門人以有若言貌似夫子此就日用處看曾子不可却向根源上看饒他言貌與聖人一樣只一點靈根未淨未是江漢秋陽則何啻天壤此學要知微之顯方可　二谷錢吟集云子夏蔫信聖人然而疑夫子於西河之民或近似于有若之事者子夏也曾子反求諸己然而傳夫子一貫之道篤江漢秋陽之信者曾子也

口義云三子之尊有若蓋欲資其潤澤藉其明照曾子說惟夫子如江漢秋陽可以濯物暴物他潔白地位方將受濯於江漢受暴於秋陽豈有餘波可以潤物餘光可以照物而使當濯物暴物之任哉蓋當時惟顏曾心悟聖人餘皆以言語模擬上求故其失一至於此　耿天臺曰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至於皜皜莫尚則盡發此心之貫辟諸大明中天纖翳皆淨方類畢照即所謂無意必固我從心不踰矩者是也匪曾子曷能傳神　初問云濯以江漢暴以秋陽皜皜乎不可尚者是說心体夫子之道德盡於此矣夫子之道德即心即道德也門人尊有若自言行氣

案僖公嘗從齊
桓伐楚故史克
以為奉而至下
謂僖周公可以
憐此故曰周公
方且膺之耳矣
子意在抑仆未
暇據實說始此
爭不必實致訂
亦不必斤強辯

參上說曾子直指心体說以此相形方得曾子尊師本意
　註有明著光輝潔白六字舉業以此把來分屬此何說
也秋陽的謂之光輝尚通江漢的何以謂之明著且明著
光輝又何分別大都此三句只是一病不存萬理明淨曾
子意謂汝門人等欲尊有若是不以心觀聖人也觀聖人
之心當自別矣濯以江漢無一毫濁汚也暴以秋陽無一
毫陰翳也總是皜皜潔白而不可尚此是承上結語全是
心之本體　即夫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用舍行藏仕止
久速處觀之其心真是透明至寶無有纖瑕無有渣滓無
有粘帶瑩然精朗碎塵絕垢想見真境其半點紅塵飛不
到者乎曾子速肖於夫子之門斯殆知言哉　講錄云不

曰海而曰江漢者江漢湯湯亦水之大也不曰夏日而曰
秋陽者秋氣肅殺暴之尤乾也有若不可說壞須渾融些
說　太玄經曰出谷登木知向方也　孫奕示兒編云魯
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此僖公之詩也孟子以為周公
方且膺之人皆疑焉案春秋書公子遂如楚乞師則僖公
之畏楚甚矣六僖二十年有膺之事乎及即明堂位質之周
公踐作朝諸侯而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國隨方各至則
知孟子所謂膺之良以此夫然詩人獨以頌僖公何耶曰
史克知僖公之心在於尊祖之功業乃為之作頌一以推
尊周公併以美僖公蓋詩人之意也說者直以為僖公時
事不當其義此孟子所以兩言周公膺之也　疑問云不

書要句正應前要於夷句以定陳相之罪相至此自宜心
服乃復出從許子之道一節如今之斷獄者招擬已定無
可為辭乃於狀外生情說中間還有如此一節不獨為許
行辯且辯已所以學之之故似有可原却不知物之精粗
美惡參錯不齊或相倍蓰什伯至於千萬皆物情所必有
者槩論長短輕重多寡大小而同其賈是亂天下者也蓋
學術一出於正則凡所經畫論議悉本於人情物理自然
上下相濟而歸於治一出於偏則其所稱述與所執從者
悉與人情物理違而相率以趨於亂蓋即所論為市而並
見並耕之說非堯舜周孔之所以治天下者矣　原旨云
許行始託神農君民並耕之說欲齊人也不知又有大小

之等不可以相兼繼託神農市價不二之說欲齊物也不
知物有精粗之殊不能以同價　講錄云長短以丈尺說
輕重以權衡說多寡以斗斛說大小以形體說長短同則
賈相若者長與長同價短與短同價非不論長短而其價
槩相同也輕重多寡大小之價倣此　許行只論物的長
短輕重多寡大小定價而不論物的精粗美惡殊不知物
有精粗美惡之不同鬻物者若論此而精與粗同價美與
惡同價人決不肯為精美而競為濫惡以相欺矣此勢之
必然者而望莫之或欺也不亦左乎　春風堂隨筆云古
以二歲半為乙尺言五尺是十二歲以上　通義仁山金
氏曰周官肆長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

道也正欲精粗異價不以大小同價　白雲許氏曰許行謂不論後之精粗但大小同價是實說孟子謂大屨與小屨若同價則賣者必不肯為大者是此說將大小比精粗而僅字意不同　口義云齊物也是當初一箇題目但聖人齊物之理而不齊物之形齊物之理者理一也不齊物之形者分殊也許行得理一之名而失分殊之義欲以齊物之形為齊則失其理矣故孟子却就分殊處闢他　不齊處就是他的理因有不齊而我亦不齊之這便是因物付物逆物之理而強欲齊之這便是亂天下順其理所以為聖人逆其理所以為異端　講録云夫物之不齊五句說物理之不齊予比而同之七句說許行強齊之為害物即是絞帛之類氣化有參差人力有工拙精粗美惡不齊者物之實理也倍蓰什伯千萬是精粗美惡相去之倍數不是價的多少巨屨小屨又是借屨大小同之說以為精粗美惡之喻　相率而為偽正反國中無偽之說許子之道要除偽而適以長偽要無事而適以多事耳惡能治國家

○墨者夷之

大全雲峰胡氏曰許行與民並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泛同於衆人皆非聖人之道而自為一端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韓非子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　又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曰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

墨子曰古者堯北教八狄道死卭卭之山衣衾三領滿阬無封已葬牛馬乘之舜西教八戎道死南紀之市既葬市人乘之禹東教於越葬會稽之山桐棺三寸皆下不及泉上不通臭三王豈財用不足哉為葬埋之法也　又曰昔者越之東有輆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火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也棺

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
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
衣食之財佴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
死生之利者此也　又曰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
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
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
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
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
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
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于文王取法焉且不惟泰誓為然
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之誓征有苗也非求以重富貴干

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
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于禹求焉且不唯禹誓為然雖
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
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
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
兼者于湯取法焉且不唯誓命與湯說為然周詩即亦猶
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
直若矢其易若底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為正
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
子墨子之所謂兼者于文武取法焉　慶源輔氏曰夷子
雖師墨氏之教至于葬親之時天理自然發動有不得如

其師之說者故不用其制而凡事從厚也此於人情固宜
有之故孟子因舉此一事以詰之而下文又舉喪葬之說
以發其意此正夷子之天理一點明處也　講錄云不直
則道不見此直字猶云直說一般不直說則道之是非邪
正不得明白道字是混說的儒是道墨亦是道吾聞以下
正是直之也　朱子曰夷之所說愛無差等此其大病其
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
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之
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下文極言非為人泚之
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著眼目　施由親始
一句乃是夷子臨時揆出來湊孟子却不知愛無差等一

句已自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
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　疑問云施由
親始是其不息之明而以若保赤子作愛無差等解則其
溺於墨氏之教而不能自透換也非援儒入墨推墨附儒
之說蓋夷之再三求見原慕儒而來非執其說以角勝者
孟子因就其誤認誤解處以辯析之曰夫夷子信以為人
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隣之赤子乎見赤子雖同兄與
隣自必有差等者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
子之罪也見周書取譬之有謂非愛無差等之說曰且天
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見人人各本一父母
自是狹提之愛之各致者決不容無[illegible]等淨而夷子云云

是二其本者故忍以薄爲道而不顧耳　口義云施由親
始其本心之明也愛無差等其學術之蔽也孟子就在親
親之愛上分出一本二本是因其所明而通其所蔽也
親吾之本也而愛從此立焉由此而親親仁民揔是這個
本上發出去故曰一本墨子雖親與愛爲二而曰愛無差
等施由親始謂施由親始是本於親也而曰愛無差等則
愛不從親立人人皆可以立愛矣身本於親一本也愛立
於他人又一本也生身者父母立愛者他人析物與理爲
二亦告子義外之說也　孟子以爲他不必爲此遁辭這
是他的好處不見上世之人未有葬埋之禮故棄之却又
心上過不去從而掩之誰說他掩得不是掩得既是則孝

子仁人之掩親越厚越好豈得無其道而以薄爲貴乎孝
子仁人既必有掩親之道則夷之所爲乃孝子仁人之道
也而所謂愛無差等者名雖從其言心實不安其說矣
講錄云此言何謂不是問詞則以爲三字正與何謂也應
儒者之道保他人若保己之赤子者此果何謂乎之則以
爲是愛無差等之謂也保赤子此愛而保他人亦此愛非
愛無差等而何但謂之若保赤子則保赤子還在先而保
他人亦若此是愛之施由親者始也既由親始此吾所以
厚葬其親耳而豈以職事親之謂乎　呂氏春秋曰父母
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体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
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

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
肉之親　賈太傅曰人之戚屬以六爲法人有六親六親
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爲從父而
爲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
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祖昆弟故爲從祖
昆弟從祖又殖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曾祖昆弟曾祖昆
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
人　通義朱子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
者本於根荄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故其
愛亦主於一焉蓋一休而分血氣連屬眷戀之情自不得
已固非他人之可比也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疎遠近

而所以爲愛者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
於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乃謂愛無差等則是
不知此身之所從出而親其父母無以異於路人雖其施
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則亦不知愛之
所由立矣是非二本而何哉且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又
曰夷子愛無差等却曰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踈對待而
言豈非吾之愛又有差等也哉其辭牴牾信乎其遁而窮
矣　大全雲峰胡氏曰本文云使之一本而集註以自然
之理釋之蓋纔謂之使便似涉於人爲今曰天使之則莫
之爲而爲故人物之生爲有不齊無不一本而生者若使
之然莫非自然是之謂天夷子二本非天矣集註後節釋

掩之誠是也以爲者所當然正與此自然二字相對看此人事之所當然者即本於天理之自然者也　講録云木者根也草木有根有枝葉親是根子是枝葉枝枝葉葉都從一箇根上生來元無二本的草木二本之人真草木之不如矣　呂氏春秋曰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　淮南子齊俗訓曰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中流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

路史曰心與目會而泚達于顙於是反蔂梩而掩之誠也非爲俗非爲衆也極之矣而土親膚也於是厚衣之薪而捨棺槨爲蓋孝子仁人之掩其親苟可以致其誠者亡不至也　又曰有巢氏民之葬猶未詳焉過者額泚於是厚衣之薪而瘞之不封不樹也封樹而也喪期無數也哀除而已　偲切編云甚牢故欲短喪出是殘忍諒亦有出世見姚也而夫子謂之曰汝安則爲之是自不容已處省之也或之忍以其道易天下其見亦連其志亦卯矣及聞孟子泚顙語而憮然者蓋從本心不容自已處一省也　雲峰胡氏曰夷子之學墨非也而葬其親厚此一厚字猶是夷子行得是處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之所言非也然

此一始字猶是夷子說得是處所以可因其本心之明而感之也　原吉云人心誰不識痛痒教人從腦門上著鍼則雖頑麻之人亦遍体皆甦矣此夷之之所以憮然也

經說卷之三十一終

大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董凡物大屈自是聖人以用即如須枉尋望人直屈己求伸者非隨甚識易往不云介于石不終日言乎聖人枉直之防微也久矣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孟子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

淮南子泰族訓曰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　風俗通云孟軻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舍枉尺以直尋　後漢書張衡曰阽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為未得而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

虧志孰云非羞　晉書祈嘉傳云備餘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嶽　晦庵文集云嘗謂此閒朋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譎詭在甚麼處可仰屋浩嘆也　合璧事類云孔子寧不從仕而毋寧喪節於陽貨孟子寧不為卿而毋寧枉道於諸侯　疑問云陳代意欲孟子急於濟世非若後世貪榮冒貴之為但於枉己直人處猶得欠分曉故孟子詳辯其不可枉而終告之曰如枉道而從彼何也士君子用世無非為欲直天下而直天下者在守道以直其身立身一隳萬事虧缺如何能直得人此孟子於用世根源處勘得分明故把柁有萬鈞力　講錄云宜若小然晦庵子以小字為小節愚意不見諸侯正節之大者陳代豈不知而小之蓋以見諸侯為若自小耳然所屈者小所伸者却大小字即枉尺之意令一見之三句即直尋之謂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周禮析羽曰旌古者無紙札文字之繁但以所持之物為信漢初尚紹齊禮招大夫以旌虞氏以皮冠丶古者田獵所以講武以軍法治之不見皮冠則失符驗之實從大夫之旌則為犯分軍中有令而不至則不恭命犯律尤重此所以欲殺之也虞人豈不知拒命必死而非其招不往既自守法亦以正君故夫子取之此事孟子書凡兩出又見左傳及家語然二書記孔子取之之言守道不如

宋史云招虞以旌虞人不至召招士以招虞人死罪哉

守官則是道外有官而官不必道也此豈夫子之言故此事只當以孟子之言為正　明儒經翼曰不忘者念有所屬也志士切於為善勇士銳於進善雖至顛沛死生之際亦不忘此念若後儒所解則非本旨矣　呂氏童蒙訓云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有得蓋能守此則無不可為之事　原旨云易言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此一引虞人再引王良皆田獵事與易象同符　劉向曰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為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況居而求利者也　二谷素琴集云志曰枉尺而直尋蓋言一事似小枉而實大直如援嫂之類耳至陳代

從之則析以為二而程其少多而以利言者乃其受病之源也春秋戰國功利之徒大抵皆同此病　口義云猶得義理上全輕功業上全重故以不見諸侯為尺王伯為尋殊不知心地上着一毫枉不得一枉千枉如尺子斜了些子量盡天下物都是斜的蓋天下事物皆從心出如長短從尺出豈枉尺有直尋之理耶　講録云此處以利言也猶似說枉尺者有直尋之利至枉已未有能直人處則說枉尺者必無直尋之理矣利安在耶　通義仁山金氏曰古之善御者御驅逆之中則扶欒使射者中禽之左脅以達右隅是為上殺以供祭祀所謂逐禽左也嬖奚小人但欲苟中不以禽左為上殺故用逐左之範而不中詭隨而遇禽則中　講録云凡田獵是前面驅禽來御者只馳車前去使射者射之然禽獸之前來不皆正或在車左或在車右此在射者盼左右迎射之耳嬖奚不善射但是當頭來者能中或左或右皆不能射故終日不獲一詭遇是因他不能左右迎射乃舍御之正法驅車左右以迎之便一朝而獲十也不失二句也　不失其馳王良有之舍矢如破矣則不能矣　大全南軒張氏曰事無巨細莫不有義利之兩端存焉曰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學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守身　講録云禽獸若丘陵此意亦可玩味大則以王小則以霸禽獸丘陵耳又焉用之且子云句另是一意枉已未有能直人者大不可以王小不可以霸終歸於枉而已矣何者正人必先正己己先枉了能直人乎　原音云枉已未有能直人者言不論枉尺直尋亦不論枉尋直尺大抵有所枉者必不能有所直也夫枉已而能直人於義理尚且不可況枉已不能直人其不當言分明矣　明道遺書正叔云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讎也安定以為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為東漢之衰彧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為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為不忠彧為不智如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為心未暇恤人議己也則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張九成傳權貴託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九成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為貴游客耶　宋史論曰士學不為己而俯仰隨時如桔槹居井上求其立朝不撓不可得已　魏志辛毗傳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者耶

○公孫衍張儀

前漢書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

亡故談説行焉　張九成曰孟子卑管仲而狹許行務白
圭而斥仲子翕歙揚墨妾婦儀秦　通義仁山金氏曰儀
衍捭闔生事而孟子獨謂其阿順蓋順其主之慾而導之
单順其主之懼而導之從衡凡不能以道義正其君者皆
妾婦之道也蘇氏古史曰戰國之為從横者皆傾危之士
也然汙賤無耻莫如張儀而其成功亦莫如儀之多方儀
之未信於楚也辭而之晋謂懷王曰王無求於晋國乎王
曰金珠犀象楚産也吾何求於晋儀曰王獨不好色耳周
鄭之女立於衢閭不知而見者以為神也王說資之珠玉
而遣之南后鄭袖聞而憂之奉以千金儀將行請見鄭袖
乃請罪曰臣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

人是欺王也王與袖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求用者
其術至此所以言信而功多也按此節即媒嫗之術所謂
妾婦之道也歟　講録云丈夫之冠二句不重只重女子
之嫁一段以順為正二句不是禮所云也　後漢書曹大
家女誡曰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
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
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文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細萬物
即心不惑齊生死則意不懾
、大全朱子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真天下之
廣居矣履繩蹈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
秉彛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

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
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搖其心貧賤豈能挠而
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視衍儀之以睢盱
側媚得志於一時真可謂妾婦之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
不在彼而在此也决矣然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
行大道為主而三言者又以廣居為主也　初問云居廣
居三句正與儀衍相反儀衍以縱横之術使人肝腦塗地
而不之恤仁已亡矣即此一念不仁便立身不正行止詭
譎禮義安在耶居廣居則四海一家與物同春立正位則
非禮不動大中至正行大道則舉動光明一行一止皆天
理之公人心之宜此是何等氣象何等作為區區權勢氣

焰大明當天爝失其光矣　得志與民由之二句是説一
生受用此三者富貴三句是説受用三者的雄壯處任憑
千條萬緒震撼撃撞都打不倒大丈夫至此真與乾坤同
體大觀在物表靈光徧宇内矣非孔孟其孰當之　此是
純任德性首三句任用此性體也中二句任用此性到底
也末三句任用此性而外物無所加損也此性包容最廣
位分最正路途最通達伸縮最神根基最牢硬孟子此論
壯哉　知新日録李九我曰言其所居之廣所立之正所
行之大以見其為大丈夫似不必以仁義禮實之下孟況
居天下之廣居者乎亦然也　口義云廣居者不以私意
隘其心之謂人能不以私意隘其心則渾身都是道理卓

然有立私欲更撓他不得内不蔽於私外不牽於欲則虛明之地隨感而應莫非義之當然無復脉滯不通之患矣

人君不於身上起念則心無狹小謂之廣居身無偏倚謂之正位行無邪僻謂之大道德至是遇着同心同德人便推而行之與民共由不遇着這人便歛藏獨善不肯苟徇以求合如此都是道理用事都不見世間富貴貧賤威武外物如何動得他如此形雖是人實則超乎形其大不可量矣故曰大丈夫　疑問云妾婦俯仰從人丈夫主持自我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盡天下之所可願欲者具備於我而其視世間等物如土直如腐鼠不一罣於其心得志不得志伸縮自由富貴貧賤威武安閑自在此是何等根基何等受用浩然天地之間直與造物為侶大丈夫之所為蓋如此也儀衍視此人真斥鷃之於鵾鵬哉　講錄云居廣居是居之大立正位是立之大行大道是行之　天下字亦不是閑字正見仁義禮之大處　淮海近語云得志與民由之是由此仁禮義不得志獨行其道是行此仁禮義富貴不能淫富貴也是此仁禮義貧賤不能移貧賤也是此仁禮義威武不能屈患難也是此仁禮義可見君子盡性之外無餘事也　讀書錄云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答景春大丈夫之章讀之再三直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

○古之君子仕乎

大全雙峯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恐是為士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畢竟子為士則祭以士子為大夫則祭以大夫尋常有祭一旦失位而不得祭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可弔之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古人重祭祀故如此不然則如何三月無君便弔　原旨云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是以未仕者言其意欲行道也三月無君則弔以已仕而失位者言重祭祀也　知新日錄曰按傳所載孔子云云當時先有位而後失位時三月無君則弔亦是已仕而失位者已仕而失位尚且皇皇而弔則未仕豈不為世用畜也弔只自家憂戚不樂意非他人弔之也即不以急乎此尚可想見

講錄云此節以諸侯明士之失位重在士上諸侯耕助之云乃櫽括禮祭義王制之詞不是禮之全文諸侯有國家纔有籍田世婦而能奉祭若失國家則無籍田之耕而犧牲粢盛無從出無世婦之蠶而衣服無從備便不敢以祭觀諸侯則知士矣士有位纔有公田而能奉祭若失位則無公田之入而牲殺器皿衣服皆無從備亦便不敢以祭不敢以祭者恐其褻祖考而反為不敬也不敢以宴二句承士一邊說士不得祭而無以遂其報本之心便戚戚然不自安故可弔而慰安之　左傳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　劉禹錫明贄論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執贄之道自天子達焉大夫芬芳在上臭達於下而溫粹

無擇有似乎聖人昔悉也故用於天子清越而𢿘不自揜
潔白而物其能汚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君子者玉也
故用乎諸侯執之不鳴刑之不嗥似死義者乳必能覺似
知禮者羔也故卿執鴈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鴈也故
大夫執鴈耿介而一志雉也故士執焉　原旨云士之失
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自本國而言之也士之仕也猶
農夫之耕也自出疆而言之也　講錄云此節以農夫明
士之載質亦重在士上農夫出疆不舍其耒耜負耒耜而
見人人便知其為農而與之以耕士君子出疆亦不舍其
質載質而見君君便知其為士而與之以位相見之禮是
如此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後漢崔駰曰

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墻
而摟處呼吁衒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燿世回
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　魏志陳思王植曰夫自衒自媒
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　唐張九
齡云女不私人可以為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為臣矣　疑
問云君子為行道計何嘗不汲汲皇皇然身不行道自已
且不能站定脚跟安能大行其道於天下故君子莫重乎
始進也思到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處鑽刺苟人者可愧
死矣　講錄云古之人未嘗不欲仕猶父母願男女之有
室家又惡不由其道猶父母賤男女不由昏姻之禮重在
惡不由其道上三月無君則弔出疆必載質是未嘗不欲

也然無君則弔者由其道而弔也出疆載質者由其道而
載也若不由其道則亦無用於弔而無用於質矣　看前
一段說君子為祭而仕是何等仁孝之心看後一段說君
子為由道而難仕是何等剛大之氣

○後車數十乘

大全雙峯饒氏曰當時功利之說盛不知理道之有用見
孟子所至之國時君稍見尊禮養其從者則以為無事而
食如王子墊問士何事不素餐兮皆是此意畢竟當時之
君雖能養之而不能用之故時人有此疑然則當時諸侯
尚知尊敬儒者如孔子之適衛孟子之仕齊皆有所養亦
是先王之澤未泯　學殖解云既食於此國復入於彼國

是為傳食疏曰孟子食於諸侯車徒又食於孟子所食之
祿皆出於諸侯之所供故云傳食於諸侯為義稍異　原
旨云以傳食此是驛傳之傳如史記之所謂田橫乘傳至
洛陽者也　揚子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不由其
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　魏志裴松之註曰舜禹
天下不拜而受命　文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
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則通功易
食而道達矣　初問云入孝出弟者孝弟是先王之道之
根本故孟子先從此說起到守先王之道處更須寬一步
不必拘拘於孝弟也守之云者當揚墨横流高明者鮮不
惑而趨焉故守字內有闢邪衛正如今人所謂保守之義

是千聖家法此其所論也非區區遵守而已待是等待以
侯后之君子也曰守見不浸視曰待見不浪傳皆所以崇
重先王負荷道統之意此是何等樹功立業此正是上文
如其道處
○宋小國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按大事記則敗齊楚魏之兵在滅滕之
前按通鑑則敗齊楚魏取地之事在滅滕之後蓋事之前
後已難詳攷大事記則皆附於稱王之年而通鑑則總附
於齊滅宋之年又伐薛之事其時薛已為齊地當即是敗
齊之時爾　原旨東萊呂氏曰王者恐天下之有亂伯者
恐天下之無亂如狄以閔之元年伐邢其後二年而齊始

遷邢於夷儀狄以閔之二年滅衛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
於楚丘齊威之恤二國必在於二年之後者所以養其亂
也觀此則湯之閔葛伯何等用心真天地不棄一物之念
　講録云湯事葛不重只以葛伯之殺童子見得有可
征之罪也湯為匹夫匹婦復讐全是為民之意為民便是
王政　為其殺是童子下要補天下意天下之君如葛伯
之無道者多矣天下之民如童子之見殺者亦多矣湯一
征葛遂有平天下之漸故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也
為匹夫匹婦復讐而已矣匹夫匹婦天下之民皆是也只
一童子之父母是夫婦耶　陳書曰昔四罪雖私大禍之
所根敉九黎亂德少昊之所必誅自古皇王不貪征伐苟

為時裁事非獲已　尚書中侯云天乙在亳夏桀
迷惑諸隣國強負歸之　路史曰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
二十有七征而德施於諸侯歸之者三十有六國　大全
通考趙氏曰所征十一國按詩商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韋豕韋也顧國也昆吾氏也三國當於桀惡湯先伐韋顧
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据此則曰葛曰韋曰顧曰昆
吾曰夏桀又尚書云遂伐三朡凡六伐餘無可考　講録
云大將之引只重則取于殘一句所以證取其殘之說也
取其殘而已矣巳矣字不可忽取其殘民者誅之便止矣
此外那復有為厲之事耶　原旨云前引湯事太多後浮
于湯有光一句文字便有關鎖便打成一片便不排比便

不至前重後輕此是文字妙處
○孟子謂戴不勝
賈太傅新書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
由來　宋史尹源曰至賢之主與夫失道之主其興其亡
皆自取之此繫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勝邪則治而
安邪勝正則亂而亡此繫乎臣者也　疑問云一傅衆咻
之喻極當人君一人耳君心方寸耳於間抵隙何所不至
而可令左右前後皆非其人耶一君子難成正君之功自
未知此周公所任師保而慎及綴衣虎賁成王稱有周令
主可為萬世以人事君者法　理解云天下未嘗無人須
要當路者有知人之明用人之量不勝知用人以相其君

矣而未知求正君之全功豈於公明不足耶今只用一薛
居州不病於明必病於公故孟子從而廣之　此章可與
無惑乎王之不智章參看此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
正君之功其任在不勝彼言人君接小人之時多接君子
之時少則不能成其德其責在齊王　陸聚岡講意云在
王所二段是泛論其理全重末二句根上氣脉来照上譬
喻意不惟要得舉薦善人之多且要得善人久于其位意
要看一字獨字與上一齊衆楚相関方有味
○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
大全范氏兎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太剛則至於絶
物太柔則至於喪已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
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大剛者異矣拜之必瞯
其亡則與太柔者異矣所以無可無不可而為聖之時也
孟子前言二子之所行以明其過後述曾路之所言以明
其不及中舉孔子事以朙聖人之用中然則孟子之不見
諸侯守其分義之中而已　疑問云通章俱重不見意見
士君子之所養自有必不可苟者非太過不及之說段干
木泄柳古之不見諸侯人也孟子取之而病其甚因說孔
子不為已甚者然於陽貨未嘗輕往見之彼以禮来始不
得不一見耳曾子子路守孔子之家法者故深媿鄙此二
項人由是觀之椎開說始得孟子立言意本文原是君子
之所養不是二子之所養孟子是當時之士　趙庶四謂者

脅肩由踐備諸醜態心竊鄙之故首引段泄之高標中述
孔子之所以待陽貨及曾路之所深鄙而竊恥者歸到君
子之所養學者須於此處大加體會君子平日所養謂何
則其所與見者必其以禮先者也　後漢范曄論子貢曰
寧喪千金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墻而避文侯之命泄柳
閉門不納穆公之請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　弘明
集云干木在魏新札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
丶諱録云陽貨欲見孔子而悪無禮禮是往来之禮不是
禮物也晦庵子云畏人以已為無禮故以此物及其不在
而饋之似說蒸豚為禮了若以蒸豚為禮則陽貨只有禮
矣孔子無物以答之可謂之非禮乎　大夫有賜於士不
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往来之禮是如此　瞯亡而往拜
禮中有遠悪之義然此處亦只重在見上不重在瞯亡陽
貨未加禮而見之則為曾子子路所譏之不及矣陽貨已
加禮而不見則為段干木泄柳所為之太過矣陽貨先豈
得不見聖人果禮義之中正哉
丶大全慶源輔氏曰曾子重厚篤實故視小人側媚之態
如病於夏畦之人而深憐之子路剛勇果决故以未同而
言赧赧其色者為非已所知而深悪之二子所守如此雖
各因其資質然亦是學力所充也　初問云脅肩諂笑病
於夏畦曾子最善名狀此等小人費多少照管用多少打
點安排治夏畦者欲得利於歯脅肩諂笑者欲邀利於權

豪之心夏畦或一處不治不過傷苗榷豪之心一處不得其所傷者大矣故用心用力千態萬狀直是可憐未同而言其色赧赧然者人之神明獨覺處自欺不得病於夏畦是勞於心赧赧然是難掩於色二子之言說盡小人阿附苟容之態讀之竦然

○什一去關市之征

西疇常言云什一中制也三代共之由春秋至戰國良法廢格而取民出於私意久矣戴盈之欲復什一而未能無勇也向主欲二十而取一過猶不及也　疑問云暴征横歛戰國極矣士君子惕目傷心如救焚拯溺如解倒懸唯恐弗及請輕之待來年然後已尚有不果意思在即此不果未必不復因仍所以有攘雞之喻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其意斷其辭決慇快人心　講録云知知其非義三句把正意說農不止什一商征於關市此非義者也知之便當速已矣何待來年而後已乎　張南軒曰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惡臭其不邇也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如坐塗炭而其徙義也如饑渴之於飲食蓋見之明而决之勇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自拔而自新也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為盈之之說則終身汨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而為盈之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故自修身至治國仁智勇之三德缺一不可也

○外人皆稱夫子好辨

論衡曰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豈好辯哉衛驂乘者越職而呼車惻怛發心夫論說者閔世憂俗與衛驂乘者同一心矣　徐幹中論曰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為言別也為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陵蓋人也　朱子語類云居之問孟子好辯章先生令看大意曰此段最好看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闕陷處得聖賢出來補得周全後過得稍久又不免有闕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得聖賢是甚力量直有闔闢乾坤之功　通義仁山金氏曰氣化有盛則必有衰此一治所以一亂也氣衰則必復變此一亂所以一治也惟聖人在上則能以道御氣以治制亂此所以常盛常治而無衰亂也古今言堯舜者皆曰極治之時而不知帝堯乃善制亂之主蓋帝堯治天下泰和六十餘年氣化可謂極盛天下可謂極治矣盛則必衰惟其人事無致亂之因故散而為洪水之横流是亦一亂矣惟帝堯善於制亂所以處亂而不害其為治也　講録云公都子說夫子好辯病在一好字孟子說箇不得已便見得不是好天下二句是不得已之故一治一亂重在亂一邊　初問云氣化盛衰人事得失乎對不得凡人事得失即係氣化盛衰矣

聖人挽回氣化之大方無非是修人事以回天意　原旨
云自堯舜以後一變而為洪水又一變而為夷狄猛獸又
一變而為弑君弑父又一變而為楊朱墨翟世變若江河
然有愈趨而愈下者何則洪水之災此猶是氣化居多至
於暴君代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則是人事俱失
不止於氣化矣但此雖人事盡失然猶是自上厓下至於
臣弑君子弑父則是下之逆上不止於上之厓下矣然臣
弑其君是無君者止於亂臣也子弑其父是無父者止於
賊子也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使天下皆為楊為墨則天
下皆無父無君不止於亂賊之人矣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人而至於禽獸則視夫前之所謂鳥獸害人禽獸至者不

大相懸絕哉然繫而論之不特世變如此聖賢之所以救
之者亦一節難似一節堯之時有聖君在上有諸賢夾輔
又是洪水一件禹只行其所無事便能成萬世永賴之功
矣周公相武王既要去誅動干戈又是箇以臣伐君多少
難處所以周公便難似禹然周公猶有權柄在手所以易
做至於孔子則無權柄在手卻欲以空言維世之衰所以
孔子又難似周公然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是孔子猶以
一人之力挽回一世之亂而能使之至於懼也至於孟子
時則只是口說所以一人之力挽回不來又去望於一世
之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則是孟子之所處豈
豈不尤難於孔子哉

古今樂錄云堯遭天地除神元出坐鴨鴨巳洪水方至為害而子救之堯乃作歌故栞謂堯有神人暢

宜都縣記云宜都山絕崖壁立數百丈有一大株檉其崖間以河長數尺傳云堯洪水人泊舡此旁貫餘故曰掛舡崖　說文云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

丶魏書王肅傳曰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
由聖以致災　講錄云天地開闢以來不知幾番治亂此
從堯說起者以其有徵也　堯時洪水是洪荒之初氣化
使然天非以警堯堯亦無可警者堯乃不諉於氣化而曰
警余聖人之懼災若此春秋災異必書正是堯之心事後
世忽災異而不懼喜祥瑞而好諛堯之心事蔑如矣　答
問編云孟子欲說楊墨之道率獸食人故當堯之時段下
蛇龍居之句此禽獸是猛獸而害人者故曰鳥獸之害人
者消堯舜既沒段下沛澤多而禽獸至句此禽獸是指致
而害人者故下說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世衰道微段臣子
弑君父分明人亦禽獸了故不下禽獸字面楊墨無父無

君不特禽獸其行且禽獸其心不特率獸食人又人將相
食故為此懼節下閑字距字閑是防閑距是足距蓋嚴立
防閑遠距此禽獸使不得食人而人相食也　史記相如
列傳云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陁而
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灑沈澹菑東歸
之於海而天下永寧　易林舜升大禹石夷之野　路史
曰始古之時蛇獸方興鴻水未息人之患也極矣聖人者
作滀沈澇而致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然後人得平土而
居天地之間瀹熱而蕭藾之下足亡患於是散之巢窟以
避之　又曰夫水之居於天地之間也猶血氣之周於人
身無餘欠也方水未艾豈有餘乎壅之失其道而特行於

地上爾及其既乂又非其欠也導之潯其理而遂行於地中也爲老子者至謂道有所謂金丹之靈潯而餌之則可以知萬物之名究川源之理而禹嘗潯之未始不真以爲策雷電而役鬼物也不惟學者疑之始吾於此蓋亦嘗疑之矣於是盡取凡禹貢之篇而讀之則無不以爲禹之施功自下而之上未嘗不然之也夫上者水之源而下者水之委也上者既已衰且懐之則下者淹没而無餘矣今也治之而先乎下焉〻無是理也吾固謂治水者必上流始傾禹亦豈能倒行而逆施哉於是退而求之導山之文而始潯其說焉然後信予之所謂始上流者斷不疑矣 通義仁山金氏曰洪水滔天多是滌降水生之時而禹之疏

鑿則在象緬水落之餘集註掘去壅塞此爲得之然亦有掘平地處如兗州平土當河之衝故禹釃爲漯水疏爲九河亦爲平土沆溢故掘地而使之歸港震澤三江亦然如後世開渠泄水則亦有之其餘亦多是開鑿崖岍壅塞爾

講録云使禹是先使之水由地中行二句本掘地而注之海來險阻既遠二句本驅蛇龍而放之菹來水由地中行者由地之中間行不漫在地上行即今江淮河漢是其處也鳥獸即蛇龍之類隨水而消不復害人也人得平土而居則下者不爲巢上者不爲營窟矣

丶通義程氏復心曰沛草木所生澤水所聚草木生於園囿之中水聚於污池之内所以禽獸皆至禽獸與人相爲

呂氏春秋云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

成測 講録云壞宮室二句是民不得安居棄田二句是民不得衣食邪說句是民不得興行園囿汙池句是民又被禽獸之害都緣於暴君代作耳 通義仁山金氏曰伐奄乃周公相成王之時奄君導武庚作亂周公相成王東征三年伐淮夷踐奄遷其君於蒲姑 按史記秦之祖中潏在西戎生蜚廉〻生惡來〻多力而飛廉善走父子俱材力事殷紂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造石椁於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自殺遂葬霍太山索隱曰事蓋非實愚按此當以孟子爲正 按周書世俘在誅紂前逮周書誅紂之時太公望伐方來王逸禁循呂他伐越戲方侯來伐靡集於陳百弇伐

衛陳本伐磨百韋伐宣方新荒伐蜀禽霍侯俘艾佚侯百韋伐厲皆告馘俘又周公相成王踐奄之時殺武庚伐淮夷徐戎蓋三十餘國史傳不載大抵皆紂同惡之國也 按史記紂益收狗馬奇物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故武王周公驅而遠之又韓子曰昔先王列山澤網絕獨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則不獨是紂所畜也 上蔡語録鮑山問子韶周公何如人對曰仁人曰周公驅猛獸兼夷狄戮國者五十何嘗不殺亦去不仁以行其仁耳 洞學啟蒙云雖虎豹犀象而遠之以龍蛇於菹不是將來俱殘絕了防之毋令爲民害而已此正並生之意 講録云丕顯丕承六句不重文

武重在周公蓋文謨之丕顯者周公相之而顯也武烈之丕承者周公相之而承也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熊非周公誦相之功耶

、原靑云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曰有之見前面尚未有亦見當時不多有意　史記孔子世家云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前漢書楊雄曰師曠之調鍾俟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宋

書志曰昔周之衰下陵上替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綱紀亂矣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罪我者其唯春秋　劉熙曰知者行尭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絶者　虞翻別傳曰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宋史陳亮曰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衆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絶則人道遂為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

朱子語類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緣便懼且何足為春秋之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有得箇治法使這道理光明粲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說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詞奧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犯耳近世說春秋者太巧皆失聖人之意又立為凡例加某字其例為如何去某字其例為如何盡是胡說　車若水曰胡文定之解非也聖人豈顧亂臣賊子之戚哉知我罪我皆說後之君子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作之後之君子豈能盡諒

困學紀聞鶴山曰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

蓋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其說本於呂成公講義其言同鄭漁仲謂魏史黨晉凡忠於魏者為叛臣齊史黨齊凡忠於宋者為逆黨史通亦云古之書事也令亂臣賊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懼矣　荊川集云吾意當時篡弑之人必有自見已之為是而見君父之其不是處又必有邪說以階之如所謂邪說作而弑君弑父之禍起者春秋特與辨別題目正其為弑如州吁弑完一句即曲直便自了然曲直了然即是非便自分曉亂臣賊子其初為氣所使昧了是非迷却本來君父秉彝之心是以其時恐力甚勁於此之時刑戮且不懼又何暇怕見書但有人一與指點是非中其骨髓則不覺回心一回

心後手脚都軟便自動慟不得蓋其真心如此所謂懼也
懼與不懼之間是忠臣孝子亂臣賊子之大機括及後如
胡掌大易之所謂辨而春秋之所以震无咎也如善醫者
下針中其竅穴則麻痺之人即時便知痛癢春秋一言中
却亂臣賊子痛癢處此亂臣賊子便自回心是以能懼春
秋如化工言隨機提醒人也舊說以為亂臣賊子懼於見
書而知懼則所懼者既是有所為而非真心且其所懼能
及於好名之人而不及於勃然不顧名義之人以為春秋
書其名脅持恐動人而使之懼此又只說得董狐南史之
作用而非所以語於聖人機轉人心之妙用且如其說其
弊將使亂臣賊子彌縫益密以逃名而避跡為害不小善

說春秋者無如孟子亂臣賊子懼與春秋天子之事此數
句真得聖微旨當知春秋一部書無一句不為亂臣賊子
而作非特書弑君三十六條也　又曰或謂春秋誅亂賊
者誅其弑君者也曰若是則春秋所誅者止於弑三十六
君之人耳其亦狹矣然則所謂誅亂賊者何也曰治弑也
治諸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夷也凡無王者皆
亂賊之道也　簡端錄云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誅其心
也是故奸者露其情巧者暴其跡欲誘諸人不可得矣苟
有以為討則法加焉故懼　居業錄云古今說春秋者惟
孟子程子精切深得聖人作經之意蓋其學躋於聖人故能
得聖人心事其曰春秋天子之事曰春秋經世之大法皆

說出聖人心事古今作傳者亦惟程子第一胡傳雖祖程
子不及程子簡當發明有力　新唐書史臣曰昔孔子作
春秋而亂賊懼其於篡弑之主皆不黜絕豈以其盜而有
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沒其實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歟自
司馬遷班固皆作高后紀呂氏雖纂漢而盜執其國政遂
不敢沒其實豈其得聖人之意歟抑亦偶合於春秋之法
也唐之舊史因之列武后於本紀蓋其所從來遠矣　龍
川經書發題云詩書禮樂吾夫子之所以述也至於春秋
其文則魯史之舊其詳則天子諸侯之行事其義則天子
之所以奉若天道者而孔子何作焉孟子之所謂作者猶
曰整齊其文云耳世儒遂以為春秋孔子所自作則春秋

其孔氏之書乎夫春秋天子之事也聖人以匹夫而與天
子之事此王法之所當正也不能自逃於王法而能正人
亂臣賊子其有辭矣夫賞天命罰天討也天子奉天而行
者也賞罰至於顛倒錯亂自絕於天矣夫子傷周之自絕
於天而不恐文武之業遂墜於地也取魯史之舊文因天
子諸侯之行事而一正之賞不違乎天命罰不違乎天討
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奉乎天者也周不為自絕於天則
天下猶有王也天下有王而亂臣賊子安得不懼乎然則
春秋者周天子之書也而夫子何與焉或曰春秋而繫之
以魯何也曰天下有王凡諸侯之國之所記載獨非天子
之事乎而況魯周之宗國其事可得而詳也夫子曰如有

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天子之志春秋之所由作也
中吉問辨録云春秋天子之事也是孔子行天子之事乎
曰非也天子之事所謂王者之迹者也蓋周盛時禮樂征
伐自天子出列國諸侯各守侯度以奉天子之明威故其
為史亦皆紀天子之政令東遷之後王室衰微已甚天下
不復尊周列國各自為制僭亂百出不知有天子矣故其
為史亦皆自紀其所行之事無復天子之政令矣此亂臣
賊子所以交作而無忌也孔子懼作春秋考文武之憲章
而託之於魯史筆削襃貶一以為準以明天子之法而尊
周室是為天子之事蓋曰此天子之政令非若列國之史
自紀其事者也曰註引胡傳為解何如曰胡氏以天子之

事為孔子自為天子非惟不得春秋之旨不得孟子之言
而于君臣之義甚有乖焉非所以為訓於天下後世也考
亭據以為解其亦襲舊說而未之思歟曰知我謂何曰謂
我志在於尊周也罪我謂何曰亂賊之交作也由無天子
之法也天子之法明則為亂為賊罪狀顯著寡與有在如
有舉而行者彼將焉逃是故亂臣賊子懼焉然明天子之
法者春秋也春秋我作也得毋以僭罪我乎而乃以為孔
子託南面之權真有罪然者謬矣　邵國賢云春秋於典
禮議焉命討議焉至矣哉為天下後世慮也是故雖不避
竊怭此仲尼之志也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故
曰知我者春秋彼亂賊者烏能知之知惡其害已而已矣

惡之則思所以壞之小則毀大則戕陽虎桓魋之為何所
不至哉仲尼何罪誅亂臣則亂臣懼而以誅之者為罪討
賊子則賊子懼而以討之者為罪孔何罪哉或者以假權
為僭是與亂賊為之辭也　瑞桂堂暇録云春秋天子之
事葉石林謂春秋不特天子之事乃天之事也蓋天子僅
可賞罰一時之諸侯卿大夫時王之得失誰得而治之故
曰春秋為天之事天有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既因魯
史之舊每年必書春夏秋冬石林謂自隱至哀凡十二公
以象天之十二月謂十二為天之大數是矣但以二百四
十二年象天之二十四氣則失之鑿　印古心語云知我
者知我之不得已罪我者罪我明言以正弊也知我即罪

我者此亦孟子表其不得已以好辯見稱於外人之意
講録云知者罪者雖不同而要之則皆有警於人心矣重
在都有所警意不重在罪我而未盡知也人心有警便不
敢為亂非一治而何耶　論衡曰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
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仁義則孟子之傳不
造
、荀子曰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
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偽險穢而彊高言謹
慤者也以不俗為俗離蹤而跂訾者也　晉書庾峻曰惟
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蝨韓非謂之
五蠹　牟子曰昔楊墨塞群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

孟軻闢之乃知所從　初問云處士橫議橫强横也與吾道相角而不肯遜讓也言處士者位不在道又不在也當時楊墨之言戰國亦推尊之與孔子爭衡若不加意痛詆而力排之鮮不為其所勝人心慕其近仁近義樂於效之而不知其流必至於無父無君差毫釐謬千里也可懼甚矣世道衰微端係于此孟子安得不辯故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彼此勝負間不容髮孟子闢楊墨真是閑先聖之道　皮日休曰有周孔必有楊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　歐陽永叔曰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　朱子語類云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

子却不管他蓋他只壞得箇皮膚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辯時舉謂當時人心不正趨向不一非孟子力起而闢之則聖人之道無自而明是時真箇少孟子不得曰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異端之學為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　又問率獸食人亦深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曰不然即它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撒使天下倀倀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尚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楊氏即老莊之道少間百事[illegible]遂啟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

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如近世王介甫其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然所用者盡是小人聚天下輕薄無賴小人作一處以至遺禍至今他初間也何嘗有啟狄亂華率獸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其終必至於是耳　止齋集經筵講義曰惟天下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人主者天之所置非天下徒尊之也猶葵藿之於太陽江漢之於海鳥獸之於麟鳳也而誰敢易之是故天下之士忘身以為主忘家以殉國非直苟利祿也假使世之學者皆操楊朱之心雖損一毛而不以利物是無與事君者也故曰是無君也人有父母有兄弟有夫婦均此愛也而先王立教每

為之主而獨隆於父記曰為人子者不可不私其父不私其父不可以為人子矣是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雖其父之伯仲不可以不異宮也又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主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無二尊也此言苟尊其父雖父之配不可以不殺服也是之謂一本假使世之學者皆操墨翟之心愛無差等是人人而父也故曰是無父也人所以相群而不亂者以其有君父也有君在則上下尊卑之分定分定則不亂矣苟無君父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苟有爭心不奪不饜是人心與禽獸無擇也　馬瑞臨曰按自夫子沒而異端起老莊楊墨蘇張申韓之徒各

以其知外馳至孟子始辟而闢之然觀七篇之書所以距
楊墨者甚至而闢略於餘子何也蓋老莊申商蘇張之學
大要俱欲掊擊聖人鄙堯笑舜陋禹而自以其說勝老莊
之蔑棄仁義禮法生於憤世嫉邪其語雖高虛可聽而實
不可行料當時亦無人宗尚其說故鄒書畧不及之蘇張
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大抵皆枉尋直尺媚時取寵雖可以
自售而鄉黨自好少知義者亦羞稱之故孟子於二家之
說鄙斥絕之而猶未數數然若正以其與吾儒旨趣本自
氷炭薰蕕遊於聖門之徒未有不知其非者固無俟於辨
析也獨楊朱墨翟之言未嘗不本仁祖義尚賢尊德而擇
之不精語之不詳其流弊遂至於無父無君正孔子所謂

似是而非明道先生所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者不容不
深鋤而力辨之高氏子畧之言得之矣而其說猶未暢愚
故備而言之韓文公謂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以為其
二家本相為用而咎末學之辨嗚呼孰知惟其似同而實
異者正所當辨乎　王忠文公危辭曰天理人欲勢必相
反故循天理則絕人欲狥人欲則滅天理然世固有狥人
欲而合天理者有絕人欲而反天理者齊桓晉文之霸也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號令列國幾於改物無非狥人欲也
然其尊王室安中國攘夷狄則循天理矣楊朱墨翟老佛
之徒以為我兼愛清淨寂滅為教無非絕人欲也至於無
父無君殄人類為禽獸之歸則滅天理矣　呂東萊曰舊

說以闢為闢習意味甚長楊墨肆行正以吾道之衰耳孟
子所以不求之他而以闢習先聖之道為先務也　初問
云闢閑衛也峻其防也斯道無有形迹何以閑之耶吾孟
子極力辯是非使人人曉然知吾道之是則此道在人心
方有箇大防截然其城郭而森然其四維矣曲學異端誰
能入之距楊墨放淫詞皆閑先聖之道以內事
丶古史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以是
匹禹也夫禹之功與天地並而孔孟以空言配之不已夸
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
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而申商韓非之學
違道而趍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

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
孟子者惟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
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
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
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
害於其政者必不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
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　講錄云是
周公所膺不重周公只見楊墨之當膺戎狄無父無君楊
墨也無父無君與戎狄何異戎狄既是周公之所膺則楊
墨亦是周公之所膺者說周公便可知禹孔矣　大全問
孟子欲息邪距詖而必以正人心為先何也朱子曰此探

本之言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何必爲此紛紛而涉好辨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而排爲我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言之所以不得不多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　雙峯饒氏曰說既邪辟其行必偏詖其辭愈見淫蕩詖行淫辭自邪說上來放者放廢距絕

雲峯胡氏曰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夷狄篡弑之禍由人事邪說爲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人之本心未嘗不正爲邪說所害淪於不正故孟子之辯拳拳欲正人心其任也亦必先於正君心　講録云我亦欲正人心四句須以正人心爲主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皆所以正人心也人心原有良知無不正者只爲聞見染着便不正楊墨以爲我兼愛之說誣天下良知幾於汩沒而心都不正了若不距放他豈能掃雲霧而覩青天耶孟子爲此而辯即禹視民之溺由己溺之周公息我人斯亦孔之將孔子周流四方席不暇煖之念也

、初問云能言距楊墨節註好孟子以闢楊墨自任又以之望人蓋陷水火而號呼於人苟有介於其側者誠不忍不爲之匍匐而援手矣且云聖人之徒者蓋一邪一正其途自別當時之人雖知楊墨然聞聖人之名未必不仰而慕之故孟子云然三復此義可悲矣　講録云此條說楊墨之害不惟我欲距之並要人皆致力而距之也人人與之爲敵他便無所容於世而其害自息矣此孟子勤勤懇懇屬意處然即此言亦可見當時楊墨入人之深而惑人之衆不有孟子真是服左衽而言侏儺矣　韓愈荅張籍云前書謂吾與人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之道傳者若不勝則無所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　吹劍錄云孟子韓文公荆公皆好勝孟子皆稱好辯張籍曰與人商論不能下氣元城曰金陵不可動者以能強辯文豹謂三人均之爲好勝孟子好以辭勝文公好以氣勝荆公好以私意勝　寅退錄紀孟子詩云異端邪說日交馳聖哲攻之必費詞深詆並耕排許子極言二本闢夷之後明陳仲廉無取力斥楊朱義不爲寄語外人非好辯欲令大道日星垂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

文選註劉熙曰陳仲子齊一介士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無見也　歷代確論潁濱曰陳仲子處於於陵齊人以爲廉而孟子以仲子所居之室所食之粟

未必出伯夷而非盜跖之人亦安能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若是則孟子之責人也以難曰否居於陵而食其食非孟子所謂不可而仲子之所謂不可也天下無伯夷仲子之義宜不居且不食也天下不可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然則非其居於於陵食於辟纑之果汙也而不食於母避兄之室爭之不可繼也故曰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君子之行為可充也為可繼也然後行有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故曰非與而謂之與充類至義之盡也君子充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子之兄猶盜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無所容則誰與立乎天下故君子不受於盜而猶盜者有所不問而後可以立於世

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也　講錄云伯夷盜跖字不可泥但合義的便是伯夷不合義的便是盜跖是未可知亦不可以義與不義兩平說重在不義一邊蓋云伯夷不多得仲子室粟之從來出自盜跖亦未可知也苟出自盜跖則其愧於蚓也不益多乎　問交際章說物之從來不必計此又計仲子室粟之從來何也曰從來之義不義本不當計若此處只因仲子計其母兄室粟之從來故亦以從來者詰之而因以折之耳母兄室粟之從來固以不義而不食不居矣然自己室粟從來亦未必義也如何又食之居之耶　莊子逸篇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飲不義之水徐幹中論曰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欲以為絜也則不如無家焉　溫公疑孟曰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為吾既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於陵於陵之室與其身織屨妻辟纑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種之者誰耶以所食之鵝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耶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欲耶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為也孟子譏之何其甚歟　或問編云孟子此章原不責其中正之廉亦不責他廢大倫處止就仲子一偏之操而推

極言之以見其決非人之可為耳范氏註乃孟子言外意當與下孟簞食豆羹之義章參看用之本章則混

談經菀卷之三十二

談經苑卷之三十三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孟子

離婁章句上

○離婁之明

韓非子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 又曰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

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 漢桓寬曰輸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枘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 樂書云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聖人明道之象以制器即器之體以寓象非智至明不足以創之非工至巧不足以述之離婁之明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智之至明者也公輸子之巧能得意於運斤成風之妙工之至巧者也以至明之智創物而以至巧之工述之不能廢規矩而成方圓是規矩非出於方圓而方圓之所自出者也述天地自然氣數而以聲通之謂之律辟之曲折而成方雜比而成文謂之音聖人推日以配音因辰以配律非聰至聰不足以達之師曠之聰能合乎八風之調聽之至聰者也以至聰之耳聽樂不能廢六律而正五音是六律非生於五音而五音之所自生者也蓋方圓之所成五音之所正必本於天性之聰明成於人為之法度然則堯舜雖有睿聰明作元后之道苟不資法度之粗以為仁政其能平治天下使之各當其分而不亂哉傳曰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 原旨云此章文體甚整每說一段必有一箇証佐徒善不足以為政節是証前一段為高必因丘陵節又是証前一段城郭不完節又是証前一段責難於君節又是証前一段視每節首必加故曰二字可見 初問云離婁是明之極師曠是聰之極堯舜是道之極道至堯

舜而止然所以顯行其道者仁政是也若不以仁政則所以處置天下若尚少箇條章天下何從治耶 此道字是虛字眼空空說屬心思邊多凡堯舜運精一之神幾執中之妙憪屬天下以成身而不忍一民之失所者皆有箇當然之則也所謂道也此道必須藉仁政而行 道在政內當然之謂道行此當然見之文章制度之謂政政者道之迹也所以行此道而見之事者也 次節言先王之道第四節言先王之法總是治天下之法度 講錄曰孟子欲為君臣者以仁心行先王之政故發此章之論蓋君臣之為政皆是為民而仁民之政唯有先王最善雖古今異時彼此異勢亦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宜於彼而不宜於此

者然先王之政規矩也六律也方圓之巧雖萬有不同然未有舍規矩而能成者五音之辭雖代有不同然未有舍六律而能正者仁政之行雖窮則變變則通不可以執一論然未有舍先王而能善者也故孟子惓惓要人行先王之政章首至可謂智乎總君臣而責之唯仁者至喪無日又是責君天之方蹶至謂之賊又是責臣　道字即下文之心思仁政即下不忍人之政平治天下即下之仁覆天下矣

淮海近語云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澤與堯舜仁心仁聞不同堯舜有仁心仁聞便有仁政故徒善之善與堯舜之善不同堯舜有是善便有是法　樂書曰齊王恩足及禽獸而功不加百姓其心非不善也而無益於政徒

善不足以為政故也禹之法非亡而夏不世王其法非不美也而無益於行徒法不能以自行故也　講錄曰徒善句就承上條而斷之徒善正是有仁心而不行先王之道者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便是不足以為政徒法句只帶說耳　問論治者只要遵先王之法假饒自立一法是可行的亦以為道否曰先王都是始受命之君法制自是不同我

高皇帝有曰自古建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於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己長者甚相遠矣又曰俗儒多是古非今姦吏常舞文弄法朕今與群臣已定國法後嗣祖訓一書立家法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制一字不可更改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祐於無窮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故規矩律音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說耳目言力心言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

雙峰饒氏曰惟天下不能常有聖人所以要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繼字最有意味不然仁政雖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矣　石梁意見拾遺云聖人既竭目力焉已知方圓平直猶恐未的又用規矩準繩以校之其為方員平直也的然無差矣既竭耳力焉已知五音矣猶恐未的又

用六律以正之其為五音也的然不謬矣既竭心思焉已可以仁民矣猶恐澤不及民又行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意見以為如此說似是本文之意集注謂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此擴充而言之非本義也　初問云心思乃經畫所以治天下者仁政乃流布所以治天下者聖人竭心思乃是四海皆吾度內無一念不到無一處不及繼之者即從此心流出文章制度紀綱號令皆自心思竭處來當此時便是一政之立一仁之施政在一日則仁在一日有先王之政則有先王之仁真通天下為一身而天下後世皆在聖人度

內矣堯舜極治不過如此　聖人心思所竭處不是分外加增萬物一體理心純是至仁九州四海原在其心之內竭者盡理心之分量也然必達於政而後分量始盡　講錄曰此條舊說理人立法之善不是盖是說聖人立法之意理人因仁心不足以覆天下故以不忍人之政寄其心思而使天下被其仁也理人立法之意如此況後之為政者而可廢法乎　樂書曰周官天子執冒圭以朝諸侯圭以鋭為用象天有生物之仁則其命之以冒若豈亦仁覆天下之意歟然於耳目言力於心言思者盖人以心為君無為以運其思於內以耳目為官有為以竭其力於外故也　又曰莊周反謂膠離朱之目天下人始含其明攦工

倕之指天下人始有其巧塞瞽曠之耳天下人始含其聰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盖非一曲之論將以復道之本故也　一說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皆當句絕下文以為方圓平直不可勝用正五音不可勝用與仁覆天下三節文勢相協　文子曰所謂無為者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若夫水用舟沙用跦乃鳥切泥用輴敕倫切山用樏音蘽夏瀆冬陂因高為山因下為池非吾所為也

、講錄曰仁者因先王之道而為政有澤以被民當時皆以為宜有法以傳後後世亦以為宜故曰宜在高、原肯六播惡於衆播字好如傳播之播言其無處不到也從高位高字說來書言紂之惡而曰流毒於下國亦是此意　大全朱子曰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信道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極自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修法只是冒法以為姦便是不信度也　孟子剛白何謂上無道揆而下無法守也上者君也下者臣也君之所揆之道為臣所守之法也何謂朝不信道而工不信度也朝者君相也工者庶官也君相無道法則不能正於朝廷朝廷不正則百官不正是故無可信之度也何謂君子犯義而小人犯刑也凡在位者皆君子也凡無位者皆小人也君相朝廷百官君子者庶民之表也

君不仁故相亦不仁君相不仁故無道法君相無道法則朝廷無信道朝廷無信道則百官無信度百官無信度故君子犯義君子犯義故小人犯刑而亂亡之禍至矣此不仁之在高位播惡於衆者也何謂上無禮也無禮也者不體乎天理者也即無道揆之謂也以無禮故犯義也何謂下無學也無學也者不學乎天理者也即無法守之謂也以不學故犯刑也何謂賊民興也賊者害仁者也小人害仁故犯刑也此言喪亂之道皆起於君之不仁者也　講錄曰上指君下兼指臣民君者紀法之宗不仁而在位是君無道揆也故臣民皆無法守下句是因上句而然朝與君子工與小人四句亦各重在上句禮義以治君子、法

上馬者不說法而說道義刑罰以治小人故下馬者不說道而說法度刑　城郭不完兵甲不多國只不强而已田野不闢貨財不聚國只不富而已未必就至於喪亡惟不仁而在高位是上無禮了便下無學賊民興國之喪亡無日矣是之謂災害

、通義程氏復心曰泄泄柬周時語沓沓戰國時語孟子以沓沓解泄泄蓋以泄泄古語難曉而以當時之言人所易曉者釋之也只是不把當事緩慢之意也　大全朱子曰恭與敬大槩也一般只是恭意思較闊大敬意思較細密責難之恭是先立箇大志以帝王之道為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即是做那責難底工夫　問所謂陳善閉邪

者柰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類此所以自謂敬王　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其君不足與為善而不之告或謂君為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君否朱子曰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以十分只做得三二分若只責以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智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豈可謂吾君不能

而遂不以此望之哉　原旨程氏曰責難者欲其行也陳善閉邪者禁其不行也恭者尊而隆敬者謹而恪　初問云恭敬一也自尊君而言謂之恭自在我處心而言謂之敬陳善閉邪是責難工夫　講錄曰此條說事君之道以仁心行仁政者事之難也須以此去責君然責難亦只是箇大綱陳善閉邪纔是裏面工夫若只以難責君而不能隨事開納亦無有成之理閉邪全靠陳善君心方向於邪我開陳善道以告之使君悅於此舍彼所欲而從我邪心便消滅了故陳善所以閉邪閉邪全靠陳善好勇而告以大勇好貨色好俗樂而告以與民同樂此皆陳善閉邪之類

〇規矩方圓之至也

大全朱子曰規矩是方圓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蓋規矩便盡得方圓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圓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為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為人倫之至　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觀二典大槩可見是事事做得盡　人之生也均有是性故均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而所由莫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為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為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夫方圓而天下之為方圓者莫不出乎此也　初問云法堯舜不是徒祖其故智襲其舊迹要以仁心為主有此仁

心自然政事皆出於仁不必拘泥其已成之法而參互變
通皆堯舜也故孟子言所以事君所以治民有兩所以字
千聖相傳須法其心　明道全書云道二仁與不仁而已
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
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
其友只是二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仁與不仁只是一箇
天理與人欲而已纔出天理便入人欲豈復更有他道哉
此古之聖賢所以兢兢業業而不敢不謹也　初問云人
倫只是至仁仁者天地萬物一體融通浹洽藹然周流雖
各有片段自是聯綴即天地生生之意貫於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朋友也故曰肫肫其仁道二仁與不仁仁字即人

倫中藹然處便是　人惟有此藹然所以能盡倫藹然者
心之生理也生理之謂仁若人心一死則以尊不知有君
以親不知有父形骸間隔一膜胡越矣安能盡倫耶聖人
人倫之至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一仁盡之矣　呂氏春秋
曰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能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
賢名關龍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而不
能與之賢名　大全雙峰饒氏曰改是要改其惡謚古今
謚法最公後世亡國之君皆得美謚公義廢矣　小荀子
曰商德之衰不鑒於湯禹也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也側
弁垢顏　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若大側景之鏡
亡鑒矣　潛夫論曰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

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常觀上記近古
已來十代有三織國不數夫何哉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
所亂而亡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愛其所以亡是雖相去
百世縣年一紀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已徵敗迹若重
規襲矩稽節合符故曰雖有堯舜之美必考於周頌雖有
桀紂之惡必譏於版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
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
原旨云此章前面說一箇堯舜後面說一箇幽厲中間却
說一箇仁與不仁堯舜是仁的為堯舜則可以為後世法
幽厲是不仁的為幽厲則不免為後世鑒堯舜正與幽厲
對看中間引孔子語却是个轄兩頭的　講録曰引詩要

人以上不仁之禍為鑒臨菴子云以幽厲為鑒恐似把上
之幽厲實作幽王厲王矣看孟子之意總在為民欲君法
堯者欲其仁民也欲臣法舜者欲其以仁民之道輔君也
故繼以暴民之說然暴民以下似只責君而不責臣者何
也蓋君臣一體為君者至此為臣者亦難逃其責矣若能
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君亦何至此哉

○三代之得天下也

困學紀聞云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
矣二世而失猶不得也　質言云天下惟仁可以聯屬人
心仁者一體浹洽之謂四體痛癢處不待心使後知一故
神也聖人之仁心一體視四海而已矣　虛齋蔡氏曰云

代之得天下二句主有天下者言也然非惟天下之得失
係於仁不仁國之所以廢與存亡者亦然亦非諸侯之國
為然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然也　興盛也不止於存廢衰
也未至於亡　大全雙峰饒氏曰社稷宗廟以祭言四海
以土言四體以身言　新安陳氏曰不保四海以下皆不
免於死亡非特不保四體者為然
○愛人不親反其仁
疑問云當時之君好責人而忽自責且些小設施便求效
驗少有不應輒便尤人故孟子只教以反求二字愛人不
親治人不治禮人不荅非人心之難為感由我感之者之
未至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全不責人只知責己以正其

身其身正則天下之愛敬且治者已先在我故曰天下歸
之天下本不逺於身而其歸亦不出於正身之外此是實
理引詩專重一自字　明儒經翼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
只見人不是若見自己不是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只是
不見象不是王子　陳潛室木鍾集云治謂人主臨民必
有明照之智方能服得人臨民而民不服是自家明照不
足也　講録曰愛人治人禮人是通乎上下之事不止為
君者或疑治人之說不可通之於下却不知治者整理之
謂士庶人之於人亦有所整理也　三反字不是徒反必
有益盡所未盡的工夫人者對己之稱下云天下則盡乎
人矣　引詩以證上文之意其身正是求言配命天下歸
之亦是自求多福也　大全雙峰饒氏曰上面三句包括
未盡所以下面又說皆當反諸己添箇皆字凡有行不得
所欲者必自反諸身則我之身無不正天下亦歸之矣皆
字說得闊不特說上面三者而已永言配命是常、思量
要合理求是無間斷之意此章補前章意前章說大綱此
章說得密
○人有恒言
呂氏春秋楚王問為國於詹子詹子對曰何聞為身不聞
為國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國之本在於為身、
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
家為國以國為天下　大全慶源輔氏曰人之常言雖曰

有存而但及其外君子之論則必究其本而無有或遺行
其本則末可舉矣以是而質於大學之言則曾子子思孟
子相傳之學不可誣矣　虛齋蔡氏曰家之本在身下要
入身正則家齊然不但家以之齊國亦以之而治天下亦
以之而平方得孟子之意　疑問云身是天下國家之根
本一事不可廢者虞書云慎厥身修思永大學云一是皆
以修身為本孟子欲剔出此本以示人故舉恒言推及之
不是說恒言不知其序又不知其本之所在
○為政不難
黃氏日抄云古者卿大夫皆世其官所與共社稷者故曰
巨室後世誤以兼幷之家為巨室以屈法縱惡為不得罪

則非矣陳潛室木鍾集云得罪謂以非道取怨所謂不得罪者謂合正理而不致怨於人非曲法以奉之也大家人心所係義理服得大家則人心歸之矣　通義輔氏曰吾之德教無所留碍若凡君施教令於下其勢本甚易苟其德不足以服夫人則近而公卿大夫必懷疑謙而有不肯奉行之心遠而群黎百姓必生怨謗而公肆沮格之意如此則其為留碍也大矣安能有脊然脊放之應哉今內而巨室外而天下無不傾心向慕惟恐其德教之不下則德行如置郵之速令下如流水之源無復有遏留窒碍者矣　疑問云巨室是先朝舊臣其間見最多最廣且戰國時或多擅權跋扈吾所行少有不合其宜便感動他不得

罪生其窺伺之心故須以道德自處令其心服說不得罪就接一慕字慕從感動上來用一毫勢力不得若用勢力有國者豈敵巨室不過國與天下之慕非必探討巨室消息人心同然巨室慕自可必國與天下之慕耳孟子云云只論自近及遠理勢固若是耳德教沛然於四海正是為政　初問云為政若欲使天下治也欲天下治豈能家喻戶曉得有箇大機括要在感乎感乎之本在身然自近及遠政沛然矣感巨室若須使之心悅誠服方謂之不得罪吾不能修身正心其能然耶出治者當於此理會　德教二字不分德教正是政　原旨云巨室世臣大家如周有尹氏晉有六卿魯有三家齊有高國衛有孫甯鄭有伯有子皙之徒以至漢有七國唐有藩鎮皆是能反身以正之者其上也其或惡之已稔勢將為逆能秉威權乘機會以除之者次也至於太阿倒持動為所制而後圖焉鮮有不為反噬者矣然勝之當以德為本

○天下有道

大全雙峰饒氏曰小德大德小賢大賢以理言小大强弱以勢言蓋天下有理有氣說事上說氣便是勢纔到勢之當然底便非人之所能為即是天了又曰賢兼才德以政事言也雖曰時勢如此然有大德者使能回天便勝這勢如文王自小至大由百里而三分天下有二不為紂所役此可以見德足以勝時勢處　疑問云此不是教小國受

大國之命今激發人之不受命者當師文王為政於天下首說順天逆天是泛論其理勢引齊景公云見居無道之世未有不受大國之命而可幸存者若耻受大國之命除是師文王可以自勝耳師文王全在為仁五年七年又參之時與勢此是聖賢稱量不苟處為政於天下即無敵於天下蓋行仁如文王自然受天命小大强弱非所論也故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此數句是一篇脉要激發語今也欲無敵以下又深慨世之不自激發者必難免於無道之世也　原旨云首章只論箇理勢見人當聽命於天齊景公以下皆是自强以立命於己也　申包胥曰人衆則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似言無道則人勝

天有道則天勝人孟子却總言之曰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有道無道莫不有天者存特順之逆之者人耳此語從古無人道得不可輕易看過

、翼跡陸子曰理勢二字當辨賓主天下何嘗無勢勢出於理則理為之主勢為之賓天下如此則為有道之世國如此則為有道之國家如此則為有道之家人如此則為有道之人反是則為無道當無道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小人志得意滿君子阨窮禍患當此之時則勢專為主群小熾然但論勢不論理　講錄曰小賢即有小德者大賢即有大德者兩句是一意不要兩平看　中玄問辨錄云此論至平至為的確非若後人持論不分有道無道必皆以

德言而無論於勢必皆以役德役賢為天而不然者則非天也曰其義何如曰堯舜之世九官相讓六德為諸侯三德為大夫濟濟乎爾雍雍乎爾當是時而稱詐力是亂人也是故三苗竄防風至春秋戰國之時吳楚爭長秦伯西戎虎視鴟張弱之肉強之食當是時而不審己量力是愚人也是故江黃滅燕丹亡曰當無道之時而小且弱也則止於事大事強而已乎曰固也然豈徒以事人亦強為善而已矣故曰如恥之莫如師文王必為政於天下矣蓋不惟化小為大化弱為強抑且化無道之世為有道之世則善於奉天者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既不能強於自治以昌其國而出令以使人又不能因時勢之宜屈己自下以聽人之命是與物睽絕也絕物則絕於天矣景公之言宜若可取然景公之齊即桓公霸諸侯之齊雖時勢下衰尚振起作新之獨不在我乎而顧為是巽言横涕孟子姑取其說以証小役大弱役強之事其委靡自棄之罪未暇議也　新唐書云漢至昭宣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來不言往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柰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為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御烝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異於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婉冶之姿毀節異類垢辱甚矣　唐鑑代宗以皇女許妻田承嗣之子華帝意欲

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范祖禹曰齊與吳皆列國也後世且猶羞之代宗德不足以柔服刑不足以御姦以天子之尊而以女許嫁叛臣之子苟欲姑息而反以納侮君道卑替甚矣

、原旨前云小國師大國則如恥之恥正應受命之恥為何又兼大國在內蓋大國亦有為強國所役如齊桓時則齊強而晉楚弱晉文時則晉強而秦齊弱是也　講錄曰此大國是小國中差大者大國所乘之勢稍易小國所乘之勢稍難故以五年七年為差然亦大約如此不是限定着年數

、大全西山真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商之

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於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　西漢書劉向疏云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陳潛室木鍾集云仁不可為衆言仁者雖為衆看有幾多人衆來到仁者面前皆使不得譬泰山之前難為山大海之前難為水　講録曰此舉文王為政於天下之事以見其可師也仁不可為衆三句都是孔子說的不可為衆猶俗云難做衆去抵當他此指文王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則是因文王而汎論其理也　原旨云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易之所謂困蒙也猶止於不受人之命也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易之所謂剝膚也則未免有切身之災矣

○不仁者可與言哉

呂氏春秋云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然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　大全西山真氏曰自古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常諫紂矣召穆公常諫厲王矣而二君不離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繆以危為安以菑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背若此者

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　樂書曰水之為物其出有源其行有委得其地則清非其地則濁清者為陽人之所尊也以之濯首飾之纓豈仁則榮人所尊戴之意耶濁者為陰人之所賤也以之濯下體之足豈不仁則辱人所卑賤之意耶由是觀之水之性未嘗不潔而或清或濁非性之罪也異其所處以取之而已人之性未嘗不善而或仁或不仁亦非性之罪也異其所為以取之而已　新唐書劉蕡曰春秋書梁亡不書故者梁自亡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楚辭集註曰滄浪即漢水下流見禹貢按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今均州漢水中有滄浪洲是其地也滄浪之歌乃是荊楚間風謠之舊故屈原漁父辭亦有此句或謂夫子自葉至漢而聞孺子之歌今楚中又自有滄浪水乃屈原答漁父處其地不同歌辭則一而取義各不同夫子言水之清濁則有濯纓濯足貴賤之義此其自取也屈原所引則謂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故各有所用而不相通要其用處亦不出夫子之意　疑問云孺子之歌本出無心孔子聞之發出自取二字將世間利害源頭分明點破最是提醒人心語自侮自毀自伐數自字承自取二字來極可玩味　清斯濯纓二句一條說下不平對與大學善則得之二句同當味二斯字一矣字　講録曰夫人三句承自取之言推之也夫人即指不仁者不仁之人有身有家有國身而人得侮之者以其不仁而

自取人侮也家而人得毀之者以其不仁而自取人毀也
國而人得伐之者以其不仁而自取人伐也是豈可以怨
天而尤人哉
○桀紂之失天下也
呂氏春秋曰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
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
有也得民必有道萬乘之國百戶之邑民無有不說取民
之所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衆哉此取民之要也　管
子曰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
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
滅絕我生育之　新唐書陸贄曰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

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
惡靡不知所秘靡不傳所為靡不効馭以智則詐示以疑
則偷接不以禮則其狥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
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　淮海近
語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只是以民之心為心一毫不與
以已　原吉云前是得失二字知所以失則知所以得後
是欲畏二字所畏在此則所欲在彼水之就下獸之走壙
猶是性之使然若魚則何擇於淵雀則何擇於叢皆獺與
鸇有以敺之也故湯武雖仁桀紂不暴民亦未始舍此而
就彼也　呂氏曰以羶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以茹魚
去蠅蠅愈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桀紂以去之之

道致之也　周生烈子云桀紂是湯武之梯秦項是大漢
之階四逆不興則四順不昇　太玄經曰鷹萃於林獺入
於泉　抱朴子曰獺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　疑問云民
心畏不仁之甚一見仁者即趨之如不及蓋有所以敺之
者故以為淵敺魚二句別出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一
句來一過下箇歸字一過下箇敺字歸則不待敺而況有
為之敺者其歸孰能禦之　大全南軒張氏曰非利人之
為已敺也特言其理之必然耳循夫天理無利天下之心
而天下歸之此三王所以王也假是道而亦以得天下者
漢唐是也故秦為漢敺隋為唐敺季世之君肆於民上施
施然自以為安而不知其為人敺哀哉　新安陳氏曰此

章綱領在一仁字仁民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能如
此則可以謂之好仁而不仁者將敺民以歸之其王天下
也孰禦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
大全朱子曰自暴者所言必非詆禮義說沒這道理是之
謂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言也自棄者意
氣卑弱志趣凡陋知有道理甘心自絕以為不能我雖言
仁義之美彼自不肯做是不足與有為也自暴者剛惡之
所為自棄者柔惡之所為　言非禮義以禮義為非而拒
之以不信自暴自賊害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謂不能
而絕之以不為自棄自棄絕也　講錄曰自暴自棄自字

是提醒人處不干別人事都是自己暴棄了真箇可惜禮
義屬自暴仁義屬自棄不可與言不可與為之分屬者互
文也
、初問云自暴棄者只因錯認仁義為難要在別處居身
着脚舍此就彼不知安危邪正之辨故孟子言居身着脚
處只有仁義最好更無別處可居可由也有此好處而自
暴自棄不居不由之真是可哀　吾人於天理上存心安
身當視之為居室然常常在居自是妥貼自是安穩無震
風凌雨之患此、不是安宅於天理上處事往來走動步步
踐此當然之則目是大口至正蕩蕩平平不偏不陂此不
是正路居之為仁故曰宅由之為義故曰路義者仁之發

仁者義之存一理也　大學衍義曰仁者心之德心存於
仁則安反是則危義者心之制身由於義則正反是則邪
二者皆吾所自有而甘心於自棄焉是曠至安之宅而託
曠蕩之野背至正之路而趍荊棘之塗此聖賢所深哀也
明儒經翼曰安宅是良知無歉處正路是良知直遂處
一毫有歉便輾展不安一毫不遂便非本體流出來非正
也　蔡氏　口義云仁謂之安宅者理具於心心通百體此
理不失則耳目口鼻各得所止而不搖於人欲之危故仁
謂之安宅者以其安固而不搖也義謂之正路者循此心
而發則事事物物各有所當由之路而不蹈於旁蹊曲徑
故義謂之正路言其平坦而不偏也百體不從心而逐於

物則為曠安宅矣百行不從心而牽於欲則為舍正路矣
所以然者由其自暴自棄故也　有此仁則欲更挽他不
得故曰安有此義更不走入差路故曰正　大全雙峯饒
氏曰前面說自暴自棄兩等人後面說不居不由又只指
自棄者言之何也蓋非毀禮義之人已不可教誨矣那不
能為底只是為之不勇耳尚知得可居可由猶為可教所
以孟子只說此一項只歎息那自棄之人有安宅而不居
有正路而不由是可哀也

〇道在邇而求諸遠

大全雲峯胡氏曰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事字是人為
之當然　蒙引曰此章論道術也當時處士橫議墨氏之

徒曰人人若視親疎為一體天下平矣楊氏之徒曰人人
若只求己之非是而不較人之得失天下平矣孫吳之徒
曰行吾之計自足以平天下申韓之徒曰行吾之法自足
以平天下而不知此皆亂天下者烏能治天下　孟子所
責不在天下之人乃在為天下之人反思以道術易天下
者也此意最要看明白　講錄曰道與事空說道是性分
之所固有近也事是職分之所當為易也然亦不是兩項
事即道之見於行者人人句槩說天下之人各親其親各
長其長無人君倡率意天下平緊帶着上說人人便是天
下親親長長便是太平矣　孟子測曰何謂道邇而求遠
也道具於心邇也外心而求焉遠也何謂事易而求難也

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易也舍其自有之知能而矯焉以為
之難也人人親親長長何以天下平也天下之人親長而
已也親長者天下之所同有也親之長之而易且近焉者
天下之人之所同然者也人人親親長長則天下無不親
不長之人而皆得其平也　疑問云上是病求道之太過
下正指此道以示人非由邇及遠之說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

大全朱子曰反身而誠見其本具是理而今不曾虧欠了
他底　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
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
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　獲上信友等

皆以有道言蓋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諛悅苟容以
求獲乎上便佞詭隨以求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悅乎親
實行取長以求誠其身皆是也所謂誠身能實踐其所明
之善而有諸身之謂　草廬輯粹云孟子傳子思之學其
言誠身悅親之道本諸中庸然中庸言順親而孟子言悅
親悅與順有以異乎孟子嘗云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
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得親之悅為得諭親以道為順悅親
者人或可能順親者學睎聖賢而後能也孟子言悅以該
順蓋通乎上下而欲使人人可能也　講錄曰此章以誠
身為主首節推言凡事本於誠次節言當誠之意末節言
能誠之效居下居上者都要如此特以居下位者示例耳

人之一身上則有君下則有民外則有友內則有親是
皆不可易動者故自治民獲君信友悅親推到誠身以見
誠身為動物之本而人不可不誠也　誠身偏在悅親是
步步遡下來的文法其實各件都本於此誠身所包者廣
不止悅親一件明善即誠身的工夫不是兩平說話

大全問思誠莫須明善否朱子曰明善是格物致知思
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更有
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
他　道護錄云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
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只為有這軀殼故假思以
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　講錄曰誠者思誠者重在思誠

上誠者天之道蓋云人心之誠是天賦本然之道而思誠
以全此天道者則是人道之當然也

莊子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　文選
班孟堅曰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養流睇而猿
號兮李虎發而石開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操
末伎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真　陸宣公曰推誠待人人
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　宗鏡錄云箭穿石虎非功
力之所能酧告三軍豈麴其之所造筍抽寒谷非陽和之
所生魚躍冰河豈網罟之所致悉為心感顯此靈通　弘
明集宋宗炳論曰魯陽迴日耿恭飛泉宋九江虎遠江而
蝗避境猶皆心力精微能使非道玄通　大全慶源輔氏

文溪楊[illegible]曰三仁去而殷[illegible]二老[illegible]……[illegible]

曰有感必有應驗便是應處極其誠則合內外平物我感與應皆非自外也此其所以無有不動也　雙峰饒氏曰人要為君取信必須朋友稱舉薦進然朋友所以稱譽必能修身齊家方有可稱者若是不說於親則何可稱之有能說親必出於誠心乃可這是推原誠身效驗如此若說誠身工夫則無間於事親取友事君治民之際誠到至此自能動物則以之事親而親悅以之取友而友信以之事君而君用以之治民而民從初無先後之分矣　初間云誠到至處無一毫虛假即是天命人人各足乃人心同然之妙處也豈有不動之理　動者動於至誠也動於人心之同然也性最誠誠最一所以同然所以動人若誠非出於所性則人各自為見矣欲動得乎

○伯夷避紂

前漢書婁敬曰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　三略曰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虫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　王荊公曰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與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耶乃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趋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耶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公哉　講錄曰此章不為文王說是勉諸侯行文王之政以收天下之人望重在末條　原旨云文王之德猶百年而未洽而今可取效於七年文王之化僅怙冒於西土而今可為政於天下所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者也　鶴林王露曰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為世間辦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為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然竊意二老受文王

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思冠冕之毀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各以一事自任如三仁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全節或歸周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矛盾哉觀伯夷之諫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講錄曰問二老同歸文王至于孟津之會一則為鷹揚之勇一則為扣馬之諫何其不同也曰太公是憫當日之無君而救之切伯夷是恐後日之無君而慮之深我

章皇帝有曰太公之心在一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為生民計也真知二老之心者矣

○求也為季氏宰

原旨云此章只是富强兩字然叙得甚變化聚斂是富善戰是强連諸侯者近於强兵而不身任其事任土地闢草萊者近於富國而不純取於民要之皆不外於富强兩件也　講録曰此章論善戰之罪先以富國説起見得善戰之罪尤大也　善戰者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宜服上刑若夫連諸侯辟草萊任土地者雖亦是大罪然不至於殺人較之善戰者其刑皆次之也可見善戰是天下之極刑矣　連諸侯者諸侯相結不知有尊王之義此只説他無王未説到攻伐上若説攻伐便又與善戰一般了辟草萊任土地者盡把閒曠之地開來斂民之稅只要富國不令民有一些便饒乃萬世無窮之禍此以為次於善戰者亦擴一時未使民肝腦塗地云耳　大全問如李悝盡地力不過亦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亦次於刑朱子曰只為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為民但强占地開墾將去欲為己物耳皆為君聚斂之徒也　阡陌便是井田一横一直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洫上有路這便是阡自阡陌之外有地則只閑在那裏先王所以如此者乃是要正經界恐人相侵占今商鞅却破開了遇可做田處便做田更不要整齊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決裂阡陌觀此可見　董氏彝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慶以地善戰者服上刑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論人臣功罪不泥其迹原其心蓋治地而主於利民則守國之功可以論治地而主於利國則殃民之罪不可逃　中有録或問善戰三等之罪何如曰非三等只二等耳卒土地食人肉善戰者所以服上刑也連諸侯而使之戰辟草萊任土地而助之戰均非身親為戰者姑次之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

大戴禮曾子曰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于中則播于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　論衡曰人生目輒眊瞭眊瞭禀之於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瞭長大與人接乃更眊也　又曰瞭者目文瞭也　管輅別傳曰何晏之視候則魂不守宅精爽煙浮謂之鬼幽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　質言云莫良於眸子謂眸子為人之一身精神聚處最是好物事非他可比耳非便謂眸子好觀人也下文瞭眊正見其良處聽其言也二句是以其言而質之于眸子也不平　郝子知言云攝心須攝目陰符經曰機在目三字丹法之要竅之發動在機心之緣引在目機不動則竅住目不動則心住修煉家所謂中黄月輪悉攝之類皆是目光内注目之所注精氣神皆會故孟氏謂莫良於眸子　大全慶源輔氏曰心正則安裕完固故其神之見於目者精聚而明白心不正則驚惕掩覆故神之見於目者渙散而昏暗此其所謂不能掩者也惟自體察之可見神若不在則目雖見物猶無見也都不能有所識別矣

西山眞氏曰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欲當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　疑問云世之觀人者率當其言貌未有察其神之存者人之神在心目之間胷中善惡邪正毫髮有不容掩者眸子是也故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此存字要深味觀人者試聽其言辭復諦觀其眸子善惡邪正洞然瑣見其胷中矣人焉廋哉句非說人不能掩說吾知此觀人定不爲人所掩過耳善相者相心善畫者畫其善觀人者觀神之存皆在牝牡驪黃之外　大全勿軒熊氏曰孔子之觀人是觀乎其由孟子是觀乎其外二章互看君子小人之情狀不可逃矣　講錄曰看此章書不惟得觀

人之法亦要知得檢身之學私心邪氣須刻不可有一有於中而昭昭然不容揜矣可懼哉

○恭者不侮人

大全雙峰饒氏曰孟子說侮人奪人上說見得非泛言恭儉亦是爲國君言之當時國君必有名爲恭儉者但無故而加兵於他人之國便是侮人無故而取人之土便是[illegible]人安得謂之恭儉　疑問云聲音笑貌四字極善形容當時之浮慕者唯恐不順一恐字是孟子之獨察其心處馬永卿著元城語錄云仁廟恭儉出于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常記得先輩言明皇即位之初焚錦綉珠玉於前殿爲非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世以明皇初期儉後奢侈

孚子曰井亦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振[illegible]拜[illegible]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illegible]夫[illegible]問[illegible]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者　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絶于水矣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　後漢崔駰曰若夫物[illegible]塞路迍[illegible]搖[illegible]人有[illegible][illegible]兄主有[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下相求於是乎[illegible]人授手[illegible]世之[illegible][illegible]赴俗[illegible]斯[illegible]也

疑相去遼絶此說非也此正是一箇見識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也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敝也夫恭儉不出於天性而出於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敝若仁廟則不然若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絁被漆唾壺

○男女授受不親禮與

坊記云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註不親者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曲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

裳　記論訓曰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蹴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不授受固禮之經嫂溺則遭變矣援以手者遭變而處之之道當然也不援則失道而陷於禽獸然則其權也豈非所以爲不失其經也與覺因言孟子在今日似當少貶其道用權以救世孟子謂天下之溺當援以道若道先枉則將何以援之孟子之不少貶以求濟是乃援溺之本天下之大經也

○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大藏曰孫觀夫今之世論其子者必積肌膚骨傷殘毀性以為教孟子所謂易子而教者誠有旨哉　大全龜山楊氏曰父子之間雖不責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　講錄曰君子不親教子只為勢不行勢不行猶云事勢行不去夫子未出於正未必人人之子如此大率人家子弟賢智者少愚不肖者多此是就人情多處說父子相夷而至於惡正是勢不行君子以此不自教子易子易字不重交易上只說以子與人教便是親教者至於傷恩不教者又至於廢子故易子而教既可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也　弇州劄記云閒服章可以示君不可以示臣責善章可以示父不可以示子

○事孰為大
呂氏春秋曰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維海近語云事親為事之大守身為守之大事雖有二守身之大即所以成事親之大機則相通曾子之孝全在仁為己任體受全歸乃[illegible]其大者特言酒食一端舉一以例餘耳曾子養志不獨一酒食能善是其大者可知矣曾之不能養志不獨一酒食不能善是其大者可知矣故學曾子則事親守身都在其中　疑問云此章雖以事守並起其實論事親在於守身首四句空空說不失其身二股正見事守非兩事必能守其身乃為事親耳孰不為事二股又深出本字來以明其大曾子之養志全是體親之心所謂能事其親者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語意猶說如此纔是云備前註有若字太重後註有可也二字太剗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論云啟予足啟予手吾知免夫此曾子所聞於孔子而守以終其身者也養志之事全本守身來　禮記哀公問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　祭義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後漢書曰夫鍾鼓非樂之本而不可去三牲非孝之主而養不可廢言雖大養則周公致四海之祭以義則仲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也　淮南子曰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　大全慶源輔氏曰養父母之口體者其事淺承順父母之心志者其恩深夫子之於父異體同氣故事之者皆先意承志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然後為至若

必待其言而後從固已不可況於先立其意以拂其親之欲雖口體是養而不恤其心志之戚乎　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以守身為事親之本所以論其理及後實之以事則惟舉曾子之事親而守身不及焉雖曾子之戰兢臨履保正而斃尤善守身而辭末之及集註於此一節只曰此承上文事親言之然觀曾子養志如此惟恐一毫拂其親之志欲子以不失其身尤父之志之大者一飲食間尚體承親志如此則立身行己間其能謹守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　知新日錄黄葵峰曰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只是即酒食一端以見例耳上文言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若存間之矣此可謂養志正是默應上文蓋曾子一飲食間尚且念親之志恐其更欲與人思以順之如此則凡親志所在如親憂子之有疾或親慮子之不善凡所以戰戰兢兢必保其身必修其身以順其親之志者皆無所不至矣故曰若曾子則可謂養志矣故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可之云者言可謂能事親也　或問孟子何不直引曾子謹身修身之事以著其養志以應上文也而必引酒食之事以見例何也曰孟子正因世之事親者但知養口體耳不知守身為養親之志方可謂之能事親也故引曾子曾元養親之事以明之也　白帖注稷宰嘗撰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道而三牲五鼎非吾養也　讀錄曰此條是曾子之斷案

後說[illegible]非[illegible]識而知其道[illegible]入臥食自然合札入說於曾子　原曾子有為[illegible]中一其[illegible]者其大戒[illegible]其本[illegible]相所問中曾子

若字輕不是說人能若曾子只就曾子身上說可若身字而親事大本已立孰不可為也勉人之意在後　可是許之之詞但不可用至極等語亦不可云有所未盡恐反似子曾子　程子曰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云可也孟子之事親其孝雖極至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耳臣之於君猶子之於親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之所不能為也可乎哉　丹鉛總錄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韓子曰事君若周公可也

○人不足與適也

大全朱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此是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個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　張栻曰格之為言感通至到也書曰格於上帝蓋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而使之自消靡焉所謂格也　王忠文公危辭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非一端也莫難孫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忿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故必隨其非而格之格之之道攻之以言難為從感之以德易為化故非大人莫之能古之大人伊尹周公是已口義云君心是用人行政的根源所以只在根源處消融

米子静翻大故回設過情過半如何而爲之曰孔子不能於貴哀孟子不能於齊宣謂瓦扎明之於積主國事皆出於一己存出於先自排布當中府中許多入後主静放嗟從容以賢哲之備難以変化孔明禮視宜許多文字與之亦於不能谷之凡此皆是謂有啓君之理而終不可以取格君之功者也

了他的邪僻則所存所發莫非仁義而歸於正矣　困學紀聞云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倞注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此莊子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中玄問辨錄云問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謂曰大人者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也其顒卬開望既足以起人君之敬信而徐釋其邪心矣於是乎引之以大道養之以中和感之以至誠需之以寬裕積久而化自能踰諸德而歸諸道也曰其作用何如曰難言也在未萌不在已萌在未事不在已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格心之功也易之禦寇於蒙牿牛於童皆是義也曰不以言語開導之乎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則開導為多但貴乎迎其未然之機使之豫止而罔覺潛順而不知為妙耳曰不以規諫乎曰亦安能無然又自有納約自牖之道孔子云吾從其諷者訛曰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龐而麴之又不急為也此亦大人之事也但以治其本原為主不恃此耳曰既云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又云君正莫不正謂何曰煦煦者非不仁然不可謂仁也孑孑者非不義然不可謂義也能愛人能惡人以大德不以小惠仁之正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義之正也是謂龍德正中故德博而化也曰大人之格君亦有本乎曰有只在自已心上做　賈太傅曰人主仁而境內和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而境內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

境內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智而境內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　講錄程子曰治道有從本而論者亦有從事而論者從本而論是格君心之非也從事而論不救則已若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也此論於定國者亦有補

○有不虞之譽

文選崔子玉座右銘曰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羅念菴云竊觀古之不加欣戚於毀譽焉者非固悍然已也其意以為彼之譽不若吾之自信之為切也彼之毀不若吾之自訟之為詳也　士翼云斥松為樗何損於材譽樗為松不掩其實故毀譽之加諸己也君子必自省其施諸人也君子必不輕　原旨云兩箇有字要看得活孟行足致譽而得之者固多也其間亦容有不虞之譽行足取毀而致之者固多也其間亦容有求全之毀　毀譽已是失真況不虞之譽求全之毀尤為失實譽而不虞如無源之水涸可立待雖見悅於衆人而實見咲於君子毀而求全如指玉為石久當自明雖不見悅於衆而實見取於君子故愛憎之口修己觀人者不可憑也　晦庵子曰天下事只有箇是與非吾人行事只揀箇是的行將去便是若必要面面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是非久之亦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歉仰不愧俯不怍

別人道好道惡都不消管他　陽明子曰毀謗久之亦自
見未有能擔其實者王通以無辯止謗良是　魏志常公
令曰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
謂之撾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
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人者也

○人之易其言也

初問云易輕易也責責實也即循名責實因其言而考其
行之謂如說我要做聖賢我要幹天下大事此是何等輕
易此須反己真能為之方可出此言若不顧其後只圖捷
聽而浪為大言只為自家不曾考覈其實審己量力何如
耳此非傷易則誕惟口起羞者乎故須量己而後言先行

其言而後從之慎言其餘皆聖門實法　講錄曰謹言是
君子之庸行不待有責而後然者此為常人云也　趙括
易於談兵而敗於兵韓非易於說難而死於說鼂錯易於
論七國而無以制七國之反嚴尤易於策匈奴而無以策
昆陽之敗易其言者果無責焉耳矣　易言者可以責為
懲有言責者不可以懲其責浮江漢而遇風濤遂懲之而
忘舟楫之利入山林而遇虎豹遂懲之而棄樵獵之功可
乎有言責者當廷爭之時以責為懲而不言是又不能逃
其責也已矣　疑問云無責依註解可或曰責責任也不
當責任看得事體太輕此言之所以傷易也亦一說

○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荀子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道
未如肬贅則其然欲為人師　尤西川曰好為人師是上
人之心論人不係是愛人之心　講錄曰此不是論為人
師是戒人自謂是字生於好字來好者有意於為師而人
未必師之也學問乃終身之事雖到聖人地位亦不可有
自滿之心好為人師是自滿矣自滿者不可以為學況可
為人師乎

○孟子謂樂正子

大全南軒張氏曰克既師於子敖則未免制於子敖故舍
館定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處己不可以不
嚴而所與不可不謹也　雙峰饒氏曰此二章只一件事

樂正子方來孟子不欲便責他[illegible]正其罪所以今作兩
章樂正子初意只欲來齊見孟子從王驩來省粮食之費
視為無緊要事殊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將來
王驩或薦引之則那時去就愈難[illegible]孟子所以切責之

○不孝有三

大全新安陳氏曰人之大倫君親為重湯放桀武王伐紂
而孟子謂聞誅一夫未聞伐君此處君臣之變而不失其
正者也舜不告而娶而孟子謂君子以為猶告此處父子
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然便聖人體道之至乃能權而得
中君未能然而欲引以藉口則誠得罪於天下萬世矣
初問云君子以為猶告是把繼祀與累命輕重處較量若

祖祀上重處得力雖不告亦無害　中有錄云舜妻二女於書在瞽瞍兄若之後矣不告而娶蓋當時好事者之言如瘞庭侍人五羊飯牛之說耳彼有害於理故孟子辨之此無害於理且以明權故不辨而為之辭

○仁之實事親是也

大全朱子曰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弟長忠君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之華采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强便是樂之實五實字最緊要　蔡氏曰既曰知斯二者又曰弗去者易曰貞固足以幹事貞固二字朱子云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是也體仁嘉會利物皆一意而貞固獨有二字意貞則知之貞固則守之固蓋萬物之成始而成終所以為貞也惻隱羞惡辭遜皆是一面道理而是非獨有兩面則智之為二可知矣　智之知而弗去與禮之節文猶是守之也到得樂則生而不知手舞足蹈則化之矣此學問之極功也　雙峯饒氏曰實如果實包得許多生意在其中萌芽枝葉皆由此生初焉五者只在事親從兄兩件如兩箇果實然少焉知得這箇節文這箇樂這箇到生而惡可已皆此實內萌芽發甲到枝葉蕃茂處此章與論語本立而道生相似前面事親從兄提為仁之本後面智禮樂是道生但有子說得偏孟子說得全　莆田黃氏曰前四項還有工夫在到樂處已是自然道處最要看所以樂所以生者如何生字與實字相應實是箇生生種子這種子只是人腔殼子裏驗之吾身事親從兄是從源頭發見處說知弗去是就體認依存處說節文是就纖悉微密處說樂是就成熟結果處說生惡可已如碩果不食善端萌蘖更無歇時足蹈手舞只是形容枝幹暢茂花葉敷榮可玩可悅處　雲峯胡氏曰前兩實字是說人本心上說下三實字是就工夫上說

[illegible]

、陳潛室木鍾集云實者真實也仁義禮智其用廣大而切近真實之處則莫大於孝悌之道故仁民愛物皆仁也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則愛親乃仁之實也事君敬長皆義也義主於敬敬莫大於從兄則從兄乃義之實也吉實威儀品節皆禮也節文此孝悌之道而行之則禮之實也辨白是非決擇真偽皆智也知極此孝悌之道而不失則智之實也仁義禮智之用至大非孝悌便能盡得然其真實切近者則不過於孝悌之間譬之木焉有華有實實有所重華在所輕有子謂本立而道生者此實之謂也自古說性未嘗備言至孟子方始備言蓋其時異端並起性分之理不明往往以性為不善而莫之率故孟子於

人不知不覺處提出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情使人驗而
知為仁義禮智之端於人日用常行處提出孝悌之事使
人由而行而知為仁義禮智之實此皆前聖所未發而孟
子發之其有功於後學者多矣
、樂書曰述墨氏兼愛之道如夷之而不知有仁之實述
楊氏為我之道如告子而不知有義之實其流至於仲子
離母之不仁避兄之不義故孟子反仁義之華而歸之實
猶物生之運春則榮華而去本秋則落其華而實之者也
孟子言仁義之實以救當世逐末之弊與老子言道德終
於見素抱樸同意　淮海近語云道莫大於仁義而事親
從兄乃仁義之至真至切處故為仁義之實知者知此耳
禮者履此耳樂此耳天下之道其根本發用都在此

谷讀書記云事親從兄一事也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樂
無不在乎是特異其名耳此孟子示人易簡之旨
、荅問集云是孟子自述其平生始初着力處與末後得
力處蓋天下最大的道理只是仁義殊不知仁義是個虛
名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實也今看人從母胎中來止曉得
愛親敬兄聖賢即此個事親的心叫他做仁即此個從兄
心叫他做義仁義是替孝弟安個名而已三代以後名感
實喪在孟子見超出一世獨知得此是生人的性命一刻
也離不得故知而弗去不是要他不去只知得真時便原
自不曾去也久久弗去則細細密密自然有許多節次從

從容容又自然有許多文彩其事親從兄之間可度可觀
亦非是有意要節文之也節文日熟則子愛其親而親亦
慈其子弟敬其兄而兄亦友其弟父母昆弟固和美一團
而宗族家邦也感通翕順雖欲不樂不容於不樂雖欲不
生長暢茂不容於不生長暢茂以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
焉則事親從兄之間無非聲容之盛而樂之極也已
、初問云樂斯二者是心醉於孝弟之中日與游衍若見
有可嗜之味可愛可求之趣而不自舍也能樂則有生意
有生意則勃然不可遏既勃然不可遏則此心浹洽積久
而融將相忘而不自知隨心應手道理爛熟有四體不言
而喻之妙有從心不踰之美存此之謂神發此之謂化流

動發揚充暢悅豫恍乎八音齊鳴鳳儀獸舞大舜簫韶黃
帝洞庭真境矣　樂則生者天性中有真機吾到心安意
肯認得此理不見其苦難時方謂之樂樂則私意潛消真
機萌動自然孝弟有箇端緒隨事生長出來蓋孝弟是天
理天理在吾性中其伏也無盡只要得他端緒既得了端
緒則已開了門路動了機括真愛真敬漸漸流出漸漸滋
長所謂生也生也者減一分人欲增一分天理之記也惡
可已則日改月化欲罷不能有忘倦之意到此時便日漸
底於純熟欣歡鼓舞不覺手舞足蹈矣此是真樂是樂之
精實處　知新日錄盧未人曰樂斯二者一句總包下文
樂則生以下皆是樂之妙處非樂之後纔以漸而至也凡

事不由本心所樂只外面勉強便無一些生意既無生意欲已則已安能觸處皆然惟孝弟良知良能一毫無所勉強真心一條出來更不節節費力又惡可已惡知手舞足蹈　講録曰樂是欣喜歡樂之情不是五音六律之樂樂則生者凡出于勉強未到樂為處便若難而止若到了樂處則不見其難祇見其易只管喜向前去而生意勃勃矣　東涯會紀云樂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是樂到忘處非蕩也樂至於忘始為真樂故曰至樂無樂　困學紀聞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生之一字與樂記易直子許之心油然生矣孟子樂則生矣之生同温公省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為活其說以為民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朱文公謂此說好

○天下大悅而將歸己

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　大全朱子曰人字只大綱說子字却說得重箇有人承順顏色看父母做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子此所以為尤難也　西山真氏曰舜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不以父母為不是而自引以為己之愿惟見自己之不是而已世継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瞽瞍者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惟患為子者未盡事親之道耳孰有不勉於為孝者哉是故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或遇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為法　初問云順親者必親心諭於道而吾與之協一方謂之順若親心尚進於道只索隨他是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也非順矣

、講録曰天下大器豈啻草芥舜却草芥天下者心有所為也不得四句是推舜之心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況可以為人主乎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況可以為天子乎此所以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　舜盡事親之道是所以得親順親者無一而不盡也此句重看瞽瞍底豫與天下化天下定都本此句來化就心裏說定就今上說化字重于一邊定字從化中來化則定矣

愚按史記世表推之自舜至文王有千二百歲

子所高處在不必說道字來顯舜欲摘出便見於是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玉峯年友顧霖宇校

孟子

離婁章句下

舜生於諸馮

晉書華譚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必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荊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　世說新語蔡洪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劉孝標注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人也則

東夷是舜非禹也　聖賢所出何必常處　原旨云夷鄙也猶言東鄙之人西鄙之人也若作夷狄之夷看便失之矣　得志行乎中國　中國字正對東夷西夷看舜則自其漸於東者而行之於中國文則自其顯於西者而行之於中國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孟子未嘗說着道字然曰行乎中國行便是道曰其揆一揆亦是道　雲峯胡氏曰舜於君臣處其常而於父子處其變文王於父子處其常而於君臣處其變其事不一也而最可見其道之一　講錄云地之相去條重在得志二句古今異時彼此殊勢舜文所行之事安得而盡同但隨事各有箇理便是同道故若合符節內不可用舜文實事實事便說不去　孟子測曰心也者萬事之揆也猶相為百政之揆也心同故道同道同故生乎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同此心也同此道也千餘里之東千餘里之西同此心也同此道也故曰若合符節其揆一也符節以言其驗也用也揆以言其度也體也然則心一而已矣道一而已矣聖人不可學而至矣乎　疑問云揆取揆度之義然於此處當作實字看揆度事理而造其極致謂之揆舜文若符節之合者何以故聖有先後其取天下事而揆度之無不一也此於相仍之說似戾於度之之義較通　講錄云此雖承舜文說但謂之先聖後聖則所該亦廣了了聖相傳只有這點心心即是道聖人之心完完全全是道體千變萬化都從心性中出来無有一箇不同者故曰其揆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

子曰古史曰子產為鄭不以禮法誤人豈乎其不可死之行死戒子大叔為政莫如猛子大叔不忍猛國多盜然後悔之由此言之子產豈遽以為惠者哉然孔子之稱子產曰惠人又以為古

黃氏日抄云子產乘輿濟人世傳以為美談孟子因而廣之言此不過一時之惠自有歲時常行之政耳若夫徒杠成輿梁成恐亦農隙歲一脩之者謂他時無之而此時始成又豈政也哉　朱子語類曰鄭之虎牢即漢之成皐也虎牢之下溱洧之水後又名為氾水關子產以乘輿濟人之所也聞人務德以為孟子之言非是其說以為溱洧之水其深不可以施梁柱其淺不可以涉豈可以濟乘輿益溱洧之水底皆是沙故不可以施梁柱但可用舟渡而已李先生以為疑或是偶然橋梁壞故子產因用其車以渡

也這承傳考四山意之故孟子言子產惠而不知為政其者又曰子產便聚人之者能良之而不能教也此實謂子產一實惠惠而食人無我猶以時之則有而不行者子產則以禮使行者也孔子之德未用

人然此類亦何必深考孟子之意但言為政者當務民之宜而不徒以小惠耳 大全問以左傳考之子產非不知為政者孟子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譏之然夫子亦目以惠人豈子產所為終以惠勝歟朱子曰東坡云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好都鄙有章等只是行惠人底規模 原吉云鄭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而孟子譏其不知為政陳國道茀不可行而襄公知其必亡蓋橋梁道路雖是末務實王政之一事昔孔明為政井溷橋梁無不脩緝薛宣見其子惠之為邑橋梁郵亭不脩而知其無所能 君子平其政是就橋梁一事上推廣說去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是就乘輿濟人上推廣說去行辟人正對乘輿濟人者平其政則辟人亦可行小惠則濟人亦有所不可矣 天地之大也風雨寒暑尚不免有偏所謂人猶有所憾也人之分量有限而心之願望無窮君欲每人而悅之非惟力有所不給而勢亦有所不周矣故為政者持一點每人而悅之心便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無一時休息了鐵能補除塞漏亦何益於治哉 初問云首句是書法政是大綱紀惠特政中區區小節君一心於惠規模便小儘有照顧紀綱不到處其遺漏愛民處甚多故君子務其遠者大者 徒杠輿梁孟子亦未便指此為政其意謂君惠民涉水只須造此徒杠與梁而足矣不甚大事何為以乘輿濟之況濟不能遍及君語務以悅人益迂遠矣三節

三時之謹德是識其恩而不知為政也不可把徒杠即便作王政抵當不知為政的政字 中玄問辨錄問子產以乘輿濟人何如曰此蓋偶為之事以大夫而愛人如此以故百年之後里巷猶有稱焉惠而不知為政然乎曰子產豈不知為政者但偶逢徒涉遂以乘輿濟之固非不務為政自履水際而專以乘輿濟人也且即如孟子言徒杠之成必十一月輿梁之成必十二月非四時皆可為也洧出西山至近如溱乃合流平時深及膝而已夏秋之間雨則山水泛漲高十餘仞奔騰而下不可以橋也子產乘輿濟人時月無紀豈其十一二月不成杠梁止假乘輿或孟子恐人崇尚小恩有乖大體乃借此以主論非真謂子產不知政也曰聖賢亦以乘輿濟人有不可為也亦非必不為也或亦偶然而已則無不可者譬之救荒者然彼其素有善政使家給人足大殺不惟上也野有餓殍開倉以賑次也若適遇饑殍且死而幸有餘食則亦飼之豈謂吾自有賑恤之政姑且及雖遇饑殍且死雖有餘食亦必不以救歟又豈遂謂不務為政月攜壺食案餓殍于道而敗之歟子產之事有類乎此但無關於政不可為常故孟子借之以主論耳雖然此自孟子事也君孔子則論事必得其實論人必當其情借以立論者則無矣 周語單襄公曰先王之教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九月雨畢十月水涸）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

月除道十月成梁　主術訓曰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
修封疆蝦蟆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陰降百泉則脩橋梁
大全雙峯饒氏曰民未病涉要就未字上看十月徒杠已
自成了所以民未至于病涉若徒杠到寒時方做則民已
病於涉　潛虛曰推與濟人不如杠梁之仁推與濟人惠
不大也　知新日錄鄭申甫曰周淵普遍無有餘不足之
謂平使民無恩無怨情性不起之謂平人所不得而我獨
得則有感恩之意而歡悅生于有餘有餘必有不足非平
也　焉得人人而濟之且就政體言慢說日不暇給意言
君子為政自有個體要淂瑣屑逐人而濟之乎至下文乃
是日不暇給意　一說日亦不足的日字當作沽看言日

日以恩惠悅人其恩亦不足也不是人多日少意詩小雅
曰降爾遐福惟日不足若必謂人多日少之說則豈可謂
福多日少乎體認自見　讀錄云君子平其政者每事皆
順天理合人心而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不專
指橋梁一事辟人是因子產出行以乘輿濟人說可也者
以辨上下以定民志亦分所當然也国中之水不止一溱
洧豈只一溱洧涉水者亦衆焉得人人而濟之乎
　劇談錄云乾符中有宰相自中書還第使人以布囊盛
錢數千沿路以施丐者於是貧乏相率羅列路隅所分既
徹漸不能普白鉞行李無復威儀時有朝士投牋諫之其
略云方今兵寇互興民力凋弊所望明公彌成大化彌綸

紀綱舉賢任能以光庶事俾萬物各得其理百姓日用不
知如此刑清俗富天下自無窮人不宜輒取廟堂方行小
惠昔子產以乘車濟人於溱洧君子謂不知為政不如以
時修橋梁惟明公察焉
　君之視臣如手足
禮記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
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
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
又有何反服之禮之有　春秋繁露云一國之君其猶一
體之心也隱居深宮若心之藏于胷至貴無與比君心之
神無與雙也任群臣無所親若四肢各有職也內有四輔

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
親聖近賢若神明皆聚于心也上下相承順若肢體相為
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
若　血氣和平形體無所苦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
體得以全臣賢君蒙其恩若形體之靜而心得以安上亂
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為傷也臣不忠而君滅
亡若形體妄動而心之喪是故君臣之禮若心之與體心
不可以不堅君不可以不賢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
忠心所以全體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　淮南子
主術訓曰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
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欲於臣也君臣

[illegible]

之殊者相報之勢也　抱朴子云臣猶手足展水執熱不得辭焉　龜山集曰臣之視君如國人若鄭以忽為狂狡之臺是也視君如冦讐若子胥之於楚平是也世之為臣恭有如此者孟子為齊先王言之使知為君而遇其臣不可不以其道也若夫君子於君臣之際無是理也　鼂氏客語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為君而言也非為臣者所以責君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為父而言也非為子者所以責父　孔叢子縣子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　大學衍義曰孟子之告齊王即子思之告穆公者也然其辭孟峻切矣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也而所以自處則不然也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

出晝未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之一寤而追己也呂常以冦讐視其君哉　吹劍錄云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何至如此不如賈誼云主上遇其臣如犬馬彼將以犬馬自待對公擧亦云遇人以犬馬彼將以犬馬自為　蘋礼疑圖云夫田里者職外之田宅田即野外之公田宅即國中之公廨可見當時之待卿大夫士有田祿斯有里居矣然一官去則一官代之有分守者也田里三年不收其所入錐與掌乎盖君存之以待去國之臣之歸耳及三年不反而後收之則歸望已絕其田里當別受矣　原旨云諫行言聽宜無可去之理然亦或有故而共義也諫不行言不聽宜無可留之理然亦必待有故而去情也　或曰諫行

弑則去明君子道理也

言聽是平日如此有故而去是一時有故也如孔子有見行可之仕後因受女樂而去亦是有故而去君又三有礼焉則其視臣如手足者固猶在也則不得不為之服矣諫不行言不听矣又何為有故而去如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已是諫不行言不听了又待膰肉不至而去也君又以冦讐自處臣寧不以冦讐視之哉

無罪而殺士

史記世家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

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　語漢宗楷録曰可以去者在時宜為可也失此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遯之初所以有厲之戒而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復也然此特言其常理耳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亦異若執此一說以為臣則凡苟免自私之徒得以藉口矣　大全南軒張氏曰非特士大夫嘗知見幾而作之義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大夫士懷去徙之心則國之危亡無日矣衛北風上為威虐下相携而去之携手同行又携手同車則非徒賤者去貴者亦去大夫失義

有狄猧可不畏哉　講録云易之明夷曰君子于行傷未
顯而先去之此之謂也故醴酒不設穆生已先去楚黨事
未發袁閎去潛土室真可謂及時而見幾矣然或所處之
位不同則又不可執一論也逃之大臣豈用黃牛之革而
不去不能者其又以此哉　後漢書陳留老父曰桓帝世
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
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
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
乎

君仁莫不仁

居齋蔡氏曰一說上章主言人臣承格君心之非而言則
君仁君義主心言可矣此章直戒人君只言君身方對莫
不字而心亦在中　此章重出與論語重出而逸其半不
同重出而逸其半所重出者只是一意此章重出却是無
上事而直出二句雖用上章行政用人填入莫不字內
初問云君是宗廟社稷之主群臣庶民則國之存亡民之
休戚係焉凡存心處已用人行政要件件在仁義上都無
不仁不義始得毋謂一事一節有乖於仁義無妨也蓋仁
義是心之正理民心須仁義始服自處須仁義始妥貼安
穩仁以為主義以行之自是規模宏大行出來時自然有
條有理儘方儼正治亂之原皆出於此為國者豈可須臾
離得

非禮之禮

王荊公曰古之人以是為禮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
古之禮也古之人以是為義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
古之義也夫天下之事其為變豈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實
異者也今之人認認然求合于其迹而不知權時之變是
則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異者其實也孟子曰非禮之禮
非義之義是也如趙註所云娶妻而朝暮拜之藉交以報
讎中人之所不為者豈待大人而後能不為乎嗚呼蓋亦
失孟子之意矣　大全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
時中者皆是也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
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禮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
非時中矣　潛室陳氏曰程門以為如婦人之仁宦寺之
忠晦翁以為凡禮義不可泥陳迹如可行于昔而不可行
于今可行于人而不可行于己與夫辭之為禮亦有不辭
之為禮受之為義亦有不受之為義行之人則為禮行之
我則非禮惟義亦然大人者義禮周徧融通故不為非禮
義之禮義又曰大人則道全識周貫萬變而不膠於其迹
故無此蔽學未到大人變通處則必膠於陳迹　初問云
此亦是禮義與無禮無義者不同但是精微處欠分曉便
失禮義之中正而反有害於禮義者蓋禮義皆有箇至當
要當時要辨義須用此兩者有今日為禮義而明日不可
為禮義者孔子去齊去魯是也在此為禮義而在彼不可

為禮義者衆男子柳下惠是也中庸所在須是研究識得
若未得其精微至當則雖曰禮謂之非禮之禮矣雖曰義
謂之非義之義矣大人者理路極明擇之最精辯之最審
平日知有禮義之中正而臨時更有裁處不膠於近似之
迹以病大中至正之禮義也須從學問中來非精義者不
能　中玄問講録云此孟子精微之訓也夫道二理與非
理而已人但知理便是理非理便是非理出此即入彼矣
然豈知理之至精處纔謂之理固有似是而實非者乎是
故或得其似未得其真則毫釐𠃊有千里之謬或知其一
未知其二則舉一且有廢百蓋非惟不循理者恒出乎理
之外即循理者亦每失乎理之中也何以見得曰如辨同

姓之娶豈不是禮然彰君之過可謂禮乎施惠豈不是義
然子路治蒲不告于君而施惠可謂義乎諸若此者皆是
見理不精故直以為是而為之也惟大人察理至精灼見
夫禮義中正之所在禮之禮則為之固有人以為禮而不
為人不以為禮而為之者義之義則為之固有人以為義
而不為人不以為義而為之者惟其是而已而非禮之禮
非義之義悪得而惑之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故凡有
精義入神之學而後可以致用非夫得聖人之權者未足
以語此

中也養不中

大全慶源輔氏曰中以徳言才以才言賢則兼有才徳者
也　南軒張氏曰父兄之於子弟教之之道莫如養之養
之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雷之所振和
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
道亦當如是也寛裕以需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
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豈歲月之功
哉彼雖不中不才涵養之久豈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道
益可施矣　新安陳氏曰父兄遇子弟之賢其為教也易
不幸遇子弟之不賢其為教也難所以貴乎養之也舜命
契曰敬敷五教在寛寛即養之謂也若急迫以求之見其
未化遽以為不可教而舍之是棄之也父兄而棄子弟則
我之賢為過子弟之不肖為不及過猶不及均之為失中

耳相去能幾何哉　覃若水曰此父兄便是前輩長上
初間云中是徳性温純近於中和才是英氣發露近於有
為中處未可便謂無過不及也養是調養薰陶使之優游
厭飫自歸於正父兄在家庭之間觀感最近故人於父兄
處最得力若父兄遽棄之便已甚自任血氣即渉於不中
不才矣故曰不能以寸此可見家教最要緊勿自棄其子
弟也　原言云養若涵育薰陶俟其自化譬如養花木一
般栽培之灌漑之時若予豈若棄則天全而性得矣所以
欣欣而向榮也樂字正從養字中來亦有欣欣向榮之意
惟其養故樂從生焉若急迫求之則為子弟者惟見其辛
苦艱難而不見有融洽條暢之意安能至於樂哉中也棄

補蒙纂公讀孟子言以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一章為七篇至論尹和靖不求之問何為聖曰好善優於天下為至孟和

不中才也棄不才亦非純是不教誨他凡人之為父兄者孰不欲子弟之為中為才但或急迫求之而不顧其安至於責効之不遂又遽絶之而不能終其教此即是棄之矣夫為子弟者而不率父兄之教固是不中不才若為父兄者而不能教其子弟是亦不可謂之中才也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畫永編云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為可憂子弟之貧富貴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且賤而多為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得非倒見耶

人有不為也

横渠先生曰不為不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　厚齋蔡氏曰易之恒曰利貞利有攸往此章意竊意

孟子本意似云人於未當有為時能退歛不為則一旦當有為時便能奮前有為矣蓋前之不為者義也後之有為者亦義也今人於不當為者多率意任情為之而不知分義之有未當及其於所當為者反卻矣　初問云此是全自張主有根脚不為利欲推動的人耿介絶俗行已有恥義利關頭把持得緊不肯纖毫胡乱舉動若此者自是恭得靜定守得的確一遇可為之時便有浩然之氣奮發出來經天緯地定亂興王揮斥八極鞭毀風霆死生利害皆所不顧有不可當者孟子集義養氣之學是也不可把窮達分配說　有不為全是學力中來紛華勢利無所染着故能挺介如此此其心體明淨明淨則自然剛勁方寸之

補批纂公所不足者長之也

中說此此牽絆自是才氣横溢有定見者有定力也　中玄問辨録云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天地之情也

言人之不善

莊子云蓄人者人必反蓄之　魏志王昶戒子曰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　裴松之曰凡道人過失蓋謂居室之愆人未之知則由己而發者也若乃行事得失已暴于世因其善惡即以為誡方之於彼則有愈焉　大全新安陳氏曰隱惡忠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大舜隱惡而揚善夫子言誹毀誰譽下文但言如有所譽而

不言毀可見矣若當官而行有姦惡當言又不可顧避忌而緘默也　象山語録云今人多失其旨蓋孟子道性善故言人無有不善今若言人之不善彼將甘為不善而以不善向汝汝將何以待之故曰當如後患何　宋葉夢得石林家訓云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夫己輕以惡加人則人亦為輕以惡加己是自相加也吾見人言類不過有四習于妄誕者每信口劇談不問其人之利害唯意所欲言樂于多知者蓋緣形似因以增飾雖過其實亦不自覺溺于愛惡者所愛雖惡強為之掩覆所惡雖善巧為之疵毀軋于利害者造端設謀傾之唯恐不力中之唯恐不深而人之聽言其類不過二純質者不辨是非一皆

信之諫快者不計利害一皆傳之此言所以不可不慎也
正齋經云但得說人百善不得說人一惡　講錄云伊
川子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言人之短者則曰汝且取他
長處真長者之言也　白帖注云鍾皓兄子覲李膺姑之
子也覲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覲有退讓之風膺謂覲曰孟
軻以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公何太無皂白覲以白皓皓
曰國武子招人過以致怨本今豈其時汝道足也　王隱
晉書曰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
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如此則悔吝
何由而生患禍何從而至

仲尼不為已甚者

大全南軒張氏曰孟子於泄柳段干木謂為已甚而舉孔
子待陽貨事以為之準此不為已甚之證也夫子非不欲
為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泛
應曲當不過其則其不為已甚者聖人固天則之所存也
世徒見夫子答陽貨見南子等為不為已甚猶不思靈公
問陳則遂行季桓子受女樂則不脫冕而行為衆司冦七
日而誅少正卯聞陳桓弒君則沐浴而請討此謂之已甚
可乎不深求聖人之權度徒竊語之近似以文其姦此賊
仁義之甚者也　虛齋蔡氏曰聖人之所為天理之當然
者而已矣中道所在加之錙銖則太過故曰本分之外不
加毫末所謂本分者正以理之所當然處便是箇本分孟
子此句說得最盡不必依南軒只用答陽貨見南子不脫
冕而行及沐浴請討等類說聖人之不為已甚者不止此
但凡所謂依乎中庸處皆是如孝悌恭儉等事聖人為之
固不容有一毫之不及但到他限便止不求奇取異所謂
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者如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之類
皆聖人所不為　本分最難盡處又求加焉則非所以為
聖人自古聖人皆不為已甚何獨稱仲尼孟子學孔子者
故稱其家法以其所處地位同也　朱子曰所謂本分者
道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
流而入於鄉愿之亂德矣　初問云當時推尊夫子者皆
謂夫子有過高之行孟子說仲尼為所當為而已為人所

能為而已未嘗為已甚之事蓋此心所具只有這些一毫
加增不得　天命之謂性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人人各足
自中之外別無箇理不必加添堯舜相傳只說執中仲尼
率乎此也人之不為仲尼也斷隕損傷乎此也究竟仲尼
此性人人亦此性不為已甚者謂無難事也人皆可為也
此即道性善人皆可以為堯舜之意孟子提省人處

大人者言不必信

大全雙峯饒氏曰大人者篤實而有光輝以上底人與道
為一不著安排隨時施宜言行何嘗有心於信果耶　孟
子測曰何以言行不必信果也有必之心人心也聖人之
心廓然而大公也何以惟義所在也惟義之信果天道也

聖人之道物來而順應也　淮海近語云言不必信義在而常信矣行不必果義在而常果矣義則不必必則非義

　講錄云孔子嘗罹蒲人之難蒲人曰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此正惟義所在而不必於信果若夫　義是箇大世界必信必果是小徑小蹊人多舍此而趨彼何也象山子曰大世界不享卻要占箇小蹊小徑大人不做卻要做箇小人惜哉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

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大全朱子曰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壹無巧偽渾然而已大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偽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著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　李參陽曰大人赤子心一耳擴之為大人未擴則赤子如草木始於萌芽出土時分量已具培之使足已耳非能矯之使增也　致知議畧曰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其哭也啼也乳其食也呿呿呴呴於樕樕也曾有纖毫之人力乎大人參天地贊化育只是赤子這一點純一之心為之而纖毫人力不與焉故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中庸極功惟以致誠言之似非以知之遠近大小為大人赤子之別也

若論其知有遠近大小是特隨氣質之堅脆充斂之時不同耳良知本體豈有增減去來之可言哉譬之炬光照置諸龕光之所及咫尺耳置諸房光漸遠也置諸堂則又遠也置諸堂之外則遠而又遠也夫炬之光豈有加哉　明儒經翼曰道有本德有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基本不立種種脩為盡是勝心浮氣私智小慧吾人赤子時心地本是平易真實種種障蔽盡是自起自作然則心知赤子方有進步未能如赤子之初則雖有契悟終涉意見安排去實際尚遠反作良知障礙矣　歐陽氏　杜質曰赤子之心乃赤日初出之體衆竅未發之中大人之學亦只從混沌中立根基常保任此赤子之心而已矣無知識則

得赤子之體有知識則失之矣無技能則得赤子之體一有技能則失之矣無分別愛憎則得赤子之體一有分別愛憎則失之矣蓋無是無非者良知本來之體知是知非者良知自然之用必無知而自無不知無能而自無不能無分別而自有分別之條理流貫人情通達事變皆從無中發實情順萬事而無情者也白沙云學以自然為宗其信然乎後儒謂必擴而充之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殊失其赤子之心矣　吾問集云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卻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若說赤子之心止大人不失則全不識心者也且問天下之人誰人無心誰人之心不是赤子原日的心如不信則請徧觀天下之耳

天下之目誰人曾換過赤子之耳以為耳換過赤子之目
以為目也哉今人言心不貶徒頭說心卻說後來心之所
知所能是不認得原日之耳目而徒指後來耳之所聽目
之所視者也此豈善說耳目者哉噫耳目且然 無異矣
萬松會語云赤子無智巧無技能無算計純一無偽清
靜本然所謂童蒙也得其所養復其清靜之體不以作為
害之是謂聖功大人通達萬變惟在不失此而已非能有
所加也後世蒙養之義不明以蒙為昏昧隔塞務開其知
識益其才能以此為通達萬變是鑿混沌之竅反以害之
也吾人學不足以入聖只是不能蒙知識反為良知之害
才能反為良能之害若能去其所以害之者復還本來請

靜之體聖功自成大人之學在是矣 東廓先生集或曰
古之稱大人德合天地明合日月而赤子云者將不待擴
益乎外乎曰吾聞之千尋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謂膚寸
無所益與則何以至於千尋謂有所益與則膚寸之內將
何以益之故善學者養於靈根闇然內充而日榮不善學
者增飾於枝葉的然外暴而日悴茲古今學術異同之脉
絡也曰顧聞古者不失之功曰帝降純粹知愛知敬不待
師資不藉經傳而天機洞然故曰萬物皆備言全生也故
終身之慕以為大舜冰淵而知免可以為曾子 初問云
赤子之心是精金足色情實一闕銅攙銅和矣 赤子之
心全是不覩不聞無聲無臭之本體雖知覺已露而一毫
他物不曾換入大人保養此心仍前完好不鑿於情實不
溺於慾海不虧損於客感客形之蠹賊宛然一孩提之初
光光潔潔完完靜靜雖曰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卻是皆從
此出即赤子之心靈光發見浩無邊際云耳未嘗有外於
赤子之心也此心是知能根本大人無不知能是從此根
本上發出枝葉花果來 海蠡編云赤子之心無分別無
取捨所謂第一念也大人事業只用第一念有餘裕矣故
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然燦然分別取捨亦未
嘗失赤子之心 又當知有這箇道理 疑問云赤子之心
全是無欲與天同體人一有欲便失了赤子之心其人便
卑小狹隘了大人廣大高明心智同宇宙事業貫古今總

只是無欲完得此心之本體不曾於本體上加得分毫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

明道遺書云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事能竭力盡此一事
則可以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曾
子養生其心 如此又安得不能當大事 尹和靖云親之
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不能言矣
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惟送死
可以當大事 講錄云養生送死都是大事此處非今以
養生為輕但以常變較之送死為尤大也蓋養生者事勢
從容今雖失而後可補送死事勢倉卒後雖悔而不可追
矣 送死固要慎重然或生不能養而徒死之送亦何益

也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三者其盡
之乎
君子深造之以道
大全朱子曰道是進為之方此是趙岐之說蓋循此進進
不已便是深造之以道是工夫深造之是做工夫如博學
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即是造道之方法能以道而為之不
已造之愈深則自然得之既自得之而為我有則居之安
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若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
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若淺則易竭矣取之左
右逢其原蓋事〻物〻皆有若這本來底道理如資之深
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

須留只在自得上纔自得則下面節次自如此〻造道之
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暮之間不以其道
者從事於杳冥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致
夫默識心通而自得之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
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自然得之將有不
可禦者矣未得之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
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
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〻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
朱子語類或問道者進為之方如何曰此句未甚安卻
只是循道以進耳道自在上　草廬自得齋記云先儒嘗
受杜元凱之言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

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
也斯言始有合於孟子自得之旨然冰之默自得若言其
效驗而未嘗言其功力也非不言其功力也未易言也故
但曰以道而已以道者循其路逕以漸而進也　竹堂會
語云惟深造始能自得居有未安則動危資有未深則機
淺左右未逢其源則節跡皆所謂自得也　宛陵切琢
云孟子七篇談仁義其入手要領只在生幾不息處識取
本來從此充養則暢達於天下惟深造以道一章卻是從
功夫磨煉仔細悟入涵蓄深固造詣精微方洞泉晰
出之意　明儒經翼曰學貴自信自立不是倚傍世界做
得的求自得而已自得之學居安則動不危資深則機不

露左右逢源則應不窮見在流行隨處平滿天機常活無
有剩欠無有安排超乎天地之外立乎千聖之表羚羊掛
角無迹可尋此是出世間大豪傑作用如此方是享用大
世界方不落小家相方為自信也王氏　口義云深造者窮
源之學源頭自來故君子但知務其道而不必於得學問
到自得的地位則居安資深逢源自與其取者不同君子
知其取之無盡故深造必以道而聽其自得也學至逢源
則造之深矣　初問云深造是進進不已以道〻字是天
命人心之正原具於我皆從吾性分之所固有者而求之
也若只說進為之方則深造以道處是何所主此語落空
矣孟子謂君子深造不以其他而以其道欲其自得乎道

也　道即性也性者人人自有也故欲其自得乎此勉、
循、遂其自有故謂之曰自得自得云者有從容極詠不
假正助力到功深自然決洽之意在其中如勿忘勿助而
氣自充是也惟其自得則居之安不至遺忘不至揠扤此
理從心得之所謂心得之學何等安閒居者理之所存處
也資深是醞藉處左右逢源是時出不窮學者到自得則
心即理、即心通一無二根柢牢固源深而流長其妙相
因有不容言者矣此等妙處只為不在身心以外用功不
由強探力索處所得所以有此自然之妙若此道原不在
我式勉強助長而得之豈能若此君子所以必有事於心
學而欲其自得焉乃有本之學也　淮海近語曰居安資

深逢原是自得之妙一時並徹無有先後為學莫要於致
道致道惟在於心得自得者心得也居安以心得之至定
者言也資深以心得之至遠者言也逢原以心得之至裕
者言也心得則道在我矣

博學而詳說之

小荀子戒曰至德要道約彌典籍甚富如何而博之以求
約也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為
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
約其說　朱子語類云約自博中來既博學又詳說講貫
得直是精確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才有頭緒便是簡約
若是平日講貫得不詳悉及至臨事只覺得千頭萬緒更

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為約　大全朱子曰約自博中來
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其守不
去楊子云言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聞了又要一箇約去守
他　程子說格物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便是
約　明儒經翼云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
反約之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也陽明子　淮海近語云
約者本也反字是反本之反博學詳說一言以蔽之只是
反說約耳　初問云理無內外亞天地間散殊者即純於
吾心者也若未曾反而還之融會到心來尚是紛然在外
殊見其條件之多故博學於文而詳說之如此用功者何
也將以反而還之使融通於至簡至約耳反復也還也

講錄云至約之地是心、一而已矣故謂之約　博學而
詳說是博學時詳說其所學之理也反說約粘詳說逆較
重、問博學詳說分明是資於聞見論說也未何為心性
之學辯只專說致良知曰致良知者何嘗離聞見而廢論
說但其從事於聞見論說者正以致其心之良知而非若
後之徒事聞見論說以為學者也此處只看說約二字便
自了然矣　解醒編云孟子博學反約即孔顏之傳二說
字亦要玩味蓋為學者求道於多言而費也學則不能無
言學之博則不能不詳言其實就事而論則千萬言而不
足就理而論則一言而有餘矣說易至三百八十四爻而
所說者一時也說書至虞夏殷商而所說者一中也說詩

至三百而所說者一無邪也說禮至三千而所說者一敬也其實各之有五經而合之則所說者一理也至於說約則雖無言可矣　石渠意見拾遺云注謂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意見以為反說約蓋謂反覆詳說以求其要約而行之也　丹鉛總録云或問反約之後博學詳說可廢乎曰不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禮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今教人止誦詩無邪毋不敬六字詩禮盡廢可乎人之心神明不測虛靈不昧方寸之地億兆兼照者也若塗閉其七竅析堕其四支曰吾能存心有是理乎

以善服人者

大全朱子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illegible]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不入於善如湯於葛遺之牛羊又使人往為之耕是也　南軒張氏曰先王樂與人為善欲天下舉在吾化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蒙其養無不應者未嘗有意於服人而天下之心悅誠服有不期而然者蓋以善道與人共之耳若霸者之所為其善者不過欲以善服人齊桓會首止而定王世子晉文盟踐土率諸侯以朝王是也學者深見二者霄壤之殊則王霸之分了然矣　羅念菴曰夫以善服人與養人者何所分別哉自以為善即所謂服人善與人同即所謂養人　孟子測曰以善服人何以未有能服人者也有服人之心非誠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不動不服也人且不服而況於天下乎以善養人何以能服天下也有養人之心誠也誠能動物也動斯服也天下且服而況於人乎所謂服者心服之也非面服也何謂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上下一心也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千萬人之心服千萬人歸之也於王也何有不心服則力服矣力服者焉得人人而力服是以未有能王者也　原吉云此以善服人是把個善去服人這善原不是自家有的所以人不服然以善服人人亦間有服只是不心服如齊桓晉文假仁假義當時雖秦楚之强亦不敢與之相抗豈是不服然謂之心服則未也由此看來以善服人

此善字是假善未有能服人者也此不服是不心服　準海近語云以善養人是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人有善則誘掖獎勸以成其善人有不善則教戒督率以去其不善蓋見善之在人如飽煖安逸之在吾身見不善之在人如疾痛疴癢之在吾身是之謂以善養人也以善服人以善養人孟子推勘心術之微盡矣　初問云養人者有矜憫其惡含弘不較之意慈愛惻怛仁道也此其指尽更高識量更大宛如天覆地載故天下仰其德聞其風者自心悅誠服與區區束縛於甲兵之間者不同矣王伯氣象迥別

言無實不祥

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代蔽賢者身當其害達賢

者榣流于孫娭賢者名不全　新語云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也非浮神靈之化罷雲霽翳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覩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溼照四方之晦冥　蒙引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恐後蔽賢之奸心讒舌何所不至於無中求有於直中索枉於無過中求有過如趙使者謂廉頗食頃三遺矢如董惇謂司馬光奸邪當先罷如攻道學者謂朱子如鬼如蜮所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真不詳哉　南軒張氏說得蔽賢好謂蔽賢出於娼嫉之私方其欲蔽賢也不祥之氣固已充滿於中矣天生斯賢以為人也蔽賢之人妨賢病國不祥孰甚焉

仲尼亟稱於水

荀子云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偏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卑下倨句必循其理似義浩、乎不居似有道其赴万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綽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就絜似善發源必東似志是以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林泉隨筆云孔子之取水饒氏以為做旨川上之嘆是也今按荀氏宥坐篇子貢問君子遇大水必觀之說孔子荅之甚詳仲尼稱水其指此歟　陸子要語云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源方動卻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不舍晝夜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雖未放海將來自放乎海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自舍其涓、而趨之卻自壞了曾不知我之涓、雖微卻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卻是偽卻是擔水來相似涸可立而待也　淮海近語云只原泉二字便是有本之水故能混、不已漸進以至於海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非有本不能如是也　初問云孟子全要在不舍晝夜盈科二句俱根不舍晝夜來說出有本孟子真見孔子之心　下節重在涸可立待與不舍晝夜者相去何如聲聞過情不久泯滅矣君子恥之謂重實行而不貴虛名也　君子制行須從原頭上來原頭者心也從心做出自是取之不窮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是也不然只是義襲而取獵取虛名竟何為哉　莊子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郭象注矯飾過實多取者也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四書心攷云幾希猶言無多子也只此無多子庶民去之其違禽獸不遠矣唯君子為能存此幾希之微辨之明察由行於是為至不有聖人天下其將胥淪於禽獸乎舜以是傳之禹、以是傳之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禹則存於好惡之端湯則存於執主之要如傷未見文之存也不泄不忘武之存也周公思兼三王孔子夢見周公孟子私淑孔子皆存也皆此幾希之性也　列子曰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未必無獸心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　荀子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

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而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　論衡曰倮蟲三百人為之長天地之性人為貴　其識知也今閉闇晦塞狗欲忘理與三百倮蟲何以異而謂之為長而貴之乎　譚子化書云夫禽獸之於人也何異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情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燒究其道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　大全朱子曰人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人心虛灵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如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人之虛灵皆推得去禽獸便更推不去人若以私欲蔽了這箇虛灵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

爭這些子所以謂之幾希　饑食渴飲之類是人與禽獸同者有親有義之倫此乃與禽獸異者存是存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人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　莊渠魏氏曰人物之性皆出于天地何故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蓋天地之氣其查滓為物偏而不備塞而不通使順五常之德不復能全但隨形氣所及而自為一理飛者于空潛者泳川蠢動自蠕草木何知亦各自為榮瘁不相假借凌奪而能若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騶虞之仁神羊之義乃其些處有這一路子開故只具得這些子即此一些子亦便是理鳥之有鳳獸之有麟鱗之有龍介之有龜皆天地間氣所出畢竟是查滓中精英故終與人不相似

也人稟二五精英之氣故能具得許多道理與天地同然惟聖人陰陽合德純粹至善其性無不全自大賢以下精英中不能無查滓這箇性便被他蔽隔了各隨其所得查滓之多寡以為等差而有智愚賢不肖之別畢竟性無不同直須查滓渾化可以復性之本體矣　吝問集云竊謂此章歷論群聖其意主在憂勤惕勵然憂勤惕勵生于覺悟警醒此覺字乃人之異於禽獸處也蓋天命流行物與無妄萬民萬物並育于霄壤之中其灵性生生渾然一體而無二樣然其性雖同一生生其生雖同一灵刻皆知不待學能不待學總自造化窟中順便循護從古至今流行而了無停機直達而了無轉識也惟是人在萬物之中其

靈明稟得尤多而聖生吾人之內其神明尤為獨至故其覺悟獨超群先得百姓雖日用不知載之物類冥頑猶堪呼喚而提命之也此則天地間人物一個大限而君子小人或存或去猶似更有憑據也　初問云此理附在氣中未嘗相離也人物之所以能生只是此氣氣有清濁得氣之清者此理瑩然在中舜生知安行只為氣清纖毫無所染着無所障蔽得氣之濁者則昏沉迷闇此理幾於隱矣禽獸則得其最濁故理微矣然究竟此理亦未嘗不在如豺狼之義到乳哺得食時莫不相惜細觀之物物皆有近理處則此理與人所稟一般特分數寡少為氣質局定耳游氣紛擾合而成質吾人從相摩相盪中出来最難得

其至清者所以氣質不齊吾人便當以力勝之所以有箇變化氣質之學斯須不謹便同禽獸可不畏歟　黃氏日抄或疑上文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而繼以舜言之人物皆天之賦明於庶物則知自異於物矣應上文人異禽獸幾希之言人皆為物之靈察於人倫則又知自異於衆人矣應上文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之言也既明於庶物又察於人倫此其所以能由仁義行也　朱子語類云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是見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者皆不待求之於外此身此心渾然都是仁義　大全張子曰明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嘗有以為仁

義仁義之名但人名其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耳　南軒張氏曰行仁義猶與為二物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身與理一而非二也若舜可謂全其所以為人者而無虧欠矣未至於舜猶為未盡也人皆可以為堯舜其本在乎存之而已　西山真氏曰存之者猶待於用力舜則身即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矣　淮海近語云幾希之理在事則為物理在身則為人倫在道則為仁義曰明曰察曰由只是精一執中由仁義行即在明察處由而行之非有二事　致知議畧曰夫明倫察物由仁義行方是性體自然之覺非以明察為格物之功也如以明察為格物之功是行仁義而襲焉

者矣　叔問云察比明更較細人倫處條理節目最多故謂之經綸大經如絲縷然也舜之察者絲毫處皆明白所謂文理密察　由仁義行二句是一正一反舜在物理人倫處由仁行而非行仁由義行而非行義也舜不必安排打點行處便是仁義故謂之由由者油油然無意必也若行仁義者是知仁義之美而用意行之便須安排此勉然之學舜不待存而自無不存也行仁義者存之也此處安勉別矣　弇州集云天下之達道五倫盡之矣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物即倫之散殊者也悔菴慎明聖人宰一照而已矣　卓吾李氏曰穿衣喫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喫飯無倫物矣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

非此外更有所謂種種絕與百姓不相同者也學者只宜於倫物上識真空不當於倫物上辨倫物故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於倫物上加明察則可以達本而識真源否則只在倫物上計較忖度終無自得之日矣支離易簡之辨正在于此明察得真空則為由仁義行不明察則為行仁義入于支離而不自覺矣　口義云由仁義行亦只是人倫庶物上各盡其理而已　海叢編裴公休曰庶物入倫百姓日用獨舜能明能察耳由仁義行如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即迎文亦曰隨順覺性行仁義便攙入思勉墮於情識非從心矣非隨順矣

為惡旨酒而好善言

大公金匱武王問五帝之戒可得聞與公曰黃帝云余在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令人三戒其口慎言語也堯居民上振振如臨深淵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居民上翼翼恐不敢息道自敗而生禍自敗而虛偽終與始堯知金誠末會覽之言是聞聖理心沖大與對畫壹含

質言云群聖人之事特各舉其切要者以見其心耳非謂其事盡於此也叙事處各要發出憂勤惕勵存存不已之心來方見得保合幾希之理處　抱朴子曰昔狄儀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御盃景升荒宴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郭珍發狂以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哀子之亂政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灌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遵之遇害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　孟子測曰湯何以執中也中也者心之正理也人所受於天地以生者也其體也不偏不倚其用也無過不及何謂執也有之於己也何以立賢無方也賢其體乎中而有德者也無方其無偏

倚於一方者也執中聖學之至者也立賢王政之夫者也惟其執中是以能立賢無方也以成湯之所以得於堯舜為之心學者也　明儒經翼曰不起不滅者心之體萬起萬滅者心之用然體常存乎起滅之中而實則未嘗起滅也起滅猶戶之闔闢不起滅猶闔闢之樞執中之學執其樞而已矣矞　吳志陸凱曰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　楊子危言孟子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亦何取其義至於窮旦夜之思而汲汲若是乎蓋嘗攷之虞夏用人止於世族左傳八元八凱則高陽辛之才子周之家法以親為重以異姓為後周公諒亦知其未廣矣故曰夜之所思惟以湯之立賢無方為中道今觀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二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賢傅說諸大臣非以親舊以其賢也蓋主於立賢則惟德是視主於親親則且妨賢路矣信矣立賢無方為不易之中道而周公亦未得盡行其志也又通論之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昭屈景其子孫盤據苗裔禪嫣至秦用客卿漢用刀筆而此弊始除迨東晉六朝又踵其弊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貪狠蠢謬皆據顯位謂之華腴膏粱南之斧韶北之侯景亦憤族姓之下而至於作亂景在江南求娶於王謝不得乃按劍曰會須令吳兒女作奴雖其窮悍出於天性致亂亦有由矣然則湯之立賢無

方豈非萬世君人相國之第一義乎　宋史王淮傳上加訪問淮以端正對上曰非闊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况曰聞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丁蔡襄乎况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　前漢書武帝詔曰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　大全問以而為如亦有據乎朱子曰詩云垂帶而厲鄭箋而亦如也此以而為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此以如為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　孟子測曰文王何以視民如傷也如傷己也人己一體者也書曰痌瘝乃身視人猶己之心也何以望道而未之見也如未見也道體無窮語曰有若無實若虛也聖不自聖之心也如傷

未見皆文王之心學　明儒經翼曰明道之為今也瑜視
民如傷四字於跋每曰顯常媿此四字文王盡道之聖也
而孟子之稱之亦惟此而已只了此便是堯舜氣象許氏
或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而未嘗有也曰然
則無可見乎曰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為見乎曰
見而未嘗見也曰道不可言也強為之言而益晦道無可
見也妄為之見也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
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文王望道而未之
見斯真見也已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
夫言飲者不可以為醉見食者不可以為飽故欲求其醉
飽則盡飲食之欲求其真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

戒慎乎其所不覩也已斯真覩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程氏外書云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望天下有道太平而
未得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謂遠邇之人之事也
老泉重遠論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
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為之深
思靜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
為之奔掉於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
非待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
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
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
而不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為

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
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尤甚遠之可憂
之深也　朱子語類云因論泄邇忘遠老蘇說再曰聖人
心如潮之來潮湧激一時皆到無有遠邇　通義仁
山金氏曰狎字訓泄與褻字同然作泄訓亦可蓋泄者有
狎溢漏之意謂武王不以在邇而溢不以在遠而遺　大
全朱子曰泄邇忘遠此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狎忽
慕之意　存疑曰侍御僕從之在左右人之邇也賢人在
側陋及親賢在藩屏之外人之遠也日用食息起居事之
邇也生民休戚國家利害在千里之外數年之後事人遠
也德威仁至總承不泄邇分貼　大全南軒張氏曰不合者

思而未得也未得之思之惟恐不得既得之行之惟恐不
及也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皆起於上世而莫
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
周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　講録云眼菴子以四事作上
四條之事然不然此四條何足盡三王之事而公之欲
兼行者亦豈止於此蓋三王本是四個人事是四個人的
事故謂之四事而上四條亦在其中了其有不合者時勢
不同或宜於古而不宜於今或宜於彼而不宜於此也然
事雖不合而理則相同故公仰思其理夜以繼日幸得其
理便坐以待旦、之所行者是即時勢之宜而變通以行
之也不是行其已然之事此正公善學三王處　原吉云

易乾之九二實居三百八十四爻人道之首而其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可見天下道理無一息不運聖人之心亦無一息不運若少有間隔即與天地之心不相似矣自古聖賢皆在兢兢業業上安身立命今人學聖賢而未至只是要做惕勵之心不篤耳　禹湯文三聖皆指一事惟武王則言不泄不忘周公則言繼日待旦皆不指一事者武王之所遭尤不易於三聖而周公事幼冲之君當撥亂之任又值殷頑未化之時又欲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其遭際甚艱其責任甚重故雖德不讓於四聖而其勞心焦思斟酌損益尤有甚於四聖也已其有不合者與幸而得之當活看孟子生於百世之下何由知周公心上有甚不合有甚得處所謂不合亦不必在四事之中亦不必在四事之外蓋孟子只言周公之心如此若周公之在當時則自有斟酌損益其在後人誠不得而仰窺之也

楊子危言云孟子此章專贊周公事業之盛非贊三王也蓋言周公欲兼三王之事以相天子然禹之大功在治水周公時無水可治則法禹之惡旨酒好善言也湯之大功在伐[illegible]周公則無桀可伐則法其執中立賢也文王至德[illegible]以[illegible]事殷今無殷可事則法其愛民求道也武王之大業在伐紂救民今紂已伐矣則法其不泄邇不忘遠以廣守成之大業立太平之基可也蓋三王之治功為君道之極所以立後世之相天下者之標準也

〇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陳潛室木鍾集云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　孫奕示兒編云文中子曰小雅廢春秋作一言詩亡一言雅廢何也自平王東遷之詩降為國風則天下無復有雅而春秋始於平王矣按平王之孫桓王兔爰刺桓王失信其孫莊王丘中有麻刺莊王不明二詩皆見王國風則是王者之雅亡而春秋作王通之言良以此夫　稗編伍文定公曰此篇以下多春秋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之也春秋始隱公隱公當雅詩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予謂不然春秋作于獲麟之時乃哀公十四年矣詩亡於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矣非有定義也　困學紀聞云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謂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不復有雅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呂成公謂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所貶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矣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凛凛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為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霸未

嘗無詩礼教之維持人心如此衆有頌而周益衰変風終于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国為無人矣春秋所為作歟　参元漫語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人心和平之氣不得其養故淫哇愁辟之風出故曰詩亡孔子刪而正之追其病源蓋以是非誠偽之失真故作春秋以辯誠偽若指雅降為風則東山破斧亦可謂詩亡乎漢唐以来詩人頗多況先秦列国未嘗絶響邵子何云刪後無詩蓋未覚其出之不以和平終是有我故也　焦弱侯曰解者謂黍離降為国風雅體毀不同若今詩所謂選也律也歌與曲也試宜黍離於二雅之中聲果同乎倘以平王政教不行降雅為風則正月之篇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周幽王以後詩也及列於雅何哉故其声風也即二南亦系之風其声雅也即正月亦系之雅政不以此為升降也　王金華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皆在其中非獨雅也竊意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﨑徐方之馭而巡守絶迹諸侯莫復有陳詩之事哉東遷以後之詩無僅樂工之所傳誦者而已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国民風之善悪然後因魯史以備載列国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悪自明故詩與春秋体異而用則同知春秋者亦莫深乎孟子　詩廢云此言王者不復巡守其迹已息而列国所陳之詩不復有矣詩亡則無所勧懲是以春秋不容於不作或以為雅亡者非也風雅出于人口豈能亡哉　瑞桂堂暇録云平王東遷而雅亡齊桓霸而王風亡楚莊霸而諸国之風皆亡讀隠公之春秋見王迹熄而天下為五霸也讀定哀之春秋見霸迹熄而天下為戦国也　呂東萊云春秋之時去殷周湯文武之澤幾絶而僅存戦国秦漢之風方生而未艾此正是世変接頭處　中玄問辨録云王者之迹即所謂天子之事也西周盛時礼楽征伐自天子出凡其政教號令布諸天下者皆王迹也迨平王東遷之後衰微已甚政教號令不復行於天下而王迹息矣朝會礼廢天子宴饗之楽諸侯陳誠之辞皆不復聞而雅亡矣無詩是無王政也無王政乱賊所由起也是故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所以續王之迹使既熄而復章也今攷隠公元年為平王四十九年是王迹熄時也而春秋始焉則可知矣其事則齊桓晋文者何曰列国之事春秋皆記之桓文為盛故以桓文言耳曰其文則史者何曰春秋魯史之旧名也孔子因而筆削之所謂述而不作者也名即其旧文即其旧其為非孔氏之書可知也且史也者紀實之書也而乃訶之夏冠周月可謂實乎而乃降人之侯與之以子可謂實乎故観於其文則史之説則凡事非其實而強為之説者皆非聖人之本旨也曰其義其丘竊取之矣其義謂何曰明天子之事以續王者之迹挙礼楽征伐之柄而

闡錄云聖人因魯史而脩春秋不以春秋而假魯史不然則魯史氏之典則魯史安在

晉乘之合乎此者則是則有褒乎此者則非則有毀使亂臣賊子有所畏而不敢肆焉則其義也　春秋正義宗外傳中叔時司馬侯乃晉楚之人其言皆謂國史為春秋不言乘與檮杌然則晉楚私立別號魯守其本名冒遠云周禮盡在魯史法最備故孔子因而修之　通義白雲許氏曰以三國之史同言而曰一也益謂魯之春秋其所紀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爾至於孔子之春秋則假其文以明義而非盡與晉史之文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此看方得　文衡劉永之曰方是時各國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趙穿之弑逆也而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

弑逆也太史兄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况於魯有周公之遺制以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為訓莫過於魯史具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迹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之以寓其傷周之志　其知者曰此不得已也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在是罪我者將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爾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僕故曰謂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之而明亂逆由之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　祈問云孔子言

今之左傳是也何以謂之為傳以附經左氏益假歸之

竊取只是謙詞猶云竊比老彭亦不是位不在而道在之意也若以位不在為竊取則孔子亦歉然矣明知在我犯非其分矣夫子之意不然　論衡曰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　原旨云孟子此章之論甚得春秋大旨後儒紛紛之言未有能及此者蓋春秋有魯史之春秋有孔子之春秋魯史之春秋仍其舊文而書之者也孔子之春秋則裁於聖心而書之者也如天王使宰夫來求車魯史之春秋也直書之者也如春王正月孔子之春秋也特書之者也觀其為史只與晉乘楚檮杌一般而其為義則孔子云竊取之則知此二者是讀春秋之要也胡安國傳春秋尚

不知此而不知孟子已先道之矣孟子七篇之書真得聖門之正統者也

君子之澤

新安文獻志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先聖後賢之澤雖千萬世不斬可也　中玄問辨錄問注云澤謂流風餘韻也然歟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流風餘韻安得五世斬乎且孟子專為孔子言孔子之道萬世如一日不直流風餘韻而小人直道其耶又何流風餘韻之有曰伊川云善惡皆及後世也然歟曰善及後世謂澤可也惡何以言澤且又何以五世斬乎曰呂氏云此自其子孫言也是故雖有善者繼之至五世必衰或生

一不肖夏商周之世可數也雖有悪者繼之五世亦斬反
生一賢漢世張壯之可辨也其說何如曰兹言更謬非所
以為訓也然則何如曰端毅王公云澤色澤也謂容貌色
澤也兹言為是猶禮所謂手澤口澤者也夫五世之內其
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人者猶有存焉其形容音響尚有
稱述之者至於五世則見其人者亦皆已歿而形容音響
不復可知矣故曰君子小人澤皆五世而斬也予私淑諸
人也謂何曰此孟子自任之意也蓋曰吾之去孔子僅百
年也雖未得于親炙而親炙之者猶有存焉吾尚得以師
之而竊孔子之教以自淑雖未及受業其門而動容謦咳
得以聞之亦庶乎受業其門者非若世遠言湮而不得其

真者也　餘冬緒錄云史記載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人
而後來著述家譜遂云親受業于子思不然考之孔子年
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
年子思實為喪主而方士來觀禮焉子思生年今不可知
所可知者孔子卒之年子思則既長矣孟子以顯王三十
三年至魏報王元年去齊其書論及張儀當是五年後事
距孔子之卒百七十有十一年孟子即已耆艾何得及子
思之存而相與授受耶孔叢子謂孟子師子思問牧民之
道蓋依托之言不足信也　大全雙峯饒氏曰私淑艾者
私竊其善於人以自治私淑諸人者我私取之以善其身
今人或把作教者說謂以此私淑他人非矣道若天下所

公若說其師下私字不得只弟子私竊取之以自善自治
耳　講錄云私淑之人是子思子思受業於曾子而孔子
亦是所親承者孟子一見子思子思悅之即謂之曰仁大
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仁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
彼聖人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惡有
不至者乎孟子以此至於聖而功亦不在孔子下矣　孔
子之功業尚莫大於春秋然私淑處亦要說得闊春秋亦
在其中矣帝王以來相傳之道統亦都在其中矣　新安
陳氏曰韓子謂堯以是傳之舜、以是傳之禹至孔子傳
之孟軻不待退之而後有此言孟子已自言之矣此四章
相承是也然猶分為四章恐好辨章明言以已承三聖至

七篇之末章列叙群聖道統之相傳而明言由孔子至於
今百有餘歲其自任之重尤彰、焉孟子一身道統攸繫
蓋如是夫

可以取可以無取

大全朱子曰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凡事初看
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用決斷始得　問取者貪之屬
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為惠不與之為嗇死之為勇不死
之為怯也今以過取者為傷廉則宜以不與為傷惠不死
為傷勇矣而反以與為傷惠死為傷勇何哉曰過取之傷
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
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為易見而病乎

此者其失為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過猶不
及之意耳　王荆公曰蓋君子之動必於義無所疑而後
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言君子之行當慎處於義衛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
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
嗚呼益亦弗思而已矣　石渠意見補缺云不必如朱傳
說只說可以取取之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與之可以
無與與傷惠可以死死之可以無死死傷勇如此說理自
明人亦易曉
逢蒙學射於羿
原言云此章見取友之端則雖其所私淑者猶可以必其

能庇已取友不端則雖其所親炙者猶不能必其不害已
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則曰不忍以師之故慶君之事
則曰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君臣師友之義全
二程類語曰庾公之斯過子濯孺子當權國之安危在此
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
發四矢乎　合璧事類云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
以道推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
韓厥戮趙宣子之人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
庾公之斯去鏃發矢是也此公義私恩不兩全猶當以道
推其輕重奈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為羿孟子以為
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存斂中亦不得為無罪
也
西子蒙不潔
子華子曰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今有美
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之以敝首則見之者
弃之而走更之以輕紈阿裼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甚矣
世之人以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　初問云西子蒙不潔
惡人齋戒沐浴俱是倏忽間的事少改其常也一則便取
惡於人一則可以事上帝人可以物累自污不知浣濯之
功耶孟子喚醒人此語最切齋戒沐浴蕩滌污穢也學者
澡身浴德須要斬釘截鐵下手痛自懲創幡然自新如別
換一番模樣不要悠悠蕩蕩一緊二慢做工夫須從夜氣

時有憂勤惕厲之心起首惟恐入於會散始得　疑問云
美人一蒙不潔則衆皆掩鼻惡人一自洗濯則上帝居歆
此不屑不潔齋戒神明之心不可一息忘也非喪善自新
之說　明儒經翼一友嘆平日多過錢氏曰只要立得真
念一念真時便是超凡入聖矣已往過失不須更掛罣有
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惡人是平日為惡之人肯一
念齋戒盡格前非便與上帝心通矣此念原無前後一是
即是一非即非計前論後總非當下得手功夫　東軒筆
錄歐陽文忠公贈吳孝宗詩云子路初來時冠雞佩猳豚
斬蛟射白額後卒為名臣子既悔其往人誰禦其新醜夫
事上帝孟子豈不云

天下之言性也

孟子拼曰無所待之謂性有所因之謂故　二程類語曰天下言性則故而已者言性當推其元本推其元本無傷其性也故者以利為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性利只是順天下只是一箇利　又云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為智或入於巧偽而老莊之徒遂欲棄智是豈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　大全朱子曰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卻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此即性之故也只看這箇便見得性若四端則無不順利者殘忍之非仁無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　利是不假人為而自然者如水之流下是其性本就下只是順也若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為之也惟智者是知此理不假人為順之而已　朱子語類云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故猶云所為也言凡人說性只說到性之故蓋故卻以利為本利順者從道理上順發出來是也是所謂善也若不利順則是鑿故下面以禹行水言之前求其故此故與則故卻同故猶所以然之意　孫奭示兒編云此孟子以水喻性乃指其迹以示人也故者即故道也有迹可見者也利猶順也謂自然之勢也勢有二自然與使然也水無有不下此自然也過顙在山其勢則然也此使然也今之所謂[illegible]如禹之行水亦因其故道而導之未嘗有一毫之私[illegible]行以[illegible]

流之害也　石渠意見補缺云註謂故者已然之迹利猶順也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如此則天下之人皆知性之理意見以為恐不然蓋言天下人之言性只說已然之跡便是性而已矣更無餘辭然人之已然之跡有善有惡而不知順理而善者為性之本不順理而惡者非性之本故孟子言故者以利為本　講錄云孟子見人之小智者多務穿鑿其原在不識性故此章首言性之自然次言人當順其自然末言順其自然之不難也　故字猶云故物即原舊之本體也天下之言性者須從故物本體上論這故物的本體只是箇順利若挽以人為的私智便是逆了便不是本體而不可言性矣利是順順對逆者順者自然而然逆者穿鑿而然晦菴以利為善對惡去看恐非此處之本旨聖賢說話各有所為此處為智者而發是說性之本利而不鑿也不是辨性之本善而無惡也解醒編云天下之言性一節是孟子示人以性之本原也故即中庸溫故之故人性所固有之故物也何以明之下文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求天之故者不在七政躔布之後而在一元運行之初論性之故者不在人事應感之後而在上天賦與之初此即孔子所謂繼善成性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也故者以利為本言性之本善也蓋求性于人為之後則有所矯揉造作求性於天賦之初則思慮不生作為不擾惟見其自然而然耳是故本利而

一有不利則不得謂之故亦不得謂之性矣　大全朱子
曰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爲本也　雲峯胡氏曰孟子本
欲言智而必先言性者智五性之一也言智而先言性猶
言水而先言水之原也鑿字與利字相反利者天理之自
然鑿者人爲之使然言性而必本諸天理之自然者所以
言智而深惡夫人爲之使然者也　潛庵曰神禹濬川行
其自然不爲鑿也　原旨云禹之治水濬鑿之功則由下
以及上故始於黃兗以治河濟之下流次及青揚以治江
淮之下流下流既殺斯治其上故次荊次豫次梁而雍也
底高水患底少施功獨後此濬鑿之序也其疏導之功則
自上而達下故禹貢言導山者四導水者九皆自西北極
於東南順其就下之勢自源徂委而無壅遏之患此疏導
之序也皆行其所無事者也今之海內有鯀隄而無禹隄
可見禹只是疏濬鯀只是壅遏所以不同若今天下之治
水者亦只是有隄防壅遏而已吾未見其能治水也　楊
龜山曰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無所事　筆乘曰舜
之無爲而治非不治也以無爲治也禹之行其所無事非
不行也以無事行也而昧者遂至清談廢事如晉宋人之
爲斯失之遠矣　孟子測曰行其所無事何以爲大智也
因理之自然而行之無絲毫之人力物各付物而我無與
焉也無所與者無事也天之理也　衍問云智者知之明
而處之當善處事的人方謂之智行所無事者因其勢而

利導之隨處付物我無所事也禹惟任其天真於心體之
虛明靈覺處不留着一毫意思所以絕無障蔽故其智爲
神明而治水遂成神功謂之神禹蓋智在吾心原自廣大
圓通洪洞朗朗貫千古而一息照萬類而森如最神最妙
只爲以意見攙入增了一分人意便虧了一分天真所以
隱蔽處多本然之智反狹小了故其用不神若所謂智者
皆如禹則本然之智完完全全神明出矣豈不偉哉　辨
醒編云智即性之明覺也行其所無事者以有爲爲應迹
以明覺爲自然也性本至靜而實未嘗不通於事事雖紛
紜而實皆統括乎性中惟以吾性至一之理處天下不一
之事事當如此吾便知其當如此以應之非有心於如此
也事當如彼便知其當如彼以應之非有心於如彼也感
遇無窮而靈覺有定此之謂視有事若無事也此之謂自
然之知而非推測之知也　呂氏春秋曰夫審天者察列
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　前漢
書天文志云先冬夏至縣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
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二至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此又以天度申言故字之意旨一節
故字言本然之理此一故字言本然之度也天高星遠若
因其本然之故而求之則雖經歲久日南至之時刻亦可
坐而推致以得之矣　又曰夜半即甲子時歲月日時皆
以甲子爲曆元蓋以建寅月爲歲首筭之則是癸亥歲十

一月以建子月爲一歲之冣初筭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　通考趙氏悳曰以建子爲正故以夜半爲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曰反至若建寅爲正者則以平旦爲朔　仁山金氏曰堯冬至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率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致謂筭得本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以前之日至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之謂推巳後之日至也　朱子曰此章其初只是性上泛說起不是專說性但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已如荀言性惡楊言善惡混此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能以利爲本而然也故乎即下文苟求其故之故推曆家自今日推筭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爲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躔度少有差錯久之自復其常以利爲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　蒲田王氏曰千歲之日至謂冬至之日也參之日至謂夏至之日也至極也夏至者日之長至此極矣冬至者日之短至此極矣非至到之至乃至極之至故夏至一陰生而日漸短冬至一陽生而日漸長　簡端錄云天開於子天之元也日月星辰皆天也有不起於子乎是故歲月日時皆在甲子七曜于是乎同垣是爲曆元曆之元非天之元也上而泝乎天之初開亦可得而

推之故雖謂天之元也亦宜　二谷南署集云五緯之故可知也其遲速附月不附日不可知也　𧇊文忠公集云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　原旨云天無體以日月星辰爲體星辰之位舍不可名以日月之經度爲名故日月皆有至獨言日至者以日能周天也日至者日所至猶曆書所稱南至北至是也造曆者每歲以日至之日爲數始傳所謂履端於始序則不忒是也又也推至上元太初之時歲月日時皆甲子以爲曆元則七曜之行皆會於牽牛之次無復盈縮餘分曆書所稱合璧連珠是也　天之故天之利也日月星辰之自然者也使曆關食非故之利者也今之人以惡逆論性猶以變曆關食之故而語日月星辰也則論性之必當言故論故之必當言利也益明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

李廣決疑要註云禮臣喪其父母則赴于君君弔之　學殖解云禮朝廷二句實指朝廷之禮言非謂卿大夫以君命往弔故言朝廷也蓋卿大夫位階各有定分在朝廷如此在出弔亦宜如此不可踰越若越位而與右師言則失朝廷之禮矣　初問云我欲行朝廷之禮是孟子借箇大

題目壓倒他其實遠小人之意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
大全問我本有此仁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朱子曰非也
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
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這箇
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不同只是處心與人不同耳　慶
源輔氏曰以仁存心而不忘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以禮
存心而不忘如視聽言動必以禮也　雙峯饒氏曰以是
存於心添於字便可見孟子意是只把仁禮來存於我心
此心常在仁禮上無須刻或離君子異於人以其能以仁
禮存於心他人便不能戒之心安頓在仁上即是居天下

之廣居安頓在禮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　孟子則曰君
子所以異於人何謂以其存心也心也者人之神明與人
物天地一者也心者衆人之所同存心者君子之所獨故
聖人之學存心焉盡之矣何謂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也仁
禮豈有二乎豈有迹乎其理一也存之而愛心生焉仁也
存之而敬心生焉禮也故心一也在仁為仁在禮為禮非
有二也發而後仁禮之迹可見也何謂仁者愛人有禮者
敬人也所謂發而後仁義之迹可見者此也愛人者何以
人恒愛之也敬人者何以人恒敬之也人同此心心同此
理也是以如彼其恒也書曰若有恒性是也　口義云存
心即君子存之之存謂不失此心而已舜之為法傳世只

是不失此心君子存心必欲如舜故有終身之憂如此存
心則無不盡其心者矣故無患於橫逆　郝子知言云愛
人者人恒愛敬人者人恒敬君子豈先施而望報哉必如
是而後萬物與我一體耳愛人不親反仁禮人不答反敬
君子豈望報而計施哉必如是而後我與萬物一體耳但
人已立達堯舜病諸天地之大人猶憾焉故曰君子有終
身之憂此之不能不可以盡責之君子此之不憂則非仁
人之用心矣　初問云直到三自反方是存心自反非在
存心之後也　大全雙峯饒氏曰集注云強暴不順理順
理是順箇文理橫是橫來逆是倒來皆是不順箇文理
新安陳氏曰忠非出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其

心即忠也　士翼云人當平居亦知自反而不責人一旦
聞誹謗之入怒激氣涌忘其精志肆其新忿必求報復而
後已故曰學至於不責人盡矣蓋功深而心平識定而量
宏譬之千仞之淵豈石所能激而鳴乎　尚友軒廡言曰
妄人禽獸語欠渾涵然自反而忠人如何揣量得過便無
有責人之時只是自反一反便消　羅近溪曰將於禽獸
何難難字不讀去聲直接下如舜而已云鳳凰來儀百獸
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況於人乎如此看來方見學問
無歇手處　鄭申甫曰羅近溪解禽獸何難句得君子自
反之心但語意亦要補接得好此亦妄人也已矣二句有
矜其入於禽獸之意既而曰就是禽獸然亦可以誠意感

動我若果忠於禽獸又何難焉今彼猶未化是我猶未可以自已也故下文接云君子有終身之憂　此亦妄人也已矣二句不要說得硬、的便是果於自是不管別人矣非君子虛心氣象　通義東嘉史氏曰難如擬雖之雖亦是與人比校是非之意此承上文妄人二句說下來以其橫逆非人所為故不足與之校耳校難難之正訓然難亦校之意也蓋不校則忠無由生故自無一朝之患不然則妄人所為如禽獸傷人害物無所忌憚若但以為不足患而不見不校之意則是已非彼或以為不足患而與之校則小人之鋒亦甚可畏故恐一朝之患有所不免矣如東漢黨錮諸賢與閹寺小人同世至與之校而流毒無窮皆起於禽獸其人而以為不足患之所致爾然則集註之意深矣張氏饒氏皆作患難故詳申之　大全問楊氏謂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之不校信乎曰自反所以自脩學者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事也淺深之分信如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若自反未至而遽以不校為高恐其無脩省之功而陷於苟且頹墮之域矣　印古心語云三自反而比曰禽獸蓋謂其不知忌憚故曰奚擇不責之以所不能故曰何難正愛敬不已之復非置之度外也　陽明子曰三自反後比妄人為禽獸此處覺得未精橫逆之來自謗訕怨罵以至於不道之甚無非是我實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惜也滿世界皆藥

文子曰不為可貴之行不惜人之[illegible]

物山河大地盡是黃金可以之為禽獸乎　大全朱子曰古聖人多矣獨言舜為法於天下何也法者人倫而已也聖人因其常而處之不失未足見人道之盡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人道之盡於此可見故特舉舜而言之然其所謂法舜亦循乎天則而已　孫奕示兒編云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故使頑嚚之親而盡子道封傲狠之弟而盡兄道刑於二女而盡夫道歷試諸難而盡臣道凡人倫之至者舜無一之不善也宜乎可為天下後世之法也　明儒經翼曰所謂鄉人非特庸、流也行義稱於一鄉在一鄉之中可謂人矣然人者天地之心、者三才之極擅美於鄉而不能為天下後世立極君子以為憂也憂在於是故存心仁禮自反日精又奚暇留毀譽順逆之間與時人角一朝之勝耶自反之功日精一日則建極而執中心源意緒仰承千古下開百世矣　貢氏初問云君子只管在我者故有終身之憂無所計較於在人者故無一朝之患　終身之憂者處常惟知有仁禮惟恐一毫不盡及至橫逆之來處變時卻又每、自反其仁禮惟恐一毫之不盡蓋終身以仁禮存心故終身有憂其他則置之度外矣敢忽焉　講錄云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是總括上五條之意不是又進一步的工夫仁者愛人至我况不忠便是有終身之憂自反而忠至又何難焉便是無一朝之患

禹稷當平世

王荆公曰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為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為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　講録云道者事理之當然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在在此事便為此事之理在彼事又為彼事之理若不同者然此事之理理也彼事之理亦理也其為理一也譬之甘辛苦鹹不同其為味一也青黄赤白不同其為色一也禹稷之救民顔子之脩已事雖不同其理則一而已矣　孟子測曰禹稷顔子何以易地則皆然也地也者位也位也者時也隨時變化而不居道也易地皆然以其心之同而知其事之同也因體而知其用也體一而用兩也兩在故不測不測之謂神　後漢崔駰曰當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躐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擧以公心不私其體　通義仁山金氏曰同室鬬事關一家己之責也鄉鄰鬬事在他人非己之責則非惟職不當救勢亦不能救也使其勢可及則亦救之矣但被髮纓冠以急救其勢之所不及則然須雖閉户可也雖字可字當看謂非心所不欲救蓋勢所不可行也　近思録云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户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户不出則於為中　質言云此章語意全是推尊顔子可同禹稷正見其涵養之大雖在陋巷便有濟世澤民的胸襟本領非獨區區一守道窮儒已也孟子自負到此所以許之後西子思曾子同道亦重子思過說見其非輕已徇人意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

大全朱子曰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據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絶之地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絶之故孟子舉世俗之不孝者五以晛之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絶爾後世因孟子不絶之則又欲盡雪章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必若孟子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　通義仁山金氏曰按上交通國皆稱不孝則章子已為衆所棄故孟子矜其意陳仲子則為衆所慕故孟子辨其非　朱子語類或云看得匡章想是箇拗強底人觀其意屬於陳仲子則可見其為人耳先生甚然之曰兩箇都是此樣人故說得合味　李明江集云昔申生不行而先君子不以為孝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軻禮貌之以情恕也　筆乘云章子之為言亦可哀矣而孟子謂之子父責善而不遇也者豈嘗傷其父母之反目而號泣以諫之與抑欲其母之不終棄也而

以禮葬斷之父歟夫以章子念母之心感王之命而竟不敢赴之馬棧之下彼誠知父之重也世俗不察乃彼之不孝之名學者當從俗論邪抑從孟子邪　曾子曰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

曾子居武城

初問云曾子遠害子思死難同一無私心當生當死曰皆而已曾思無私正是同處　南軒曰曾子以師道自居則冦至而去之冦退則反在師之義當然也子思既以委質以服君之事有難而可逃之乎與君同守而不去則為臣之義當然也　講錄云曾子子思事不同而道同即前禹稷顏子同道之說總是一理而已矣父兄字根師字來既

是師今便尊了故云父兄微字根臣字來既是臣今便卑了故云微惟其父兄也則父兄無死于弟之理此曾子之去所以為理之當然也惟其微也則微者有死君上之理此子思之不去所以為理之當然也理同矣非同道而何哉

王使人瞷夫子

厓齋蔡氏曰瞷是今人窺其燕居獨處之時動靜語默之間果與常人不類乎否其容貌則王亦已見之矣　但知堯舜與人同後嫌堯舜無有與人異者矣此中意便是同此性而能盡其性同此形而能踐其形者但尚引而不發發出則昧反薄矣　講錄云聖固無異於人畢竟亦有異處程子云聖賢是於大同中有不同不能大同者亂常而拂理也不能不同者隨俗而習汚也知此則知聖賢之同異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

紀齋曰此章形容可賤之態殊可賤惡然流俗滔滔務為卑諂無所不至搖尾乞憐自少至老無一念不在是未得則憂愁窮蹙志氣蕭然自視不勝其小既得則志得意滿驕親戚傲閭里侈然自視不勝其大可賤甚於乞墦而其之覺也學者深明義利之辨克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孟子此言誠末俗之箴砭也　初問云由君子觀之此君子是學問中得來齊得此心審得此幾其於

去就進退纖毫義利枉直處最分明動必由禮而浩然之氣者孟子不見諸侯是也　富貴利達君子恥言之孟子加一求字求字上面又加所以字見說到細微千態萬狀不可對言妻妾婦人也未嘗學問知義理者也不特羞之而至於泣不特一人泣而至於相泣不特相泣而至於不相泣者幾希男子所為却被婦人羞斷詞嚴義正昭如日星哉　講錄云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所以求三字包得有多少醜態在彼來處之客何施施也而求以函谷之雞工部之郎何施施也而求以山莊之犬使其妻妾見之而曰良人者大也雞也又下乞人一等矣痛哭當何如耶雖然哭之者妻妾猶妻妾也甚則以妻妾獻人名之以己

否而求常豪試懷者婁式丑不能保而哭之者亦無人矣
嗟哉嗟哉富貴利達乃何物也而令人喪心一至此哉

讀經卷之三十四

前漢書[illegible]三
老茂曰[illegible]者[illegible]
舜孝之至也不
不中[illegible]由
夫觀二子無不
孝而父有不容
宋者待[illegible]者
同舜耕於歷山
[illegible]

讀經卷之三十五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同郡年友毛鳳起　校

孟子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於田

黃氏日抄云此篇言舜之孝親以及舜禹之有天下伊尹之相湯孔子之進退而終於辯百里之自鬻皆發明聖賢之心迹以釋世俗之疑議至若以瞽瞍亦允若就指為舜之父不得而子以堯舜其君民就指伊尹之要湯皆即世俗之說而精其義以堯之授舜為天以禹之相益為薦於天皆推義理之極而高其說此前孟子因譏誘說之辭也使舜浚井之事晦庵以為不必問其有無益避啟之事蘇黃門極言其妄晦庵謂三年喪畢還政嗣君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亦禮之常而事之宜耳　韓詩外傳曰徃田號泣未盡命也反曰休非之曰如以徃田號泣未盡命也則舜之孝道匪天也其誰知之不號泣則吾恐舜之命不及於堯用　蘇氏演義云歷山有四一河中府二齊州歷陽縣三冀州四濮州皆有舜之遺跡　路史云歷山何止四哉信都之歷山樂史亦以為舜耕在是太原府縣北二十為舜城城有舜井有櫪山上有堯舜二祠元和郡志謂是兩帝南巡所至　周處風土記曰舊說舜葬上虞

又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櫪故曰歷山　翠微考異以舜耕之所正在濮陽之歷山　李樔云舜耕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相哺益以感思因而作歌虞帝之迹樔中為多學者不省　通義曰怨慕二字真得舜之心亦包盡一章之意怨非怨親怨己之不得乎親也慕則念念不忘而思其親也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以上言怨也人少則慕父母以下言慕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旦父慈子孝理之常也何有于怨慕唯遭事之變故深思其所以不得於親之故而自怨咎其在我者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于親無頃刻忘必欲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　原旨云首節說怨慕二字二節却云然則舜怨乎揭出一個怨字孝子之心一段暗藏怨字意後面三節四節五節皆申明慕字再不提起怨字帝使其子九男一節是叙事是舜之迹天下之士悅之一節是從上節中抽出議論是舜之心與百里奚虞人也二節體製略同天下之士悅之一節是舉一身之所兼備者而言以明舜之心人少則慕父母一節是舉終身之所經歷者而言以明舜之孝皆以見其慕親之至也　講錄云舜當時不得親自怨以為有罪一心只思慕親必要得親而後已怨慕二字是此章之主然此處且莫說明是怨自家故萬章誤以為怨親　通義仁山金氏曰怨無情之辭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此四句即是恝也蓋長息之意正謂舜往于田竭力以共子職是矣而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此意則吾不知蓋謂何必如此號泣也孟子推公明高答之之意則謂孝子之心却不如此恝然曰我但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至若父母之不愛于我何如哉蓋自謂無罪而不復憂也此所謂恝也若孝子之心則不若是故下文推舜之為心舉天下之可樂者不足以為樂而惟以未得于父母之心為憂此所以號泣怨慕也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夫自知不足則何敢若是恝也此段其註恐于辭意有所未盡誠以此思之非惟而已矣何哉文意不貫而前後章旨照應明白徐鍇曰字書無恝字孟子本作忿　中玄問辨錄問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曰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其說謂何曰我竭力耕田四句乃所謂恝也孝子之心為不若是云也語言之曰我只可竭力耕田共為子職如此而已矣乃父母不我愛我將柰之何哉是以竭力耕田共為子職為己盡其在我無虧欠也是以父母之不我愛任之而已而不必其求愛也豈不是恝而無情乎故舜之號泣為怨慕必求我愛而後已不然則不可為人不可為子如窮人無所歸也　陳書曰幽王徙雍朞月為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傳係　路史曰舜三徙成國小大說之秀士以徙雄陶方田績牙伯陽東不訾秦不宇靈浦不辟而

至　講録云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
之天下之士又多就之帝又將胥天下而遷之凡此皆人
所不可必得者舜一旦兼有之可謂不疾矣然為不順於
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心不得以自達而身不得以自安此
所以號泣而不容已也如窮人無所歸形容舜之迫切甚
矣非知舜之深者焉能為此語乎　中玄問辨録問帝使
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夫
堯都去歷山千餘里鼻之以女與之以牛羊倉廩可也而
百官乃皆空朝以去越千里而事舜于畎畝歟又謨蓋都
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弤朕二嫂使治
朕棲當是時堯為天子舜為之甥殺天子之甥固不畏天

子歟牛羊倉廩堯之物也可遜分用之歟猶之可也二嫂
堯之二女也可遜使治棲歟象雖至凶止于殺舜而已而
遂以云云天子固不能治之歟於理有難通者其謂之何
曰諸若此者皆真可考有無不必論也書不云乎師錫帝
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
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
女于嬀汭嬪于虞如此而已矣諸說皆從此出有無不必
論也　講録云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富貴好色人悅
是身外之物父母却是身所從出者外物何足以加之得
外物而父母不順此心亦何忍安然而享之乎　龜山集
曰蓋人少則慕父母而鮮能終身慕因物有遷也舜生三

十徵庸至五十則是數者具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惟順
父母為足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言五十而慕蓋以此
也　大學衍義曰人知舜怨之為怨獨孟子知其怨乃所
以為慕慕之為言愛之深思之切也五十始衰禮所謂不
致毀之時也大舜於此猶慕聖人純孝之心不以老而衰
也蓋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嘗若不足此其所以為終身
之慕　元史弼景行録云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曲盡其
孝　路史曰舜体仁孝之德盡事親之道五十而嬰兒慕
〇詩云娶妻如之何
吹劍録云文覿謂君即父也以天子降二女於匹夫豈必
聽命於其父母乎然一二千年傳聞之事無稽之問也若

孔門則無此問答　尹子曰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
而娶以成大倫苟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　續
講録云君重于父然有命而違父不若無命而從君故舜
娶不告父母　講録云前二節是說舜處父子之變後二
節是說舜處兄弟之變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聖
人自是如此　問孟子嘗以舜不告為無後此處又以不
告為全男女之倫二說不同如何曰不廢男女之倫者正
為後嗣之故也　懟父母是見懟於父母然不告而娶父
母不尤懟乎蓋告而不得娶則徒懟父母而倫終廢不告
而娶則父母雖懟而倫亦曲全矣　即古心語云不告而
娶不孝也告不得娶不慈也使告而不得娶是居已於孝

而發父之不慈舜豈忍哉吾寧不孝之居不使親露不慈之情此舜之用心也聖人不潔名以形人況吾親乎　講錄問堯以天下告舜的父母他決不敢抗何至于不得妻曰堯不難於制瞽瞍而難於處舜若告之瞽瞍定有違言瞽瞍的違言一出舜決不敢就而堯亦難於強舜了故但治之以君法不論舜告與不告瞽瞍知與不知也權非聖人不能用此亦可見矣　元倉子曰昔者虞舜其大孝矣庶母惑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時天休震動神明駿赫冥之而出奉養滋謹　史通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為羊劉根入壁是也時無可移禍有必至雖夫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于羑里孔父厄于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為聖人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外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　路史曰夫堯之所以舉舜者正以其父頑母嚚象傲而獨能諧以孝俾不格于姦爾既不格姦則瞽叟已底豫矣叟既底豫寧復有井廩之事乎凡此皆未試用之前也遠其試用則有二女女之百官而奉之又復躬為井廩之事乎哉妻帝女備百官其貴勢亦大矣象縱不仁可得施其志乎茲皆坦然可曉程氏訓井廩謂孟子方明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而不暇井廩是非之辨斯亦當矣又云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舜告皋陶語也鬱陶乎思君顏厚而忸怩五子戒太康語也而牽合之以為舜象之言此戰國之妄也　明道遺書正叔語云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于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完廩浚井集註以史記之說為證今就本文言之自是明白指即指館之指謂下階去也完廩已下去而瞽瞍焚之浚井已出去而瞽瞍從而揜之蓋舜之事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於完廩浚井隨即指出而瞽瞍不知焚之揜之則無及矣蓋不使父母有殺子之惡也今河中府有舜井二甃相通謂是匿空旁出者此容有之真宗皇帝名之曰孝感泉云　原首云堯使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象欲分取牛羊倉廩等物而未及於百官舜却云惟茲臣庶女其于予治擇其未及者而言之此亦是孟子行文巧處讀者不可不知　孫奭疏兄編云謂象思之甚而氣不伸猶陶窯處煙氣鬱鬱而不散也故來見而有忸怩之慙色　通義西山真氏曰象欲殺舜其迹甚明舜豈不知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略無一毫芥蒂于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嫌猜萬端惟恐發之不早除之不盡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疑堯在上二女賓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

焉孟子特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　初問云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純是天親至愛不曾有一毫逆億之私至仁也至誠也天理人倫之至也周公之過亦由乎此舜周處兄弟之間其一轍乎　旅次漫記象憂亦憂云〻至愛鍾于心而不可解視象仍旁孩提然未嘗有以知識也　講録云校人欺子產與象欺舜不同魚既烹而云舍之無迹可見欺之誠是也欲殺兄而云愛兄其迹已露將誰欺乎但聖人之心只以天親為重故從前之事都不較計耳　君子二句重在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是帶說然則子產之信校人是可欺以其方也彼象以愛兄之道來亦欺之以其方者舜安得而不信

乎　困學紀聞云日無冊中之理而新埴乎言之日無漸長之理而袁充言之漢文隋文皆以是改元漢文悟乎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歟　程正叔盆池養魚記云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貓見其呴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者竟日始舍之洋〻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〻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得入洿池魚尾不盈尺不中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物獲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如何哉思是魚之於是時寧有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死魚乎魚乎細鉤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于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汝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鳥顛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〻者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

○象日以殺舜為事

稗編金履祥曰瞽叟之欲殺舜也象之欲殺兄也史記曰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然瞽叟特出於愛憎而舜又委曲隨順何至欲殺之哉嘗考其情則虞氏自幕以下皆有國至瞽叟亦無違命則虞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兄亦欲奪嫡故爾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欲

殺之哉又考瞽象之欲殺舜在其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則在其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辯固也然孟子當時亦不辯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於辯世俗傳訛之跡而在于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務使學者得聖人之心以推天理人倫之至則其事跡之前後有無皆不必辯矣

弇州劄記曰舜之誅四凶而封象也果何居曰得罪于天下者弟無赦也得罪于已雖疎無誅也況親其弟乎書曰瞽叟亦允若象且化之矣謂聖人而脩匹夫之郄于弟也

王文成公象祠記云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

于今戮于有庳而猶戚于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驁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于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于舜也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于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于其位澤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于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于舜之封象歟 原貴書曰竄三苗

此曰殛者實之死地即殺之也殛則拘囚困苦之耳嘗以書之言為正按或云道州鼻亭即有庳之地今廣西有象祠疑即象之所封道州今屬湖廣疑非有庳也夫廣乃嵐瘴之區舜為天子豈不能置象於平陽蒲阪之一隅而乃置之於此耶豈象之惡必投之於此然後不得肆乎抑所謂封之者實放之耶武王封箕子於朝鮮亦未必無意不知帝王于此寧更有何說 白虎通云海內之衆已盡得使之不忍使親屬無短足之居一人使封之親親之義也又云受命不封子者父子手足無分離異財之義至昆弟皮体有分別故封之也以舜封弟象有痺之野也 後漢紀袁宏曰夫終朝之飯糟糠不飽壺飧之饋必集其鄰人

[illegible]

者其所不足也貴為王侯富有國家侈靡色之娛而忘其親戚者安有餘也故處不足則壺飧見美不忘其鄰人安其有餘德約天廣樂必遺其親戚其勢然也故親戚之獎常在于富貴不在于貧賤其可知矣夫同陰以甜恭然相愿者一遇之情也同生異處款然相忘者不接之患也故形神不接雖兄弟親戚可同之于胡越交以言色雖殊途之人猶有眷戀之心甚斯觀之王侯貴人秉有餘之勢處不接之地而欲恩情合暢六親和睦蓋以解矣古之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儉素之道跡謙恭之義使富者不極其欲貴者不傳其高由是乃猶矜愛而況兄弟乎朝會以叙其儀燕享以篤其親聘問以通其意玉帛以將其心故欲不

滿而和愛生情意交而恩義著也嗚呼有國有家者可不觀乎 後漢劉表諫表譚曰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表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 講錄云仁人之待弟與待他人不同惟知親愛之而已苟一貴一賤便不得以相親一貧一富便不足以為愛故親之必欲其貴愛之必欲其富舜封象于有庳使收其貢稅正以富之而愛之也使列于諸侯正以貴之而親之也親愛其弟如此而可以為未仁乎 怨怒二字俱屬弟看弟嘗怒之而不藏其怒弟嘗怨之而不宿其怨若以屬仁人則是仁人又怨怒怒其弟矣 朱子語類曰封之有庳富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

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將留之仁後又窘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于諸王為長枕大衾雖甚親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足觀者　潛居曰象封有庫食而弗治食而弗治弗私以歐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按古今地氣盛衰不同又古者萬國今世其地帝舜欲封其弟無由奪人近地以處之亦視九州間田以封之爾雜書言舜葬蒼梧象為之耕今舜陵固亦在道州九疑也又安知南巡蒼梧非以歐接于有庫之事乎　番易朱氏曰鄙首及此章皆以順處其變者言之不得乎親而怨慕者孝之至弟至不仁而誠信喜之者友之至此其不失乎常者也封之有庫而富貴之常道之中雖有權而均云不失天理之常也吾友操公琬之言曰大舜之于象也誠信喜之則聖人自然之天所以全其愛之之心也封之有庫則聖人處事之法所以全其愛之之道也舜之處象者如此而周公之處管蔡者不同其說則先儒之論俗矣　初問云舜處象最厚惟孟子知之象當時一切政事皆使代之止是擁空名便不得肆惡此亦是保全他況如此然事權羈縻之得以時常來朝其時常來朝者不但是欲展其親親之情亦以朝廷禮儀所在政事所在必有誠款其見于此舜不忍置象于不足計較之地欲藉此以薰陶之意耳非若後世以術數待人也凡諸侯見君者必待朝貢之期況以政事來見舜之于象不然不待常期拘拘以政事來見也

此是證常常而見二句

○咸丘蒙曰語云

起問云舜側陋登庸終涉帝位後世就說他臣其君父此異論所係不小孟子辯舜不臣堯只堯老而舜攝也一向此句是據堯與朱見天下無二君舜嘗服堯之喪則堯在時未嘗為天子那有臣堯之事及辯其臣瞽瞍只以孝子之尊親言孝子欲尊其親竭天下以為養此方是孝思維則那有臣父之理祗載見瞽瞍節說舜竭孝思如此所以感動得瞽瞍是為父不得而子者非齊東野人之說　講錄云前一段辨舜無臣君之事後一段辨舜無臣父之事凡二十有八載是舜攝位的年數舜既為天子三句言堯在時舜若為天子而堯為之臣則堯當待之以臣禮乃又帥天下諸侯為堯服三年之喪是以天子之禮待堯必堯[illegible]死時猶為天子也舜既為天子而堯又為天子是二天子矣天下豈有二天子之理哉〻後漢楊賜曰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為作訓　小爾雅云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　大全朱子曰逆是前去迎候之意將自家意思去前面迎候詩人之志所謂逆者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于彼也大抵讀書須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深淺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于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于穿鑿

而不免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實有所不可乎
講錄云勞於王事三句原其作詩之志說詩者四句示以
說詩之法如以辭而已五句又示以泥詩之病　文是詩
之一字辭是詩之一句不以文害辭者文不能盡辭之義
也不以辭害志者辭不能盡人之志也惟以我之意而迎
取詩人之志是為得之此四句不止可用於說詩大凡說
書都要如此　王海唐氏曰在心為志詩序一言而盡作
詩之本以意逆志孟子一言而盡說詩之道　張載曰古
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
易不必為艱嶮求之今之艱嶮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
見詩人之志　困學紀聞云自賜商之後言詩莫若孟子
其述孔子之言以為知道者二鴟鴞烝民是也如靈臺皇
矣北山雲漢小弁凱風深得詩人之心以意逆志一言而
盡說詩之要學詩必自孟子始　又云荀子曰善為詩者
不說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也董子曰詩無達詁孟
子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也　宋之周堯卿謂孔子
一言以蔽孟子以意逆志為學詩之法曰毛之傳欲簡或
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
以意逆志也　四友齋叢說余嘗謂詩經與諸經不同故
讀詩者亦當與讀諸經不同蓋詩人託物引喻其辭微其
旨遠故有言在於此而意屬於彼者孔門說詩何嘗泥于
文句耶荀卿子之言善學者必曰通倫類蓋引伸觸類惟

人所用漢人說經蓋有師授故韓嬰作詩外傳正此意迨
自有宋儒傳註遂執一定之說學者始泥而不通不復能
引伸觸類何取於讀經哉、初問云尊親是名分以天下
養說是尊親的實處故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
講錄云孝子之至一句提起看尊親養親總見孝之至處
其親之至難帶過不是以養為尊之至也養與尊平重觀
下分兩項說可知矣舜之孝如此便是至孝而為法於天
下矣永言孝思維則之詩其此之謂歟　大全南軒張氏
曰古之君有受教于臣以成德者如太甲之於伊尹成王
之于周公謂之君不得而臣亦可也蓋在子知盡事父之
道在臣知盡事君之道而已自他人與後世觀之則見其
有不得而臣不得而子者焉故云爾也　雲峯胡氏曰知
咸丘蒙之說則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以位言也殊不知古
詩云盛德之士本自尊以德言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此
舜之盛德處瞽瞍亦允若則反見化於其子之德而不得
以不善及其子也　講錄云是為父不得而子是借其說
而反之父可以化子者瞽瞍反見化於舜君難為之父而
不得以舜為子也即如野人之說以此為父不得而子則
可矣豈可謂子為天子而得以臣其父哉
○堯以天下與舜有諸
子由古史曰學者言堯舜之事有三妄焉太史公得其一
不得其二莊子稱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賀大聯曰此榮是心不識其跡子曰之見五行舜而不得其心攸稽先舜并以難汐恥耳

莊子孟寓言焉而後世信之太史公曰舜禹之間岳牧咸薦試之與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許由何以稱焉孟子堯將舉舜妻以二女瞽叟不順不告而娶既而猶欲殺舜而分其室然舜終不以為怨余考之於書孟子蓋失之矣世豈有不能順其父母而能治天下者哉四岳之薦舜曰烝々乂不格姦孟之稱舜曰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則舜之為庶人既已能順其親使不至於姦矣父母兄弟之際智力之所不施也有頑父嚚母傲弟而能和之以不失其親唯至仁能之此堯之所以用舜而不疑者也父子相賊姦之大也豈其既已用之而猶欲殺之哉孟子又言堯舜禹

[illegible]

之終皆薦人於天堯崩舜避堯子於南河之南舜崩禹避舜子於陽城天下皆徃歸之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禹崩益避禹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啟故益不得為天子以書觀之此亦非君子之言也舜禹之攝格于祖考如祀天地朝見諸侯巡守方岳行天子之事矣及其終而又辟之何哉使舜禹辟之天下歸之而其子不順將從天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歟此事之至逆由辟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於禹辟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恥之而謂益為之哉　原旨云天之一字乃一章之眼目而究其所以為天者則在乎民歸之故故總結之以太誓之語　初問云行自我言

事自及于天下言出乎身謂之行加於民謂之事耳一也
　堯授天下時把舜歷試諸艱甚不容易且曰咨爾舜云云其慎重何如孟子以天受說盖有自來若讓天下於許由竟直以天下戲焉耳其好事之談哉　講錄云天子諸侯大夫薦人三段以天子一段為主天子能薦人於天下能使天與之天下猶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也
堯薦舜於天試其行事可為天之子不受之行事果即當天心是天受之矣堯暴舜於民試其行事可為民之主佐舜之行事果即當民心是民受之矣受之便是與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朱子語類云只陰陽和

[illegible]

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　講錄云堯使舜主百神之祭是薦之于天也而百神享之非天受之而何使舜主百姓之事暴之於民也而百姓安之非民受之而何天受之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而非堯與之矣民受之則舜之有天下也人與之而亦非堯與之矣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并州劉氏曰堯崩舜避堯之子舜崩禹避舜之子禹崩益避禹之子而天下有與有不與也是上下相徂以詐也何異莽丕哉故夫孟氏者得聖人之心而外其跡者也
原旨云必待三年之喪畢然後避堯之子者蓋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則三年之喪未畢舜尚攝天子之事也必待三年之喪畢然後堯之子宜立故從而避之耳　汲

家問書有云堯舜幽囚而野死此一言足以啟萬世奸雄之心則是知孟子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數語有功於萬世者甚大　路史曰堯謀賢得舜凡可以試其更變而應甚者悉為之矣方是時堯非固難之也天下重器授之不可不慎也及夫職任效載績用既成於是舉天下而付之其付之也不異於寄器其鄙顏色不變又非易之也得其人則不可不授也舜之授禹亦若是而已矣至于後世不求其故見爭傾之患作而堯舜之道愈隆則以為有所矯而詭特之行行　吳季札廢遺言而立王僚亂者四世宋宣公舍與夷而立穆公亂者三世隱桓之胥賊之噲之失國是皆樂為堯舜愛之而不知其所以禪之所致也宋襄公將遜目夷目夷不聽鄭穆公將遜去疾去疾不聽及楚昭欲遜公子閭而子閭亦不之聽後皆無亂使三子者從而利之亂可勝言哉　又曰曹丕之攘漢也登壇而顧言曰堯舜之事吾知之矣身衰偽姦以搶攘天下而復以盜賊之行加之聖人何聖人之不幸耶嗚呼使堯舜之道不尊為此曹玷褻者時無孟軻之徒也昔姚萇嘗令尹偉馳說苻堅求以堯舜之事矣堅且持之曰姚萇叛賊奈何擬之聖人夫以苻堅猶知守此頑儒名而反惑之邪　後漢書申屠剛曰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　講錄云太誓之引只以證民心歸舜即天心與舜之說夫以天與為說者不是為堯與舜亦蓋因堯舜以立諸世之坊天下者天之天下以堯舜之世且奉天之命而不敢私相授受況後世之庸主亂臣乎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

昌黎集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不以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得如已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于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頻濱曰聖人之於天下苟可以安民不求為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孫世以為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其子

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昔者湯有伊尹武王亦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為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為其子之才不至于亂天下者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為異也何獨疑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孫人之情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為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之舉天下而授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為之豈以為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為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

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為異而駭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為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禹乎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啟是為天下故也啟為天下益為之佐是益不失為伊尹周公而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不喜異也如此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子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為功此君子所以異於衆人也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由此觀之禹益之事傳者之過也　溫公曰父之位傳歸於子自生民以來如是矣堯以朱不肖故授舜舜以均不肖故授禹、子啟果賢足以任天下而禹授益使天下自擇啟而歸焉是飾僞也禹以天下授益故違父之命而為太子是不孝也惡有飾僞與不孝而謂之聖賢哉此為傳者之過明矣　呂氏春秋曰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吳越春秋云禹服三年形休枯槁而目黎黑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陰阿之北万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狀若驚鳥揚天駭魚入淵晝歌夜吟登高号呼曰禹棄我何如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　原旨云自天與賢天與子說起而結之以天也命也其辨禹非德衰意已明矣匹夫以下四節又歷舉仲尼伊尹周公之不有天下者以明益

所以不有天下之故實出於天而於禹無與也但几不是人為處便是天不必紛紛於氣數主宰之說　弇州劄記曰有公天下之事者不必公心也有公天下之心者必公事也與子非私乎曰非與子也與賢也　中玄問辨錄問世儒有論曰堯視天下重于巳子然乎曰非也天下於子不相蒙以子言則吾子也吾家之事只當以吾家之理處之天下不得而與也以天下言則天下之天下也天下之事只當以天下之理處之子不得而與也故可與子則與子以為天下也非謂視子重乃輕天下而與之也不可與子則與賢以為天下也非謂視子輕乃重天下而不與也若曰堯視天下重於巳子則是禹視巳子重於天下其為

德之衰矣而可乎　路史子車曰禹崩益避于箕陰而益佐帝之日淺澤未洽於天下天下不歸益而歸啟夫益暨禹同事唐虞而同有功于治水佐帝之日不為淺矣功施于人不為不久矣且啟之德固無以尚於益而謂天下不歸益而歸啟其然乎六經之存聖人固不以纖芥疑後世也堯受終舜受命一于文祖一于神宗而禹無是舉也堯曰汝陟帝舜曰汝陟后而禹無是語也蓋啟可傳則傳之耳顧可以私心召亂而啟爭乎哉子不可傳乃敝於親愛之私而必傳子可傳或貪于吳禪之名而不傳均非天下之公行也以道觀之舜自舜禹自禹天下自天下果何與哉予賢乎子因天而已子車避啟之言殆為辯士設也

與書曰徒歌為謳永言為歌謳則未免乎歌而歌則遺乎心之甚與也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者天與賢則與賢耶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者天與子則與子耶禮運以不獨子其子為道行而大同以各子其子為道隱而小康豈知孟子所謂均出天與之意乎　講錄云吾君之子不重吾君之有功德重子之賢足以肖吾君上

困辨錄云其曰不肖非顓顓很俱如世俗所謂不肖子也舜之戒均曰無若丹朱傲夫以一傲德便不肖其父而天命人心之去留以之則知堯之所以大過人者亦只是取諸人以為善耳　泊宅編載絕書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沙隨先生云以世事觀之殆未然也

齊民要術曰凡種梨一梨十子唯二子生梨餘皆生杜陵氏曰鵲生三子一為鴞禽經曰鶴生三子一為鶴造化權輿曰夏雉生鶴楚鳩生鷂南海記曰鱷生子百數為鱷者才十二餘或為鼉為黿然則堯之有丹朱瞽瞍之有舜鯀之有禹文王之有周公又有管蔡奚足怪哉　疑問云啟賢能敬承向此敬承二字相聯讀為繼堯舜之道全在敬承啟賢能敬承便聯得禹之道故可有天下　大全朱子曰天如君命如命令君命人去做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命有兩樣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個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脩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而傳與舜真是大聖人作用

北溪陳氏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有分別為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為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力所致便是命天以全体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義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之謂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后見故吉凶禍福自天來到于人然後為命其指歸一爾　講錄云天與命是一樣的但自其運於天者謂之天自其受於人者謂之命與舜禹而不

與朱均是天也亦舜禹朱均之命也與啟而不與益是天
也亦啟益之命也然則傳賢傳子皆天命之公而已矣曾
有一毫之私意哉、 講錄云匹夫繼世二條須連終說下
去匹夫而有天下必是有舜禹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若
若有德而無薦亦不能以有天下仲尼是也然則益是有
德而有薦者何以不有天下乎蓋以遇繼世之君賢耳彼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若啟無桀紂之惡天
亦不廢之也故益雖有德有薦而亦不能以有天下若伊
尹之與周公矣仲尼伊尹周公特以為益之例但不重
益既被薦是禹亦有傳賢之心也而所遇不同故不得而
強傳之矣然則傳子之事乃益之遇不同乎舜禹非禹之

心不同乎堯舜也而可以之為德衰哉、 朱子語類問外
丙二年仲壬四年二說孰是曰今亦如何知得然觀外丙
仲壬必是立二年四年如今人都被書序誤書序云成湯
既沒太甲元年故以為外丙仲壬不曾立殊不知書序是
後人所作豈可憑也　林泉隨筆云趙氏言外丙立二年
仲壬立四年程氏謂古人以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
仲壬方四歲朱子兩存其說今按史記湯壽一百歲而崩
豈有八年九十餘而猶生子乎當從趙氏為是又按蔡氏
書傳言太甲繼仲壬而為王亦主趙說而言之耳　石渠
意見補缺云長子死當立長孫太甲既為湯之長孫若年
又差長湯崩之後自當立太甲則外丙仲壬之年歲不必

格按[illegible]書竹書紀年桀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三十一年[illegible]六人十二年湯崩湯與尹年相若外丙元年小庚五年小甲十七年雍己十二年仲壬四年太甲元年而伊尹放太甲桐宮七年而伊尹六[illegible]湯已三十餘年計尹之壽當可百五十矣

論也蓋湯崩之時太甲尚幼未堪立故立外丙外丙死立
仲壬二君共立六年斯時太甲必出幼可立故立之由是
論之則趙氏之說為是若湯崩之時外丙二歲仲壬四歲
則是仲壬長外丙二歲仲壬為兄外丙為弟何以先言弟
而後言兄也如外丙是兄仲壬是弟何以弟長於兄二歲
此不通之論也　孔叢子曰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
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
位謂之明王　講錄云伊尹相湯以王天下是其德亦宜
有天下也而不有天下者以遇太甲之賢耳太丁三句輕
只重在太甲顛覆二句亦輕只重在悔過一段悔過遷善
是天啟太甲之衷如此可見天又在與子矣故伊尹不得

而有天下益之不有天下者其此之類矣、 太丁未立而
死外丙仲壬二弟俱年小立不得太甲是太丁子年差長
故立之顛覆而放之者欲其悔過也放之必於桐者欲其
傾湯墓而興思也於桐必三年者以其有三年之喪也然
放字亦是後人如此說要之伊尹却只藉諒陰之禮聽於
冢宰者而為之不是顯然放置也若顯然放其君則是霍
光之廢昌邑王矣將何辭以謝嚴延年與　周公相文武
以王天下是其德亦宜有天下也而不有天下者以遇成
王之賢耳成王是以繼文武之業可見天亦在與子矣故
周公不得而有天下益之不有天下者其此之類夫　莊
子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

[illegible]自艾九雖備[illegible]書則合于去[illegible]子十歲則字下添入

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　魏志九卿上言曰唐虞歷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迫群后執玉帛而朝之兆民懷欣戴而歸之率土揚謳謠而詠之故其守節之拘不可得而常處達節之權不可得而久避是以或遜位而不去或受禪而不辭不去者未必厭皇寵不辭者未必渴帝祚各迫天命而不得以已也　干令升晉紀論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壹民也堯舜內禪体文德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之義大矣哉　抱瓮集云三皇之時姓氏年世漫無可考矣自五帝以至放勛雖非盡以子繼父要之或孫若弟也故為家天下舜與禹太史公皆謂黃帝後然其叙世系自黃帝至瞽瞍凡八世而由鯀以溯于黃帝為世纔四而已以是徵太史公之謬而當以孟子唐虞禪之言為正夫與子以定萬世經也與賢以治一時權也堯之與舜舜之與禹非苟好為此名也史記謂授舜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堯不病天下以私其子則舜亦豈忍私其子以病堯之天下哉蓋堯舜為天下擇君惟其有安天下之德是與固無問其賢與子也而又焉知其天之固違與夫名之可好也然要之一時之權不可為常也自舜禹受天下於堯舜而受禪之名立受禪之名立而後世之強臣大族萌覬覦之心者始有以藉口矣子噲慕其名而亡國曹丕盜其名以篡君迨于季世遂以為常而禪讓之策代有而史不絕書矣其有忻然解璽一無吝惜如司馬德文之於劉裕者乃裕之篡形已成德文知其無可奈何而與雖與而終不免于弒也嗟乎權者聖人之用名者姦臣之所借聖人不得已而用夫權而姦臣借聖人禪讓之名以信其計姦臣之計信而聖人之權窮矣

〇伊尹以割烹要湯

揚升菴云伊尹負鼎以干湯謂伊尹有鼎鼐之才也猶書曰阿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為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阿衡其亦舞秤權之市魁乎　山堂考索云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曰耕于有莘之野而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則所謂知之者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從嫁僕妾皆謂之媵左氏以媵秦穆姬是也湯娶有莘氏之女而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此附會之說所由起也戰國之時去聖人之世漸遠簡冊之書非國家不能有傳誦者少故一時好進干時之人倡為伊尹負鼎仲尼主癰環之說以掩其枉己辱身之醜而濟其富貴利達之私也　詩如大章咸池大韶之樂賡歌九歌之歌康衢之謠其時流傳者皆在書如二典三謨凡諸述書皆在與凡其禮制法度之著文章之煥然者考

述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有所契于中而欣慕愛樂之
也集註惟其所以樂堯舜之道者其事甚實所以異時卒
舜其君民者其用亦甚實也　初問云道外無義義外無
道尹樂堯舜之道之時其心一以堯舜之道為重非其義
也則非堯舜之道也故取與最嚴　樂堯舜之道者以堯
舜之道為可樂而樂之以此存心以此應事取與必於是
出處必於是不特一欣慕空樂而已真見其可愛可慕沉
酣飫饜於是而不自覺也如有苦難厭煩之意豈肯以此
上致君下澤民必欲見諸行事間哉此之謂樂　覩初聘
時何等堅執三聘後何等擔當非見得天地萬物一体者
不能此是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初即是養氣後來

是氣之浩然也　朱子語類堯舜之道如書精一執中此
便是堯舜相傳之道伊尹在莘郊時須曾一一學來不是
空樂　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云日用飲食出作入息
便是樂堯舜之道這個似說得渾全却不思他下面說豈
若吾身親見之哉這個便是真堯舜却不是泛說底道皆
堯舜之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于地此亦真　指文武之
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
自實　鶴林玉露曰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天下信之久
矣故事湯事桀履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為疑而桀與太
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
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

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
事有不足辨者矣此論揭當後世謂為武侯有伊尹風味
其草廬三顧而後起躬耕莘聘幣已略相類觀其告後主
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
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
其視留貴為何等物　大全朱子曰一介千駟極其多少
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
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
　中玄問辨錄云處畎畝之中是一耕夫也其就祿之天
下者所非視其孰與之千駟者而非傾又孰與之交際者
而不以取不以予乎蓋孟子即其為人之素原始要終而

推其畎畝自處之意有如此者以著其行誼之峻潔非必
有其事也讀者不以兆焉可也　大慧語錄引無垢老子
云道在一芥則一芥重道在天下則天下重
、元史右丞相鐵木兒塔識曰處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
求於處士、名爵何足吝惜　講錄云堯舜之道豈只
宜於畎畝囂囂、三句尹亦豈真要終身於畎畝者特託言
以觀湯意之誠否耳蓋始進最要重是道義合當如此我
自重而後人重之人重之而後其道可行也夫聘且不遽
受矣况未聘之先乎三聘始出而仕矣况未至三聘之時
肯以割烹要乎　堯舜之道是尹的骨子為君為民都只
為此道耳真箇是志于道德而人不是為功名出也　質

言云幣聘不出不是堅執所守惝然後改亦不是遂[illegible]初
心涵養既大設施既速致用自是不苟聖賢出處道理自
合如此人謂伊尹前後似兩截人不知總是一個樂堯舜
之道終身耳何嘗有兩截乎、皇甫湜云天與之覺獨曉
然于厚夜聰然于大醉　龍興寺記曰轉惑見為真智即
群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為余鑿
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户廣應物之軒者吾時與為徒　佛
地論曰覺一切種智復能開覺有情如睡夢覺　大全慶
源輔氏曰知淺而覺深知有界限覺無偏全程子云譬之
人睡人未覺而我先覺故搖撼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
已覺也元無欠少而亦未嘗有增加適一般耳此說說得

覺字極為全備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此解
非予覺之而誰也一句蓋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須新
民到此地位自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須如孔孟
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皆是不容已者　証學編或
問先知先覺之說曰天之生此民也各各與之以知覺之
性不待事物之交而此性具在故謂之知覺之先及其事
至物來遂能知覺此知覺之後也此人人具足物物莫不
然也然則予天民之先覺何也曰此伊尹以人性自任也
言民之先知先覺非他即予身是也伊尹是代天下之真
性而顯露其形骸天下是借伊尹之形軀以表出其真性
分一身于天下則人人有伊尹合天下于一身則伊尹即

人人蓋聖之任如此以斯道覺斯民者言人人皆先覺所
衷其不自覺也故即以斯道覺之非茲彼所無也　新泉
問辨録云伊尹天民之先覺覺了便自樂我所覺之道便
是堯舜之道非取諸堯舜者以樂于我也我固有之也但
係于覺不覺耳自有自求自覺自樂堯舜不能以分與我
我亦不待求之于堯舜　二谷素琴集云先知覺後知如
寐而寤者然其未寤也非無知也其既悟也迺自悟也而
非人之覺之則亦無由悟矣　初問云覺字與先後字最
可玩味知是全体覺是知之初人有不知只是初時不覺
纔覺便知入井惻隱是覺夢寐得醒也醒後便有知矣人
未嘗無知覺者特覺有先後云耳一覺而此知之全体悉

皆呈露便是致良知此之謂大覺　覺是何物天理也天
理各足于斯民故謂之天民天理即是性覺者即覺其在
已者耳如呼睡夢人而使之覺不過自醒豈須以他物與
之　上文君民分說下文只說予將以斯道覺民一邊者
何也以斯道覺民非先叙其君者不能朝廷四方之極也
人君教化之本也　此處是尹明德新民之學覺民者明
明德於天下也新民也新民處便有雍熙康阜之澤斯道
不明於上則澤不下究故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
者若已推而内之溝中與禹稷在堯舜時同意聖人視天
下民物為一体不忍背斯民於度外堯舜有是心而尹以
是為已心也堯舜有是任而尹以是為已任也到此處方

真是樂堯舜之道惟樂堯舜之道故憂當時不得爲堯舜之民惟憂當時不得爲堯舜之民故欲致成湯爲堯舜之主見諸行事身親見之必知是而其心始遂是樂之全功也〻 疑問云先知覺後知是啟其明通處先覺覺後覺是開其昏迷處非當然所以然之説 龜山集云道一而已矣人心之所同然無二致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衆人特夢而未始覺耳而伊尹以斯道覺斯民非外鑠而取之以與民也特覺之而已矣 張平子賦云勤恤人隱而除其告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于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 胡子衡齋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若無意於天下者之爲乃不知異時格天之業則古今莫京焉此何以然程伯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体又曰君子不以天地萬物撓己然後能了天地萬物鳴呼旨哉 明儒經翼云士之處世所重全在立志遇與不遇非所論也伊尹只是個莘野耕夫便以天下爲已任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一般何異狂語蓋其萬物一体之心原切於膚不容自已使其終身不遇亦是窮困的阿衡其聘而得遇亦只是個榮達的耕叟非有加損也吾人若無此志到底只成自了漢謂之小家當非大人之學也 王氏、淮海近語云堯舜之道正已以正天下之道也伊尹樂堯舜之道故出處無不一於正而卒能正人正天下 稽

中散集云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 原旨云看歸潔其身句可見古之聖賢建功立業必先于自巳身分上刮磨然後可以行之天下措之事業若于自巳身分上不清不潔帶水拖泥縱有所建立亦非王道君子之於平居身不可苟且行一事因循起一念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伊尹所以要湯在堯舜之道而非割烹也其實伊尹未嘗要求於湯如孔子之求之與父不得而子語脈相似故集此註引以爲證 初問云尹以堯舜之道要湯非真是以此道用計用心要結于湯也所謂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是也此處須要看尹之心事道在伊尹慕在成湯湯聘之者以此而尹得湯者亦以此所以喚做要究竟謂之要亦可謂之不要亦可 聖賢得君以道而已未得君之先而所以得君者亦以道而已出處惟準乎此尹樂道于畎畝之時若湯不聘雖拳拳於溝中之憂未必便出學者毋以五就湯五就桀誣尹而自輕其身哉 大全南軒張氏曰桀爲不道伊尹則相湯始于亳而往征之然則其伐夏也奉天討有罪而已 慶源輔氏曰此伊尹所自言於此可見其任重之意則其不肯枉道自汙以要君必矣事尚理明義正聖賢初無所揜覆也 路史曰桀都安邑而湯都亳亳居安邑之東而鳴條在安邑之西陑又出其西南河曲之南其去亳與安邑也遠矣湯之

致伐乃不從東逕擣安邑乃從下反上至於陑而反下乃趍鳴條何邪此仁人之師也大師必兼行而倍道今也不然而反迂迴遠鉤以出於陑盖將以示桀衆而使之知尚焉爾以故桀得出而逆戰於鳴條之野事可明也嗟夫伐人之国又有仁焉予於升陑見之矣而孔安国乃以為升道自陑以出桀之不意仁人之師固出不意而襲人乎廬天斷人猶有慚德襲人不意而何以為湯乎且既曰出不意矣而故反倍道而緩期邪其不然必也

〇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

困學紀聞云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不因小人而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傅福可求乎費捐之之諂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原旨云於衛節是即處常以見孔子之不苟主微服過宋節是即處変以見孔子之不苟主末節是即觀人之所主而斷孔子之不苟主也　呂氏春秋曰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為之决而安處之　大全朱子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剛決果斷　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彌子瑕言之也　南軒張氏曰聖人非揖禮義而為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　新安陳氏曰上言禮義下只言義者進退以禮亦義所當進義可以該禮也　新安陳氏曰吳氏所謂無命無義與孟子本文是無義無命也不同進退以禮義而得之有命也於聖賢未嘗加益惟斋於禮義而已命之得非所計也進退以禮義而不得亦命也於聖賢未嘗或損無歉於禮義矣不得奚傷哉安乎命而已故曰得之不得曰有命若有苟得之心而欲因時君近狎之人以進則是進退不以禮義而不知有命矣故曰是無義無命也　初問云進以禮準諸禮也不輕進也退以義裁決以義也勇於退也進退所在由得自已故於禮義一毫不敢苟且若得失則付之命而已非我所能必夫子取必於己者而已而得失無容心焉一直說下非謂有命故進禮退義也　宋史陳君仁傳有勸以一見秦檜可得美官居仁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　横浦語録或問孔孟一聖一賢轍環天下周遊戰國非不求進而卒不肯遽進者豈其情耶盖君子之進不敢苟進也則必以義為苗則終身為榮雖後世亦榮之一或不當則終身受辱雖後世亦辱之如柳子厚劉禹錫結王叔文元稹結崔潭峻一則斥逐不用維悔而無益一則以青蝇見譏書之史冊後人讀之無不為之媿汗想其在當時其心亦何以自處李栖筠抗元載不得相李甫因吐突承璀得相而不顧受至今而猶欽重其人大抵窮通貴賤皆有定分切不可詠用其心以自取千世咲端耳　講録云孔子不悅

之千外在外下下號為封爵天下之王則陵人也而衛掬于取者王以色悅人天下之王禁弱之人也然同為安婿鄭彌其時正衛靈公之時衍二人賊性之娣而[illegible]雅曰兩娣相謂為婿亞今江東人呼同門為僚婿嚴助傳呼友婿江北人呼連袂又呼連襟

子彌衛是不悅於衛而適衛又不悅於衛而適宋微服潛行者使人莫識以避桓氏之害也過宋是經過宋地不是已君子宋若已過了何謂當阨　主司城貞子貞子是宋之賢人故過宋時主其家為陳侯周臣舊說貞子臣于陳侯按闕里志歷聘紀年年譜諸書孔子過宋後適鄭又去鄭適陳因為陳侯周臣則是孔子臣於陳侯也不是貞子然此句亦是帶說的只重主貞子上　學疏解曰司城宋官也亦在陳旹為主貞子貞子時為陳侯周臣也臣云者志其非癰疽侍人之倫也或謂臣孔子為之考之論語孔子無與陳侯語者他國未嘗臣而獨臣陳也哉他日孟子論行可際可公養三仕亦無及陳者　后渠意見補缺云

孔子既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如何又主宋大夫之家史記以為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為是司城貞子蓋陳侯周臣也　素書云近臣不重遠臣輕之

講錄小觀近臣以其以其主是為人主也為君子主則近臣為君子為小人主則近臣亦小人觀遠臣以其所主是主於人也主於君子則遠臣亦君子主於小人則遠臣亦小人　主於人者正羈旅之時也孔子於易之旅曰旅之時義大矣止而麗乎明是以亨旅瑣瑣則以為志窮災也旅即次得童僕貞者則以為終無尤也若主癰疽瘠環則是不麗乎明而自取瑣瑣之災矣且童僕猶欲得其貞者況所主之不貞其尤更何如也而聖人肯為之耶　鶴

鹿山史論曰[illegible]

林玉露曰不立癰疽瘠環所以為孔子不禮臧倉王驩所以為孟子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歎獎杜悰不從監軍請選宮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純夫為諫官東階宦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為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為元祐也王黼為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隔居密門後戶往來徽宗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以為王黼也此其所以為崇觀政宣也

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

講錄云養牲者是穆公賤役的人百里奚曾身於他家得五羊之皮為他食牛或者貧賤時亦有此事但以為緣此

要穆公則不實也　桓譚新論云昔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雖咸有天才然皆年七十餘乃升為王伯師

漢桓寬曰伊尹之於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知明君也二君子之能知伯王其冊素形於已非暗而以冥冥決事也　大全東陽許氏曰後諸六反第一總言去虞入秦之智第二第三詳言去虞之智第四詳言入秦之智第五以事實言其賢為下節張本第六專以上文之賢證自鬻之言之妄不智則不能明去就之幾不賢則不足以見其智之豆故反覆言之　講錄云自知虞公至可謂不智乎凡四段以首段為主下三段是發明首段之意首設言百里奚之不智下則言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干主之為汙

矣自相秦至賢者為之乎凡兩段以下段為主上段是推明下段之意上言百里奚之賢下則言奚之賢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君矣

談經菀卷之三十五

談經菀卷之三十六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孟子

萬章章句下

○伯夷目不視惡色

王荆公曰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又云當孟子之時有敎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敎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原旨云伯夷柳下惠獨言風者見得伊尹勳業在一代孔子制作在六經皆班班可考若夷惠之可自見者則

惰流風餘韻而已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說得好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者只是頑懦鄙薄四病未去頑者貪昧無覺不知羞恥也懦者委靡不振柔而無立也鄙者褊急迫窄吝嗇瑣細也薄者苛刻寡恩以薄為道也夷惠能使聞其風者皆化而為廉為立志為寬為敦故可以為百世師　三聖人只有一條路孔子仕止久速各適其可便殊途而同歸觀孟子于孔子獨曰孔子也便含三聖則不可以語此之意　初問云仕止久速四可以字時也四而字因時也合四句看方得聖心神易處　此處若不見得聖心之至精至融毋意必固我之妙便是絕無張主與世浮沉的人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常人非由事勢上迫而後動必由此心有所陷溺而然意念適別矣　講錄云孔子本不可以事數者仕止久速之事蓋因三子之清任和而云也　傅子云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焉　姚信士緯云聖人者運於四時也稟於元氣也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　朱子語類云三子不惟清不能和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某問既是如此何以為聖人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查滓曰三子是資稟如此否曰然　大全南軒張氏曰孔子之速也遲也皆道之所在也曰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比公孫丑篇易一則字

樂伯夷不念舊惡則不一於清矣伊尹頁然於耳聽則不一於任矣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則不一於和矣以夫子律之則微覺有偏耳此孟子所以列聖之也暗然比論亦歙道當

尤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之意聖之時云者非聖人之趨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　語溪宗輔錄云伊尹惟其任的意思在故未能與天為一而不得為聖之時若孔子則雖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在己無不可行之道然却無伊尹這些意思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多少含蓄意思此其所以與天為一而謂聖之時也　山堂考索曰天德出寧時而措之夫焉有所倚曲肱飲水之非清乘田委吏之非和而木鐸斯文之非任歟　初問云孟子說聖之時時字最妙元氣在天地間通於萬古只是箇時而已為春為夏為秋為冬循環無端各成其時循環無端者其妙無窮也各成其時者

各一其妙也總不出太極孔子全體太極故有為應迹即元氣之所謂時處上古可也處中古可也處衰世可也其仕與久即春夏之息其止與速即秋冬之消仕而可止久而可速即自息而消止亦可仕速亦可久即自消而息推移變遷活動流轉如珠走盤無傾欹珠無止息不期而然莫知其然妙哉妙哉　口義云清任和譬如春夏秋冬有一定之理則有一定之迹故人得以因其理而名其迹定名曰清任和孔子有一定之理而無一定之迹更不可就他迹上定名得但可就他道理隨時變通處名之曰時而已矣　疑問云集大成二節不是比之樂以見聖之全比之射以見聖之所以全孟子此論全是發明孔子

之聖之時由其心體上十分見得分明所以神明默成造詣獨到難均之謂聖獨為聖之時不同於三子耳語意一直下說到一中字應前一時字　上文只有箇聖字不曾有智字孟子要說孔子之聖之時全由於智故舉集大成以明之集大成說金聲而玉振之也就重在金聲二字看本文先下金聲二字下說而玉振之也自見因承說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見得有始方有終遂承說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事只是一事然必智以開其始然後聖以成其終此論孔子之聖之時已七八分了而較猶未盡因復舉聖智二字譬之射者之巧力射者心目明巧將一箇正鵠完全在胸中然後

可用挽強破的之力是巧居其先力居其後巧可以命中力不過至之而已故說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非有始條理者則無終條理諸可見聖由於智非有巧力以運於先即力能至之亦不足以中可見聖人之必由於智是則孔子所以為聖之時也二節總說得箇聖由於智　陳潛室木鍾集云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此樂之小成也若八音并奏始以大樂起終便以大樂終所謂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者此樂之大成也吾觀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其始之知止於一理上見得透徹故其終之聖也止各成於

一德亦由樂之一音自為起結所以為小成也孔子集三子之清任和而時出之所以備道全美而度越諸子亦由八音並奏集諸小成而為大成也　口義云有音可名故曰小成無音可名故曰大成　樂書曰乾之為卦聖人之分也其位則直西北之維而於物為金玉金者陰精之純而生乎西其材從革其聲始隆而終殺聖人鑄之以為鍾以聲道之用也玉者陽精之純而生乎北其材不變其聲清越以長而無隆殺聖人戛之以為磬以聲道之體也古之作樂鍾金以始之戛玉以終之聖人始則出道之用以趨時而有金聲之象終則反道之體以立本而有玉振之象在易鼎之六五資剛以趨變而其象為金鉉上九剛寔

以不變而其象為玉鉉金鉉象聖人之趨時玉鉉象聖人之立本亦金聲而玉振之之意也　又曰以金聲為始條理以玉振之為終條理善始善終斯孔子所以集三聖人之大成也然大成若缺豈非能不自大故能成其大耶自制行之殊觀之三聖未嘗不與孔子異自易地而處觀之孔子未嘗不與三聖同以異而同而已　朱子語類曰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功夫緊要處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極于一偏緣他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終之成也亦各至於一偏之極孔子合下盡得致知工夫看得道理周偏精切無所不盡故其德之成也亦兼該畢備而無一德一行之或闕　古人作樂擊一聲鍾衆音遂作又

擊一聲鍾衆音齊作金所以發衆音末則以玉振之所以
收合衆音在裡面三子亦有金聲玉振但不能管攝衆音
蓋伯夷合下只見得清底其終只成就得清底伊尹合下
見得任底其終只成就得任底下惠合下見得和底其終
只成就得和底　大全南軒張氏曰條理云者有倫緒而
不紊之謂始條理者析衆理於毫釐也終條理者備衆理
於一貫也　致知智之事行其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
據此一節乃是言學者之事所以學為聖人者故因上文
全聲玉振而及言學之序如此盖聖人則聖智合一無始
卒之異學者則必知所先後然後有以入德也故孟子於
此一節特分而言之智之事聖之事猶言學智聖之工夫

非便以為智聖也　孟子測曰書曰合止柷敔是始終以
木音也其次則紀綱以鼓是革音也而此云金石始終之
者何也柷敔以木者一奏始終之綱紀也鼓以革者一句
始終之綱紀也金石之聲之振之者八音始終之紀綱以
與絲竹匏土革木同作而先後之者也始條理何以為智
之事也智也者明也知也知至至之言其始也終條理何
以為聖之事也聖也者至也行也知終終之之言其終也始
終知行一知也知通乎行也通乎行而知者聖學之始終
也以樂音之始終而言之也何謂智譬巧而聖譬力也射
之巧兼乎力之中猶學之智通乎行之中也何謂至爾力
中非爾力也力有形而中巧無形也力可能而中巧不可

能也孔子兼之是故三子異乎之撰而為聖之大成也
東廓先生曰知至至之進德居業之始知終終之進德居
業之成以其終始條理而言故曰可以幾所謂智之事也
以其終條理而言故曰可與存義所謂聖之事也知至知
終者知也至之終之者行也始終條理知行未嘗離也由
此觀之則智之不可專以智言聖之不可專以行言其亦
可知矣孟子大成之譬正以比三子之為小成也小成之
樂亦必金以始之玉以終之若謂三子饒於聖而略於智
則將謂樂之小成饒於玉而略於金　也寧有此節奏乎
樂之一字必兼金玉射之一矢必兼巧力有三子之玉必
有三子之金有三子之力必有三子之巧特比諸孔子有

大小偏正之殊耳　講録云金聲不是金自為始所以始
衆音之條理也衆音皆於此始則所以成始者大矣玉振
不是玉自為終所以終衆音之條理也衆音皆於此終則
所以成終者大矣故謂之大成之樂　問知行既是合一
此處又是以聖智分始終為兩截何也陽明子曰知者行
之始行者知之成智中也有聖聖中也有智原是一箇理
不比金玉截然為兩箇也始終字亦不　必泥況孔子之
聖智是生知而安行也生知安行者可以先後始終分乎
孔子亦不止集三子此處只就清任和而品第也　初
問云始條理終條理只是一箇條理之始終非兩箇條理
也知行原在一處原是合一要識得此意金聲玉振不過

從始終上借說耳集大成只是萬理無所造化小德川流處皆從大德敦化来孔子包括盡天下之理清任和總在胸中萬象森如物物具在是群聖之大綱紀統領也有是敦化的大德所以有川流之妙為聖人之隨時變化出而不窮若非集大成便不免有遺漏缺失倉卒救之必至窮困安能時時皆宜哉　辭醒編云智即心之靈覺洞然融通也聖是心之順應從容中道也其實事事靈覺便是事事順應外智非聖也外聖非智也　樂書曰力出於人而有極則發而有所至巧出於天而不窮則至而有所中射始於古至羿逢蒙然後善於中清任和行於三聖至孔子然後善於時　朱子語類黄子功問其至爾力中非爾力

還是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子功曰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之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聖之清和是聖之和顏子則巧處工夫已至點點皆可中但只是力不至耳使顏子力至便與孔子一般　象山語録曰智聖亦無軒輊其至爾力二句文　勢自當然耳若云其至爾力也其中爾巧也便非孟子之文矣　吹劍録云聖之尚乎智猶射之尚乎巧智所以運夫聖也惟三子者聖而未智故任則不能清清則不能和和則不能清而任不離夫清和任孔子所以聖能離夫清和任孔子之所以智也曰始條理者

非序也用也始猶門也終猶室也無門以出入則室亦虛設也　明儒經翼問孟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力有餘而巧不足何如陽明子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馬箭一能遠箭他射得到俱謂之力中處皆謂之巧但步不能馬馬不能遠各有所長便是巧力分限有不同處孔子則三者皆長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惠而極清只到得伯夷而極任只到得伊尹而極何曾加得些子若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則其力反過孔子了巧力只是發明聖智之義若識得聖智本体是何物便自了然　羅念菴云夷之清尹之任惠之和與孔子卒不同

者孟子屢列而不發至謂集大成則已指其故矣而所謂其中與其至者卒未之明言豈待人之自得哉夫射者之於鵠猶學者之於天命也學不本於希天猶射不指夫正鵠縱力有餘或過其鵠謂之中不可矣夷尹與惠忘私也而未能盡性至命與鵠猶有間者也孔子希天是為至命至命者至鵠也忘私修行之極也至命希天之極也李見於行則有跡有跡則猶有可舉有可舉則有所遺故其流各有弊然以其所造皆無私意之留故皆曰聖學通於天則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初問云射者中的雖云是力却全憑着巧巧是力的率領力處少巧不得故人射中雖同而中不在的者只緣巧處不足也夫子力中有巧也三

子力中巧不足也巧不足者㮣是一棲布畫布所在清任
和在邊上時在正中夫子心思目力一箇正鵠完全俱在
胸中三子心思目力只見得一邊却不見一邊所以不同
註中智不足以及乎時中句單說智誤　淮海近語云
始終條理譬聖智之有先後而又兼全也智巧聖力譬聖
智之有鄭易而均不可廢也三子之力有餘只是即一偏
之成就見其有餘與夫子之力自不同巧不足非謂全無
巧只是無夫子之巧耳

○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

讀禮疑圖云班禄之制即前章井田中制禄以養君子者
非此則無以見古人田禄之差然孟子猶自謂所聞之略

則不知當時所謂詳者又何如也詳者既已去籍不傳而
周礼封国設官取民制用之說果何據耶　原旨云戰国
之時周之典籍盡亡孟子於井田則曰此其大略也於官
制則曰嘗聞其略也謂之曰略亦只是得其梗槩中間織
悉委曲已不可知即如王畿之内天子三公九卿與夫大
夫元士所受之地已踰千里之制則天子之禄將何所出
至於大国次国小国亦然此等處皆不可曉此所以不能
不來或者之疑也　孟子此章之言與王制周礼不同周
礼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
里男一百里孟子則通天下言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王制王者之制爵禄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

史記三王世家云昔五帝異[illegible]周爵五等春秋三等謝玄曰[illegible]春秋因之文從殷之質合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作周制而序尊卑高下[illegible]亂世反諸正[illegible]至德定[illegible]建諸侯開[illegible]等索隱曰謂王與列侯

孟子則通天下言而以子男同一位為五等[illegible]之大
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則兼君言而
通以為六等與夫王朝卿大夫士分地受禄之制亦有不
同果何所折衷哉先儒謂當以孟子為準而闕其未詳其
說是也　講録云天子一位節是班爵之大略天子之制
六節是班禄之大略　天子一位六句統言班爵之通於
天下者君一位七句分言班爵之施於國中者也天子之
制節統言班禄之通於天下者天子之卿五節分言班禄
之施於國中者也　春秋繁露云天地之理分一歲之變
以為四時四時亦天之四選已是故春者少陽之選也夏
者太陰之選也秋者少陰之選也冬者太陰之選也四選

之中各有孟仲季是選之中有選故一歲之中有四時四
時之中有三長天之節也人生於天而體天之節故亦有
大小厚薄之節人之氣也先王因人之氣而分其變以為
四選是故三公之位聖人之選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選也
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選也三士之位正直之選也分人之
變以為四選、立大臣三如天之分歲之變以為四時、
有三節也天以四時之選與十二節相和而成就歲王以
四時之選與十二相砥礪而致極道必極於其所至然後
能得天地之美也　講録云天子一位提起看公侯伯子
男是佐天子以治天下者君一位提起看卿大夫上中下
士是佐君以治國者一位字俱重見得位有一定之分截

然而不可亂也　賈子曰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之外諸侯之地方百里亦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之外　後漢記袁宏曰夫百人聚不亂則散以一人為主則治矣有主則治無主則亂故分而主之則諸侯之勢成矣摠而君之則王者之權定矣然分而主之必經綸而後審摠而君之必統體而後安然則經綸之方在乎設官分職因萬物之所能統體之道在乎至公無私與天下均其欲故帝王之作必建萬國而樹親賢置百司而班群才所以不私諸已共饗天下分其力任以濟民事　葉氏曰古者公卿大夫有功德則出封為諸侯是在外世爵者乃內之世祿臣也

諸侯亦有功德亦入為公卿是內之世祿若或在外之世爵諸侯也內外更易而輕重所以均　講錄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提起看亦是尊無二上之義　公侯伯子男爵有崇卑故祿有多少千百七十五十里字俱重見得祿有一定之差多者不可減少者不可增也　讀禮疑圖云按畿內之臣鄭玄以為采地制三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之國既與孟子視侯視伯視子男之說不合而王制以為天子縣內封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則王臣地太廣矣故朱子論下文君十卿祿曰蓋君所自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享往來又別有財儲為公用則公用在祿外然亦其國內所出也畿內之臣公用皆出天子賦內不

必取於其私若卿大夫士之祿而亦封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亦過乎故視侯視伯視子男云者視其所食之祿非視其國也　又云古之制用量入為出故大國卿祿四大夫次國三大夫小國二大夫而其君之祿皆十於卿又大國則立三卿次國止二卿小國止一卿而國事繁簡因亦繫焉諸凡輕重之差皆視國小大此量入為出之道也　又云按下上一位在班爵內一等而中士之祿倍下士則下上謂已任之臣有田者也朱子謂士之無田與庶人等在官者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此非指下士也蓋宿衛公宮之諸公族與夫國學所養之賢樂師所教之瞽其次則有府史胥徒府以治藏令如斗庫史以掌書如今史書

胥以治叙如今承發徒以徵令如今承差其下如門閽之直皆於公署中庶役者也其外則有居肆之百工而餼廩焉者皆為在官之庶人也與同祿之與猶許也言庶人在官者之祿使得與下士同也謂之庶人在官則事有繁簡人有衆寡所重在養祿宜有差故云足以代其耕謂不比下士之田定以百畝也　講錄云自此至末亦提起此節看天子之卿大夫士不與列國卿大夫士之祿同却與列國之君同者尊天子而重王畿也若同列國之卿大夫士則天子亦同列國之君矣豈尊無二上之義乎　受地是受田以田為地者猶俗云田地也侯田三万二千畝若卿視之亦三萬二千畝伯田二万四千畝大夫視之亦二万

四千畝子男田一萬六千畝元士視之亦一萬六千畝若云視百里七十五十里之地則天子畿内六卿八大夫二十一元士等人安得有許多地分他中士下士未說及者想亦視附庸耳　又云君十卿祿似不重只重在臣上君祿已見上故也　大國是公侯次國是伯小國是子男大國君十卿祿者卿　田三千二百畝君田則三萬二千畝是十箇三千二百畝也卿祿四大夫者大夫田八百卿田則三千二百畝是四箇八百畝也次國君十卿祿者卿田二千四百畝君田則二萬四千畝也是十箇二千四百畝也卿祿三大夫者大夫田八百畝卿田則二千四百畝是三箇八百畝也小國君十卿祿者卿田一千六百畝君田

則一萬六千畝是十箇一千六百畝也卿祿二大夫者大夫田八百畝卿田則一千六百畝是兩箇八百畝也三等國上士田四百畝大夫田則八百畝是兩箇四百畝也中士田二百畝上士田則四百畝是兩箇二百畝也下士田一百畝中士田則二百畝是兩箇一百畝也　卿以上三等國不同者以上之祿寖厚苟不為之殺則恐地之所出者不足也大夫以下三等國皆同者以下之祿寖薄苟又為之殺則恐臣之所養者不給也祿足以代耕無下士與庶人在官者說未只說庶人在官而不及下士者想下士之祿無五等只等上農夫耳　論衡　耕夫多殖嘉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　讀禮疑圖云按此因上

文祿足代耕而言與王制序同一夫百畝非謂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也夫蓋九夫為井之夫謂百畝之田為一夫之地也百畝之田一人之力止可以耕二十五畝則百畝者四人之力所耕也全耕百畝者為上耕其半則五十畝為中耕其四分之一則二十五畝為下以農夫糞之多寡為差也上食九人八人中食七人六人下食五人者計其所食之口而耕田之所獲適足以供他力不能全耕百畝者所餘之田即餘夫所受矣此以庶人在官者事有繁簡則人有衆寡而祿宜有差故計農夫所食之數以明所養之節耳其曰百畝以夫田之通數而言豈謂不論人力多寡皆耕百畝聽其為情農而漫無勸督均齊之法哉　講錄

云此節甚輕只因上文說同祿而未說明白同祿之中有不同處故復說此耕者所獲之田不論上中下農每夫都有百畝其有上中下等差者以糞有多寡而力有勤惰也庶人在官者役有大小而事有繁簡故其受祿亦有五等之差或與以食九人八人之祿或與以食七人六人之祿或與以食五人之祿統同而又辨異王制之曲盡也如此

小荀子曰古之祿也備漢之祿也輕夫祿必稱位一物不稱非制也公祿乏則私利生私利生則廉者匱而貪者豊也夫豊貪生私匱廉貶公是亂也先王重之

○敢問友

蒙引云說友德說到尊賢有德者也隆重有德等同德

困學紀聞云封禪七十二家其多所記者十有二人孟獻子友五人孟子所記者三記錄之忽張其所不知

以相済此方是有道故擧夫子友匹夫以立友道之極也
友徳全在不挾挾者自恃其有之謂一有自恃之心便不
肯求助於人如何為友徳初擧孟獻子次擧恵費公又擧
晋平公皆見其能友士不挾處然士無爵位即不挾而友
徳便謂之尊賢王公有爵禄名位須推讓而與之俱乃為
貴交其徳不然亦靡文虚礼而已故於晋平公段断説此
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論王公之尊賢惟尭之
友舜為至耳用下敬上節只看尭舜説不牵上文二敬字
正是友徳之實心貴貴尊賢其義一者其機交相待其事
交相成同歸於義之謂也不可咬定義字發揮　原旨云
三者之中挾貴尤人情所易犯又當世為人上者之大病

痛也故又擧古人不挾貴者以為則　舜尚見帝節正是
王公之尊賢　通義仁山金氏曰詳白文有無二字亦挾
字之意所謂無獻子之家是其心不以獻子為富貴也獻
子固不挾貴而下友五人五人亦不挾獻子之貴而上交
所謂友徳也　困學紀聞云孟子引費恵公之言謂小国
之君也春秋時費為魯季氏之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郯
邳蓋戦国時以邑為国意者魯季氏之僭歟　通義仁山
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名邑不聞別有費国也而孟子稱
小国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
春秋之後不聞其專魯者計必自君其邑如附庸之国矣
漢桓寛曰尭之擧舜也賓而妻之桓公擧管仲也賓而

師之以天子而友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
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従之若流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位者
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臧文子掫之意蔽賢
如能自高其智訾人之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
尚賢以禄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　初問云亦饗舜以
禄養舜也如緇衣授粲也無非叙其隆重之典不是就饗
其食　迭為賓主不是尭為主而舜為賓舜為主而尭為
賓如此則甥舅之禮亦甚瀆矣聖人未必顛倒人倫至此
也且不成箇尊賢還足以君臣之禮更為賓主之禮尭不
自居人君之尊意如此方見尭之待舜甚尊其親為王公
之尊賢也且與末句應與友徳意切　疑問云舘二室是

接遇之盛亦饗舜是親就之動迭為賓主非竟無君臣之
等級凡稱賓主有敵以上賓主之禮有敵以下賓主之礼
有上與下賓主之禮略上下而往来交際是上與下賓主
之禮所謂迭為賓主也　蘇文忠公曰古者有貴賤之際
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
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為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
之為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
吏一呼於門則攝衣而従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
摯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為異而
已将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
従之也君子不以為卑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為

倣何則其分定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施之
不得其處故其道而已　初問云三達尊各有所重人多
知貴貴為重尊賢便輕了都不知各重其所重也非義一
而何究竟能交修以成其德方能享是貴朝廷之上要知
尊賢為第一義在臣下當知貴貴重在人君當知尊賢重
不宜有所軒輊各盡其道而已
○敢問交際何心也
原旨云此章亦言辭受進退文其錯綜前而言辭受而有
孔子之仕於魯也一句是又帶進退在內後而言進退而
有際可公養之仕是又帶辭受在內然前後皆以孔子為
說蓋以孔子者辭受出處之準也　疑問云孟子素守不

見諸侯之節然諸侯有善辭命而至者則未嘗不受其餽
此全為事道計而或者不白其心故發為此論尊者之賜
是他一念之致恭處不必計其物所從來但看他所交接
者何如耳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是一章斷案諸侯
之取民非義其賜似不可受不知諸侯之取非其有與禦
曰殊科致恭於禮際之間亦不必充類至義之盡概孔子
之獵較全是委曲以行道見可際可公養之仕不必賢若
卿大夫則今諸侯之善其禮際猶夫際可公養之意君子
受之亦猶夫孔子見可際可公養之仕之心何必固卻以
絕夫行道之機此孟子願學孔子處　原旨云觀萬章再
問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而以他辭無受便見前面卻

之卻之為不恭直以辭卻之直以取諸民不義卻之故以
為不恭也　初問云交以道是交際有名也接以禮是其
中有節節文成箇禮也　原旨云禦人一節是因其受乎
交際而設為不當受之疑令之諸侯一節是因其不受乎
禦人而併以受之之說一是不待教而誅一是必教之不
改而後誅則彼此已判然不同矣豈可視取非其有者便
以為真盜也　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而禦得之貨
使說如之何其受之禦人便不待教而誅而諸侯善其礼
際則又從而受之此可見古人辭受出處皆有斟酌分毫
不可差錯也　講録云殷受夏周受殷四句附之是也若
孫為之說則云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此法殷受之夏周

受之殷不待辭而辟者於今烈然為甚明也如之何可受
其餽耶　初問云吾人於辭受處必須充類至義之盡有
精察之功而後可不要一毫放過進退仕止關鍵皆準於
此孔子義精仁熟所以可受吾人於交以道接以禮處要
須審道禮何如必有箇不已得而受之之意不特取於人
者為然雖餽予亦然孟子充無穿窬是何等嚴何等剛毅
方正凡義處凜不可犯　原旨云充類至義之盡類者人
事之相若者也義者天理之所宜者也群分指聚之謂類
類有可充者而有不可強充者權變推移之謂義義有當
盡者而亦有不必皆盡者此所以取非其有不可遂同於
禦得之貨也　胡氏曰逆取同其奪厲人同其殺積禍成

大同於不畏死賈怨曰深同於閭不譈所謂殺人以拒與
及有以異乎無以異也是故義盡無不同待教則稍異
口義云以法而論則不待教而誅與教而後誅若其為法
不同以義而論則取非其有與禦人之盜其為不義之類
則一君子秉折義之論以律身則一介之苟不可容原立
法之意以待人則諸侯之餽有可受矣二者固並行而不
相悖也　王荆公曰昔孔子仕於魯、人獵較孔子亦獵
較蓋孔子所以小同於俗猶有衣也義固在於可為之域
而後之人習於隨者一不椎以義之可否汚身貶道豫然
以和衆自得甚者傷人倫敗風俗至於無辭則諉曰孔子
亦嘗獵較矣悲夫　疑問云萬章始終以為當卻孟子始

終以為不當卻此是何意君子之受其賜為事道計耳故
詳說孔子事道一段先簿正祭器二句先正其本以寓變
俗之機為之兆也數句惟示可行而不為悖、之行此皆
其事道處　為之兆也當開說去天下望聖人太高而聖
人又為已甚則人必以其道為難行小同於俗而中寓變
俗之機不急急於更張夫人必樂其可從而自此可展其
大行之略此是行道之端倪為之兆者如俗語說个兆頭
耳　舊唐書崔沔傳曰當申勅有司進貢珍羞或時物鮮
美考諸祠典無有漏落皆列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
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類也
新唐書常述議曰禮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
咸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無限故為之節使物有
品器有數貴賤差降不得相越周制王食用六穀膳用六
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
罋而以四籩四豆供祭祀此祀與賓客豐者不得同侈矣
且嗜好燕私之饌與時而遷故聖人一約於禮雖平生所
嗜非禮則不薦所惡是禮則不去屈建命去芰祭之芰薦
祭與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此則禮外之食前古不薦
今欲以甘旨肥濃皆充於祭苟踰舊制其何極焉雖籩豆
有加不能備也　呂氏春秋季孫氏季孫氏武子季文子子也劫公家
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孔子受[illegible]食而季氏養之魯國
以訾訾毀也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魚食乎濁而游乎

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耶夫欲立功者豈得
中繩哉救弱者濡追逃者趨　子由古史曰孔子一用於
魯有成功矣而魯定公季桓子皆庸人一為女樂所誤視
棄孔子如脫敝屣孔子去魯而游諸侯有意於擇君矣乎
當是時諸侯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而善用人以無失
其國孔子疑可輔焉是以去魯三年而往反於衛者四及
知其不用然後適陳適蔡皆再孔子之於陳蔡皆無取焉
耳陳蔡近於楚而楚昭王葉公諸梁一時賢君臣也磐桓
以俟焉而後六年見葉公不合卒見昭王將用之矣而子
西間之昭王亦死諸侯無復可與共事者然後浩然有歸
老之意然猶反於衛五年以須魯人之招也孔子於衛見

予自董時□至此即以衛□不得稱孝公為□之師師大見□然無以愍也□得謂歸相□深為一缺案卻未必是□何得稱公輒等曉□

南子於曾欲從公山弗擾於晉欲從佛肹弟子或疑之而
後世亦未免焉昔下恵御不逮門之女曾人不以為淫曾
有男子與婦人皆獨居婦人有急將從之拒而弗納孔子
聞之曰學柳下恵者未有若此人者也然則此亦孔子之
所獨歟　草廬輯粹云後世行可之仕幾於無而際可亦
或鮮矣大率皆公養之仕也夫既曰公養則有親者凡以
為其親而已於養不便不仕可也　講録云見行可之仕
是為道也際可公養之仕亦是為道也蓋際可公養都是
緣此而冀其道之行耳若專為禮而為禄何以為孔子乎
　晦菴子以孝公為出公輒輒之拒父不孝巳甚衛人雖
無知肯以孝謚不孝乎方山子疑為公子郢是也

○仕非為貧也
禮記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
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荀子曰或禄天
下而不自以為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寡為
　前漢書蕭望之署禁死東門侯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
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望之謂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望
之曰各從其志　講録云問為貧者道與時違自不得尊
富何待於亂曰此辭字不必是人與之而我乃辭之乃是
我自辭去而不枉道以求居也○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是
擇而居之子路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
禄而仕則非矣　抱關擊柝是一事關所以禦暴而守關

者莫重於夜柝故易有重門擊柝之説然亦不足限泥凡
作此官特以此為例如下委吏乘田之類亦是也　卑官
雖無行道之責薄禄亦無苟受之理故為抱關擊柝等官
則雖不行道而亦不苟禄矣　大全朱子曰程先生説孔
子為乘田則為乘田為司寇則為司寇無不可者孟子則
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惟
是聖人則大小方員無所不可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周
禮遺人之職郷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
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
鄙有委積以待凶荒而賓客之會同師役則三十里有宿
宿有路室室有委委吏盖掌其施恵出入之数故曰會計
當而已矣　乘田牧人之官掌養牛羊者以牛為重故曰
乘田以牛駕車耤籍田也　茁是生育壯是肥長是大
初問云居子居其位則思稱其職先有司稱其職之心而
後居其位也以孔子為職官未嘗以己之聖有不屑之意
且不肯苟且必思稱職可見朝廷之上無不屑為之官亦
無有一等官可以苟且而不必盡職若士大夫於夫子委
吏乘田處最當三覆思之禄位尊卑厚薄處最要安分隱
孔子為世臣道之極也　講録云此引聖人之事作樣子
聖人為貧而仕亦曾為委吏乘田求會計當是錢穀出入
之明白也牛羊茁壯長是肥壯而又有生長也兩而已矣
子謂其職止此此外別無大事正見其職之易稱耳　河

上楷說云史記書內多錯誤孔子世家云嘗為季氏史按孟子嘗為委吏似季氏字與委字相近而誤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此章始為為貧而仕者言終為位高祿厚者言居卑貧者雖其職易稱尚未必求稱其職如孔子之為委吏乘田必求會計之當牛羊之茁是也豈有位高祿厚而不求行道以稱其職者今人於位卑言高則凜然懼其為罪而不敢犯於立朝道不行則寞然不以為恥而冒犯之罪自外至或以得罪猶可言也恥自內生當恥而不知恥不可言矣　初問云以出位為罪則卑官無行道之責所以卑職易稱以廢道為恥則尊者非可竊祿之官所以尊者難稱故欲易稱者寧辭尊居卑

曰士之不託諸侯

儀禮寄公為所寓服齊衰三月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為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原旨云有君待國君之禮有君待民之禮有君待臣之禮士進之於君則為擬尊非禮也進之於臣則為不恭亦非禮也同之於民則為卑可卑而不可尊惟士為然如以無爵士而當有爵士者之禮以無常職而當有常職者之禮皆為越分故皆曰不敢一則不敢當乎君禮一則不敢當乎臣禮非謂素餐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未仕為民既仕乃為臣方為民可以受無常之周未為臣不敢受有常數之俸士之自處當然也○是問云二不敢也一段看士託於諸

胸里譜不曰務公不能孟子思以國非必以則內衛之仍不悅後張欲以為國相時宜所世處渠宅宜相頓雖不以德訓乃飲曰若作國相不餘行五大道則乃為相之恥故不受

侯無常職而賜於上皆為越分故皆曰不敢以為不恭也即非禮之意　講錄云賜即是託賜者有常數周者無常數惟其無常數故無常職者皆可受惟其有常數故必有常職者後可受彼抱關擊柝官雖至卑然亦有常職而可食於上士則無常職者若託於諸侯而受其賜便是僭分而不恭矣以此不敢受　君之於士常餽可常以君命則不可繆公於子思數餽鼎肉意固是美但數以君命而餽則不是矣及子思不受遂絕不來餽則又不是矣　問子思何為摽使而不受不受而必於卒也曰前此還望繆公之悔悟及終不悟纔摽使而不受卒之一字可見聖賢發之不果處曰不受可也摽使不已係乎曰受之則追於內不受則出於外摽之亦只是不追到內而請出在外非若

今人之逐去也稽首再拜聖賢終是何等氣象不以君命將之五句正是養君子之道子思以下又以繆公之失說見得養君子者不可常以君命也　不以君命則失之簡常以君命則失之瀆故始而餽以粟餽以肉也以君命將之而表吾尊賢之誠其後粟或無也繼之以廩人肉或無也繼之以庖人不以君命將之而免賢者亟拜之勞則既不失之於簡又不失之於瀆此之謂養君子之道矣　疑問云加諸上位非天子之位登庸攝政所謂與共天位者　講錄云養君子者須以堯舜為法為君子者亦須要法子思若是俛首帖耳僕僕然利其祭養之私而失吾養高

之節則君亦犬馬畜之而已矣又何望其道之行[illegible]故恭
漢而下士賤君肆者正以士大夫急於利祿而上之人遂
持此以驕天下士也若子思者其可得而驕之哉
○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
左傳云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原旨
云通章以禮義二字作骨子前面云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說出一個禮字又云往役義也說出一個義字後面却云
夫義路也禮門也正與前面相照應通章皆言不可往召
而以孔子往召之事作結尾此是文章妙處　講錄云此
章自往見不義以上是言士不可見諸侯以下是言諸侯
不可召士也　初問云言名分而不及道德則可以往役
若言道德則名分皆出其下便不可往見　首二節上言
禮下言義義之森嚴成章處便是禮禮之時宜妥帖處便
是義　呂氏春秋云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尊師則
不論其貴賤貧富矣若此則名號顯矣德行彰矣故師之
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師尊則言信矣道論
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　初問云多聞是天文地
理人事之紀往古來今治亂興亡得失之故皆在胸中可
備顧問是天子師之以出治者故謂之師賢是即其可以
備顧問者發揮出來大濟蒼大力量有補益於國家之謂
也當知此賢即多聞之人乃非常之佐五百年名世者自
知識言謂之多聞就多聞中作用出來便謂之賢多聞與

賢是一個人為其多聞為其賢在一人身上說　原旨云
繆公亟見一節是即子思之言以見不可往召見之意自
齊景公以下至不賢人之招、賢人乎是即虞人之事以
明不可往見之意或謂引繆公之事言君不可以召士引
虞人之事言士不可以往召非也　講錄云繆公云千乘
之國便有驕士之意似以友士為屈了子思抗辭以吞之
是欲折其驕而使之下士也以位三句輕只重以德二句
友且不可況可以友為庶乎召比友又下一等矣而可加
之士乎、君固不可召賢若召之賢者亦必不往故引虞
人不往之事　柳河東集守道論曰守道不如守官非聖
人之言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
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夫皮冠者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
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
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是以
行吾道云耳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
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
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
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扑梏拲斬殺之
慘是道之所行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是以古者
居其位思死其官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
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講錄云万章因虞
人之事問此、意不重周尚赤旃通是赤色之帛別無文

飾旌旂亦是用赤帛但旂則飾以蛟龍旌則飾以文采各
象其人而為之也　虞人庶人是賤者大夫士是貴者以
大夫之招招虞人以士之招招庶人皆招之貴者也虞人
庶人且不敢往況以庶人之招招賢人則招之賤者矣賢
人豈屑往乎　朱子語類云所謂義所謂禮裏面煞有節
目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
便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
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此便是禮以君命將之使已僕、
爾亟拜也便不是禮又如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
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這都有箇則都有
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
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
小事大事千變万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
快斧相似迎刃而解件、剖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
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初見
梁王劈初頭便劈作兩邊去　原旨云君子不肯往見非
是自高定要國君求我只緣平日認定一個義理事、皆
在義禮上行耳這個義禮不是兩件物事只是吾人的本
心但就制事上說謂之義、切於人猶路一般事、不能
外、此便一步行不去就檢身上說謂之禮、閑於人猶
門一般時、不可違、此便出入無所指這個門路人人
所共由所共出入但衆人不能盡性故多走在曲徑邪竇

上去惟盡性的君子能由是路而不舍出入是門而不離
也若往見諸侯則非義禮之正而差却門路矣　初問云
時宜之謂義有品節文章之謂禮禮義一時事凡當行處
便是通衢大道其不當行處便是茅塞荊蓁非路而何棼
然成片段可觀便是閑其猥瑣樸樕鄙陋局促太低太昂
不成節文便是閑非門而何君子一行一止皆準於此所
謂由是路也一進一退皆觀禮而後動所謂出入是門也
　講錄云賢者守禮義而不可召孔子乃君命召不俟駕
而行者然則非禮義與此問極好但不知禮義無定體亦
無定用也為士時則以不赴召為禮義居官時則又以赴
召為禮義孔子當時居官了君以官召之孔子亦以官赴
之此正時中之道禮義之所在也士則未有官職矣可以
此而相律乎　臣子之道賓師之道都見此章

〇一鄉之善士

疑問云性善原天下之一本無方域故孟子論交由一鄉
一國天下直進之於古之人古人之行實載在詩書然不
過紙上陳言頌之讀之皆不足以知其人須是論其世始
得此世字即禹稷當平世顏子當亂世之世我不徒頌讀
其詩書而直究其當世之行事如堯舜之世宜如何作為
商周之世宜如何作為以其心想論到此處如身處其地
而親見其行事一般則千百世之上如同一日千百世之
上之人如同處於一堂精神意氣初無間隔而直與之俱

古人之善皆我之善此之謂尚友而非止一世之士也邵
子求學於里人鄉人又求學於古人求學於天地深造此
章之旨　詩書不必出自其人若凡歌咏紀載其事者皆
是　四其字一樣　質言云天下之善無窮我此理人亦此
理一鄉一國此理天下亦此理古今亦此理故取友若須
自己身上做起根基由一鄉一國而天下而古人無窮之
善我皆取而資之方為友善之極全從心之虛以受人不
自滿足來故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尚論古之人與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正相照應全重論人上誦
詩讀書是尋常工夫故云不知其人可乎言於誦詩讀書
中須要知人所以尚論之耳語意自明以言行平講失旨
講錄云一鄉之善是我為一鄉之善士也一國之善士
天下之善士都只平平說晦庵子云善蓋一鄉竊恐善既
蓋一鄉了則一鄉皆不如我之人又與之友可乎且云善
蓋一鄉斯友一鄉之善士猶可也若云善蓋於古斯友古
之人也可乎問友人之善必先我有善是如何曰我若不
善便不知人之善而取之且人之善者亦將遠我亦安得
而為之友乎　論衡曰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
人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
不激勸者不見賢行也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
徒牆壁之畫哉空器在廚金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
不顧也肴膳甘醲土釜之盛入者鄉之古賢人之美善可

宋温公此疑雖皆與孟氏相左而不失為孟氏忠臣

皆糟粕器中之物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　慎子
曰詩往志也書往誥也　張文定公尚友說云君子之於
友相與交求其一焉耳其心相與交求乎一而天下其孰
能二之故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之謂也夫金質　雖堅猶得而二之若夫同心之人則
相與以形聲之外相與以形聲之外者則天下之至一也
譬之水焉不可得而斷也譬之空焉不可得而染也是故
無遠無近無存無亡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吾之友而已前
乎千百世之既往而有一心者焉亦吾之所友也誦其言
如親聆其論議想其風如親見其履歷未見其二也況其
通者乎　二谷天椎集云在則人亡則書故誦詩讀書謂
之尚友　薛畏齋曰吾人今日去聖日遠舍誦詩讀書外
無可用其心者則字字句句可放過乎●講錄云尚友句
只承古人說取友之道至於如此不是進而上之者乎
〇齊宣王問卿
前漢書翼奉曰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
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
姓疏而難通　溫公疑孟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
同車嫌其偏也為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
諫於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其以貴戚之
故敢於易位也孟子之言過矣若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
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然弟去之奴之

死之而孔子以為三仁夫以紂之過三子之賢猶且不敢
易位也况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
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之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
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
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俞憎惡貴戚而務除之貴
戚因亦自疑而謀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
而適足以為簒亂之資也其又可乎　大全朱子曰孟子
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世或援此言行以起簒奪
之禍者則孟子豈不啓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
則簒也若三仁之事則比干箕子固有所不及為若微子
之去亦或其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

世則其計慮亦豈若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為則伊尹霍光
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况有骨肉之親者乎　南軒張氏
曰貴戚之卿與異姓之卿有親疏之異故不得而同論也
貴戚之卿任宗社之責故得更擇其宗族之賢以易之然
非謂貴戚之卿諫君反覆而不從便可以易位蓋極其理
而言之有可以易位之道也　西山真氏曰愚按貴戚易
位之說非後世所得行君有大過惟當反覆極言如屈平
劉向之為爾同姓之卿雖無可去之義若其君有大惡而
不可諫易位之事又不得行宗社將危豈容坐待則在子
去之亦有明義存焉其惡雖未如紂然非可事之君義不
當食其祿則胥之叔肸可以為法春秋宣十有七年公弟

叔肸卒穀梁傳曰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
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卿兄弟也去將何之織屨而食終
身不食宣公之食春秋貴之因時制義初無定法也又孟
子反覆二字最宜深體前世人臣固有見君之過失姑一
言以塞責者曰吾亦嘗諫之云耳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
世用心既欲苟全爵位又欲默塞公言張垂之所以見屈
於張休而不能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不從則去此人
臣之正法孟子之言胡可易哉　原旨云二卿皆重在反
覆字必真有一念忠君愛國之心昭昭乎可以信於天下
而通於神明至於反覆之而不聽乃可以易位可以去也
若其心未極於誠而諫未極其忠素行未孚而人心未信

乃區區於言論之間以塞責而欲易位欲舍去其誰與之
中間雖有大過小過之別而其忠君愛國之心則一也

讀經叢說卷之三十六

談經菀卷之三十七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婿太學生蔣國玞　校

孟子

告子章句上

○性猶杞柳也

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已所受而順之之謂道　荀子曰隱括之生為枸木也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直木不待檃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　朱子語類云栝棬想如今卷杉台子模様杞柳只是而今做合箱底柳北人以此為箭謂之柳箭即蒲柳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不言戕賊人之性而言戕賊人者人之所以為人者性也　西山真氏曰告子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強為若杞柳本非桮棬必矯揉而後就不知仁義即性也今曰以人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為桮棬必斲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為仁義乃性之所固有孩提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長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強矯揉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

下而禍害仁義也　明儒經翼云告子言性原有個仁義如杞柳本無桮棬孟子言何不將他木來做桮棬只緣杞柳之性原有桮棬故順其性而成之耳若本無桮棬而人為加之是戕賊其性也如牛性本耕馬性本乘犬性本守皆因其性而付以此事性中原有仁義因其幾而擴充之非禍性也氏直　初聞云此是告子認氣為性却不知性特附於氣性者氣之靈也不離乎氣而不雜於氣者也以杞柳為桮棬便似須假人力為之原不曾有仁義一般告子之病在為字上　孟子說桮棬係人為若仁義則不必然性即仁義仁義即性全不費力　淮海近語云告子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着一個以字着一個為字蓋謂人生之初只有個知覺運動之蠢然者與物無異後來聖人方制為人道以教之却似杞柳之生初間只是根幹後來人為之巧乃成桮棬告子單認氣為性故把性與仁義看作二物豈知仁義即天命之性也非有外於性也為仁義即盡性之學也非有害於性也孟子借其言而反之不攻自破矣

○性猶湍水也

論衡云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　戴埴鼠璞爲云世之論性者二善惡而已人往往取孟而闢荀予合二書觀之孟子自天性見所謂善必指其正大者欲加持養之功荀卿自氣性見所謂惡必指其繆戾

某門雅式曰水自西而東流也亦合性也故曰金生水

者欲加修治之功然則孟子之學滌其清而滓自去荀子之惡去其滓而水自清有補於後學則一　弇州劄記曰荀子之言性惡盡矣然亦自體驗得之如告子亦體驗而得者也楊子之善惡混從孟荀之論而設其疑韓子之三品復因三子之論而酌其似非體驗得者也　淮南子云水之性循勢而下乘衰而流注衰下也　困知記云性無形雖有善譬終難盡其妙孟子程子皆嘗取譬於水其言有不容易者蓋以就下之與在山清之與濁同一物也然至語其不善一則以為搏擊使之一則以為汎沙混之是亦微有不同必也會二說而同之性之義庶其盡矣　原百云人性之善也四句即對上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也看

說道你說人性無分於善不知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你說人性無分於不善不知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孟子夫以上下二字換出告子東西二字而後即水之有下有不下者以明之　講錄云水信無分於東西承告子水無分於東西之說而然之也然決諸東方則東流必其東之下也決諸西方則西流必其西之下也是豈無上下之分者乎　人性之善二句正說性之善人無有不善二句反說以見性之必善一說上二句是說性之本善下二句是說性善之同人無有不善人人皆善者也水無有不下水水皆下者也亦通　小荀子曰大冶之爐可使無剛踊水之機可使無降也　大全東陽許氏曰告子謂性本無善無惡可以為善可以為惡在所引者如何爾故以水無分東西為喻孟子亦就其水以喻之謂性之必善譬猶水之必下告子所謂決之者人為之也非其自然之性也若人欲拂水之性甚至可使逆行况東西乎人之為善順其本性也水之就下順其本性也　丹鉛總錄曰孟子所言過顙在山非止為喻蓋桔槔斡斗古有為之者漢陰丈人所以目之為機事也　大乘起信論曰海水與波非一非異波因風動非水性動若風止時波動即滅非水性滅衆生亦爾自性清淨心因無明風動起識波浪

○生之謂性

朱子語類問生之謂性曰他合下便錯了他只是說生處

精神魂魄凡動用是性正如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捉執足之運行皆性只說得箇形而下者故孟子闢之　或問董仲舒言性者生之質也曰其言亦然　通義白雲許氏曰告子以運動知覺為性孟子意謂以此為性則人與物同而何足謂之人哉故先以白之說兩轉審告子之意待其說定了然後以犬牛人之性同異而問之告子知其說之非其言方塞所以言犬又言牛者謂非獨人物之性異諸物之中其性又各不同所以深曉告子以人之性善也　仁山金氏曰告子以氣言性而不言氣字出孟子以理言性而不言理字至程子張子始以此二字分別則明矣

玉堂漫筆云性字從心從生若以耳目口鼻手足動靜
為性此近於作用之說釋氏嘗曰狗子有佛性是也然釋
氏之所謂性其義亦與吾儒不同　王文成公全書問生
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
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
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說又曰凡人信口
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
然却要有過差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
但自是停當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
別有箇去行去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氣亦性也性亦
氣也　南畧集云告子曰生之謂性程子亦曰生之謂性

告子曰食色性也孟子亦曰口之於味性也蓋其言未嘗
不是也其所以言非也　淮海近語云生之謂氣生之理
謂性生則人物之所同性則人物之所異若知得人物之
所同人物之所異便指生之謂性亦無不可　初問云告
子又認氣為性生也者知覺運動也然須知覺運動靈妙
處方謂之性犬牛雖同得天地之性却為氣質局定缺陷
處多故雖有知覺運動而其中靈妙不全故論人性者須
論其靈妙告子却遺了靈妙處矣　原旨云告子生之謂
性一句乃是他學術差謬之本根杞柳湍水食色義外無
善無不善之說皆原於此惟从心从生告子只從生一邊
看而不知心之生理謂性故孟子極力以辯之　秋林伐

山云日光之白曰皛月光之白曰皎男子之白曰皙女子
之白曰皉老人之白曰皤草華之白曰葩霜雪之白曰皚
鳥羽之白曰隺　海鹽編告子曰生之謂性性體也性發
而為情曰生用也若論性體則凡有血氣無有不同者固
無分人與牛犬矣正猶白之謂白無不同也若發而為生
於是各各不同如人食芻豢牛食草犬食穢以至居處莫
不各異正猶白羽之異於白雪白雪之異於白玉也告子
不知性體而以生之謂性則雖欲同之而不可得矣故孟
子衆雪羽玉之不同者以詰之而告子又強同之至於人
與牛犬即三尺童子知其嗜好之不同也而告子猶得強
同之乎是以彼雖強辨亦無可措詞矣雖然性無同異因

異立同異既不立同亦何有此又孟子性善之奥義也
明儒經翼曰生之謂性不甚差只人自人之性牛自牛之
性犬自犬之性告子却不知得聖人許多親親之殺尊賢
之等範圍曲成之用皆從性體生生中條理出彼長而我
長與理人因物付物無別只聖人裁制由中曲成不遺告
子一切都無干涉便萬物皆在性外了　朱子曰論萬
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

○食色性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告子言仁是好愛只說人心不知孟子
所言仁義是道心告子以好食愛色皆發於心故曰仁內

朱書公瑩報子
有曰居君其爲
以白彩也白以
令色也然孔顏
以於心摘能令
須於而孟子不
爲於告子此又
時得之不同也

其言已定故孟子反問之告子只答義外之說　大全饒
峰饒氏曰告子雖知以仁爲內而不知愛是情仁是性愛
不便是仁愛之理是仁今便以愛爲仁已是不識性了如
義則是心之制事之宜事之宜者雖在彼而其所以裁制
得其宜者全自在我若非我有箇義如何處得物告子認
以爲外可謂無識矣觀告子前面數章之意則謂中仁義
都無到這裏又却有仁而無義皆是遁詞　初間云義外
是物上討道理義內是心上流出此道理　講録云孟子
開口便說仁義蓋學者難於其力也告子說仁內義外見
得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稍似意思只是要相
矯以爭去吾道之盟耳　大全慶源輔氏曰人執以長人

之心長馬乎其所以然者乃吾心之義有不同耳　○朱子
語類云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看來孟子此
語答之亦未盡謂白馬白人不異亦豈可也畢竟彼白而
我白之我以爲白則亦出於吾心之分別矣　讀書記云
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非問辭也言以此推之則所
謂義也者豈不在長之者乎　講録云白馬白人承告子
彼白而我白之說來白馬白人不異是固從其白於外也
長馬長人不同則謂之非有長於我也可乎　且謂二句
還是詰之之詞故告子未達而云以長爲悅是果以長爲
義而不以長之者爲義矣　大全東陽許氏曰孟子說告
子長字辟長人長馬不可同則所謂義內者可不言而喻

告子猶未悟重以內外爲言於是指耆炙以爲喻謂美味
雖在炙而耆之者乃自內出對上長楚人之長說物則指
炙而言謂豈獨於人爲然物亦有如此者以耆之之心比
長之之心則可見義之在內無疑矣　輯圖高雜著云告
子以欲食欲色爲性即其發生處謂仁仁由心出非有所
待於外即其得當處謂義義隨事變非能直了於內孟子
乃先詰其指以究病根之所在告子答以事變合宜從物
所定故訴之義外孟子謂物無一定之迹豈能泥而無別
又詰其果在物上求義抑在處物上求義告子以爲處物
乃是仁在物有一定之處吾從而因之是謂義此其所以
爲外孟子謂嗜吾炙與嗜秦炙固有一定之處但嗜乃心

所發生不應亦謂之外　○疑問云長在人長其長者在我
猶炙在物耆其炙者在我此正義之根於心處若只說以
長爲悅豈惟人有之夫物則亦有以炙爲悅者以炙爲悅
難道亦有外而不根於內與告子以食爲性則必以耆炙
爲在內即欲復辯義之在外亦不能矣　○口義云告子與
孟子各自說一邊性孟子說天命之性一邊說告子說氣
質之性一邊說然天命只一本氣有萬殊得其一本可以
通於萬殊於萬殊二者却通不得一本其說誠害道之根
原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講録云仁義是一箇理義即仁
之行而無不宜者非仁自仁而義自義也仁既在內矣而
義豈在外哉且以長爲義而云以長爲悅悅之者亦心也

心既在內矣而義豈在外哉
○孟季子問公都子
朱子語類李時可問仁內義外曰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
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是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
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
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其說如此然不知飲水飲湯
固是內也如先酌鄉人與敬弟之類若不問人怎生得知
今固有人素知敬父兄而不知鄉人之所在當先者亦有
人乎曰知弟之為尸而不知其為尸之時乃祖宗神靈之
所依不可不敬者若不因講問商量何緣會自從裏面發
出其說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直下便是之說相
[illegible] 札
似此大害理只細看孟子之說便自可見　轄圍窩雜著
云行吾敬以行為義故在內孟季子謂敬因人立不得謂
自我行之孟子言敬雖立於人然在其人身上又隨時而
別必須我裁度乃可得豈非是我所行孟季子言徹回別
於隨時都自其人身上起與我無干公都子謂飲湯飲水
亦隨時而別然皆從此心發動豈謂無干　疑問云行吾
敬三字極透醒敬是心之敬行吾之敬豈從外得之者此
在孟子長之者義乎一句體出的　大全潛室陳氏曰禮
敬之義在外如叔父如弟如鄉人皆指外而言故告子以
義為外然敬之所施雖在外而所以行吾敬處卻在內如
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當敬弟時則敬弟當敬鄉人則敬

鄉人所以權其事宜而為之差別者則此理之權度未嘗
不在吾心故孟子以此析之其辭簡而理勝所謂不迫切
而意已獨至也　講錄云彼將曰在位故也弟在祖考之
位叔父與我皆是子孫以敬祖考為重故敬弟子亦曰在
位故也鄉人在賓客之位伯兄與我皆是主人主人以敬
賓客為重故敬鄉人然則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亦
猶庸敬在叔父斯須之敬在弟也或常或暫因時而制宜
轉移之機要在我而不在外也義內之旨不甚明乎　原
旨云告子孟季子始終以敬長為說孟子公都子始終以
飲食喻之蓋以彼知其食悅色之出于心而易曉也　轄
圍窩雜著云觀上論則在外之辨明觀下論則非內之辨
[illegible] 十
明然猶歸結嗜飲問告子以食色為性已明付內之旨而
孟子因其所通而善牖之也夫義外之說所自來以其外
而不之顧也蓋欲牽補人力以助天功然後盡脩為之全
學荀子性惡之意亦猶是耳惟其淈有以驚窮物既着義
外之外則必緣空以坐虛見并遺仁內之實而性非其性
天命之真乃入動靜隱顯之偏矣孟子能不辨乎
○性無善無不善也
右言云性無善無不善性相近也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
善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上智下愚不移也此三說
皆不可無故孟子亦不斥其非直云乃若其情但說到情
便與性異　聶踈陸子曰以紂為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

當時人言按史記微子是紂之庶兄皆帝乙之子也王子
比干則但云是紂之親戚則太史公亦莫知其為誰子也
今據公都子所引文義則是微子啟王子比干為帝乙之
弟也紂於二人則是為兄之子也此蓋孟子所載與史記
不同處若二號稱父乎蓋伯父叔父通稱父故謂之猶子
古人則通言父子也　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
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　說苑云學者所
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　朱子語類云性無形容處故說
其發出來底情本不是不好底李翱滅情之論乃釋老之
言程子情其性性其情之說亦非全說情不好也　情不
是反於性乃性之發處性如水情如水之流情既發而有
不善物汩之耳才則何罪焉　大全朱子曰性不可說情
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卻荅他情蓋謂情可以為善
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仁發
出來的端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
也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　新安陳氏曰性
渾然全體在中未發無形象可見動而為情方可見耳仁
義禮智之性動而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所謂本但
可為善而不可為惡者也因其情之善而可知其性之本
善蓋遡其流而知其源也如水之初深出尚清則可知其
未流之先清也必矣乃若其情至乃所謂善也已包下文
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也之意下文乃盡發此意耳　莊

子曰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郭象註曰以性自動故稱為耳此乃真為
非有為也為之偽為之失　王氏曰抄曰才者能為之名可以
為善故又以為才　疑問去情是念頭初發處根於天命
之性來所以去可以為善中間或遇諸雜故有為善者然
非初發的念頭非天之降才故曰非才之罪　惻隱之心
一節承上文說來總是發明情善性善才無不善之意語
意一氣不斷不可破裂分碎以聯上文　大全朱子曰性
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所以外邊纔感
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
心於是乎形於過廟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
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故外邊所遇隨感而
應　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至是非性之動而
為情也皆謂之心心統性情者也四者之心根於本性非
如火之銷金自外至內但人自不思不求耳　陳潛室木
鍾集云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
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自孔
門未嘗備言至孟子時異端蠭起蓋深思有以明之然但
曰渾然本體則恐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
天下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蓋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
葉見其枝葉則知有本根性之理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
驗故由其惻隱所以知其有是仁由其羞惡所以知其有
是義由其恭敬是非所以知其有是禮智使其無是理於

內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知其有是理
於內而不可誣也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
善也蓋遡其情而逆知性之善也　講錄云此詳明上文
之意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人皆有之是明乃若其情則可
以為善也仁義禮智我固有之是明乃所謂善也弗思而
不能盡其才是明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ヽ大慧語録云仁乃性之仁義乃性之義禮乃性之禮智乃
性之智然順背在人不在性也仁義禮智在性不在人也
人有賢愚性即無也若仁義禮智在賢而不在愚也則聖
人之道有揀選取舍矣如天降雨擇地而下矣所以云佛
義禮智在性而不在人也賢愚順背在人而不在性也楊
子所謂脩性性亦不可脩亦順背賢愚而已
大全蔡氏曰惻隱等正是指性之初撥動處以明未發動
之理又舉烝民詩言性人之生各秉其有常之性所以應
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所謂懿德即所謂物之則
也天命之所賦者謂之則人生之所秉者謂之彝存於心
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實一而已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
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者蓋
謂秉彝懿德即是常性心之好德是情之不外乎性也就
性初發動為情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性之本無不善
　冊鉛總録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即詩烝民旨也
後人未易可到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
會性立則神氣曉然發而通行於外與外物之感相應故
曰潤厚而膠謂之性其所謂潤厚而膠者今人名物之堅
者曰有性不堅者曰無性之謂也王輔嗣曰不性其情何
以久行其正禮運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孝經緯曰視
者耘也情以除穢晛者白也性以治內趙臺卿曰性情相
與表裏韓嬰曰卵之性為雛不揣不孚則不成為雛繭之
性為絲不瀹不練則不成為絲陳摶曰情者性之影凡此
言性皆先於伊洛其理無異而辭古尤淵宋人乃謂漢唐
說道理如說夢誣矣　疑問云詩中有物有則則字極妙
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一物之理本來停當自然恰好若有
規則而不可易者此民之所秉以為常也故下一彝字此
人之所同得而共好者也故下一德字三字總一樣　孟
子初只以情與才驗性引詩見惟皇降衷厥有恒性併性
善原頭亦說明了孟子真得天命率性嫡傳乃有此論
　講録云仁義禮智即則與秉彝之謂也惻隱羞惡恭敬
是非即是好是懿德之謂也以情論性是揭出一箇真證
佐引聖人贊的詩詞又是取從前案卷來剖斷也　明儒
經翼曰世之言性者紛紛不同有以本體者有以作用者
有以末流者性無善無不善指本體言也性可以為善為
不善指作用言也有性善有性不善指末流言也三者各
因其所指而立言不為無見但執見不忘如瞽盲之摸象
或得其首或得其尾或得其背或得其六決裂全體不能

觀其會通直言本源微於蒸民之詩孔子說詩之義斷然
指為性善發前聖所未發亦非姑為救弊之言也大都認
情為性不得孟子立言之本旨先師性無善惡之說正所
以破諸子之執見而歸於大同不得已之苦心也王氏
〇富歲子弟多賴
大全新安陳氏曰天之降才與書所謂上帝降衷文意略
似言非天賦以有為之才如此殊異也乃阻饑而陷溺其
良心賊其為善之才而然耳　原旨云此章以非天之降
才爾殊也一句作主後面許多同字殊字俱是証佐此句
今夫麰麥節至下節是就物之同說到人之同上去而曰
聖人與我同類者結之以聖人見天之降才非殊也故龍
子節至末節是就人身上形之同說到心之同上去而曰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又結之以聖人亦見天之降
才非殊也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句與故凡同類句相應
說易牙師曠是影出箇聖人來故理義之悅我心二句是
單以口之於味作結語　講錄云此章論人性之善始終
只重個同字以心論性者蓋心統性情心同則性同可知
也首節言性之本同而不同者由於陷溺麰麥二節即物
類之同者以明人類之同龍子至末節又即人身之同者
以明人心之同心之同然如此然則其不同者信乎由於
陷溺而非降才之殊矣　二程語類曰螟蛉蜾蠃本非同
類為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

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自然氣貌改變　講錄云故凡
同類者是因麰麥之一類而及於凡草木鳥獸之類也物
之同類而相似者人皆不之疑至於人之同類而相似者
何獨疑之耶聖人句不重聖人只見其性相似耳　講錄
云故龍子曰四段輕說過歸重心上去心與足口耳目同
是身之所有者足口耳目既皆同也心獨無所同乎以此
提醒人最親切　朱子語類孟子此章自富歲子弟多賴
之下逐旋譬喻至此其意謂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陷溺之
爾同然之然如然否之然不是虛字當從上文看蓋自口
之同嗜耳之同聽而言謂人心豈無同以為然者只是理
義而已　問理義之悅我心理義是何物曰此說理義之
在事者　大全朱子曰理義人心之同然如人皆知君父
之當事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為當然此心之所同
也又如今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為當
然如此則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矣　讀書錄云耳
目口陰符經所謂三要　明儒經翼或辨在物為理程門
嘗言之陽明先生却說理不在物鄒氏曰公等不察立言
宗旨孟子說心之同然曰理曰義程子恐將兩件看了故
以體用二字為孟子分析心一也心之在物為理心之處
物為義今說理在物則體反在外而處物之義反在內矣
理義二字皆心之所同然告子說義在外賴孟子闢之廓
如也今說理在外告子其無辭乎　李見羅曰性有同善

故心之於理義也有同然如何𠯁做理義蓋自性而言渾
然只是一個善自其所發端則或發為惻隱而露其仁之
理或發為羞惡而露其義之理或發為辭讓而露其禮之
理或發為是非而露其知之理是所謂善也則善之自然
之條理也循是而發之各當其事理之則而不過焉則所
謂義是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聖人知性之本然故
得其心之所同然也　初問云至於心獨無所同然句其
意從曲盖謂耳目之類皆為心役使却多有同處心為衆
體主宰反無同然者乎理義只為同具於心故同悅之聖
人不過先得同然正見與我同類末二句是形容自然之
妙非是說同悅

○牛山之木嘗美矣

弘明集何承天曰立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為仁者之表
恥惡為義心之端牛山之木剪性於[illegible]斧恬漠之想汨慮
於利害誠宜滋其萌櫱擾其善心　通義仁山金氏曰夜
氣一段本為心而言夜氣特其證驗存養則其工夫山木
日夜之所息本喻人之良心未嘗止息然山木之生由氣
化而戕賊之者在斧斤牛羊山木無處致力至若人心則
生息雖由氣化而不盡在氣化梏亡雖由外而不盡在外
物此則在我自可以致力所以終歸於得養操存之說夫
良心在人其人旦晝所為固有梏亡至夜安靜此良心依
然生息平旦之氣即可自驗人若便能去梏亡之害加存
養之工無時不用其力則清明氣象無皆不然心境為當
如何此章孟子切於救人山木一段與良心一段當相對
看而養與失養亦對在其間故以得養失養總之而養之
得失又在操舍之間程叔子又以敬以直內一句指示操
存之方可謂切要學者讀之急宜警省存得則人存不得
則禽獸可畏哉　孟子則曰何以謂豈是人之情也人
之情可以為善者也其本然也故仁義之良心人人所固
有也一放失於初再反覆梏亡於後夜氣不存而禽獸不
遠非人之情本然者也何謂夜氣也夜之時宴息無為無
為則靜靜則清清則明矣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何以好
惡與人相近也日夜之息夜氣也平旦之氣夜氣之息者
也息也者止也生也不止則不生也止而生焉清而明者
未牿故能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與人心之同然者不
遠然猶幾希而微也何以為微也道心惟微也存之於既
亡之後故微也曰夫夜氣氣也而好惡與人近者理也性
也性與氣果若是一乎曰此恐所謂性氣之無二也而氣
之得其中正者即性也理也苟得其養何以乘物不長也
山木人心皆以生為性者也養之而已也非有加也人心
何以有存亡出入也人心常在又何所亡人心無出又何
所入其亡其出物有蔽之者耳

莊子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鬭
　林希逸註曰其寐也魄交言夜則神集於其心也其覺

也形開言晝則四體皆動用也構合也應於外者為接言人夜則安寢平旦以來還合之間便有應接內役其心如戰鬬然日日如是故曰與接為搆日以心鬬即孟子旦晝梏亡之說也　晉書曰心燈夜炳晝蒸晨飛　朱子語類問牛山之木一章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是有梏亡而彼未嘗不生梏如被他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却如失去了良心既放而無操存之功則安得自能生息曰放之未遠者亦能生長但夜間長得三四分日間所為又放了七八分却摺轉來都消磨了這些子意思所以至於梏亡也夜氣不足以存是存箇甚人多說只是夜氣非也這正是說那本然底良心且如氣不成夜間方會清日間都不會清今人日用間良心亦何嘗不發見為他又梏已了若存得這箇心則氣自清氣清則養得這個心常存到夜氣不足以存則此心陷溺之甚雖是夜氣清時亦不足以存之矣　夜氣不足以存先儒解多未是不足以存不足以存此心耳非謂存夜氣也　問夜氣一章曰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蓋心既放則氣必昏氣既昏則心愈亡兩個互相牽動所謂梏之反覆如下文操則存捨則亡却是用功緊切處是個生死路頭　陸子要語云牛山之木一段血脉只在仁義上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人之良心為斧斤所伐夜間方得歇息若夜間得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亡甚相遠惟旦晝所為梏亡不止到後來夜間亦不能息夢寐顛倒思慮紛亂以致淪為禽獸　陳潛室木鐘集云此段境界乃指示喪失良心者欲其認取此時體段從此養去也蓋平旦之氣乃僅僅夜氣之所息於此時能持循涵養使其萌蘗漸漸光明則雖當旦晝也如平旦矣今人但晨興略略見得微眇轉步便去利欲血氣上走終日昏昏所以索然無有平旦之氣形雖具而心則亡於禽獸奚擇焉　二陳語類曰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無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為復也　吞問集云良心寓形體形體既私良心安得活動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廢置雖心思亦皆歛藏然後身中神氣乃稍稍得以出宮遊及天曉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　羅念菴云此章重在日夜之所息一句蓋言旦旦伐之之後至於日夜一息則百竅皆閉諸機盡忘猶夫天地之冬藏以起元正日月之晦昧以回朔望翕聚之極必有發生故平旦好惡猶能近人使從此善養更不以旦晝紛紜者梏亡之則旦晝皆夜氣也日用動靜莫非真性顯見矣豈特平旦好惡而已哉故曰得養則長又曰操存舍亡蓋極言不可不養也息之功大矣哉夜之息天地自然之運也至於旦晝而一於息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所謂動而無動時時戒懼於不覩不聞而不以外境奪吾真所謂行庭而不見其人也

洞學啓蒙云初學須在平常心中認識出本心來做主腦此最是初入門一段要緊路逕本心雖汨沒其實有不容泯滅處常因時發見學者但要識取耳平旦好惡孩提愛敬乍見惻隱皆孟子教人識本心處若不當面錯過時皆應有入路　日間工夫得力則夜氣愈清夜氣愈清則日間愈得力須是學力通乎晝夜方能通晝夜而知通晝夜而知者良知也息也　傳習錄云夜氣是說常人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又云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游一般　海蠡編鄧豁渠曰睡着不做夢時此是沒粘帶去處言思路絕烟火泯滅五丁不能致力六賊不能窺測是謂向上機緣玄之又玄然人安得不睡時有此消息耶平旦雖未與物接然徧徊正醒却已落覺寤獨頭非緣過去即緣未來但不至東跳西蹼之極耳故曰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人所謂本來人也余謂學者只愁不識猢猻本來面孔耳若也識得决不賊跳蹼而貴安靜矣即熾然好惡却與睡着不做夢時一般耳　講錄西山子夜氣箴云盍觀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盖闔者闢之基貞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為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為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群物具閒窈乎如未判

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床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栽吾之良維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祇謹之功盖安其身所以為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微乎其胎融此箴以物欲之害夜為最甚若異乎孟子之說者然却有補於人也亟好參看　疑問云故苟得其養四句不必粘山木人心講當照上況說凡斷喪放失者皆胥着實保養養則無物不長況心之生機未嘗滅息者乎失養則無物不消況心之萌蘖僅存無幾者乎即物皆然心為甚之意　李見羅曰心有放故做功夫著得一個存字有不正故做工夫看得一個正字皆是對治之法至於性真是不可加得一物故直說得一個養字養之法豈有分毫做作在孟子中只是道得一個息字在大學中只是道得一個止字息與止豈有毫分做作所以養之方也易之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正是性得其養自然的體段光景所謂不待存而自無不存者與存心之存其用稍殊欲識孟學之宗惟在性善欲識孟子復性之竅惟在一養　講錄云山木人心莫對說要有起落木得其養固長而心得其養者亦無不長木失其養固消而心失其養者亦無不消

、呂惠卿老子注云操存舍亡則無常體之可測出入無時則非今昔之可求莫知其鄉則非方所之可得神則若是人心亦然　胡文定公云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觀性　朱子語類云孟子只是狀人之心是個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人心緣境出入無時如看一物心便在外看了即便在此隨物者是浮念此是本心浮念斷便在此其實不是出入但欲人知出入之故耳　大全朱子曰心是個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舍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又見得心不操則舍不出則入無間處可以安頓　程子曰心本無出入支離而去者乃意耳　饒氏曰此章緊要在三個存字首說存乎人者是說此心本來存次說夜氣不足以存是說衆人不能存終說操則存是教人用力以存此心

陽明子曰此雖就常人心說學者亦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元是如此則操存工夫始無間斷不可便謂出為亡入為存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邪　居業錄云禪家存心雖於孟子求放心操則存相似而實不同孟子只是不敢放縱其心所謂操者只約束收斂使內有主而已豈如釋氏常看管一個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夫既收斂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鑒察必精若守着一箇光明的心則人倫世事都不管　困知記云操舍之為言猶俗云提起放下但常常提撕此心無令放失即此是操操即敬也

明儒經翼問操則存錢氏曰汝且說出入無時是說心還是說放心曰是說心曰只是一操字幾千百年說不明今既識得出入無時是心操之之功始有下落矣問操心之法曰操練操習之操非把持執定之謂心之良知變動周流原是活潑之物豈容執得定人能操習此心或順或逆或橫或縱隨其所為時時還他活潑之體不為世情嗜慾所滯礙便是操心之法即謂之存若不知練習終有滯礙便看世情即謂之亡譬如操舟硬把捉死手執定柁柄無有變通舟便不活此心通達萬變而昭昭靈靈原未嘗發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既無所入何方所之有如明珠走盤終日圓轉不停而未嘗離於盤正指出本心真頭面與人看以示操心之的非以入為存出為亡此是千古入聖之微機也王氏　斗山僧語云友人請問操存之義余謂心之得養與否係於所操舍操心正是養之之法請以操兵為喻動於九天之上藏於九地之下微乎微

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此操兵之法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是活潑之體神變無方以示操心之的故曰惟心之謂與非以操為入舍為出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若軌定則為典要不可以適變矣　講録云舊說以此為心之神妙不測若賛心云者看来不是存而入謂之妙可也亡而出可謂之妙乎蓋此只說心得失易而保守難須要無時無處不致其養正與中庸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大學說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同意　金剛三昧經云心無出入無出入心入不入故故名為入　又云本無出相今即非入昔迷故非無今覺故非入　大慧語録云昔溈山問嬾安汝十二時中當何所務安云牧牛山云汝作麼生牧安云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山云子真牧牛也學道人制惡念當如嬾安之牧牛則久久自純熟矣

〇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國策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注云此與孟子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云云語相類而意在自樹又云子必善左右則君子小人之用心可見矣　原旨云孟子此章議論千百載之下君德之成敗舉無有以易之如今且不要說人君就是一個匹夫日與直諒多聞之士處則德日脩業日進日與便佞善柔便辟之人處則不覺與之俱化矣小人之術巧而善入其投時君之喜好也深君子之道正而難親每苦於其機不相入故一日之暴尚如水投石而十日之寒則浸灌浹洽於其中而不可解矣十日之後而復得一日之暴亦已無益而況又繼之以十寒乎　疑問云此萌字即上章萌蘖之生萌字人心是靈根本生生不息的然須常培養無間斷始可望其長成一暴終有萌蘖而寒之者至且不啻一寒而已也即復繼之一暴能有萌焉何哉即萌亦旋萎而死矣能望其長且成哉吾如有萌焉何哉一句說得極妙　專心者心專於奕而不他致志者求至奕秋而後已　論衡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為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志有身不暇狗也彈雀則失鶴射鵲則失雁方圓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有兩為不能成　淮南子俶真訓曰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雁門之閒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内一舉而千萬里　劉子新論曰學者出於心心為身之主耳目候於心若心不在學則聽誦不聞視簡不見如欲鍊業必先正心而後理義入焉離婁察秋毫之末不聞雷霆之聲季子聽清角之韻不見嵩岱之形何也心溺秋毫意入清

角故也是以心駐於目必忘其耳心駐於耳必遺其目人
不能左手畫方右手畫圓者由心不兩用則手不並運也
夫奕秋之奕隸首之筭窮微盡數非有差也然而心在筌
鴻而奕敗筭撓者是心不專一游情外務也　舊唐書史
臣曰棊人共柯而殊工良奕同秤而獨勝　大全饒峰饒
氏曰心以所主者言志以所向者言專心是心之所主專
在此致志是究極其心之所向　王文成公曰立志者為
學之心也為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奕焉奕者其事也專
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為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奕秋
之為聽其事專也思緩弓繳而射之其事分也　講録云
王之不智由君子進見之時少故以生物為喻君子進見
之時少由王聽信之不專故又以學奕為喻

○魚我所欲也

荀子曰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
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然後定其
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見其
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
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矣是偏傷之患也　浚漢
書趙壹賦曰秉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　淮海
近詩曰魚我所欲一章把生死關富貴關教人勘破便就
得其本心只是禮義二字生死尚不顧則此身尚不能為
我有況身外之物於我身無所增益我又可得而有乎勘
破此心富貴妻子之念俱蕩盡矣　勉齋曰孔孟之教人
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夫死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
樂則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為
聖賢之道如饑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
不忘起猶未足以喻其切也見性理　初問去生與義對不
過生死在義內聽命於義生是義做主張義當生則生義
當死則死生死固重義無一時不重故舍生取義而較輕
重不得　講録云魚與熊掌不重只似詩之興體舍生取
義不是勉人之詞盖人心自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
且莫說出義之甚來下文纔發其意舍生取義亦不專就
死國家之難說義字該得廣人生便有欲舍所生之欲而
難死亦不悔便是取義如章內云簞豆不受嘑蹴是舍生
取義也　五代史史臣曰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
生爾　通義仁山金氏曰義之可欲甚於生以其愜快無
愧也不義之可惡甚於死以其羞愧之無所容也不義而
生則生可羞故雖可以得生而有不忍也取義而死則死
為安故雖可以避患而有不悔也　苟人心無仁義之性
而但有利害之私則所以求生避死者何所不用何所不
為且將無所不至而人皆禽獸矣　由是二字作從讀是
指本心天理而言而有不用猶言何用生為　道山會語
云死生亦大矣而所欲所惡有甚焉者寧舍彼而取此信
乎靈知之果未嘗亡也生死且然況身外之功名富貴而

輕於生死者乎然而世以燕安失之者亦多矣
〻淮海近語曰嘑蹴不受乃羞惡之真心所謂本心也真心
不喪於嘑蹴之際而能決死生之大可謂得其本心矣乃
不能不計豐約之細於宴安之時何也非真心也物欲蔽
之而有所不察也可謂失其本心矣　蘇文忠公集云萬
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
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
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為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
誠之者也　講錄云萬鍾對簞食豆羹看彼是小者猶辨
禮義而不受此是大者却不辨禮義而受之彼是生死所
關於殺身有益者猶惡無禮而不受此是不關生死於我
身無益者却不辨禮義而受之然則此受萬鍾者即乞人
與行道之人乎要亦借說之詞讀者不可以詞害意　宋
史徐霖曰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富貴之願義利之辨亦終
暗於妻妾宮室之私　通義白雲許氏曰弗受嘑蹴之食
出於倉卒之時受萬鍾在於閒暇之際倉卒之時私意未
動義之所發者真閒暇之際有計較之心則私乘之矣倉
卒而義明如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閒暇而有宮室等三
者之累則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也　原旨云人之舍生取
義必有一個真心激發處方能拋得身子所以不可無一
簞食一節說話然賢者之激發真心處與衆人不同若衆
人則不至嘑爾蹴爾其真心亦不能即發見也　講錄云

前篇以乞墦鄙求富貴之人此又以乞人鄙受萬鍾之人
豈萬鍾富貴果有愧於人哉須循禮義二字禮義合受處
則萬鍾亦是養賢之典富貴利達亦是行道之機也無禮
無義乞哀而求之者則雖錦衣玉食位冠百僚亦是乞人
而已矣　賓退錄曰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
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此二者固志士
之所羞也若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似亦可矣而均
之為失其本心何耶此孔子罪乞醯之意耳經德不回非
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干祿固非美事若正行
則何不可者今為學而不事正行果何所事耶惟能識此
意而後可與言學矣　通義陳先生曰是亦不可以已乎
求與賢人之不能為君子多是不得已而為之今此三
者豈不可以已而乃自為之乎　荊川集曰夫嗜好之中
人也必以為人之資於天地間者一物不可少也孟子之
書所以提挈此心者至著而尤著於生我所欲一篇蓋其
不悟也則自宮室妻妾之奉至於種種若無一焉可少者
其悟也則雖簞食豆羹之切死生若無一焉不可少者藉
令有一人焉始不悟而今也悟則自今日無一物不可少
者而追視向時所為無一物可少者未始不啞然自笑也
傭工道丐之人徼幸得十數錢則買有市酒一醉大呼自
以天下之樂莫踰於已而千金之子苦身矻矻以程錙銖
日夜若不足藉令此兩人易地而觀亦未始不啞然自笑

此段此論大是透脫

也人之所甚愛而至不可少者莫如七尺之軀也其住於世也能泣能笑能聲能徙能倚無一不能無一不有而其所依託有以住於世也則又有脩有短而卒無不腐為野土化為泥礫而後已者則此七尺之軀亦終不得自有矣以其終不得自有則當其暫而有之固亦不可攘而私之以為真有矣而況於種種嗜好其不如七尺之軀之不可少者又不啻千百倍歟　原言去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正相應彼能勿喪此就失却其人賢不肖何如也

〇仁人心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自古聖賢相傳至夫子教人為學則曰為仁最為親切然而仁為何理孔門初無明言前人未有正訓蓋古者義理素明不待訓說故孔門論學但曰為仁至子思孟子時異端之言仁者漸差故子思孟子正言其名義子思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語錄又有梅仁杏仁之喻此尤為親切人之心德謂之仁故梅杏之心亦謂之仁正取此義古人既以人心之仁名梅杏之仁學者試以梅杏之仁反觀吾心之仁梅杏有此仁故種之即生人心有此仁故感之即動　上蔡語錄曰心者何也仁是也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仁言有生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　王伯厚曰仁人心也此孟子直指本心處　延平答問去仁字心字亦須略有分別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試思之　困知記云仁至難言孔子之答問仁皆止言其用力之方孟子亦未嘗明言其義其曰仁人心也蓋即此以明彼見其甚切於人而不可失爾與下文人路之義同故李延平謂孟子不是將心訓仁其見卓矣

初間云人心無形不過是稟受於天一點神明惻怛之妙耳有此神明惻怛之妙然後做心其圓外而竅中繫之肝胆肺者軀殼也血肉也非心也不過是心之神明所寄耳故人有滅沒天理者謂之喪心世間有喪心病狂之人其肝肺之間豈無圓外而竅中者乎知此則知仁乃是心心非血肉之謂也　答問集云此是孟子極言心字在人最為要緊處如曰天下恒言仁義殊不知仁即是吾人身中有此主宰虛明之心而其視聽言動應酬萬變事事皆天則處即所由之路而為義也故下文繼嘆曰人之所以終身錯陷於岐路而不由乎正路者正因放其心而不求焉耳此所以隔溺甚可哀也然良知在人明白不昧雖雞犬之放皆知求之豈有心之放如此而反不知求耶弗學弗問焉耳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只為求其放心蓋心以不知而放則可以學問而求蓋人心放時非是無有此心只因逐物有方着在一處如放於有辟之放便是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而心不在矣若能得其真體使良知活潑便心即是仁仁即是心內則為主宰而發則為正路矣

武陵此說大非朱註見解陽明所謂脫卻心說習者不誑

〈大全〉朱子曰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為無他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如家主然後能洒掃門戶整頓事務若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耳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為學問思辨哉收歛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工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　求放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個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去千萬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　朱子語類曰或問求放心曰此心非如雞犬出外又着去捉他但存之只在此不用去捉他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只有些昏惰便是放　讀書記云學問之道放心而已言學之問之正以求此仁也仁人心也若曰求放心而後可從事於學從事於學而後仁可為則所謂我欲仁而仁至者非耶　石渠意見補缺云求放心者為學問之本大學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況學問乎人能求放心使心常在腔子內而不外馳有弗學學之必成有弗問問之必知也此學問無他道惟求其放心乃可以學問也　講錄云求放心即是學問之道不是以學問去求放心也若云另有個學問去求放心則是世儒考古今通世變之學而與心體全不相干矣又何能求得放心耶　士翼云求放心即學問之道也猶言善利即舜跖之分也夫心必有所用非若枯木然故存乎仁義之謂收馳於利欲之謂放求者儆覺而常存之詞也故學問也者乃約之於仁義出乎是則入乎利矣夫日用皆道也夫理亡大小故學亡精粗惟物是體乃心之存遺灑掃者非精也聚而務精義者亦粗也后人曰窮理猶落於虛古學曰格物乃當其實　揚子卮言或問心既放矣何必求之子曰荀子云亡歲皆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於意亦然佛書有去蹤者因地而仆亦因地而起外地求起萬無此理然則求放心者豈外於此心乎　明儒經翼胡子曰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為心不放者有常拘執着住心在這裏以為存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所以流於異學聖賢只說戒慎恐懼則心自存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何嘗看住此心不許他走又何嘗過絕思慮必求不雜湛子曰心體物不遺無內外兼終始無所放處亦無所放時則其本體信斯言也當其放於外何者在內當其放於前何者在後何者求之放者一心也求者又一心也以心求心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祗益亂耳況能有存耶夫欲心之勿散莫若寡欲寡欲莫若主一閑吾心若於放之易而求之難也若之何錢氏曰子毋求諸已放之心求諸心之未放焉而已夫心之體性也性不可離又惡得而放也故之去者馳於物焉已爾是故心馳於聲利則放矣馳於紛華則放矣馳於技能

則放矣馳於見聞則放矣既自放之復欲自求之譬之豢
豚於室而發其室之汚也雖日糞除之不足矣奚益於求
耶　孟子測曰心未嘗外也私欲蔽之而不知故以為放
爾頃刻之間迷者覺焉其在内自若也故無内無外覺之
自在心之謂也學問之道何以求其放心而已也學問所
以求放心從事於學問覺其明去其蔽而放心自存是不
求之求也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若謂求放心即學問之道是流於禪寂之歸而不自知其
不可也　知新日録尤西川曰孟子求放心之云是輕輕
提醒令人覺其心之放而存之耳先儒乃謂將已放之心
約之使反復入身來似失孟子之意說白沙云認孟失求

心可謂有功於孟子矣李見羅曰求放心人只說畢竟
向何處求前念不管后念后念不續前念陽明先生爲轉
一語甚好曰學問之道無他求仁而已矣亦是見得放之
不可為方所也求之無可為依據也唯仁可求惟仁可求
者則性之有常善也所謂夫道一而已矣不就仁上認取
何處歸宗　張太史就正聽說學問初時要知得收心繼
要知得御心煉心後要知得從心初時漸減浮慮兼用點
檢兩忘之功繼而少有凝定呈露則驗動靜合體之妙未
則任其天然常則着力不得以俟馴致矣然敬止之功始
終如一也　解醒編云先儒謂求放心是工鑰匙最是學
者尋方處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心之本體原是渾然在

中何曾有放但舍之則逐之千里存之則在於方寸舍之
則心馳於物存之則心在於理故曰求放心者不失其心
本體也非放者一心求者又一心也　起信論曰心若馳
散即當攝來令住正念　大慧語録云要須内不放出外
不放入内不放出則是内心無喘外不放入即是外息諸
緣内心既定則諸緣亦定　焦氏類林云有問國清静上
座曰心念紛飛未明折伏静曰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
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之心則離究之心
安在國清寺印制　鶴林玉露云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
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絶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
能放也放心者如雞豚出於柵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

鷹隼翔於雲霄而縱鏇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
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闢流蕩者失其本心開
闢者全其本心　困學紀聞云著推其所為此心之光拓
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歛也
〇今有無名之指
南軒張氏曰人與聖人同類以心之同耳不同者陷溺之
故也心不若人而知惡之必求所以免於惡蓋有須臾不
遑寧處者矣　虚齋蔡氏曰不遠秦楚之路非謂自秦至
楚自楚至秦也對桐梓言之則曰身自身言之則有心指
之分隨所在分輕重使人知所重也下二章只是此一意
講録云此亦是嘆人不求放心指不若人不是疾痛害

此呂覽中外粹語真可作此章眼珠

事心不若人卻不止疾痛害事了明道子曰人有四百四
病皆不由自家心病須教由自家也夫病在身者直待秦
越之遠求人去醫病在心者只自家一反求之便是我欲
仁斯仁至矣而由人乎哉
○拱把之桐梓
呂氏春秋曰物也者所以養性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
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輕重則重者為輕
輕者為重矣　大全南軒張氏曰愛其身也思所以養之
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起居聲音笑貌之間莫
不有養之之法所以尊德性道問學以成其身也於桐梓
知所養則自拱把至合抱可以馴致於身知所養則自上
而為賢為聖亦循上可進矣弗思則待其身曾一草木之
不若滔滔皆是也　新安陳氏曰苟一思之則思吾之一
身三綱五常繫焉必思所以養之養之者養吾身使為仁
義禮智根心見面盎背之身非徒養其口體血氣之身而
已也此章身字內包心外包動容周旋而言　疑問云吾
身豈桐梓之比以是較論蓋淺言之令人都知警省耳所
以養之所以一字極有味　講錄云此亦嘆人不養心心
者身之主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不知養心以養身
也　遠法師云友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
不以情累其生
○人之於身也

國策曰人有[illegible]

宋儒人論曰君子內心次心有[illegible]手身內知何途入眼耳[illegible]以是非是非知因何取捨且

疑問云此章緊要在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於己取之者
辨其貴賤大小而審取之全在己不在人也　原吉曰賤
場師曰狼疾人明其為小人也正是養其小者為小人也
飲食之人二條是反覆說養小者之必失其大蓋以見養
體者當知所擇也　埤雅云狼性貪暴爭食以養其口體
而常以害其身　天中記古諺云堯舜至聖身如脯腊桀
紂無道肥膚三尺　口義云飲食之人無有失也若飲食
合道則口腹便是大體非離小體之外而別有大體也
○鈞是人也
子思子曰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管子曰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耳目者視聽
之官也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
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　荀子曰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
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
謂天君　淮南子曰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為之制各
得其所　深蕭子良云心之驅役諸識亦猶君之總策諸
臣但以萬境森然感發內外更相因倚攝持心識故經云
心王若正則六臣不邪　孔明集云神仕智以役物託器
以通照視聽香味各有所憑而思識歸乎心器譬如人之
有宅東閣延賢南軒引景北牖招風西櫺映月主人端居
中霤以收四事之用焉　雲笈曰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
志氣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誘於聲色鼻口悅於芳味肌

思生問從之語與談光景者自別

休之於安適其情一也則精神馳騖而不守志氣靡於趣捨則五藏滔蕩而不安嗜慾連綿於外心腑壅塞於内曼衍於荒淫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蓋亦寡矣　朱子語類問官字如何曰官是主心主思故曰先立乎其大者昔汪尚書見焦先生問為學如何焦先生只説一句先立乎其大者　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古本此皆作比趙岐注亦作比方天之與我者則心為大耳目為小其義則一般但孟子文恐不如此比字不似此字較好

一菴真談曰心到極真處絶了得心之官心之官則思思非計量揣摩之思亦非漫天漫天之思又非將迎意必之思存存不失之謂思思者聖功之本惟狂克念則作聖

忌縱放下便去聖而狂故慎可以狀思慎字從真從心必慎而後能思必思而後見慎惟思達微惟慎握機惟微惟幾幾微之妙天俱地俱人俱物俱此真之至也　困知記去有心必有意心之官則思是皆於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為也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耳所謂何思何慮以曉夫憧憧往來者耳書曰思曰睿作聖非思則作聖何由易曰聖人立像以盡意意若可無其又何盡之有故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慎思此吾儒入道之門窮理盡性必由於此安得舉異端之邪說以亂之哉彼禪學者惟以頓悟為主必欲掃除意見屏絶思慮將四方八面路頭一齊塞住使其心更無一線可通牢

關固閉以冀其一旦忽然而有省終其所見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已　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説其自謂所學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時有議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其亦以為誠然然愚觀孟子之言與象山之學自別所貴先立其大者何以其能思也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性之理也是則孟子喫緊為人處不出乎思之一言故他日又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而象山之教學者顧以為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若然則無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本旨也夫不思而得乃聖人分上事若學而不

思此理終無由而得遂乃執靈覺以為至道謂非禪學而何　傳習錄或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士翼曰先立乎其大者能思之謂也夫耳目有用而亡思故邪正雜投心則能思以制用故取舍不惑心不思則役於物猶耳目也何立之有故外思而言立非告子之强制則釋氏之悟空

衍問去不思則蔽於物思則得之思者是心之神明觸幾而覺也纔不思便牽引而去心之神明畧一放倒即為

他物後使矣此可見心之神明一刻不可不惺所以有戒懼謹獨之功　先立乎其大者不放倒此神明也立字有意味吾能先自打起精神使心之神明不至昏昧放逸愈見卓立愈見精明則百體皆從其令為吾後使安能奪之乎奪者奪之而使失其職也此是本領上用功能全其大者故曰大人　証學編云心天君也無聲無臭而能宰攝衆形耳目之視聽莫非心也而以為有小體大體之分者蓋為未能先立其大者言若能先立其大則耳目正是大體所謂形色天性是也形色使是天性目視耳聽便是心思更無兩物這個體段本極其大只為大者不立自淪於小耳立者非矜持把捉之謂其要在乎善自識取如去無尺寸之膚不愛亦無尺寸之膚不養所以考其善不善者於已取之而已且如聖人與衆人共飲食聖人口口飲食都是養其大體衆人口口飲食都是養其小體以聖人識取其大而大者先立也衆人之物交而引與聖人之過化存神一也大者立則為過化存神大者不立則為物交而引思則得不思則不得此屬天機之自然不待安排布置心不在焉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天機自合如此孔子在齊聞韶則三月不知肉味亦與吾人一般孟子此語是顯心體之妙非以思而得當做立其大也心無二用不得於此必得于彼如孔子聞於韶必不得於肉味只為孔子先立其大若在衆人未免物交而引此事在人識取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外更無餘法若以矜持把捉為事心之功者不知學問之道者也　蠡編云夫當耳聽物目視物之際是渠自見自聽而無閑於心耶心之官則思夫觸物遇境由耳聽目見乃認耳又豈心自思而無閑於耳目耶此不容不疑者如大智度論問曰聞者云何聞用耳根聞耶用耳識聞耶用意識聞耶若耳根聞耳根無覺識知故不能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故不能分別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能聞何以故先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不能識現在五塵者惟識過去未來五塵若意識能識現在五塵者盲聾人亦應識聲也何以故意識不破故夫有能於此思之思之又覃思之一旦豁然則意根既返其源而耳目口鼻俱一時解脫矣自能鑑超於機先聞在於聲前豈非從大體之大人哉　郝子知言云心所以大者以其虛也若滯在一處只與司視司聽者無別有礙則小無礙則大　禪寄筆談云儒者立大體而賤小體佛氏存覺悟而外形骸道家養神煉形久則尸解其大畧同也但儒者不私其精神生則為天下用死則休焉佛者則私其精神故生則外天下國家其死也能輪迴後天地而獨存斯以為異而已矣

○有天爵者

仰河東集天爵論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未之盡也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

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夏秋冬也舉明就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豈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脩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德撓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後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揩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投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爲之不厭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恒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或曰子之所謂天賦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蔡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大全南軒張氏曰仁義又言忠信忠信只是誠實此二者　雙峰饒氏曰仁義人人有之忠信樂善人所當勉須忠信樂善仁義方爲我有乃爲可貴　新安陳氏曰樂善即樂此仁義忠信不倦者樂之至也　孟子測曰何謂亦必亡而已也人之心不可以有要也其要之心即其棄之之心也其始也有要人爵之心則天爵之本固已先亡其終也亦棄天之心則人爵之本隨之亦亡是終同歸於亡也　講録去孝廉賢良茂材明經漢之取人猶以天爵也唐宋而下古意盡矣今縱不能爲唐虞三代獨不能爲漢乎雖然人情愈偽蹊路橫行苟以天爵而取人又以虛名而取誑矣然則文藝之取亦不得已而聽命於天者乎

〇欲貴者人之同心也

孟子測曰欲貴何以爲人之同心也人之心一也人人何以有貴於己者也心之理一也何謂貴於己者己之貴也己得於天者也何謂人之所貴也人之貴也與奪於人者也何謂己得於天者也天爵也何謂與奪於人者也人爵也若夫天爵者一與天天亦弗能奪也而况於人乎何謂飽乎仁義也仁義者德也飽乎仁義何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良貴在心而人爵之祿不足以爲飽也令聞廣譽施於身何以不願人之文繡也仁義在心則聞譽在身而人爵之華不足以爲羡也　明儒經翼曰此章是孟子因戰國勢利之習太重故就人身所自有者指示出來使之反求而知其無待於外也人在世間誰不要自家貴重誰肯要自家卑賤所以欲貴者人之同心然人人元來都有箇貴世人所貴者乃趙孟之所貴非良貴也或貴或賤欛柄都在別人身上討求自家全做不得一些主宰尋思必多少屈辱多少勞攘那曾見得可貴且如世人往往歆羨道貴是誠何心不過見他膏粱文繡且却不道膏粱文繡我自家一一都有在己盎然有餘充然自足是何等滋味說甚麼膏粱既飽乎仁義便有令聞廣譽施於身是何等華美說甚文繡此所謂良貴趙孟不得而賤之也　疑問

云吾儒優游仁義中不知其飽而亦不以聞譽為榮云云者就世情之預青淡文繡者借以點醒之耳　後漢書樊英謂順帝曰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爲能貴臣爲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爲能富臣爲能貧臣帝不能屈　譚子化書云網之以冠冕鈞之以爵祿若馬駕車輅貴不我得繫食糟糠肥不我有是以大人道不虛貴德不虛守貧有所倚退有所恃退若非樂寒賤而甘萎棄　無能子曰天下之人所共趨之而不知止者富貴爾所謂富貴者足於物耳夫富貴之亢極者大則帝王小則公侯而已豈不以袞冕宮闕建羽旄畢故謂之帝王耶豈不以戴簪纓喧車馬伏旂旄鈇鉞鼓謂之公侯耶[illegible]何有乎帝王公侯哉夫袞冕羽旄簪纓鈇鉞宮闕車馬皆物也物足則富貴富貴則帝王公侯故曰富貴者足物爾夫物者人之所能爲者也世乃以足物者爲富貴無物者爲貧賤於是樂富貴恥貧賤不得其樂者無所不至自古及今醉而不悟悲哉物之力也　中玄問辨錄云此亦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之意聖人則不如此言且君子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聞譽不施於身無不可也

○仁之勝不仁也

大全朱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却甚易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　虛齋蔡氏曰仁不仁以二人言非以事言孟子此爲當時之君言梁惠王以能行小惠而得其民之不加多於鄰國是正所謂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者也　初問云仁是心之本體不仁是從物感上生來仁原是主不仁原是賓仁勝不仁本是常理然此仁是道心道心最微而不仁多是有種之欲最難去若平日無培養灌植工夫則此仁已微幾於無根矣以無根之理去勝有種之欲必不能矣當此之時却又不反諸已而乃謂不仁不可勝豈不誤哉　仁與不仁只是一箇念頭仁翻轉便是不仁矣非兩者對待也仁勝不仁直是要勝他便不仁之念常不起　舊說有就事上作兩人說者甚拙甚謬　知新日錄中甫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有真實要勝他志意便勝了一點念如太陽當天魍魎自消人却未曾辦此真心只陽浮從事自欺欺人乃藉口不仁不可勝直是不欲勝之耳豈非助不仁之甚以身爲爐而后已亦終必亡而已矣與於不仁之甚二句一連說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

蔡子曰種一粟則千萬之粟蕃種一仁則衆行之美備

讀書錄云偶食枇杷其美者味甚熟者〻甘甜因思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凡為學者事皆貴乎熟不熟則仁也苟為不熟猶荑稗其味之美者

大全雲峯胡氏曰此章與上章相因上章言為仁之不力無以勝不仁此章言仁之熟由於為之力熟無所容力熟之在乎用力　潛室陳氏曰他道如百工衆技百家諸子皆是　歐陽南野云藥穀寧存稗傷嘉種之不食也

孟子測曰何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也熟之者力也而至於無容力焉熟之至也勿助勿忘熟之之力而無所容其力也　疑問云五穀與荑稗則有別矣此不是取荑稗其言五穀不可不熟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正是此意徒恃其種之美其為他道之有成皆非此章之旨

淮海近語曰仁在乎熟之三月不違顏子之熟也耳順從心孔子之熟也純一不已文王之熟也執中用中堯舜

之熟也不到此地位通還是不熟不熟便可惜了極美的種子　黄厚齋曰仁在乎熟之而已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荑稗楊墨害五穀之螟螣　又曰善惡皆以熟言若孟子仁在乎熟漢五行志季氏之惡已熟是也佛者行惡見樂為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若行善見苦為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其言善惡之熟亦名言也

〇羿之教人射

大全南軒張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為有漸其進有序自洒掃應對至於禮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猶木之有規矩也亦循乎此而已至於形而上之事則在其人所得何如形而上者固不外乎洒掃應對之間也舍是以求道是猶舍規矩以求方圓者也　疑問云此是崇正學意彀者引滿之謂引滿可至於的至且命中不引滿或廢於半塗即至亦未必中規矩可以成方圓舍規矩便欹斜了故李文下必志於彀必以規矩等語見此个有必不可舍者乃為正學志者心專於是之謂訓期得未當　講錄云此重聖道上只以曲藝為喻法不可廢亦不可泥蓋法者存其大綱而出入變化則付之人也羿止於彀何以盡射之巧匠止於規矩亦何以生器之神此穿楊之妙由基所獨得而輪扁之所斲者亦不能以傳之子也然則上達之妙君子惟當自解於心而已矣可徒泥法哉

談經菀卷之三十八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孟子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

淮南子曰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　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而上堂跳而斟羮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娶婦紱絻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　前漢書外戚傳云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昏姻為兢兢　朱子語類云親

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荒凶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　講録云任人是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偏在一邊了故見得食色重孟子是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重者而比之兩下都平了故見得禮為尤重　講録云不揣三條先開示屋廬子使知荅任人之不難徃應一條正以荅任人之詞教之也大意云論禮與食色者若不於其平而於其偏饑死之食便可重於禮不得妻之色亦可重於禮猶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矣殊不知禮與食色之論不可於其偏而較之也夫金重於羽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彼謂禮重於食者非饑死與禮食之謂也謂禮重於色者非不得妻與親迎之謂也蓋饑而死者食之重以禮食者禮之輕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豈但食為差重食愈見其重矣不得妻者色之重親迎者禮之輕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豈但色為差重色愈見其重矣惟取禮與食色之兩下平重者比之則禮之尤重纔可見矣是故紾兄而奪食禮之重也不紾而不得食食之重也取禮之重者與食之重者而比之則將紾之乎吾知食寧不可得兄決不可紾可見禮尤重於食矣踰墻而摟處子禮之重也不摟而不得妻色之重也取禮之重者與色之重者而比之則將摟之乎吾知妻寧不可得處子決不可摟可見

禮尤重於色矣任人聞此能復預辯而輕禮哉

○人皆可以為堯舜

子思曰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竒面頷無毛亦聖　帝王世紀曰成湯豐下鋭上倨身而揚聲長九尺有聖德　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　雒書靈聽云蒼帝姬昌日角鳥鼻長八尺二寸聖智慈理也

梁書范縝論曰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絶常區非惟道革群生乃亦形超萬有　北齊書杜弼曰人之神不係

於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狀　廣弘明集云聖人相質無常隨方顯妙是以蛇軀龍首之聖遁稱於上皇駢瞳四乳之君德昭於中古周公友握猶騏驥之一毛禹耳參有乃崐山之片玉　劉子新論云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莽亦目重瞳子越王勾踐長頸烏喙非善終之象而夏禹亦長頸烏喙王莽之重瞳譬駑馬有騏之一毛而不可謂之驥也勾踐長頸烏喙猶虵有龍之一鱗而不可謂之龍也　朱子語類云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何曾便道是堯舜更不假修為且如銀坑有鑛謂鑛非銀不可然必謂之銀不可須用烹煉然後成銀

講録云人皆可以為堯舜為是脩為也曹交將為字忽過

故有形體之論　原旨云人皆可以為堯舜重在一為字有無限意思無限工夫　大全新安陳氏曰為之一字為此章之要所謂弗為耳及下文所不為也皆與為之而已一句相應而行堯之行與嬌而求之皆所以為之也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以譬能為堯舜之事是亦為堯舜也

講録云有人於此無力有力只就一箇人說匹雛之不勝為不用力也百鈞之能舉為其用力也用之則雖烏獲所任者舉之而亦勝矣　象山集云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可為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着工夫聖人所謂吾無隱乎爾誰能出不由戶直截是如此　尹和靖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是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　初問云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雖大端亦未便盡堯舜之道乃堯舜之道之根本也如天之仁好生之德親睦九族協和萬邦皆從此良心真切之地始而已矣云者謂堯舜盡性之極人倫之至不過即此孝弟而盡其分量者也不然徐行後長亦甚不難人皆可為堯舜何在此耶　申鑒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為堯舜其信矣曰人非下愚則皆可以為堯舜矣寫堯舜之貌同堯舜之性則否服堯舜之制行堯舜

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為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惟人所用而已楊朱哭岐路有以也　大學衍義曰世之言堯舜者徃徃失之過高故孟子直以一言斷之曰孝弟而已矣謂其止于是也夫幼而愛親長而敬兄人性所同爲堯舜者能盡此性而已

講録云言行服汎說就點孝弟亦不妨舉堯是以之該舜也服堯服言堯言行堯行亦只是服有道之服言有道之言行有道之行不是一一與之同也若一一而與之同則堯乃天子也袞冕之服號令政教之言行可得而同之乎　初問堯舜之服與言行皆天理所宜大中至正合乎

天則處即所謂法服法言法行也服其服行其行言其言者非必服其故迹也堯舜之性人各具備吾率吾性焉耳吾無所悖於性則亦無所悖於堯舜及其成功一也不謂之堯舜而何

、大全朱子曰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大體言之則如是而為孝如是而為弟如是而為不孝如是而為不弟其向背之間豈不明而易知乎 新安陳氏曰歸求以求知言也求知以開其為之之端也孫以孝弟言之有餘師非謂人師也如先儒所謂學者當以己心為嚴師之意 明道道書正叔語云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

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東廓先生曰曹交之較湯文索其觕也曰歸而求之有餘師揭其精也夫孩提而知愛長而知敬入井而知惻隱嘑蹴而知羞惡豈必待詔告而後能哉心之靈明是謂嚴師是、非、若黑白甘苦槩然不爽患在不能遵其教耳遵而非背可以為堯舜背而非遵不免為桀跖自慊自欺由己而由人乎哉 講錄云此道字汎說然點孝弟亦不妨師是人之依歸依着道行道便是箇師隨在而皆道便隨在而皆師故曰有餘師、既有餘則其為堯舜也亦有餘矣 疑問云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句雖若為曹交假館而發其實道理是如此學者能復之能自得師異有在於講道問業之外者

○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

路史曰方幽王之悖將天性之恩絕而危亡之禍成為之子者能恝然乎小弁之所以不得不怨也兄弟之親不與父子則五觀之怨亦涕泣乎閔予者也孔子曰詩可以怨此於詩所以取小弁於書所以取五子之歌 路史發揮云小弁之詩刺幽王若按其序則太子之傅作焉然稽孟子乃以為人子之怨親若何哉夫既以為人子之有怨則是詩不得為太子之傅作而詩序不出乎孟子之前矣孟子之言或且忘乎曰不然人子之於親也惟欲用其情爾於吾親而不得用吾情是故時而至怨、若所以致其親愛之情而已如其傅作之則是陳義以達其情者高子雖

固豈得以為怨乎惟怨之生猶煙之方鬱也不有以抒之則其志不能以自見而為潰瀆之疰矣故必有以抒之而合乎義是亦聖人之所許者孟子曰親之過大不得不怨然則此詩為人子之心有稽而作明矣使舜其傅其怨豈得為愈疏乎 疑問云詩自有怨体小弁之詩可許夫碩所以為怨者何也親吾親而不忍視同越人彼其悲哀憤痛之辭皆所謂垂涕泣而道之者此方是孝方是其人之心不死處故說小弁之怨親、也親、仁也若凱風之不怨而可與是例乎蓋親過一也乃小弁則親過大矣此而不怨是親方疏我而我不為意愈疏之而已而可為孝乎乃凱風則親過小矣此而亦怨是親方激我而我不能

[illegible]

亦不可磯而已而可為孝乎即此看來人子處親之變自有必不可怨的自有必不可不怨的其必不可不怨的全自慕生也孔子稱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正是此意論小弁說到舜論小弁之怨說到舜之慕見自古仁人孝子之用心自是如此所以說詩者當究觀其心不可固執一已之見　大全南軒張氏曰小弁凱風其事異故其情其辭異當小弁之事而志慕不形是漠然無親當凱風之事而怨心遽形是歸過於親皆失親親之義而賊夫仁矣故皆以不孝斷之　通義仁山金氏曰七子之母固為失節然禮律有繼父之服又所關止於一家故曰過小若小弁則天子廢嫡立庶國統所係不惟太子之生死不可保而國

家之存滅不可知故曰過大　原旨云以常情言之怨者以薄為道者也親者以厚為道者也孟子知說小弁之怨為親親而又將一個不怨的來折証他而終之不可磯愈疏之論焉其開闢剖析無餘蘊矣愈疏者若不為意也不可磯者若無所容也不為意者外之深無所容者發之暴故皆以為不孝　磯水激石非石怒乃水怒也石以比毋水以比子　講錄云聞說詩者皆以小弁之意與舜怨慕同竊謂只我罪伊何一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蓋亦常人之情耳未可與舜之怨慕同日語也　舜五十時已無怨此云怨慕亦不必泥怨慕者為至孝可見小弁之怨亦是孝也而可議其為小人乎　雲峰胡氏曰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哀之切故怨之深雖程子嘗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然皆出於人情之至痛而天理之至真者也

○宋牼將之楚

通義仁山金氏曰孟子尊敬宋牼取其救世之心也闢其言利救其學識之淺也　講錄云當中流而覆舟者一壺可以千金當搆兵而說罷者一言可以九鼎故曰先生之志則大矣惜乎其號不可耳　吳萊陰符經注序凡吾儒者之言兵未以仁義言兵而深不欲以孫吳韓白韜略機權而言兵孟子請罷秦楚之兵則曰去利而懷仁義荀卿

論兵於趙孝成王前則亦曰魏氏之技擊秦人之武力桓文之節制咸不敵湯武之仁義是蓋仁義云者實當世用兵講武之本也　大學衍義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牼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將惟利是趨春秋弑君三十六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　莊渠先生講義曰孟子心學精密洞天理人欲之幾微故隨事剖判天理在一邊人欲在一邊以決取舍同一罷兵息民也若人臣以利開導君心從人欲那邊則其害至於喪邦人臣以仁義開導君心從天理這邊則效至於興邦句句皆是實事非空言也後世讀之者乃

只作一場話說在紙上討求皆知重仁義而輕利及到事
上理會知顧利而不顧仁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
間一為利害所昏則皆喪其天性舉世滔滔也　講錄云
人臣人子人弟即三軍之士要之利風一倡國人都懷利
了此以前三軍皆因承樂罷句來也下文倣此　懷利以
事者懷箇利心去事之有所覬覦而不出於實心也故見
利必爭失利必怨篡奪之禍而因以亡矣　以仁義說之
者只就搆兵上說如殃民不仁犯制不義之類　懷仁義
以事者懷箇仁義心去事之實實落落但知此事是我心
所當自盡的絶無一毫覬覦之意也　疑問云懷仁義以
事君等句不是舉此仁義去事之謂仁義吾心之理吾盡

吾心為之不復知己之利此之謂懷仁義以事之也　初
問曰懷仁義在心上說猶懷抱之懷拳拳然不肯歇念是
知有仁義而不知其他臣子兄弟皆如此則相愛相激翕
然同風跡者以親逮者以順强梗者以和順於道德何不
可之有

孟子居鄒

朽問曰交際所重者禮意也季任儲子一般以幣交其禮
則有到有不到故孟子答之亦異　講錄云連得間間字
與吾無間然間字同乃非間也屋廬子知孟子處此必有
義理本無可間者但不設為問之之詞則無以得其處之
之故故問之曰為其為相與　享多儀儀即是志不是儀

叢曰文兩為其學翔呼處知岸增願為傍

文惟不役志於享是書自解不享之意為其不成享又是
孟子解不享二句之意書以不役志於享為不享者為其
不成享故也　享禮須是志與物兩盡纔成箇享不役志
於享者有物而無志得其一又缺其一便不成箇享矣
學通解云惟不役志於享書自釋曰不享之意如此為其
不成享也孟子言已所以不報儲子者正為其不成享也
非為為相也之平陸而親致幣焉斯成享矣　初問云禮
意及物是有恭敬而後有文章也文章從恭敬來恭敬是
實德先王不過因此實德而飾之以文章耳若無恭敬文
章已虛君子可以虛文相加乎可見聖學只是一誠凡事
先實而後文也

先名實者為人也

講錄云名實即是功名此二字聖賢所不道者若以先名
實後名實為仁則是仁者亦以功名為念了故孟子答淳
于髡全不提此二字　尚書大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
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於亳盍歸於亳、
亦大兮故伊尹退而閑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大命
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於桀曰大命之
亡有日矣桀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
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　淮南子泰族訓曰伊尹
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
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　柳文伊尹五就讚伊尹五就

桀哉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
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
者聖人也聖人之出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
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
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
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
使斯人早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
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
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
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
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

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
尹五就桀讚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
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
毫般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厥往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
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黜桀尊湯
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
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
嗚呼遠哉志以為誨　志林云伊尹往來兩國之間豈有
意教誨桀而全其國邪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伊尹何疑
焉桀能改過而免於誅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
下雖至惡知其不然矣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從二王之

[illegible]

罪也　原旨云惡不屑就惠不屑去尹則有去有就是亦
同也然去非離辯就非為利各認其是無私心而當於理
也如此則何必於為人何必於自為為人者何不可以自
為自為者何不可以為人而欲强合其迹耶　潜夫論曰
病家之厨非無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於死也亂
國之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於亡也夫粱肉
甘醲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為不若菽麥糟糠此其
將死之候也信忠納諫所以為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為不
若諛諂詖言此其將亡之徵
丶楊子或人問魯用儒而削稚曰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
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　五代史臣曰治國譬之於奕

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則
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講録云
亡甚於削魯之不亡尚賴此三賢之力也若無此三賢則
亦如虞之亡矣
丶樂書曰外以內為本功以事為始故有諸內未嘗不形
諸外猶之有車必見其軾有衣必見其敝也有其事
者未嘗無其功猶之或言之必聞其聲或行之必見
其成也今夫善謳如王豹處於淇水而河西以謳相高善
歌如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以歌相軋其樂心感之然也
與韓娥為曼聲長歌而雍門善歌同意齊莊公伐莒大夫
華旋杞殖勇於死敵而三軍披靡卒沒於戎事焉其妻聞

而哭之城隅為之地國俗為之變其哀心感之然也　學
殖解云曷為善哭哉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敬姜
夜哭孔子曰哭夫以晝哭子以夜可謂善哭二人哉化妻
哭之合禮故國俗化之而善哭也　講錄云王豹居謳緜
駒善歌歌是長言之謳樟有曲折杞梁妻善哭夫華周妻
無考孩國俗者國人化之皆篤夫婦之義無分於死生也
、史記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怪之孔子曰
非樂其貴然喜下人得吾也　泰族訓曰孔子為魯司寇
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班白不負戴非法
之所能致也　孟子解曰孔子之去魯為女樂之故也去
於膰肉之不至於君也於其君之有大惡也孔子有不忍

行焉於其君之無罪也孔子有不安行焉曰上以求免吾
君下以免我是以去於膰肉之不至曰是可以辭於天下
也　蘇潁濱曰仕而至於司寇君臣之義不淺矣膰肉不
至而行何為輕君臣之義而重區區之微禮哉此明於輕
重者之所不為也或曰膰肉不至仲尼以為禮將從此而
大壞此所謂知幾者夫為大臣知禮之將亡不救而去則
又安用夫大臣者此故將微服難見之意而世或未之思
焉學者所宜辨之　蔡介夫云微罪屬孔子或以屬君相
非也蓋孔子此行欲得人非之曰纔膰肉不至此猶可留
乃便悻然去此所謂歸罪於己不顯其君相之失而為用
意之忠厚也　初聞云膰肉不至便行孔子似無含蓄與

此之謂微罪以膰肉不至而行遂有名色是不苟去也此
皆孔子婉曲深意存焉孔子本旨則以道之通塞為去就
也孟子之仕齊去齊亦然君子之所為二句要知斥髡不
足與言之意　原旨云微罪只作君相之微罪亦自不妨
若云己之微罪則曲說矣　講錄云孔子為　司寇不用
從而祭不用二字不可忽蓋孔子之去魯由魯君之不用
可見孟子無功而去齊亦由齊王之不用非以不賢之故
也籠黃鵠而責其無千仞之翼絆良驥而責其無千里之
材差矣　乃孔子二句上句重在處君相下句重在處己
欲不欲正是孔子之用心微罪微字對顯字看不顯之謂
微不是微小之微而以膰肉不至行者欲以不顯其君相

之罪行也不欲為苟去者無故而去便去得無名是為苟
去以膰肉不至去則亦有箇名色而不是苟去矣孟子之
去齊翹是齊王亦有罪也然終不顯出以解髡之三譏亦
是見幾明決用意忠厚宛然孔氏家法矣　桓子新論曰
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絶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史記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
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
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
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
恣行強凌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

之始苦也　後漢紀李俟曰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
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之事
而不能至者六国是也圖六国之事而不能至者亡六国
是也　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
之也齊桓其作偪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
戰国之也晉文其作偪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謂
其戰国而七国之也晉之韓趙其作偪也　疑問云當時
王章侯度蕩焉無存其臣且逢迎以重其罪孟子深有慨
焉先立罪案而後其罪　七篇中專論王霸雖有以德以
力之辨未嘗明著其所為奸犯王章處此葉似不可少然
究孟子此章之旨却為今之諸侯今之大夫而發一節重

一節　大全南軒張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国首察其土田
次論其賢才蓋為国之道莫先於農桑莫要於人才也
疑問云王者重民故入疆必察其土田次問高年次問人
才　中有録云土地闢是無不田之地田野治是無不耕
之田　講録云詳巡狩之事見賞罰之權只有天子主得
詳述職之事見征伐之權亦　有天子主得天下事主之
者天子而諸侯皆不敢自專三王之法如此是故天子討
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伯摟諸侯以伐諸侯則不知有
天子而犯三五之法是三王之罪人矣　天子討而不伐
二句不平看重天子上天子命諸侯以討而不自伐諸侯
則奉天子之命以伐而不敢討也　正蒙曰天子討而不

呂成公曰如內政之類桓公於王命之㳒亦失覔所所犯故左氏隱而不書使後世不知桓公所書之而躬自蹈之也

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
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
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国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
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白虎通云公一削為
七十里侯再削為七十里伯三削為寄公七十里伯一削
為五十里伯二削為五十里子三削地盡五十里子一削
為三十里子再削為三十里男三削地盡五十里男一削
為三十里男再削為三十里附庸三削爵盡所以至三削
何礼成於三三三而不改雖反無益也　先削地後黜爵
者何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任也今不能治廣土衆民故
先削其土地也　虛齋蔡氏曰五伯之伐諸侯而必摟諸

侯以伐之者此正假仁處也以其不奉天子之命亦須合
諸侯之謀併諸侯之力而以為出於公也天子則命方伯
連帥伐其罪五伯則摟諸侯以攻伐實違其法而猶竊其
法雖竊其法而壞其法也　士翼云諸侯亡王而有王桓
公尊王而亡王故曰五伯假之也三王之罪人也
、管子大正篇管仲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
公曰會之道柰何曰諸侯無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大臣
無国勞毋專予禄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防毋貯粟無禁
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
受而行之　魏武故事載公令曰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
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　講録云葵丘

之會諸侯為句束牲是把牲束縛而不殺載書者牲上載
五命之書殺牲便有血不殺牲故不歃血桓公自恃威信
足以服人而人不能犯故無事於歃血也　原旨云初命
由身以及家也再命由家以及朝廷也三命由朝廷以及
其國也四命是內以修政事而又恭行乎天討也五命是
外以應諸侯而又奉行乎天命也五命皆天子之禁桓公
特申明之耳非桓公自制也　疑問云五命首綱常次旌
別次綏柔次用舍刑殺次修睦分封是桓公特申明天子
之禁非所自制也犯五禁屨即是惡
丶南軒張氏曰君有惡承順而長之固可為罪矣逢君惡
者逆探君意而成之罪尤大也蓋君前不善之念其始必

有未安於心未敢遽違也已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
以為已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故長君
惡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內者其慝難知易見者害
猶淺難知者卒至於俱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謂極
小人之情狀矣　慶源輔氏曰長君之惡者無能而巽懦
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疑問云此章專重一仁字仁此心之天理也率之斯為道
魯欲使慎子伐齊全是爭地不知上犯王章下殘民命故
孟子首說殃民就埋伏一仁字繼說然且不可亦是於理
法上去不得總是一仁字天子之地方千里以下正說王

制分封自有必不可踰越者魯已踰制而伐齊干法違理
仁者決不忍為而況殺人以求之乎此俱發明然且不可
意而又棹應轉殃民來總見其君不鄉道不至於仁而且
為之强戰非君子事君之道也故說君子事君一節以終
之循理守法是為當道不忍玩天子之法戕生民之命是
為志仁當道由志仁來故直說志於仁而後已務引者必
以此而無他也　講錄云天下事須論箇利害尤須論箇
是非不教而用為殃民是以利害論齊不可伐一戰勝齊
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以是非論齊亦不可伐也　慎子
即名到者臨庵子云滑釐是慎子名未之考也慎到尊尚
禽滑釐之術故云一戰而勝正滑釐之所可者夫子云不

可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東觀漢記曰古帝王封諸侯不
過百里故利易建侯取法於雷　白虎通云雷者陰中之
陽也諸侯象也諸侯比王者為陰南面賞罰為陰法雷也
　讀禮疑圖云按國家賦稅皆出於民故天子千里諸侯
百里皆據井田實地而言雖都邑苑囿猶當不在其內少
則不足於用多則太過於封皆不可也儉者止而不過之
意如此則班固所謂諸侯一封國方三百一十六里者非
矣魯地方五百里皆吞併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必在所
損則周禮所謂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者亦非矣　講錄云
此節舉先王封國之制雖併天子說重在諸侯一邊天子
之地方千里者千里之所出纔足以待諸侯朝覲聘問之

史記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

禮諸侯之地方百里者百里之所出纔足以守宗廟祭祀會同之典籍宗廟只當有國者看不是單說祭祀之宗廟也　百官表注記曰周室興隆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親親建國則周公宅魯康叔啟衛賢賢長德則太公封齊　柳下惠曰齊魯之初封也相與出周南門刲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刲羊矣　列女傳臧文仲母曰魯與齊通壁鄰國也　左傳云昔周公太公股肱王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　吳志孫策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勳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啟土宇并受備物所以

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　原旨云言周公之封於魯見魯之不可益言太公之封於齊見齊之不可損　不教民一節言不當殃民就心上說勝齊一節言不當取南陽就理上說自吾明告子至然且仁者不為皆以發明然且不可之意應上取南陽節而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又承殃民而言應上不教民節此文章之關鎖照應處也當道是終然且不可之意志仁是終殃民之說又文章之結殺處也

大全西山真氏曰道之與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　孟子測曰道者其用於事者也事理之至當者也仁者其體於心者也心德之純全者也非體仁不能以當道而當道必本於體仁也是故聯彼與此非引之以道也殺人以求非引之以志仁也　質言云引其君三字貫至而已作一句讀道者仁之發仁者道之存總是一心作用屢一串說下謂委曲引道其君教他事事在正路上走念念把這正理存在心中不復向邪路上去也物若不萌內裏無富強之念外面便無興兵殃民之舉所謂當道志於仁也切莫對兩平

○今之事君者

大全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抵與前章意同戰國之臣所以輔君者徒以能富國強兵為忠其君亦因以此為臣之忠哉而孟子以為民賊何哉蓋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但為

之求富強則君益以驕而民益以散是上成君之惡而下絕民之命也當時諸侯乃以民賊為良臣豈不痛哉　新安陳氏曰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迂且激既而大國吞暴秦亡此論豈不深中大驗此章與上章意實相類其因訊切慎予而繼歎　疑問云通章專罪人臣看我能為君等語直是各逞技能求用以規利全不知此箇富強是毒藥猛獸賊其民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秦始皇二世可鑒也孟子說由今之道一節極痛快激切若云欲安天下須是變今之俗始得耳俗者習之已久變則革其故而鼎新之也然則當何如曰當道志仁而已矣　口義云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者國雖富強而民心已失亡秦

一本此則白圭之法似亦可什

是也孟子之言至亡秦而驗矣

○吾欲二十而取一

疑問云讀禹貢一篇歸結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二句則褒成賦是矣何以下中邦二字中邦者中國也中國之所生本不同於商夷之産中國之治亦不可以商夷之治、之故則褒什一乃為堯舜中正之制白圭欲二十取一全是欲裁其所不可裁不知此非中國大體故孟子以貉道闢之

原古云孟子於白圭既正言以辨之見稅輕不足以供人倫君子之用復即其辭而折之見無君子猶不可以為國君子既不可無則所以供君子之用者其可抉哉去人倫無君子遺了城郭宮室況無君子乎又遺了人倫

古人文字不拘於周全而意自足且城郭宮室人倫亦由君子而立也曰況無君子者歸重於有司百官也　東坡曰夷狄以無法勝中國以法勝夷狄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夷狄之無法也穎濱曰多取則病民不取則病國二蘇之言與此章相合　齊東野語云白圭田之法廢賦名日繁民幾不聊生余嘗考在昔獨兩漢為最輕非惟後世不可及雖三代亦不及焉自高帝以來十五稅一文帝再行賜半租之令二年十二年至十三年遂盡除而不收景帝元年亦嘗賜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稅一即所謂半租耳蓋先是十五稅一則三十合征其二今止稅其一乃所謂半租之制也自是之後守之不易故光武詔曰頃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三十稅一如舊制是知三十稅一漢家經常之制也以武帝南征北伐東巡西幸奢靡無度大農告竭當時言利者析秋毫至於賣爵吏帑笑車船稅六畜告緡均輸鹽鐵榷酤凡可以佐用者一孔不遺獨於田租不敢增益雖至季世此意未泯凡有災害吏輒其租于定國以是報罷用度不足奏請增賦者方進以是受責也以災傷免租元元元元東二行鴻嘉四初那無佃志食貨行平勞苦者給復鴻嘉二陂湖園池假貧民者勿租賦元和又至於即位免祥瑞免行幸免大赦天漢三年元年四年五年永始四年民貲不滿二萬免始二年本始元年而逋租之民又時貸焉何與民之多耶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韓非子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　楊子云禹之行水一東一西行之無礙也水避礙則通於海　慎子云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狄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林苑伐山云河決防即今災河之決也　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妨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神宗曰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順其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禹復生不過如此　初問云水之道也此道字是道理治水之常經千百年不可改者孟子

謂禹之治水乃水之大道理非人力小智比也孟子可易言哉若要胏他便非道矣註中順水之性只合註在上句若訓水之道差

〇君子不亮

大全朱子曰考之說文古無亮字以為與諒通者近之然諒有二訓止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訓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　南軒張氏曰諒對貞而言則專於諒者未必貞也以已之私意為諒非諒之正也孟子之言諒諒之正也

講錄云亮晦菴子以為與諒同訓作信言君子於事信有必為之志纔有箇執持若不如此則做也得不做也得何所執持也　橫渠子椽貞而不諒之說以諒為必信而惡

字從去聲詩謂君子不必於信者惡其執一而不通也此說更好　疑問云亮訓與諒同愚曰亮與諒不同論語豈若匹夫匹婦之諒又曰君子貞而不諒諒是拘執小信之謂是不好字面此亮字即明亮之亮當是心體上明明白白自信得此理通略無纖芥之疑者如此昀見而明辨然後可固執而不渝故說君子不亮惡乎執似不可强合諒字解　初問云亮是確然不可移之信單說諒則正在其中故曰惡乎執孟子非取小信也　胸臆四書說云此之謂亮即固守其正之謂也易之所謂貞固是已若無此亮不足以為事之幹何能有所執持哉

〇魯欲使樂正子為政

文選王仲寶曰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　講錄云强知慮多聞識只就世俗之所尚者說不可說得太好若太好便是聖賢之大勇大智大識見矣為政者又豈可無耶　善字說得濶好善是好善之理而好人之善自不消說　海巖編云好善與强知慮多聞識正相違孫知多聞必沾沾自好豈能好人耶故無他技乃能有容　晏子春秋曰合升鼓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綈以成帷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　又云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恐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　講錄云夫苟好善

此義好善優於天下之意是汎論其理不就樂正子說好善之人虛心順理善不必出於己人有善亦不疑其勝己未得則樂於求之既得則樂於用之四海之人孰不樂告以善也告者盡四海之善則知識勇略無一不在其中而天下之治優優矣又何有於一國乎夫苟不好善此說不好善之害亦是見好善優於天下之意　莊子云好言人之惡以為讒希意道言以為諂不擇是非而言以為諛

〇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大全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為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

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窮困
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
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
節又嘗究言之曰饑餓不能出門户則周之亦可受也明
未至於如是之貧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
求羨餘明不多受也　原旨云首節所仕在道故以道為
去就仕之正也二節所仕在禮故以禮為去就仕之次也
三節連禮亦無只是因其周乏之意而受其食是亦姑就
而已非仕也故不言去而去即在其中　疑問云君子之
去就全為道計言將行其言是行道之一機也故以言為
去就言雖未行而待之有禮亦行道之一機也故以禮為

去就飢餓於土地而姑受其周養其身以有待是亦所以
存吾道也故亦云就然曰免死而已則與去無異矣

○舜發於畎畝之中

游俠傳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廩伊尹負于鼎俎傅
說匿于傅險呂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
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
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　殷本紀云武丁夜夢得聖
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
營求之野得說于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于傅險見于
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
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　楊升菴云秦漢以前書

崇戒人送難其養皆胡氏之答頁平々耳

籍之文言多譬況當求於意外如尚書云說築傅巖之野
築之為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
傅巖起于版築雖孟子亦誤矣　賈子曰管子作革百里
奚官奴　原旨云舜曰發傅說以下曰舉君臣之別也發
者奮起由於己舉者拔由於人　徐幹中論曰槌鐘擊
磬所以發其聲也煑鬯燒薰所以揚其芬也賢者之窮厄
戮辱此槌擊之意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竦動其心則心
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則不為欲所役性定則不為氣
所動　雲峰胡氏曰或謂孟子嘗曰不動心曰養性此曰
動心忍性何也曰彼言不動心是處富貴而富貴不能變
動其心也此言動心是處貧賤而貧賤有以竦動其心也

譬之水動心是浚得源頭活水滾滾出來不動心是水之
流不為沙泥所涸不為波流所汩也養性者養其本然天
命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外忍性者忍其氣稟食色之性
不使之有所動於中　新安陳氏曰分配之若心志所以
動心動心則善念由此生勞餓空乏所以忍性忍性則物
慾由此窒拂亂所為所以增益所不能者而能之則德
業由此進舜之聖人未必盡由此而窮苦之迹實如此傅
說豈無所發耳若傅說以下所以能當大任實由乎此也
初問云行拂亂其所為是行不去拂者逆也不順利也
亂交錯不跳爽也　羅念菴云聖賢居危臨變莫不省躬
改過霜雪不凝則生意不斂精神不固則作用不力孟子

論天將降大任一節盡之然於此却有深辨由道術臨料理則為理學由時態中料理則為俗情二者雖相去懸絕然皆有收斂慎密增益不能之效此正人鬼關頭不可不自察也孟子所言增益與改作者指其氣性未平情欲未盡與才力未充正求此心不滲漏而世人往往折節于隤獲諧俗于閭熟以為增益在是不亦左乎　明儒經翼云聖賢之心與天合德清明在躬宜無賴於逆境而後成者然聖賢清明無蔽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亦猶夫人耳故方其勞苦餓空拂亂也其動心亦與人同特不若衆人之憧憧煩惱耳然衆人之動而不忍故情熾聖賢動而忍忍而化故增益其所不能昔者不能堪今乃堪之則增益矣昔者不能耐今能耐之則增益矣昔者不能不動乃今能不動則增益矣蓋由其遇境而動遇動而忍既忍而化渊衆靈應愈化愈微聖賢之所以為聖而庶於成也不過逢境則隱微之地潛伏之念焉能自消融自澄徹矣乎　講錄云舜說六人所以為聖為賢者雖是天資不可及然亦未必不自困中來蓋困是進人之基康節子云當鍛煉時分勁挺到磨礲處發光輝吾人所以成器者大率如此所以二句承上五句說動心忍性是成其德增益不能是達其才仁義禮智之心雖非至此始有也然道則責成於已之念未必不自憂勤惕厲者動之聲色臭味之性雖非至此遂無也然養則付命於天之念未必不自備嘗艱苦者忍之所知所能者雖非有加於賦畀之外也然孰知當處之方亦未必不自經閱諳練之深者增益之如是而大任不勝未之有也天意之妙如此處困者可輒怨尤以至頹墮乎　原旨云動心者懲艾深而真性見也忍性者經嘗慣而嗜欲淡也增益其所不能者操心危慮患深故達也　晰醒編云忍性非食色之性也猶今之所云性氣耳天下之事必有所忍乃有所濟任性而自逞者未有不輕為而喪功也試觀王公貴人勢足以逞力足以運則直遂之意常多而含忍之意常少故小不忍而亂大謀者皆傷於所恃也儒作羈旅其勢孤其援絕有所忿而不敢以自逞有所激而不敢以自鳴摧折愈甚念慮愈深剡銳之心盡為消磨圭角之形盡為剗削此所以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皆忍性之功也

丶大全慶源輔氏曰舜大聖人之事傳說而下皆上智之事自人恒過而下則中人之事也總言恒過而後能改便見是中人矣下兩句只是改過之事雖是不能謹於平日至於事勢窮蹙困心衡慮始能奮發而興起然畢竟是其才尚足以有為雖是不能燭于幾微至於事理暴著徵色發聲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智尚足以有察如此故亦可以進於善若至是而猶不之覺焉則下愚而已口義云動心忍性其益自我徵色發聲其益自人　講錄云人恒過是以常人說常人便恒有過也困心衡慮而後

忻則尺寸必皆謹之於幾微矣此處亦不是以過望人是要人改過而進於無過也　為國者有法家拂士之規諫有敵國外患之侵凌便勵精圖而國可以恒保若無此四者便溺於宴安國未有不亡者也漢以無諸葛亡晋以無孫吳亡唐以無郭李亡宋以無遼金亡古來興廢都是如此藥苦者病則利外寧者內則憂矣有國者鑒之哉　左傳范文子曰唯聖人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吹劍錄云拂士當如詩四方以無拂音咈謂其忠鯁咈逆人意是相儆戒若依注作弼字則凡有位者皆弼士何是與法家敵國並言　大全南軒張氏曰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生言生之道死言死之道也繼體之君公侯之

胤生處安樂無憂患可歷則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死於安樂非安樂能死之以溺於安樂而自絶焉耳其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死亦恐不免窮斯濫是也　宋林逌省心詮要云行坦途者肆而忽故疾走則蹶行險途者畏而慎故徐步則不跌然後知安樂有致死之道憂患為養生之本可不省諸　幽居吾述云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者非安樂能死人乃宴安恣肆之漸也憂患亦非能生人者也但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作則不溺矣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喻則不蔽矣不溺不蔽則本體昭明矣豈非生道乎若夫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雖非困心衡慮徵色發聲然遭亂處難而憂患亦自有在也

○教亦多術矣

原旨云言術字便有箇經畫區處在內如我欲敎人直從而教之可也乃不屑教而使之自悟是術矣故曰教亦多術　講錄云不屑之教亦是敎可見教亦多術　孫爽示兒編云屑輕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即孔子不輕教誨也謂輕易以教之其學則不固使其人若能因此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　又云屑之一字先儒於書訓盡於詩於孟子訓潔以今驗之凡物之為屑皆輕故屑之言輕也如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

辭則言輕有辭說又曰爾乃屑播天命言輕播棄天命公孫丑上不屑就不屑去告子上乞人不屑告子下不屑之教誨宜一以輕釋之非潔也不然盡心下有云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何以既言不屑又言不潔乎　丹鉛續錄云屑蘇骨切勞也謂不勞力之教也今注屑潔也非此屑解為潔則不屑不潔又何解

談經苑卷之三十八

談經菀卷之三十九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同邑年友歸紹慶　校

孟子

盡心章句上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大全朱子曰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斂之而無所不見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爲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爲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生死不貳其心而修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　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一貫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啟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一章之指畧可見矣　傳習錄云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性爲行乎夫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自己與天爲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

若果此解直是　傳習錄箋駁

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尚與天爲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夭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不可以窮通夭壽之故便把爲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夭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爲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俟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　初問云心即性性即心性之神明處即是心心之萬里畢俻處即是性心性一也盡心知性是一事不是盡心由於知性　孟子只爲人說性便遺了心說心便遺了性故云盡其心者乃是知其性也即盡心上表出知性來　人心之分量最大盡之云者盡其所知所能之分量也無一處不到無纖悉

或遺方謂之盡盡心所在乃知性所在也人能盡心則於性中所具之理㸌然無邊絕無障礙四海具在目前萬古只一瞬息故盡心處即是知性處盡心若依註單說知一邊豈可謂之盡斷然不是　心有分量故曰盡性是種種道理故曰知看得破時謂盡性可也謂知心亦可也　性即天也着在人身上謂之性未落到氣質中來便未着在人身只可謂之理此理天理也故謂之天又謂之天命天與性總是一理故知性則天不外是若流之有源逆流著自得其源也此節言盡則知之極詳行之極脩無毫髮之不盡乃中庸至誠盡性之事非生知安行而何　存其心包得養其性心統性情性即所具之理也心是活物易於

存亦故曰存性中之理生生不息故曰養養之云者不斷喪其生理屈折其天機使之日夜滋息也即所謂養其良知良能也　斷喪生理屈折天機處無非爲衆欲交攻牿亡此心故存心即所以養性存心養性是一事只言存心足矣此因上文有箇知性性字所以說出養性二字來存者綿綿若存也言存則有培養之意在其中矣此是兢兢業業保身其所賦之理惟恐其有違於天若恭敬而事之者乃學者不能遽盡心知性所以做此工夫勉然之事也非學知利行而何若依註單說行作存其所盡之心卻是先盡而後存豈盡心之時心尚有出入至此而又須存之耶既未及存不知將何心來盡斷然不是　說到殀壽處

解有不二其心者今殀壽不二一惟心性上用功以此修身俟死此是認却天命所在吾所當立極力用功不肯放倒非困勉之功而何修身以俟即湯武行法以俟一般

孟子測曰盡心何以知性知性何以知天也高明廣大心之本體也敬以去其蔽之者則心體全盡而天理見也性也者心之生理與天一焉者也是故盡心即知性知性既知天也皆知之之事也存心何以養性養性何以事天也即此心此性此天也無別心別性別天也或蔽則失或開則存心之客感也敬以絕其所蔽之心而不息焉則心體常存而天理存矣存天之理者敬天之至者也是故存心即養性養性即事天也時行之之事也何居天人無二理

知行無二心也程子曰學貴知所有養所有此之謂也若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何以爲立命也貳也者間也不貳也者不以死生間其功也修身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者也夫如是則知天之至事天之至天理之出於天者在我而天之命由我而立矣命也者天道之中正者也天命之性本無間於人人不自立焉耳

中玄問辨錄問盡心章曰此專言心學盡心其至也然知性乃盡心之由存養爲盡心之事而不貳修身以俟則存養之成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言性即是大云須存心養性而曰所以事天不貳修身而曰所以立命可見性即是天故知性則便知天也請言之曰盡如中庸盡其性之盡

謂滿此心之量全盡其理而無遺也性即心所具之理盡心者盡此而已若不知何以能盡故盡心必由於知性然天乃性所從出知性則知天即此而在非性之外別有所謂天也夫盡心固由於知性然豈徒以知之而遂能盡乎必是存其心使無放逸則性體斯在養其性使之長裕則心量可充是即所以事天也蓋心性皆天存之養之固所以事也至夫存之久而心純養之熟而性定反身而誠樂天知命而不憂是故殀壽不二惟修身以俟命而凡世之窮通禍福舉無足以動其心則命雖在天實自我立於生爲順吾自爲之順於死爲安吾自爲之安造化在我天且弗違矣所以立命而何學至立命纔是盡性盡性纔是

盡心而盡則由於知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性即心也
天即性也命即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 證學編問
盡心章曰心到盡時無是心者無非心者即此是性即此
是天一以貫之矣此後更無餘事惟隨時隨遇活潑潑地
存養事天而已此是春生夏長景象然到結果一着直是
一刀兩斷也不管甚心也不管甚性確然以一身為主獨
往獨來一絲不挂便是立命此是秋殺冬藏手段此兩節
在盡心君子運用純熟近而一日一事之細遠而一生之
大無非此機而心之未盡者不足以與此 吾問集云此
章之說如陽明先生極於初學助長精神然孟夫子口氣
似覺未安如晦菴先生雖得孟夫子口氣然又覺稍多層

節其竊敢作一譬喻謂其初二條似一泓春水其終條則
似一片寒冰也蓋心性深藏微妙深遠其研窮精徹而知
之真者則是水影天光空澄浩渺而了無底止也至於心
性涵育生化圓通其因依順適而養之完者則又是波流
畔岸宛曲縈廻而了無窒滯也如此以知如此以養則心
之與性人之與天極是活活潑潑渾渾融融矣然知入於
天則愈探而愈微養徹於天則益純而益泯是即水性之
浮游渺瀰不至寒冰何從堅定故吾此身即心性之堅冰
也吾善知善養實實修為使心運乎身身體乎性亦即沍
寒其水而凝成乎冰也蓋知以通天而養以奉天久之而
身斯可以同天同天則無始無終我命在我而壽殀更何

足言也哉 又云夫心性固是相因天人原無二致自性
若能真知即天無間隔夫孔子用功五十方知天命今知
性遂已知天則知性果然非易事矣人其可不盡心耶至
於存心一條亦未必別有一段工夫盡心到盡處已是極
至之辭今日常時盡而不間即謂之存性着心之生理心
存則性自條暢明朗而謂之養存而且養便於天體須課
周旋順事而無所拂矣然事天而周旋不舍雖比之知天
更為純密但我去事天終是兩個而非一也而而未一則
壽夭終屬於天而猶不免聽命即是以語聖神之理恐亦
難矣惟夭壽不貳至迹化而齊終身以俟命至情忘而一
則義命在我而我即天矣 又云一章之言精神最要緊

者又是盡其心者一句只一句認得真的則一章首尾貫
徹迎刃更無難事如中庸論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直
至參天贊化總是盡此性而直窮到底也古之善言聖人
者惟曰天聰明之盡者也心之聰明果能到得心思既竭
神明自來那時許大乾坤俱作水晶宮闕即是說性說天
已是強為區別存之與養知之與事又豈不一齊俱到最
後立命一著雖云神聖之所極難只是歲久決洽我即是
天天即是我不可更覓天人之間天人已是兩忘壽夭又
復何有 四書論略云心性天命四字一樣人具之為心
心之靈處為性性之自然謂之天天之一定謂之命總結
累在人身上其實一理也孟子分開說正欲曉暢其旨以

覺人盡性耳盡心盡字不是塡實滿了只是完其虛心之虛即性之覺故曰知性知其性則知其天矣天是性之本原不落人為處到得知天方是知性盡頭存其心一節不是較上節另有一番工夫存心即盡心事養性即知性事存此事天知天非兩樣事只是此心常惺惺不失耳此二節分不得知行知行原是合一能知處便是行也合二節總是修身事人只為生死念頭重惺從那一生那能用存養工夫不知性為何性天為何天豈不搖動我生身命脈故大關鍵全在殀壽不貳上　海義編云聖賢論學頓斷鍵標以俟上中下根人各取證焉如說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便說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如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便說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心知性節所謂頓學也存心養性節所謂漸學也夭壽不二乃合頓漸俱證超生死田地所謂及其成功一也程子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以是發明盡心存心二者之意向等分曉　疑問云盡其心由於知性知性則自能知天此盡字知字是徹上徹下語初間一一理會是盡心知性用功到盡頭處亦只是盡心知性故愚說此一節是泛論而着實下手處在存養二字存養工夫又須做到盡頭處不可歇手故後二節與此俱下箇所以二字要知此二節總是一節若說盡之方去存知之方去養知行既分為二事而不貳本于知修身本於行益支離破碎此合一之理恐非孟子立言之意也

、大全朱子曰性者理之全體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性此句文義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者字不可不仔細看　蒙引或問李彥平孟子盡心之說曰一念不動便是盡心或人未悟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情也人之真性了無一物或一毫之情不之覺若不為物所動則安情欲念廓然自除非盡心而何　士翼云性之所寓曰心之所具曰性性者理也心乃發用斯理者

、衛齋云性曰心之體當其放必加操存故曰存心存久自明性實者矣則當以涵養為功故曰養性存者存於既放之後養者養於既存之餘但有生熟淺深之異耳非心性有二體存養有二功也

、傳習錄曰或問夭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人於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　尚友軒臆言云我命雖在天造命却由我　心齋先言是言即孟子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知此則真我常在不以七尺之軀為存亡　口義云陰陽五行聽太極之理主使故理謂之命人

湛法論云此章與佛所謂拈花人心見性成佛無以異矣 四大雅叢說岩下放言云三代絕學之後心性之說惟兆法佛氏所嘆則一二其言亦佔有見

受此理於天而為性君性作得主不為壽夭之氣所惑則我便是天故曰立命 潛夫論曰楚昭不穰雲宋景不移子產距裨竈鄭文公違卜史此皆審己知道修身以俟命者也 李見羅曰此正言心性天之初非二物也但人不能下存心養性的工夫故其心有未盡而猶與天為二雖下存養之功而非寔立定殀壽不貳的志氣則其意尚存二三而卒與天為有間故必就頭判決直於死生壽夭徹底一關矣志無二夫然後極世間凡可避懼貪求之事舉不足為心累而立命之志氣卓然定矣夫然後存者真存養者真養存者是心養者是性出往游衍無一不在天者志日以純功日以熟無有毫髮己私能為心累而知性

知天皆為吾分內事矣

○莫非命也

文選曹大家東征賦云修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安命唯吉凶兮 朱子語類問莫非命也命是指氣言之否曰然若在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 問桎梏死者非正命也雖謂非正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使文王死於羑里孔子死於桓魋却是正命 大全新安陳氏曰此命字氣也順受其正理也立巖牆下非理也盡道而死理也桎梏死非理也君子必以理御氣 中玄問辨錄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如何為正如何可為順受曰愚不肖而不知命也且必妄為妄為則有喊項之禍賢知而不知命也必且强為强為則有壯趾之凶皆非順受其正者也惟君子素位而行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不得而生死禍福付之命焉斯為順受其正耳曰孟子云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乃孔子則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亦云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避患而有不為也若然是生死乃自為之可為順受乎曰命以得其理為正若苟然免難徒取偷生而以為安所遇也可謂正命乎哉可謂順受乎哉故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夫成仁取義所謂盡其道也 王荆公曰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楊子之言命曰人為不

為命也蓋楊子之所謂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 幽居春述云順受二字發明極當爵位軒冕巖牆桎梏吉凶禍福之器也命有正有變順其變與正而受之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只一例看 莊子曰胥靡登高而不懼遺生死也 前漢書爰盎曰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 師古曰騎謂跨之耳非謂也 淮南子曰沮舍之下不可以坐倚牆之傍不可以立 論衡曰立巖牆之下為壞所壓蹈坼岸之上為崩所墜輕遇無端故為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 綠雪亭雜言云或問孟子云莫非命也

順受其正信斯言也則吉凶禍福惟天所命人何力之能
爲然今有人焉黑夜放舟下三峽浮洞進風波寇盜都無
所虞惟軒聽遂底聽其所止而休焉可乎愚曰不然吾聞
君子居易以俟命行法以俟命夫居易行法人事之當然
者也聖賢嘗教人俟命而廢人事哉乃若黑夜涉險是
不能思患預防與立巖墻之下等俟命者固如此乎

○求則得之

象山先生云良心之在人雖或有所陷溺亦未始泯然物
盡之也下愚不肖之人所以自絕於仁人君子之域者亦
特其自棄而不之求耳誠能反而求之則是非美惡將有
所甚明而好惡趨舍將有不待强而自決者矣移其愚不

肖之所爲而爲仁人君子之事殆若決江疏河而赴諸海
夫孰得而禦之此無他所求者在我則未有求而不得者
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言求在我者有益於得所以擴天
理也言求在外者無益於得所以遏人欲也富貴利達衆
人謂已有求之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
是亦命所當得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而不得
者多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 講録云人之不求在
我者多是爲在外者所誘却不知在外者求之無益在我
者求之有益與其爲無益之求不若爲有益之求也 疑
問曰在我者何物即上章所謂性下章所謂萬物皆備於
我者也求在我者如何求即上章所謂存養下章所謂强

恕而行也知得在我者自我而外皆可置勿求矣孟子此
論激多少奮心息多少妄心

○萬物皆備於我矣

大全程氏復心曰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
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
也 朱子曰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
若不反身而誠只是天下公共之理我無與焉 此乃躬
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爲一時一處發見如仁
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於勉强僞爲也
此是見得透信得及到此地位則以己及物不待勉强而
仁在我矣未至於此則當强恕以去己私之蔽而求得夫

天理之公也 原人論云此身三百六十段骨一一各別
皮毛筋肉肝心脾腎各不相同既有此衆多之物不知定
取何者爲我若皆是我我即百千一身之中多主紛亂離
此之外復無別法翻覆推我皆不可得便悟此身但是衆
緣以和合相元無我人 海藏編云萬物皆備於我矣此
我非形骸之我

如釋典所謂常樂我淨之我也萬物皆備於我如釋
典所謂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也
人恨不能反身耳若能回光返照則根塵之虛妄俱消本
地之實相獨露所謂誠也至此煩惱重障當下氷釋樂可
知矣其或未然則又有强恕之漸學焉我也誠也仁也總

一真心但異名耳　困辨錄云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天地我位萬物我育莫非己也備猶言責備也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誠矣誠則無事洞然八荒皆在我闥樂莫大焉其次未至於誠不免猶有人己之間有間故不通而云仁遠矣惟強恕而行善推其所為者為近之強之則私意無所容故能視人猶己推己及人而求仁為近也西銘一篇全自孟子三句翻出來　答問集云明道先生入手全在學者先須識仁而識仁之說則全是體貼萬物皆備於我一章蓋天地無心以生物而為心天地之間萬萬其物也而萬萬之物莫非天地生物之心之所由生也謂之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我之為我也固盡品彙之生以為生亦盡造化之靈以為靈物之於我又奚有殊致也哉反而求之我身以萬物而為體萬物以我身而為用其初也備物而成其為身其既也反身而物無不備蓋其為體也誠一則其為用也自周豈非大樂也哉其有未誠者事在勉強而已勉強云者強求諸其身也強求諸身者強識乎萬物之所以皆備焉耳物我相通之機既體之信而無疑則生化圓融之妙自達之順而靡滯者尚何恕之不可行又奚仁之不可近也哉　桐岡教言云大道生天地天地生萬物一氣貫通何曾隔截天下之物萬有不齊皆我身也人惟有我身則萬箇物分做萬箇我無我身則一箇我通成萬箇物萬物皆備於我者如此而已不觀我之身乎四肢百骸毛髮爪甲一有痛癢心必知之氣血通也一或痿痺痛癢不知是謂不仁血氣塞也萬物皆備於我一體之仁正猶是也故曰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體也求仁者為能識此機要剖破籓籬常令此心廓然反去一身自私自利之病直達天地萬物一體之公即如此身之中氣血周流無此痿痺是謂無我渾身是仁斯為體仁而誠矣誠則仰不愧俯不怍何樂如之未至於仁者或為氣稟偏私情欲痼蔽不能開通勉強推心之學通於物我之間常將己心比照物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上下四旁無有間隔是謂克其有我達於無我則有我私蔽之心漸開無我大公之心漸露求仁之方莫近於此矣　四書心孜云予嘗反觀本心至虛至靈正覺而定無有二邊無有三際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反觀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言乃信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惟反身而誠則渾然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無入而不自得焉不誠則二二則肝膽楚越而分別生於中起彼此見而本來合一之真心反潛伏蓋覆於中而不自覺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目為全潮豈不謬哉強恕而行則能同物矣求仁莫近焉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　淮海近語云萬物皆備於我此誠者天之道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自然而不失其所備之萬物者即誠者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聖人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勉然而求得其所備之萬物者即誠之者擇善而

固執之者也誠即萬物皆備之全體仁恕之極致也仁即貫通乎萬物皆備之全體者恕即推行此仁以貫通乎萬物皆備者也以其眞實無妄則曰誠以其渾然與萬物同體而無一毫己私曰樂以兆全體不息曰仁以其能近取譬曰恕樂是此心之本體非誠外有樂也仁是此誠之生理非仁外有誠也恕是此仁之作用非仁外有恕已　講錄云此章首條言天理之本然天理即是仁萬物皆備於我者仁也二條言反身而誠仁者之事也三條言強恕而行求仁之事也　韓退之曰踐形之道非他誠是也苟有備焉則萬物不備矣　洞學啟蒙程子云孟子言萬物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以此言之須是此理實有諸己已不與理爲對方樂既不是有道可樂亦不是道外別尋個樂來　答問集云反求諸己即謂之恕恕得快便即謂之仁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者也心未能公則於恕必須強故強之與安少有差別而恕則原非有二也　游酢云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仲尼告曾子之道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曾子告門人之道也　陸子要語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觀花答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眞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

○行之而不著焉

黃氏日抄曰此章似承上章而言反身而誠上也強恕而行次也行不著習不察由之而不知者衆也　焦氏類林劉經臣曰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惟其迷以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　南游會紀云問行不著習不察舊說著是知其所當然察是識其所以然何如予謂此後世之學專在知識上求了著是中庸形著之著察是中庸察乎天地之察乃身心眞實受用終身由之不知其道即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若只在知識尋求於身心有何交涉　印古心語云行不著不學者也故無覺處習不察者模倣格式不知反於良知者也若此者終身由於道不自知其道也　講錄云此是提醒世上的好人除却不好的人不說不行不習便是不好的人行了習了已是箇好人但不著不察亦只是箇鶻突的好人不得謂之知道聖門自顏曾諸子外行而習者有之著而察者亦能有幾也後世若張黃諸葛韓范富歐司馬諸公之類雖是德業名世然謂之知道亦未也　慈山道者緒言云游魚不知海飛鳥不知空凡民不知道猶若知道豈爲凡民哉吾意善體道者身若魚鳥心若海空近之矣

○人不可以無恥
大全南軒張氏曰恥者羞惡之心也恥吾之未能進於善
則善可遷恥吾之未能遠於過則過可消苟漠然無所恥
則爲無所忌憚而已矣故人當以無所恥爲恥也　象山
先生集云人惟知所貴然後知所恥不知吾之所當貴而
謂之有恥焉者吾恐其所謂恥者非所當恥矣夫人之所
當貴者固天之所以與我者也而或至於戕賊陷溺顚迷
於物欲而不能以自反則所可恥者亦孰甚於此哉不知
乎此則其愧恥之心將有移於物欲得喪之間者矣然則
其所以用其恥者不亦悖乎由君子觀之乃所謂無恥者
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以此　又曰夫人之患莫大乎

無恥人而無恥果何以爲人哉今夫言之無常行之不軌
旣已昭著乃反睢睢揚揚飽食煖衣安行而自得略無愧
怍之意吾不知其與鱗毛羽鬣山棲水育牢居野牧者何
以異也人而至此果何以爲人乎哉均是人也而至於有
爲聖爲賢者獨何爲而能然哉人之無恥者盍亦於是而
少致其思乎人不可以無恥以此　遺教經云慙如鐵鉤
能制人非法是故常當慙恥無得暫替若離慙恥則失諸
功德有愧之人則有善法若無愧者與諸禽獸無相異也
一峯文集恥菴記云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倫曰人不
可以有恥自其初也不可以有恥自其後也不可以無恥
自其初也天完于人玉完于璞若有恥焉是自喪其寶也

故曰不可以有恥自其後也天玷於人玉玷於瑕若無恥
焉是自喪其寶也初無及矣防其後所以復其初故曰不
可以無恥
○恥之於人大矣
五代史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
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
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
亡亦無所不至　大全慶源輔氏曰陷溺其心於機械變
詐之巧則是無所不爲者也故人雖以爲深恥而已方自
以爲得計則愧恥之心雖其固有亦自窒塞而不復發見
矣　孟子劇曰恥之於人何以爲大也大其爲改過遷善

之機也爲君子爲小人爲聖賢爲禽獸於此幾焉故大之
也爲機變之巧者何以無所用恥也機者器也變者事也
巧者術也心有是機器則有是機事則有是機術之心
也機者習心也習心熟本心亡矣恥者羞惡之本心也
何謂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也恥者進德之基希賢希聖
之本也曰吾仁何以不如堯也吾恥之恥之而爲堯矣曰
吾孝何以不如舜也吾恥之恥之而爲舜矣不若人而不
之恥焉是自暴自棄終不能勉而若人也已　莊子子貢
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
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
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

圃者卬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
數如泆湯其名為槹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
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
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
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又曰功利機巧必忘
夫人之心

○古之賢王

呂氏春秋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
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　大全南軒張氏曰在上者
忘其勢在下者忘人之勢此所以俱得其道使二者一旦而
相合則上下交而為泰矣故王公不致敬盡禮於賢士雖
欲數見之且不得況可得而臣之乎蓋士亦以此自高也其
道固當爾也　講錄云此是傷就志古之意賢王好人之
善而忘己之勢賢士樂己之善而忘人之勢好善忘勢就
心裏說致敬盡禮即其事也樂道忘勢亦今心裏說不得
見不得臣即其事也然此皆古之賢王賢士如此而今則
無此士矣即有此士而亦無此王矣　知新日錄云此章
重在賢士邊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貴非獨
上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賤非獨上賤之也士亦
自賤焉觀此章何獨不然四字意思側在賢士邊孟子蓋
為戰國妾婦之徒發也士不自重柰何使人重之士已自
輕柰何上不輕之

○孟子謂宋句踐曰

大全慶源輔氏曰游說之士大病是不識德義而惟欲其
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
得無欲之說　孟子測曰囂也者自得也自得者無與於
人也尊德樂義者曷為而可以囂囂也囂囂而自得者自
得乎此而已也德義者人所以得於天者也必有所得之
謂德德崇於己則自尊語其體也事合其宜之謂義義守
於行則自樂語其用也其言窮不失義也士之得己也不
得志之修身見於世也窮則獨善也何也以言乎人不知
之而囂囂者也其言達不離道也民不失望也得志澤加
於民也達則兼善也何也以言乎人知之而囂囂者也尊
德樂義德義在躬故能處窮處達無往而不宜也何謂窮
不失義也守義無間於窮也何謂達不離道也行道無間
於達也何以為士得己也不失義則不失己也何以為民
不失望也道行則民安也得志何以澤加於民也民被行
道之澤也不得志何以修身見於世也身有實德之光也
何謂窮則獨善其身也道不用則裕於己也何謂達則兼
善天下也道用則裕於人也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　講
錄云尊德樂義二句只汎論其理下文纔就士身上說理
一也自其渾厚持重處謂之德自其嚴毅方正處謂之義
德即義之得於心者義即德之見於事者尊德則自有其
尊不必富貴功名而後尊樂義則自有其樂不必富貴功

名而後樂故人之知不知皆不以之為悲喜而可囂囂然
矣
大全南軒張氏曰句踐猶名而外求若孟子使求之
吾身而已夫士達所不離之道即其窮所不失之義也互
相明耳窮不失義則無慕乎外故有以自得於己一達於
義則失己矣達不離道則凡其舉措設施無非道之所在
故有以副民望也得志澤加於民其道得行也不得志修
身見於世惟義之安也其曰得志不得志云者蓋澤加於
民雖所性不存焉而道行固亦君子本志之所欲也　明
儒經翼問兼善獨善之別鄒氏曰吾儕須識取善字本體
即功夫始有歸宿逆順境界自不能移此是唐虞至洙泗
相傳止至善學脉得志澤加於民是與民由之故曰兼不

得志修身見於世是獨行其道故曰獨獨時善不曾減兼
時善不曾添故陋巷簞瓢與平水土樹稼穡同道　景行
館論云修身見於世見是見龍在田之見見龍在田天下
文明講明正學以俟來者能為主者師此正文明之實也
困學紀聞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
亂而已獨治不害為太平蜀士楊有吾曰天下雖不治平
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
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
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文子亦云不憂天下
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無能子曰理安於獨
善則許由善卷不耻為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為
天子
○待文王而後興者
大全慶源輔氏曰文武興則民好善此中人以下之資也
蓋無特立之操教之善則為善否則為惡矣惟豪傑之士
無物欲之累以蔽其秉彝之天有過人之才以致其為善
之力雖無聖人在上以教率之自能奮其特立之操以有
為也孟子此言蓋欲學者不以凡民自棄而以豪傑自期
耳　鶴林玉露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有矣未有聖賢
而不豪傑者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為確論　幽居答述云
歲月不待人待之一字誤人多矣故曰待文王而後興者
凡民也　明儒經翼曰子興此言非病凡民也病其興而

有所待也興也者性之不容自已作聖之機也機存於中
隨感而發日用於是而不知者凡民也無事於感而機自
不容已者豪傑也不容自已而不息其功焉豪傑而聖賢
者也王氏曰良知者性命之靈樞各各具是自性自盡自
命自至原非有所待也凡民之與豪傑只在一念肯不肯
之間而人品學術於此乎分矣　口義云性有蔽故待於
教無蔽則自能興起不待於教矣待文王者待其教也
原旨云自古帝王若堯舜禹湯之為君者多矣何獨稱文
王蓋自古帝王皆是君臨天下禮樂刑政出之自己天下
之民自然會極歸極不但有興起之心而已惟文王則宜
王而不王人之興起奮發特出於精神之鼓舞所以言文

王而不及其他也詩于文王每言遐不作人作人即興起
意
○附之以韓魏之家
大全南軒張氏曰以外物為重輕若不得其欲則不足得則滿矣其滿與不足係乎外物者也若益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欿然則是不以外物為重輕志存乎道義而已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　孟子測曰識量之大者見大者也見大也者見道也道大而物小物有盡而道無盡道無窮而物有窮是故見無窮之體則極天下之貴有四海之富與堯舜之業如浮雲之過太虛耳而況於韓魏之家也乎　初問云附益也寄也富貴原是外物故謂之附自

視欿然不知已之富貴也此則一毫紛華勢利動他不得意見之高迥出風塵之表而物欲皆在其下矣此心體明淨拘蔽絕少者即此便可達天德可作聖賢其過人不亦遠乎
○以佚道使民
慎子曰人不得其所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為不用人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　蘭暉堂集云夫治無意而已矣夫玄寒厲風寒者非怨虛舟之觸禍心弗怒也網罟設則魚鳥驚矣是有意無意之別也　歷代確論東坡云使民為農民曰是食我之道也使民為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也使民為郭溝池民曰是域我之道也雖勞而不怨也曰盤庚之民何以怨民可以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豈終於不怨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所謂勞於胼民豈不恩之曰上之人果誰為也哉若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為之者君子蓋不以勞民也古之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錢不以給共養勞賞共養勞賞一出少府為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云云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難言之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諱之賊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百川學海云古之有天下國家者未嘗不因其民之情而用之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孟子曰以佚道使民云云管子曰下

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也夫惟令順於民之心故可以使之犯難忘其勞且死而不以為怨則咈民之情欲以立事而長且久者未之有也若盤庚之遷都民不適有居而胥怨則必為之丁寧訓告使之知所以遷之為利而後已然則聖王之所以重其民者如此其可忽乎至秦則不然以貴為在已而不可忘以賤為在民而不足聽一切阻法度之威以臨之故山東盜賊群起而秦遂亡然則咈民之與因民之效概可見矣後世奸諛之徒乃始建為咈百姓以從先王之道之說以欺人主而取世資凡能用君之欲者則謂之享上凡欲順民之情者則謂之下比於流俗使其君抗然於上而輕天下之民其民疾視於下而不敢言

而其原起於熙寧元豐之間其流盛於崇寧大觀之際蓋
有不勝其弊者矣　疑問曰為人上者豈得不勞民殺民
但要不傷此心之天理耳不得已為之皆天理也故於勞
民處說箇佚道於殺民處說箇生道雖勞不怨雖死不怨
殺者不是令其無怨此天理人心自無可怨也　楮穀秉
屋是民之事不可云使使民者修城池繕武備之類也

○霸者之民

老子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
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郭象注云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為因其自蕩而
蕩之則雖蕩而非動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
悶然無迹復性自為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　莊子
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
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淮南
子曰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
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為而天下自和
憺然無欲而民自樸無災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兼
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為之者誰何是故實不聚而名不
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　又曰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
無怒焉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
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
務功修業不受贛於君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野辟而無

草　韓隅子曰三王不以天下為心而天下歸之五霸以
生民為心而生民違之蓋修與否故也　路史曰治古盛
德之君未有聞焉者多矣豈非地寧天溢物無害生萬族
涵泳春風之中而不知所以為積邪草木以土為生而不
知土魚鱉以水為命而忘其水是故聖人父母萬物澤及
天下而不知其誰氏　大全慶源輔氏曰霸者亟民之從
規模狹窄時下雖得民之歡娛然豈能久哉事過意息則
忘之矣至於王者則如天道之自然當生則生當殺則殺
而民自忘其喜怒也　新安陳氏曰霸者之民感上惠而
驩虞如霸功淺近易悅故也王者之民忘上之德而皞皞
如王道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　講錄云此示人以王霸
之辨也霸者有心於民感故其民感之而驩虞王者無心
於民感故其民忘之而皞皞易之咸曰聖人感人心而天
下和平皞皞之謂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則驩虞之謂矣
此處重在王民不重王者殺之如何不怨只知得自己
有罪不知其殺之者也利之如何不庸只知得自己之利
不知其利之者也遷善如何不知為之者只以為自己之
遷善不知其教之者也若以私怨而殺之誰不怨人人而
利之誰不庸人人而教之又誰不知為之也邪　朱子語
類云過化存神謂說所應之事過而不留便能所存者神
神即神妙不測故上蔡云所過者化故所存者神所存者
神故所過者化李之才云云譬如一面鏡先來照者既去

不見了則後來者又可以照若光底只在則不復能照矣將做一事說亦自好又荀子亦言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似是見成言語如金聲玉振之類改益前皆用之

大全朱子曰過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所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是所過者化言過處人便化不待久此蓋在已者纔有所存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乃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爾　上下與天地同流似陶鑄一番過相似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　口義云政教號令霸者終日經營尚不能必人之從王者只一過就能感動得人所以然者只為他存主處純乎天理無一毫思慮知識之私可得而測度

故其神明之地感通順應直與天地之道者氣一噓而萬物皆生秋氣一翕而萬物皆歛者同蓋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亦有心而無為故也伯者心上純是一箇私意他存主處不神感通之源已窒不免將這些法度去把持人然能把持於法度之所及而不能把持於法度之所不及徒有補緝之勞而無感通之妙特小小補之而已王者豈其然哉　所過者化有為而無為者也所存者神有思而無思者也都不著一毫私意故上下與天地同流伯者都是私意做出故其存不神人偽安排故其過不化不免補緝之勞不能與天地同大此王伯之分　講錄云上文不怨不庸不知已是過化存神此則回而贊王道之大也過化存神不是兩項事政教所過處民皆化之而不見其迹是過化施政教時心裏所存處神妙而莫知其然是存神猶說以存神為德過化為業不過總是王者之業其本則是德也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天以神化流於上地以神化流於下王者以神化流於其中是與之同運而並行民以此怙之如天恃之如地而皡皡焉矣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樂書曰仁言則論之以心而於感人為外仁聲則達之以實而於感人為內善政以正之而於教為粗善教以化之而於政為妙　講錄云仁言只發於一時仁聲却著於平日其久暫已不同仁言未必其能行仁聲却有其行事其

虛實又不同故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淮海近語云仁言仁聲是虛實之辨善政善教是本末之辨民畏之所以止能得其財民愛之所以便能得其心善政不如善教如此則仁言不如仁聲入人之深又可見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善政亦非徒尚夫法度禁令也固亦有德行乎其間但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終不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得民之心感而誠服也　雲峰胡氏曰善政得民財一句集注又恐後世貪君汙吏借此以藉口訓之曰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意謂無善政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矣然有善政以得民財孟子猶以為不如善教之得民心況後世無善政而取民之財者哉　質言云人君

治天下惟有政教而端發之則為言播之則為聲非有二
也仁言仁聲全從善政善教處來善政善教正是仁言仁
聲的實事故下面正解所以得民處而入人處再不消說
矣善在仁內得民乃所以入民者耳無兩層意不必謂政
教如此言聲可以例推也民畏民愛是所以得財得心之
原畏則得財經制有條民不敢愛力不敢逋負也愛則得
心財不待言矣切不可兩平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

初問云首節言知能次節止說知愛知敬而不言能者能
在知內也故學問頭腦只一良知盡之矣此又足以證知
行合一　孩提之親親處即仁也純然是仁而無一毫不

仁者雜於其間也其敬長處即義也純然是義而無一毫
不仁者雜於其間也夫仁義天下之達德也即孩提之知
愛知敬而遂謂之仁義何哉觀之天下處處孩提皆然非
純仁純義而何此只為其初之得於天者同而無一毫人
為以襍之也情實一開欲陷種種矣　講録云此章首提
良知良能是說人性之本善次以孩提之知能指點出來
是性善之真證佐末則說良知良能達於天下見性善是
天下之所同更無一人之本惡者也　鮮醒編云良知良
能一章正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愛親敬長赤
子之真心也仁義達之天下是不失其心也達之二字猶
言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為猶言知皆擴而充之也

即此一念之愛而達之無所不愛斯為仁矣即此一念之
敬達之於無所不敬斯為義矣其實大人之心不曾增添
赤子之心一毫赤子之心不曾減得大人之心一毫但大
人不失其真心至於無所不知亦不慮而知之良知至於
無所不能亦是不學而能之良能若常人不能達便是失
了赤子之心　一菴真談云天之生人原是無所不知無
所不能人之為心亦是不學而知不慮而能其所為知所
為能又却停停當當增不得一些減不得一些徹古徹今
隨愚隨聖無二道無兩心私欲起知能為物所蔽於是昏
明強弱低昂淺深雜出然原生之知能與既壞之知能揔
是一知一能原生者全體定而正用由此而發既壞者偏

於所便安而用不得其正全體定是謂良知良能偏於所
便安是謂識神小有才識神與良知小有才與良能苟不
自為主深加精別則妄與真混離道斯遠　南游會紀云
天地生物之心以其全付之於人而知也者人心之覺而
為靈者也從古以來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此一靈而已
孟子於其中指出良知直是平鋪應感而非思慮之所及
也良知不外思慮而思慮却能障蔽良知故孟子尤指其
不慮者而後謂之良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良知也而納交
要譽惡其聲則慮矣見嘑蹴而不屑不受良知也而宮室
妻妾得我而為之則慮矣故曰天下何思何慮此正指用
功而言非要其成功也　東遊會紀云夫識與良知同出

而異名所爭只毫釐識有分別知體渾然識有去來知體常寂故曰良知如太虛萬變紛紜隱見於太虛之中而太虛之體廓然其無礙也辟之明鏡當臺黑白自分能分黑白者識也鏡體寂然原無黑白以分別為明奚啻千里其機只在一念入微取證　羅念菴云夫孟子所言良知指不學不慮當之是知乃所以良也知者感也而所以為良者非感也傳習錄有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夫至善者非良乎此陽明之本旨也而今之言良知者一切以知覺[illegible]矣終日精神隨知流轉無復有凝聚純一之時此豈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乎　四友齋叢說云陽明先生拈出良知

以示人真可謂擴前聖所未發盖此良知即孔子所謂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者即孟子所謂赤子之心即佛氏所謂本來面目即中庸所謂性即佛氏所謂見性成佛[illegible]於[illegible]之初從胎中帶來一毫不假於外故其功夫最為切近陽明既已拈出學者只須就此處着力使不失於[illegible]之初便見作聖之功　答問集云無不知愛無不知敬此無不知三字一頭管着自己意心身一頭管着家國天下

明儒經翼曰孩提愛敬乃一端之發見必以達之天下繼之而後為全體孩提之知譬諸昭昭之天達之天下之知譬諸廣大之天收攝保聚所以達之也予謂昭昭之天即廣大之天容隙所見則以為昭昭寥廓所見則以為廣大是見有所牿非天有小大也齊王觳觫堂下之牛特一念之昭昭耳孟子許其可以保民而王此豈有所精於在然哉充而至於保民亦惟不失此一念而已　問不學不慮之知只可在孩提赤子時說成人以後有許多紛紜酬酢合幹的事如何能得不學不慮曰此正是入聖脈路學是學甚麼慮是慮甚麼學者復得他不慮之體而已故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直至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只是不失赤子之初心而已譬種樹雖至於參天合抱亦只是不失他最初些子萌蘖之生非能有加於毫末也王

答問集云達之天下達字要同中庸達之諸侯的達字解如云親親以盡仁敬長以盡義更無他術如古先帝王達

之天下而已矣若依舊講作申明上文看則前已言無不愛無不敬矣其詞不亦贅耶　孟子則曰親親何以為仁也敬長何以為義也仁義之本也然而有愛其親而殺人之親者矣何詎以為仁有敬其兄而殺人之兄者矣何詎以為義是故事在達之天下而已也即其本心真心之良擴而充之也達也者擴充之謂也世之儒徒以良知為成性遂之為無功而不知借飭德色紛兄奪食者良知之於仁義又何在也　石渠意見拾遺云此承上文而言親親之為仁敬長之為義而仁義無他道惟此二者而已乃天下人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

舜之居深山之中

程

…中子曰心迹之判久矣達天者猶心清私者滯迹

今泰曰方其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豈獨不異野人亦將不異木石　大全南軒張氏曰所謂善言善行者豈有外於舜之性哉惟舜之心純乎天理故聞善言見善行不待勉强而自是沛然　新安陳氏曰舜之心萬善之會也聞見天下之善因感觸吾心之善即勇於從合而為一人之善此大舜之所以為大歟　二程類語云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雙峯饒氏云當其居深山之中精神意思一無以異于野人以其無以異于野人觀之則亦何嘗有片善寸長自執於己而足以加于人者乎惟其聞善言見善行而此中略無疑滯然後乃異於野人也此

亦自孟子深知其心為之形容言之耳當其〻　〻固所謂舍己從人隱惡揚善者心也此亦何暇嘵嘵於彼此是非之辨而自覺其有異于野人者乎　四書論畧云舜之居深山之中四句不是寄寓是孟子善形容大舜處深山則静矣中則泊乎無所倚矣木石居鹿豕遊則去智故而栖大同矣野人是顓蒙之人異乎野人幾希是猶不失渾兮樸兮之性而與太虛同體也舜之心境忘矣忘則亡有亡有故亡不有善言善行搖舜心之故物故能若決江河豈滌滌於聞見哉及其二字最可玩多不得寂感搖是一時事　疑問云此非以迹以心之說通說大舜之心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無異與深山之野人此正其不

恬於見聞洞然虛靈湛然至明處虛明中全具萬理在故一觸於聞見隨即應之無復阻滯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正是此意　竟陵切琢問舜亦從聞見入乎曰舜之學從精一入惟其精一是以靈虛之中萬善悉備一有感觸無不沛然若胸中本自雜揉蔽塞全靠所聞所見依傍而行此乃是見聞之學也吾輩未能遽舜也須常常勿得虛體在此心常虛有感必通如人在夢寐中得人一聲無不醒覺惺時不昧人聲亦無復用矣　知新日錄云此章大旨謂舜之居遊與野人同者其形迹似無以異然其一點虛明境界異于深山之野人者正在此幾希間耳到於言行一交隨感輙

應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不過此幾希之所發見也此惟識此與野人同居遊實則野人所不得而同也

○無為其所不為

大全朱子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為不妨便自冒昧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要遒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　勿軒熊氏曰此大學誠意事無為其所不為是就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勵行守之於為也無欲其所不欲是就此心之發念屢克治所謂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　孟子觧曰人之為不善也皆有愧恥不安之心小人惟奮而行之君子惟從而已

之　初間云此孟子論學問之要領處內有此不欲之心
外便有此不當為之事人能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
欲則學問之功作聖之事一了百當矣此外又何為哉此
是戒懼謹獨工夫便復何暇討中作充義之功充義是學
問中一節也尚有仁禮智工夫孟子肯說如此而已矣乎
大誤　工夫到此已是打透天人理欲關頭掃除蕩滌不
留一點污穢無分毫不潔之心無分毫悖理之事心之本
体得矣大而化之盡在於此即此便完了作聖之功更無
他法而已矣者極盡之詞也

未不為不欲人以未心也人尸有此本心無為污不為無欲而不動乎其心事更加一絲障碍則孟子示人旨識工夫身驗先乎了保千作注精都未有此之者獨初間揣刊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

正蒙曰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

知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
子　大全南軒張氏曰人乎居無事漠然不省唯疢疾加
焉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孤孽惟操心
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惟慮患深故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
極故於事能通達也誦斯言也處安樂者當思遜豫之溺
人而深戒懼處憂患者當念其為進德之地而自勉厲矣
石渠意見云集註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
其所不能也意見以為此說似非此章本旨且無恒存之
意又與下文意不相屬詳其文理蓋言人之有德慧術知
者常存思患預防之心故能免其憂患惟獨孤臣孽子身
處憂患之地故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能於事
理無不通達似是本意

○有事君人者

小學紺珠註曰四科容悅臣社稷臣天民大人行道大人正身

大全南軒張氏曰以事是君為容悅者慕爵祿而從君者
也以安社稷為悅則志存乎功業而已與為容悅者固有
間然未及乎道義也蓋志存功業者則苟可就其功業而
遂其志亦所屑為矣古之人惟守道明義雖蓋世之功業
可為而在我者有一毫未安則不敢徇也天民者必明見
夫達而其道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蓋其所主在道而非
必於行也謂之天民者言能全夫天理者也以其在下而
未達故謂之民若伊尹之在莘野是也正己而物正者正
己而物自正也若規規然有意乎正物則其道狹矣至正

而天下之感無不通焉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秦
漢而下其間號為賢臣者不過極於以安社稷為悅而已
語夫天民事業則鮮也　原旨云容悅者為身謀以安社
稷為悅者為國謀可行而行者有所不為己正物正者無
所不可者也　一菴語錄云所以謂之大人以其民物為
度不私一身之小若天民於時勢可能處便可做否則凡
守不能施轉移之力這是獨了漢故只謂之一民而已但
非落陷私欲故以天稱之大人正其所大之己滿宇宙都
擔在自家身上彌綸輔相勒有可爲必爲之　東廓先生
曰聖門之評人品也自行己有恥等而下之至於斗筲自
事君容悅等而上之至於正己而物正夠是人也胡若是

王荊公曰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楊子所謂大器者孟子之所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

懸也遊向殊而楚越分途諸殊而堂室判矣斗筲鄙器也
啓悅寺婦也其弗足齒較然矣而眩者猶惑之硜硜言行
必信必果皇皇社稷求可求成亦足以御瞻徒而遼莫作
用瑕瑜互形辨已微矣孝弟章聞信于宗黨中天下而定
四海澤潤生民此宜無間然者而黽淄猶有別蓋葊察之
難精而渣滓之難融也若是　初問云正已如何便能物
正其道德流注精神風采彪炳發揚天下聞之而傾慕見
之而爱敬自能使人動則變變則化上能格君下能易俗
不識不知轉移世道非至誠之德不足以與此人品至此
極矣何功名道德之能擬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大全新安陳氏曰本文無克己之意此程子推原所以能
不愧不怍之由而示人以其要也人所以俯仰愧怍累於
已私耳內無己私所以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心廣體
胖之樂不期其然而然矣　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
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孟子之門從一樂正子亦恐未
足以當此韓子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是孟子於此一樂
亦終不能得也　南軒張氏曰三樂之中仰不愧俯不怍
其本歟蓋不愧不怍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使吾胸中多所
愧怍則雖處父母兄弟之間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
教育天下之英才者吾之不愧不怍者耳自不能無愧怍
則雖得英才亦何以為教而有此樂哉　初問云一樂係
於天雖君子不能必故居者二樂者洗心之成功盡性之
能事也人到不愧不怍則心胸脫灑絶無一毫牽絆此處
最樂君子所能必者故居次三樂是成就人才有喚通為
物一體之意不愧不怍者心學也聖德也以此繼往以此
開來使千聖相傳命脉弘而不隘流而不絶善與人同之
澤長矣萬物一體之意融矣不愧不怍之妙不為獨得矣
非樂乎總是性分之樂在我者也王天下在外者也在我
者常足而在外者原無與於一殆不足為重輕誰能易之
故曰不與存焉

○廣土衆民

講録云廣土衆民君子欲之者欲其道之行不是欲富貴

利達所樂不存以其道未至于大行也　中天下而立猶
云宅中圖大中天地為民物之主不是在天下之中央然
亦不必是為天子凡在朝廷上佐天子出治者亦是中天
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　通義索嘉史氏曰中天下而立
定四海之民則樂者是樂無一夫不被其澤耳非以位為
樂也三樂而王天下不與者亦不以位為樂也此所講樂
全在定四海之民一句觀集註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
澤之言可見此樂與前所謂得英才教育之樂皆是及物
之樂無復淺深　海叢編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此
堯舜之業也而以論之於性則纖雲之於太虛也微塵之
於五嶽也世人駭時雍風動之迹而不究堯舜廣大之心

是見纖雲而不見太虛見纖塵而不見五嶽者也此蔽之所以比之於井蛙歟　治平事業俱從第一念做出與天命之性不相照續盡性者雖念者也故曰所性不存焉仁義禮智根于心味根字則知其餘總是枝與維根於心所以曰分定也　原旨云欲樂者情也無欲無樂者性也情因遇生而性非外鑠故不加不損　虛齋蔡氏曰分猶性之分猶言體量相似但說分便是有定者也所性定分自合下禀受時便定了但能享用得這箇則富貴貧賤都無干預　朱子語類敬之問君子所性曰此是說生來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私意便刻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本根著在

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睟然都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便見得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　口義云不加不損氣無盈歉也氣之無盈歉者有理以攝之也根心生色正是加損不得處　通義曰雲許氏曰此章緊要在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一句上常人固皆有四者為氣禀所迷故物欲蔽隔四者不能根于心惟君子則得于天者全不曾失常與心相著其發施有下文如此符驗故窮達不能加損分定分字正指四者　明儒經翼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根字極有力心即性性即心渾成一片不須言離根之斯也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心廣體胖睟面盎背[illegible]手舞足蹈非本體無毫髮之累不能如此故特歸之君子　許氏

宋史程顥傳云顥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

孟子測曰何以仁義禮智根於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性生於心者也性者心之生理也惻隱之心仁之根也羞惡之心義之根也辭讓之心禮之根也是非之心智之根也心一也而端有四焉衆理同一原也如彼木之根爾也由萌蘗而枝榦花葉扶疎以至於參天根為之本也此所以為睟盎於背面而施渝於四體者之本也其生色何以睟然見於面盎於背也睟盎者德之積由中心而達於背面者也施於四體何以四體不言而喻也德之盛由背面而暢於四肢者也手之恭足之重蓋有不期然而然者也

○伯夷辟紂

讀禮疑圖云匹婦即農之妻先王導之使養老者謂養五

十非帛不煖之人也男已任耜舉趾而婦與蠶事宜就墻桑若宅今田邑二處則在邑宅桑誰與之採耶故五畝之宅宜為一處而便於農事者也農桑政之本也以此專責於農家夫婦欲使有常業焉　學殖解云五畝之宅三段正是教天下以善養老非言文王之政也下承言西伯所謂善養老者亦惟如此而已矣此所以謂之善養老也　講録云此文王養老之政下條只承此云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此也舊說以此為養民之政下為因養民之政而寓養老之政不是蓋此處已明說出養老之政了一則曰老者足以衣帛一則曰老者足以無失肉一則曰八口之家可以無饑老者亦在其中矣如何只以為養民

之政行上已說了文王養老之政此只挑出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求見得不是家賜人益不是私恩小惠正是同民之所利而利之不費之惠也無潤之大海也不言所利之乾元也王者之至仁所以為盡善也不然寒者而與之衣饑者而與之食與之者有限而望之者無窮是亦霸者之小補而已矣安得謂之善養老乎 新安胡子曰聖王在上婦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

○易其田疇

大全華陽范氏曰先王養天下之民非人人衣食之也唯不奪農時則皆得治其田疇恭儉節用則可以薄其稅斂此二者使富足之道也 晉書傅咸曰穀帛難生而用之

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 石渠意見拾遺云此謂教民節儉則財用足意見以為上之人自能節儉方可教民節儉若侈用則取於民無制何以能教民乎 韓非子曰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 淮南子曰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秦王之時或人菹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 史記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 華陽范氏曰聖人之治天下既庶而後富之既富而後教之所謂菽粟如水火則民無有不仁堯舜三王之盛皆由此道也 新安陳氏曰[illegible][illegible]常心即所謂仁也使菽粟如水火之多則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貪吝不仁矣有餘則易公其有所以無不仁不足則各私其有烏得仁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 講錄云聖人使菽粟如水火使字即上兩條之政仁者人也五倫處都有相親相愛懇切慈祥藹然融然聯屬一體之意便謂之仁仁則王化大行而天下太平矣 學殖解云陳壽翁蔡介夫

俱以仁為推己之有餘濟人之不足直緣上求水火無弗與說耳不知只是有恒產者有恒心也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

論衡曰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者心厭觀於大市者意飽況游於道藝之際哉大川旱不枯者多所疏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通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海不

通於百川安行巨美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若是謂海小於百川也　私明集宋宗炳論曰昔仲尼修五経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大蒙之顛而天下與象俱小豈非神合於八遐故見超于一世哉

朱子語類云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至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興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至容光必照焉此比也流水之為物也至不成章不達此又是興也　講録云聖人之門即是孔子之門不曰難為道而曰難為言者言以闡道難為言即是難為道也此言亦是有道者之言不是尋常小可之言猶難為水者亦是江淮河漢之水小小之水可與海較量乎　朱子語

類問必觀其瀾曰若論水之有原本則觀其流必知其有原然流處便是那原本更去那裏別討本只那瀾便是那本了若非本何處有那流若說觀其瀾又須觀其本則孟子何不曰必觀其本他說觀其瀾便是就瀾處見其本　進游近語曰君子循聖人之本而造其大正猶流水之盈科後行不敢舍其本而直慕其大也志于道者即志其大而有本者也成章後達便是自志學以至不踰矩自信善以至聖神盡得其本以進於大與流水之盈科後行者同一機矣　大全朱子曰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了　朱子語類曰不成章不達蓋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遠裏工夫

妙得此章之旨

[illegible]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　初問云成字及達從下上日積月累漸成片段非必文章外見也孟學非可一蹴而至雖云萬物皆係却須充養之功漸漸進入學者全在志有志則以漸而進志一放倒便日退矣故曰君子之志於道也孟子此章以孔子為極使學者法孔子而至於其極也　疑問云常說孔子之道大而有本進之必以其漸愚竊有疑焉孔子登東山二句是其造詣之高不必說了下何以說一句水即襯說一句若此凡三見也且本文並無一大字本字何以云大而有本愚謂孔子造詣極高無可形容故說觀於海者難為水二句然淵海雖不可探而觀之有術必觀其瀾未始不可探也聖道誠高於日

月而貞明有常容光必照未始不可仰也要在下學而上達耳末節總說孔子之道之高非限人以不可及而人之不能上達者只由下學之未至也　觀於海者目擊其汪洋浩蕩難以水探測之也游於聖人之門者心醉於仁義道德難以言形容之也　成章之章非文章之章學者心身力到所就已成箇體段格局企而上之可造於淵深高明之域耳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似說不着

○雞鳴而起

困學紀聞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向所以戒[illegible]三晨晨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懺也在家常著皂柱子美所謂質朴古人風也雞鳴咸盥櫛問訊謹嚴惊朱子

之詔畫蒙也觀起之蚤宴知家之興廢呂子之訓門人也
起不待雞鳴陸務觀示兒之詩也雞鳴率家人同起不可
早宴無常業少蘊與子之書也雞鳴而起決擇於善利之
間為舜而已矣　錢緒山曰雞鳴之時天開於子人與百
物俱此一開好利之人一念初醒即入於利此是牿之反
覆雖夜氣不足以存用功真切之人一醒即覺覺即緝熙
無間初醒一念更無虛假覺即是善不覺即是利此正是
舜蹠界頭中無詀足之地初醒一覺即是一陽來復即此
通晝無間遂成六畫乾體向晦宴息如此靜專便是六畫
坤體此道通晝通夜未嘗有一息間斷聖人自然如此學
者求復乎此　原吉云呂東萊曰心是活物流而不息故

舜蹠之善利同一孳孳雞鳴而起孳孳為善不論接物未
接物俱說得不必專指接物幹甚善事而後謂為善也看
孳孳字只論其心耳心汲汲向於善純是天理用事則雖
未行善事亦是孳孳為善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
豕遊雖未聞善言見善行其心亦孳孳為善程子主敬之
說似認為太汎了　大全朱子曰程子嘗言不獨財利之
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
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
為善者鮮矣此大學所以先格致也　朱子語類或問利
與善之間曰間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
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間　明儒經翼曰間字要體認

得親切莫作尋常看過只是一念隱含之微中間更無駐
足之處譬知居庸關頭進此則為中華悖此則為夷狄矣古
云差之毫釐言其微也謬以千里言其遠也若論一念操
存間不容髮而舜蹠相懸奚啻千里悲夫鄒氏　東廓先生
曰義利之辨是舜蹠關頭出門跬步便是千里途程今稱
以為舜則蹴然不敢當目以為蹠又艴然不肯當志向鶻
突故工夫無所歸宿耳
○楊子取為我
顏氏家訓云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
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為節爾　王荊公曰楊墨之
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是也聖人之道兼楊墨而無

可無不可者是也禹稷之於天下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聞
呱呱之泣而不一省其子此亦可謂為人矣顏回之於身
簞食瓢飲以獨樂於陋巷之間視天下之亂若無見者此
亦可謂為己矣楊墨之道獨以為人為己得罪於聖人者
何哉此蓋所謂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也是故由楊子
之道則不義由墨子之道則不仁於仁義之道無所遺而
用之不失其所者其唯聖人之徒與二子之失於仁義而
不見天地之全則同矣及其所以得罪則又有可論者也
楊子之所執者為己為己學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學者為
人為人學者之末也是以學者之事必先為己其為己有
餘而天下之勢可以為人矣則不可以不為人矣其學者

之學也始不在於為人而卒所以能為人也今夫始學之
時其道未足以為已而其志已在於為人則亦可謂謬用
其心矣謬用其心者雖有志於為人其能乎哉故楊子近
於儒而墨子遠於道其異於聖人則同而其得罪則宜有
間也　朱子語類問墨氏兼愛楊氏為我夫兼愛雖無差
等不合理人之正道乃是割已為人滅去已私猶足立教
若為我乃小已自私之事果何足以立教耶曰莊子數稱
楊子居之為人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嗇
神氣雖一句話也不妄與人說正孟子所謂拔一毛而利
天下不為是也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
而執之乃是安排尋討依稀不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

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顏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顏子之時則
是中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
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為
我而非為我　大全慶源輔氏曰楊墨各流于一偏子莫
知楊墨之皆失中也乃欲於兼愛為我之間而執其中其
意固善而於道亦近矣然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方類
而中無定體若但膠于一定之中而執之不能如稱錘之
因物輕重而前却以取平則與二子之執一者亦無異矣
若子莫若是要安排箇中來執之也　海盭編云虛靈之
地不染一塵亦不捨一法故不見有一法可取亦不見有
一法可捨若有所取則有所捨矣楊子取為我墨子取兼

困學紀聞楊子學似老墨子學似佛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又曰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子莫之執中也

愛而子莫執中夫有取則有捨有捨則其所廢者多矣故
孟子惡執一者而訶其賊道蓋謂之曰執則所執非道固
賊道即所執全是道亦賊道也故佛家有我執法執之說
又信心銘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又曰
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昔司馬溫公謂
此心未有歸着常念一中字以為得術乃復為中所繫縛
蓋信乎執心之為道大害也　兪川劄記云孟子之功在
尊孔子之道而申明之耳不在闢楊墨也墨子兼愛摩頂
放踵為之不便身也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不
便人也夫不便身之與不便人誰其聽之其人雖至今存
可也其戰國之為說者百家而皆不能久非我之道有以

勝之其用自不能久也　洞學故叢云諸家提得一邊太
重所以有弊却俱是聖人學問裏抽出一條做得來　明
儒經翼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
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
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一箇格式此正是執一　陽明藝
文類稿曰中之理在心不在事子莫不求中於心而摹擬
於事則其道無根其中無權與楊墨之執一事以為中者
何以異焉故孟子謂之賊道以其似是而非也　困辨錄
云蓋自精一執中之學不傳往往以中涉事為若將隨事
隨處精察而固執之以求其所謂當然之節而不知瞬息
萬變一毫思慮經營着不得是謂後天而奉天時也若臨

事而擇巳不勝其憧憧非惟日不足顧其端無窮膠擬固
滯停閣廢棄是亦賊也况未必中乎戰國以來無人識權
字亦無人識中字故執一賊道之論孟子孫洲子思而得
之以告萬世不獨為子莫發也　口義云理人但言精一
不必言執中而中道允執矣雖精一而語執則無權度推
移之妙是謂執一言所執之中亦一物也一物舉而百物
廢矣言其滯泥不通無以周天下之事也　講錄云仁兼
時中總是一箇理仁與義自相須時中亦不外仁義即仁
義之隨時處中者故為我者害義亦是害仁兼愛者害仁
亦是害義執中者害時中即是害仁義也　黃氏日抄集
註云為我兼愛執中皆舉一而廢百愚按文勢似止言子

莫執中讀者更審之
○饑者甘食
大全新安陳氏曰富貴有當得不當得之正理知之在心
如飲食有美惡之正味知之在口口腹曰飢渴而失其正
味人易知之人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人多未知也孟子
因舉人之易知者以曉人之未知者夫貧賤不與飢渴期
而飢渴必至自非有守之君子必不能忍飢渴遂厭貧賤
而求富貴以害心之理矣是害口腹者飢渴也害心者亦
飢渴也飢渴能害口之正味亦能害心之正理此君子所
以可飢可寒可貧可賤而不可與為不義也　人能不以貧
賤動其心不以飢渴之害害其心則必不厭貧賤以脫飢
渴必不冥受富貴以圖甘肥而不患不及人矣凡此皆孟
子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孟子測曰飢甘食渴甘飲
何以未得飲食之正也以言乎飲食之道也飲食不可以
有甘之之心也有甘之之心則役於口腹之欲心不得其
正而失其飲食之道也正也者道也中庸曰人莫不飲食
鮮能知味也明道曰吾飲食在肚裏過心之存也人能無
以飢渴之害為心害何以不及人不為憂也飢渴害口腹
者也而甘焉以累其心是口腹之害又為心志之害是二
害也能於飢渴飲食之時不以甘味害其心則盡飲食之
道斯能盡處富貴貧賤之道能盡富貴貧賤之道斯能盡
仕止久速之道何不及人之有何也飲食貧賤仕止之心

一也　初問云舊說以飢渴害口腹貧賤害心志添出貧
賤二字作兩項比擬此何說也飢渴就貧賤中一節言說
到心害究其極也蹴嘑嗟來無非甘食甘飲之故此非心
害而何若說貧賤方害心志則甘食甘飲者不為害心志
耶末二句大意謂豈惟口腹有害人心亦從此皆有害矣
故下文止說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不可認做兩項
為比擬之詞大誤　飢渴者即貧賤之極孟子舉一以例
餘舉小以該大即此處能不苟且則一切危難皆壁不倒
巳是箇精明卓立的人學問之力愈久愈堅造詣無限量
矣何不及人之憂耶此是好根脚充之可進於聖賢矣故
問不食嗟來之食者便起敬　中云問辨錄云本文自明

白而解涉他求何言之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然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而人心亦皆有飢渴之害蓋人爲飢渴所迫無至失其良是飢渴不止有害於口腹而亦皆有害於心也若能不以飢渴之害口腹者而以害於心則是中有所主而外物弗能奪亦所謂從其大體爲大人者也夫何不及人之爲　滕華文集羅仲素初從龜山龜山以飢者甘食章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日跳其義以呈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理不悅於小道而遂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爲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

著猛省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　閩南道學源流曰詔按龜山告羅仲素飢渴心害一段此最學者入門際切當着惕處世之學者因外物紛營斷喪其心却是爲貧賤汨于飢寒不能自振拔起以飢寒害其心富貴流于逸樂沒身在逸樂上耕逞以逸樂害其心然此循其下者耳其他耽玩文詞訓詁權謀術數以至馳神于異端玄妙皆是害心處不可不省蓋人心有所溺便擾亂只是汝識見看來學者最要立箇心心立得定看得破放得下不爲外邊物一切諸世味所動本源澄徹志趣高明此上千進道却是有儘可商量處

請益曰柳下惠不易其介伯夷以是用夷介綿而實物惠和而不流也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大全慶源輔氏曰介有分辨意與界限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踰越　初問云欲得三公時少耶其介以取三公既居三公時遂改平日之介以保祿位此俱是以三公易其介也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易即此意下惠和而不流其和是主於天理之和非雷同阿比之和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已故曰介故曰理　言三公則下此者可知已下惠雖云和全是有主之和如綿裹鐵最見得分曉

○有爲者辟若掘井

淮南子曰終年爲車無三寸之鎋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户

無一尺之楗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期乎其所結　文選王簡栖云慨深覆簣悲同棄井翰注曰喻廢于已安墜於幾立也　大慧語錄引古德云學道如鑽火逢烟且莫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　初問云水只在地中理只在心中皆有源頭得了源頭其出不窮其來不竭掘井九仞而不及泉未及水之源頭也若一歇手前功盡棄矣

○堯舜性之也

孫奕示兒編云安而行之者性也勉强而復者反之也堯舜存其天性湯武還其天性及其成功一也　朱子語類云黄仁卿問性善之善與堯舜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字實性之之性字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

此條有理

來受用又曰反之是先失着了反之而後得身之是把來身做起　聖人之心不曾有个起頭處堯舜性之合下便恁地去初無个頭到湯武反之乎是有覺了但其起處甚微　大全雲峯胡氏曰性之者自然而然身之者當然而然假之者似然而實不然自然者所性而有當然者能從其有似然者不自知其非真有　孟子測曰堯舜何以性之也不思不勉生合乎天理者也湯武何以身之也由思由勉身體乎天理者也五霸何以假之也假者借也不脩不為借仁義以濟其私者也何謂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歸者還之也五霸之仁義非事事然也如彼借物借而即歸故不為已有也使其借之也由一事以至於事事由

終日以至於終身習化而成烏知其不有之於己蓋誘之之辭也　初問云堯舜性之以氷盤盛水也水即氷氷即水也無𣪍者也湯武身之以水缶盛水也雖是內外一色而其𣪍尚在焉堯舜無迹湯武有迹堯舜無查滓湯武有查滓堯舜無包裹湯武有包裹性之身之此可為喻思之自當見得　王忠文公庭辭曰五霸假仁義仁義不待假也根於人心之固有者夫人有之奚獨五霸而假之也謂之假者自其行事而言之　原旨云久假而不歸如借人物事一般初用時尚覺是別人的及用之久而不還恰似自家的一般遂忘其為非己有之物矣不知借人物事終有還時此五霸之所以卒於敗露也

○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

孔叢子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為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此也子順曰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卒其君以蒙强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　徐幹中論曰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何則積之於素也　沈約曰按竹書紀年云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蓋誤以攝政為真耳　呂祖謙曰伊尹之志其自知則在還太甲於桐之日人知其志則在奉太甲歸亳之時　原古云有伊伊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是有說話在蓋有伊尹之

志則放君亦得復辟亦得無所不可若無伊尹之志則日久還延浸起睥睨之心即漸浚逼或成騎虎之勢不至于篡不止也自古奸雄弒奪之人亦有初無篡位之心而至於其後有不得不然者亦只緣他胸中無一個為天下為社稷之志所以如此若真有一個為天下為社稷的志則亦何至於如此哉　路史曰抑嘗求之摒王之事周公之所無而疑立之事伊尹之所無也惟元祀十有二月太甲始居陰之時也百官聽于冢宰此處喪之常紀非攝也惟太甲者立而不明既乃背去師保之訓則亦戾慢自用而不可以順導矣故尹於是因其諒陰營宮于桐俾之密邇先王之室而作其憤悱之心謂之放者自內而外之言非

廢也惟三祀十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是起廢
之例非再立也始曰太甲今曰嗣王其事亦已明矣自漢
群儒以從見聽經旨而廢立之說倡及霍光將廢昌邑問
田延年古有之乎對曰昔者伊尹相商廢太甲以安宗社
光計遂決夫以光之不學而投之延年循俗無識之言遂
使後世信以尹為果嘗廢立者而莫之省也　唐趙璘因
話錄云伊周初以公忠放主操政以全國家安社稷而莽
卓操懿援此為飾可悲也桀紂幽厲身遭弒放常與萬世
之君為龜鏡則伊周一時公忠反誤後世亂臣賊子桀紂
幽厲一時淫虐而有益萬世明君矣

○詩曰不素餐兮

荀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
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道誠
存也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
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
之者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
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
下如是矣　知新日錄盧未人曰祿或非常數之祿只是
傳食如君餽之粟之類其君用之不是用其身只是用其
言與子弟從之對看言君子在人國中言皆治道故君用
之則安富尊榮是上有功於君動皆至教故子弟從之則
孝弟忠信是下有功於民小註謂用則有功于君不用則
有功于民非是安謂國祚寧固富謂國計充富尊謂[illegible]
具瞻榮謂中外無侮此章論士之功是一時之功其曰守
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便是萬世之功不為無功而食
一也

○士何事

困辨錄云志者心之所之心與行俱至曰志恭敬奉持而
天下之物無以尚之曰尚志世顧以意氣念慮知所嚮往
者便云有志夫意氣念慮能得幾時是豈淺之乎為志也
　初問曰孟子此節之意謂仁義之外無他道窮此也達
此也士所尚之志仁義而已矣凡天下得志行道之大人
殺一無罪便非仁取非其有便非義所居只是此仁所由

只是此義大人之事盡在於此矣觀居仁由義而大人之
事備焉則士之所尚不在仁義而又安求哉殺一無罪以
下俱是事就大人而言蓋大人者已達之士士者未達之
大人為大人時仁義之外無事則為士時仁義之外無志
也士大人一生只有兩者尚志在此而已孟子之意蓋如
此註以殺無罪以下作志謂士雖未得位而其志如此則
大人之體用已全義　原旨云尚志分明只言其志如此
未涉於事也言士無所事但有志可尚將大人之事料理
於心而已非仁也非義也是從志中籌度之語便見其志
有所不為意士雖一民未佁一命未膺而其志如此設以
之居乎其位肯取非其有乎肯殺一無罪乎故曰大人之

事備矣　知新日録盧未人曰從上無罪四句泛論居惡
在四句方講尚志舊說殺無罪四句謂志中所存之語曰
我苟得志必不為非仁義之事則此句已說盡尚志便不
消居惡在四句居以所存言謂存諸心者必體天地好生
之德路以所行言謂見諸事者必循天理裁制之宜大人
事備謂居仁由義中已備大人育天下正天下之事安可
謂士無所事也註中體用二字不必分貼仁義仁義蘊於
己是體措於民便是用居由中都包括盡了

○仲子不義

淮南子氾論訓曰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
不食亂世之食遂饑而死不能存亡接絶者何小節伸而

大略屈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體大者節疏
蹠距者舉遠　原旨云夷齊之讓國為父子兄弟之倫也
太伯以天下讓亦為父子兄弟之倫也為人倫而讓國國
有之稱讓國而無妨於大倫則亦其節概之高皆可取也
今仲子廢人倫而讓千乘之國則讓國為小節而廢倫為
大罪矣　知新日録盧未人曰仲子無讓國實事但以不
居不食推之設若與之齊國必不肯受人便以為大節而
信其賢孟子獨以此為小廉即與舍个簞食豆羹之小一
般講舍簞食句勿入矯名意但對下文大倫即為小耳使
大倫不虧則與三以天下讓禄以天下弗顧何異　又云
人莫大字以大罪言信其大大字以大節言親戚君臣上
下大倫也故人之罪莫大於亡親戚君臣上下仲子辟兄
離母是亡親戚不食君禄是亡君臣乃以所守之小廉即
信其大節奚可哉信其大信字與人皆信信字相應看

○桃應問曰

五代史史臣曰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為天子而瞽瞍
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
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為後世立言之說也然天
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
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
不問审受屈物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于義者蓋
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

也刑者所以禁人為非孝者所以教人為善其意一也刑
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絶人道
孰為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
刑也然則為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
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
焉可也　路史曰孟子之言蓋以為受法者設也而劉敞
葉夢得輩以為瞽叟真殺人而臯陶真執之舜真竊負而
逃之失之遠矣宣帝之詔父子之親天性也自今子匿父
勿坐豈有為天子父殺人而廷尉得執乎　又按曹操馬
騰入麥主簿議罪而自刑割髮大子馬蹄踐麥廷理依法
而斬輒戮御唐党仁洪坐贓百萬當死五奏太宗閔其自

首謀戮出之方食徹按石五品以上曰法者人君所受於
天今朕私党仁洪是自亂其法上負於天命有司設草衛
郊進蔬飯將請罪三日群臣前後固請乃止夫唐臣猶不
聽太宗請罪南郊舜之諸臣豈聽其竊負而濵海哉然則
如之何而可曰舜不免於曲法陶不難於棄士而已矣
溫公曰所貴於舜者為其能以孝諧其親使之進於善而
不至於惡也舜為天子瞽瞍必不殺人明矣不能止其未
然使至於殺人執於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是安得為
舜乎是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於臯陶矣舜惡得
而竊之若曰臯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與
舜是君臣相與為偽以欺天下也而可乎又舜既為天子

矣天下之人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濵而處民豈聽之哉
是臯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非孟
子之言也　賴濵曰舜之事親烝烝乂不格姦何至於殺
人而負之以逃且天子之親有罪議之孰謂天子之父殺
人而不免於死乎　肇乘云此言舜之心則可若謂真如
此處殆未盡也舜受堯之天下必有可以授者而後可以
棄遷從而敝屣之乎吾意聖人所過者化是無不可化之
父也書曰瞽亦允若則必無殺人事矣不幸而有之如周
世宗可也柴守礼世宗父也殺人於市有司以聞世宗不
問也古有八議之法首曰議親況父乎或謂不問亦不懷
又殺人也則如之何無已則制之而已文姜之淫出　其從

桃應一章一以見天子之貴而不廢於殺人之法一以見天下之實而不易父子之親仁至義盡非孟子其孰能言而濵公以下諸說或則自境有限也今並存之以備異說

者夫人徒往乎守禮之常制其從者可空往搏乎此於
世宗責也嗚呼子之處此亦難矣　丹鉛續錄云兩見論
曰孔子不答其事有無不可知傳之者正以見聖人存而
不論也孟子於桃應之問不答可也瞽瞍既為天子又何
求不得而殺人耶即使其果殺人則議貴之辟在臣下且
然烏有天子之父一犯法而遽拘于陛犴親伏歐刀乎即
使臯陶果執之舜果逃也則大寶將安歸士師將何以自
解於天下乎桃應之言果如小兒之辯惜乎孟子不能如
孔子之不應也或曰此非孟子之言蓋法家者流剿入之
以尊其說觀者不知擇焉亦自陷於詖放矣　三禮考注
云昔臯陶為士瞽瞍殺人以天子之父殺人若以周禮調

人和難之法處之臯陶可勿論也然臯陶必欲正其刑而
舜亦不得自私也孰謂凡人交相殺戮而有司不問又從
而使之相辟或使之讐或使之勿讐縱釋偏惟調人之
命是聽可哭而已矣　原言云周官八議自有議貴
二項臯陶然不成執天子之父舜終不成竊負而逃此只
言聖人之心耳衛輒惟無此心故行得全錯
○孟子自范之齊
朱子語類問孟子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却只論居不論養
豈非居能移人之氣亦如養之能移人之體乎曰有是居
則有是養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居
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　大全新安陳氏曰此章

石渠意見補缺孟子曰[illegible]

違在居廣居一句移位之居猶言移氣與賤者異廣居之
居其能充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　初問云廣居仁
也孟子單言仁仁固該得眾理然亦有妙處仁者以天地
萬物為一體君子宅心以仁一毫私意不雜此中空然廓
然自無局促猥瑣不自在之意其氣象當何如居養所移
常近驕廣居所移則泰然自得以泰觀驕猶登崇山而俯
視培塿不啻矣　講錄云齊君事引以證王子而居廣居
之意自見于言外居相似者魯宋二君固處諸侯之位故
同一氣體之移而其聲相似耳

○食而弗愛

講錄云恭敬而無實是徒以幣帛為恭敬而未將之先原

無此實心也正所謂豕交獸畜之矣故君子不可虛拘…
虛齋蔡氏曰君子不可虛拘言君子不可得而虛拘也虛
字從無實字生非謂君子當去不可虛拘也既是君子自
能去矣　石渠意見補缺云前節言能養而不能敬後節
言能敬而不能養皆非待賢之道必如孔子所謂忠信重
祿斯為待士之道意見如此雖與集註之說不同未必不
是孟子立言之意

○形色天性也

無能子曰形骸者性命之器也猶乎火之在薪薪非火不
焚火非薪不光形骸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骸以顯　韓
退之曰賢者非不能踐形能而不備耳故或去聖一間或
得其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惟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
者矣　孫奕示兒編云形形色外也天性內也有諸內必
形諸外則外即內也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則發見
於形色之間皆天性也一為慾所汨以亂其天性則雖有
人之形而不能踐其形矣故惟聖人然後可　龜山集曰
形色即天性也則踐形斯盡性矣故惟聖人為能與釋氏
色空之論一也　朱子語類云至之問形色曰有這形便
自有這色所以下文只說踐形蓋色便在形裏面色猶言
容貌也時舉問形色自是兩字否曰固是　惟聖人可以
踐形踐非踐履之謂蓋言聖人所為便踏着這箇形色之
性耳　踐形如踐言之踐伊川云踐形是充人之形盡性

踐形只是一事　陳潛室木鐘集云形色為性是引形氣
入道理中來食色為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　新泉問
辨錄云天地間只是一個性氣即性也性即理也更無三
者相對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舍氣何處尋得道來　明
儒經翼曰天性與氣質更無二件人此身都是氣質用事
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口之能言手足之能持行皆是氣質
天性從此處流行先師有曰惻隱之心氣質之性也正與
孟子形色天性同旨浩然之氣塞天地配道義氣質與天
性一滚出來如何說得論性不論氣後儒說兩件反更不
除却氣質何處求天地之性　中玄問辨錄云問形
天性謂何曰此乃萬古的確之論言性者以是為本可

也何以故曰形色氣之為也而天性即此焉氣之未始不為理也天性理之具而形色即此焉理之未始不為氣也人生則形色完而天性具氣與理俱存也死則形色毀而天性滅氣與理俱息也是氣即是理理即是氣不得以相離也而宋儒乃分而二之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夫性一而已將何者為氣質之性又將何者為義理之性乎且氣質之性為其雜於形氣者也義理之性謂其不雜於形氣者也然氣質之性固在形氣中矣而義理之性乃不在形氣中乎不在形氣之中則將何所住着乎蓋天之生人也賦之一性而宋儒以為二性則吾不敢知也曰踐形之謂何曰踐者履其實也恭作肅便是踐貌之實從作乂

便是踐口之實明作哲便是踐目之實聰作謀便是踐耳之實睿作聖便是踐心之實曰一一而踐之乎曰何為其然也性具于心性盡則心盡而衆體從之斯為踐形而已矣蓋聖人以性而踐其形衆人則以形而蹵其性形色雖具乃却空缺虧欠也　咨問集云世俗同情皆云此身是血肉之軀不以為重及談性命便更索之玄虛以為奇特軻氏惜之故曰吾此形色豈容輕視即所謂天性也惟是生知安行造位天德如聖人者於此形色方能實踐實踐云者謂行到底裏畢其能事如天聰天明之盡耳目方繞到家動容周旋中禮四體方繞到家只完全一個形軀便渾然是個聖人必渾然是箇聖人始可全體此個形色若

稍稍勉而未能安守而未能化則耳必未盡天聰目必未盡天明四體動容未必盡能任天之便不惟有愧于天實是有忝於人也　又云目視耳聽口言身動此形色也其執使之然哉天命流行生生不息焉耳　筆乘李孝平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未到聖人地位則不可蓋形者耳目口鼻也彼欲如此而我從之謂之踐如不及其言而謂之踐言不及其行而謂之踐行目欲視吾不過其視耳欲聽吾不過其聽口欲味而不過其味鼻欲臭而不過其臭吾雖從是耳目口鼻之欲而不隨聲色臭味而去此夫子所謂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若顏子則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者禁戒之辞此所以未達一間也

○齊宣王欲短喪

儀禮喪服註服之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為人後者女子嫁者以出降　講録云通章是論齊王王子一段亦為齊王說也王子厭於嫡母是有所禁者齊王何壓何禁之有王子欲終之而不得齊王得終之而不欲是固不孝矣不得終者其傅為之請而不欲終者丑乃以為愈則亦何以異於教紾兄之不弟者哉　宋書謝弘微司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大全慶源輔氏曰如時雨化品之高者成德達材其次也

荅問下者也私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其生
也後不能及門受業者也　朱子曰時雨化者不先不後
適當其時而已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告顔子以
四勿告曾子以一貫所謂時雨化之者　成就其德德則
天資純粹者通達其材材是天資明敏者　南軒張氏曰
成德達財荅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荅問者此則專為
凡荅其來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荅之者亦無非竭
兩端之敎也　朱子曰艾芟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所斬絶
自新之意懲艾創艾亦取諸此　有荅問者未及師承只
是來相荅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
風而師慕之或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

君子之敎誨也　初問云此章俱以受教者作次序時雨
之化心神融矣德指或仁或義一節而言尚有限也才是
作為之才治兵治賦皆是下德一等矣荅問又下才一等
矣私淑艾則總四者皆在其内　口義云時雨化之以心
言成德達才以賢言荅問至私淑則兼淺深而言德是純
粹之德才是通敏之才有德者因其德行而成就之有才
者因其才能而通達之若能心悟則才德可變而為中道
是乃所謂時雨之化也　大慧云大宰聖人設教如春行
花木具此性者時節因緣到來各各不相知隨其根性大
小方圓長短同時發作
○道則高矣美矣

弘明集云靈暉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故形
殊則音異物異則照殊且不為異物而殊照風不為殊形
而異音　講錄云君子以道教人引之以知行也而知得
精行得熟之妙處却不發之是非吝於發也不容發也然
雖不發而所以知得精行得熟者已踊躍而見於前學者
但不用工則已若用工去精之熟之則此道之妙處便為
我所得矣　引字不發字躍如字都影射字來中道而立
就躍如說不及者視此以為難而不知愚不肖之可與知
與能者此也太過者視此以為易而不知聖人天地之所
不能盡者亦此也蓋中道而立焉耳唯夫能者既不阻於
難亦不忽於易由其所引者以達於其未發者力可得而

至之巧亦可得而中之而與躍如者脗合矣彼不能者則
拙射拙工之流君子亦未如之何也烏容變轂率繩墨以
狥之哉　引而不發君子固是如此然學者亦須要君子
如此纔好康節子學於李之才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
竟其說此真是能者從之也識道理要自已理會出來便
有無窮妙處若自已未曾見得到那地位教者就容易與
他說了一切傾倒出來他便不復深思而自得之便是口
耳之學無益於心身　朱子語類云這道理聖賢也不是
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盡說道
理活潑潑的早已呈露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
然已知得直箇是中這物事了須是精一其心無些子他

慮夾雜方總領畧　明儒經翼曰聖賢之心非不欲一言而使學者盡得其義其實道躰非言語所能盡言之輕違足以使聽之者易彼必不能深思而自得也故累啟其端使彼深思而自得之則守之固而不忘矣後之人有於聖賢引而不發者極論其底蘊使學者一見之頃即謂吾已盡領其妙而不復致思其實不能真得於心而徒增口語之譁耳以是知聖賢立教為慮甚遠而有益於學者甚大

大清公　淮海近語云躍如就在引而不發之內中道而立就在躍如之內能者從之得躍如之趣而與中道為一者也在人之自得耳何高美不可及之有　原旨云說躍如而不言中道而立則學者便談空說妙無形無影無所歸

著矣如佛家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為一開千悟神通自在不可思議故高明之士往往惑焉

○天下有道　一

疑問云殉字極妙士君子一身唯此道耳此道與生俱生與死俱死道殉身身殉道總是身與道俱未嘗相離之謂若忘却自身從人以生死是以道殉人者也以道殉人可謂之道乎孟子此言止形容殉人者全不由其道從之生死而不顧耳註以道從人妾婦之道道字非本文道字要明辨

○滕更之在門也

疑問去受教全要虛心有挾者一段驕盈之氣先横于胸中如何能受教故非故舊之故是故國故家之故　講錄云問而有挾者皆所不答盖以挾我者卑我也非以師我也卑我者卑道也非以師道也故皆不荅不荅重在不輕用其道上

○於不可已而已者

孟子測曰於不可已而已者何以無所不已也已之之心一也於所厚者薄何以無所不薄也薄之之心一也皆以言乎心之不可不用也其進銳者何以其退速也消長之理然也以言其心之不可過用也　疑問云吾人有綱常責任必不可已者於不可已者已之無所不已矣此見該做的决已不得有恩誼情分必且從厚者於所厚者薄無

所不薄矣此見該厚的决薄不得又有真積緩圖進之必不可銳者進一銳退必速矣此見該從容者决性急不得此三者皆就人情所必至者而言以示戒非過不及之說

翼甄耿天臺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以天之不已者為心雖欲自已不容自已矣彼於不可已而已之至於無所不已此在以寂滅為宗者或能之余不能學矣　陸子曰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　人方奮立已而消蝕則謙者不罪其消蝕而尤其奮立之太過舉其進銳者其退速以為證於是并懲其初不知孟子之意自不在此　又曰當局者迷旁觀者明用心急者多不曉了用心平者多曉了英邁者用心一緊亦且顛倒眩惑況昏鈍者

豈可驟用心哉　孟子觧曰有人於此其進之銳也則天
下以為不速退矣是不然勉强而力行之則其進也必銳
不勝而怠廢之則其退也必速　朱子語類云進銳退速
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其氣已衰
之後然後見其失也　楊子危言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
速說苑江以逶迤故能永山以陵遲故能高學以漸漬故
能進人以涵泳故能豪亦此理也
○君子之於物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愛珍者固非愛物矣梁武之宗廟不用
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
怪其於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非仁

民之宜蓋二之而親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怪其無父而
之親也是皆倒行逆施之道　明儒經翼曰天地
萬物雖有親踈內外然莫非同體而吾心實未嘗有親踈
內外之分雖則吾心不生親踈內外之分而等殺又未嘗
不行乎其中蓋無所分別然後能全其同體之心而親踈
內外各得其理苟分別彼此則同體之心未免有間而其
分之殊者皆非其本然之分矣故一念分別百種病痛皆
依此以生此念不作亦何至混親為踈混外為內蓋天理
流行條理自然有不容昧而後之分親分踈者皆未免為
有蔽耳　講錄云天地間理一而分殊惟其理一是以親
與民物皆我之一體而不可以無恩惟其分殊是以有親

踈貴賤而我之施恩不容以無等只三等說來必以上為
等下為序　君子於物句重愛上於民句重仁上親親而
仁民承於民句來於民既弗親然則其所親者何也親親
也民故只仁之耳仁民而愛物承於物句來於物既弗仁
然則其所仁者何也仁民也物故只愛之耳　知新日錄
廬未人曰此章是一反一正言君子用恩不混所施必有
其等也註有序字只是輕重厚薄之等不是先後之序蓋
民比物為貴親比民為厚愛淺於仁仁淺於親等級次第
不可混亂所謂序也若曰先親親而後仁民則非此章之
旨蒙引云此章宜先排个親字民字物字在這裏然後以
親仁愛三字曰所宜施者施之以親字付之於親以仁字

付之於民以愛字付之於物則各得其分矣又云理一者
親民物皆所當愛分殊者親仁愛自有差等一說上半弗
仁弗親是分殊下半親仁愛是理一看來分殊自理一分
來總一即分殊上見之故註曰統而言之則皆仁言理一
也分而言之則有序言分殊也不必分貼上下段
○知者無不知也
原旨云不徧物者不復置其心於不可勝窮之地正所以
養吾之知以為兼照之資而急先務者又所以用其知者
也不徧愛人者不濫用其恩於不可勝窮之地正所以全
吾之愛以為博施之資而急親賢者又所以廣其愛者也
急親賢急字親字俱要看就以不得舜為巳憂舜以不

得爲臯陶爲己憂者有不容一日緩者何急如之堯得舜舜得禹臯陶則與之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何親如之　講録云智者之所知以事說仁者之所愛以人許當務亦是知但是無所不知中之最要者親賢亦是愛但是無所不愛中之最要者急當務非此外更不求知也只以當務爲急其餘皆可次第而知矣急親賢非此外更不加愛也只以親賢爲急其餘皆可以理而愛矣　淮海近語云無不知無不愛堯舜仁智之全體也惟急先務惟急親賢堯舜所以善用其仁智也　知新日録盧未人曰此章兩个務字當一樣看上言先務當急下言親賢正是急務智以知言是知當務在親賢仁以行言是急親賢之先務故上

曰當務爲急下曰急親賢爲務上下務字緊相呌應若以本文親賢實事別尋一件爲先務以對之似亦虛實不類

談經菀卷之三十九

談經菀卷之四十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丹徒門人殷之孏　甫校

孟子

盡心章句下

〇不仁哉梁惠王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仁者推其愛親者以愛人不仁者以其忍於他人者忍於其親仁與不仁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　慶源輔氏曰仁人之恩自内以及外者自本而推之也惟其自本而推之故雖無所不愛而輕重等差蓋不同者也不仁之禍由疏遠親者狥欲而從流者也惟其狥

欲而從流故横放逆施莫之紀極也始之糜爛其民人而殘賊其子弟終不至殺身覆族不已也　講録云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無一而不在所愛之中者此却以民物爲不愛何也曰以理而論親與民物雖皆所當愛以分而論親與民物不容無差等故民是所愛以之比親也所愛者而民又所不愛也物是所愛以之比民民尤所愛者而物又所不愛也如一身之間心是大體所貴者也耳目口腹是小體所賤者也愛之養之亦自有差等亦總是一體也明乎此則知萬物一體之仁矣　又云以土地之故而死其民以民不勝之故而又死其子以民視土地土地所不愛而民所愛者也以子視民民又所不愛而子弟

所愛者也此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又云孟子不只為説惠王乃借他一人喚醒戰國諸君也

○春秋無義戰

春秋繁露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讐奈何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讐者有二焉是何以異于無麥苗之有數莖哉故謂之無義戰也若春秋之于偏義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説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于偏戰猶其于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　困學紀聞云春秋書侵者才五十八而書伐者至於二百一十三蘇氏謂三傳侵伐之例也有隙曰侵有辭曰伐愚謂孟子曰春秋無義戰非有辭而伐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春秋無義戰如齊桓公侵蔡伐楚如晉文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至於不禀王命而擅用其師則均為不義而已矣　新安陳氏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矣惟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無義戰三字斷盡春秋諸侯兵爭之罪　原古云春秋書戰自戰郎以至戰艾陵凡二十三書伐自鄭伐衛以至楚公子申伐陳凡二百十三　講録云此是説春秋之經春秋每于諸侯之戰無有以為義者彼善於此總見無義戰意

○盡信書

論衡曰世信虚妄之書以為載于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真是之傳與虚妄之書相違則并謂古書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實尚可知沈隱之情尚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　又云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傳違聖人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為道玉屑滿篋不成為寶　陸象山先生文集云孟子之時去夫子為未遠而經籍皆出於夫子之筆削則雖盡而取之可也而於武城一篇所取者纔二三策而已無亦好高求異之過耶嗚呼非也書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盡信使書而皆合於理雖非聖人之經盡取之可也如皆不合於理則雖二三策之寡亦不可得而取也又可盡信之乎古人之于書務求師式至於為聖為賢而後世乃有疲精神勞思慮皓首窮年以求通經學古而內無益于身外無益于人敗事之誚空言坐談之譏皆歸之者庸非不通於理而惟書之信其取之者不精而致然耶今夫藥石之備不能皆和平也而悍毒者有之不能皆真良也而偽蠹者有之彼醫之良者擇之精而用之

適其宜是以百發而百中藥之不辯而以病者嘗試焉苟
其不中得無過毒以益病而戕其身哉不明乎理而惟[illegible]
之信得無類是乎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居士恭云孟
子豈好非六經者然其雜亂之說所以尊經　容齋三筆
云今考其書云大王肇基王迹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及武王自稱曰周王發皆紂尚在位之辭且太王居邠猶
為狄所追逐安有肇基王迹之事文王但稱西伯焉得言
誕膺天命乎武王未伐商已稱周王可乎則武成之書不
可盡信非止血流漂杵一端也至編簡舛誤特其小小者
云　西溪叢語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為
書書安可無也學者慎所取而已不知慎所取則不如勿

學而已矣　讀書錄云自古作史者苟非太公至正之人
愛憎取舍間失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非周
曰儒者偽辭劉靖脩詩曰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
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歎子之言尚盡
作史之弊　講錄云此書字不獨指書經凡百紀載之言
皆是下獨言書經武成者以一武成見書經不可盡信以
一書經見他書皆不可盡信也　諸葛亮集識劉渫語曰
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
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　華陽國志曰武王伐紂
巳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
前歌後舞也　弇州劄記曰血流漂杵非虛言也紂徒七
十萬其輔惡者百無一乎倒戈而攻明其有傑者也內亂
而自為敵衆訌而交相蹂能無漂鹵乎夫然後而知語兵
之難也　大全問血流漂杵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為荀
子以為殺之者皆商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不之信何
哉朱子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
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余隱之云魯
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
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弘景註易與本草孰先陶曰註易誤
不至殺人註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唐子
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
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

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
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
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
未足為多豈示訓之至哉經訓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
為畔經豈不惑之甚邪

○有人曰我善為陳

講錄云此言善陳善戰為大罪下則言無用善陳善戰也
　又云國君好仁者平日是發政施仁臨陳是弔民伐罪
故天下歸之而無與為敵既然無敵則雖有善陳善戰者
亦無用矣　大全雲峰胡氏曰觀此復引書而言則可知
前章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大抵此四章亦相承而

言一章以梁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無義三
章言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四章言湯武仁
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為戰之人
○梓匠輪輿
管幹別傳云物不精不為神數不妙不為術故精者神之
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諭是故
魯班不能說其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
不盡言言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巧即循規矩熟後自得之妙未有舍
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
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

以為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也　南軒張氏曰聖賢之教
人自灑掃應對進退而上皆規矩也行著習察則存乎人
聖賢亦豈能使之然哉然舍規矩以成巧無是理也　大
慧語錄云先德所以指示一切人脚跟下無不圓成無不
具足故有父不可以傳子臣不可以獻君之說蓋使自證
自悟匪從人得　初問云規矩者為方員之器也制器之
法至此而窮故匠氏之教亦至此而窮匠氏之可授止乎
此則學者之可傳於匠氏者亦止乎此巧也者神游於方
員之中而妙溢乎規矩之外者也學者之自得然也匠氏
安能與之乎規矩迹也巧神也迹可傳神不可傳也在學
者自力而已矣

○舜之飯糗茹草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若
蓋所欲不存樂天而安上窮而在下則無一毫之虧損而
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得也　朱子語類或問
二女果趙氏以果為侍有所據否曰廣韻從女從果者亦
曰侍也　孟子則曰何以若將終身也不以飯糗茹草忘
其終也何以若固有之也不以袗衣女果易其初也貧賤
富貴始終變於前而所性分定也　淮海近語云貧賤若
望他日之富貴則貧賤若不能終身富貴若思往日之貧
賤則富貴必非固有看大舜兩個若字此心只是一團天
理與富貴貧賤有何干涉　口義云有窮有達者遇也無

窮無達者性也聖人盡性者也其處窮處達之理前定於
心久矣故事有萬殊而理無不足性無不盡所以無入而
不自得也　聖人見道而不見事故境不得而遷之　初
問云人之貧賤者未嘗不希慕於將來而驟得富貴者亦
未始不動心於一旦皆不必貧賤富貴之極而然也何也
未見乎道則外物得而輕重之也舜飯糗茹草貧賤極矣
為天子富貴極矣方其貧賤時絕無希慕富貴時又絕不
介念世間更有何事可以搖撼得他此其為心常定常靜
至真至固巍然如高峰大華盤踞蒼冥任其春去秋來雷
轟雪霽開者自開落者自落翔者自翔下者自下排然吾
前而吾之壁立萬仞者凝然不動舜之心體完矣哉此其

謂之無聲無臭不覩不聞之體一物不著一毫不蔽清淨
虚明照破千古矣孟子若言舜也夫　原旨云舜之一身
自其後日之富貴而言則貧賤非其所終身自其前日之
貧賤而言則富貴非其所固有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其斯
以為舜乎世有一貧賤而幾不可生一利達而侈然自肆
者亦淺淺乎為丈夫矣

○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感應之理未有不以類者方其殺人之
親孰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之君
互相屠戮自今觀之屠戮他人者實自絶滅而已矣孟子
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忿欲寡怨息爭以保其宗廟親族

是仁術也

○古之為關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古以義理為國後世徇利而已古人創
法立制與天下公共凡以為民耳以利為國雖古法之尚
存者亦皆釋而為一己之計失本原不正無往不失先王
之意豈特為關之暴而已哉

○身不行道

荀子云有分義則合天下而治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乱
　徐幹中論云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
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
而狎也是以不慍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
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已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　文
選張茂先曰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
　龜山誌曰常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
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　廣弘明集引夫子曰
一言合理則天下歸之一事乖常則妻子背叛　大全南
軒張氏曰順理之事則人易從否則雖妻子亦不能使之
必從也前言不躬行則無以化之後言使之非道則不能
強之然使之以道而躬行未至彼亦未必信從均於不行
而已是行道為本也然在行道者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
於事者也古人謂進德者必考之於妻子其是之謂歟

○周於利者

大全慶源輔氏曰德貴蓄積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
亂之若去挾一善一長而自以為足而欲以遊于邪世則
鮮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年之有凶而惟患
乎蓄積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周
戰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　知新日錄黃蘂
峰曰周于德謂識到守到又氣到也識到者見得義理的
也守到者執得義理定也氣到者任得義理强毅也三者
俱到方是周于德也故邪不能亂三者一不至則亂矣識
不到則眩前或之從曹操是也守不到則敗楊雄之為莽
大夫是也氣不到則撟王坦之之倒執手板是也又其大
者如孔子之在春秋孟子之在戰國真如白璧在泥塗終

不能令其黙汙也
○好名之人
曾子曰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
也　人物志曰夫名非實用之不效故曰名由口進而實
從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實用之有效故名由衆退而實
從事章　晉書華譚傳或問譚曰謗言人之相去如九牛
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
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　大全朱子曰
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本
非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為之耳這邊雖
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謂人能碎

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
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　當把此一段對鄰
為身死而不受為義蓋此段是好名之心勝大處打得過
小處滲漏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
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
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
名之士所以飾情於彼以取其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眞情
實態乃發露於忽易不虞之地也　原旨云名與利較則
可以舍利而取名緣他好利根子原在身子裡不曾拔去
所以簞食豆羹見於色　詹睽偶談云名利皆不可好也
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為好利則無
所不為也　宋史陳塤傳史彌遠召塤問之曰吾甥殆好
名邪塤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
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
○不信仁賢
鼂錯新書云善為治者士實於朝野　大全南軒張氏曰
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稷有所託姦宄有所憚
國本植立而堅固矣有禮義則自身以及國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而上下序所謂治也有政事則先後綱目粲然具
舉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焉此三者為國之大要然信仁賢
其本也信仁賢而後禮義興禮義興而後政事脩三王之
所以治不越是矣　疑問云三段語平而敘有次第信仁

賢信字極下得好信信任也推心置腹之謂信不疑於讒
構之謂信　講錄云仁賢是國之本禮義自仁賢而出政
事自仁賢而術也信字又是任仁賢之本彼千金之家必
有為之司管鑰者為之司會計者既得其人則任之既任
其人則信之然後人得以盡其忠而主得以享其樂苟付
以管鑰會計之任而又慮其見欺而疑其為盜也則人孰
不為盜哉
○不仁而得國者
大全南軒張氏曰不仁而得國得其土地而已豈得其民
心哉然是終可保乎孟子之言所當深味不可執辭以害
意也後之取天下而立國差久者其始所行亦必庶幾於

仁不然雖得土地於一時亂亡亦相踵而至是其得也適以速其滅亡耳 慶源輔氏曰不仁而得天下如曹操司馬氏及五代之君皆是也鄒氏衍以得天下必如三代而後可者得孟子之旨矣 雲峰胡氏曰驕私智可以盜之於一時非至仁不可得之於悠久 初問云國有强弱不同且不過僅一國耳襲其主則國可得矣故不仁之人或有得國者天下則强弱異勢人心最衆而異齊得乎此不能不失乎彼勢也不仁可以得天下乎欲得天下當法三代曰仁

○民為貴

新唐書劉蕡曰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

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 大學衍義曰君者神人之主君為貴社稷次之而民又次之乃其常也而孟子顧反言之何哉戰國之時視民如草芥不知廢興存亡皆此焉出故其言若此使知民之貴甚於社稷其敢以君之貴而慢其民乎 困學紀聞云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為貴 朱子語類伊川云勾龍配食于社棄配食于稷始以其有功於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夫一神之功萬世所賴旱乾水溢一時之災以一時之災而遽忘萬世之功可乎曰變置社稷非真易其人而祀之如伊川之說也蓋言遷社稷壇壝於他處耳 大全問民貴君輕之說得不啟後世篡奪之端乎朱子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並行而不悖也各于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惟其是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詞之不可借而所以啟後人之為者又豈止於斯乎 南軒張氏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民之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民而闇主使民畏己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己者亡驕亢

自居雖迫於勢而憚之然其心日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矣 疑問云民為貴三句大意一串說下當時君人者輕其民與社稷而自恃威重獨屋於天下曾不知天之立君以為民也社稷亦為民而立君特為民人社稷設耳故說得丘民之心者可以為天子諸侯一虐其民將危社稷其君可變置焉即社稷為民禦災捍患食民之報一不能為民禦災捍患社稷亦可變置焉君變置以民以社稷故社稷之變置又以民故則民誠獨貴於天下社稷次之而君為輕君固不可自恃其重而虐其民丘墟其社稷也此通章之意原流走互相關貫非各為分釋各一節各釋一句意便散緩不得立言者之心矣 讀蔡註說云變置社

案禮記疏云凡之衰也周棄繼之者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illegible]

稷解者不蹉謂遷其壇壝非也左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覇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之事也尚書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孔安國曰湯革命創制欲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陳後山談叢云句容有盗改置社稷而盗止下邳多盗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盗亦衰息皆不通古禮而妄為者其盗之止亦偶然耳後山乃取而筆之書亦失考也

○聖人百世之師也

大全朱子曰孟子於二子雖以為聖之清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乃一旦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　問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歎仰之何邪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可能有迹而易見且百世之貪懦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之薑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去病之功為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暑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于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為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薑桂大黃非所以旋于閭巷之間危惡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其意殆以此耶　雲峯胡氏曰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

雲峯此節精巧絶

初問云師也者以己之善興起乎人使人易惡以至中者也聖人行造其極不特為一時之師乃百世之師清和之風奮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聖人行造其極而然也不至乎極安能風動後世使之曠世相感耶觀後世則生同其時而親炙者還善歛德又有甚焉者矣所以夷惠為聖人為百世師　風也者造化噓太和之氣而生養萬物者也故曰鼓萬物者莫疾乎風故一披拂而天地間生生之意四達功力俱忘神且不測乃聖人猶之造化也德立而聲聞揚揚然無止息矣聞之者不猶萬物之鼓於其風勾萌而甲折者乎惟聖人可以當之神妙可容言哉

仁也者人也

劉熙釋名云人仁也仁生物也故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朱子語類云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盡君臣之義即是道所謂合而言之者也　問仁也者人也中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將這仁與人合便是道程子謂此猶率性之謂道也　孟子測曰何謂仁也者人也仁者生之謂也語訛

杏之仁曰仁以其有生意也天地之大德生而已也故其生人也凡存乎人之身者皆生意也何謂人之生意也惻隱之心凡存乎人之身者人之生意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是也何謂合而言之道也合言則仁也人也之名泯而道之名見矣合也者以人與仁本自合一有之于身也人身即仁仁未嘗離乎人也何合之云以離者而言合也仁存於人性復於己蘊于中而發于外全其體而應于用率其性而達於道親親仁民而愛物道之謂也道非他也即人之仁而自道之于事也　淮海近語云仁者人也有此人身便有此天理乃與生俱生與形俱形不可須臾離者也合而言之則仁之理在人之身人之身全仁之

理如親合於父子義合於君臣序別信合於夫婦長幼朋友仁非虛位身非虛器人與仁不相離是之謂道矣子思曰率性之謂道此之謂也　卯古心語云言人之身即是道不論其行不行也以此活人具此生理不能相離便有行意聖愚所同昏明之異耳　矜問云合也者不相離也非分而言之合而言之之謂若把分合來說則稟受之初此仁已着在人身上了何嘗不合即不相離便是合不必謂以人之理合于人之身　仁者生生之理即人之所以為人者也但人而離仁則道不可見若相合而不相離居然降衷之初仁非在內人非在外仁非形而上人非形而下理氣相依形神俱妙彼此融通渾然合一則日用動靜無非當然之則謂道不在是耶　仁也者不覩不聞者也得是人則覩聞之妙出焉而不倚于窈然之虛人也者有識有知者也得是仁則知識之用精焉而不徒為塊然之質仁至此而生生之理流矣人至此而形骸之私化矣故謂之道仁到活動處人到不為血肉之軀處方是道　海彙編云仁與人一合相不可得說箇合而言之道也早是孟子方便接引之辭學者乃以人求仁是使道覓道也展轉成二矣况復求之聞見解會何異埋頭向東走欲取西邊物不知隔了幾重公案　石渠意見補缺云仁也者人也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道也即中庸所謂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外國之木

為是若以仁也者人也為合而言之則似仁在人身之外合而言之方為之道欠通

○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

吹劍録云或問謂上下之交曰孟子在宋有遠行餽金七十鎰在薛有戒心餽五十鎰有言於鄭子陽曰列子居君地而窮若不如好士乎陽乃以君命輸之粟此上交也晉文公過曹曹不禮焉僖負羈餽盤飡寘璧焉公受飡反璧顏魯公在江淮絕糧鄱陽杖卒蔡明遠載米賙之公貽書謝焉此下交也當困厄時無上交則下交可也

○稽大不理於口

荀子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循

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　論衡曰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
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偲偲者投謗為
士者多口臧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愬未嘗感也
徐幹中論曰今夫立身不為人之所譽而為人之所謗者
未盡為善之理也盡為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
其敢謗之乎故語稱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脩身療暑
莫如親冰信矣哉　又曰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
謗其故何也諱之為名也逃之而愈至距之而愈來訟之
而愈多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王蒙戮吳起
之刺閔乎此者也　劉子新論曰天有折之象地有裂之
形日月有謫蝕之變五星有悖彗之妖堯有不慈之誹舜

有臣父之謗湯有放君之稱武有殺主之譏以夫二儀七
耀之尊不能無虧診堯舜湯武之聖不能免于嫉謗由此
觀之宇宙庸流能自免於怨謗而無悔恡耶是以荊岫之
玉必含纖瑕驪龍之珠亦有微纇然馳光于千里飛價於
侯王者誠不足傷其大美也　石渠意見補缺云詁謂按
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意見以為士多
為衆口所憎惡亦通憎乎從心不為誤　講録云士憎茲
多口以士不同於流俗也　程子曰小人多行不義人却
不說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至曰若易污亦是常理故
曰無傷　孔子文王謂其事足以當之非以此詩為二聖
人作也舉孔子以該在下之人舉文王以該在上之人然
則在下者惟患不為孔子耳群小之慍何傷乎在上者惟
患不為文王耳慍之不殄亦何傷乎　學庸解云為士者
往〻見憎於此多口如論語屢憎於人也　原旨云此見
孟子之善說詩蓋六經皆稽實待虛之言故孟子於二詩
一則曰孔子也一則曰文王也能得聖人之心而又不失
詩人之旨此孟子所以為通于六經也雖然豈惟孟子古
之說詩者皆然觀之記傳可見漢世韓嬰猶得此意至于
後之釋詩者乃以其詩為其人之作其詩為其人之事于
是兩者皆泥而不通不惟詩之音響不傳而義理亦晦
矣

賢者以其昭昭

虛齋蔡氏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在人君則人字兼
臣民在人臣則人字兼君民　講録云昭〻者明〻德也
使人昭〻凡其條章約束皆自明德中來必當乎天理合
乎人情其從之也必矣昏〻者使人昭〻忘自責而徒責
人丹條章約束與人情天理相違必多感之無道矣誰則
應之乎故論治者貴知本

○山徑之蹊間

大全慶源輔氏曰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
善端發處體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為氣習所
蔽外為物欲所誘而遂窒之矣　新安陳氏曰學問漸進
則理義日闢學問纔止則理義日窒氣習物欲皆塞理義

之心之茅也學問廢弛譬之茅又生而塞其心矣高子為
人如前篇論小弁後章論禹文王樂其固陋空塞可見
講録云山徑之蹊是人行處行之少頃而路即成少頃不
行而茅即塞都只在頃刻之間不待於久然則理義之心
何以異此　吾人此心得之於天至潔至淨至平至坦初
來渾未知有欲也及情竇將開之時乃有纖芽嫩蘖伏其
中矣此時苦覺悟治之於蚤猶可為也使或不覺或覺而
不治姑息容留日復一日則榛蕪四出荊棘橫生鴟鴞巢
其上而虎兕穴其下矣其初之至潔至淨至平至坦者安
在耶須是勇猛下手芟除斬伐盡去其根絶得復故若悠
悠蕩蕩去之不盡則潛滋暗長不旋踵而又塞之矣

○禹之聲

張懷瓘書録云往翰林見古鐘二枚高一尺許古文三百
餘字記夏禹功績皆紫金鈿似大篆神彩驚人　講録云
禹之聲尚文王之聲高子是總衆樂之聲說追蠡只說鐘
者樂以金為聲作樂者先擊鐘鐘紐欲絶疑是作樂而擊
鐘者多也禹之鐘紐欲絶以其日久用多所致猶城門之
轍跡深以其日久車多所致也文王則未久而未多矣可
以此而議優劣乎　疑問云城門之軌二句專應以追蠡
一句禹鐘之追之蠡非一朝之故城門之軌非兩馬之力
如文王又千餘年其追蠡亦如禹矣不可以城中之軌喻
文王城門之軌喻禹城門車所必由城中車可散行有所
不由者以所不由者喻文王是文王之聲誠劣於禹之聲
也要辨得明　學殖解云一車四馬有兩服有兩驂夫是
可以稱兩也注跡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亦非其
義

○齊饑陳臻曰

盱江何坦曰孟子非有言責而齊王本無愛民之誠心一
請而倘從亦覺其各蹈虎尾矣彼受牧者慦然立視殍不
在其位而狃於數請得不貽攘臂之誚哉以孟子切於濟
民且未免避遠形迹人君不能含己從人則無望乎嘉言
之罔伏也百川學海　語溪宗輔録云齊人之所望於孟子者
利也而孟子之所以自守者義也夫告君以發粟賑民是

亦美事固君子所樂為者但是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
孟子亦將去矣故其義不當復有所言耳君子之所為與
時変化不主故常唯義理何如豈狃其常所為者以取人
之僂快哉　講録云齊王之政負嵎之虎也國人之望爲
娟之迎也復勸發棠是亦攘臂下車者矣衆人固悦之也
其如士君子之笑何哉　志雅堂雜抄云一本作晋人有
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前士則
之後乃為士者笑之文義相屬而於章旨亦合特難與迂
滯者語耳

○口之於味也

石渠意見拾遺云前五者雖性之所欲然得不得有命焉

故君子不設性須要聽乎命也後五者雖命有得不得然皆吾性之固有故君子不說命須要盡乎性也　經子聽解云大率云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與生俱來人人俱要如此全無做作此非性而何但只為得之不得有一命在人心惟危若不曉得有命而一味以為性之所有其勢必至求所不可必得夫人遺道義之防而忘一身之欲只謂太認一性字故君子於此必以命勝之不言性也至于仁義禮智之于父子君臣賓主賢否本自相屬的如何却言命譬如仁必通於父子而舜之遇瞽瞍却便是命不好如註云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豈不與吾說相合第不當復云氣稟耳聖人之于天道何以同於仁義禮智蓋天人本自

相通凡人人理不盡故天道不屬若聖人人之至也故天道屬焉又何以言命如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急切感格天地不動此便是聖人命不好處然父子天性君臣賓主賢否亦然聖人畢竟與天通的皆是一點性靈至處道心惟微偶因相通不來便委之于命而不反于性所必有必通處安得為人倫之至故君子於此必以性勝之不言命也　金臺商訂云聲色味安通於命則嗜慾莫非天機仁義禮智盡其性則天道渾是人事　孟子測曰何謂性也其理生于人之心者也何為命也其理本於天之道者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其理一也何謂君子也以言今之君子云爾也味色聲臭安佚何以謂性也有命而君

性命合一拈出子輿未發秘旨[illegible]矣

子不謂性也五者理無不存所謂形色天性也人之得於天者也即性而命存焉也易曰盡性以至命是性即命也命者天道之中正者也今之君子以五者為己欲則不以為在人性理之所存而不求復之焉則天命之理滅矣仁義禮智天道何以為命也有性而君子不謂命也五者受之於天所謂天秩天序也天之賦于人者也即命而性存焉也記曰天命之謂性是命即性也性者人心之生生者也今之君子以五者為外物則不以為上天妙道之所存而不求脩之焉則人之生理絕矣曰性命一也何以反覆而言之也反覆之所以重致意焉也一則自人之性而本乎天欲其脩之於人以敬天命也一則自天之命而及乎

人欲其敬之於天以盡人性也天人合一性命交脩其惟聖人之學乎　尚友軒臆言曰此孟子辨時人論性命之非盡性者命而已耳目口鼻四肢有物有則是曰天命之性彼形氣之私豈性之謂哉命者性而已仁義禮智天道民有恒性是曰維天之命彼氣質之殊豈命之謂哉可見性命紙以理言認氣為性認氣為命胥失之矣　初問云孟子為當時之人把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認做稟受之性便忘了天命之精其於仁義禮智又煞認是天命之精看得太高而不知已落在稟受之内遂使性命相離日遠於道故其意謂人于耳目口鼻皆謂與生俱生與形俱形人性然也殊不知雖云是性却有箇天命至善之理就在其

中君子不謂止是人性而遂忘天命也此在耳目口鼻中表出箇天命精微之理來也且人於仁義禮智又皆謂繼之者善乃天命之精也殊不知雖云是命却已落在氣質中來通着在人身上了君子不謂此是天命而又在性以外也是即仁義禮智中表出箇承受有着落處也兩性字俱是氣質之性兩命字俱是天命之命上節是性中有命下節是命在性中也　身是軀殼人既不得軀殼耳目口鼻皆是靈明發竅處耳之聰目之明口鼻四肢俱有箇靈明在焉當乎天理即是靈明本體也吾人仁義禮智只在四肢百骸上見從氣質之中即天命所寓非性自性命自命孔子四勿只在耳目發竅處做工夫舍此無所謂理也

故孟子云然　此章教人于耳目口鼻處不要看得太粗於仁義禮智亦不要看得太精總是一箇俱在人身上孟子因人認作兩件其心于欲而暴棄乎理故合而言之

知新日録徐匡嶽曰潘生問性命一也二之則不是今擬孟子口之於味章不但分性命為二且似性有二命亦有二一理一欲相持衡以維操于性命中此何說焉予曰不然此正孟子深于性命處蓋真見其無二而各就人分別之乃直指出原頭以示學者知所歸宿耳何也天地間理與氣二者固混不得其實亦析不得要知流行莫非氣而主宰之者只一理自天畀之曰命自人受之曰性惣之理與氣合者也衆人只見其氣不但聲色臭味安佚欲之與

形俱生者謂之性即仁義禮智天道之本然者亦隨氣低昂且烝而誘之於命皆從流行言也若從主宰言之聲色臭味安佚也獨不曰天則有一定者乎是命也而仁義禮智天道也獨不曰民秉有常然者乎是性也彼君子者非能外人之耳目口鼻四肢以日交接於君臣父子賓主賢否之間然而仁至義盡禮恭智周一一與天脗合焉何哉欲以理節氣質之性非性也人以天勝氣禀之命非命也彼誠見夫真性命頭面超於形氣之上而直通於天載之微只一意向主宰歸宗而區區氣化流行者弗與故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三句孟氏之論蓋昉於此正合一之旨也所謂達天之學也　讀書記云君子不謂性也以其

所資者外物也君子不謂命也以其所取足者吾心也外物則得之不得有命吾心則其進吾往其止吾止也　楊用脩曰不謂性者所以盡性也不謂命者所以立命也善用之則互　梁簡文帝曰眼識無明易傾朱紫一隨浮染則千紀莫歸耳根闇鈍多種衆惡悅染絲歌鼻根耽染六闈流連百和舌根既貪五黃六翁之旨又甘九鼎八珍之味身根頑觸唯貪細軟所以象簟清潤遨遊于夏室重衣狐白溫煦於冬房結駟廣廈動靜必安鵷首翠樓去來有託　明儒經翼曰今人講學以神理為極精開口便說性說命以日用飲食聲色貨財為極粗人面前便不肯出口不知講解得性命到入微處一種意見終日盤桓其中只

王荊公曰神之所為當在於盛德大業德則所謂聖業則所謂大也故神非聖則不顯聖非大則不形此天下之理而古人之大體也

是口說若能於日用貨色上料理經綸時亦以天則應之超脫得淨如明珠混泥沙而不污乃見定力極精的是極粗的學問極粗的是極精的學問精〻粗〻其機甚微非真實用功之人不易辨也王氏 困辨錄云仁之於父子而不得於父子義之於君臣而不得於君臣禮之於賓主而不得於賓主智之於賢否而不得於賢否聖人之於天道而不得於天道命之所值有幸有不幸也然子之於父親也不可解於心臣之於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性也君子不以為命之所遇委之於不幸而不求所以自盡也故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文王以服事殷而得專征伐有非命之所能制回天易命氣命于性也 螢雪

叢談云陳洪範問艾軒先生聖人之於天道如何荅云恰是這地未悟間復問魏聘君荅云正如京師人賣床貼恰用得著觀此二說其意則一

樂正子何人也

正蒙曰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通義曰此訓孟子優于晦菴晦菴不集於注不得橫渠之意也有諸己之謂信晦菴之求欲以知行分先後也至解聖而不可知謂人不能窺測此正墮于妖恠幻妄之說而不自覺矣 象山語錄集云不践迹謂已知血脉之人不拘形著迹然亦未造閫奥樂正子在此地位人作從作警緊明忽時必至於有諸已然後為得也 口義云善是資質信是心地信者善之根樂正子資質本有可欲之善而無可惡之惡是箇善人苟試一不足則善無根基又枉了這好資質了他却又心無所偽這善是根心的又是信人若從這上加學問之功擴充此心而使善至于精實不只是天資之暗合則天真內啟而自順成其內外充實具而美在其中矣夫是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者善誠諸身則形著而明自不容掩這所在德為天德業為王道不復可以一節名偏長目夫是之為謂大大而化之一理自運而已其大也無迹矣是之謂聖聖也者有心而無心者也無心則不可知夫是之謂神所謂神

無方也樂正子二之中天資心地俱好本是作聖根基但學問之功未加未能臻美大聖神之域耳故曰四之下也大抵天資好的人若學問之功未加則善為影響而信非所信樂正子之從於子敖蓋以此也 信處只是有此實心說不得是誠到充實處乃可以言誠所謂曲能有誠也中庸從致曲而至于化亦此意 夷清惠和皆可得而知若孔子聖之時便知不得 原吉云學到有諸已處便是腳根已穩不至彊仆從此至充實光輝大而化之皆自此有諸已者充去以漸而進之不難矣充實之謂美朱子曰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于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

熟而純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朱子曰美能充于內而已未必能發于外也又如是而不
已焉則其善之充于內者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illegible]也
則睟面盎背而施于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
文明是則所謂大也程子曰以瓦礫積之雖如丘山無由
有光輝若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大
而化之之謂聖朱子曰大而不化則其大也猶未離乎方
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
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凍釋混然無迹是則所謂聖也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之所謂神化即心之精神所
出入周流者也不然何以謂之不可知　善者人心之天

理始而為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終而為人之所不可知
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高虛惟在乎有此善而力行
以充之耳　孟子測曰可欲何以謂之善也善也者天之
理人之性故可欲也然而求善于未可欲之前則善之至
也有諸已何以謂之信也信者實也有之於已故實也是
故與善為一者也充實何以謂之美也善有諸已力久而
真積美在其中德之至也充實而有光輝何以謂之大也
光輝者即其所充實之英華在中之美暢于四支發于事
業德之至業之盛者為大人也大而化之何以謂之聖也
化者非他也即其大而化之不見其迹者大之至聖而不
知何以謂之神也神者非他也即其聖而莫知其然聖之
至也　答問集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只此一語起手也在
是結果也在是曰此語謂之起手則可如何却便謂之結
果也曰人若不認得結果東西明白分曉了則其起手亦
必潦草混帳所用工夫亦必不能精采奮厲而勇往無疑
也即如說一個善為可欲便須審實如何為可欲也其可
欲之實審見一分則其欲之之念自切一分其可欲之實
審見十分則其欲之之念又自切十分也故聖賢之學于
起手處即可結果若不可結果的東西必不干他起手也
孟此善字即是性善善字性為固有便是信有諸已性本
具足便是美可充實性自生惡可已便是大有光輝性原
不慮不學而應用無方便是化不可為神不可測也只此

些子善中包含無限造化　海麓編云若論本地風光實
泊然其無可欲也非已可有也本虛而無所謂實也無所
謂光輝也故必化之而後入聖化者若氷雪之消化也至
此始能了悟本地矣然曰化之則尚有能化所在也至于
聖而不可知則融其悟境亡其了心無能化亦無所化非
惟人不能知即已亦不能自知與日用不知的百姓一樣
方謂之神昔黃蘗謂裴公休曰言化城者二乘及十地等
覺妙覺皆是權立接引之教並為化城言寶所者乃真心
本物自性之寶此寶不屬情量不可建立無佛無衆生無
能無所何處有城夫聖而不可知乃稱寶所前並是化城
耳　二程類語曰充實而有光輝所謂脩身見於世也大

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
之尚不免有差若至于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
顔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　中玄問辨錄云問聖
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云非聖人之上復有一等神人
然否曰湯武皆聖人也可謂神乎堯舜孔子皆聖人也可
不謂神乎是聖人之上固有一等神人也

○逃墨必歸於楊

南軒常言云儒者之待異端甚於拒寇敵惟恐其得以潜
滋倘脫也若其回心鄉正亦欲招而納之如逃楊墨而願
歸于儒孟子曰歸斯受之豈非招降納欵開之以自新乎
楊墨害道孟子闢之在孔子時豈無邪說詖行乎不聞

有以闢之何也曰聖人之待異端如中國之眡夷狄也世
治化行則蠻夷率服矣孔子不過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子夏謂小道致遠恐泥而已處之於談笑之間而孟子乃
深排峻抵雖曰出于不得已然亦辞費而力殆矣　口義
云逃墨必楊是在楊墨之道上去不得如夷子學於墨氏
而不安其敎之類墨氏之敎勞身以役神學其敎者不勝
事物之苦必思所以自愛其身故歸於楊楊氏之教獨精
而自愛學其道者事物上通不去然不以外物攖心則靜
虛之中其心將有開悟處故歸於儒歸斯受之者聖賢之
于異端與其心而不攻其迹如孟子之於夷之示之以一
本至情而不攻其教之非也蓋彼之叛而去者心之迷也
迯而來者心之明也不於其迷處拔正之而於其明處容
納之此聖賢之所以為善敎也今之於楊墨辨者攻治之
而已矣束縛之而已矣寧知此道乎故以追放豚為喻
疑問云逃墨二句串說到歸儒上歸斯受之而已者彼一
向在外今反而歸如游蕩的歸家一般原是我家的人如
何不受得斯受之者速與其進也而已矣者受之之外無
他說也蓋收拾游蕩之心止有憐憫誘掖令深其悔堅其
志不復向外走一着庶可望其安心服業耳若更咎責之
束縛之其幾不復生外志乎故知闢而距之者絕楊墨之
外來入而不招者收歸儒之内向

○有布縷之征

管子曰欲為其國者必重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
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
也　南齊書蕭子良曰守宰敝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
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為盜耳愚謂通租宜皆原除
少降停恩微紓民命　陳潜室木鐘集云緩非廢其征但
不作一時併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稅孟秋農乃
登穀始收穀布縷征之夏粟米征之秋乃古法若唐分兩
稅名同實異失孟子之意矣　黄葵峰曰粟米之征自百
畝之田出布縷之征自五畝之宅出　周禮小司徒均人
云凡均地征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
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此皆以力而任事其所謂力

役之征與　此所謂布只是夏布麻所為者若今綿布則彼時中國未有也

〇諸侯之寶三

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為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為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　困學紀聞云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為寶故曰諸侯之寶三

講録云土地以立國人民以守土政事以治民故皆為

諸侯之寶此三寶者當時諸侯亦知之而不深知寶巳之土地卻又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是反啟乘凌之釁也欲寶土地須先寶人民欲寶人民須先寶政事政事得宜便民心一而土地固矣然此三寶又以寶賢才為先寶珠玉者開之極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寶安在耶

〇盆成括仕於齊

講録云人須要聞道聞得大道時便知以天下為度其作用出來自然有大經濟大規模小有才而未聞道者為才所使恃才妄作必不免于殺身故與其有小人之才寧無才　看來才亦不論小大都不可使如東坡亦是箇大才的人卻每每露才取忌若非神宗優容則怨望諸詩亦幾不免矣郭公甫云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采珠人吁可畏哉　文士傳孫登謂嵇康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新唐書史臣曰殺人多才未始不為患故鄧舒以雋死而鄧析以辯亡若兩人者所謂多才者耶

〇孟子之滕

新唐書陽城傳柳宗元遺何蕃等書曰論者以為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道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孟軻館齊從

者竊屨彼聖賢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　陽明子曰今之時苟有一念相尋于學者真所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喜矣況其章縫而來者寧不欣欣然以接之然其間亦豈無濫竽假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于此而求其真者耳譬之淘金於泥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十九然亦未能即舍沙而別以淘金為也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聖賢其皆此意也歟　虛齋蔡氏曰教人者當各因其才自不得不別其科條以教之如孔子四科亦是夫子之教自有此等名目故曰有成德者有達材者設科之意如此　往者是向日之不善也來者

是今日向善而来也不是説後日之不善予以是為竊屨
来與是指從者来字竊意與下文来者不拒之来字皆同
蓋不為竊屨来則是以向道之心而来矣　一説館人之
意謂自門墻而去者不追望門墻而来者不拒苟以求教
心至即悉攝受是以徒衆猥雜容或有竊屨之事也
○人皆有所不忍
朱子語類云問此章首言仁義而後專言義者何也曰仁
只是一路不過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
頭項多又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就至粗處説未可以
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説入至細處否曰然　大全
新安陳氏曰達如導水自畎澮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

水達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惟達而後能充如擴而充之之
意　講録云此章要人充仁義之心首節空説箇不忍不
為次節總指點不忍不為之實三節至末節又申明充無
穿窬之心之意　淮海近語云不忍不為此真心也達之
於所忍所為擴充此真心也至仁義不可勝用無所往而
不為仁義真心擴充而此心之全體得矣仁則統體義有
萬殊故精於義之至然後成仁所以又以爾汝之實言不
言之餂示以統類至義之盡而仁之統體無不盡矣　荅
問集云達字即泉之始達之達其充字方達到盡處然仁
自體言義主用言亦有漸進而充之之意即如無欲害人
是心之仁處而穿窬即害人之事之一也充無欲害人之

心則穿窬之事又豈其所忍為也哉充至無受爾汝以及
餂人是不忍挾陷乎人可見必心不忍而後事可不為也
故仁者統兼萬善而義禮智信皆仁也　口義云害人與
穿窬是人之所必不忍必不為者至於爾汝語默之際又
人之所易忽者充其無欲害人無為穿窬之心至于爾汝
語默之際無一而非此心是乃所謂以其所不忍達于所
忍以其所不為達于所為也蓋害人與穿窬皆所不忍不
為而隱忍爾汝之稱以語默餂人則其所忍所為者故舉
此以見例　聚岡講意云人能無穿窬之心實該下二條
蓋謂之曰充無穿窬之心則貪昧隱忍與便佞隱默之事
皆在所不可為矣充之云者正謂充到此地位耳穿窬事

顯無受爾汝則較密矣至於言餂益細密矣雖一節密於
一節而實皆充之一字所該也下二節不過指出所謂充
無穿窬之心者如此耳　大全朱子曰看来實字對名字
説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
於身而去其有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
若我身有不是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
知新日録黄葵峰曰充無受爾汝之實不曰之心只曰
之實只是無受爾汝一端充而達之也或云充無受爾汝
之實亦是拓而滿之凡如無受爾汝之類皆充之也非也
如此則又與上文充無穿窬之心重出而贅大抵上節充
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則凡推諸不忍其民不忍

其物不忍天下國家皆舉之矣但不曾一一說出耳上文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則凡推諸不苟辭受不苟取予不苟出處不苟去就不苟富貴功名皆舉之矣但不須一一說出耳大抵爾汝語默二節則又并及其細末隱微所在亦皆充到盖推類以盡其餘所謂至義之盡也然人以爾汝相稱是有輕忽之意雖一時造次勉强受之其本心便覺慚愧不平之意是謂無受爾汝亦無穿窬之類也若不充之竟含昧隱忍焉耳則其無受爾汝之意非𡧓矣此充字只是充滿其無受爾汝之𡧓也君子處此必有中正之道可與講正則講正之不可與講正則或不復認見不用交接或不得已而交接不與交談或反已自咎使之覺悟之類便是足其一念之無受爾汝處而𡧓之也無所往而不為義者言雖一稱謂之間人所忽以謂細事末節於義無甚傷害且必充其無受之𡧓則無所往而不為乎義矣即充無受爾汝之𡧓處見其無所往不行乎義也或以無適非義更無欠缺解不知本文只云無所往而不為義耳今行了為字只云無適非義可乎　東坡曰惟其不為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惟其不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　孟子以為聖人之道始於不為穿踰而穿踰之惡成於言不言人未有欲為穿踰者雖穿踰亦不欲也自其不欲為之心而求之則穿踰足以為聖人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免也因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為盜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為用　講錄云餂人以言餂人以不言此是最細處人多不覺者故又說出來此類都是心上不光明纔不光明便不是義故曰皆穿窬之類也充義之學愈說愈細愈充愈精細微處且不為之況其粗者乎又況其甚者乎義到極盡處仁亦到極盡處矣寧有二學乎哉　孟子測曰以言餂之以不言餂之何以為穿踰之類也以其有心於窺伺也窺伺之心盜心也必盡去如此之心然後為能無穿踰之心也義之盡也

○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

大全朱子曰說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四方八面皆看得見此理本是遠近博約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謂只是一但隨許多頭面去又不可不去逐頭面理會也　原旨云此章足以見當時之學術如告子公孫龍之輩則言近而指不遠失之淺陋如莊子列子之徒則指遠而道不存失之荒虛皆非所謂善言也如楊朱之為我則守約而施不博是為無用墨子之兼愛則施博而守不約是為無體皆非所謂善道也惟聖賢大學之道其旨遠其辭文其守約其施博則非異端之所能及矣　疑問云近遠博約字不必細細挑剔孟子意專重在近與約二字觀下文自見人病舍其田一節最難體貼然只說得個舍已而務博必

無以平天下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句是影語所求於人
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緊緊頂上說見得天下事當先自
任於己求人重自任輕顛顛倒決不可行所以說道之善
在守約而施博知得道之用約則知言之貴近道章意自
了了矣　淮海近語云善言善道不是兩截以心明道為
善言以心體道為善道下指出君子之言與守亦非有異
于人言乃衆人之庸言故不下帶而道自存也行乃衆人
之庸行故脩其身而天下自平也然言行雖是一道畢竟
言非難守難故下文單言不守約而務施博之病以見不
可求人重而自任輕盖明道不若體道之為真而教人不
若脩己之為急也　荀子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　二

程顥語曰帶蓋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古人於一帶必
皆有意義不下帶而道存猶云只此便有至理存焉　李
袤陽曰記曰視不下帶其言至近然道存者何也視上於
帶則傲下則戚傾則奸無是三者非道乎故曰善言　孟
子側曰君子之言何以不下帶而道存也不下帶者心也
心至近也道至遠大也道本於心言心而道存是言近而
指遠也　知新日録云不下帶是身言此脩此惟言在此
故脩在此惟脩在此故言亦在此非言自言而脩自脩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不以此為脩亦不以此一而言矣
非專指不能守約也人病節是影語　講録云君子之守
只在脩身天下何以就平得盖天下之平雖還要多少政

事然身却是本也身脩便是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若
政事無一不得其理而天下平矣若是箇愚不肖的身安
得有好政事出來平天下乎　天全南軒張氏曰舍其田
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身而治人之譬也不務任己者而
責諸人其自任亦輕矣盖不知一身為天下之本故也

○堯舜性者也

朱子語類云湯武反之雖同然細看來武王終是疎略成
湯却孜孜向進如其伐桀所以稱桀之罪只平說過又放
桀之後惟有慙德武王數紂至於極其過惡於此可見矣
　問學拾遺云身践履也反復也復則至聖人之地　講
録云首條言堯舜湯武性反之不同下二條況論性反之

事不就堯舜湯武說然堯舜所以為堯舜湯武所為湯武
者亦不外是矣　孟子測曰堯舜何以性者也合乎其自
然者也湯武何以反之也復乎其自然者也自然者性之
德也天之理也何以謂盛德之至也積盛所發也無所為
而從容中道也何以謂非為生者也哀誠之所發也無所
為而哀有要也何以謂非以干祿也脩天爵而人爵從之
也無所為而經德也何以謂非以正行也言由中出也無
所為而謹言也無所為者性之德也天之理也何謂君子
行法俟命也脩身以俟之也君子所以勉進乎其自然者
也法也者自然之理也天之則也人心之矩也為所當為
無所為而為以俟夫力到功深處忽乎不知天命之在我

而命自我立也正義明道而無計功謀利之心也君子所以希聖而希天者也　松原會語云從頓入者即本體以為工夫天機常運終日乾業保任不離性體雖有欲念一覺便化不致為累所謂性之也從漸入者用工夫以復本體終日掃蕩欲根祛除雜念求以順其天機不使為累所謂反之也若其必以去欲為主求復其性則頓與漸未嘗異也　疑問云此言堯舜湯武始別而歸同見人不可不盡其性意性是人所同有的少有損壞便不是性然却可脩而復之脩而復之亦性也故湯武與堯舜並稱動容周旋中禮非禮在而聖人中之也聖人舉動處便是禮即由仁義行意所以說盛德之至哭死而哀而非為生自是所

性之痛悼經德不回而非以干祿自是所性之蹈履言語必信而非以正行自是所性之誠實是皆所謂性者事行法以俟命法字即性之理凡天理所當為的端端正正有箇規矩準繩在行法俟命是於此理之端正者一毫不放過終其身行之而此外絕不計較是所謂順受其正者所謂立命者反之之後亦何異於性者哉註非有意而為非有所為而為句好　必信之必非期必之必不期必而自致也正行之正字即勿正勿忘之正字　荀子曰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厲騖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于其中焉方皇周浹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　講錄云動容周旋重周旋二字動容的一圓轉處乃至小而易忽者此處且中禮大處更不消說盛德之至不是推由只見得自然意禮是天理聖人一身渾是天理發出來的自然都是天理之節文故雖周旋亦中禮也　石渠意見拾遺云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是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哭死而哀以下三者皆天理之當然君子所以復其性反之之事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何也哭死而哀言哭死當哀非為生而哀也經德不回經德當不回非以干祿而不回也言語必信言語當必信非以正行而必信也是皆行其天理之當然也　大全朱子曰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故須行

法以俟命也　行法以俟命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忠武侯言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典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　講錄云法即性之作用處經德言語動容哀樂之類各有大中至正之則謂之行法以俟命者是惟盡其在我而非假此以趨吉避凶也性之者自然而非有意反之者雖有意而非有所為有意者猶待術為而只未可以語性有為者則卒歸於功利而不足以復性矣

(一)說大人則藐之

大全朱子曰説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説而言如曰見大人
則藐之則失之矣蓋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是藐其
堂高數仞之類耳這爲世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
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　莊子曰古之所謂得志者
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
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
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
俗　講録云堂高二句是宮室之巍巍食前二句是食色
之巍巍般樂三句是宴遊之巍巍在大人者我皆不爲而
在我者皆古聖人之制彼以富貴我以德業彼以名利我
以文章吾何慊於彼而亦何畏于彼　胡氏傳家録文定

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
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
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常愛諸葛孔明當漢
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
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
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
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
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
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

○養心莫善於寡欲

管子曰虚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　文子云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何也先生曰此亦未可便以爲非誠字有以工夫説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的工夫明道説以誠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之言自是病痛不可一例吹毛求疵

欲有二乎哉人所不能無者不可謂欲矣

困學紀聞云道家者流[illegible]

焉養心不如寡一欲謂不如孟子之七字

去其誘慕除其嗜欲　朱子語類孟子曰其爲人也寡欲
章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爲消長分數其爲人也寡欲則人
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寡則天理分數
多也其爲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
存焉者寡則是天理分數少也　孟子説寡欲如今且要
得寡漸至於無　呂吉甫表曰靈府之間有若清畔之上
雖晋金屑亦翳神光　游立軒曰周子言寡之又寡以至
于無其所謂欲與孟子所言之欲不同蓋周子之所謂欲
乃指私欲之欲不可有者也孟子之所謂欲是耳目口鼻
四肢之欲人之所不能無者雖聖人亦不過節之而不流
耳小註謂天理人欲迭爲消長乃是心逐於欲之欲而非

孟子之本旨矣　王青蘿集云始初天以道命疑爲人物
則此軀殼亦是性但以既凝爲體質則塊然爲器矣其輕
清流行主宰於其中而靈者此真性也程子云人不可從
軀殼上起念夫耳目之欲聲色口之欲味四肢之欲安逸
此軀殼上起念也人當從心性上起念不可從軀殼上起
念故軀殼之欲或無因而起者此内欲之萌中庸所謂慎
其獨是也或因物之感而起者是外欲汩之孟子所謂物
交物則引之是也故念頭一起即是感物而動百孔千瘡
皆從此出乃性之欲非復未發之真矣惟聖人心性常虚
明凡物之感所過者化更無罣滯是以内欲不萌外欲不
汩真性常著其餘心逐物而動乃軀殼起念非真性也佛

寡欲如此暫是新

此條老子與宗真誥名理至此真是有[illegible]波河[illegible]

氏謂人性本善直下便是其說又太高蓋竊見其一二而欲詬吾高明之士也若直下便是即是天生自然的理人然聖人之所敎人必在克己復禮者蓋自大賢以下心之感物未免理欲交戰苟非敬以閑之鮮不逐物而妄矣淮海近語云心本無欲有欲則失其心之本體矣寡欲者求以復其心之本體也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之本體復矣　口義云寡欲對無欲說聖人無欲賢人有欲而能制之戒懼謹獨心常作主凡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動于心者都以道制漸漸輕省便是寡欲不是十分欲去了七分猶有三分在也　尚友軒臆言云從自性上流出便是理不從自性上流出便是欲孟子所謂寡欲非是不能盡去

而姑少之當好則好當惡則惡日用流行莫非天命之性能此便是無欲便是聖人不明寡欲之說若為多欲者調停目中固着一塵不得　清淨經曰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淨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欲未遣也　了真經曰寡慾心靜思情累輕　三茅真君云靈臺湛湛似氷壺只許元神在裡居若向此中留一物豈能證道合清虛

○曾皙嗜羊棗

疑問此要重曾子不忍二字父沒而不能讀其書手澤存焉耳母沒而不能飲其杯棬之器口澤存焉耳亦是此意講録云諱名不諱姓況說不專指父的姓名姓所同者稱之而不嫌名所獨者稱之而有礙以此諱名不諱姓膾炙所同者食之而不覺羊棗所獨者食之而不忍以此食膾炙而不食羊棗

○孔子在陳曰

疑問云此要識聖賢轉移世道之挽惟在開明人心以消其邪慝蓋此道在人心大公至正經常不易是堯舜嫡傳孔子望中行以繼其統全是此意中行不可得而思及狂獧庶幾哉振拔有為可以造就耳無端生出鄉原來不狂不獧闇然為媚世之行迹其心術真極奸猾之尤者而却潜匿於吾黨中不若外來之邪說可昌言以排其辭居

子思絕此亂德之害只是反經一着歐陽子所謂脩其本以勝之之說也此是孟子一章大主意　講録云自孔子在陳至是又其次見聖人所以取狂獧之意自過我門而不入我室至斯無邪慝見聖人所以惡鄉原之意取狂獧者以其雖未至於中道而猶可進也惡鄉原者以其雖有似乎中道而實則害中也　進取不忘其初正說狂簡之為人進取是志大不忘其初是略於事初之所為必有不是處不能改是不忘也　知新日録李九我曰吾黨之士狂簡猶云吾黨狂簡之士蓋狂簡是當日所目以為狂簡者也進取不忘其初言其進取向上之意猶如往日是取他的意或以進取為狂不忘其初為簡非是　人物志云

李氏偏有所指氣甚不平亦未狂狷之耶

狷介之人徒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普為穢益其
拘是故可與守節難以変通体動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
意之大很而以靜為滞果其戧是故可以進趨難與持後
卓吾李氏云顏子没而未聞好學在夫子時固已苦於
人之難得矣況今日乎是以求之七十子之中而不得乃
求之於三千之衆求之三千而不得乃不得已焉周流四
方以求之既而求之上下四方而卒無得也於是動歸予
之嘆曰歸與歸與吾黨小子亦有可裁若其切切焉唯恐
失人如此以是知中行真不可以必得也狂者不蹈故襲
常不踐往迹見識高矣所謂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誰能
當之而不信凡鳥之平常與已均同于物類是以見雖高

而不實不實則不中行矣狷者如夷齊之倫其守定矣所
謂虎豹在山百獸震恐誰敢犯之而不信凡走之皆獸是
以守雖定而不虛不虛則不中行矣是故曾點終于狂而
不實而曾参信道之後遂能以中虛而不易終身之定守
者則夫子來歸而後得斯人也不然豈不以失此人為憾
乎哉若夫賊德之鄉愿則雖過門而不欲其入室蓋拒絶
之深矣而肯屑以人類視之乎哉而今事不得已亦且與
鄉愿為侶方且盡忠告之誠欲以納之於道其為所譬疾
無足怪也　淮海近語云萬章疑夫子之思狂狷孟子則
以為足以得道萬章疑夫子之詭鄉原孟子則以為足以
害道道者孔子所傳于堯舜禹文之道所謂經也是民生
之恒性古今之秉彝也夫子思得狂狷傳之者正此經也
邪慝即鄉愿害道之類也經正而民無邪慝吾道盛則異
教息是孔孟之所同望於吾人者也　羅念菴云臨終而
歌豈曾晳之善聖人之取狂在其志不在其行也　講録
云何以謂之狂是問狂之實其志嘐嘐然者志之高曰古
之人古之人者言之高東字從高字生來未須責以高者
只平平就其行考之亦不能掩其言也　大全慶源輔氏
曰狂者是合下氣質高明便自有所見者獧者是合下氣
質貞固便自有所守者聖門學者必中和合德然後為豈
所謂中道者是也此等人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狂獧
也　雲門會語夫狂者志存尚友廣節而疎目旨高而韻

遠不屑彌縫格套以求容于世其不掩處雖是狂者之過
亦其心事光明特達略無迴護蓋藏之態可幾于道天下
之過與天下共改之吾何容心焉若能克念則可以進乎
中行此孔子所以致思也若夫鄉愿一生幹當分明要學
聖人忠信廉潔是學聖人之完行同流合汚是學聖人之
包荒謂之似者無得于心惟以求媚于世全體精神盡向
世界陪奉與聖人用心不同若矯情飾偽人面前忠信廉
潔在妻子面前有些敗缺妻子便得以非而刺之矣謂之
同流不與俗相異同之而已謂之合汚不與世相離合之
而已若自已有所汚染世人便得以非而刺之矣聖人在
世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鄉愿之為人忠信廉潔既足以

媚君子同流合汚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美無滲漏堯舜之聖猶致謹於危微常若有所不及鄉愿傲然自以為是無復有過可改故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似德非德孔子所以惡之尤深也三代而下士鮮中行得鄉愿之一肢半節皆足以取盛名於世究其隱微尚不免致疑妻子求其純乎鄉愿且不易得况聖人之道乎夫鄉黨自好與賢者所為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毫不從人轉換鄉黨自好即鄉愿也不能自信未免以毀譽為是非始有違心之行狥俗之情虞廷觀人先論九德後及于事乃言曰載采采所以符德也善觀人者不在事功名義格套上惟于心術微曖處窺而得之譬之

秦鏡之燭神奸自無所遁其情也　石渠意見補缺以為曰何以是嘐嘐至古之人當在上文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之下是問何以是嘐嘐之辭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似答辭亦有脫誤行何為踽踽涼涼之說行何為踽踽涼涼亦是問辭而無答辭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于世也者是鄉原也是答何如斯可謂鄉原矣之辭集註謂鄉原譏徃者曰何用是嘐嘐行不掩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之人耶又譏獧者曰何必踽踽涼涼而無所親厚哉且鄉原是同流合汚之人又何說譏人乎集註之說不無牽强以愚意度之狂獧自是一章鄉原又是一章因是錯亂脫誤混作

一章所以不通暢也　講錄云前併說孔子思狂獧此因鄉思獧之故是又其次對故思其次看中道是上者狂次于中道獧則又次于中道矣　論衡曰偉士坐以俊傑之才招致群吠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鶩下循不肖哉不肖鶩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愿也鄉原之人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惡也　蘇文忠公集云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以古之人為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為足以已矣則是不亦近似於中庸邪此孔子孟子之所為惡鄉原也惡其

似也　大全朱子曰鄉原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狥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夫理之是非彼狂者嘐嘐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自是為己不為他人鄉原反非笑之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眞鄉原也　貢受軒曰鄉原所以見絕於聖門只為他媚世一念重一生精神心思只陪奉世界縱做到無非無刺人皆信之其病痛愈深不可救藥與自己性命全無干涉且包藏得一肚子穢惡盜

名挨世故曰德之賊若是真為性命漢精神只向裏面打
疊自成道更何暇去照管人耶　鄉黨自好即鄉愿也夫
鄉愿自好與賢者所為原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
非一毫不從人轉換自信而是雖天下非之而不顧自信
而非雖天下是之而有所不為若不能自信其心未免以
毀譽為是非於是有違心之行徇俗之情外脩若全中之
所依者鮮矣蓋善觀人者不在事功名義格圍上惟於心
術徹處容窺而得之辟之秦鏡之燭神奸自無所遁其能
也苟能自反一念知耻即可以入於狷一念尚友即可以
入於狂一念隨時從道即可以入於中行出乎彼即入乎
此或主或奴勢使然也顧乃不知决擇取裁顧甘於其所

惡者不甘心於其所惡者是亦可哀也已　鄒東廓曰古
之狂者嘐嘐勝人而行不揜世所謂敗闕也而聖門以列中
行之次忠信廉潔刺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
為德之賊其顧為狂以進取不願為愿以媚世　古之不
入於俗久矣求合于古則必咈于俗而闇然媚于俗者且
將得罪于古故士君子寧受多口之憎而倨倨尚友于千
載之上然後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　口義云鄉愿分明
以中行自任想當時之人亦以鄉愿為中行故萬章因論
中行狂狷而併問及之中行之人不狂不狷道不違俗鄉
愿亦不狂不狷道不違俗但中行之道不違俗是理得于
心從心上變化出來此理無所不通與人不相違所謂天

下之達道也鄉愿認人情合處便是道故與世低昂以求
合乎人情外面分明近似而實非有得於心者故迹愈似
而道愈非以其發乎私情而不本乎吾心之理故也此量
斬截道之根原故為害道賊德而孔子惡之　堯舜之道
亦無舉無刺同流合汚亦衆皆悅之鄉愿只增得一箇似
字堯舜之道裡面做出鄉愿之道外面竊來一箇是德一
箇是賊故曰德之賊也　邪正不兩立邪勝則必害正如
莠與苗並植莠必盛紫朱同器紫必勝佞利與信義並陳
佞利必行鄭聲與雅樂並作則聽鄭聲者必多矣故鄉愿
亂德聖人安得而不深惡之　周官以六德六行六藝教
民而偽言者有禁偽行者有誅此反經之教也當時道德

一而風俗同此經正則庶民與也故孟子論辨異闢邪之
要而歸宿於此　講錄云鄉原是懲狂獧之齟齬於世而
自立一等行狀者故譏狂之言如此譏獧之言又如此譏
狂則必不為狂譏獧則必不為獧故閹然閉藏退縮不
敢出一忤人之言不敢行一矯俗之事只專為媚悅以取
容於世是以謂之鄉原也　宋林道省心詮要云以忠沽
名者訐以信沽名者詐以廉沽名者貪以潔沽名者汚忠
信廉潔立身之本非鈎名之具也有一於此鄉原之徒又
何足取哉　王文成公年譜請問鄉愿狂者之辯曰鄉愿
以忠信廉潔見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汚無忤于小人故非
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

也同流合汙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臨境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眞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卽聖人矣惟不克念故闊略事情而行常不掩心尚未壞而庶可與裁曰鄉愿何以斷其婦世曰自其譏狂狷而知之狂狷不與俗諧而謂生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愿志也故其所爲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于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于虞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況聖人之道乎曰狂狷爲孔子所思然至於傳道終不及琴張[illegible]而傳曾子豈曾子亦猶者之流乎先生曰不然琴張輩狂者之稟也雖有所得終止於狂曾子中行之稟也故能悟入聖人之道　藝文類聚云鄉愿者竊堯舜之似以亂其眞其忠信堯舜之忠信也其廉潔堯舜之廉潔也然非有忠信廉潔之心也竊忠信廉潔之似而已竊其似以自居而至于無可非無可刺竊其似以施諸人而能同流合汙以通乎人情愈非愈似愈似愈非　譚錄云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是鄉原的本色自以爲是鄉原所以不可入堯舜之道者全在此若不自是而有悔悟之機則亦可與入道矣　淮南子曰夫物之相類者世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乱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

徐幹中論曰仲尼之沒于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聖人之眞也各兼說特論誣謹一世之人誘以僞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惙惙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內關之疾也非有痛瘀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夭而扁鵲之所甚惡也以盧醫不能於而遘之者不能攻也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汩乱乎先王之道譸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爲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于內形勞于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皃之文辭聲氣足以餙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遹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僞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

賢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已不
逮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　荀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
鄉愿亦無殺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
僞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
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
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姦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夫
仁禮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
君子之於道也審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　廣弘明
集云棄實都者以非器也廢石田者以難蓺也賊左道者
以厓僞也　賢佞相濫佞泄而賢彰聖詐難分詐窮而聖
顯猶虵牀與蘼蕪麴質違方者辯其容狗吻與素華齊根

晚藥者分其性　講録云惡似而非是總語以下皆似而
非者惡莠惡佞惡利口惡鄭聲惡紫亦輕歸重在惡鄉原
鄉原之亂德不惟自己不可入堯舜之道且將率天下之
人而皆為堯舜之賊矣孔子之深惡痛絶也有以夫　大
全慶源輔氏曰佞者有口才能辨說故以為才智之稱惟
其能言則其說多似義而實不然故以為害義巧言之人
徒尚口而初無誠實故以為害信鄉原既說狂者故不狂
又說獧者故不獧衆皆悅之故人皆以為善而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實非此聖人所以恐其亂德
而深惡之據論語所載亦與此不同雖有詳略然其惡似
而非之意則一也　程子曰佞者才智之稱利口者辨詐

之名佞者慧而黠其言巧攻之而無以破其說也故不正
而亂義利口者便而捷其言多覈之而無以得其情也故
不實而亂信　中玄問辨録云問惡鄉愿恐其亂德也鄉
愿何以亂德曰黝堊殊形高深異致則人得而辨之可辨
則何能亂惟夫非忠信而似忠信則人以為忠信斯亂忠
信矣非廉潔而似廉潔則人以為廉潔斯亂廉潔矣閹然
媚於世則人不知其非而崇尚者多矣故亂德故可惡也
曰今之為士者何如曰上焉者學於鄉愿其下則巧言令
色足恭匿怨反其人者而已矣曰何乃至是曰如此者則
為厚德為善官則違不如此者則為剛方為拂衆則滯是
故從栄而士無學脂韋習而官無政士無學故節義不

興官無政故紀綱不振于是乎上下支吾彼此推委苟俸
無事偷安自便無復忠君憂國之心倘值時勢危疑卒有
大事則皆束手旁觀誰任匡扶之託此有識之士所以寒
心而長慮者也曰然則世無君子乎曰何為其然也有之
但必不諧於世故君子之道鮮矣　講録云君子反經經
即堯舜孔子所傳之中道此道原在人心只為異端邪說
近似亂真人心為其所迷反經者只於人心上發明之復
此真是的常道常道既復是非曉然明白人人便知所適
從而日歸于中正日入於真醇邪慝若鄉原之類皆無所
容於世自然絶無了故轉移世道者只在開明人心更無
別法也　孟子測曰何謂君子反經而經正也經正也者

孔子所謂中道也君子者狂獧之士志於道者也狂取于獧則損其過獧取于狂則益其不及而合復乎中道也中道也者常道也天地之常經也如是則天下之民同受天地之中以生者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及之民皆興於善而各得乎心之同然者也何謂庶民興斯無邪慝也民罔非中而邪慝者皆化而為中邪慝無所容于其間也夫何憂乎鄉原

○由堯舜至於湯

講録云此章是孟子任道統之意五百有餘歲大約世數如此或有不齊處亦不必泥也見知聞知不平看重在見知上蓋天下事必有作之者而後有述之者必有倡之者

而後有和之者惟有見知者歷歷傳之於後是以有聞知者繩繩嗣乎其前矣見知聞知不必取徵于書傳書傳所紀者有限聖賢所知者無窮也　石渠意見補缺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意見以為如此說則是決然不復有見知聞知之人非孟子意也謂之無有乎爾者是反說之辭猶言豈無有也蓋孟子之意以為孔門弟子速肖者七十二人豈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今日豈無有聞而知之者觀於此言則孟子隱然以聞而知之自任也意在言表及觀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之言則其以聞而知之自任之意豈不益可見林氏之說可謂不知孟子之言不知文公何為取之以誤來學惜哉　中玄問辨録云此孟子自任之意也蓋曰聖人者出必有見而知之者衍之於前而後聞而知之者得以承之于後蓋振古如斯也然堯舜至湯湯至文文至孔皆五百有餘歲焉惟皆先有見而知之者故後聖得以聞而知之也今也去孔子之世僅百餘歲既非若五百餘歲之遠况鄒魯相去又甚近其矩範有存焉又不止於世之未遠而已也然固無有見而知之者爾乎則亦無有聞而知之者爾乎蓋謂見知之必有而吾之聞知為尤近也其前後文義亦自明白曰林氏云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甚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有

餘歲又豈有聞而知之者乎其說何如曰若然是謂見知聞知之必無也不惟非孟子之意而後先辭語不相應亦自不成文理且既謂之決無見知聞知者矣乃言世之未遠可也而又言居之甚近何為固知其必不然也　翼疏耿天臺曰孟子叙堯舜禹臯湯文伊虺孔子見知聞知不知所知何事如今博士家所箋註云此姑無論如世稱有悟自負為知者不可指數乃孟子上下五百年間所許知者僅一二三人而止何耶今吾輩自省於此知耶未耶若於此未知可已耶不可已耶　黄氏曰抄云篇末叙自昔聖賢相承有功萬世孟子平生衛道之切自任之勇皆自此來韓昌黎得此而作原道程伊川明此而作明道序

朱子語類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嘗于一郵亭梁間因見此語又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

中行之道惟聖者能之故顏子具體而微其學猶無傳傳
者必其剛毅有立如曾子子思皆然三傳而至孟子遂能
尊孔氏而闢楊墨明王道而黜霸功卓然有功萬世嗚
呼盛矣而世猶或譏之然李泰伯以富國强兵為學其譏
孟子宜也如司馬公大儒亦譏之豈非孟子說誘時君變
化百出溫公守樸意見所不合歟吁此可與權之難矣
通考仁山金氏曰邵子經世書自巳會之末以運經世之
一之末歲在甲辰而帝堯即位二聖相授至經世之亥一
百四十歲而交午會以運經世之二之子歲在甲子禹攝
之八年下至經世之三之卯歲在巳未凡四百五十三年
而成湯有天下下至以運經世之四之亥歲在癸亥凡六

百三十九年文王為西伯以運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
六之未庚戌之歲凡五百八十七年而孔子生又七十一
年庚申獲麟三年壬戌之歲孔子卒至以運經世之七之
寅乙酉之歲孟軻至梁上去孔子卒凡一百四十三年
趙氏惠曰孟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
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
共公二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一百六十四
年而魯平繼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餘歲則孟子必生
於穆公之末共公之初以魯平公之將見孟子而臧倉沮
之梁惠生見之而稱曰叟其年先後於穆共之間槩可見
矣　原吉云時說因孟子然而無有乎爾二句遂以為非

[illegible]

有見之者續之於前則聞知者亦無以得之于後此說非
是觀孟子之言前只云其是見知其是聞知是論道統一
脉相承從來兩項人接續不斷至末節嘆今世已無見知
其脉已斷了則後世已諒無聞知之語意只是如此朱子
解之亦只是如此非謂聞知者必專待於見知以啟之也
若正論聖人道統之傳則湯豈有舍堯舜而先聞于禹臯
陶文王豈有舍湯而先聞于伊尹孔子豈有舍文王而先
聞于太公望散宜生耶而孔子又豈必待太公望宜生以
啟其傳耶觀此則可見矣　元史吳澄曰道之大原出於
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
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

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
其元顏子其亨乎子思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
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
則可以終無歸哉　乾蓬綠野書院記關中有大儒曰橫
渠張先生當宋之盛以道鳴于時君子以其德尊與孟子
比夫自堯舜至于孔子卒五百歲而道一傳孔子沒而道
無所屬此孟子之自叙而其自任之意亦可見也至昌黎
韓氏以軻之死不得其傳則直歸之孟子矣然至其時已
千歲所謂以其數則過矣者而秦漢以下儒者亦多而曰
不得其傳則孟子豈易比哉自唐至于宋又五百歲始得
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先生實並時而出而君子獨以先生

比之孟子雖程子亦推稱之則其人士之高豈非振古豪
傑之士哉

談經菀卷之四十

引經釋叙

引經釋者何四籍中有所引六經語而余師陳先生為輯其注釋也六經之在四籍者業已有釋矣先生離之於四籍而以其釋隸之也何釋四籍者恒於所為引者詳焉而所引者則略也又古之引經者多遷其說以就已而經未必然也釋者亦姑就夫其說以為釋而它經之未必然者不論也今之學者人業一經其它即正文或未之見而况古今注傳邪愚者安其略與未必然者而識益陋智者惑其

引經釋目錄

引經釋目錄終

引經釋卷之一

枝指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年友管一德士恒校

大學

書

康誥曰克明德

孔穎達疏曰惟汝大明德之父文王能顯用俊德

蔡沉傳曰明德務崇之之謂

陳大猷曰德者人所同慕感化人心之本也文王則克明之使民慕而入於德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孔安國注曰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

孔疏說文曰顧還視也諟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為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常目在之言其想像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天下地之神祇也

蔡傳曰顧常目在之也諟古是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伊尹言成湯常目在是天之明命

朱紫陽曰古註云顧謂常目在之也此語最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

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益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

陳雅言曰顧諟者即敬也推此心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即所謂顧諟明命也

蘇子瞻曰顧眷也以言許人曰諟言湯為天命之眷許也

帝典曰克明峻德

孔注曰能明俊德之士

孔疏曰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然則俊德謂有德又能明俊德之士者謂命為大官賜之厚祿用其才智使之享顯也以其有德故任用之

蔡傳曰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謂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朱紫陽曰克明俊德是明明德之意　又曰說堯之德與文王克明德同

蘇子瞻曰明揚也俊傑也堯之政以衆賢為首

康誥曰作新民

孔疏曰謂漸致太平以教日日益新也

朱紫陽曰鼓之舞之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踊躍然民之所以感動者由其本有此理但上之人既自有以明其明德時時提撕警發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已耳

新安陳氏曰此欲康叔法文王之明德而極於新民也二帝夏商以來言明德者有矣未有言新民者言克明德作新民體用相對首見於康誥而大學祖述之謂康誥非大學宗祖可乎

蘇子瞻曰作治也殷民衛之舊民也武庚之亂征伐之餘民流徙無常居故康叔之國有新民也

詩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漢申培詩說云文王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作詩歌奏於清廟受釐陳戒之時以訓嗣王賦也

鄭箋曰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

朱傳曰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說云玄鳥此亦禘祀之詩賦也

鄭箋曰止猶居也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言其為政自內及外

朱傳曰止居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文選注緜蠻文貌

詩說云緜蠻大夫失位遠適它國其過賓之主人閔之而
作是詩興也
毛傳曰緜蠻小鳥貌
鄭箋曰丘隅丘角也
孔疏曰鳥必飛而後止故知止謂飛行所止託也以鳥是
有畏之物故知取安靜之處而託息焉大學注云鳥知擇
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與此同也
朱傳曰比也緜蠻鳥聲　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為
鳥言以自比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孔疏曰毛以為穆穆然而美者文王也既有天子之容矣
於呼美哉又能於有光明之德者而敬之
朱傳曰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止語
辭　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
詩說云淇澳美衞武公之詩興也
毛傳曰興也澳隈也菉王芻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
盛有康叔之餘烈斐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
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
也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
著也諼忘也

則居之至矣此所謂終不可諼兮者也

孔疏曰視彼淇水隈曲之內則有王芻與篇竹猗猗然美
盛以興視彼衞朝之上則有武公質美德盛然則王芻篇
竹所以美盛者由得淇水浸潤之故武公所以德盛者由
得康叔之餘烈故又言此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能
學問聽諫以禮自修而成其德美如骨之見切如象之見
磋如玉之見琢如石之見磨以成其寶器而又能瑟兮顏
色矜莊僩兮容裕寬大赫兮明德外見咺兮威儀宣著有
斐然文章之君子盛德至如此故民稱之終不可以忘兮
朱傳曰興也淇水名奧隈也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
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
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
復磋以鑢鐋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言其
德之修飭有進而無已也瑟矜莊貌僩威嚴貌咺宣著貌
諼忘也　衞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
學問自修之進益也
爾雅
如切如磋道學也
郭璞注曰骨象須切磋而為器人須學問以成德
如琢如磨自脩也
郭注曰玉石之被琢磨猶人自修飾
瑟兮僩兮恂慄也
郭注曰恒戰悚

赫兮咺兮威儀也
郭注曰貌光宣
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
郭注曰斐文貌
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郭注曰常思詠
詩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詩說云烈文成王祭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賦也
孔疏曰文王武王勤行此道謂行此求賢勤德之事故人
稱誦之不忘也定本有文王武王俗本唯有武王誤也

書
康誥曰若保赤子
孔傳曰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
蔡傳曰若保赤子者以保子之心保善也
林氏曰若有疾若保赤子皆出於中心之誠然蓋人有疾
而欲去之有赤子而欲保之此豈可以偽為舉斯心以加
諸彼則無往而不為仁矣
陳大猷曰保其民如保已之赤子則愛護無所不至民必
康且乂矣
詩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詩說云桃夭周人美后妃終始婦道之詩皆比而後賦也
毛傳曰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宜其家人者
一家之人盡以為宜
鄭箋曰家人猶室家也
朱傳曰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詩說云尸鳩曹未為政有度國人美之而作是詩興也
詩云宜兄宜弟
詩說云蓼蕭諸侯來朝天子燕之而歌此詩興也
毛傳曰為兄亦宜為弟亦宜
孔疏曰君子既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盡其歡是君子

為人之能宜為人兄宜為人弟隨其所為皆得其宜
朱傳曰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
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群公子秦鍼懼選之類故以宜兄
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詩說云南山有臺大臣頌美天子之詩興也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詩說云莫桓王之時任用非人諸侯咸叛兵敗民殘家父
憂之作此以諫王焉首二章興也下六章皆賦也
毛傳曰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大師
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大師具俱瞻視也

鄭箋曰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為疾其貪暴脇下以刑辟也

孔穎曰節然高峻者彼南山也山既高峻維石巖巖然故四方皆遠望而見之以興赫赫然顯盛者彼大師之尹氏也尹氏為大師既處顯盛為位尊貴故下民俱仰汝而瞻之汝既為天下所瞻宜當行德以副之今天下見汝之所為皆憂心如被火之燔灼然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兆火於其將矣

朱傳曰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矣赫赫師尹則民具爾瞻矣而其所為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

孔穎曰殷自紂父以前未喪失衆心之時其德皆能配上天之命而行由紂不能配天命令臣民叛而歸我我宜鑒鏡于殷觀其王之賢愚以為已戒何則天之大命不可改易也鑒鏡也鏡照物知善惡故以殷為鏡知存亡言天下之大命不可改易者謂天意善者與之惡者去之此命一定終不變改也

朱傳曰賦也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

書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

孔傳曰以民安則不絶亡汝故當念天命之不于常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

禮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從子鄭玄注曰寶謂善道可守者仁親親行仁義

陳澔曰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也公子既聞使者之言入以告之子犯子犯言當辭而不受可也失位去國之人無以為寶惟仁愛思親乃其寶也

書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

孔穎曰如有一心耿介之臣斷斷守善猗然無他技藝而其心樂善休休焉其如是則能有所含容如此者我將任用之悔前用巧佞之人今將任寬容善士也大賢之人見人之有技如似己自有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其心愛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美聖口必稱揚而薦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是人於民必能含容之用此愛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主

有利孟哉言其能興邦也
王肅曰一个耿介一心端慤斷斷守善之貌無他技能徒
守善而已休休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容忍小過寬
則得衆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技者
蔡傳曰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彥美士也聖通
明也技才聖德也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
陳大猷曰惟無技能容人之技其無技而休休有容所謂
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曰其如有容莫測其限量而難乎
形容也心之好不啻如口之稱口之稱美有限心之好慕
無窮此其好有德之真切又甚於規有才者之若已有矣
是真實能容非勉強也好善未利流澤無窮亦職有利即

孟子所謂好善優於天下之意
蘇子瞻曰我昧旦而起則思之矣曰安得是人哉得是人
而付之子孫黎民我無恨矣
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
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孔疏曰此說大佞之行也大佞之人見人之有技藝冒疾
害以惡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而違背壅塞之使不達
於在上是人之不能含容人也用此疾惡技聖之人不能
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曰危殆哉言其必亂邦
也　傳以冒為覆冒之冒謂蔽障掩蓋之也疾謂疾惡之
謂憎嫉患害之也見人之美善通聖而違背之不從其言
壅塞之使不得上通皆是使人害賢之行也
新安陳氏曰此章大學平天下之傳引之其形容能容不
能容者之情狀利害可謂至言宜孔子定書不能廢其言
也
蘇子瞻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
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中庸

詩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詩說云旱麓詠嘆文王之德前三章皆興也第四章賦也
五章末章皆有義之興也

鄭箋曰鳶鴟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
不為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
毛以為太王王季德教明察著于上下其上則鳶鳥得飛
至于天以遊翔其下則魚皆跳躍于淵中而喜樂是道被
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
朱傳曰興也鳶鴟類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
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如
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言鳶之飛則戾于天
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
作人也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詩說云伐柯管叔以殷畔衛大夫議迎周公乃作此詩一章全比也二章比而賦也
毛傳曰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
鄭箋曰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于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
孔疏曰毛以為伐柯之法其則不遠喻治國之法其道亦不遠何者執柯以伐柯此而視之舊柯短則如其短舊柯長則如其長其法不在遠也以喻交接之法願於上交於下願於下事於上其道亦不遠也言有禮君子恕以治國近取諸己不責遠求
朱傳曰比也則法也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

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詩說云常棣天子燕兄弟之歌首章興也二章賦也三章至末章皆賦也
鄭箋曰好合志意合也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燕于房中

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孔疏曰王與族人燕於堂上則后與宗婦燕於房中王之族人見王燕[illegible]族知王親之皆傚王親親於其妻子自相和好志意合和如鼓瑟琴相應和於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內和妻子又九族和好忻樂而且湛又以盡歡也
朱傳曰賦也翕合也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毛傳曰帑子也
鄭箋曰族人和則得保樂其家中之大小
孔疏曰王親宗族而與之燕族人化王莫不和睦則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
朱傳曰賦也帑子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

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說云懿戒衛武公自警兼訓國人首四章皆賦也五章賦中有興也六七章皆賦也八章賦中有比也九章興也至末三章皆賦也
毛傳曰格至也
鄭箋曰矧況射厭也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況可於祭末而有厭倦乎
孔疏曰矧況釋言文射厭釋詁文凡言況者皆以輕況重此經直言至於尸謖謂神實去矣於此之時乃有惰慢故

詩人之意言神來不知其來則尸去神未必去屋漏之處仍有祭事則神猶在矣祭初神實未來尚不敢慢況今祭未神或未去而可有斁倦乎

朱傳曰賦也格至度測矧況也射斁通厭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修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覩不聞也

詩云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

詩說云嘉樂公尸美王者之詩賦也

毛傳曰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

鄭箋曰顯光也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

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

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毛傳曰申重也

鄭箋云成王之官人也群臣保佑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勅之如舜之勅伯禹伯夷之屬

孔疏曰言上嘉美而愛樂此君子成王也以其有光光然明察之善德宜於民而能安之宜於人而能官之以此能受其福祿於天是天嘉樂之也官人之事王以尤重故又更申說之言王所以能官人者待群臣素相保安素相委知乃自佑助而共舉之成王乃後命用之既用之爲官又用天意申重戒勅之此其所以官人得其宜也

朱傳曰賦也嘉美也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申重也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佑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疑此即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詩說云維天之命亦祭文王之詩賦也

鄭箋曰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

孔疏曰毛以爲言維此天所爲之教命於乎美哉動行而不已言天道轉運無極止時也天德之美如此而文王能當於天心又歎文王於乎豈不顯乎此文王之德之大言文王美德之大實光顯也文王德既顯大而亦行之不已

與天同功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毛傳曰純大也

鄭箋曰純亦不已也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

孔疏曰意言純亦不已則不訓爲大當謂德之純美無玷闕而行之不止息也

朱傳曰賦也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詩說云烝民宣王命樊侯築城於齊尹吉甫詩以送之賦
也
孔疏曰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擇安去
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
朱傳曰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
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詩說云振鷺美二代之後助祭於周而勞之之歌興也
鄭箋曰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
愛敬之無厭之者永長也譽聲美也
朱傳曰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如是則
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此譽矣

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
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
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詩曰衣錦尚絅
詩說云碩人衛莊公娶於齊曰莊姜賢而公不禮焉國人
閔之而作是詩前一章賦也二章賦而比也三章賦也四
章興也
毛傳曰衣錦褧裳嫁者之服
鄭箋曰褧襌也蓋以襌縠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襌縠
焉為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紂衣纁袖

孔疏玉藻曰襌為絅絅與褧音義同婦人之服尚輕細且
欲露錦文也不用厚繒矣故云蓋以襌縠為之襌衣在外
而錦衣在中中庸引此詩云惡其文之著也故箋依用之
朱傳曰錦文衣也褧襌也錦衣而加褧焉為其文之太著
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詩說云正月周室喪亂大夫傷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
也四五章賦也六章興也七章賦中有比也八章九章皆
比也十章先比而後賦也十章十一章皆賦也
孔疏曰此章言賢者不得其所魚在於沼池之中為人所
驚駭不得逃遊亦非能有樂退而潛處雖伏於深淵之下

亦甚於炤炤然易見不足以避網罟之害莫知所逃也以
興賢在於朝廷之上為時所陷害不得行道意非能有樂
退而隱居雖遁於山林之中又其姓名聞徹不足以避苛
虐之政莫知所逃
朱傳曰魚在于沼其為生已蹙矣其潛雖深然亦炤然而
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鄭箋曰相助顯明也諸侯卿大夫助祭在女宗廟之室尚
無肅敬之心不慚愧于屋漏有神見人之為也女無謂是
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女矣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
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扉隱之處此祭之末也

朱傳曰言常人之情其脩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
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於屋漏然後可爾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詩說云祭烈祖成湯之樂歌賦也

鄭箋曰我既祼獻神靈來至亦復由有和順之諸侯來助
祭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矣既齊立平列矣至於設薦
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事寂然無言語者
無爭訟者此由其心平性和神靈用之故安我以壽考之
福歸美焉

朱傳曰假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奏族相近族
聲轉平而為假耳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孔頴曰不顯維德與上無競維人相當箋云不明乎維勤
其德勤其德則身明矣欲明其德必勤行之人雖同在寮
位有德則尊故卿大夫能勤明其德者其餘卿大夫則法
其所為也

朱傳曰言其獨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
者用此道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詩說云皇矣詩敘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崇伐
崇之事賦也

毛傳曰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

鄭箋曰天之言云我謂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
以外作容貌

朱傳曰賦也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
之明德也

詩曰德輶如毛

孔頴曰君論德所施行實為重大君言在人身體則於人
不重故為輕也言如毛者舉輕物以喻其輕之甚耳中庸
引此云毛猶有倫是怪其所比為重也

朱傳曰賦也輶輕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
舉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孔頴曰既言行當順天因說天難倣倣上天所為之事無
聲音無臭味其事冥冥欲倣無由王欲順之但近法文王
之道則與天下萬國作信言王用文王之道則皆信而順
之矣

朱傳曰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
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

引經釋卷之二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論語

詩

思無邪

詩說云駉史克美僖公考牧之詩賦也

鄭箋曰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

朱傳曰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其明白簡切通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蘇氏曰昔之為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書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孔傳曰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

孔疏曰父母尊之極兄弟親之甚緣其施孝於極尊乃能施友於甚親言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推此親親之心以至于疎遠每事以仁恕行之故能施有政令也

蔡傳曰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于家是以能施政于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

呂氏曰令德即孝恭也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孝恭者所以指其德之實也

西山眞氏曰惟孝者必友不友于兄弟則戚其親之心非孝矣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必兄弟和而後父母順友之關於孝蓋如此

陳氏曰商民難化由於民憂不亂王畱之孝友之君陳所以正其本又曰王化順民不求威猛剛克之臣而屬之孝恭孝友之君陳仁哉

詩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孔疏曰助祭事者維為國君之諸公於是時天子之容則穆穆然而美言助祭者敬和祭者又美賓主各得其宜鄭謂唯辟為卿士公謂諸侯傳於烈文辟公皆斥諸侯無卿士之義則此辟亦非卿士當謂國君諸公也

朱傳曰賦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巧笑倩兮

孔疏曰以言巧笑之狀故知好口輔也左傳曰輔車相依服虔云輔上頷車也與牙相倚則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故易云咸其輔頰舌明輔近頰也而非頰也笑之貌美在于口輔故連言之也

美目盼兮

毛傳曰盼白黑分

鄭箋曰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

朱傳曰賦也倩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明也

儀禮

射不主皮

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

鄭玄注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為雋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傳曰戰鬭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鄉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

詩

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詩說云關雎文王之妃大姒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職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首章於大義中為先比而後賦也以下二章皆賦其事而寓比興之意

毛傳曰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毛傳曰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

鄭箋曰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幽閑貞專能為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

孔疏曰此雎鳩之鳥雖雌雄情至猶能自別退在河中之洲不乘匹而相隨也以興情至性行和諧者是后妃也后妃能說樂君子猶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宮之中不褻瀆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妬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處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妬忌可共以事夫故言宜也

朱傳曰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此

済溪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
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静夫然後
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可謂
善說詩矣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孔穎曰毛以為后妃性既和諧堪居后職當共荇菜以事
宗廟后妃言此參差然不齊之荇菜須嬪妾左右佐助而
求之由此之故思求淑女窈窕然幽閒貞專之善女后妃
寤寐之時常求之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鄭箋曰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己職事當誰與
共之乎

孔穎曰毛以為后妃求此賢女之不得則覺寐之中服膺
念慮而思之又言后妃誠思此淑女哉其思之時則輾轉
而復反側思念之極深也

朱傳曰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
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
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
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孔穎曰鄭以為后妃化感群下既求得之又樂助采之言
參差之荇菜求之即得諸嬪御之等皆樂左右助而采之

既化后妃莫不和親故當共荇菜之時作此琴瑟之樂樂
此窈窕之淑女其情性之和上下相親與琴瑟之音宮商
相應無異若與琴瑟為友然故曰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毛傳曰芼擇也

孔穎曰此詩美后妃能化淑女共樂其事既得荇菜以祭
宗廟上下樂作此淑女所共之禮也樂雖主神因共荇菜
歸美淑女耳

朱傳曰此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
采擇而亨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
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
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

戰戰兢兢

詩說云小旻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
詩賦也

毛傳曰戰戰恐也兢兢戒也

如臨深淵

毛傳曰恐墜也

如履薄氷

毛傳曰恐陷也

朱傳曰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
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曰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詞也

書

予有亂臣十人

孔疏釋詁曰亂治也故謂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十人皆是上智咸識周是殷非故人數雖少而心德同同佐武王欲共滅紂也論語引此云予有亂臣十人而孔子論之有一婦人焉則十人之內其一是婦人故先儒鄭玄等皆以十人為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也

蔡傳曰治亂曰亂言紂雖有億兆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

蘇子瞻曰十人之中雖有周召之親然皆仁人非以親用也

詩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詩說云雄雉邶之臣諫管叔而作此一章二章皆興也三章四章皆賦也

毛傳曰忮害臧善也

鄭箋曰忮之豉反字書云很也我君子之行不疾害不求備于一人其行何為不善而君獨遠使之在外不得來歸亦女怨之辭

朱傳曰賦也忮害求貪臧善也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忮害又不貪求則何所為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

[illegible]

白圭

毛傳曰玷缺也

鄭箋曰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

孔疏曰言教令尤須謹慎白玉為圭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鑢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為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宜慎之

朱傳曰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又當謹其言語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毛傳曰祇適也

鄭箋曰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

朱傳曰言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易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王弼注曰處三陽之中居下體之上處上體之下上不全尊下不全卑中不在體體在乎恒而分無所定無恒者也德行無恒自相違錯不可致詰故或承之羞也

敦守熊氏曰承
守如隨豐了
命工況承奴ㄋ
婦子既失計之
承事業而進之
也

京房易云九三至於陽也之位不順所碊無定其位　傳
云恒者常也而九三以陽居位立于陰陽交互之上是知
不久
程傳曰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於
上六不唯陰陽相應風復從雷於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
也其德不恒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貞
吝固守不恒以為恒豈不可羞吝乎
本義曰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不能久於其所
故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
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貞吝者正而
不恒為可羞吝申戒占者之辭

周易集解荀爽曰與初同象欲據初陽二與五為兌欲悅
之陽四意無所定故不恒其德與上相應欲往承之為陰
所乘故或承之羞也貞吝者謂正居其所不與陰通也无
居自容故貞吝矣
蘇長公易解云夫無常之人與之為巫醫且不可而況可
與有為乎人惟有常故其善惡可以外占而知無常之人
方其善也若可與有為及其變也氷解凍竭而吾受其羞
故與是人遇者去之吉貞之吝善惡各有徒惟無常者無
徒故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

孔疏曰兼山艮者兩山兼重謂之兼山也直置一山已能
鎮止今兩山重疊止義彌大故曰兼山艮也君子以思不
出其位者止之為義各止其所故君子於此之時思慮所
及不出其已位也
程傳曰上下皆山故為兼山此而并彼為兼謂重復也重
艮之象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
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
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
周易集解虞翻曰君子謂三也三君子位震為出坎為隱
伏為思故以思不出其位也

詩

深則厲淺則揭

詩說云匏有苦葉邶人刺曾叔之詩一章比也二章興而
比也三章四章全比也
毛傳曰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
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
無以自濟也
鄭箋曰既以深淺記時因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性賢與
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為之求配耦
朱傳曰此刺淫亂之詩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
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
也

書

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孔傳曰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

孔疏曰言王居父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已三年矣三年不言自是常事史錄此于首者謂既免喪事可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也

蔡傳曰亮亦作諒陰古作闇按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鄭氏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為信默不言則於諒陰三年不言為語復而不可解矣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群臣以其過于禮也故咸諫之

天之曆數在爾躬

孔疏曰曆數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曆數謂天道也鄭玄以曆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孔無讖緯之說義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衆望歸之即是天道在身

蔡傳曰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故知曆數當歸於汝

允執其中

孔疏曰戒以為君之法民心惟甚危險道心惟甚幽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汝當精心惟當一意信執其中正之道乃得人安而道明耳

程子曰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堯告舜只這一句舜告禹又添人心道心精一三句又較子細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告禹做工夫處堯告舜一句是舜已曉得那三句了不須更告如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執中處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孔疏曰養彼四海困窮之民使皆得存立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矣

蔡傳曰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脩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于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

蘇子瞻曰舜之授禹也天下可謂治矣而曰四海困窮者託於不能以讓禹也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孔疏曰檀弓曰殷人尚白牡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孔傳曰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己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

孔傳曰自責化不至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孔傳曰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
蔡傳曰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已有罪不敢以自恕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責於已而薄責於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
林氏曰所謂罪在朕躬非必已身有可指之罪然後為罪也蓋天降衷于民而以克綏厥猷者付之一人為君者必使天下之人皆不失不降衷之性以安厥猷方無負於天之所付若民有罪是為君者教之不至所以自棄於愚不肖之地而莫能返非民之罪乃君之罪也所以曰罪在朕躬也民有罪則君致之君有罪乃其自取夫以一人之身

臨淮四海而天下人之罪皆歸其身必使天下之人皆無罪然後為能盡君之職而無負於天之所任論至此則襲戾于上下亦豈難哉此所以危懼若將隕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孔傳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
孔穎曰詩毛傳亦以周為至相傳為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於周但辭有激發旨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
蔡傳曰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孔穎曰已今有善不為民之所惡天必佑我食教化百姓使有罪過責在我一人之身此百姓與下百姓懔懔皆謂天下衆民也
蔡傳曰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已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
新安陳氏曰百姓有過怨只如萬方有罪之意耳
王氏曰在予一人蓋以其身任天下之責不如是不足以為天吏也

左傳昭九年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孔穎達疏言文王經始靈臺之基址其意勿使急成之但其衆民自以子成父事而來勸樂而早成之耳子成父事不待督帥故云子來以示民樂之意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孟子

詩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詩說云靈臺文王遷都於豐作靈臺以齊七政奏辟雝周公述之以訓嗣王賦也

毛傳曰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有成也

鄭箋曰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阯營表其位衆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已勞也

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鄭箋曰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阯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

朱傳曰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營表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也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毛傳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麀牝也

鄭箋曰攸所也文王親至靈囿視牝鹿所游伏之處言愛物也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

毛傳曰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

鄭箋曰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毛傳曰沼池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牣滿也

鄭箋曰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

朱傳曰賦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麀牝鹿

也伏言安其所不驚擾也濯濯肥澤貌翯翯潔白貌靈沼囿之中有沼也牣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

書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

孔傳曰衆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

蔡傳曰民厭夏德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

蘇子瞻曰其民皆曰何時何日當喪吾欲與之皆亡其亟若此不可以不救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詩說云巧言周幽王時大夫傷於讒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章興而比也五章興也下章皆賦也

孔疏曰讒人為讒自謂深密此言彼他人而有讒佞之心我能忖度而知之

朱傳曰反覆興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詩說云思齊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賦也

毛傳曰刑法也

鄭箋曰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為政治於家邦也

文選注曰化謂和睦親族之化寡妻嫡妻也御理也言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以為此政又能理於家邦

朱傳曰賦也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言文王順於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說云我將季秋祀上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之樂歌也賦也

鄭箋曰時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

朱傳曰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鄭箋曰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為旅對答也文王赫然與其群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兵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鄉周之望

孔疏曰密人侵阮遂復往侵共邑抗拒大國侵其邑境是不恭也密人既不恭如此故文王與其群臣赫然而盡怒於是整齊其師旅以止此密人往旅地之寇密人侵共復往侵旅故興兵以止其寇也所以必伐密者以厚周之祜福以遂天下之心夫意福周使興而密人侵之故伐密者所以厚周福也民心皆欲伐密而文王從之是整旅所以遂天下心也言文王上應天意下順民心非為貪羨妄伐密也

釋言文以軍出稱師為通名今止言旅則唯用一旅之人故云五百人為旅下箋云小出兵明以德不以衆是鄭意出一旅之人也以對為答者以天下必皆鄉已舉兵所以答之謂答天下鄉周之望於理為切故不從遂也

朱傳曰賦也徂往也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祜福對答也　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於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

之福而吞天下之心蓋亦曰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
畔援歆羨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書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
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孔疏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
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
誨之為人君者為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
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
無君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之事為有罪也為
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我何敢有遠其本志而
不伐之　衆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
意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
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為師
非謂別置師也　天愛下民為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
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寵愛
民也　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武王伐紂內實為民除害外
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己志欲為民除害無
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己本志欲伐何敢遠本志捨
而不伐也

蔡傳曰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
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
當罰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下
也

陳氏經曰後世之君刑政徒尚教化不立不知師道不盡
則不足以盡君道矣武王之意謂紂既不能當君師之任
則任君師獨不在我乎我當相天以討紂之有罪而綏定
天下之無罪者所不得而私也

豐城朱氏曰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王也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幽王之所以亡也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宣王之所以中興也

詩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毛傳云哿可也獨單也

鄭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猶可惸獨將困也

孔疏云王政如此雖天下普遭其害可矣富人猶有財貨
以供之哀哉此單獨之民窮而無告為上天祿將致困病
故甚可哀也

朱傳云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惸獨甚矣此孟子所以
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也

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

詩說云公劉周先公召公述其事為詩以訓嗣王使知民
事賦也

毛傳曰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
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廼積廼倉言民事
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
睦以顯於時也

鄭箋曰厚乎公劉之為君也不以所居為居不以所安為
安邰國乃有疆埸也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
能散為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鬬其民乃裹糧食於橐囊
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為今子孫
之基

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毛傳曰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
道路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

鄭箋曰干盾也戈句也子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邰整其
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為汝方開道而行明己之遷
非為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

孔疏曰毛以為厚於民事乎此公劉也乃能匪以所居為
居匪以所安為安言不顧己之安居唯以利民為意又言
其不顧安居之事公劉之在邰國乃有畛埸乃有疆界言
其有田疇之業乃有委積乃有囷倉言其有穀食之資有
田有食深可安居乃以不忍鬬其民人之故遂棄疆埸積
倉乃裹此糧食於此橐囊之中委其餘而去是其不以安
居為安居也公劉所以必為此者思使民人相與輯睦不
欲戰鬬以殺傷之用此以光顯已德於其時故為民而不
愛物也其發邰國之時弓矢於此張之又秉其干戈戚揚
之兵器整其師旅而出乃告其士卒曰我為汝方開道路
而行其民以此之故而從之至豳是其愛厚於民也王今

當念此公劉厚民之事而留意治之

朱傳曰賦也篤厚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事見豳風居安
康寧也埸疆田畔也積露積也餱食糧糗也無底曰橐有
底曰囊輯和戚斧揚鉞方始也舊說召康公以成王將莅
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曰厚哉公劉之於
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廪既富且強
於是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
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啟行而遷都於豳焉蓋亦不出其
封内也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
女聿來胥宇

詩說云緜周報太王周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之詩首章起
句為比下五句皆直賦之也下七章皆賦也

毛傳曰率循也滸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

鄭箋曰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厓沮漆水
側也爰于及與聿自也于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
著大姜之賢知也

孔疏曰言文王之先久古之公曰亶父者避狄之難其來
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而至
於岐山之下於是與其妃姜姓之女曰大姜者自來相土
地之可居者言大王既得民心避惡早而且疾又有賢妃
之助故能克成王業

書
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孔傳曰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
奚為後我
孔傳曰怨者辭也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孔傳曰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
蔡傳曰湯師之來如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
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
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
於商者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

呂氏曰後世師之所至荊棘生焉湯師所至民皆欣欣蓋
弔民伐罪布其寬仁如旱餘時雨所至則蘇也
詩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詩說云文王有聲周公述文武遷都豐鎬以訓嗣王前七
章皆賦也末章興也
鄭箋曰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
皆感化心無不歸服者
孝經疏皇侃曰先言西者此是周施德化從西起
朱傳曰無思不服心服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
而天下自服也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詩說云鴟鴞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國嗣公避居于東殷
王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憂之作此詩以貽成王欲
王者循以備艱金縢以鳥之育子成巢若比先王之創業
而代之為言也
毛傳曰迨及徹剝也桑土桑根也
鄭箋曰綢繆猶纏綿也此鴟鴞自說作巢至苦如是以喻
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
位與土地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鄭箋曰我至苦矣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有敢侮慢欲毀之

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
不欲見其絕奪
孔疏曰毛以為自說作巢至苦言已及天之未陰雨之時
剝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成此室巢以喻先公先王
亦世脩其德積其勤勞乃得成其王業致此大功甚難若
是今汝下民管蔡之屬何由或敢侮慢我周室而作亂乎
故不得不誅之
朱傳曰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
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
有侮予者亦以比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
子贊之

左傳鄭太子忽曰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杜預注曰言求福由己非由人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毛傳曰永長言我也我常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

鄭箋曰長猶常也王既述修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

朱傳曰言欲念爾祖在於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

書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孔疏曰洪範五行傳有妖孽眚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名故為災也違避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違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災者謂若大戊桑穀生朝高宗雊雉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避也自作災者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擾其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災自作逃否亦同此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于天災耳

蘇子瞻曰孽妖也違逭皆避也妖祥之來有不可避者此天作也若妖由人興則無可避之理

禮記

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曲禮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鄭注曰應辭唯恭於諾

孔疏曰父與先生呼召稱唯唯亦也不得稱諾其稱諾則似寬緩驕慢但今人稱諾猶古之稱唯則其意急也今之稱亦猶古之稱諾其意緩也是今古異也

陳傳曰父以恩師以道故所敬同

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鄭注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今漢使者擁節

孔疏曰節者以玉為之所以明信輔於君命者也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也隨事緩急急則二節臣故走也緩則一節臣故趨也庾氏云君召以三節者謂君召臣急則以二節緩則以一節急緩不出於三節不謂節盡于三也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者急趨君召也官謂朝廷治事處也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不須車故言屨在外遠故云車

陳傳說本孔

書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孔傳曰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

其岀切言以自警

孔疏曰言藥毒乃得除病言切乃得去惑也

蔡傳曰方言云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瘳愈也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

王氏炎曰已之有失非說之苦口不能藥已之不明非說之開導不能行

蘇子瞻曰瞑眩憒眊也藥有毒者必瞑眩人所畏也君子為國有革弊去惡之政如用毒藥瞑眩非所畏也

詩

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詩說云邠風周公陳農政之詩賦也

毛傳曰宵夜綯絞也

鄭箋曰爾汝也汝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毛傳曰乘升也

鄭箋曰亟急乘治也七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

孔疏曰毛以為此章說農夫作事之終故言此十月之中農事畢了野中無事可以上入都邑之宅執治於宮中之事宮中所治當是何事即相謂云晝日爾當往取茅草夜中爾當作索綯以待明年蠶用也汝又當急其升上野廬之屋而修治之以爲公又始為民播種百穀之故而祈祭社稷田事不久故豫脩廬舍美農人趨時也亟急釋言文以民治屋不應直言升上而已故易傳以乘為治下句言其始播百穀則乘屋亦為田事且上云塞向墐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播種百穀乃事明年之事今於十月之中則是預有所營與播種者為始此穀為始不過祈祭社稷故知其始播百穀祈來年百穀於公社治屋者民自治之祭社者則公為之祭非民祭也

朱傳曰賦也索絞也綯索也乘升也言納于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於此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

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詩說云大田農夫報上之詩賦也

孔疏曰民見雲行雨降歸之於君云此雨本為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雖作者厝見太平之時民心先公之義要雨無不徧天澤以時故得五穀大成

朱傳曰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冀怙君德而蒙其餘惠使收成之際彼有不及穫之穉禾此有不及斂之穧束彼有遺秉之禾把此有滯漏之禾穗而寡婦尚得取之以為利也

出于幽谷遷于喬木

詩說云伐木天子燕友之歌興也

毛傳曰幽深喬高也

鄭箋曰遷徙也謂鄉時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

孔疏曰鳥飛從幽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喻朋友即自相勉勵乃得遷升於高位之上也

朱傳曰賦也幽深遷升喬高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故以伐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詩說云閟宮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室及

孝惠桓莊四親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子所錄也十一章皆賦也

毛傳曰膺當承止也

鄭箋曰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荊及群舒天下無敢禦也

孔疏曰懲艾皆創故為艾也僖公之時齊桓為霸故知與齊桓世用兵於戎狄荊舒僖四年經書云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荊群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荊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唯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魯使人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或別有伐時經傳脫漏如伐淮夷之類

朱傳曰戎西戎狄北狄膺當也荊楚之別號舒其與國也懲艾也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

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詩說云車工宣王大閱於東都諸侯畢會史籀美之賦也

毛傳曰言習於射御法也

鄭箋曰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

孔疏曰王既會諸侯乃與之田言王乘四黃所駕之馬御者節御此馬令不失其馳驅之法故令射者舍放其矢則如椎破物能中而駛也言御良射善所以美之

朱傳曰賦也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

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

禮記

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

祭義曰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夫人蠶繅以為衣服

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

巳今后苑禮不什 陳傳曰桑者桑也辰乾也 [illegible]乃以食也方辰曰辰生也風至則乾矣 大明會典云國初無親蠶禮嘉靖中始行[illegible]以每歲季春皇后親蠶於北郊後改於西苑[illegible] 注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時者四時之孟月也

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曲禮曰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

王制曰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書曰葛伯仇餉

孔疏左傳稱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之是名為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是葛伯以餉田之人為己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為之報也傳言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殺己人湯之征葛以人之枉死而為之報耳不為毫人乃報之非毫人則赦之故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毫人葛人義無以異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孔疏曰此諸侯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為君乃言曰待我后后來無罰於我言濕慕湯德忻戴之也

蔡傳曰當時諸侯並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乃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言除其邪虐也

蔡子暗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凡罹于罰皆君使之湯來則我自無罪矣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孔疏曰既以天下為任則當為之除害今我必往伐紂我之武事惟於此舉之侵紂之疆境取彼為凶殘之惡者吾得取而殺之是我伐凶惡之事用張設矣湯惟放逐我能擒取是比于湯又益有光明

蔡傳曰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吊民伐罪於湯之心為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讎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于己者武王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于湯為有光也哉

蘇子瞻曰湯放桀而有慙德今我亦為之湯不媿矣

書曰洚水警余

蔡傳曰洚水洪水也蓋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其逝者輙復反流而泛濫決溢洚洞無涯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為天警懼於己不敢以為非己之責而自寬也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孔疏曰大是顯明哉文王之謀也大可承奉哉武王之業也文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助我在後之人皆以正道無邪缺　文王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功成業就故美其業謀則明白可尊業則功成可奉故謀言顯烈言承文始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成功開道祐助我之後人使得奉行正道無邪罔缺失

蔡傳曰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

引經繹卷之四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孟子

詩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鄭箋曰愆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

朱傳曰賦也愆過率循也舊章先王之禮樂刑政也言王者干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於千億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

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詩說云板厲王用事之臣多懷不忠以致禍敗公卿賦此以責之賦也

鄭箋曰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沓沓然為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

孔疏曰王之為惡侵亂下民則有諂佞之臣助為惡政此又責以王之尊比於上天故謂王為天言王方行暴虐之政以艱難天下之民王方欲動變先王之道而行邪僻之政汝臣等無得如是沓沓然競隨從而助之戒之使無得為王制作法度以適達其意使王成惡　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李巡曰皆惡黨為制法則也孫炎曰厲王方虐諸臣並為制作法令此立辭詩人言此之意而不解其狀

春秋繁露云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

詁傳解憲憲泄泄之義憲憲猶欣欣喜樂貌也謂見王將為惡政而喜樂之泄泄猶沓沓競進之意也謂見王將為惡政競隨而為之制法也蹶動釋詁文

朱傳曰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鄭箋曰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用為戒

孔疏曰言桀為成湯所誅紂惡亦當為周人所殺汝何以君臣同惡不用典刑也此意欲令厲王以紂為鑒改修德教故也

朱傳曰賦也鑒視也夏后桀也蘇氏曰殷鑒在夏蓋為文王歎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

毛傳曰麗數也盛德不可為衆也

鄭箋曰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君于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

孔疏曰商之孫子其數至多不徒止于一億而已言其數過億也雖有過億之數以紂為惡之故至于上帝既命文王之後維歸于周而臣服之明文王德盛之至也

鄭箋曰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

毛傳曰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

鄭箋曰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彊

孔疏曰毛以為商之子孫既衆多今維乃服臣于周以商之族類變為周臣如是則見天命之無常去惡就善是無常也命既無常故殷之諸臣多士皆有壯美之德見天命在周則助其灌鬯之禮而行之于京師言其知命服周之無貳心也

朱傳曰賦也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維服于周矣　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京周之京師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也

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詩說云桑柔芮良夫傷厲王之失國而作是詩首章先比而後賦也二三四章皆賦也五章賦中有比也六七八章皆賦也九章興也十章賦也十一章興也十二章十三章皆興也末三章皆賦也

毛傳曰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

鄭箋曰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為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

賢者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鄭箋曰淑善胥相及與也女君云此於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

朱傳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書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

孔疏曰旻愍也求天愍已故呼曰旻天書傳言舜耕于歷山鄭玄云歷山在河東是耕于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故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

蔡傳曰言舜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獲順於父母之故而日號呼于旻天于其父母盖怨慕之深也

詩

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詩說云南山襄公久留文姜齊人刺之比而後賦也

毛傳曰必告父母廟

鄭箋曰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

孔疏曰毛以為種麻之法如之何乎必橫縱獵其田畝種之然後得麻以興娶妻之法如之何乎必告廟故其父母娶之然後得妻魯桓既曰告廟而娶得之止宜以婦道禁之何為又使窮極邪意而至齊乎上責魯桓不禁制文姜

朱傳曰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畝欲娶妻者必先告其父母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為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

書

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孔傳曰徂落死也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四夷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及者遠

蔡傳曰徂落死也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徂體魄歸于地

故曰落喪為之服也儀禮圻内之民為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若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堯十六即位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崩在位通計百單一年

禮記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坊記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

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

詩

左傳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廣也杜預注曰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恨稱己之勞以為獨賢無讓心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詩說云北山大夫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作是詩賦也

毛傳曰普大率循濱涯也

鄭箋曰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

孔疏曰普大釋詁文釋水云滸水涯孫炎曰涯水邊說文曰浦水濱廣雅云浦涯然則滸濱涯浦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為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為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有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道之衰傷境介之削則云蹙國百里蹙蹙靡所騁恨其有人衆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王不均大夫之使不過朝廷而普及天下者明其衆也　以此大夫怨己勞於事故以賢為勞言以賢字自道故易傳言王専以我有賢才之故乎何故獨使我也王肅難云王以己有賢才之故而自苦自怨非大臣之節斯不然矣此大夫怨王偏役於己非王實知其賢也王若實知其賢則當任以尊官不應勞以苦役此從事獨賢猶下云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恨而問王之辭非王實知其賢也

朱傳曰賦也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

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詩說云雲漢宣王憂旱史籀美之賦也

孔疏曰周之民多死亡矣其餘不死之衆民無有孑然得遺漏而不饑病者言先亡之餘又加饑困也昊天上帝如此酷旱則不於我民使有遺留其意將欲盡殺我民也

朱傳曰賦也孑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

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毛傳曰則其先人也

鄭箋曰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子孫以順祖考為孝

朱傳曰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為法耳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偽耳何足法哉

書

史記曰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謹如子道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

孔傳曰夔夔悚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慝敬以事見於父悚懼齋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

孔疏曰敬以事見於父者謂恭敬自因事務須見父瞽瞍然悚懼齋慄是見時之貌父亦信順之者謂當以事見之時順帝意不悖怒也言能以至誠感瞽父者言感使當時暫以順耳不能每事信順變為善人蓋舜既被堯徵用堯妻之以二女瞽瞍猶與象欲謀殺舜是下愚之性終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於姦惡而已

蔡傳曰祗敬載事也瞍長老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也齋莊敬也慄戰慄也夔夔莊敬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瞽瞍頑愚亦且信順之即孟子所謂底豫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八

孔傳曰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

蔡傳曰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孔傳曰造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於亳

孔疏曰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而敗之天所以命我者由湯始自修德於亳故也

蔡傳曰亳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

孫氏曰造為攻伐自於鳴條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意

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

孔傳曰凡民用得罪為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皆強也自強為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

蔡傳曰越顛越也盤庚云顛越不恭皆強狠惡也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狠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

詩

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詩說云大東東國困于役而傷於財大夫作此以告病首章賦中有比也次章賦也三章興也後四章皆賦也

九

毛傳曰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

鄭箋曰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制法如砥矢之平君子皆履而行之小人又皆視之共之而無怨也

孔疏曰古者天子非直興恩厚又法制齊均周之貢賦之道其均如砥石然周之賞罰之制其直如箭矢然是所行之政皆平而不曲也以天子崇其施予之厚故其時君子皆共法傚所以履而行之以周道布其砥矢之平直時小人皆共承奉君子履其厚小人視其平是上下相和舉世安樂

朱傳曰興也砥礪石言平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民也序以為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言有

餱篚飧則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也

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

毛傳曰烝衆物事則法彜常懿美也

鄭箋曰秉執也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

孔疏曰言天生其衆民使之心性有事物之象情志有去就之法既稟此靈氣而有所依憑故民之所執持者有常道莫不愛好是美德之人也秉執也釋詁文以言好是懿德所好出于情性然上言有物有則即是情性之事物者身外之物有象于己則者己之所有法象外物其實是一從內外而異言之耳因經物則異文故箋分性情為二性為五性情為六情以充之五性本於五行六情本於六氣洪範五行水火金木土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人性法五行也昭元年左傳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六情法六氣也人之情性共稟於天天不差忒則人亦有常故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美德之人

朱傳曰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彜常懿美也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旨深矣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詩說云既醉王族與燕答行葦之詩賦也

毛傳曰既者盡其禮終其事

孔疏曰毛以為成王之祭宗廟群臣助之至旅酬而酌酒成王既醉之以酒矣又于祭末歸俎羞次二者之德志意充滿又是既飽以德矣

朱傳曰賦也德恩惠也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言享其飲食恩意之厚而願其受福也

小弁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詩說云小弁尹伯奇為後母所譖而出其鄉大夫作此詩以諷其父吉甫首章至第五章皆興也六章興也七章賦中有興也八章興也

孔疏曰言樂乎彼鸒斯之鳥鸒斯之鳥出食於野飽而歸同飛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以興天下之父子皆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今天下莫不父子相養我太子獨被放棄而不得其然故號泣而訴云我有何

罪乎上天致此寃枉問天云我罪維如何乎欲天辯其罪之所由太子既憂如此其傳言我心為之憂矣如王如之何乎　鸒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烏郭璞曰雅烏小而多群腹下白江東呼為鵯烏是也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此鳥性好群聚故云提提群貌

朱傳曰興也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鸒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於憂則鸒斯之不如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孔疏曰太子放逐由王信讒所致言踧踧然平易者周室之通道也今曰窮盡為茂草矣茂草於生則荒周道以喻通達者天子之德政也今曰王政窮盡為褒姒矣褒姒干政則敗王德甚至太子放逐王行如此故我心為之憂傷惄焉悲悶如有物之擣心也又假寐之中長嘆此事維是憂而用致於老矣其我心之憂何如以成疢病如人之疾首者疾首謂頭痛也　惄思釋詁文疢心疾所思在心復云如擣則似物擣心故云心疾也說文云擣手推一曰築也

朱傳曰興也踧踧周道則將鞫為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惄焉如擣矣精神憒眊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嘆憂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罹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孔疏曰毛以為凡人父之所樹者維桑與梓見之必加恭敬況父身乎固當恭敬之矣既恭孝如此以至不容故言人無不瞻仰其父者無不依恃其母者今我獨不連屬於父乎不離歷於母乎何由如此不得父母之恩也若此則本天之生我我所遇值之時安所在乎豈皆值凶時而生使我獨遭此也毛指謂父也裏指謂母也　人體皆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內毛在外陽裏在內陰以父陽母陰故假表裏言父母也屬者父子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稟父之氣歷母而生也孫毓謂傳為長而云母斥褒姒褒姒乃是太子之讎寧復望其依恃之恩又太子豈離歷褒姒而生也而言不離哉毓之所言非傳旨也

朱傳曰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況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於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於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孔疏曰言有菀然而茂者彼柳木也此柳由茂故上有鳴
蜩其聲嘒嘒然有漼然而深者彼淵水也此淵由深故傍
萑葦其衆淠淠然柳木茂而多蟬淵水深而生葦是大者
之傍無所不容猶王總四海之富據天下之廣宜容太子
而不能容之至使放逐譬彼舟之流行而無維制之者不
知終當所至以此故我心之憂矣不得閒暇而假寐言憂
之深也
朱傳曰興也菀彼柳斯則鳴蜩嘒嘒矣有漼者淵則萑葦
淠淠矣今我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
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
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孔疏曰此鹿斯與鸒斯柳斯斯皆辭也言鹿之奔走其勢
宜疾今乃維足伎伎然安舒而稽留以待其牝鹿而俱走
也雉性之於朝旦雖然而鳴猶為求其雌雉而並飛也鹿
雉猶得偶以俱遊今太子之見放逐棄其妃匹不得俱去
是鳥獸之不如譬彼內傷病之木以內疾之故無有枝葉
故我心之憂矣曾無知之者　說文云雊雄雌鳴也雉鳴
而句其頸故字從隹句此雉言雌鹿不言牝鹿言足遲為
待之之勢獸走故以遲相待鳥飛疾故以鳴相呼皆互見
也　釋木云瘣木苻婁某氏曰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
苻婁尫傴內疾瘣磊故疾用無枝郭璞曰謂木病尫傴癭
腫無枝條者也
朱傳曰興也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雊亦知求其
妃匹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
而人莫之知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
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毛傳曰墐路冢也隕墜也
鄭箋曰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兔尚有先驅走之
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墐者言此所不知其心
不忍君子斥幽王也秉執也言王之執心不如彼二人
朱傳曰興也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或有哀其窮而先

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
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
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
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孔疏曰言君子幽王信褒姒之讒曾不思審得即用之如
有人以酒相醻得即飲之王所以然者由心不愛太子故
聞讒即逐不肯安舒而謀慮之耳伐木尚掎其木之巔不
欲妄踣之析薪尚杝其薪之理不欲妄折之彼人尚不欲
妄損析薪木今王非理而害太子其意乃不如彼伐木析
薪之人舍彼有罪之褒姒於我太子之加罪矣言太子無

罪王妄加之

朱傳曰賦而興也言王惟讒是聽如受醻爵得即飲之曾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顛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譖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孔疏曰王既信讒而加罪於太子仍有殺太子之心謂人不知故告之言莫有極高者非是山也莫有極深者非是泉也然山雖高矣人能登其顛泉雖深矣人能入其淵是

亦無所不至也人既無所不至難以匿其情矣王無輕易用讒人之言將有耳屬而聽之於垣者知王受人之讒言也又言人無得逝之我魚梁無得發開我魚笱以言褒姒亦無得輙之我王宮無得求取我王愛若之王宮取王愛為盜我母子之寵也褒姒既盜寵行讒太子於先既已被讒恐死之後更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旋即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死之以後乎

朱傳曰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顛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於垣者有所覩望左右而生讒譖也王於是卒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蓋比詞

也

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

凱風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詩說云凱風邶人母不安其室七子自咎而作一章二章比而賦也三章四章皆興也

毛傳曰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難長養者

鄭箋曰興者以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天天以喻

七子自少而長母養之勞苦也

朱傳曰比也衛之淫風流行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毛傳曰棘薪其成就也

鄭箋曰叡作聖令善也母乃有叡知之善德我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室欲去嫁也

朱傳曰興也聖叡令善也棘可以為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

令人其自責也深矣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毛傳曰此孝子自責無益於母使母不安也言曰有寒泉在浚邑之下以喻七子在母之前寒泉有益於浚浸潤浚民使得逸樂以興七子無益於母不能事母使母勞苦乃寒泉之不如又自責云母無子者容可勞苦今乃有子七人而使母氏勞苦思欲去嫁是其七子之咎也

朱傳曰興也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為

詞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孔疏曰言黃鳥有睍睆之容貌則又和好其音聲以興孝子當和其顏色順其辭令也今有子七人皆莫能慰母之心使有去嫁之志言母之欲嫁由顏色不悅辭令不順故也自責言黃鳥之不如也

朱傳曰興也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猶不能慰悅母心哉

書

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孔傳曰奉上謂之享言汝為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帛曰不奉上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

蔡傳曰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

蘇子瞻曰儀不及物與不朝同為失也禮失而人慢也小人以賄說人必簡於禮故孔子曰獨飽於少施氏者遠小人也周公戒成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其役志于物而不役志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周公特言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為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謂魯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稱是以弭兵王而好賄則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鎮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政以至於亡周公之戒聖人矣哉

予不狎于不順

懋遠解云此解蔡氏書傳爲非正是狎不順義理之人爲惱言而遇之則遠賢者而不爲故也

孔疏曰狎習是相近之義近于不順則當日日益惡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已不得使王近于不順故經營桐墓立宮墓傍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見廢退必當改悔為善也

蔡傳曰狎習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桐成湯墓陵之地伊尹指太甲所為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我不可使

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蘇子瞻曰狎近也王之不義以群小故也故獨使居於桐宮密邇先王之陵墓以思哀而生善心

詩

詩曰不素餐兮

詩說云伐檀君子能其官而不用魏人慕之而作是詩比而興也

毛傳曰素空也

鄭箋曰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

孔疏曰言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坎坎然身自斬伐檀木置之於河之厓欲以為輪輻之用此伐檀之人既不見用必待明君乃仕若待河水澄清且有波漣猶然也君子不進由在位貪鄙故責在位之人云汝不親稼穡不親斂穡何為取禾三百夫之田穀兮不自冬狩不自夜獵何為視汝之庭則有所懸者是貆獸兮汝何為無功而妄受此也彼伐檀之君子終不肯空餐兮汝何為無功而食祿使賢者不進也

朱傳曰賦也餐食也詩人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為車而行陸也今乃置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為不耕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事而歎之以為是真能不空食者後世若徐稺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

書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泰誓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

孔傳曰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孔疏曰懍懍是怖懼之意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其志懍懍然以畜獸為喻民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頭顏氏云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穀

梁傳曰高曰崩頭角之稱崩體之高也

蔡傳曰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為不足畏寧執心以為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

林氏曰考之孟子疑此二篇必有所增損潤色其字大抵相同其意旨則有不同者蓋康誥伏生所傳泰誓孔壁續出孔氏為隸古定其間必有不能曉而以意增損者則今泰誓康誥與孟子所舉不同者以此

蘇子瞻曰戒民無輕商寧執是心曰我不足以敵紂民畏紂之虐若崩厥角也

詩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

詩說云柏舟康叔管叔欲害周公挾武庚以叛憂之而作

一章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孔疏曰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群小人在於君側者也

朱傳曰賦也悄悄憂貌慍怒意群小衆妾也言見怒於衆妾也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

鄭箋曰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

朱傳曰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絕慍怒隕墜也問聞通謂聲譽也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己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

引經釋卷之四

引經釋卷之五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春秋

四子中引諸經畧遍余於所引業已遍釋解經傳聖人之心而獨不及引余故取事之互見者備其始末附焉以補一經之闕

論語

崔子弑齊君

經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襄公二十五年

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

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胡傳齊莊公見弒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徒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

謂之吳孟子

經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哀公十二年

左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

穀梁傳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

胡傳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也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別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而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戚單于下昏姻可以通乎綴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于天子以弱其配不見于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揜矣

杜預曰書名者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自取亡罪之

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

經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襄公二十三年

左傳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穀梁傳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桓公殺公子糾

經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莊公九年

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公羊傳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

穀梁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胡傳取者不義之辭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取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

陳恒弒其君

經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 哀公十四年

史通按春秋書弒稱君君無道稱臣臣罪也如齊簡公未聞失德陳恒構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賢君相抑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事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書豈由以索續組不類將聖之能者乎何其剌甚也

孟子

假道於虞以伐虢

經虞師晉師滅下陽 僖公二年

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公羊傳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

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曰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

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胡傳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强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於利而不反君之賜也刼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劔嶺皆國之門戸也潼劔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

經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

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梁傳執不言所於地縕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

胡傳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若夫虞公也之縕於晉久矣晉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商紂是也貴為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不言以歸賤其為匹夫之實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濟貪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葵丘之會

經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僖公九年

左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黄人也葵丘之會

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胡傳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辭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盍東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而再言葵丘美之也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辭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人物概叙

世儒以道法事辭分経史為二不知尚書載帝王之典春秋紀列國之事而太史公之書祖馬経史庸得為二乎遷世家列傳常居一史之八九而班氏特表古今人物則學者所當錯意可知已四籍所載人物無慮數十百人注疏家略具其氏族里居而事實則寥寥鮮述元有周良佐者始別為四書人名考臧為臨川吳氏所稱而書不復傳近世薛仲常先生復為人物攷薛以経學名世乃其書亦既可覩矣余師陳先生冠冕世族家多藏書而其尊人莊靖公博雅好古多購奇籍先生姿尤負出既承世業遂能總括百家含茹千載通者摧皐比授経從質滯義者鱗集以其間輯四書人物概若干弓上自三代之英下及春秋之季名一麗經無不燦列叙氏族則若溯其人鋪事實則若履其代於人物何詳亹歟志而概之云者則先生所自名也蓋太史公猶為知尊孔子而其為仲尼弟子傳則以脱略為諸家所抨而是書為所是正無論経術即史學可知乃先

生則第欲論世以知其人而已先生方赴公車春天人對異日者當木天蔡火之任是書且列在學官藏副延英之閣寧獨傳家塾爲生徒綴屬資哉書甫脫藁而書賈購以行世時即不能贊春秋之辭而樞衣函丈稍窺命筆大旨故敢承先生之命而爲叙

門人沈昌時頓首百拜譔

人物概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衛靈公　簡公
陳恒　蘧伯玉
微生畝　公伯寮
子服景伯　七人
石門守　荷蕢
高宗　原壤
闕黨童子　史魚
柳下惠　周任

卷之九

陽貨　公山弗擾
佛肸　微子

箕子　比干
接輿　長沮
桀溺　丈人
虞仲　夷逸
朱張　少連
太師摯　亞飯
三飯　四飯
鼓方叔　少師陽
師襄　魯公
八士　孟莊子
叔孫武叔

卷之十

梁惠王　長子太子申
梁襄王　齊宣王
句踐　公劉
鄒穆公　魯平公
樂正子

卷之十一

公孫丑　曾西
微仲　賢聖之君六七作
膠鬲　孟賁
北宮黝　七十子

東郭氏　孟仲子
充虞　子噲
子之　管叔
時子　魯穆公
泄柳　申詳
高子

卷之十二

滕文公　定公
成覸　公明儀
龍子　神農
孟　契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散宜生

人物概目錄終

人物概卷之一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金臺友人李中一校

孔子

孔演纂要傳云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去懷妊十一月生

祖庭廣記云顏氏禱於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及懷妊十一月而生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　又云先

聖生有異質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　又云先聖凡四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準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或作王字坐如龍蹲立如鳳峙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耳垂珠庭龜脊龍形虎掌胼脅參膺河目海口山臍林背翼臂斗脣窪頭隆鼻阜䐈堤眉地足雷聲澤腹昌顏均頤輔喉駢齒眉有一十二釆目有二十四理其頂似唐堯其顙似虞舜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今家廟所藏畫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者於聖像最真

孝經鉤命訣云仲尼牛脣吐教陳機受度　虎掌是謂威射　海口言若蒼澤

路史云予嘗閲齊書見臧荣緒以宣尼庚子日生每以是日陳五経而拜之未嘗不仰之也奈何夫子一誕生之日史傳紀載靡有定確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甲申時生按庚戌乃魯襄公之二十二年是歳周靈王之二十一年而長曆其年二月二十三日實為庚子以哀公之十六年壬戌年四月己丑卒乃敬王之四十三年享七十有三齡公羊傳又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攷之是歳閏申是月固無庚子以孔氏家譜及祖庭廣記所載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有七日故林開以為戊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今之八月亦非得云二月矣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為先聖人

孔子生日

年譜起庚戌盡壬戌 見素王事紀

一歳在魯

二歳在魯

三歳聖父叔梁紇卒葬於魯東防山

四歳在魯是年弟子秦商生

六歳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是年弟子顔路生

七歳周靈王崩景王立

九歳在魯是年弟子仲由生

十歳魯襄公薨昭公立

十一歳在魯是年弟子漆雕開生

十五歳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年弟子閔損生

十六歳或曰是歳聖母卒合葬於防

十七歳魯大夫孟懿子與兄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十九歳娶宋亓官氏

二十歳仕於魯為委吏子鯉生

二十一歳為乘田吏

二十四歳聖母顔氏夫人卒

二十六歳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二十七歳郯子來朝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

二十八歳孔子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二十九歳開師襄善琴遂適晉學之是年弟子冉求商瞿梁鱣生

三十歳孔子自謂三十而立是年弟子高柴巫馬施生

三十一歳齊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適齊

三十二歳周景王崩敬王立孔子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為孔子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

三十三歳孔子在齊景公舍於外館周使至言先王廟灾公曰何王之廟孔子曰其釐王之廟乎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玄黄華麗之飾宮室崇峻

與馬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既而使者報翟王廟災公驚曰
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三十四歲訪樂於萇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
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
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
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周使伯常騫問道孔子曰
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必弊此四者君子
之所戒也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
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扆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
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
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誠之哉無多言多言

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誠無所行悔勿謂何傷
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
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
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
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
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尚也故下之知衆
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
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
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
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誠之哉
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illegible]

二十五歲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
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
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
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
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
三十六歲在齊聞韶及乎魯是年弟子樊須生
三十七歲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於上國季子之子死
孔子往觀其葬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
三十九歲在魯是年弟子顏淵澹臺明生
四十歲子曰四十而不惑
四十二歲魯昭公薨定公立是年弟子公西赤生

四十三歲在陳是年弟子有若生
四十四歲在魯是年弟子卜商生
四十五歲在魯是年弟子言偃生
四十六歲在魯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
此謂何器對曰此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
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
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
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
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
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
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是年弟子曾參顏幸生

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爲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四十八歲遷司空是年弟子顓孫師生

四十九歲是年弟子宓不齊生

五十歲遷司寇斷獄必平允是年弟子叔仲會冉孺曹卹伯虔生

五十一歲以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達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少正卯皆兼有之此乃人之奸雄故不可赦也

五十二歲攝相事魯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軍二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粃稗用粃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

五十三歲爲大司寇國人謗之曰麛裘無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既而政化盛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飾僞以儲價及是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五十四歲言於定公墮三都

五十五歲魯國大治齊人致女樂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乃作猗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適衛

五十六歲適衛自衛至曹自曹至宋

五十七歲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數匝既而將甲者進辭曰吾初以爲陽貨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於是遂解圍

五十九歲適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居衛月餘去衛適曹曹人不答去曹適宋

六十歲自宋適鄭遂至陳

六十一歲自陳適蔡遂適衛
六十二歲在衛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執攻范中行氏伐
中牟佛肸叛置畔於庭不與已者烹之使人召孔子孔
子欲往子路不悅會簡子使人來聘西至河聞竇鳴犢
舜華之死於是回車息鄹卿作鄹操以哀之曰周道衰
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
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焉顧之惏焉心悲升車命駕將
適翼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陬傷予
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
且
六十三歲自衛之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死者數十

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孔子既見陳侯與登臺而觀陳
侯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
六州之衆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赦所執
吏遂罷孔子自陳如蔡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又問孔子
於子路既而反蔡有沮溺耦耕丈人荷篠等事時宰予
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我曰夫子無以
此為也自臣從夫子以來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
義尚德清而好儉仕而不祿所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
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
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
靡靡窈窕之謠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故臣知夫

山川紀異云曹州東百里有孔子山相傳孔子避楚常登山上有坐石草木不侵有硯石每雨墨水浸出

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時蔡有一
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問孔子孔
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且謠
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頃之大霖
雨水溢泛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孔子
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
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
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是歲兵伐陳楚
昭王救陳使人來聘陳蔡閉之有答子路慍見之語孔
子又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
德不以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昭王興
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
西曰非楚之福乃止孔子自楚反乎衛

六十四歲在衛
六十六歲夫人亓官氏卒
六十七歲伯魚母死朞年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門人
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六十八歲在衛季康子迎孔子孔子乃歸魯作丘陵之歌
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
自嬰屯蹇喟然四顧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四連枳
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嘆涕泪
潺湲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

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修春秋製孝經時
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六十九歲子伯魚卒
七十歲在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自賓階升堂立侍
公命以席問政孔子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
也公曰為之柰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崇禮教
遠罪疾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不
能至也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
母貧者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
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不足以
行此也對曰君入太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

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
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
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昃諸侯
子孫來往賓客行禮揖讓慎其威儀以此思勞則勞可
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
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
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公曰善
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七十一歲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
我心憂歌畢反袂拭面涕淚沾襟作春秋絕筆於獲麟

[illegible] 氏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 [illegible]

[illegible]

所感而起所以為終也
七十二歲在魯
七十三歲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
孔子卒葬魯城北泗上
魏文帝黄初二年詔曰昔仲尼稟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
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
棲棲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
莫能用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
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
聖以成謀茲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
宋武帝詔曰仲尼體天降德繼周興漢經緯三極冠冕百

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
齊武帝詔曰宣尼誕撫七代陶鈞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
匹感麟厭世緬邈千祀
明帝詔曰仲尼玄功潛被至德彌闡雖反袂遐曠而祧薦
靡缺
梁敬帝詔曰夫子降靈體喆經仁緯義允光素王載闡玄
功雖泰山極峻一簣不遺而泗水餘瀾千載猶在
陳後主詔曰宣尼誕膺上哲體資至道祖述憲章之典並
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奧與日月而偕明
北魏高祖詔曰尼父稟達聖之資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
道光四海

後周宣帝詔曰孔子截弘儒業式叙彝倫至如忝贊天人之理裁成禮樂之務作範百王垂風萬葉

隋煬帝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姿憲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藴茲素王

唐太宗詔曰宣尼以大聖之德天縱多能王道藉以裁成人倫資其教義

高宗乾封詔曰宣尼父資大聖之材屬衰周之末想秉桴以永嘆因獲麟而興感於是垂素王之雅則正魯史之繁文播鴻業於一時昭景化於千祀

玄宗開元追諡孔子為文宣王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揮此道啟迪含靈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也所謂

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不其偉歟於戲楚王冀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棲遲旅人固可知矣

宋太中祥符加諡玄聖文宣王制曰道膺上聖體自生知玄功侔乎簡易景鑠配乎貞明惟列辟以尊崇為億載之師表　後漢張超尼父頌曰巖巖孔聖異代稱傑景合乾坤明参日月　晉湛方生孔公讃邈哉孔公龍見九二闡化繫象道映周季　儀禮賈公彥疏云孔子生三月名之曰丘至二十冠而字之曰仲尼有兄曰伯居第二則曰仲　阮籍孔子讃曰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史作書　秦宓曰我　大明　聖祖初定天下遣祭酒孔克堅

辰祭於闕里洪武三年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遣國子祭酒主祭有御製祭酒誥成化中國子祭酒周弘謨乞勅廷臣計議增籩豆為十二佾舞為八則佾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略之典具聖明尊崇之制　上從之嘉靖九年　肅皇帝從輔臣張璁議作正孔子祀典就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為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皇帝皮弁服行四拜禮樂三奏舞六佾而盡去勝國舊樂此已出於作述典禮之外至　莊皇帝從禮臣請行幸學之典其奎章宸諭鴻儀大賚載在臨雍錄者可觀今　上御寓駕幸太學釋奠

孔子張幄横經儒臣進講召三氏於闕里賜師生璽書一時風起士類蓋至萬里外靡不借為色澤猗與盛哉

曾子

史記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家語弟子行云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参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参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

（大戴禮驕作撟注撟高也）

（大戴禮参也中夫四德者矣哉）

大戴禮注子輿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不應其命也　弟子辭云曾参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

經孫嘗聘欲以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　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榱題三尺轉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　說苑公明宣學於曾子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

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莊子曰曾子居衛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　韓非子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論衡云曾參出薪於野有客至其家欲去其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左手搤右臂臂痛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搤吾臂以呼汝耳　論語撰考讖云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里名勝母曾子斂襟　鄒陽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　尸子曰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琴操曰曾子耕太山下雨雪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操　蘇頲曾子讚百行之極三才以敎聖人敘經曾氏知孝令謂手足動稱容貌事君事親是則是效　搜神記云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曰思汝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　水經注曾子居曲阜鄉柴不入城郭　本草云曾子見茄以而成　天中記云曾參行孝枯井湧泉　漢志儒家曾子十八篇　隋志一卷目一卷唐志同　書目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今十篇自修身至天圓皆見於大戴禮蓋後人摭出為二卷上卷

修身至事父母下卷制言至天圓　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大明一統志曾子墓在今兗州府嘉祥縣　宋景文公筆記曰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　高似孫子略云曾子見於大戴禮

按西京雜記曾參有兩曾參南曾參從人見稱人以魯北曾參要然則子輿爲北曾參矣

篇爲四十九爲五十八他又雜見於小戴禮略無少異是固後人掇拾以爲之者歟劉中壘父子秦漢七略已不能致辯於斯況他人乎然董仲舒對策已引其言有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則書固在董氏之先乎又其言曰君子愛日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從旦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年三十四十無藝則無藝矣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質之吾日三省吾身何其辭實耶予讀先太史史記注七十二弟子傳參字子輿晉灼讀音如宋昌驂乘之參因併及之

子思

闕里誌云孔伋字子思遊事孔子而受業於曾子蓋顏子

蚤卒聖道傳於曾子曾子傳於子思子思傳於孟子其學獨得其宗子思嘗著書四十九篇　又云魯繆公欲以爲國相時臣皆世祿侫寵相傾不以德訓乃嘆曰若爲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恥也遂不受且告繆公曰吾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矣乃遣衛值懸子問禮焉曾申問曰何以不仕子思曰道伸吾願也今天下諸侯其孰能哉與其屈已以富貴不如抗志而貧賤於是在衛縕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已而後反于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而道卒傳於孟軻年及百餘歲卒史記作六十二今兩存之塋先聖墓南生子白　孔叢子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乎子思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辭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

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荅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繼縲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鬣非伋所病也

昔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髭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生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鬓之不茂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荅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荅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韓非子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龎㯓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龎㯓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說苑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李肅遠曰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卷高勢動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

漢志儒家子思二十三篇　沈約曰禮記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　闕里志云子思墓在宣聖墓南相去數十步

孟子

史記列傳云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　索隱曰王劭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　宋莊綽鷄肋編云趙岐謂孟軻字則未聞而李翰蒙求引史記云字子輿今觀史記實未嘗有劉孝標亦云子輿用臧倉之訴五臣注為孟軻字也　韓詩外傳云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

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
禮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
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
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　孟
氏譜云孟子之父激公宜母仉氏或云李氏孟子娶田氏
生子名仲子云　孟子未生時母夢神人乘雲板龍鳳自
泰山來將止於嶧母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
皆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　孟子處齊而有憂色
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
楹而嘆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敏也今擁楹而
嘆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為苟得而

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
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蓋婦
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
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
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
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
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
知婦道　孔叢子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
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
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
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

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
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
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孟軻
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
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
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
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說苑孟子曰人皆
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
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
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法言孟子曰夫
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漢伍被傳孟

子曰紂貴為天子不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
死之日天去之也　鹽鐵論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
而人不思之耳　顏氏家訓孟子曰圖影失形　梁史孟
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拾遺錄
孟子曰千年一聖謂之連步　中庸精舍記云鄒人相傳
孟子故宅在縣東隅其一前臨因利溝南揖文賢岡泗川
挹抱好事者築曝書臺其間則昔日固有廬舍又縣治東
際地舊名子思講堂謂孟子傳道於此　三遷志云孟母
斷機祠在鄒縣城東南隅曝書臺西東去子思書院僅百
步　文選東方曼倩曰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良註曰
言雖往來屯難不見任用終亦為周威王師也　留青日

札云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夏四月一日生即今之二月赧王二十六年春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年八十四歲　安陽集孟子贊云昔周公之衰仲尼已矣戰國相圖唯利之喜諸子紛紛乘弊而起聖道之塞實生荊杞其誰闢之獨我孟氏尭舜吾吭仁義吾齒芟楊剪墨路平如砥驅彼後覺一趨聖轍唯先文公感追其靈存而醇者孟氏而止欲覩聖人必自孟始較其大功蓋禹之比嗚呼賢哉道統可擬孔子之後一人而已

人物概卷之二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大學

湯諡法安民立政曰成除殘去虐曰湯

殷本紀契封於商賜姓子氏主癸生天乙是為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

殷祝解湯將放桀處於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桀請湯曰國所以為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為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家無人矣君有人國君之有

也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為王明之士民復致於桀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地名民往奔湯於中野桀復請湯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為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吾則外人我將去之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為湯不能止桀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湯以此讓三千諸

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即
謂之變而天弗施雌勝雄即謂之亂而人弗行故諸侯之
治政在諸侯之大夫治與從（言下必順上所以致治也） 湯出見野張
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
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
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
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
吾遂伐桀　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娀之
虛桀犇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㚇俘厥寶玉義伯仲
伯作典寶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報於是
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湯歸至於泰卷陶中

𬤊作誥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
諸侯群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
怨曰古禹皐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
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
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
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
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
湯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會以晝湯崩　河圖云契後
十三世生主癸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
日生湯號天乙　金樓子云成湯母感狼星之精又感黑
龍而成　尚書中候云天乙在亳諸鄰國襁負歸德東觀

於洛黃魚雙躍出濟於壇化為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
神福伐桀克之　尚書璇璣鈐曰湯受金符帝籙白狼銜
鉤入殷朝　呂氏春秋云湯王為天子夏人大悅如得慈
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親郼如夏、春秋元命
苞曰湯之時其民大樂其赦之於患害故樂名大護護者
救也　大荒西經云成湯伐夏桀於章山克之注章山名
大沙或云沙丘　新書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
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
去日之明於邃而就火之光於室也故明君貴尚學道而
賤下獨思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
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

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
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
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
也行之　孔演圖云湯地七十里內懷聖明白虎戲朝其
終白虎在野　說苑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
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
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
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　皇覽曰湯冢在方陰亳縣北
東郭去州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
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
劉向曰殷湯無葬處　皇甫謐曰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

位為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

文王

周本紀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

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遷都豐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為文王　帝王世紀云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四乳是謂含良蓋法酒旗布恩舒明　緯書靈聽云蒼帝姬昌日角烏鼻高長八尺二寸聖智慈理也　晉語胥臣曰昔者太任娠文王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於大姒比於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　韓非子曰昔者文王侵盂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

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韤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主曰上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亢倉子曰文王之為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旻切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

是故孝成於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静作進退天必賛之故紂不能害夢啟之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汲冢周書曰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娱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曰恥余體民無小不敬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　又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而廣惠不為驕侈不為泰靡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時以成萬材萬材已成牧以為人天下利之而勿德是謂大仁　魏陳王曹植文王賛曰於赫聖德寔惟文王三分有二猶服事商化

加虞芮傷暨西方王業克昭武嗣遂光　括地志云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原上也

堯 謚法曰翼善傳聖曰堯

史記帝紀帝堯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黄收純衣彤車乘白馬能明馴德　元和郡縣志云堯先居唐後居陶丘故曰陶唐氏　白虎通曰謂之堯者何堯猶嶢嶢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衜行衆聖之主百王之長也　風俗通曰堯者高也餘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　帝堯碑云其先出自塊隗翼火之精有神龍首出於常羊慶都交之生伊堯不與凡等龍顏日角眉八彩謖自侯伯游於玄河龍龜負銜投鈐授與然後受命　詩含神霧云慶都以赤龍合斥生赤帝伊祈堯　三輔舊事云堯母字慶都配高辛氏而生堯因主人伊長孺為姓謂之伊　大戴禮曰聰明睿微其言不忒其德不回　尚書璇璣鈐云帝堯煥炳隆興可觀曰載曰車曰軒曰冠曰冕作此車服以賜有功　尚書中候云堯即政七十載德政清平比隆伏羲鳳凰巢阿閣景星出翼軫朱草生郊嘉禾滋連甘露潤液醴泉出山修壇河洛榮光出河休氣四塞　述異記云堯為仁君一日十瑞宫中芻化為禾鳳凰止於庭神龍見於宫沼曆草生階宫禽五色烏化白神木生蓮萐蒲生廚景星耀於天甘露降於地是為十瑞　典術云聖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

降精於庭為殖感百陰而為昌蒲故吴氏本草昌蒲名曰堯韭　六韜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繡文綺弗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佚之樂弗聽也宫垣屋室弗堊色也榱桷柱楹弗藻飾也茅茨之蓋弗剪齊也敝衣絓履不弊不更為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温飯煖羹不酸餒不易也不以私曲之故留耕種之時削心約志從事於無為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　管子曰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爐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

而已矣　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四子王倪齧缺被衣許由）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荀子曰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之謂也　韓非子曰堯之王天下也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　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

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　淮南子曰人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白狐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　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　賈子新書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說苑作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眾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故德音遠也（說苑載河間獻王之言同）　符子許由欲觀帝意謂堯曰坐於華殿之上面雙闕之下君之榮願亦已足矣夫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余立櫺扉之內霏焉而雲生於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巍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異乎迴巒之縈崑崙余安知其所以安榮　前漢谷永傳曰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　後漢黃瓊傳曰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　又郎顗傳曰昔唐堯在上群龍為用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　拾遺記

曰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四凶既除善人來服分職設官彝倫攸敘乃命大禹疏川瀦澤有吳之鄉有北之地無有妖災沉翔之類自相馴擾　堯在位七十年有鸞雛歲歲來集麒麟遊於藪澤梟鴟逃於絕漠有秖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翮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群惡不能為害飴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掃灑門戶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時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為此鳥之狀置於門戶之間則魑魅醜類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或刻木鑄金或圖畫為雞於牖上此之

伏羲如漢世以歆圖陵廟旁相舜基之類非其處也山海經

道傑也　古今樂錄云堯郊天地祭神示在坐繪謌堯曰洪水方至為害而子救之堯乃作歌故琴譜堯有神人暢

皇甫謐曰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　皇覽曰堯冢在濟陰城陽　劉向曰堯葬濟陰丘壠山　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　郭生述征記云成陽城東南九里有堯陵陵東有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蓋堯妃也東南六里有慶都冢上有祠廟　水經注言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慶都陵於城為西南稱曰靈臺　路史云堯之冢在濟陰成陽漢章帝元和二年使奉太牢祠堯於成陽靈臺是其處也今在濮之雷澤東南而王充乃云葬崇山墨子則謂北教八狄道死南巳之市而葬蛩山之陰蓋傳㬥爾　路史餘論云放勳重華文命昔之人或以為名而堯及舜禹在昔俱以為謚解有以為名者曰否皆名也謚不出於古書傳雖云謚出黃帝然實出於周公世有謚法敘悉文致堯舜禹湯桀紂之類而羼入之夫堯舜禹之為名固自章也堯曰咨汝舜舜曰咨汝禹汝棄汝契是果名也若以為謚則弃契垂益夔龍一皆為謚而後可有鰥在下曰虞舜是豈鰥而在下已有謚乎昔魏周訴謂魏邵曰吾所賢者堯舜而堯舜名是古未嘗以為謚也然則其說謬於漢儒可知矣孟子曰放勳乃徂落屈原曰嗟重華之不可迕就重華而陳辭而書中侯亦曰文命德盛俊乂在官而朱草生然則史記大戴世本不為無所本矣

舜 謚法曰仁聖盛明曰舜

劉耽呂梁碑云舜祖昌意生穹蟬穹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產舜　世本云有虞氏姚姓　世紀云因瞽子名重華　真源云字仲華　春秋孔演圖云舜目四童謂之重明承乾踵堯海內富昌　詩含神霧云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虛　孝經援神契云舜手握褒能顙大口注握褒者手兆如褒字喻從勞苦受褒飭致大祥也　洛書靈准聽云有人方面日衡重華握石椎懷神珠注謂衡有骨表如日懷珠喻有明信椎讀如錘言能平輕重　又云舜受終鳳凰儀黃龍感朱草生蓂莢滋　春秋佐助期云舜時景星出房　瑞應圖云舜時有三足烏金車見於遮即山車也　書大傳成王問周公舜何人也曰其政好生而惡殺　春秋繁露云舜形體大上而圓首長於天文純於孝慈　大戴禮云寬裕溫良敦敏知時而好學又云畏天愛民恤遠親近睿明通智為天下主　白虎通曰謂之舜者何舜猶僢僢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　風俗通云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循堯之緒也　公孫尼子云舜牧羊於潢陽堯舉之以為天子　公孫弘云牧羊於潢河　干寶云舜耕歷山獲玉曆於河際之巖知天命之在已體道不倦　莊子云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

之童土之地曰與得北來之澤　越絕書云舜親父假母
父頑母嚚兄狂弟敖舜求為變心易志瞽瞍欲殺舜未嘗
可得呼而使之未嘗不在側　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
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　周處風土記云舜東夷
之人生姚丘　括地志云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
路史注世傳瞽瞍與象謀欲殺舜其妹嫘首知為之解
許氏說文云或作嫫媒一音壺也嫘又或作㜸一作嫘列
女傳舜女弟繫與二嫂諧　尸子曰舜一徙成邑再徙成
都三徙成國四方之士歸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
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
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

又曰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燭於玉燭息於永風
食於膏火飯於醴泉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谿滿焉
螻蟻之穴亦滿焉由此觀之禹湯之功不足言也　又曰
堯以天下與舜顏色不變舜受天下於堯亦顏色不變知
天下無損益於已也夫何為哉　又曰務成昭之教舜曰
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
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又曰舜之陶也不能利其巷
南面而治天下則德及蒙福　荀子堯問於舜曰我欲致
天下為之柰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
下自來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
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　韓詩外傳曰

昔者舜甑盆無膻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
而衆不以力獲罪麑衣而盤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
由事寡易為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衆下
聖人寡為故用物常壯也　賈子新書帝舜曰吾盡吾敬
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
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愛焉　呂氏春秋曰舜之
耕漁其賢不肖與為天子同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堀地
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罘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
之患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
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盡
無之賢非損也時使然也　左傳季文子曰舜臣堯賓於
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
相去四凶也　漢志云虞舜登庸厥功彌劭表提類而分
區宇判山河而攷疆域冀北創幽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
號　後漢李固傳曰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
於墻食則覩堯於羹　貞觀政要魏徵疏曰人君之理莫
大於道德教化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敕契
以敬敷五教而後任咎繇以五刑也　皇甫謐云舜以堯
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
即真百歲癸卯崩　墨子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巳之

市衣衾三領榖木之棺葛以緘之　異苑云衡陽山九疑山皆有舜祠每一脩理祀祭潔敬至則聞弦歌之聲　述異記云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臺下有望陵祠帝舜南巡葬於九疑民思之立祠曰望陵祠　帝舜都郎門古宮存焉宮前有堯臺舜館銘記古文莫有識者　湘水去岸三十里許有相思宮望帝臺昔舜南巡而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恸哭淚下沾竹竹文上為之班班然　潛夫論曰堯舜之德譬猶偶燭之施明於幽室也前燭既盡照之矣後燭入而益明此非前燭昧而後燭彰也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二聖相得而致太平之功也

桀紂 謚法賊人多殺曰桀殘義損善曰紂

荀子曰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者則必稽焉　越絕書古者天子及至諸侯自滅至亡漸漬乎滋味之費沒溺於聲色之類牽攣於珍怪貴重之器故其邦空虛困其士民以為須臾之樂百姓皆有悲心瓦解而倍畔者桀紂是也身死邦亡為天下笑此謂行奢侈而亡也
賈子曰紂自謂天王桀自謂天父　大戴禮曰桀紂妖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幼風是御曆失制攝提失方邪大無紀玉瑞不行不告朔於諸侯　尸子曰桀紂欲長樂以苦百姓珍怪遠味必南海之葷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鯢天下厚矣　鬻子曰桀為天下酒濁而殺廚人紂熊蹯不熟而殺庖人　宋張鎡曰桀誅諫而星孛紂耽荒而致彗　夏本紀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為桀帝桀之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迺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　論語陰嬉讖曰庚子之旦金板刻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宋均曰謂殺關龍之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　尚書帝命驗期云桀失玉鏡用其噬虎注玉鏡謂清明之道噬虎謂其暴虐　孝經援神契曰后偷任威

折其玉斗失其金椎注后桀也偷苟且自奉也玉斗者運儀金椎言國之寶　紀年云后桀命扁伐岷山岷山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無子焉斲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嬉氏以與伊尹交遂以夏亡　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天下顫恐干辛任威國人大崩湯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乃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湯曰桀迷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民心積怨皆曰上天不恤夏命其卒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往視曠夏聽於末嬉之言以告湯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移大犧
括地志云廬州巢縣有巢湖即尚書成湯伐桀放於南巢

怖史記作懼字相近而義異

者也　淮南子曰湯敗桀於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
巢之山而死　殷本紀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
之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
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
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
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
之錢（新序曰鹿臺其大三里高千尺昔曰臺今在朝歌城中括地志云鹿臺在衛縣西南二十二里）而
盈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許慎曰鉅鹿水之大橋有漕粟也鄒誕生云鉅大橋器名也紂厚賦稅扶曰器而大其石）
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多取野獸
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括地志云酒池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三里）
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辟

刑有炮烙之法　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
百二十三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
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　淮南子曰紂為天子賦斂無
度戮殺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天下同心而苦之　帝
王世紀云紂倒曳九牛撫梁易柱　又云紂宮九市車行
酒馬行炙　論語比考讖曰殷惑妲己玉馬走宋均曰玉
馬喻賢臣奔去也　韓非子曰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
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
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
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
年紂為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

我衆中孤聞 戚臺遺址在城 南門夏桀造

象箸以知天下之禍　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
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為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
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
矣辭以醉而不知　費仲説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
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殷禍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
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
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且主
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
義誅之不可三説不用故亡　論衡曰武王伐紂太公陰
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
以為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

惑民推拖不備周之所諱也　晏子春秋曰夏之衰也其
王桀作璇室商之衰也其王紂作傾宮　呂氏春秋曰夏
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
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
百姓窮其父兄耻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
守法之臣自歸於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
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説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
沈於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妲己為政賞罰無方不
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　韓非
子曰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為虎傅翼將
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桀

紂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為炮格以傷民性紂得乘肆
行者南面之威為之翼也　法苑珠林云帝辛之時有雀
生烏在城之隅太史占曰以小生大國家必昌帝辛驕暴
不修善政殷國遂亡　楊升菴云辛甲為商紂太史七十
五諫而去其後周人封之著書一篇其事不傳見於漢書
藝文志其後代有辛有見左傳

師尹

詩傳曰師尹大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
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也

舅犯 一作咎犯

檀弓鄭玄注曰舅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子犯　晉語里

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
作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鉥 鉥導也 重耳告舅犯
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
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喜怒哀樂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
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
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
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
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剡 剡鋭也 也不可
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
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
灑掃之臣死又不敢涖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　檀

檀弓[illegible]文子曰[illegible]利不有其君其仁不見用也鄭玄注[illegible]人真

文公[illegible]晉[illegible]及國無安君之心及河禁璧辭請亡要君以利是也

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
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
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
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
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
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
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
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子重耳夫
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
而不私則遠利也　左傳秦伯納公子及河子犯以璧授
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

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
白水投其璧於河　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
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
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
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
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
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
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
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
而霸文之教也　說苑云晉文公與荊人戰於城濮君問
於咎犯咎犯對曰服君之義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

淮南子曰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

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荊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荊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熸是荊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埽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荊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荊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

□苑言云晉文公之舅狐偃為上卿稱咎犯其孫平公以咎犯亦治國晉遂有咎犯也

我我含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荊人大敗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孟獻子

檀弓鄭玄注獻子魯大夫仲孫蔑　左傳宣公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成公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黃震氏曰孟獻卜得事於既耕而卜盡不知天之不許其情也

襄公三年夏盟於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周禮九拜一曰稽首諸侯事天子之禮也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四年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也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杜鄫小國魯請使鄫屬魯助出貢賦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襄公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

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　劉向新序云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曰吾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獻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春秋列傳曰獻子為卿不驕禮賢下能處已若虛士以是多歸之　檀弓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孔穎達疏此一節論喪不貪利之事孟獻子之喪送終既具賻布有餘其家臣司

徙敎子稟承主人之意使於下士歸遺四方賻主人之泉
布也謂四方賻者泉布本助喪用今既有餘故歸還之也
時人皆貪獻子之家獨能如此故夫子曰可也善其能廉
遜志齋集孟獻子贊云魯號多士粲乎有文穆穆獻子
其德可尊用修國貧言利愈容宣成之間苛政橫出夫子
是悼勢莫止之昌言在人後世紀之乘馬之微雞豚不畜
富盡天下恒患不足古稱盜臣或以爲才我懷夫子莫知
我衷　貫備餘談云初穆伯娶聲巳生文伯又奔莒娶莒
女生二子穆伯卒于外二子來歸文伯之子孟獻子甚愛
二叔鬩於國人或譖之曰二叔將殺子獻子以告二叔曰
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

死於是二叔皆死嗚呼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也二叔但當
感泣論辯以明其心而巳何至自殺其身以中讒夫之計
哉獻子聞譖而告人有所疑也二叔聞言而就死有所歉
也皆内不足者也

人物概卷之三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中庸

顔回

仲尼弟子列傳曰顔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
陋巷志云按孔子年譜周景王一十四年即魯昭公二
十一年庚辰冬十一月辛巳朔廿六日丙子顔子生少孔
子三十歲伯魚十一歲周敬王二十七年即魯哀公二年
戊申是年顔子二十九歲髮白又三年辛亥年三十二歲
秋八月乙未朔二十三日丁巳顔子卒葬魯城東防山南
娶宋戴氏生子歆　又云顔氏世爲魯國卿大夫孔門逮

者七十二人顔氏有八回居四科之首　家語弟子解孔
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
焉　弟子行云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
不苟顔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
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　莊子顔回見仲尼請行曰奚
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
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
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
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
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
至人先存諸巳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巳者未定何暇至於

暴人之所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扛情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

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按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不敢為邪

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皥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

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喜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

顏回曰墮𨽧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
而後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
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
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
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
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
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
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
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
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

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游之壇陸浮之江湖食
之鰌秋鯈由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
以夫譊譊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
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
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
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
條達而福持　顏回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
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
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
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
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

華論仲尼十四之見新交臂非故注意謂時時見新交臂之頃華故而可守。

淳名號云新新生滅交臂已謝豈待句萬然後為變哉　韓本云居肆因當馬之處而置常有馬哉詩云中唐有甓注中唐為庭中階路置馬之肆道中有路以使馬之所八也漢書庭萆宮明有唐中數十里楊雄附側賦庠云什靈來其峴醲泉派甘唐坻圍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大[illegible]皆此唐字　淮南子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

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
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
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
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
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
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
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
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
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
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
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

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
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
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
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
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
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
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
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
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
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說苑云顏回將西游問於孔
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衆

於我也亦忠雖
然汝雖忘乎吾
猶有不忘者存
孔二如其知木
也

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
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
比踈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
乃謀不亦晚乎　後漢郎顗傳曰顏子十八天下歸仁
翰林雜事抄云漢武帝謂東方朔曰孔子顏淵之道德可
勝朔曰顏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生　檀
弓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家
語顏回死魯定公弔馬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
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
施不有筭也　述異記曲阜古城有顏回基墓上石楠縣
樹二株可三四十圍士人云顏回手植　晉夏侯湛顏子

贊曰知彰知微體淡研幾明象介石量同聖師探賾罔滯
在言靡遺仰諸惟高瞻之攸希　晉戴逵顏回贊曰神道
天絕理非語象不有伊人誰儔誰仰際盡一時照無二朗
契彼玄迹冥若影響　晉孫楚顏回贊曰束身勵行宗事
聖道鑽仰孜孜視予猶考　魏高貴鄉公顏子論曰心不
違仁行無二過用行舍藏與同進退聽承聖言罔有不喻
叙之於易以章殊異死則悲慟謂天喪已所以懸歎至於
此者聖人嘉美良才之効也

子路

弟子列傳曰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
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
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孔子嘗曰自吾
得由惡言不聞於耳　弟子解云子路有勇力才藝以政
事著名為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變通仕衛為大
夫遇蒯聵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輒難孔子痛之曰自
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　弟子行云不畏強禦不侮矜
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
之以文（矜與鰥同）　論衡曰子路感雨精而生尚剛好勇　世
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聖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
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唇吻之音聒聖賢之耳惡至甚矣
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闓導誘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
卒能政事列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為善之明效矣　荀

子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於
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
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耶今汝服既盛顏色
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
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
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
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
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家語子路戎服見於孔
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而自衛乎孔子曰古
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
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

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衮冕而執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政不難矣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死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地而不能屈節以求信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信則信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信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　韓非子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飡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

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飡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

說苑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抱朴子曰昔仲由冠雞帶㹠覆珥鳴蟬杖劍而見拔白而舞盛稱山之勁竹欲任掘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　論語隱義云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徃有狐黶者當師曰子路入耶曰然黶從城上下麻繩鉤子路半城問曰為師耶為君耶曰在君為君在師為師黶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黶開城欲捉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曜黶不能前謂曰畏子之目須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黶遂殺　家語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庭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師覺授孝子傳云仲子崔

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聵之難衛人狐黶時守門殺子路子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讎夫子曰行矣子羔即行黶子知之曰夫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與子羔戰而死

太王

周本紀云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及它旁國

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百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　詩疏曰以在豳為公故曰豳公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太王追號為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　書傳略說云狄人將攻太王亶父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亶父曰與之每與狄人至不止太王亶父屬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又欲土地太王亶父曰與之耆老曰吾不為社稷乎太王亶父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亡民也耆老對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太王亶父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周人束脩奔而從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　淮南子曰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攜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　吳越春秋云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王季

史記曰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　詩皇矣篇云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鄭箋云篤厚載始也王季之心親親而又善於宗族又尤善於兄泰伯乃厚明

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大伯以讓為功美王季乃能厚明之使傳世稱之亦其德也受祿無喪奄有四方鄭箋云王季以有因心則友之德故世世受福祿至子孫有天下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鄭箋云德正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毛傳云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　竹書紀年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瑴馬十匹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文丁二年周公季歷伐燕之戎敗績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為牧師七年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歷　沈約注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為伯

以紀年之協而序文復附於之荷好異也

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因而死因謂文丁殺歷　又曰執王季於塞庫羈文王於玉門鬱尼之情辭以作歌其傳久矣

皇甫謐曰王季葬鄠縣之南山

武王

竹書紀年注周武王名發駢齒望羊伐紂至於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咸曰紂可伐矣武王不從及紂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乃伐紂渡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寫以世字魚文消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為赤烏烏銜穀焉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流下應以告也遂東伐紂勝於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歸之周德既隆

草木茂盛蒿堪為宮室因名蒿室既有天下遂都於鎬

春秋元命苞曰武王駢齒是謂剛強　武宿辭王赫奮烈八方咸發高城若地商庶若化（言士卒應王之奮烈提高城若平地商者恐怖化也）約期於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於牧野將戰先禱天地也）王食無麴王不食言定宗（言當赦其罪人定其宗主不食言也）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神無不饗（羣臣言皆積立功而神明享其德）王克配天合於四海惟乃永宗（德合四表）　克殷解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商辛奔內登於廩臺之上屏遮而自燔於火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於郊群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

晉孔晁云武王以不殺為仁無辟說此傳誤之多引大言之也

先入適王所乃尅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縣諸太白適二女之所乃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縣諸小白乃出場于厥軍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於王前叔振奏拜假又陳常車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泰顛閎夭皆執輕呂以奏王王入即位於社大卒之左群臣畢從毛伯鄭奉明水衛叔傳禮召公贊采師尚父牽牲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明累商邑百姓其彰顯聞于昊天上帝周公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乃命閎天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祀崇賓饗禱之於軍

乃班　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憝惡也）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　大戴禮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敬者藏之約行之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

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機為銘焉於鑑為銘焉於盥盤為銘焉於楹為銘焉於杖為銘焉於帶為銘焉於履屨為銘焉於觴豆為銘焉於戶為銘焉於牖為銘焉於劍為銘焉於弓為銘焉於矛為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機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呴（呴耻也）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無求辭飾自杖而已）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呂氏春秋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轝命封黃帝之後於鑄（鑄國名）封

帝堯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轝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武王乃恐懼俟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為諸侯大夫賞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然後濟河西歸報於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乘牛弗服釁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以守至藏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乎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　越絕書武王以禮信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旦會於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刳姙婦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亡乃朝天下興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贍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信也　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於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

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欝摇（欝摇喜貌）　說苑武王將伐紂
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
其人為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
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
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
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為天子以周為諸侯以諸
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為賊攻
義者為殘失其民者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何攻天子乎
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於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
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
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
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矣於
是發粟散財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兵甲而弗
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墨子曰
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卜其祭曰使親者受內
祀疏者受外祀　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
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
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
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
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周公至民曰是
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
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

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
顏色相副是以知之　又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
之珠玉及傾宮之女於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
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閭況
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藉之乎王之於
色也見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其復徵之乎　又云武王見
暍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　魏陳王曹植周武王贊曰桓
桓武王繼世滅殷咸在尚父且作商臣功加四海救世濟
民天下宗周萬國是賓　括地志云武王墓在雍州萬年
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也

周公

史記世家曰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為子
孝篤仁異於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
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
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
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於天及殷民釋箕子之
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
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
不就封留佐武王　竹書紀年云武王十四年王有疾周
文公禱於壇墠作金縢成王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命
冢宰周文公總百官庚午周公誥諸侯於皇門秋周文公
出居于東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秋大雷電

以夙王逆周文公於郊遂伐殷七年周公復政於王甲子
周文公誥多士於成周遂城東都十年周大公出居於豐
十一年唐叔獻嘉禾王命唐叔歸禾於周文公二十一年
周文公薨於豐二十二年葬周文公於畢沈約註武王沒
成王少周公旦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神鳥鳳凰見蓂莢生
乃與成王觀於河洛沈璧禮畢王退俟至於日昃榮光並
出幕河青雲浮至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坐之而去禮於
洛亦如之玄龜青龍蒼光止於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周
公援筆以世文寫之書成文消龜隨甲而去其言自周公
訖於秦漢盛衰之符　作雒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
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王

既歸成歲十二月崩鎬肂於岐周（肂權厝也）周公立相天子三
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
九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
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於
郭淩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於
九畢俾康叔宇於殷俾中旄父宇於東及將致政乃作大
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繫於
洛水地因於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郛郭也繫因也連接也湊會也）制郊
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分以百縣大縣城方王城
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
事凡工賈胥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為乃設丘兆於南郊以

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受命於周乃建大
社於周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亹以
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
以為土封故曰受則大於周室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
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　說苑云周公攝天子位七年
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
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
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恡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茍有至者
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周公踐天
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
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

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
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飢寒不得衣食
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
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
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是以近者親之遠
者安之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
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
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
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小事
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
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

平周公俛念亦頃不對王備生籍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
傅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鬻子昔曾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
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聖王之戒也　越絶書曰
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
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
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
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
巡狩於邊一年大暴風雨日夜不休五穀不生樹木盡偃
成王大恐乃發金縢之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德
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

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　墨子云昔者周
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
至於今　荀子周公之狀身如斷菑　大儒之效武王崩
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
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
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
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
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
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
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為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
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

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
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
有天下非奪也變勢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
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子之和
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
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客有道孔子曰
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應之
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
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當
是時也夫又誰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
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

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
而迎太歲至氾而氾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隧霍叔懼曰
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
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不可乎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暮
宿於百泉旦厭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人而進
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
賞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
濩廢矣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
跨天下而無蘄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戒矣哉　後漢紀華
嶠曰孔子稱尊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
人也　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

社中也

哀公

左傳杜注曰哀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敬王二十八年即位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史記世家曰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索隱曰系本將作蔣）哀公八年吳為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齊南邊十二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田常弒其君簡公于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為介適齊齊歸我侵地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七年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哀公作難故君臣多間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衢曰請問余及死乎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陘氏三桓攻公公奔於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　皇甫謐曰哀公元甲辰終庚午　蘇子曰魯自宣公縣其世乎而自立公室遂卑三桓分有其民而竊竊之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公還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間蓋魯君之失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其詢未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公又欲以越人攻之終亦出死於越嗟夫棄民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宜其難哉　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道何如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讐也將與誰守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左傳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檀弓孺子䵣之喪（註魯哀公之少子）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悼公之母死（註哀公之妾）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說苑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仁

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曰瀹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為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為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　三朝記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　劉向別錄云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為記凡七篇

人物概卷之三

偶從客座聞江以北有有姓彬彬多朴頗是有子系也時邏祖憲有有日詢有知什蹤細陶不等之混猶姓氏云問與問族作閑表息訛又

宋景文公曰此鄉嘗聞野人語耳觀為子書則怡嘗詳之復無竟家無有據之論乎

人物概卷之四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校指

論語

有子

風俗通云有氏有巢氏之後仲尼弟子有若魯人漢有有祿　家語弟子解云有若少孔子三十六歲為人彊識好古道　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有若少孔子十三歲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者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

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
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
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
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嘿
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檀弓曰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鄭玄注云譏其早也禮既祥白
屨無絇縞冠素紕　孔穎達疏云此明除喪失禮之事蓋
是疑辭錄記之人傳聞有子既祥而絲屨未知審否意以
為實故云若既祥而絲屨以組為綦也　左傳吳伐魯師
次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
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
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注微虎魯大夫欲乘夜攻
吳之次舍最選請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踊之於七百人中
終得三百人卒終也有若與在三百人中　荀子有若
惡卧而焠掌　韓非子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
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
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
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柰何乎故有術而御之
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
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齊竟陵王頌曰有子刺掌修名立
　桓範世要論云有若好卧則刺其掌　宋咸淳三年升
從祀以補十哲衆議必有若也祭酒為書力詆有若不當

升而升子張

　子夏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
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弟子行云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
　弟子解云卜商習於詩能誦其義以文學著名為人性
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
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
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
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　尚書大傳曰子夏讀書
畢見夫子夫子問之何為於書子夏曰書之論事昭昭如
日月之代明離離如參辰之錯行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
於心不敢忘也　論語摘輔象曰子夏握正是謂受相
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　家語孔子將
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悋
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荀子
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
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
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　說苑子
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
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
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

猶切切而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
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
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
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
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尸子子夏曰君子
漸於饑寒而志不僻銙於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
席之言　何休曰孔子至聖却觀無窮知秦將必焚書故
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叔叔爲經作傳以授
孫卿卿授申公　括地志云謁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
堰城縣北水經注云其山岈壁五崖光有一石室去地五
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爲子夏石室退老
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今見在

子禽

檀弓注云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　陳子車死于衛其妻
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
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
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
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子貢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
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
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

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
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
之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
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
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
齊　貨殖傳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
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
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
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
之也　弟子解云子貢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詘其辯家富
累千金好販與時轉貨歷相魯衛而終於齊　論語摘輔

相曰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
相也故子貢至孝顏淵至仁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謂子
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
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勃
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
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
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
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
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
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
說苑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

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子貢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褩布擁蒙而衣蓑其名曰丹絳子貢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貢曰人問乎己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黥人若仁乎覩而不識若智乎輕侮人若義乎子貢下車曰賜不仁過問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貢恭儩則軾五偶則下　論衡曰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　文僖劉定之曰

淮南子人間訓曰魯君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劉安寓言而失辭耳

孟懿子 諡法溫柔賢善曰懿

左傳孟僖子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春秋列傳曰昭公三十二年懿子會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定公三年及邾子盟於拔六年與季桓子圍鄆八年復與桓子使衛十年與叔孫圍郈仲由之議隳三都也叔孫氏隳郈季氏隳費將隳成公斂處父謂懿子曰隳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隳故公圍成弗克哀公二年懿子伐邾邾人以漷東沂西田為賂遂與叔孫武叔盟邾子於句繹十四年懿子卒子洩立是為孟武伯

樊遲

弟子解云樊須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于季氏　仲尼弟子列傳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　左傳哀公十一年春齊師伐我及清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子有曰就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

孟武伯 諡法剛強直理曰武

馬融注云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武諡也又名洩　左傳哀公十七年公會齊侯於蒙孟武伯相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遂及齊盟　清之役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　孔叢子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孔子孔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左傳魯哀公至自越郭重僕

孟武伯惡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也能無肥乎公與
大夫始有惡

子游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
歲子游既以受業為武城宰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索隱曰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
偃冢蓋吳郡人為是也　弟子解云子游少孔子三十五
歲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為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
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弟子行云先成其慮
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
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

論語摘輔象曰子游握文是謂敏士　檀弓曾子襲裘
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
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
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
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
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
牀鄭注云時失之也猶牀始死處牀　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
以禮許人注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字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
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
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
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微情謂節哭踊興物謂衰絰之制徑行謂哭踊無節
夬厭絲制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注作搖猶斯
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拊心辟斯踊矣品節斯
斯之謂禮舞踊皆有節乃成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
故制絞衾設蔞翣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
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
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
訾也　常熟志先賢子游祠在邑治東北一里三十步見
盧氏郡志宋慶元三年令孫應時建于學講堂之東文公
朱子撰祠記　國朝令唐禮重修以范文正公陪祀成化
二十三年巡按御史胡漢改建于學之東市民地以益之

旁為夾室別為二門以出表其坊曰吳公祠　吳地記言
偃宅有井邑志云在縣治北一百九十步號墨井井旁有
浣衣石故物也輿地志謂蕭梁時失之　李滄溟子游祠
堂記云文學於吳自子游始子游既學於中國歸而南北
之學立

子張

史記弟子傳云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
索隱曰鄭玄目錄陽城人陽城縣名亦屬陳郡　弟子解
云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為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
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
弟子行云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

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　呂氏春秋曰子張魯之鄙家學於孔子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鄭玄注申祥子張子欲使執役成已志也死之言澌也事卒為終消盡為澌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志亦謂章識褚幕丹質以丹布幕為褚葬覆棺不牆不翣蟻結四隅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蚍蜉也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殷士也學於孔子效殷禮

韓詩外傳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

夫子之議論邪徐言闇闇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専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新序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季康子

左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　國語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于舅姑者

也　又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玉藻云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注亦附宋王者之後

季氏

馬融注曰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邢昺疏曰按經但云季氏知是桓子者以孔子與桓子同時親見其事而譏之故

知桓子也　家語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鍾鼓之音不絶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愼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見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龜山操喩季氏若龜山之蔽魯　魯世家定公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脱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注禘祭也萬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　疏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言將禘是隊部分也樂人少季氏先使自足故於公萬者唯有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輕公重已故大夫遂怨

三家

邢疏曰三孫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適子莊公爲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皆以其仲叔季爲氏故有此氏並是桓公子孫故俱稱孫也至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已是庶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爲始也

林放

博物彙會叙兗州人物云林放問禮識其本也商瞿受易得其傳也

冉有

仲尼弟子傳冉求字子有魯人鄭玄曰　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　弟子解云冉求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爲性多謙退　弟子行云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　左傳哀公十一年春齊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閒季氏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

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氏使從於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冉求自謙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是役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史記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閒之則可矣　又康子欲召仲

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

王孫賈

左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注言衛小可比晉縣）將歃涉佗捘（注捘擠也）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

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呂氏春秋衛靈公寒鑿池王孫賈奏曰君衣狐裘而坐熊席四隅有火民衣穿不補履缺不苴君不寒民寒矣公善之

定公（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左傳注曰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以敬王十一年即位 穀梁傳曰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 魯世家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鄪為上卿至於武子文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索隱曰系本將亦作蔣）

宰我

弟子解云予我有口才以言語著名 論語檃栝象曰宰我握戶是謂守道 大戴禮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聞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而田闞爭寵子我為陳恆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子由古史云太史公言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

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於從畔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闞止弑簡公則尚誅族宰我若事蓋必不然矣　說苑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攻之遂殘宰我

工廙宰我贊云翩翩宰我首名言語志長義華英辭風擧　容齋續筆云史記所宰我為齊臨淄大夫與田常作難以夷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作古史精為辨之以為子我者闞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為常殺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為宰予此論既出聖門高弟得免非

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書謂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其不從田常故為所殺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應宰我遇禍略無一言孟子所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

大明一統志云宰我墓在今兖州府曲阜縣

管仲

史記列傳云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

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

晉書張輔嘗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為

呂氏春秋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公不聽強相鮑叔固辭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鞹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爟火釁以犧猳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

孤之聞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國齊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　貨殖傳曰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　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

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則死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莊子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　文苑英華李華管敬仲贊曰小白圖霸尊周服楚聿求仁智扶我此舉叔牙知人拔管於曾一言而合爰制師旅布命諸侯咸行九上東髮右袒還乎一朝邢歸衛存楚貢苞茅懸車北討山戎遁逃三歸僭職不足累德七子仕楚後人竊聰　元結管仲論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之誤邪彼

管仲者人耳止可與議私家畜養之計止可以修鄉里畎澮之事如此仲可當焉至於相諸侯材量已似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王之道識興國之禮則天子之國不衰諸侯之國不盛　子由古史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孔子以仁許之然死不旋踵適庶爭立桓公不得葬齊而不亡以管仲之智而不免於此蓋物有以蔽之歟古者將治天下必先治家以為其道當自是往管仲為齊大夫塞門反坫身備三歸而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為不害霸不禁也夫古之聖人為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故古之君子身修而家治安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偷取一時之欲而僥

俾於長久難哉桓公季年將立世子管子知將有嫡庶之禍遂與桓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桓公妻妾嫡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他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儀封人

國名紀云儀封人儀之封人也注衛邑今開封府東明西北二十里有儀城　通志氏族畧云儀氏衛大夫儀封人之後徐大夫儀楚陳大夫儀行父望出晉陽　大明一統志云開封府蘭陽縣有儀城即封人見孔子處